

2012世界末日地图

印加残卷

一部震惊世界的悬疑史诗

全面还原被隐藏1112年的末日预言历史真相
探寻世界末日与印加之间的神秘关联

考古天文学家 **安东尼·阿维尼、石神龙一** 震撼推荐

随书赠送 **2012方舟船票** 限量珍藏版

序言

这是世界上首部有关 2012 的历史悬疑史诗。作者通过实地探险考察，并查阅了近千种文献，最后用小说形式写下《2012 世界末日地图》一书。小说颠覆性的观点获得了阿维尼等 2012 权威专家的认可，为 2012 末日预言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同时也为全世界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张庞大的历史悬疑地图。

目 录

开始	1
第一章 黄金羊皮卷（1）	2
第二章 黄金羊皮卷（2）	7
第三章 黄金羊皮卷（3）	11
第四章 黄金羊皮卷（4）	15
第五章 黄金羊皮卷（5）	19
第六章 黄金羊皮卷（6）	23
第七章 黄金羊皮卷（7）	28
第八章 黄金羊皮卷（8）	33
第九章 黄金羊皮卷（9）	37
第十章 黄金羊皮卷（10）	40
第十一章 隐修大主教（1）	44
第十二章 隐修大主教（2）	48
第十三章 隐修大主教（3）	52
第十四章 隐修大主教（4）	56
第十五章 隐修大主教（5）	61
第十六章 隐修大主教（6）	66
第十七章 隐修大主教（7）	70
第十八章 隐修大主教（8）	74
第十九章 隐修大主教（9）	79
第二十章 库斯科（1）	84
第二十一章 库斯科（2）	88
第二十二章 库斯科（3）	92
第二十三章 库斯科（4）	96
第二十四章 库斯科（5）	101
第二十五章 库斯科（6）	105
第二十六章 库斯科（7）	109
第二十七章 库斯科（8）	112

第二十八章 库斯科（9）	116
第二十九章 蝮蛇之神（1）	121
第三十章 蝮蛇之神（2）	126
第三十一章 蝮蛇之神（3）	130
第三十二章 蝮蛇之神（4）	134
第三十三章 蝮蛇之神（5）	139
第三十四章 蝮蛇之神（6）	143
第三十五章 蝮蛇之神（7）	147
第三十六章 蝮蛇之神（8）	151
第三十七章 蝮蛇之神（9）	155
第三十八章 蝮蛇之神（10）	159
第三十九章 埋骨神庙（1）	163
第四十章 埋骨神庙（2）	167
第四十一章 埋骨神庙（3）	172
第四十二章 埋骨神庙（4）	176
第四十三章 埋骨神庙（5）	181
第四十四章 埋骨神庙（6）	186
第四十五章 埋骨神庙（7）	190
第四十六章 埋骨神庙（8）	194
第四十七章 马耳他十字（1）	199
第四十八章 马耳他十字（2）	203
第四十九章 马耳他十字（3）	207
第五十章 马耳他十字（4）	212
第五十一章 马耳他十字（5）	216
第五十二章 马耳他十字（6）	220
第五十三章 马耳他十字（7）	225
第五十四章 马耳他十字（8）	230
第五十五章 圣枪的另一半（1）	235
第五十六章 圣枪的另一半（2）	239

第五十七章 圣枪的另一半（3）	245
第五十八章 圣枪的另一半（4）	250
第五十九章 圣枪的另一半（5）	254
第六十章 圣枪的另一半（6）	259
第六十一章 圣枪的另一半（7）	263
第六十二章 圣枪的另一半（8）	268
第六十三章 亚马孙（1）	270
第六十四章 亚马孙（2）	274
第六十五章 亚马孙（3）	278
第六十六章 亚马孙（4）	282
第六十七章 亚马孙（5）	286
第六十八章 亚马孙（6）	290
第六十九章 亚马孙（7）	295
第七十章 亚马孙（8）	299
第七十一章 亚马孙（9）	304
第七十二章 亚马孙（10）	309
第七十三章 何塞（1）	311
第七十四章 何塞（2）	315
第七十五章 何塞（3）	320
第七十六章 何塞（4）	324
第七十七章 何塞（5）	330
第七十八章 何塞（6）	334
第七十九章 何塞（7）	339
第八十章 何塞（8）	344
第八十一章 何塞（9）	348
第八十二章 远古黄金球（1）	352
第八十三章 远古黄金球（2）	355
第八十四章 远古黄金球（3）	359
第八十五章 远古黄金球（4）	363

第八十六章 远古黄金球（5）	367
第八十七章 远古黄金球（6）	371
第八十八章 远古黄金球（7）	376
第八十九章 远古黄金球（8）	380
第九十章 远古黄金球（9）	385
第九十一章 远古黄金球（10）	390

开始

七月初的深夜，秘鲁首都利马，圣法兰西斯修道院。

修道院周围有几条石铺小径。已经是凌晨了，修道院四下寂静无声，石径上也很安静。利马城地处海边，除了从海上吹来的海风之外，偶尔能听见落在树枝上的夜猫子的叫声，显得有些荒凉。月亮挂在半空中，惨白的月光照在修道院的石砌外墙上。

圣法兰西斯修道院高大雄伟，九个高低不同的尖顶静静矗立在深灰色的黑夜之中，整座修道院黑沉沉的，只有最高的尖顶隐约露出灯光。

一个高大消瘦的人影从暗处钻出来，弯着腰慢慢向修道院靠近。当他摸到修道院后院时，忽然瞥见远处似乎有个影子一闪而过，动作极快。他连忙躲到墙角，身体紧紧贴在墙上，密切注视着前方拐角处。

夜静极了，隐隐听到轻轻的脚步声踩着碎石子从远处传来。这人屏息凝神，左手慢慢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守株待兔地等着。

脚步声越来越近，忽然拐角闪出一只巨大的老鹰。这只老鹰足有一人多高，头上尖利的长喙足有一英尺，身上没有翅膀，却长着双手双脚。消瘦人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把手尖刀猛送上去，正扎在那只老鹰的小腹上，那老鹰低声惨呼，却分明是人的声音。只见他伸出双手抱住那消瘦人的脑袋用力一撞，尖利的长喙正中对方脑门，顿时鲜血直流，瘦子疼得直吸冷气，持刀的手也松开了，连忙后退了好几步。

那老鹰摇摇晃晃，却并未摔倒，反而渐渐向前逼近。消瘦人显然很意外，指着对方低声喝问：“你是谁？”老鹰肚子上插着尖刀，突然猛扑上来，双手去掐他的脖子。瘦子大惊，忙抬手去格，可没想到对方这招是虚的，右手忽地向下沉，给瘦子来了个肚锤，打得他闷哼一声，差点没吐血。那老鹰紧接着左拳如风，又捣中瘦子右肋，瘦子疼得身子一弯，似乎肋骨都被打断了。没想到这怪物挨了自己一刀居然还这么厉害，他不敢犹豫，右手伸出，一把抓住插在对方肚子上的那把刀，猛地拔了出来。

这下可要了命，鲜血从刀口直喷出来，喷得瘦子满头满脸。老鹰摇晃了几下，双手伸出五指张开，好像要把那瘦子活活掐死。瘦子手持尖刀远远跳开，冷眼看着他。老鹰终于坚持不住，一头栽在地上再也起不来。瘦子耐心地等了几分钟，见对方彻底死透，这才走过去用脚尖踢了踢，毫无反应。瘦子弯腰抓住鹰嘴用力一掰，竟将整只鹰嘴给掰了下来，却原来是一个老鹰形的头套，刚好可以戴在头上，冷眼看去就是一只老鹰，但比真正的鹰大很多。

瘦子用脚尖将那人翻过来，是个强壮的印第安男人，黑发在脑后扎了个长辫，脖子上有雄鹰文身。瘦子哼了声，一字一顿地骂道：“雄鹰战士！”

他把老鹰头套摔在尸体上，摸了摸头上的伤，长吁了一口气。左右看看，见四下无人，便跑到后院院墙翻越而出，朝西南海边方向跑去，不多时就消失在黑暗中。

第一章 黄金羊皮卷（1）

这人死死盯着柯林，旁边的薇玛吓了一跳，因为这人就是昨天下午在旅馆见到的那个印第安人，难道杀人凶手就是他？这个印第安人走上前对柯林一伸手：“把可乐罐拿来！”声音低沉冰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您好，先生。我是薇玛。请问您要什么档次的房间？单人的还是双人的？”

身材丰满的前台小姐用迷人的西班牙语说道，并面带微笑地看着站在服务台前的柯林。这是个典型的印欧混血姑娘，身材高大，浅棕色皮肤，长得虽不很漂亮，但一头咖啡色卷发闪着健康的光泽，身材丰满健美，诱惑的丰唇很好看，敞着领口的白色衬衫下露出胸前挂着的十字架项坠和深深的乳沟。

柯林看了看钱包，还剩下五六百秘鲁新索尔。按最新的外汇牌价，这些钱还不到两百美元，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家当。他看了看前台小姐身后的房间价格表，表格顶端用西班牙文和英文写着：加尔西亚旅馆房间价目表

他从最上面每晚 300 索尔的套房，一直看到最下面每天 15 索尔的经济间，想了想，用略显生硬的西班牙语回答：“就要那个 15 索尔的单人间吧。”他说的声音很低，似乎不是在订房而是讨饭。当然，他是怕美女看不起他，对男人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被女人看不起。

这个叫薇玛的前台小姐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价格表，仍然微笑着对柯林说：“先生，您要 15 索尔的房间吗？这可是流浪汉住的呀！”

柯林沮丧又生气地说：“你看我现在比流浪好多少？”

薇玛顽皮地吐了吐舌头，边开票边问：“您是亚洲人吧？”

柯林说：“我是中国人。”

“哦……”薇玛点了点头，不知在想什么。

柯林似乎看出她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利贝尔电气公司吗？”

薇玛说：“当然！那是利马最大的电气公司。怎么了？”

柯林恨恨地说：“我从中国到利马半年，就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半年。十天前他们居然无故开除我，连工资也没给，我找了利马的警察局和工商局，可它们也不管，真是太气人了！”

这下薇玛明白了：“原来是这样！这个利贝尔电气公司经常做这种缺德事，已经名声在外了，别说在利马，就算在秘鲁也没人不知道它的黑心。对不起，我误会您了。希望您不会因此对秘鲁有不好的印象，好吗？”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柯林，似乎是她自己的亲人犯了错似的。柯林有点感动，他点点头：“这事和你没关系。什么国家都有黑心老板，我们中国也一样。我本来想回国的，可身上的钱连买机票都不够；再说我也不想就这么走了，我的工钱一定得要回来！”

薇玛说：“您说得对。我建议您打电话到利马市政厅，也许会有些效果。”

柯林随口应了声，显然没抱太大希望。薇玛把钥匙递给柯林：“我为您开了 100 索尔的标准单人间。”柯林连忙说：“不行不行，我只要最便宜的。”

“没关系，您只需按 15 索尔的价格付账就行，就算是我们秘鲁人为您这个异国客人所能做的仅有的小事吧。再说……”她压低声音，

“这也是在我职权范围内的哦，不过不能让我老板知道。嘻嘻！”她调皮地笑着，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芒。

柯林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接过钥匙，感激地对她点点头。薇玛说：“您打算先住几天呢？”柯林笑着递上 100 索尔：“我想住多久都行吗？”

薇玛说：“没问题。如果老板要查房间账的话，我会提前通知你的，请放心。”

柯林说：“你真是个好姑娘！那就先登记五天吧，希望这五天里我能要回我的工钱。”

薇玛开好房单交给他，看着她那灿烂的笑容，柯林感觉心情好多了，看来还是好人多！他拎着行李上到三楼，打开房门进去。

利马是秘鲁首都，但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豪华别墅的对面很可能就是贫民窟，就拿旅馆来说，从五星级酒店到地下室都有。这家旅馆在利马算中等档次的，只有三层，但相当干净、温馨，从布置到摆设无不透出浓浓的南美风格，舒适而又休闲。沙发很宽大，一坐就会陷进去。而床更大，这单人床简直比中国的双人床还大一号。

都说南美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懒。他们对生活质量不太在意，但对休息却很重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剥夺他们的休息日，哪怕你是老板也不行。因此在南美公司很少有加班的，和中国正好相反。

柯林把行李放进壁柜，站在窗前眺望了一会儿。旅馆对面就是普鲁楚柯山，山坡上密密麻麻都是穷人盖的房子，类似中国的棚户区。这些房子很多就是简单的木板围成的，有些甚至是硬纸板，还没有房顶。利马被称为“无雨之城”，一年之中难得下雨，没有屋顶的房子全世界恐怕只有在利马才能见到。

在床上躺了会儿，柯林感到有点渴了，他从背包里翻出一罐可乐和一罐橘子汁，想起楼下前台那个性感可爱的薇玛，于是下楼去找她。

此时正是下午两点，旅馆里客人不多，薇玛正在前台翻杂志。柯林走过去打招呼：“美女，看的什么杂志？”薇玛见是他，笑着说：“也

没什么。明天是 7 月 28 日，晚上 8 点钟市政厅要放焰火，你不去看吗？”柯林笑着说：“自己一个人去没意思，你去吗？”

薇玛性感的嘴唇向上一抿：“你是想约我吗？”

柯林说：“我可不敢，等什么时候我发财了再约你吧。”

薇玛却正色说：“男人不一定要有钱才好，要看他的心是不是好的。明晚你约我去吗？”柯林当然不能说不。薇玛看到他手里拿的可乐和橘子汁，就知道肯定是来讨好她的，伸手抢过那罐橘子汁打开就喝。南美姑娘很是开朗，柯林在南美待了半年，早就习惯了。

柯林刚要打开自己那罐可乐，忽然看到身旁报刊架上的《利马日报》，上面登着好几幅人体尸骨的照片。他顺手拿过报纸，见头版用醒目的大标题写着：

普鲁楚柯山发现 72 具 500 年前古人尸骨

再往下看，原来经考古学家考证，这七十几具尸骨是在 1536 年的利马围攻战中，当地印第安人和西班牙殖民者战斗时，被西班牙火枪打死的印第安人遗骨。

柯林边看新闻边说：“看来西班牙人很久之前就来到南美抢东西了。”

“当然，西班牙人都是强盗，在南美洲抢夺了好多金银财宝，我听爷爷说那些财宝多得足以把伦敦博物馆塞满。”薇玛附和道。

“强盗什么时候都有，中国在一百多年前也被很多强盗抢劫过。”

柯林刚说完，从外面进来一个人。这人身材高大而瘦削，看肤色像是欧洲人，穿一身黑色带白竖条纹的西服，头发梳得油亮向后背着，戴黑色太阳镜，有点络腮胡子，左手拎黑皮箱，右手握着一罐可乐。

这人快步走到前台，往柜台上扔了两张百元索尔面值的钞票：“给我开个房间，要最顶层的单人间，靠最里面的。快点！”他操着正宗的西班牙语，言语中似乎很焦急。

薇玛开始给他开房单。这人把可乐放在柜台上，但手仍然紧紧握着罐身，好像怕人偷走。薇玛发现钢笔没有墨水了，她对柯林说：“帮我把对面的墨水瓶拿来好吗？”柯林点点头，站起来顺手把可乐放在

柜台上，去对面取墨水瓶。这时，旅馆的保洁大妈正在拖地板，不小心用拖把将这人脚边的皮箱弄倒了。保洁大妈赶忙道歉：“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我帮您擦一下。”

这人说：“不用，我自己来！”说完右手松开可乐瓶弯腰去扶皮箱，保洁大妈递给他一块干净的毛巾，这人用毛巾擦了擦皮箱。

柯林把墨水瓶取来递给薇玛，仍然坐到报刊架旁边看报。薇玛开好了房单交给这人，这人接过房单和钥匙，拎着皮箱和可乐罐匆匆上楼。

薇玛目送着那人上楼的背影。柯林略带嫉妒地说：“怎么了，我们的薇玛看上这个白人了？”

薇玛哈哈笑着说：“我才没有。只是觉得这个人长相凶恶，怎么看都不像好人。”

柯林拿起柜台上的可乐，说：“中国有句话叫‘人不可貌相’，你知道吗？”

薇玛说：“我在加尔西亚旅馆工作了五年，什么样的人我一看就知道。”

柯林说：“那你看我像不像好人？”

薇玛伸手抓住柯林的衣领，轻轻拉到自己面前：“你不但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喜欢讨好女人的大好人，哈哈！”说得柯林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薇玛看到他的窘相，笑得更厉害了。

柯林伸手去拉可乐罐上的拉环，可说什么也拉不开，薇玛伸手夺过可乐罐：“你们东方人力气太小，看我的吧，笨蛋！”拉了几下，那马口形拉环却像被焊在罐身上似的，说什么也拉不开。薇玛也感意外，笑着说：“看来你是没运气喝这罐可乐了。”

柯林叹口气：“人如果不走运，连可乐罐也打不开。”

说完他上楼回房间去换可乐，薇玛看着他的背影，哧哧地笑。

回到房间，柯林翻遍了背包也没找到饮料，他心里纳闷：明明在背包里放了三罐饮料的。忽然，他用力拍了下脑袋，想起来上午在公

共汽车上已经喝过一罐了。想到这里，他无比郁闷，又不好意思再下去找薇玛，只得躺在床上装死。

第二章 黄金羊皮卷（2）

天渐渐暗下来，迷迷糊糊中听到隔壁有动静，似乎有人在打架。柯林翻身跪在床上，耳朵贴在墙壁上仔细听，只听那边不时传来闷声响动，还夹杂着低声呼喝。忽然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在墙上，震得柯林连忙缩头，暗想：隔壁那边是谁？难道在打架？

忽然他想起来，下午那个穿条纹西装的男人也要的三楼的房间，难道是他？想再听听动静，那边却没了声音，门外走廊传来脚步声，似乎是从隔壁刚走出来，正在朝楼梯走去。柯林壮着胆子把门稍微打开一条缝向外费力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穿着花格衬衫，黑色头发在脑后扎了条长辫子，正下楼而去。

柯林见那人身影不见了，伸了个懒腰，看看手表已是晚上7点半，肚子也有点饿了，他出屋锁好门也下了楼。到楼下见薇玛正给一对夫妻登记房间，薇玛看见柯林朝他甜甜一笑。柯林说：“你吃饭了吗？”

薇玛摇摇头，柯林说：“我出去买东西回来，你想吃什么？”

薇玛说：“帮我买一份意大利面吧！”柯林到旅馆对面的餐馆买了两份意大利面、一份比萨饼，好在利马物价不高，这些东西才花了十多个索尔。

回到旅馆时客人已经上楼，只有薇玛一个人在前台工作。柯林把面条放在柜台上，两人开始吃东西。柯林问：“你几点下班？”

薇玛说：“我要工作24小时才会休息一天，今晚也要待在这里。”

柯林笑着问：“那晚上只有你自己吗？”薇玛点了点头。

柯林说：“如果我睡不着，可以下来和你聊天吗？”

薇玛一双妙目看着他，笑着说：“只要你愿意。”柯林心里一阵激动，忽然想起下午时分隔壁的动静，于是和薇玛说了情况。

薇玛皱着眉说：“刚才7点钟的时候那个印第安人进来说是要找个朋友，听他说的特征就是那个穿条纹西装的人，上去不到10分钟他就下来了，我也没在意。”

听了薇玛的话，柯林心里一惊：“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薇玛也有点慌了：“那我该怎么办？要报警吗？”

柯林说：“先等会儿。你先去敲门，就说要不要送餐什么的，看看动静再说！”薇玛虽然性格开朗、身材健壮，但她毕竟是女孩，先有了三分胆怯。柯林说：“你把大门锁好，我和你一起上去！”

薇玛这才壮起胆子，锁好旅馆大门，和柯林上了三楼。那人的房间号码是 305 号，柯林先贴耳听了听，没动静，又推了推门，没想到门应声而开。里面黑沉沉的，先闻到一股血腥气味，柯林暗叫不好，薇玛摸到电灯按钮打开灯，立时尖叫起来。

只见那穿条纹西装的人靠墙坐在地板上，眼睛直瞪前方，喉咙上插着一把尖刀，血从喉咙流到地板上，人早就死了。地板上扔着一罐打开了的可乐，可乐流得到处都是。柯林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死人，吓得双腿发软，薇玛则双手搂着柯林的肩膀闭着眼睛大叫。柯林喘着粗气说：“快、快打电话报警！”

两人跑出房间夺路而逃，到楼下连忙打电话报警。过了 20 分钟警车才姗姗而来，两名胖警察上楼查看了现场，作了两人的笔录，暂时封闭了加尔西亚旅馆，并要求所有客人暂时不许出入旅馆。不一会儿旅馆老板赶来，见在自己旅馆里发生了凶杀案，气得他捶胸顿足，大骂运气不好。

警察又挨屋搜查了一番，柯林的 304 号房间自然也不例外。所有住客都被叫到一楼接受调查，因为柯林和那死者的房间紧挨着，所以警察对他的盘问就多了些，从国籍、姓名等一直问到有没有结婚成家，来秘鲁干什么。有个胖警察一副阴阳怪气的模样很是讨厌，问柯林道：“柯先生，听说在你们中国犯罪率很高，你以前有没有犯罪记录？有没有偷盗或者抢劫过？”

柯林很生气，拿出自己的签证说：“没有！不信你可以打电话给大使馆查看我的个人信息！你们最应该注意的是那个留小辫子的印第安人！”警察不说话了。

柯林怒气未消，反问那胖警察：“警官先生，我被贵国的利贝尔电气公司拖欠了半年工资没发，请问你能不能帮我要回来？我听说贵国的公司都喜欢欠着薪水不给，有这回事吗？”那警察顿时语塞，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出什么。薇玛在一旁偷偷直笑。

盘问终于结束了，已经是深夜，客人们纷纷抱怨，打着哈欠回房休息。两名警察留在一楼值守。柯林问薇玛：“你也要在这里待一夜吗？”

薇玛说：“不，有我老板和警察在这里，我可以找一间客房睡觉。”

柯林说：“那我们一起去吧！”

两人一同上了楼，薇玛说：“二楼的 203 号房间空着，我就到那里去睡。”

柯林说：“哦，那祝你做个好梦。”

薇玛又说：“可是我有点害怕，刚才那个死去的人太可怕了！”

柯林劝她：“没事，人已经被警察给弄走了，再说我和他住隔壁我都不怕，你又怕什么。”嘴上这么说，其实他心里也打鼓，怕不怕只有自己知道。

薇玛对柯林说：“你能陪我待一会儿吗？”柯林心中一动，他知道南美女人热情如火、作风开放，不免有点激动，于是和薇玛一起来到 203 号房间。

两人开灯走进卧室，薇玛穿着紧身的碎花衬衫和紧身牛仔裤，她身材健美丰满，曲线极好。柯林说：“今天你也累了吧？我帮你按摩一下吧！”

薇玛说：“好啊，原来你还会这个。”她顺从地坐在床边，柯林在背后给她捏肩和背。

捏了一会儿，薇玛转身过来：“我要面对着你。”柯林笑着给她揉捏脖子，薇玛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他，胸脯一起一伏，柯林也有点心猿意马，呼吸也越来越急促。薇玛看着他的反应，慢慢开始解自己的衬衫扣子，一颗、两颗……露出了里面的黑色蕾丝吊带胸罩。南美姑娘大多丰满肉感，薇玛也不例外。

柯林再也控制不住了，薇玛脸上潮红，顺势倒在床上……

一番云雨过后，薇玛起身去浴室洗澡，柯林躺在床上，脑子里却想着下午 305 号房间那个倒霉的家伙。这哥们也够倒霉的，一罐可乐还没喝完就被杀死了。想起那人走进旅馆时手里还拿着那罐可乐，又联想起自己那罐可乐说什么也打不开。这世界真不公平，能喝到的人打不开，喝不到的人却白白浪费……这时薇玛洗完澡回来，身上裹着洁白的浴巾，头发如瀑布般散落，的确是个火辣辣的美洲尤物。她爬上床钻进被子里，柯林也去冲了个凉回来，薇玛搂着他说：“亲爱的，今晚留下来陪我好吗？明天我休息，我们就在这房间睡上一天好了！”柯林笑着点点头，有美女相拥，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

次日一早 9 点多两人才起床，因为暂时不让出旅馆，柯林和薇玛在一楼吃了警察局送来的快餐，然后柯林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换衣服。进来就看到那罐打不开的可乐摆在床头，他气不打一处来，操起可乐用力朝窗台砸去。这一砸却将罐身横着砸出一道裂缝，奇怪的是却没有半滴可乐溅出来。

“咦？真是怪事，难道这罐可乐是空的？”柯林嘟囔着仔细看那裂缝，只见裂缝边缘整齐，似乎原先就有，又好像是什么机关。他双手握住罐身想拧开，却听薇玛在外面叫他：“喂，我们可以出去玩了！”

柯林走出房间，见薇玛已经换了一件吊带低胸的真丝短裙。她笑着说：“警察已经排除了旅馆里客人的嫌疑，都去抓那个小辫子印第安人了，我们自由了。”柯林说：“太好了，那我们出去走走吧！”薇玛挎着柯林的胳膊下了楼。旅馆老板和替班的前台服务小姐正在聊天，见薇玛和柯林相挎着下来，都感到有点意外。老板是个留胡子的胖中年人，他朝薇玛一扬手：“嗨，薇玛，你又认识新的男朋友了？”薇玛冲他们一笑，两人顾自走出旅馆。

第三章 黄金羊皮卷（3）

今天是 7 月 28 日，也是秘鲁国庆日。南美此时正是最热的季节，秘鲁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现在更是骄阳似火。但利马地处海边，空气倒也不错，街上行人大多穿着半袖花衬衫，戴着巴拿马帽在闲逛。

柯林说：“我想去利马市政厅看看，打听一下利贝尔电气公司的事，你能陪我去一趟吗？”薇玛欣然同意，于是两人往利马市政府大楼走去。

利马虽然是一国之都，但经济发展却极不均衡，而且有近半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在平均线之下，街上随处可见简陋的民房和贫民窟，大小胡同遍地都是，环境和靠海的豪华别墅简直是天上地下。

两人边走边聊，柯林说：“昨天那印第安人为什么要杀那个穿条纹西装的男人？”

薇玛摇摇头：“也许是两人有什么仇恨吧，那印第安人长得挺凶的，身材很强壮，脖子上还刺着一只雄鹰的头，挺吓人的。”

柯林拿出那罐可乐说：“还记得这罐打不开的可乐吗？好像有点古怪。你看看。”

薇玛接过来左瞧右瞧，没看出什么。柯林拿过来说：“你看，这可乐中间有条裂缝，却不漏水，好像是个特制的容器。”

薇玛却对这东西无甚兴趣。当走到一片破旧的居民楼时，她见左右无人，禁不住停下来搂着柯林的脖子拥吻。柯林在秘鲁生活了大半年，早就习惯了南美姑娘那种开朗豪放的性格，和东方女人完全不同。如果在中国，新结识的女孩怎么也得相处一段时间才能有亲密接触，而南美女人和你见两三次面就上床是司空见惯的事。

薇玛被他吻得动情，伸手抹下自己肩头的裙子吊带，原来她没穿内衣，葡萄粒上贴着两片俏皮的胸贴。柯林双手刚要去握，忽然从旁边闪过一个人影，侧头一看，只见一个身材高大强壮的印第安人站在面前，黑发，留着小辫，脸上阴沉沉的全是横肉，花格衬衫敞着领口，脖子上刺着一只雄鹰。

这人死死盯着柯林，旁边的薇玛吓了一跳，因为这就是昨天下午在旅馆见到的那个印第安人，难道杀人凶手就是他？这个印第安人走上前对柯林一伸手：“把可乐罐拿来！”声音低沉冰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柯林拉着薇玛退后几步：“什么……什么可乐？”

“少废话，你拿了费尔南多的可乐罐，快交给我，否则我立刻宰了你！”

见这人眼露凶光，柯林大脑急速运转：我什么时候拿了什么费尔南多的可乐罐？薇玛却指着那人尖叫起来：“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我昨晚见过你！”

这印第安人沉着脸，迈步上去就要抓薇玛。柯林喝道：“你想干什么？”

柯林出生于河北沧州，喜好武术，也学过几年少林拳，伸手就去拨印第安人的胳膊。印第安人嘿嘿笑着：“你这亚洲人真是不知死活，敢和雄鹰战士动手！”反手一拳打向柯林鼻子。

柯林连忙侧头躲过，拽着薇玛后退几步，大声说：“你找错人了，我不认识什么费尔南多，也没拿他的可乐罐，再动手我就叫警察了！”

印第安人哈哈大笑：“恐怕还没等你叫出声，就已经变成死人了。”说完右手掣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就扎。柯林大惊，连连向后躲闪，同时大叫：“薇玛快跑！”薇玛吓傻了，扭头就要跑，印第安人斜步上前，一刀扎中薇玛后心，刀拔出来鲜血直喷，薇玛惨叫着跌倒，扭了几扭就不动了。

柯林见薇玛转眼间就被扎死，大叫：“薇玛！”随手从墙角操起一根木棒，搂头就打那印第安人的脑袋。印第安人见柯林有点身手，感到很意外，他也不躲闪，而是飞起右脚去踢木棒。这人穿着高腰军用皮鞋，鞋头是方形包铁的，柯林一木棒砸在鞋尖上，木棒荡起，印第安人抢上去就是一刀，柯林吓得连忙侧躲，但还是躲得晚了，尖刀从他右肩锁骨直扎进去，疼得柯林大叫一声，同时飞起左腿踹向印第安

人的肚子。印第安人抬右腿用迎面骨挡，但还是被踢得向后退了几步，刀也被从柯林肩上带出，鲜血直涌。

柯林知道自己虽有些功夫，但和这个印第安人比还差得远，所以也不敢恋战，扭头夺路狂奔。

印第安人紧追不舍。这一带都是破旧的楼房和平房，柯林在房屋之间左穿右穿，也不知道应该朝哪儿跑，本来是想跑到大路上却越跑越远，四处都是简陋的民房，一间紧挨一间。那印第安人跟在柯林身后十多米远处，像鲇鱼似的紧随其后。柯林喘着气拼命疯跑，肩膀的血滴了一路，忽见前面有座三层的小破楼，大铁门和内门都虚掩着，他没多想就跑进楼里。

进了内门反手关上，幸好这门有门闩，柯林插上门向内室跑去，准备趁那印第安人开门的时候找后门溜掉。果然，印第安人“咣”地踢开铁门，用力拽了几下内门没拽开，就使劲去踢。柯林拐了几个房间找到后门，出去见是个小院，大铁门上着锁，好在院墙不高，柯林翻过墙夺路而逃。

身后仍然传来砸门的声音，柯林边跑边想：这家伙也够笨的，他要是绕过小楼不就刚好把自己堵在屋里了吗？他怕那印第安人随后追来，故意左拐右拐地走曲线，见肩膀上鲜血不停滴下，又强忍疼痛用左手紧紧捂着伤口不让血流下来，以免留下踪迹。跑出几十米后转了个急弯，忽然和一人撞个满怀，那人惊呼一声，柯林仔细看去却是个年轻姑娘。

这姑娘浅棕色皮肤，看来也是印第安人，身材颇长苗条又不失丰满，一头柔软的黑发在脑后扎成长长的马尾，完全不像某些印第安妇女的短黑卷发。她很漂亮，圆脸蛋，大眼睛，略厚的嘴唇很是性感。柯林从没想到印第安女人居然会这么漂亮，薇玛长得本不难看，可跟这个姑娘一比，顿显逊色。

这姑娘差点摔倒，对柯林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想要撞死我吗？”言语中似乎不那么生气。

柯林大口喘着气，也没工夫和她多解释，夺路就要跑，没想到姑娘一把拉住他：“你怎么了，为什么流了很多血？感觉怎么样，要去医院吗？”

柯林惶急地看看身后，随口说：“我没事！”

转身刚要走，隐约听见后面传来咣咣当当的铁桶倒地声，显然是那印第安人追了上来，柯林脸上变色。姑娘问：“有人在追你吗？你抢了别的人东西？”

“不是我抢东西，是别人要抢我的东西，还要杀我！”

姑娘惊道：“真的？太可怕了！”柯林哪有工夫跟她聊天，拨开她就要逃，姑娘却拉住他的胳膊：“跟我来，我熟悉这里的路，快！”说完就向旁边一条小路跑去。

柯林也没时间多想，跟着姑娘就跑。这姑娘似乎很熟悉附近的地形，领着柯林三拐两转地来到一座破楼前。这栋楼的外墙焊有铁制的圈楼梯，两人顺楼梯往上爬，爬到四楼时，只见那印第安人的身影闪出，抬头见柯林上了楼，立刻噤噤地追上来。这幢楼共有五层，两人从大门进去，里面是个小型工厂，摆着十几张长条桌子，十几名棕黑色皮肤的工人正在干活。两人在人群中迅速穿梭，工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两位是从哪儿来的。

两人来到外面的晒台上，这栋楼紧挨着另外一栋四层的破楼，晒台前方就是那楼的楼顶。姑娘脚下不停，奔到晒台边缘飞身纵下，直跳到那栋破楼顶上，顺势一个前滚翻站直身子，回头看着还待在晒台上的柯林，扬手大叫：“还愣着干什么？快跳过来！”

两栋楼之间有四五米的距离，柯林哪里做过这么高难度的动作？不觉脚下有点发软，他左右看了看，想找其他出口。这时听见身后传来大呼小叫的声音，就知道那印第安人也冲进了工厂。那姑娘叫道：“不想死就快跳！”柯林肾上腺素开始快速分泌，他退后七八步，深吸口气，大跨步向前飞奔，左脚在晒台边沿用力一蹬，猛地飞身跃出。好在他练过几年功夫，弹跳力还算不错，落在楼顶之后也学那姑娘向前一个滚翻，姑娘伸双手牢牢地把他接住。楼顶有个方形入口，里面

有铁梯把手，两人顺势爬下，姑娘伸手将旁边的铁门关严再上锁，把方形入口堵死，随后她又跑到对面墙壁推开一块铁窗似的东西，露出一个黑洞。姑娘回头说：“跟我跳进去！”

不等柯林回答，那姑娘右脚一蹬纵身跳进洞里，转眼就没了人影。柯林心想：这洞里是什么？这时身后传来“咣咣”的砸门声，原来那印第安人也跳到这楼顶，想从方形入口爬下来，却被铁门堵住。

柯林把心一横，反正那姑娘都跳了，我一个大男人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也纵身跳进洞里。

第四章 黄金羊皮卷（4）

刚进来只感觉四周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身体顺着洞往下急速斜滑，好像在玩滑梯，同时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几秒钟后眼前猛然变亮，前面居然是一大片垃圾堆，柯林大叫着栽进垃圾堆里。

这堆垃圾都是些零碎的硬纸板、尼龙绳和粘着乳胶的废纸，还没有臭鸡蛋、烂柿子之类的污物。两人狼狈不堪地从垃圾堆爬出，身上挂满了破纸板和线头，那姑娘一头长发全沾着带胶的废纸。她笑着清理头上的垃圾，柯林也帮她弄。姑娘说：“刚才那个洞是垃圾通道，比下楼省很多时间，追你的那个人恐怕得再跳回加工厂才能过来了！”这时周围不少人都好奇地凑过来，纳闷怎么从垃圾通道里掉出两个大活人？

柯林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些。姑娘又说：“跟我来，到我那里先躲躲！”柯林此时已经完全信任她了，抬头见前面不远处就有大道，两侧很多小商贩摆着水果摊，还有人兜售各种工艺品，于是紧跟在她身后向对面跑去。穿过大道对面就是 Callao 海滩，海边停泊着很多供人游玩的观光船，姑娘拉着柯林跨步踏上一艘最长的大船，对守船人说：“走！”那人似乎和这姑娘很熟，连忙发动引擎，汽船轰鸣着向海面驶去。

两人坐在船尾向海边眺望，当船开出几百米时，隐约看到对岸有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接着也驶出一艘汽船，向他们的方向急速行驶。柯林又把心提到嗓子眼：“是不是那印第安人又追来了？”

姑娘笑着说：“别害怕，他追不上，我们这艘船是全港口最快的！”果然，后面那船虽然也在全力追赶，却越来越远，几分钟之后渐渐看不到影子了。

姑娘和那开船人相视大笑，柯林有点纳闷，觉得这姑娘不像是单纯的助人为乐，似乎别有用意，可又不好意思张嘴问。那姑娘似乎看出柯林的心思，大方地说：“我叫米丽亚，也是印第安人。你呢？”

柯林一听“印第安”这几个字头就大了，警惕地回答：“我叫柯林，中国人，来秘鲁工作。”

“哦？你是中国人？好神秘的国家，可惜我没去过。”米丽亚笑容灿烂，操的是纯正西班牙语，又略带些印第安口音，“你遇到抢劫犯了吗？让我看看你的伤。”

柯林右锁骨上的伤口不停地流血，已经感觉有点头晕无力。米丽亚撕下半只袖子替他绑住伤口，回头对开船人说：“再开快点，快！”开船人双手一摊：“已经是最高速度了，米丽亚。”

十几分钟后，前面出现一座小海岛，这小岛柯林以前也来玩过，名叫巴诺米诺玛岛，是利马著名的观光地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海狮在此聚集，场面颇为壮观。此时正是中午最热的时候，很多观光客都在海边游泳晒太阳。汽船慢慢靠岸，开船人把汽船拴在海边码头，三人上岸向岛中心走去。

柯林问：“我们要去哪里？”

米丽亚说：“我在这海岛上开了一家旅馆，你先到那里休息一下，好吗？”柯林看了看那开船的男人，同样的棕色皮肤、短黑发，应该也是印第安人。

“他叫埃苏玛，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也算是我的保镖吧。不用害怕，我不是坏人，我们是来巴诺米诺玛岛旅游的，不会抢你的东西。”米丽亚笑着向柯林介绍。

柯林急忙辩解：“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坏人。”

米丽亚疑惑地看着柯林：“你虽然受了伤，但起码没丢性命，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

柯林十分悲伤：“刚才我的朋友被那人杀死了……”

米丽亚大惊：“我的天，那人抢钱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杀人？”

柯林摆摆手：“他不是要抢钱，是……”后面的话又咽回去了。米丽亚知道他不愿多说，也就没再问。柯林想了想，毕竟人家救过自己的命，于是将从昨晚到刚才的经历向她讲述了一遍。

米丽亚带柯林进了一家旅馆四楼的一个房间，示意他坐下。柯林脱掉衬衫，露出右锁骨处的刀口，这一刀刺入两寸来深，幸好没碰到主静脉，否则还真不好办。米丽亚找到一些药棉帮他止血，酒精的刺激疼得柯林直吸冷气。米丽亚见状又问：“那个要杀你的人长什么样？能告诉我他要抢你什么东西吗？”

柯林有些昏昏沉沉的，强打精神说：“也是个印第安人，长得强壮凶恶，脖子上好像刺着雄鹰的图案，他想抢我的可乐罐。”

米丽亚先是一愣，随后咯咯娇笑：“看来你真的有点失血过多。哪有这么笨的人，不抢钱却抢可乐罐？”柯林见米丽亚不相信，马上从口袋里取出那罐可乐：“就是这个，那人要抢这罐可乐。”

米丽亚接过仔细一看，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是真的？那人为什么要抢它？”

“我也不知道，他还说我拿了什么费尔南多的可乐罐，要我交给他，否则就要杀了我。”

米丽亚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随即把可乐还给他：“把这可乐罐收好。另外，你还在流血，我必须送你去医院。走吧，我们从后门出去。”柯林跟她出屋后向右拐，打开一扇门来到旅馆外平台，米丽亚左右眺望一圈，没发现那个印第安人追来，于是顺着铁楼梯下楼，在岛对岸雇了艘汽艇，从另一个方向朝米拉弗洛雷斯湾驶去。船到了海湾后停泊在岸，前面不远处就是利马第二大医院——普利博医院。两人进了医院走向服务台，柯林担心医疗费的问题踌躇不前，米丽亚却已经掏钱办好了手续。随后一名护士带两人拐进后楼，来到外伤处置病房。一名白人医生查看过柯林的伤口后，迅速为他挂上血浆袋输血，再用止血绷带缠住他前胸部位，紧接着开始清理创口涂止血药，

不多时血就止住了。柯林感到浑身乏力，眼皮也直发沉，米丽亚低声对他说：“你先睡一会儿，我去帮你买些吃的。”

柯林很过意不去，诚恳地说：“米丽亚小姐，你帮了我的大忙。今天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还让你花钱，实在是很谢谢你，吃的就不用买了！”

米丽亚笑了：“你被印第安人抢劫，我作为印第安人当然有义务帮助你！先在这里休息，我顺便去帮你报警。”柯林点点头，眼中充满感激之情，米丽亚朝他微微一笑，转身走出病房。

医生止完血，量过脉搏和心跳都正常。他告诉柯林先睡一小会儿，两小时之后再回来检查，说完便离开了，一名护士小姐过来给他喂了些水后也离开病房。柯林感觉十分疲惫，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柯林在梦中看见薇玛浑身是血地向他哭诉，痛诉他不保护自己，让她白白丢了性命。柯林见她满脸是血地朝自己走来，吓得立刻醒了，却见一名女护士正推门走进来，这女护士棕色皮肤，白口罩遮住半张脸。在秘鲁有近一半的人是印第安人，这一半里又有大部分是印第安和欧洲混血，这种混血人很好辨认，他们大多脸型瘦削，而且有高颧骨、深眼眶等欧洲人的特征。而这名护士显然是纯粹的印第安血统，口罩之外露出的眉毛和眼睛与米丽亚非常像，如果不是她身材比米丽亚高出一截，柯林甚至以为就是米丽亚戴上口罩来逗自己，看来印第安女人长得都差不多。

这女护士顺手关上门并且反锁，从衣兜里取出一支针筒：“请伸出左臂。”

柯林依言抬起左胳膊，心想：这护士关门为什么还要锁上？难道怕我跑了？刚才米丽亚明明付过医药费了，我又不会赖账。

柯林生来心思缜密、头脑敏捷，总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他眼珠一转，对女护士说：“护士小姐，你们的院长叫什么名字来着？”

“你找院长有什么事？”女护士一愣，说道。

“我记得好像是叫路易斯·米勒，对吗？”柯林问。

女护士干笑几声，附和说：“对对，是叫路易斯·米勒。”

柯林彻底明白了，这女护士肯定是个冒牌货，他随口乱编的人名哪能这么巧就对上？

女护士似乎早已急不可耐，左手抓起柯林的胳膊，右手针头就要往下扎。柯林心中暗怒：你这护士也太假了点，打针之前哪有不用酒精棉消毒的？他心跳加速，脑筋飞转，在想用什么方法对付这个西贝货。可自己身上有伤，恐怕打不过她，抬眼看见对面铁柜上的纸杯，于是心生一计：“护士小姐，请把那杯水递给我，我想先喝口水。”护士显然有点生气，但也不好拒绝，只好耐着性子转身去拿纸杯。柯林趁机悄悄溜下地去开房门。护士回头见柯林要走，连忙道：“你干什么去？”

柯林急忙捂着肚子：“我肚子疼，想去趟卫生间。”

护士眼神一变：“打完针再去！”

柯林暗叫不好，伸手就去拉门闩。护士见柯林欲逃，甩手扔下纸杯，恶狠狠地向柯林扑去。

第五章 黄金羊皮卷（5）

现在柯林已完全确信这护士绝非善类，拉开房门夺路而逃。刚好迎面碰见先前那个男的白人大夫。见柯林如此匆忙，白人大夫疑惑地问：“你睡醒了吗？要去哪里？我要给你量血压……”话还没说完，柯林已经跑出老远，女护士随后紧追。

柯林边跑边大喊：“救命！那女护士是坏人，快抓住她！”

医院里的一个保卫人员正跟风骚漂亮的女护士聊天，见柯林被一个女护士追赶，还大喊大叫，忙上前盘问。柯林喘着气说：“后面那个女护士是杀人犯，你快……”

说话间，那护士已经拿着针头逼到近前，柯林连忙躲在保卫身后，那护士毫不理会，恶狠狠朝柯林扑去。保卫见这护士表情凶恶，伸手指道：“停下来，你要干什么？”

护士也不搭话，右手举针头猛扎在保卫左胸，保卫立刻张大嘴开始抽搐，痉挛一阵倒地，针管依旧扎在胸口，鲜血倒流进针筒。

医院走廊里顿时尖叫声四起，柯林趁着慌乱仓皇跑下楼梯。假护士身手敏捷，紧追不舍。柯林吓得魂不附体，看见迎面推着药瓶车的护士也来不及躲避，撞得小车翻倒在地，药瓶也摔得粉碎。那小护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得大叫着躲在一旁。假护士大步跑来，见药瓶车拦在前面也不躲闪，抬腿就是一脚，药瓶车飞出老高，撞破百叶窗飞进药房。柯林连跑带撞，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大门。正巧米丽亚拎着塑料袋进来，见柯林缠着纱布狂奔，还没等张嘴问，就听柯林大叫：“有个假护士要杀我，快跑！”

米丽亚向他身后望去，见一个女护士戴着口罩正死命追来。柯林跑向旋转玻璃门刚要推门出去，却见米丽亚侧身转头站在旁边，待那假护士跑过来，米丽亚巧妙地伸出右腿一绊，只听“扑通”一声，假护士追得正急，哪想到会有人暗中使绊？顿时人仰马翻，重重摔倒在地，膝盖险些没摔碎了。

不等她爬起，米丽亚纵身上去就是一脚，正踢在假护士左肋，那假护士闷声大叫，刚爬起来又被踢趴下了。米丽亚抓住头发将她揪起来，大声呵斥：“你是谁？谁派你来的？”

假护士冷笑不语。米丽亚愤怒之下扯掉她脸上的口罩，顿时大惊：“怎么是你？你……”

假护士趁其不备猛然屈膝，恰好顶中米丽亚小腹，疼得她大叫倒地。假护士爬起来还要再踢，柯林在身后飞起一脚踢在她屁股上，假护士怪叫着回头，骂道：“把可乐罐给我！”

柯林这才看清她的长相，这女人长得和米丽亚极像，只是年纪要大四五岁。女人猛扑向柯林，这时米丽亚也爬了起来，顺手操起挂在墙边的灭火器猛掷向她后心，“砰”的一声，把这女人砸得踉踉跄跄跌倒在地，扭了几扭再也爬不起来。

米丽亚拉着柯林奔出医院。此时已近傍晚，天色渐暗，刚好有辆出租车过来，米丽亚伸手拦下，两人急忙上车离开。

柯林坐在座椅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幸好我多了……多了个心眼，要不然现在就死了！”

米丽亚问：“那护士也要杀你吗？”

柯林点了点头：“肯定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给我打针，我感觉不对就跑，结果她用针头把医院保卫杀了！这是为什么？”

“我也正想问你呢，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引人注目？”米丽亚严肃地问。

柯林一脸茫然：“还是那个可乐罐！你没听那假护士说的话吗？”

“听到了，她向你要可乐罐。”米丽亚说。

柯林从裤兜里掏出可乐罐：“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们竟然想方设法要杀我！”

米丽亚向他暗使眼色：“快把可乐罐收起来，暂时别让人看到！”

柯林双手用力抓着头发，额头直往车门撞。米丽亚连忙阻止：“你别这样，我会帮助你的，请你相信我！”这时出租车司机扭头问：“要去哪里？”

柯林大声说：“警察局！”

米丽亚急忙阻止：“不，请送我们到海边的克鲁蒂码头。”

柯林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心情很是郁闷：“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为什么不让我报警？”

米丽亚轻声安慰：“报警是没用的。薇玛小姐是和你在一起出的事，现在你才是最大的怀疑对象，警察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你抓起来问个够。明白吗？”

“那也比被人追杀强吧？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我没有杀人，难道还能送我进监牢？”柯林有些不服气，但明显底气不足，米丽亚说的不无道理。

米丽亚笑了：“那还真说不定。你是中国人，不了解我们南美，像这种案子警察们是不会多费神去查的，他们肯定会把你当成替罪羊，也许还会判你终身监禁。”

“为什么？这不公平！”柯林大声抗议。

米丽亚笑了：“他们怕破不了案上司怪罪，完不成任务要扣薪水。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你应该明白。好了，现在先跟我走，我会帮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柯林心烦意乱，默不作声。

不一会儿车开到码头，两人下车雇了汽艇驶向西南的奥拉达达岛。天越来越暗，已经分辨不出海平线，只有汽艇马达的突突声和海浪拍岸声传来。柯林问：“我们又要去哪里？”

“奥拉达达岛上有个灯塔站，我有个朋友是那里的守塔人。那里很偏僻也很安全，我们先在那里躲一阵子，等搞清楚你这个可乐罐再说，怎么样？”米丽亚说。

柯林抬头看去，果然在远方的海面上隐隐有灯塔亮光传来，他想这样也好，就点点头。

两个小时后汽艇到了奥拉达达岛。两人离船上岛，只见岛上全是石头，海浪不断拍击着岛边的岩石，偶尔有几只海鸟惊起飞远，四周黑沉沉的。柯林跟着米丽亚往岛上走，脚下都是大大小小的碎石，崎岖难行。十几分钟后，看见一座高大灯塔的影子矗立在暗灰色天空中，异常显眼。

米丽亚手指灯塔：“这就是我朋友看守的灯塔。这岛很荒凉，我朋友两个月才回一次家，平时除了运送食物的船之外，没有人愿意到这岛上来。”

柯林点点头：“你朋友还真多，到处都有。”

米丽亚笑了：“其实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给了我不少帮助。可以不客气地说，整个南美洲我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可以帮我的人。”

“这么厉害？你父亲是谁？”柯林惊讶地问。

米丽亚笑了，故作神秘：“现在不告诉你，以后自然会知道的。”两人说着已经来到灯塔下。这灯塔全部由岩石砌成，结实而雄伟，底部足有四个篮球场那么大。灯塔前面是一片空地，几排大树参天而立，两块巨型圆岩石就像巨人的两只眼睛瞪着陌生来访者。米丽亚掏出一串钥匙打开灯塔大门，厚重的铁门吱吱拉开，两人闪身走进。灯塔里

冷飕飕的，墙上挂着充电式壁灯，灯光昏暗，只能勉强看清一个铁梯旋转而上。两人顺铁楼梯往上走，墙边每隔不远就有一只壁灯。爬了大概一百多米才看到尽头有一扇铁门，米丽亚说：“里面就是灯塔工作间。”说完仍旧用那串钥匙去开门，可怎么也打不开，米丽亚有点焦急：“这钥匙明明对的，怎么打不开？”

忽然铁门猛地被人从里面推开，黑洞洞的枪口直对两人，吓得柯林连忙往下跑。米丽亚却叫道：“回来，别怕，是我们的人！”

柯林回头一看，却见那人哈哈笑着抱了抱米丽亚：“美丽的小天使米丽亚来看我了，希望我手里的枪没有吓到你的朋友！”

米丽亚笑着说：“我的朋友今天已经被两个人吓破了胆，你就不要再往他的伤口上撒胡椒粉了，好吗？”柯林知道这位就是米丽亚所说的守塔人，这才慢慢走上来。

第六章 黄金羊皮卷（6）

米丽亚介绍道：“扎韦斯，这是我的中国朋友柯林。我们遇到一些麻烦，想在你这里躲几天。”

这叫扎韦斯的人很直爽：“这就是你的家，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哦，你是从中国来的……30年前我随船队到过中国的广州，那时我才17岁。中国真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非常友善。”

柯林打量着扎韦斯，见他年纪50岁左右，黑漆漆的卷发很短，皮肤黝黑，穿着蓝布工装服，手里提着一只双筒霰弹枪，笑着说：“欢迎两位朋友，进来吧，你们来得真是时候！”

三人走进门里，里面是个石砌房间，墙角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显然全是平时用的食品等给养。对面有张大木桌，桌前有窗，墙上挂着两盏提灯、地图、圆规和扳手等工具，屋子中间还有座双眼铁炉子，炉膛里煤块正红，上面一只大铁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另一只炉眼上有只没盖的铁锅，里面好像炖着牛肉、西红柿和蔬菜，热气直冒，满屋都是菜香味。

柯林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现在闻到肉香，肚子不觉咕咕作响，连吞了几口馋涎。这人嘿嘿笑着：“米丽亚，你朋友的肚子在唱歌啊，哈哈！”

米丽亚也笑了：“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扎韦斯，你这里似乎有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呀！”

说到吃，扎韦斯拍拍胸脯，颇为得意：“我这里虽然很无聊，但就是不缺吃的。昨天他们刚送来一大批牛肉和罐头，我也正要吃饭，所以你们来得真巧！”

扎韦斯拎起地上的一只铁饭锅揭开盖子，玉米饼香味立刻飘出来，他又找来三个铝饭盒，分别装满松软金黄的玉米饼。米丽亚拉过几把椅子，三人围坐在火炉旁开始吃饭。

柯林连伤带饿，早忘了客套，甩开腮帮子猛吃起来。米丽亚边吃边偷偷看着他笑，扎韦斯拿过一瓶不知名的酒递给米丽亚，米丽亚接过喝了一口，赞道：“好棒的龙舌兰酒！”

扎韦斯拿过酒瓶也灌了几口，随后递给柯林。柯林吃得正香，一时没注意到扎韦斯递过来的酒。

米丽亚笑了：“扎韦斯，东方人似乎不习惯和别人同喝一瓶酒。”

扎韦斯点点头：“是的是的，那是我不对了。”

话刚说完，柯林却抢过酒瓶仰头咕嘟咕嘟连灌三大口，长吐了口酒气，大声说：“东方人就不交朋友吗？我是中国北方人，我们那里喝酒不比你们差！”

扎韦斯哈哈大笑：“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男人！米丽亚，你的男朋友很不错！”

米丽亚脸上微红：“他不是我男朋友。”

扎韦斯将一大块牛肉送进嘴里大嚼，含糊不清地说：“就算现在不是，以后早晚会是的，还不一样？”说完又喝起酒来。

米丽亚低头不语，柯林不觉偷看了她一眼，低头暗笑。

扎韦斯看到柯林衬衫领口露出的纱布，问：“你受伤了？”

“我的右锁骨被刺了一刀，不过现在已经止了血，没什么问题。”柯林回答。

扎韦斯一皱眉：“谁刺的？”

“是雄鹰战士。”米丽亚接口道。

“当啷”一声，扎韦斯手里的饭匙掉在地上，他瞪大眼睛：“你说什么？是雄鹰战士？”米丽亚点点头。扎韦斯接着又问：“雄鹰战士怎么会到利马来？又为什么要杀他？”

米丽亚哼了声：“还不是因为费尔南多那个混蛋！昨天费尔南多在加尔西亚旅馆被杀了，我猜是卡拉诺玛派雄鹰战士干的，但他们似乎没找到想要的东西。这些黑心的雄鹰战士，真给印第安人丢脸！”米丽亚显得很愤怒。扎韦斯又问：“东西在哪里？”

米丽亚看了看柯林，笑着说：“那就要问我们的中国朋友了。”

扎韦斯惊呆了，指着柯林说：“地……地图在你手里？”

柯林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满脸疑惑：“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半句也听不懂。什么地图？”米丽亚神情突然变得非常严肃：“柯林，有些事情必须得对你说。扎韦斯，我想和柯林到灯塔室去谈谈，你要保护我们的安全，行吗？”她言语间很客气，却又透出一丝命令之意。

扎韦斯神态谦恭，连连点头，站起身从墙上取下一把大钥匙递给她：“当然可以！请放心，没有人敢打扰你们，我现在就去里屋收拾好床铺。”

米丽亚接过钥匙对柯林说：“走吧。你不是想知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吗？我都告诉你。”

柯林满腹疑惑，看着米丽亚走到墙边的一个书架旁，伸手将书架推到旁边，里面露出一扇铁门。她用钥匙打开门，两人走进去，里面有个不足一平方米的空间，墙上有铁扶梯直通向上。米丽亚开始往上爬，柯林也只得跟上去，快到尽头时米丽亚伸手拉了他一把，两人一起来到灯塔的灯具室外台。

这外台和民居阳台差不多，只不过是环形的，外圈用粗铁栏围着，中央就是灯具室。灯具室用白石岩砌成，上顶是尖的，室身和塔身同样呈圆形，外面有一圈露窗，从里面放射出强烈的扇状平行光，照得四周光亮无比。现在虽是夏天，但海上夜晚极冷，再加上灯塔又高，海风呼呼吹过，冻得柯林瑟瑟发抖。米丽亚却似乎很习惯这里的环境，笑着问：“以前上过灯塔吗？”柯林摇摇头，冻得说不出话来。

米丽亚知道他身上有伤，怕冻坏了他，连忙用钥匙打开灯具室大铁门，笑着说：“快进来吧，这里很安全，更主要的是暖和，我看你已经快冻僵了！”两人走进室内，米丽亚关上铁门锁好。

灯具室非常明亮，地中央有个圆形的石砌高台，两米来高，台顶有个通电发光的圆形灯泡，发出平稳的吱吱电流声，四周围着三只形状奇特的聚光透镜，把灯泡发出的强光过滤成有扩散角的平行光束，远远射向夜空。室内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木椅，米丽亚坐在桌旁，柯林问：“通向灯具室的铁门为什么还要藏在书架后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米丽亚笑了：“灯具室是灯塔最重要的部分，担负着指引海上船只的重任，为了免遭破坏，所以才设计成暗门。”柯林点点头。米丽亚接着又说：“你想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吗？”

“当然！”柯林连忙说。

米丽亚伸出右手：“把可乐罐给我。”

柯林犹豫了一下，从裤兜里掏出那罐惹事的可乐放到米丽亚手心。米丽亚左右看着这罐可乐，说：“这罐可乐你从哪儿得到的？我希望你能和我说实话，否则创世神也帮不了你。”

柯林老实地回答：“米丽亚，这可乐是我花钱买的。我记得很清楚，总共买了三罐，两罐可乐和一罐橘子汁，都放在背包里，但这罐可乐昨天下午说什么也拉不开。”

米丽亚也用力拉了几下，说：“这拉环是假的，和金属罐身连成一体，别说你，就是大力神下凡也拉不开。”柯林惊道：“假的？怎么可能？”

米丽亚说：“所以我希望你和我说真话。这罐可乐绝不可能是你买的。你昨天住在加尔西亚旅馆，费尔南多也是，你从他身上偷了这罐可乐，可你不知道这罐可乐很危险。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它不但不能解渴，还会要了你的命！”柯林生平最怕被人瞧不起，他火冒三丈，“呼”地站起身指着米丽亚：“米丽亚，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我承认我现在很落魄，可我再穷也不会去偷，更何况只是一罐可乐！在中国有句话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当然，说了你也不懂，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没偷过东西，更不会在国外偷盗来丢中国人的脸！谢谢你的医疗费和炖牛肉，这罐可乐送给你了，再见！”说完转身就走。

米丽亚没想到他会这么生气，连忙站起来拦在他身前，紧握着他的手：“真对不起，柯林。我的话可能伤到你了，但我不是故意的，请原谅！”她的眼睛清澈明亮，语气真诚，柯林顿时火气消了一大半，叹了口气，慢慢转身坐下。米丽亚说：“那这罐可乐怎么会跑到你手里？”柯林双手支住下巴仔细回忆，忽然想起在加尔西亚旅馆和薇玛聊天时，有个穿条纹西装、手拿可乐罐的人进来订房间，而自己给薇玛取墨水瓶时也把可乐罐放在前台，记得当时两罐一模一样的可乐紧挨着，那穿条纹西装的人很可能顺手误拿走了自己的那罐，而这个可乐罐才是那个人的……

第七章 黄金羊皮卷（7）

柯林一拍大腿，连忙把昨天下午的情形说给米丽亚听，米丽亚惊讶地说：“真是太巧了，难道这就是真神的安排？”

柯林糊涂了，拿错可乐也是真神安排的？瞧着米丽亚那虔诚严肃的样子，他越发疑惑：“什么真神安排？如果不是薇玛让我帮她取墨水瓶，我也不会拿错。”

米丽亚笑了：“那就感谢你的那个薇玛。”

提到薇玛，柯林十分悲伤：“可惜她已经死了，还不知道现在是否会被警察发现，也不知道她的家人知道了会怎样……”

米丽亚叹了口气，双手握住罐身左右反向一拧，只听“喀”地轻响，罐身裂成两半弹开，但中央还有金属轴连着。米丽亚又朝相反的方向拧，又是咔嗒声响，再一拉开，可乐罐上下分离，只剩那个金属轴。这金属轴约有小孩手腕粗细，锃光瓦亮，做工非常精致。

米丽亚用指尖在轴底轻轻捅去，轴顶忽然突出一块圆柱体，再用力拧轴顶，连拧几圈把轴盖拧了下来，里面是空心的，似乎还装着什么东西。

柯林看着她像变戏法似的玩着，不由问：“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却见米丽亚神色兴奋，脸上潮红，双眼也直放光。她掉转金属轴往桌面上轻轻倾倒，“吧嗒”一声，有东西掉出来。米丽亚颤抖着小心翼翼地拿起这卷东西慢慢地在桌上铺开，这是一张古旧的老羊皮，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各种图案和文字，原来是张羊皮地图。

米丽亚双手紧按地图，仔细看着上面的每一处图案和文字，喃喃地说：“是它……真的是它，万能的真神，你终于降临在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看到了你那神圣的曙光……我万能的真神啊，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心情！”她越说越激动，把羊皮地图轻轻捂在胸前，泪水夺眶而出，站起来走到地中央，跪倒在地向东北方向伏拜。这可把柯林吓得够戗，还以为米丽亚中了邪，连忙过去抓住她的双肩使劲摇：“米丽亚、米丽亚，你醒醒，没事吧？”

米丽亚回过神来，站起身，笑着擦了擦眼泪：“亲爱的柯，你就是我们齐布查·穆斯卡印第安人的恩主，请让我代表父亲感谢你！”说完轻轻吻了一下他。

“究竟怎么回事？你快告诉我！”柯林脸上一热，有些尴尬。

米丽亚说：“你知道这张图是什么吗？它就是利马城西圣法兰西斯修道院的地形图！”

“圣法兰西斯修道院的地形图？那有什么用？”柯林疑惑地问。

米丽亚说：“八百多年前，伟大的曼可喀巴科在南美建立了神圣的印加帝国，帝国首都就在秘鲁南部的库斯科。这个帝国十分强大，现在的哥伦比亚、智利的大部分国土都在当年的帝国版图之内。首都库斯科城里所有的宫殿和神殿都是用黄金装饰而成，金碧辉煌，灿烂无比。传说那些黄金都是从一个叫帕蒂的国王统治的玛诺阿国运来的，这个玛诺阿国有个山谷盛产黄金，人称‘黄金城’，在那里黄金比石头还多，用也用不完。

“在 1522 年，万恶的西班牙人来到南美洲，他们侵入印加帝国，杀死当时的国王阿塔华尔帕，并抢走了帝国内的所有黄金和宝石制品。那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统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听说玛诺阿国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便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并强迫几名印加当地人充当向导，前往寻找那个位于亚马孙密林深处的玛诺阿国。然而在亚马孙森林中，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恐惧和死亡，那里有猛兽、毒蛇，还有食人部落和迷失道路的威胁，一支支探险队或失望而归或下落不明。而皮萨罗手里掌握的情报也少得可怜，他们只能靠运气去找，那当然不行了，皮萨罗组织的探险队差点全部死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中，最后侥幸跑了出去。后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都得知了黄金城的消息，都想占有，于是他们蜂拥而至，深入亚马孙密林。在这条世界上最恐怖的密林中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全部死亡。”听了米丽亚的介绍，柯林点点头：“关于黄金城的传说我也听说过，而且我还看过很多有关书籍和电影，确实是个很神秘的故事。”

“这不是故事，是真的，黄金城确实存在！”米丽亚捶着桌子大声道，“伟大的曼可喀巴科就是我们齐布查·穆斯卡族印第安人，印加帝国虽然灭亡，可族人仍然存在，每一代族人首领都会用毕生精力去寻找黄金城，一方面不能让它落入可恶的欧洲人之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用黄金城的黄金来重建印第安人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美国入侵吞土地、杀害族人，被那些自诩文明先进的白种人欺压、凌辱、抢夺和歧视。我们要证明印第安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就和你们中国一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柯林使劲点了下头，他十分理解祖国被异族侵略的那种愤怒心情。

米丽亚接着又说：“不但我们在找，那些可恶的白种人也一直在找。当然他们寻找黄金城的目的只有一个：享受。黄金在他们眼里仅仅是能换钱的一种稀有金属而已，能买到房子、汽车、美酒、女人……买到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让那些白人得逞，所以就要加紧步伐，抢在那些白人之前找到黄金城。”

柯林说：“你们印第安人有黄金城的确切记载和情报吗？”

米丽亚苦恼地摇摇头：“没有。年代太久远了，而且当年的黄金城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只有印加皇帝、酋长和僧侣才有权知晓黄金城的秘密。年复一年，关于黄金城的信息越来越少，再加上南美地形复杂、处处危机，所以想找到黄金城太难了。”

“那岂不是水中捞月、镜里摘花吗？”柯林说。

米丽亚眨了眨迷茫的眼睛：“你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柯林笑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话，意思是说完全没希望的事。”

米丽亚也笑了：“并不是没有希望。当年那个西班牙殖民头子皮萨罗虽然没找到黄金城，但他一路上经历千辛万苦，还是得到了不少重要线索，那些线索都被他记载在一本羊皮手稿上。后来他又了解到，传说有一张宝贵的地图，这张地图由当年印加帝国开国皇帝曼可喀巴科亲手绘制，只在历任皇帝手中传承，地图中详细记载着通向黄金城的道路。几百年来一直没人相信有这张地图存在，因为它太神秘了，神秘得就像传说。当年皮萨罗消灭印加帝国后，南美洲战乱不断，秘

鲁尤为严重，很多印第安部族都受到严重打击，这张地图从穆斯卡族长手中被夺走，后来不知以什么渠道，竟落入当时圣法兰西斯修道院的大主教卢米埃尔手里，他得到地图后视如生命，天天闭门不出，就在房间里研究地图的秘密。

“后来这消息被皮萨罗知道，他立刻派人抓住了卢米埃尔大主教，但却没搜到地图。卢米埃尔拒不交代，皮萨罗大怒之下把他打得半死，也没什么结果。皮萨罗很失望，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于是把卢米埃尔关押在修道院后院的修士监牢中。可在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卢米埃尔大主教忽然从戒备森严的监牢里逃走了，皮萨罗大怒，把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士都抓起来挨个拷问，也没结果。后来皮萨罗遭到当地印第安人围攻而逃回欧洲，这事也就放下了。”“那大主教一定是被人救走了。”柯林说。

米丽亚摇摇头：“不清楚。那修道院监牢专为关押触犯了清规戒律的修道士而设，全都用整块岩石砌成，唯一的出口也被严密把守着。据说当时皮萨罗派重兵看守这个出口，因此他怀疑有内鬼勾结，处死了十几名看守监牢的西班牙士兵。从那之后，卢米埃尔大主教再没露过面，就像从世界上蒸发了，这事也就成了谜，直到皮萨罗回到西班牙十多年后病死也没能解开。”

柯林“哦”了声：“也许他逃走之后带了一批人和地图去找黄金城，结果都死在丛林里没回来。”“大家也都是这么猜测的。”米丽亚说。

柯林问：“那这地图又是怎么回事？”

米丽亚掠了掠漂亮的黑色长发：“皮萨罗回到西班牙后又过了几年，他的手下打听到圣法兰西斯修道院有一张修建者留下的地形图，上面标注了修道院秘密暗道的位置。皮萨罗有理由相信，当年那个卢米埃尔大主教的失踪肯定与秘密暗道有关，于是他花费大量钱财，软硬兼施地得到了地形图。正在他准备再次杀回南美时，秘鲁战争爆发，当地印第安人和欧洲殖民者展开殊死对攻，双方死伤无数。殖民者怕触犯众怒，不得不全部暂退欧洲，皮萨罗也就没找到机会再回南美，而他又不放心交给别人去办，于是就把这事暂时放下。

“他准备再过几年等南美局势稳定些再去。1532 年他从巴拿马又集结了一批军队杀回利马，并在 1535 年挑选靠近海边的城市利马作为殖民地新首都。可在 1538 年，皮萨罗的军队发生内乱，他也在 3 年后被内乱者刺杀。皮萨罗虽然死了，那张地图他却传给了儿子，可他儿子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并没有去南美冒险找黄金的念头，不过仍然遵循皮萨罗的遗愿，在临死前将地形图一代代地传了下去。”

听到这里，柯林不觉失笑：“这方法也很人性化，谁有冒险精神就让他去，不愿冒险就老实实在地保存好地图，死后再传给儿子。难道这几百年间，皮萨罗的后代就没有一个愿意去南美找线索？”

米丽亚笑了：“当然有，而且还不止一个。从那以后印第安人就开始严密把守圣法兰西斯修道院，不让任何闲杂人等进入，也就没给皮萨罗的后代什么机会。时间一年年过去，南美相继建立多个共和制国家，1821 年秘鲁共和国独立，并派军队保护修道院。1826 年西班牙在南美的最后一支殖民军投降，皮萨罗后代们进入修道院的机会就更渺茫了。”柯林将信将疑，看着地图说：“这真是修道院的地图？你不会看错？”

米丽亚坚决地点头：“绝不可能！你看，左下角的小图就是修道院外形，你看这尖顶、这大门的形状都完全吻合，黑色线条表示地面建筑，而红色线条画的是地下建筑，大家都猜测圣法兰西斯修道院有地下秘道，现在终于有了佐证！”

柯林不以为然：“那又怎样？这并不能证明那地图就在修道院里，也许当年被那个大主教带走，或者早就丢失在外面了！”

米丽亚似乎也考虑过这一点，神情马上变得黯然：“也有这个可能，但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能放过！”“你说的是真的？我怎么感觉像在读小说？”柯林认为这一切简直像在听神话故事，半信半疑地问。

第八章 黄金羊皮卷（8）

柯林本是无心，谁知米丽亚竟暴跳如雷，跳起来打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你们中国人都这样无聊吗？我不是在跟你讲故事！”

柯林认为自己没说错，却莫名其妙地挨了打，忍不住大怒道：“你凭什么打我？难道你们印第安人都喜欢这么问候别人？”

见柯林气鼓鼓的样子，米丽亚又转怒为笑，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不要生气了，柯，明天我做最拿手的菜给你吃，好吗？”柯林哭笑不得，又不好太计较，只得别过头装哑巴。

“你怎么不说话了？”米丽亚见他不做声，又问道。

柯林面无表情：“我怕说错话还会挨打。”

米丽亚咯咯娇笑：“亲爱的柯，你为什么这样可爱？”

柯林撇着嘴：“挨打就是可爱吗？”

米丽亚笑了一下：“难道你就没有问题要问吗？”

柯林说：“当然有问题。比如，你是不是那个什么齐布查……什么族的印第安人？”

米丽亚点点头，肯定了柯林的疑问：“你猜得很对，不但我，我的父亲也是，还有帮我们开汽艇的埃苏玛和守塔人扎韦斯，我们都是齐布查·穆斯卡族印第安人。我父亲叫古曼蒂，是齐布查·穆斯卡族第四十四代首领，我们的族人毕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寻找黄金城，每代族长都要严守历任首领的遗愿，努力寻找黄金城的下落，以图重振印第安人的黄金时代。”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走到哪儿都有你的人。那……这罐可乐又是怎么回事？这地图怎么会藏在可乐罐里？”听米丽亚如此解释，柯林算是明白了。

米丽亚笑了：“我刚才说过了，那该死的皮萨罗没找到黄金城，但他并不死心，将手稿日记和地图传给了他的儿子，他儿子再传给儿子，如此一代代传下去直到今天。现在西班牙何塞航运集团的老板路易斯·何塞·皮萨罗就是老皮萨罗的后代，他仍然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手稿日记和羊皮地形图。这何塞是个经营天才，家资无数，精明过人，

但和他祖先一样，都是贪得无厌、心狠手辣的家伙。他早就对黄金城垂涎三尺，一直想再次去亚马孙森林，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城来大发横财。”

“原来是这样。那这个何塞有什么动作吗？”柯林问。

米丽亚说：“具体还没见他有什么动作，只是近十几年，他在欧洲的业务逐年减少，却在南美洲大力兴建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工厂。我们一直怀疑他的目的，因为那些企业虽然赚钱，但何塞所雇用的工人比同类型、同规模的企业多出近一倍，很多工人平日里工作轻松，待遇也不错。其他工厂的人非常羡慕，都说西班牙的何塞老板是个大善人，抢着去他的工厂上班。这多少有些反常。”

“这些并不能代表什么，欧洲的劳动力比南美洲贵得多，这谁都知道。而且，也许这个何塞还有善良的一面呢！”柯林笑着说。

米丽亚“哼”了声：“狼吃羊是改不了的，他的底儿我们摸得很清楚。他经常派出自己的心腹助手，也是他的亲表哥安东尼奥·费尔南多，携带羊皮地形图到秘鲁探听修道院的虚实。”

柯林若有所悟，连忙说：“就是那个穿条纹西装的男人，他就是费尔南多？”

米丽亚点点头：“完全正确。当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费尔南多每次到秘鲁都会被印第安人盯上，虽然他的行踪极其隐蔽，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昨晚他就被雄鹰战士给杀死了。”

“杀他的那个人薇玛也见过，是个强壮的印第安人，是你的族人吗？”柯林问。

米丽亚厉声道：“不！他是另一个族的印第安人！”

柯林如坠入五里云雾：“你们印第安人有多少个族？”

米丽亚骄傲地说：“有上百个族，当然大部分都是小部族，最大的就是我们齐布查·穆斯卡族。那个雄鹰战士我猜想应该是莫希干族或者齐佩瓦族派出的。”

“那雄鹰战士又是谁？”柯林问。

米丽亚说：“雄鹰是我们印第安人最崇拜的动物，它象征着强壮、敏锐和智慧。雄鹰战士是我们印第安人的特殊称号，只授给那些最优秀的人，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由他们来完成。”

柯林说：“我明白，就相当于政府里的特工人员，比如英国的 007。”

米丽亚扑哧笑了：“你真聪明，我喜欢聪明的东方人。”

柯林却还有点不解：“可你似乎对这些雄鹰战士没什么好感，甚至还恨他们，为什么？你们不都是印第安人吗？”米丽亚把地形图慢慢卷起，又收回金属轴里并将可乐罐套好：“人和人不同，印第安部族也一样。很多部族的人都在找黄金城，他们的目标并不都是复兴印第安帝国，而是贪图财宝、享受生活。钱会把人变成魔鬼，所以我们不能让那些部族先得到线索，你懂吗？”

柯林回想之前九死一生的经过，对自己现在的处境感觉很无奈：“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不是我，而是我们。明天我们一起到圣法兰西斯修道院去逛逛，按地图找线索。”米丽亚说。

“什么，我也去？我才不去呢，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地图送给你了，我还要回国去呢！”柯林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那么危险的事情他可不想参与。

米丽亚笑了：“和你没关系？现在你已经身陷其中，还没感觉到吗？那个旅馆的前台小姐薇玛是和你一起出门时被杀的，而你却不见踪影，警察肯定把你当成重要嫌犯通缉，我敢保证，你一露面就会被警察抓住。”柯林气急败坏地大吼：“凭什么怀疑我？那我要怎么办？”

米丽亚面无表情：“你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行，除非能找到那个杀了薇玛的雄鹰战士，我敢肯定他是齐佩瓦族人！”

柯林顿时又来了精神：“那你要答应先帮我找到杀人凶手，我不能让薇玛白白地赔了性命，而且还是因为我……”说着眼眶湿润了。

米丽亚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没问题。这几天你先在灯塔里养伤，我来研究地图，过几天我们去修道院找线索。那些雄鹰战士肯

定会经常在修道院附近，相信我们能找到。”说完她将可乐罐收起，两人出了灯具室顺铁扶梯走下去。

下到底部，米丽亚推开书架大声说：“扎韦斯，给我们煮点咖啡怎么样？”

无人应声。过了一会儿，室内传来米丽亚的大叫，柯林连忙冲进去，只见扎韦斯倒在地上，额头鲜血淋漓，不省人事，双筒猎枪也扔在旁边的地上。米丽亚从墙上摘下一只大号扳手，推开通向楼梯的铁门，隐隐听见噤噤的脚步声。柯林低声道：“好像有人下楼去了！”

米丽亚点点头，冲到大木桌旁弯腰拉开最下面的长抽屉。柯林问：“我们要去追吗？似乎只有一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个杀薇玛的杀手！”

米丽亚不答，从抽屉里拽出一个长条帆布袋，拉开拉链取出一支狙击步枪，又拿出一架双筒望远镜扔给柯林：“快，跟我到灯具室外台去！”

柯林不敢多说什么，连忙跟着她又爬上铁扶梯来到灯具室的环形外台上。米丽亚说：“这是夜视望远镜，上面的红按钮是电池开关，中央滚轮用来调节焦距。你帮我确定目标方向，我来开枪！”

两人跑到外台前方，正对着灯塔大门方向。柯林按下镜柄的红色按钮，“吱”的一声轻响电源接通，凑到眼前看去，地面上的东西都变成了亮红色，但岩石的形状非常清楚，和白天没有两样。

柯林把头伸出铁栏杆，将视野移动到正下方灯塔大门处，不多时就见有个人影从里面跑出来，向海边飞奔而去。柯林说：“有人出来了，在朝正前方移动！”

米丽亚早将狙击步枪架好，右眼从瞄准镜中向外观察，问道：“现在呢？跑到那排大树处了吗？”柯林边调节焦距边说：“还没有……又折向左面跑了……就快跑到那两块圆形岩石处了！”

米丽亚移动枪口对准岩石处，柯林说：“就快跑到了，大约还有十米，五米、三米……”忽然耳边响起一声枪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更加震耳，吓得柯林险些把手里的望远镜扔掉。

第九章 黄金羊皮卷（9）

原来米丽亚也观察到了目标，一枪打在岩石上，碎石四处飞溅，柯林连忙稳了稳神，再次向下观察，却不见了人影，他焦急地说：“看不到目标了！”

米丽亚说：“人肯定藏在岩石后面，你拉远焦距看，有人出来马上告诉我！”

柯林依言扳动变焦杆，那两块如巨人眼睛般的圆形岩石清晰地出现在望远镜视野中，大约两分钟过去，什么动静也没有，别说人影，连只兔子也没有。柯林有点着急了：“米丽亚，会不会已经逃掉了？”

米丽亚很坚定地低声道：“不会，人肯定藏在岩石后面，你千万别分神！”柯林只得抖擞精神，全神贯注地盯着。又过了五分钟左右，忽然从岩石右面慢慢探出个东西，柯林见真有人躲在后面，兴奋地说：“看到了，有东西露出来！”

米丽亚低声问：“是什么东西？”

柯林狐疑地说：“似乎是个尖东西，有点像鸡嘴……”

米丽亚冷笑一声打断了柯林的话：“那是鹰嘴，不是鸡！看来真是雄鹰战士！”

“那你还不开枪？”柯林急忙道。

米丽亚说：“这是雄鹰战士耍的花样，别分心，注意岩石的其他部位！”那鹰嘴探出二三十公分就不动了，柯林朝四下看去，五分钟后，果然见岩石左边较暗的地方慢慢伸出一只手。

“有只手探出来了！岩石左下方！”

米丽亚说：“看到了，他在试探我们，先不要急……”柯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脑门也见了汗。只见那手臂越探越长，同时身体也露出来，是一个穿花格衬衫的男人。这人缩头缩脑地左顾右盼，见没什么动静，他微屈一下腰，猛地向前蹿去。这时枪声响起，那人大叫倒地，挣扎着往树后面爬，米丽亚手指扳动又连开两枪，分别击中那人左右腿，他又发出两声闷叫，再也爬不动了。

米丽亚起身道：“下楼抓人！”两人用最快速度爬下外台回到工作间。米丽亚边朝外跑边说：“捡起猎枪下楼，快！”柯林连忙把望远镜放在桌上，捡起地上的双筒霰弹枪跟着米丽亚跑下楼梯。

柯林边跑边说：“小心点，雄鹰战士很可能有枪！”

米丽亚说：“不用担心，雄鹰战士只用冷兵器，他们从来不用枪的！”

两人来到外面，那雄鹰战士仍旧躺在地上，正挣扎着朝海边爬去。米丽亚跑到他身后用步枪指着后心，大声喝道：“印第安的鹰，别动了！”

那人大口喘着气，回头看了看两人。柯林一眼就认出这家伙就是上午在贫民区杀死薇玛的印第安人，于是大叫道：“就是他，是他杀了薇玛！”

这人嘿嘿笑着：“古曼蒂的女儿还真厉害，可惜我没找到通往灯具室的暗门，否则你们俩也要死！”米丽亚冷笑一声：“想杀死米丽亚没那么容易！是齐佩瓦族的卡拉诺玛还是吉丽亚派你来的？除了费尔南多，那旅馆叫薇玛的无辜女孩也是你杀的吧？”

这人冷笑着说：“你说对了，是吉丽亚让我来的。不管是否无辜，只要阻挡雄鹰战士脚步的人，就得付出代价！”柯林气愤地骂道：“薇玛只是个局外人，为什么连她也要杀死？”

却见那人哈哈大笑，猛然低头去咬衣领。米丽亚连忙伸手阻止，但还是晚了，只见那人紧咬牙关，片刻之后，鲜血从鼻子耳朵里流出来，眼睛突出，渐渐倒地不动了。

柯林见状忙问：“他怎么了？”

米丽亚踢了尸体一脚，沮丧地说：“他衣领上涂着红剑蛙毒药，服毒自杀了！”

“什么？他死了？”柯林气得把袖子狠狠摔在地上，转回头去不说话。

米丽亚低头翻了翻那人的衣服，站起来说：“先把尸体埋起来，再上去看看扎韦斯怎么样了。”两人把那人的尸体拖到一个坑里，用碎石浅浅埋上，然后回到灯塔工作间。

扎韦斯头上被雄鹰战士的尖喙啄了两下，后脑挨了一击，还好没什么大碍，米丽亚帮他涂了些止血药也就好了。听完米丽亚的讲述，扎韦斯沉吟着说：“玉米长出包谷，麻雀就会都来啄食。米丽亚，你一定要保护好地形图，不能让你父亲失望。”

米丽亚点了点头。扎韦斯又说：“你们俩去里屋睡吧！我就在这工作间守着，保证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米丽亚的脸立刻红了，微怒道：“我和他只是朋友，你不要乱想好吗？你们俩身上都有伤，现在立刻都到里屋去睡觉，我就在这里睡。”说完站起来去打水洗脸。

扎韦斯摸了摸头上的伤，嘟嘟囔囔：“早晚都是要睡在一起的，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柯林也解释说：“扎韦斯先生，我和米丽亚只是普通朋友，请你不要多想。”扎韦斯不理他，顾自走进里屋。柯林也有点不高兴，心想：你自己碰了钉子，也不用拿我出气！

当晚三人就在灯塔里睡下，柯林右肩酸麻胀痛，耳边隐隐传来海风和海浪的声音，一夜也没怎么睡好。次日起来吃完饭，三人爬到外台上去看风景。此时阳光明媚，碧空如洗，远处就是利马城，湛蓝的海面上游着点点帆船，海鸟在空中来回盘旋飞翔，景色真是美极了。柯林倚在铁栏杆上说：“现在的风景和昨晚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米丽亚说：“人的生命不也是一样吗？今天还是活着的，明天却成了一具尸体。”

扎韦斯说：“米丽亚，你是说昨晚那个雄鹰战士吧？”他拿过一部收音机打开，“听听有什么新闻。”只听广播里正说：

“好了，一段音乐过后，现在播放利马早间新闻。昨日上午十时左右，加尔西亚旅馆工作人员薇玛·里亚诺·克里蒂娜被杀死在利马城西部的平民居住区内。据警方分析，与她同行的中国籍男子柯林有重大嫌疑，同时此人也被怀疑于前天下午在旅馆内杀害另一名西班牙籍

不明身份的男子。该中国籍男子昨日下午在普利博医院治疗肩伤时，与另一名女嫌犯杀死一名医院保卫人员，并伙同不明身份的女子假扮护士逃走，现警方正在全力抓捕中。”

柯林大怒：“凭什么说我有重大嫌疑？警察怎么能这么说？”

米丽亚冷冷地说道：“我说得没错吧！你已经身陷其中了。”

柯林用力踢在铁栏杆上：“可惜昨晚那个雄鹰战士没抓到活的，否则就能证明我的清白！”

米丽亚说：“这都是神的安排，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自己改变……”

柯林说：“我才不信什么神呢！对了，昨天在医院的那个假护士是谁？你好像认识她。”

米丽亚面无表情地说：“她是我姐姐。”

“什么？”柯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你的……亲姐姐吗？”米丽亚点点头。柯林看了看扎韦斯，期待他的答案。

扎韦斯也点头说：“是吉丽亚，米丽亚的同胞姐姐，她七年前嫁给齐佩瓦族首领卡拉诺玛。那个卡拉诺玛和皮萨罗的后代路易斯·何塞串通一气，想把黄金运到欧洲去发大财。从那之后她就不再与我们部族同心，一直帮着卡拉诺玛跟我们为仇作对，我们寻找黄金城线索的时候她也常从中阻拦，可我们拿她没有办法。”

柯林想起昨晚她和那雄鹰战士的对话，问道：“昨晚你说那雄鹰战士是吉丽亚派来的，难道是你姐姐派人来杀我和你？”

第十章 黄金羊皮卷（10）

米丽亚点点头，面无表情：“她早就不是我姐姐，我心中的吉丽亚已经死了。如果再遇到她，我也不会再把她当做我的姐姐！”柯林和扎韦斯听了心里都很难过，都不说话了。

还好这灯塔地处偏僻，也很少有人来打扰，柯林和扎韦斯就在这里养伤，米丽亚则专心研究那张地形图。她似乎学过建筑学和工程学，用笔在纸上画了很多张图，而且不时地和扎韦斯交流询问。

转眼间一个多月过去，柯林的伤基本全好了，米丽亚每天变着法地给他们做饭，柯林养得满面红光，精神也很足。这天上午，又有送

给养的船来到小岛，四五个印第安壮汉把装着物品的箱子搬上灯塔，堆在工作间里。“我要的东西齐全了吗？”米丽亚问道。

一个小伙说：“都齐了，看看还缺什么？”

米丽亚打开一只箱子，翻出一大堆东西，仔细看过后说：“很好，什么都不缺，看来我们可以行动了！”柯林见翻出来的东西里有两套黑色修道士服装，还有黑色布靴、《圣经》和十字架项链，另外还有两把手枪、匕首、强光手电、打火机和几个浅黄色条状物，好像橡皮似的。柯林心中不免有些疑惑，却又不便询问。米丽亚笑着拿起手枪，左手拉开枪膛朝里看了看，对柯林说：“这些人都是我们部族的好兄弟，你不用担心。”柯林这才问道：“这些东西是……”

米丽亚收起笑容，正色道：“明天我们就要离岛去圣法兰西斯修道院，这些衣服做掩护身份用。”柯林沮丧地走到木桌边坐下，手肘支在桌上扶着额头。米丽亚走到他身边，说：“怎么了，不愿意和我去吗？”柯林说：“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洗刷掉我的嫌疑，然后要回薪水好回中国去，我家人还等着我的钱买房子呢！”

米丽亚说：“可现在凶手已经死了，你总不能到警察局去对他们说你是清白的吧？那些警察会信吗？”“那我就应该和你去修道院找地图？就算帮你找到黄金城又能怎么样？我的罪名不还是一样抹不掉！”柯林有些激动。

米丽亚细声安慰道：“现在洗刷你罪名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凶手。虽然杀薇玛的雄鹰战士死了，但他的背后指使者还在，那就是卡拉诺玛和我姐姐吉丽亚。吉丽亚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这对你来说不一定全是坏事，如果我们能活捉她，就可以证明你的清白。当然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是你唯一能指望的帮手。吉丽亚并不知道这个灯塔站是我的据点，所以她永远也找不到这里，我们只有离开这儿才有可能抓到她。懂吗？”

听了她的话，柯林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看来是身不由己，只能跟着她走一步算一步了。于是当晚米丽亚开始给柯林讲解圣法西兰斯修道院的基本构造和格局，她以前曾多次进出修道院，对地面建筑

已经相当熟悉，可地下建筑并不了解，只能按照地形图的指示死记硬背。

然后她再教柯林怎么使用手枪。米丽亚搞来的这两把手枪是俄制马可洛夫手枪，一般装备在俄军警部门，弹容七发。虽然这枪型号比较老，但性能和AK系列冲锋枪一样非常可靠。柯林努力学习填子弹、装弹匣、开保险、上膛、瞄准射击等全套动作。他从来没碰过真枪，现在属于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说实话，柯林根本不想学这些东西，可也没别的办法，真是无奈极了。

那几块浅黄色的条状物原来是塑胶炸药，米丽亚告诉他这东西可以插上雷管，或者用直流电引爆也行，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枪瞄准了打，直接引爆。柯林一听说是炸药，吓得连忙躲开，生怕那玩意儿一翻脸崩了自己。在米丽亚教柯林一些简单的近身格斗术时，她脖颈上戴的一条项链无意中刮在柯林脸上。他用手抓住项链，见这是一条由黄金打造而成的纯金链，被拧成绳索形状，异常精美，下面挂着一个纯金半圆球，球体光滑如镜，球面上还有几个突出的小圆点，不知作何用处。

柯林想取下来仔细看看，但米丽亚似乎对这条项链十分重视，怎么也不愿取下来。她对柯林说：“这条项链是父亲在我18岁那年杀死第一只美洲虎时送给我的礼物，并说这一生都不能摘下，除非遇到非常时机。”“是什么时机？”柯林忙问。

米丽亚摇摇头：“父亲没讲，只说到了那个时机自然就会明白。”

柯林没问出什么结果，感到很无趣。他又注意到米丽亚虽然长得非常漂亮，身材凹凸有致，但双手掌心却粗糙不平，上面还布满硬趼，与她的相貌很不协调，当柯林问起时，米丽亚也不多作解释，只说以后就会了解。三天后的一个下午，米丽亚和柯林吃过午饭后告别扎韦斯，乘汽艇离开奥拉达达岛向利马市区方向驶去。米丽亚说：“现在四点钟。今天是礼拜天，按惯例修道院的修女和修士中午要到各大学校去布道，一般在晚上七点左右回来，这段时间修道院后门不关，修女和修士会陆续从不同方向回到修道院。我们就要趁着这个机会混进

去，到时候你跟在我身后就行，就算有人问话也是由我回答，你不要出声。”

柯林表示明白。两小时后汽艇到了码头，上岸后改乘出租车来到圣法兰西斯修道院附近的一家商场里。背着大背包进到商场的洗手间，他们先将匕首、枪、微型手电等物插在皮带里，再换上修女和修士的衣服，换好后两人走出商场。南美人大多信奉天主教，当地的修道院和教堂比厕所还多，在路上遇见修女修士也是司空见惯，所以两人并未引起注意。

走到圣法兰西斯修道院后门附近时已近七点钟，天开始黑下来，不时有三五成群的修女修士在神甫的带领下走进后院各回寝室。米丽亚和柯林尽量装作自自然然的，也跟着往后院走，他俩将修士服上的大帽子压得很低，几乎盖住了半边脸，再低着脑袋，别人想看清他们长什么样还真的很难。

两人径直穿过后院，三拐两转来到宽大的内圣堂，这里是专供修女和修士祷告的地方，游客是不许进来的。圣堂里飘荡着管风琴乐曲，堂前供着巨大的圣母雕像，面目慈祥的圣母怀抱圣婴，仿佛在注视着多苦多难的世人。雕像下面左右各有两排修女手捧《圣经》正在唱诗。圣堂中央摆着十几排木制靠椅，那些刚回来的修女和修士都在长椅中坐下，低头闭目，双手捧在胸前静静地祷告。

米丽亚和柯林挑了比较靠后的角落坐下，也学着别人的姿势低头祷告。柯林也跟着嘟嘟囔囔地低声念诵，但他不知道念什么，只好反复地念“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幸好没人能听清。柯林忍不住偷偷地向右边看了一眼，身旁坐着一名男修士，这人络腮胡子、四方大脸，显得强壮魁梧，正巧那人也回头看柯林，四目对视，柯林连忙转脸低头。过了足有二十多分钟祷告才结束，修士和修女纷纷站起身回归寝室，柯林紧跟在米丽亚身后，两人从侧门穿出圣堂，向西侧的一片建筑走去。柯林边走边观察，见身边那些修士修女都在往中堂走，只有他们俩朝西去，想要张嘴问却又忍住了，只见米丽亚脚步不停，显然也是怕引起别人注意。

西侧那片建筑的围墙下有一个铁门，上着锁，米丽亚左右看了看，见没人注意，于是掏出一组万能钥匙开始撬锁。柯林连忙挡在她身前打掩护，表面上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这时有一名神甫远远地向他们这边张望，随后又朝这边走来。柯林心里一惊，连忙低声说：“有个神甫走过来了！”

米丽亚连忙松开万能钥匙，转过身体假装整理衣服，低声说：“朝北面去，慢慢走！”两人边整理衣服边离开铁门向北走，那神甫见他们只是稍作停留以整理衣服，就转身回中堂去了。

第十一章 隐修大主教（1）

这尸骨斜坐在椅子上，木椅的一只腿已经腐烂断掉，尸骨和椅子歪着，似乎轻轻一碰就会坍塌。尸骨左臂放在桌上，四根指骨中虚握着一卷东西，只有食指的指骨斜上直伸；右臂横着伸出，食指骨直指着对面的墙壁。两人慢吞吞地走着，等大部分修道士都进了中堂，后院草坪里几乎没人时又折回来，米丽亚迅速撬开门锁推开一条缝，两人相继闪身进去，米丽亚伸手从铁栏杆中又将门锁好。

这里是修道院的西后院，建筑相对独立，里面包括隐修厅、圣婴堂和苦修室。这三个地方平时都不开放，就连修道士们也不得入内，所以也是空无一人，两人倒也省得像做贼一样左顾右盼了，直接快步穿院而过来到隐修厅门前。隐修厅是院长和神甫们在斋戒日向天父忏悔的地方，平时根本没人来，厅门也是紧锁。

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柯林掏出微型手电照亮四周，米丽亚则用万能钥匙撬开厅门，厚重的铁制大门慢慢拉动，生锈的门轴发出咯吱声，声音虽不大，但在这寂静之处却显得十分刺耳。

门开了一道仅能容纳成年人侧身的空间，米丽亚扳着铁门低声道：“进去！”柯林依言进去后米丽亚也侧身而进。她的体形并不胖，但她那丰满的胸部却被铁门紧紧挤着，柯林暗笑，轻轻将铁门推开一些米丽亚才钻了进来。虽然天黑看不到表情，但柯林猜她的脸肯定是红的。

反手带上铁门，隐修厅内顿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两人拧亮微型手电四处照照，这里和内圣堂差不多大，也很宽敞，巨大的耶

和华雕像矗立当中，地上摆着几十个圆形坐垫。忽然柯林大惊失色，因为在其中一个坐垫上竟然跪着一个人！

这人也是一身黑色修士服，面朝耶和华长身跪立，低头双手捧在胸前，似乎正在忏悔自己的罪行。柯林险些叫出声来，吓得不敢动了。米丽亚也是一怔，但立刻就恢复了平静，她大步走到那人身旁，抬腿轻轻踢了几下，说：“喂！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叫柯林，是中国人。”

柯林彻底懵了，站在那儿疑惑地看着米丽亚。米丽亚忽然笑了：“你真是笨蛋，这是个塑像，所有的隐修厅都有一个这样的塑像！”

“是……是真的吗？”柯林说话都结巴了，他壮着胆子慢慢走到那“人”身边，用手电敲了敲他的头，果然发出的声音是实心的，从声音分辨不是木头就是石头。柯林长出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幸亏有你在这儿，否则我都不知道该逃走还是该掏枪。”

米丽亚抿嘴而笑，两人从隐修厅的小门穿出，又来到圣婴堂。这里是供奉圣婴耶稣塑像的地方。一般当地人生了孩子，大都要在这里举行洗礼仪式，同时认一名修行的男性修士做干爹，西方人称之为 **godfather**，直译就是神的父亲，神甫一词由此而来。

这圣婴堂并不大，而且奇特之处在于它是圆形的，中央有一个白色大理石雕成的圣母怀抱圣婴的雕像，雕像被安放在一个圆形水池中。

因为这修道院名气极大，来接受洗礼的婴儿络绎不绝，因此在前厅另建了一间更大的圣婴堂，这里也就被弃置不用了。

米丽亚伸手捞了一把池中水：“都说这池里装的是圣水，水位可以千年不变，而且只能由神甫用这水来涂抹婴儿的头部，别人无权触摸。可我是印第安人，从来都不信什么圣母、圣子这套欧洲人的东西，这水在我看来无非就是普通民宅中的自来水，都是蒙人的！”说完远远将水扬向远方。

柯林说：“我也不信世上有什么基督存在，我是无神论者。”

米丽亚问：“那你相信命运吗？”

柯林一愣：“命运？不知道。”

米丽亚笑了：“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又怎么认识呢？”

这话让柯林无法回答，米丽亚笑着说：“别发呆了，我们快去苦修室。”

柯林很吃惊：“去苦修室干什么？”

米丽亚说：“按地形图上的标示，这座圣法兰西斯修道院有一个地下墓穴，是专门用来安葬死去的修道士的。但地形图上并没有仔细解释墓穴入口的机关在哪儿，只画出了墓穴入口是同苦修室连通，我们只有到了那里才能找到答案。”

柯林有点泄气了：“我以为你已经知道怎么进入秘密暗道，原来还得凭运气！”

米丽亚甜甜一笑：“我相信我的运气是不错的，你也一样！”两人从角门走出圣婴堂，来到外面。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脚下是用碎石铺成的地面，高大的院墙黑沉沉的，月亮挂在半空，惨白的月光洒在院子里，两人的身影显得尤为突兀。

柯林感觉这环境有点荒凉阴森，一阵凉风吹来，他不觉连打了几个冷战。米丽亚虽然胆大经事多，但毕竟是个女孩，在这种阴森的环境里不免也有点心头发虚，脸色发白。柯林见她也如此害怕，便拍拍胸脯安慰她道：“别怕，有我在。”

他这话其实没什么用，无论从哪方面讲，在任何环境里米丽亚都胜他十倍，但女人柔弱的天性令米丽亚觉得心中暖暖的十分舒服，不觉伸手握住柯林的手，这才发现他手心里全是冷汗。米丽亚怕他心理压力过大，于是岔开话题，低声说：“说话不要太大声，这院墙外面就是中后院，院里有修士整夜值守，太大声说话会被他们发现。”柯林“哦”了声，心想怪不得，否则就可以带个绳梯一路翻墙进来，哪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周折？

两人朝对面一座石砌小楼走去，这小楼高约十米，上面也是尖顶，中央立着一根木杆，尽头还有个横杆，并有半截粗绳软软地垂下，看上去像是个绞刑架。米丽亚来到小楼门前，仍然用万能钥匙撬开双层门锁，慢慢拉开沉重的石门，从里面立刻飘出一股发霉的味道。

米丽亚捂着鼻子，低声说：“看来这里至少有十几年没人进来了。”两人闪身进去，里面是个不足十五平方米的石室，右侧有个方形门洞，里面黑黝黝的。

米丽亚说：“按地形图上说，这里应该就是地下苦修室的入口，我们进去吧！”两人用手电照着，里面是一级级的石砌台阶，一直通向地下，两人慢慢地顺台阶而下。

柯林边走边说：“苦修室是什么意思？”

米丽亚说：“苦修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种修行方式，其实就和你们东方佛教中的苦行僧差不多，说得通俗些就是自己虐待自己，让自己感到痛苦，用来体验世人的痛苦和耶稣为拯救世人所受的种种磨难。苦修室原本是修道院专门提供给愿意进行苦修的人居住的，后来却慢慢演变成监牢性质，专门处理一些犯了戒的修士。要知道修道院规矩极严，而且自古以来修道院和神学院都只受教皇的命令，连国王也无权过问，他们的权力很大。”

两人边说边往下走，里面越来越冷，拐了几个弯之后，被一扇铁门拦住去路。这铁门全是由胳膊粗的铁棍组成的栏杆，门上缠着好几道粗大的铁链，栏杆之间满是灰尘和蜘蛛网。米丽亚撬开铁链上的大铁锁，两人把缠着的铁链一圈圈解开。

柯林问：“你又会开枪，又会撬锁和看图纸，这些都是你父亲教给你的？”

米丽亚摇摇头：“我父亲可不会这些，他只会射箭打仗。我会的这些都是师傅教的，他是个打过二十年仗的特种兵。”取下铁链后，两人推开铁门进去，里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靠墙摆放着几个铁架，上面挂满各种铁制工具，有铁链、铁钩、尖刺和平头烙铁，上面沾着斑驳的暗红色，应该都是当年行刑用的工具。十几间监牢用石墙隔着，外面都用粗大的铁栏杆密封，铁栏杆上皆有一扇小铁门，有些门紧锁着，有的却大开。

两人用手电来回照了照，发现监牢里空无一物，墙角堆满了很多灰尘和蜘蛛网，地上铺着稀疏的稻草，有的墙壁上还有很多杂乱无章

的图画和字。仔细一看，墙角似乎还有暗红色的血迹。柯林说：“这里可真够可怕的，估计几百年前肯定死过很多人。到底哪个牢房是当年关押卢米埃尔大主教的呢？”

米丽亚用手电仔细一照，忽然低叫道：“你看，在这里！”过去一看，有一处房间显得特别宽大，更奇怪的是这房间并无铁门和栏杆，牢口敞开，毫无遮挡。

第十二章 隐修大主教（2）

“这是怎么回事？似乎并不像监牢。如果是监牢那外面肯定要有铁门的！”柯林道。

米丽亚对柯林的话也挺赞同：“有可能是当年看押犯人的看守们住的地方，你看，里面似乎还有个铁桌子，进去看看！”

两人走进房间，还没走到那铁桌子旁，柯林忽然觉得脚下“喀”地轻响，似乎有块石板被踩得向下沉了。他刚要张嘴，就听身后猛然响起嘎嘎的响声，巨大的声音把两人吓了一跳，连忙回头，却见一扇铁栅栏门不知什么时候从上沉下，牢牢地将房间封死。

米丽亚大惊，连忙跑过去用力向上扳铁栅栏，两人累得满头大汗，可那铁栅栏门却是丝毫不动，就跟焊死了似的。这下他们都慌了，柯林焦急地说：“这可怎么办？我们中计了，这监牢有机关！”米丽亚也没了主意，她用手电在监牢四周墙壁来回照，只见石墙上刻着很多线条，这些线条有长有短，有的垂直排列像门帘，有的呈放射状像扇子，另外还有很多圆圈被画在线条上面，旁边夹杂着一些凌乱的西班牙文字。

柯林问：“这画的是什么东西？也是什么地形图吗？”

米丽亚仔细辨认了一下，说：“这是古印加帝国的结绳文字，20世纪20年代秘鲁还有一些村庄的人认识这些文字，但现在已经失传了，没有多少人认识它。”

柯林沮丧地垂下头：“这么说是彻底没有线索了。”

米丽亚却笑了：“可我认识。”

“什么？你……你还认识结绳文字？”柯林睁大眼睛问。

米丽亚点点头：“我父亲身为印第安第一大族的首领，怎会不认识结绳文字？但他教我的不多，毕竟这种文字流传至今越来越少了，我试试看吧！”

她用手电照着墙上的字，努力辨认其内容，口中不停念诵：“黄金……你这万物之源……我完全不能抗拒你……无人能夺走……我的……我的财富……我即将成为世界之王……”

看完这面墙又去看另一面墙，柯林紧张地跟在她屁股后面，期待她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只听她继续念诵道：“我的继承者……你应该明白我的教诲……我教了你如……如何认识上帝……请帮我脱离……那双罪恶之手……”柯林兴奋得手舞足蹈：“这肯定是那大主教留下来的，当年他一定就被关押在这里！”

米丽亚也说：“应该是的。我的继承者……他的继承者又是谁呢？”

柯林信心满满地说：“肯定是指像我们这样的探宝者了！”

米丽亚却摇摇头：“不对，他所指的继承者应该是第二主教，也就是他所指定的继承大主教位置的人。”柯林反问道：“你怎么知道？”

米丽亚笑盈盈地说：“从刚才的话能看出来，这个卢米埃尔大主教也是个贪财的家伙，他当然不希望有外人插手他的黄金梦，但他身陷监牢，那时候他只能求助于人，而最值得他信任的也只有第二主教了。”

“第二主教又是谁？”柯林更是不解了。

米丽亚说：“每个修道院的大主教在上任之后，都会指定一名神甫作为他的继任者，而这个人必定是他最亲信的人。据说当年这个大主教是独身，父母早亡，无亲无故，所以我才肯定他这个继承者是第二主教，修道院地下的秘密也只有他们俩有资格知晓。”

柯林这才心悦诚服，对米丽亚更是佩服了：“米丽亚，你懂得还真多。”

米丽亚笑了：“没办法，为了帮我父亲达成伟大的心愿，我必须尽可能学会更多的知识。”

忽然柯林想起来一些事，问道：“不对，那大主教不是逃走了吗？他却又在监牢里用结绳文告诉别人救他，就算是报信也要想办法写在外面才能被人看到，写在监牢里能起什么作用？”

米丽亚皱着眉头：“说得有道理。这监牢当年肯定是戒备森严，不可能让外人进来看望囚犯，真是奇怪了。”说完，她继续思考那墙上的文字，柯林又问：“那第二主教又该怎么救他呢？”

“我正在看，别急……”米丽亚又念道，“52、67、69、27、38、68……”

柯林皱着眉：“什么乱七八糟的？”

米丽亚也面露愁容，说：“后面没有结绳文字了，就这些，可这数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她在地上来回走了一会儿，盘腿坐在地上，手托着下巴苦想。

柯林见她绞尽脑汁地思考，心想：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处处让女人打头阵、出苦力吧？怎么也得有个男人的样子！我也得干点什么不是？于是他打起精神，用手电在墙上来回搜索，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这监牢的墙壁都是用一尺见方的岩石砌成的，上面除了有那种结绳文字以外，还夹杂着一些西班牙文，但都是单词，而且彼此也连贯不上。再往屋顶上看，最角落那块方石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两个“一”字。那块方石紧挨屋顶，大约有三米高，正常人的身高肯定达不到那里，显然是踩着那张铁桌子写的，而写字的人又为什么费那么大力气写这两个“一”字呢？

柯林不免有些疑惑，问道：“米丽亚，刚才那些数字开头是什么来着？”

米丽亚说：“52、67、69……”柯林不等她说完，先以那块角落的方石为首，横着数到第五块方石，再竖着数第二块，确定了交叉的那块方石，然后他将铁桌子往墙角挪。铁桌子很沉，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吱吱声。“你在干什么？”米丽亚捂着耳朵，对此大惑不解。

柯林脸憋得通红，费力地说：“快……快帮我搬到墙角去！”米丽亚头上顶着大问号，但还是帮他把铁桌抬起，一点点地挪到墙角。柯

林站到铁桌上，双手扶着那块方石用力往下按，说来也怪，那方石“咔”地向后缩了不到一英寸，又迅速弹了回来。

米丽亚大喜：“这是怎么回事？”

柯林来了精神：“我还不能确定，再等等！”说完又在横数第六块和竖数第七块交叉的方石上按了一下，果然，那方石也缩了一英寸然后弹回。柯林又按了按别的方石，都砌得结结实实的纹丝不动，他惊喜地说：“这方石肯定是什么机关！”

聪明的米丽亚此时也看明白了：“我知道了！那些数字是坐标，按顺序将这些方石按下就行！”

柯林说：“对！没错！”

剩下的工作就好办了，两人按照墙上数字的提示，一共按了十块方石。当第十块方石弹起时，忽听房间里“轰”的一声闷响，声音不大，但却听得十分清晰。两人连忙四处张望，只见对面墙壁上似乎出现了一圈方形阴影，走近一看，原来是有个一米见方的石壁缩进了两英寸，就像一扇石门。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伸手去推，方石间互相摩擦发出哗哗声，这块石门最终被推了进去，露出一个黑洞洞的空间。两人大喜过望，米丽亚掏出手枪，仔细听了听里面并无动静，探身先钻进洞里，柯林也掏枪随后跟上。里面是一条石砌的走廊，有三米多宽，不知为什么脚下都是冰冷的积水，积水没湿鞋面，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啪啪”声，而且四周充满煤油气味，墙角处有几个脸盆大的圆洞，看样子像是排水孔。

向前走一段路之后，墙壁两侧出现一些长方形凹洞，一个紧挨一个，刚好能容一名成年人躺进，每个凹洞里都躺着一副死人枯骨。这些枯骨大多姿势相同，都是双臂在胸前交叉，有的身上还有未完全腐烂的衣服，从衣服的样式大致可以判断出是一些修道士，粗略数去起码有上百具之多。

突然看到这么多枯骨，柯林觉得有点头皮发麻、两腿打战，忙问：“哪来这么多死人骨头？够吓人的！”

第十三章 隐修大主教（3）

米丽亚仔细用手电筒照每一副枯骨，说：“看来这里就是修道士的地下墓穴。修道士和普通百姓不一样，每个修道院的地下都修有修道士墓穴，修道士死后并不是葬在墓地，而是由大主教和第二主教亲自抬着放进修道士墓穴里，这是天主教修道院的特别规矩。”

柯林明白了：“原来这主教也不好当，还得兼任搬尸工。”

米丽亚扑哧笑了：“因为这地下墓穴是十分隐蔽的地方，他人无权进入，所以就只好由主教来干这份苦差事了。”忽然从几具枯骨中钻出两三只小老鼠，它们扬头看了看柯林和米丽亚，转身迅速消失在黑暗中。米丽亚轻叫一声：“我的天，有老鼠！”

柯林撇撇嘴，很不以为然：“哪里没有老鼠？几只老鼠能吓得了你吗？”

米丽亚后退几步，轻轻嘟囔着：“我怕老鼠。”

两人继续前行。柯林手电照到地上，水面反出奇怪的彩色花纹来，柯林仔细一看，说：“你看，这水里似乎有油的成分，水面上都是油花，这里又有一股煤油味，很可能就是煤油。”刚说完，米丽亚突然站住脚步，伸出左臂示意柯林停下。柯林连忙站住，张嘴刚要说话，米丽亚又示意他别出声，侧着耳朵仔细听前方。

几分钟之后，米丽亚凑到柯林耳边说：“我听到前面有很细小的动静，但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慢慢走，脚下踩水时尽量小声，如果有人袭击就开枪。”柯林用力点头，心想我怎么什么也没听到，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顺风耳？可这里也没有风啊！但他嘴上没敢说，按她说的高抬腿、轻落地，两人步步为营，慢慢向前推进。

走了三五十米，柯林也听见有一种很奇怪的声音从前面传来，顿时停住了脚步。米丽亚见了问道：“怎么样，你也听到了吧？”

柯林点点头：“好像是一种细沙流动的声音，可这墓穴里哪来的沙子呢？”

再小心翼翼地前行了二十来米，声音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响。两人互相对视一眼，心里既疑惑又害怕。忽然前方有个小黑影一闪，两

人同时举枪后退半步，却见墙边慢慢爬出一只老鼠，这老鼠可能没见到过人，看见柯林和米丽亚也不怎么惧怕，仍旧慢吞吞地往前爬。女人天性怕老鼠，米丽亚虽然胆大却也有点发毛，连连后退。

当那只老鼠爬过柯林身边时，他飞起一脚把老鼠踢得没了影，吓得米丽亚大声说：“别惹它们，我讨厌老鼠！”这时响声越来越大，里面还夹杂着吱吱声，几乎要盖过她说话的音量。两人正在疑惑间，忽然手电光柱照到前方有一大堆黑糊糊的东西，仔细一看，两人都吓得魂不附体，只见前面爬来无数只老鼠！

这些老鼠大大小小、挤挤挨挨地爬来，有的还爬到同伙背上，堆了足有半尺多高，边爬还边吱吱叫，也不知道有多少只。两人吓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立刻回头逃跑。那些老鼠快速地向前移动，转眼间就快来到墓穴入口，柯林叫道：“快跑回监牢里把石门堵上！”可跑到尽头一看傻眼了，那石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自行堵死，与墙壁平行形成一体。米丽亚浑身发抖：“我可不想让这些该死的老鼠吃掉，怎么办？”

饶是她胆大过人，可生平最怕的就是老鼠，于是全然没了主意。柯林也吓得够戗，但他头脑在这时还算比较冷静，忽然想起墙壁上那些容纳修道士尸骨的墓穴，连忙拉着米丽亚往回跑。米丽亚吓坏了：“你干什么呀，想让我们喂老鼠吗？”

柯林也不理她，两人跑到墓穴群处，柯林将里面的尸骨拽出来扔掉，告诉米丽亚：“快躺进去，快！”米丽亚恍然大悟，恨自己怕老鼠怕得脑袋都锈住了，连忙钻进墓穴躺下。这时鼠群已经距离柯林不到两米，柯林也用最快速度钻到和米丽亚平行的另外一个墓穴里躺下，两人头对着头，中间只隔一块方石的距离，连大气也不敢出。鼠群很快爬了过来，纷纷经过两人藏身的墓穴。这些墓穴距离地面不足一米，而老鼠数量极多，堆堆叠叠几乎有半米高，更有几只身强力壮的硕鼠居然爬进米丽亚藏身的墓穴中，吓得米丽亚惊恐万状，忙不迭地用手电筒去砸老鼠，没想到用力过猛，上半身一滑竟从墓穴里掉下来。

眼看着她就要栽进半米深的鼠群中，米丽亚大声惨叫，柯林见她头朝下即将掉出来，连忙伸手去抓。可米丽亚双手已经落到鼠群里，正摸到软乎乎的老鼠身上，她虽然是女性，从小性格坚强独立，又受过专业训练，按理说胆子和能耐不亚于任何一个男人，但她小时候被老鼠咬过，再加上女人天性怕鼠，于是吓得双手乱拍，惨叫着大哭。柯林早就看在眼里，他一伸手没抓到米丽亚的胳膊，情急中一把揪住她满头长长的卷发拽起来。米丽亚早就吓得半死，还有两只老鼠顺势爬到她身上，她挥舞着双手扳住柯林的手臂，好在她双腿还在墓穴里，腰部用力一挺，身体终于又钻进墓穴。

鼠群继续前进，巨大的吱吱声混杂在一起，汇成一种十分恐怖的声响。米丽亚躺在墓穴中尽量将身体往里挪，脑袋埋在双臂间不敢抬头。不时有几只老鼠踩着同伴的身体爬进墓穴，柯林用手电照去，这墓穴里长年不见光亮，老鼠猛见手电的强光吓得连忙跑开。

这浩浩荡荡的鼠群队伍足有十几米长，粗略估计少说也有几万只，手电光束照去，只见一个个肥硕的老鼠屁股紧挨着、扭动着，景象颇为壮观。柯林看了看米丽亚，她把头埋在胳膊里，浑身颤抖着连头都不敢抬。鼠群刚爬走，柯林一骨碌跳下来拉着米丽亚：“快走，老鼠过去了！”

可米丽亚死死地捂住脑袋，说什么也不愿动弹。柯林怕那些老鼠再杀个回马枪，不由分说地将米丽亚硬拉下来，米丽亚紧紧抱着柯林，眼泪流个不停。柯林用力晃她：“快别哭了，不然那群老鼠又该回来看你了！”这句话还真管用，米丽亚马上清醒过来，乖乖跟着柯林向前跑去。两只手电的光束在黑暗中来回摇曳，脚下的积水四处飞溅，跑了有一百多米远。这地下墓穴的空气本就稀薄，两人都感到有些呼吸困难，于是停下来弯腰喘气。米丽亚边喘边说：“那些死、死老鼠不会回来了吧？”

柯林用手电往回照了照：“不知道，它们可能是回窝去了。那墙角里不是有几个脸盆大的洞吗？也许就是它们的家。别害怕。”

话音刚落，米丽亚脸色大变，直起腰竖起耳朵仔细听着，柯林忙问：“又怎么了？”

米丽亚声音发颤地说：“我好像、好像又听到声音了！”

柯林安慰她道：“你是精神过敏。小时候被老鼠咬过吧？我看你天不怕地不怕，怎么这么怕老鼠呢？”米丽亚惊魂未定，她定了定神说：“最好是听错了。我小时候真被老鼠咬过一次，吓了个半死，所以我最怕老鼠了！”

两人相互搀扶着慢慢往前走，忽然柯林耳朵一动：“我好像也听到什么声音似的……”刚说完，只听细沙声越来越近，柯林脸色大变，“不是那群老鼠又回来了吧？”

正说着，远远射出的手电光束里出现了东西，有一些黑黑的物体在蠕动，米丽亚大叫：“还是那群老鼠，我的天哪！”两人边退边跑，可鼠群爬得不比他们慢，转眼间已经离两人不足十米远。

手电照到前方不到三十米处，却见被墙壁堵死，已经无路可走。米丽亚尖叫着举枪就射，震耳的枪声响起，耀眼的火舌在黑暗中蹿出老长，子弹打进鼠群，几只老鼠翻滚着被鼠群淹没，而大部队仍然义无反顾地向前冲来。柯林也连开几枪，至多不过是多打死几只老鼠而已，根本无济于事。

老鼠虽然身体不足二十公分，但几万只聚在一起就不同了，这股力量别说是两个人，就算是狮子老虎也照样逃不了被吃光的命运。米丽亚有些绝望，不禁大声哭道：“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柯林也有点手足无措，他想了想，大声说：“一口气冲到修道士墓穴那里！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吧？”可米丽亚连连摇头：“不！我才不去踩那些该死的老鼠！我死也不去！”

柯林抓着她的胳膊大喊：“保命要紧，如果你不去就会被吃掉！”米丽亚根本不听他的，挣开柯林的手继续向死路那边疯跑。柯林连忙去追，转眼就跑到了走廊尽头。柯林用力捶了捶墙壁，是实心的，显然墙那边并没有空间。米丽亚哭着靠在墙上，身体渐渐瘫倒。

忽然柯林手电照到侧面墙上有处长条形的黑洞，他过去一看，似乎有扇石门从上而下没有落到底。他将手电咬在嘴里，蹲下双手用力往上扳石门，石门很沉重，但也慢慢地被柯林扳得向上滑动。米丽亚泪眼蒙眬，见柯林在墙边不知道在做什么，她支撑着起身走过去，也帮他向上扳石门。

终于石门下的空间可容一人钻过，两人连忙趴着爬进去。外面鼠群的声音已经到了近前，几只动作快的老鼠甚至已经从石门下爬了进来，柯林连忙将它们踢出去，这时就听“轰”的一声，石门忽然自行落下，死死堵住出口。

第十四章 隐修大主教（4）

两人靠在石门上大口喘气，从外面还隐隐传来流沙的声音。

过了好半天，米丽亚才颤抖着说：“老鼠进不来了吧？”

柯林搂着她肩膀笑道：“老鼠肯定是进不来了，除非你还想出去。”

“我才不想出去，我宁愿自杀！”米丽亚惊魂未定。柯林用手电照了照四周，原来这是一间石室，不足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墙边放着两排大书架，上面落满灰尘，如果不是有几本书露在外面，几乎看不出是书架。另外还有一张木桌，桌前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身上的衣服快要烂光了，只剩一副骨架。墙角放着只大坛子，从里面传出一股淡淡的香辛料气味，石室并没有其他出口。

“这是什么地方？”米丽亚问道。

柯林看了看石室的陈设，说：“好像是间书房，你看，那边有书架，这里还有桌椅。”两人壮着胆子走近桌子，只见那副骨架早已呈灰色，看样子那人至少死了几百年，头上罩着和衣服相连的大巾帽，骷髅头上两只空洞的大眼眶不知在瞪着谁，两排牙齿更狰狞可怖。巾帽上挂满灰网，在空中微微飘动。

这尸骨斜坐在椅子上，木椅的其中一条腿已经腐烂断掉，尸骨和椅子歪着，似乎轻轻一碰就会坍塌。尸骨左臂放在桌上，四根指骨中虚握着一卷东西，只有食指的指骨斜上直伸；右臂横着伸出，食指骨直指着对面的墙壁。桌上摆着两摞厚书，还有一个墨水瓶，里面插

着鹅毛笔。所有这些东西都呈黑灰色，上面落满灰尘和蛛网。桌边的墙上挂着一只油灯，里面全是灰泥。

米丽亚似乎除了老鼠什么都不怕，她用手电筒在尸骨上来回照了几下，忽然叫道：“你看，这尸骨脖子上挂着项链！”

柯林大着胆子凑近一看，果然见尸骨项上挂着一串灰突突的东西，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米丽亚将手枪插在皮带上，从腿边伸出匕首挑起那串东西，从骷髅头上摘下。

她朝项链吹了几口气，灰尘飞了柯林一脸，他连忙闭眼咳嗽。米丽亚笑着说：“你看，这项链不觉得很熟悉吗？”柯林看了看，挠着头皮说：“好像和我俩脖子上的项链有点像……”

米丽亚用手电托起项坠：“这项坠是枚十字架。项链是纯银的，时间长了银会发生氧化，所以变成灰黑色。”柯林说：“这么说，这个死人也是一名修道士了？”

米丽亚又发现尸骨的右指骨上还套着一枚戒指，她“咔嚓”一下掰断尸骨的小指骨，将戒指取下来，脸上毫无惧意。柯林看着她，自言自语地说：“你可真奇怪，连死人都不怕，却怕老鼠！”

米丽亚笑了：“死人是不会动的。”

柯林说：“那狮子老虎你怕吗？”

米丽亚摇摇头：“我亲手杀死过两只美洲虎，你相信吗？”柯林张大嘴说不出话。

米丽亚用力擦了擦那只戒指，说：“这戒指是纯银镶嵌紫水晶，在天主教中，只有主教级别的人才能够佩戴紫水晶戒指。”

柯林眼睛一亮，说：“你的意思是……”

米丽亚哈哈大笑：“这尸骨就是当年圣法兰西斯修道院的首脑——卢米埃尔大主教！”

此言一出，柯林也是大喜：“这下我明白了！当年这个卢米埃尔大主教在监牢里趁人不备，从秘密暗道逃进修道士墓穴，对吧？”

米丽亚得意地说：“没错！当年他被皮萨罗严刑拷打，只剩下半条命，逃进墓穴之前在监牢墙上留下记号，想让第二主教去营救他，可没等到那一天就死在这儿了。”

“哈哈，这么说他并没有逃出修道院？”柯林笑着问。

米丽亚点点头：“修道士监牢只有一个出口，被皮萨罗重兵把守，别说他是大主教，就连只老鼠想出来也很难，他当然逃不出去了！”

柯林说：“看来我们手里那份地形图是唯一的，否则如果还有人知道这修道院的地下秘密，这里早就被别人发现了。”

米丽亚感慨万分：“地形图几百年来一直被皮萨罗的后人保管，幸好他们没有机会来秘鲁，这座修道院几百年来一直被当地人严加看守，他们就是想来也没什么机会。时间流逝，修道院地下秘道的事情渐渐被人们淡忘，也就不再看管它了，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到这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你相信吗，柯？”

柯林笑而不答。米丽亚伸手欲碰卢米埃尔右手指骨握着的那卷东西，中途又缩回来了，似乎犹豫不决。柯林问：“怎么了？这很可能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黄金城羊皮地图啊！我帮你拿！”

却没想到米丽亚“啪”地打了他手背一下，打得相当重，柯林缩回手连甩几下，心想，发什么神经，用这么大劲儿干吗？

只见米丽亚稳了稳心神，颤抖着伸出手去，拇指和食指轻轻夹住那卷东西，再轻轻抽出来。慢慢地展开仔细看，原来是张羊皮地图。幸好地图是用羊皮制成的，又被硝制过，否则几百年也早烂掉了，即使这样，羊皮地图也是残破不堪，上面的图案也不太好辨认。

看着看着，她捧地图的双手开始不停颤抖，紧闭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柯林见她又激动了，连忙说：“米丽亚，现在不是激动的时候。东西已经拿到，我们得想办法快点逃出去，你说对吗？”

米丽亚慢慢睁开眼睛，朝柯林甜甜一笑，凑上去给了他深深一吻，柯林脸腾地红了。又见米丽亚从腰间掏出一个精致的金属轴，这金属轴有点像单筒望远镜，轴身分成几节，可以伸长或缩短，她用手掌量了下半羊皮地图的长度，将金属轴调整好，旋开轴口把羊皮地图轻轻塞

进去再拧紧，看来这金属轴就是专门为装这羊皮地图而设计的。她收好金属轴，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项重要使命。柯林用手电仔细在石室中搜寻能出去的线索，只是这石室空间不大，摆设又少得可怜，他看到石门附近的那只大坛子，走过去用手电照了照坛口，里面装着些碎树皮似的东西，还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

米丽亚说：“不用照了，闻气味就知道是红树皮。”

柯林问：“什么是红树皮？”

米丽亚说：“就是南美红树的树皮，剥下来后晾干可用来驱鼠。老鼠什么都吃，就是不敢吃南美红树，也算是相生相克吧。”

“哦，原来这坛子是用来在石室里驱老鼠的！可外面老鼠那么多，光这一坛子红树皮就够用了？还真是不可思议！”柯林赞叹地说。

米丽亚道：“几百年前这地下墓穴肯定没有这么多该死的老鼠，只是后来发生战争，修道院被血洗，第二主教也身亡，再加上地形图丢失，这里就再没人来了，老鼠越繁殖越多……算了，不提那些老鼠了，一提起来我就害怕！”柯林嘿嘿笑着，看到墙角那两大排书架，他心中一动，走过去用力去推书架，却没想到木制的书架已经有些腐烂，这一推不要紧，只听哗啦一声大响，书架塌方，所有的厚书连灰带土都砸下来，柯林抱着脑袋跳开，几百本书散落一地。

米丽亚跳到屋角问：“你在干什么？”

柯林跨过书堆，仔细看了看书架后面的墙壁，什么发现也没有，墙壁后面也是实心的，他沮丧地说：“我以为这书架后面也和扎韦斯的灯具室一样有暗门呢，结果空喜欢一场。”

这番话逗得米丽亚大笑起来：“我亲爱的柯林真是聪明，连这个都学会了！”

柯林沮丧地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用带来的塑胶炸药将石门炸开，然后再把监牢暗门炸坏，想办法冲出去！”

米丽亚却立刻反对：“我说什么也不想再见到那群该死的老鼠了，除非你杀了我，否则没门！”

这下柯林无奈极了，真是进也不是退也没门。两人边在石室里来回踱步边冥思苦想，石室里空气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柯林着急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不然就得困死在这儿了！”说完他走到桌边，对着卢米埃尔的尸骨说：“我说大主教，你虽然死了，但也算死得有价值，你就不能再发发善心，指给我们一条逃出去的路吗？到时候我一定给你多烧点纸钱，让你在地狱里也有钱花。”

米丽亚见他古里古怪的，就问：“什么烧纸钱？纸钱是什么东西？”

柯林扑哧笑了：“你不懂，烧纸钱是我们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把死者生前最喜欢的东西用纸做个假的然后烧掉，这样死者就能在地狱里收到真的东西。”

“你们中国人怪习惯还真多，怪不得都说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度。”米丽亚双手一摊。忽然，她的目光停留在卢米埃尔那只左臂上，只见那只剩下骨头的左臂伸得笔直，直直地指着对面的墙壁。

这时柯林也注意到了卢米埃尔的左臂骨，他心想：这家伙临死前直指墙壁，应该不太可能是无意的。米丽亚来回看了看，慢慢走到那面墙边，用力捶了捶墙壁，后面显然也是实心的，她长叹一声：“这墙壁是死的，后面没有东西。”说完身体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上。

这时柯林又注意到卢米埃尔的左手掌，他的手掌有四根指骨是虚握的，只有食指向上直伸，姿势很奇怪。顺着食指骨的方向往上看，刚好指着墙上挂着的那盏油灯。柯林暗想：难道这油灯有什么古怪？还是卢米埃尔临死前给出的一种暗示？

他慢慢走到桌边，伸手摸了摸那盏油灯，忽然脚下一滑身体靠在木桌上，那木桌经过几百年已经烂得不行，被柯林这么一靠再也支撑不住，整张桌子哗啦啦倒掉。卢米埃尔的尸骨连同椅子也朽塌下去，转眼就变成了一堆烂物，扬起滚滚灰尘。

米丽亚心烦意乱，大声道：“你又在搞什么鬼？”

柯林撇撇嘴：“塌掉就塌掉，反正都已经是死人了。”说完他把那盏油灯用力一扳，却丝毫没动，再左右扳扳也没什么反应。

米丽亚笑着说：“你要把它弄下来当火种吗？”

柯林心里狐疑，看来这油灯并无古怪，是自己多心了。气愤之下他用力向外一拽，没想到油灯居然被拉出一截。

第十五章 隐修大主教（5）

油灯后面的墙壁里立刻发出吱吱响动，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紧接着脚底下又响起轰轰几声闷响，音量也大了许多。随即从对面墙壁里传来轧轧的声响，似乎里面有齿轮机关转动，这声音就大多了，震得地面也跟着微微颤动，吓得米丽亚一骨碌爬起，警觉地用枪指着墙壁，问：“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柯林也傻眼了：“我也不知道，咱们小心！”

话刚说完，就听那面墙壁开始震动，一扇石门缓缓下降，露出黑洞洞的空间来。两人又惊又喜，米丽亚说：“太好了，原来这油灯真是机关！”

柯林得意地说：“我这鬼搞得还算有用吧？”两人用手电照了照石门后的空间，里面像是一条地下水道，柯林探头探脑地说，“好像是地下排水沟。”

米丽亚说：“当然不是，利马素称无雨之都，全城没有一条下水通道。这条通道应该是当年修建者预留的紧急逃生之路，就是以防万一用的。我们走吧！”两人走进通道。

通道里冷飕飕的，脚下积水也更深，约有半尺高，已经没到小腿肚子左右，而且煤油味更浓，水面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反着七彩的油光。柯林奇怪地问道：“怎么这么大的煤油味？”

米丽亚深思了一会儿，说：“可能这地下有煤油层，通过地下水渗透进来。”

忽听前方水声扑扑响，居然有只小老鼠游了过来，见到两人手电光照射，连忙一晃小脑袋转头游走了。米丽亚立刻靠近柯林，紧张地说：“怎么又有老鼠来了？讨厌！”

柯林忙安抚道：“没事，这里有积水，老鼠不可能大量涌过来，就算有也是少数。”正说着，前方拐过一个小弯，墙边有个大洞，洞里积了一半水，几十只老鼠正紧紧挨挨地从洞里游出来。

米丽亚开始害怕了：“老鼠又来了，我们快跑吧！”

两人不敢耽误，脚步加快继续前进，越走水越深，到后来几乎快到大腿根了。却听身后吱吱乱响，柯林回头一照顿时大惊，只见从洞里突然涌出大量老鼠。这些老鼠似乎嗅到了人的气味，争先恐后地从洞里爬出，速度极快，就跟井喷似的狂奔而出，疯狂地朝两人涌来。

两人都吓傻了，米丽亚大叫着跑开，柯林紧跟在后面喊道：“等等我，等我一会儿！”米丽亚早吓破了胆，哪还顾得上等他？按理说，老鼠跑得再快也没有人快，但这通道里积水较深，跑起来很有些阻力，而老鼠水性很好，游得反而比人快，转眼间就快追上了。

米丽亚惊恐万状，大叫：“怎么办？怎么办啊？”

柯林转身双腿轮流去踢老鼠，踢得水花四溅，可老鼠们毫无惧色，仍旧向前涌。柯林大叫：“快把塑胶炸药拿出来，贴在墙壁上引爆！”

一语惊醒梦中人，米丽亚手忙脚乱地取出一块塑胶炸药，撕下贴条按在墙上。两人跑出十几米后，脚下就已经被鼠群包围。这些老鼠长年待在阴暗潮湿的地下通道里，几乎没有食物，全靠喝积水中的煤油和残食同类繁殖，现在见到了活生生的动物，都拼了命地想要开荤，疯狂地向两人身上窜爬。

米丽亚吓得眼泪横流，连忙去扑落身上的老鼠，柯林大叫：“快……快开枪打炸药，快！”可米丽亚早被老鼠吓得失去理智，根本不理柯林的话，柯林一咬牙，掏出手枪用手电光照着那块塑胶炸药就开枪。他从没开过枪，虽然被米丽亚突击培训过射击，但那也是临时抱佛脚，枪法之烂可想而知，一连开了数枪也打不到目标，但震耳的枪声和火苗却也吓跑了很多老鼠。

他冲米丽亚狂喊：“快动手啊，要不我们都完了！”米丽亚身上的老鼠跑了不少，她稍微平静一下，终于回过神来，掏出手枪，同时用力扯破衣襟弄成小布球塞在耳朵里。柯林也依法将耳朵堵住，用手电照着目标，米丽亚瞄准就射。她的枪法比柯林高得多，第二枪就打中了目标，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团亮球闪过，气浪在狭窄的通道中急速膨胀，瞬间就把两人顶翻，同时水面上燃起一层火光。

原来这里的确有煤油层，长年累月地渗透到地下水里，炸药爆炸时的火苗引燃了水面上的油层，火在水面上迅速蔓延。老鼠和所有动物一样天性怕火，这下都争先恐后地朝两边躲，有的甚至爬上了墙，可水面上到处都是火，老鼠被烧得吱哇乱叫，顿时通道里焦臭味四起，让人闻之欲呕。

两人从水中爬起来，只觉天旋地转，耳朵里隐隐作痛，如果不是耳朵里塞着布球，刚才那股巨大的气浪恐怕早把耳膜震穿了。火苗烧着了两人的衣服，柯林连忙去给她身上灭火，并大叫：“小心你身上的炸药！”米丽亚见前方有个拐弯，她掏出炸药大声说：“这里火太大了，炸药太危险，快跑到那拐角，我把炸药扔出去！”忍着痛跑到隧道拐弯处，米丽亚把剩下的两块塑胶炸药用力扔出，然后两人没命地朝拐弯另一面跑去，跑出不到二十米远都顺势钻进水里。

又听“轰、轰”两声巨响，一股热浪带着火光从水面直冲过来，巨大的水压冲击令柯林觉得那一瞬间大脑都快被压扁了，十分难受。

十几秒钟之后两人露出水面，火还在水面烧着，又坚持跑了十几米却发现前面是堵死的，并没有路了。米丽亚取出耳朵里的布球，喊道：“怎么没有路？这不可能！”

柯林大声道：“出口肯定在后面那个大洞里，就是爬出老鼠的那个洞！”

米丽亚连连摇头：“我才不去钻那个洞！”

柯林一把抱住她死命往回拖，边拖边说：“这里空气本来就少，现在又着火，不一会儿我们就得窒息而死。听我的，快回去！”

两人退回到拐弯处时，却发现墙壁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大洞，原来刚才那两块塑胶炸药把墙壁轰出了一个缺口，大量的水从缺口里喷涌而出，白花花的水浪十分显眼，声音震天。米丽亚大喜：“我们有救了！”柯林大惑不解：“什么有救了？”

米丽亚说：“这缺口往外大量喷水，说明它是同河水连通的。那地形图我仔细研究过，地下墓穴延伸出近百米，刚好处在苏尔科河附

近。刚才我就怀疑这里与河床相连，现在可以确定，这个缺口肯定与苏尔科河的地下水道相通，我们快钻进去！”说完就往缺口里钻。

柯林有点发憊：“可我不太会游泳啊！”

米丽亚说：“你拉着我的脚，深吸一口气，如果支撑不住了就摇我的脚！”两人深呼吸几次，把手电插在腰间，猛吸了一大口气，先后钻进缺口。

缺口正向外喷水，两人顶着水压往里钻，好容易才钻到深处，水流减缓了很多。柯林抓着米丽亚的脚脖子奋力向前游，这水道弯弯曲曲，也不知尽头在哪儿。游了两三分钟，柯林有点支撑不住了，憋得脸胀耳鸣、直吐水泡，实在无法坚持，于是用力摇了摇米丽亚的脚，米丽亚回过身来，把嘴对着他的嘴往里送了一大口空气。

原来米丽亚自幼在亚马孙河流域长大，水性非常好，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延长潜水时间。她先将肺里吸满空气，再鼓着腮多含一大口，如果到时候实在坚持不了，就用鼻子送出肺内的浊气，再把腮里存的那口空气吸进去，这样就能多坚持一会儿。以她的水性，完全能潜水近十分钟，因此这口空气也没用上，就先给了柯林。柯林吸了她的这口救命之气，感觉好多了，米丽亚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坚持。柯林又跟着她游了两分钟左右，忽然水温变暖，同时一股吸力把两人往上吸去。正当柯林心里打鼓的时候，忽听哗啦一声，感觉四周一阵清凉，大脑顿时轻松了很多，原来已经到了水面上。

柯林早就坚持不住了，连忙大口呼吸，从鼻孔里往外呛水，两眼昏花什么也看不见，耳朵一个劲地嗡嗡乱叫，好像有几百只蜜蜂在脑子里同时飞舞。听得米丽亚在身边纵声大笑，他咳嗽一阵，喘着气问：“我……我们没……没死吧？”

米丽亚笑道：“我们不但没死，还活得很好！”这时柯林才渐渐能看清东西，见自己处在一条河的河面上，周围都是岩石和枯树，月光静静地照在河面上。

柯林说：“你那……金属轴还在吧？”米丽亚连忙伸手去摸腰带，接着脸色突变，面如死灰。柯林心里一沉，“怎么，金属轴丢了？掉到水里了吗？”

却见米丽亚哈哈大笑，右手伸出水面，手里紧握着那只金属轴。柯林气得推了她一把：“你还有心情开玩笑？真是没办法！”米丽亚见他上了当，很是得意。

柯林担心地问：“地图会不会进水？”

米丽亚说：“这金属轴是特制的，绝不会进水。”突然她猛地搂住柯林。两人相处许久，又刚在一起经历了不少艰险，现在都觉得心情无比兴奋，于是狂吻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

吻了好一阵子，米丽亚的嘴唇才离开柯林。她含情脉脉地看着柯林，说：“亲爱的柯，我相信你就是神赐给我的那个人，帮助我实现了我们族人的伟大愿望。”

柯林却“哼”了声，假装皱着眉说：“你的愿望算是达到了，可我的罪名还没洗清，怎么办？”

米丽亚咯咯娇笑：“这么凉的河水还没洗干净你的身体吗？那要不要再洗一洗？”说完她往柯林头上撩水，柯林哭笑不得，只能左躲右闪。

这时河边开过一辆汽车，灯光从河面上缓缓掠过，两人怕被看见连忙沉入河里，等汽车开远后才冒出头来。米丽亚说：“快上岸离开这里，我们的汽艇还在码头呢！”

两人上岸后先拧了拧衣服，然后用河水洗了洗脸。刚才在地下墓穴被火烧得修士服残破不堪、头发焦黄，脸上也被烟熏黑，样子十分狼狈。米丽亚指着柯林哈哈大笑，柯林怒道：“还敢笑我，看你的模样，比我还难看十倍！”

第十六章 隐修大主教（6）

两人边斗嘴边脱掉修士服，露出里面穿的半袖背心和牛仔裤，虽然也又脏又破，但总比修士服强。米丽亚将金属轴收进口袋，再把手枪别在腰带上，两人开始顺着河边往东走。

走了很久才看到一辆白色雪佛兰汽车，连忙上前拦住。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人，他见是两个青年男女拦车，又在大半夜，不觉心中狐疑，警觉地问两人有什么事。米丽亚装着可怜巴巴地说：“我们是库斯科的居民，到利马旅游正往家走，可半路上遇到了劫匪，身上的钱和汽车都被抢走了。没办法只好求您帮个忙，送我们到库斯科去，我们会重重酬谢你的！”

秃顶男人看了看手表：半夜 12 点 25 分。他刚从朋友家喝酒回来，却没想到遇上这么一对男女，还要去库斯科。他想了想说：“不好意思，虽然我很同情你们，但我马上就要回家，恐怕是不能帮你们了！”

米丽亚又连连哀求，秃顶男人摇摇头：“不行不行，到库斯科至少要行驶四五个小时，路途太远，我绝对不会去的。”

米丽亚又恳求了一会儿，见这人态度坚决，忽然她脸色一变，从后腰掏出手枪对着他喝道：“给我滚下去！”这人见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早吓得魂不附体，连滚带爬地下了车。米丽亚和柯林钻进车里，米丽亚一推挡杆发动汽车，只听那人在身后大骂：“你们两个强盗，被上帝诅咒的恶人！我要报警抓你们……”骂声渐行渐远。柯林有点紧张：“那司机要是报警我们就麻烦了，我看你还是把车还给他吧！”

“不会的！现在是半夜，就算他报了警，那些懒家伙也不会马上就来查，明天天亮之前，我们已经到库斯科了，哈哈！”米丽亚边开车边笑。柯林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因为抢车毕竟是违法行为。米丽亚似乎看出他的心思，说：“我只是抢了部车而已，又没伤害他，为了印第安的利益，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

柯林却不太高兴：“那如果要你必须杀掉我呢，你愿意做吗？”

米丽亚立刻回答：“如果必须那样的话，我当然要下手。”柯林默不作声，米丽亚脸有些红，又说：“笨蛋，不会有人逼迫我杀你的，除非是真神来到人间。”

柯林笑了：“这还差不多。”

米丽亚笑道：“你到过库斯科吗？”

柯林摇摇头：“我来利马半年多，几乎连城也没出过，一直在利贝尔电气公司上班。工作很忙，也没时间旅游。”米丽亚说：“我们认识这么多天，还不知道你为什么从中国来秘鲁。你的西班牙语说得还不错，来利马几年了？能给我讲讲你的家庭吗？”

柯林把头靠在椅背上：“我家在中国北方一个叫沧州的城市，家里有父母，我还没结婚，家里也没什么钱。本来想到外国打工多赚点钱，好回家买所大房子娶老婆。于是我东挪西凑地借了点钱，出国来到利马的利贝尔电气公司做图纸设计工作。当初说的是六个月算一次薪水，可没想到半年到了他们就借故把我给开除了。我找了利马一些机构也没什么用，于是就到加尔西亚旅馆去，想先住几天再慢慢要钱，结果就碰上了你说的那个该死的费尔南多，无意中错拿了他的可乐罐，才落得现在这样。”

米丽亚笑了：“看来这才是真神的安排。如果你没有错拿可乐罐，它早就落在卡拉诺玛手里，恐怕我父亲永远也看不到黄金城。”

柯林闭上眼睛：“我宁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大不了我的钱不要，回中国去继续生活。现在可好，惹了一身官司，还要跟你到处去拼命。——对了，我们去库斯科干什么？”他睁开眼睛直起腰。

米丽亚故意神秘一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总之我不会害你的。我说过要帮你洗刷清白，一定会亲手抓到卡拉诺玛，到时候你就自由了。你别忘了，只有我能帮你！”

柯林很沮丧地闭着眼睛朝后靠去，米丽亚说：“很困了吧？你先在车上睡一会儿，明天到了库斯科我会叫你。”柯林还真是疲劳至极，让她这么一说，立刻觉得连眼皮都睁不开了，说道：“那你不困吗？”

米丽亚摇摇头：“我受过专门训练，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你就放心睡吧！”

柯林“哦”了声，叹了口气：“可怜的薇玛，她死得太冤了，心肠那么好的女孩……她也算是因我而死，不知道她在天堂里会不会恨我。”

米丽亚一侧头，欲言又止。柯林心情十分低落，又困又累，渐渐在汽车行驶中睡去。

不知睡了多久，柯林突然被人晃醒，他从睡梦里睁开发酸的眼睛，看了看表，十二点五十分，才睡了不到半个小时。他揉着眼睛问：“怎……怎么了？”

“前面桥头好像有警察巡查，如果问起你就说我们是夫妻，别的不要多讲，看我眼色行事。听懂了没有？”米丽亚显得很镇定，柯林却吓得够戗，远远看见前方路口有辆闪着顶灯的警车横在路中央。

他说：“那……那我们往回开吧，或者走别的路行吗？”

米丽亚边开车边说：“我都不害怕，你又怕什么？”柯林心里怕的不只是被警察抓住，他隐隐担心如果冲突起来她会用极端手段对付警察。

转眼间车已经开上了桥，桥下河水平缓流淌。面前的这辆警车刚好横在这座桥上，车顶条状三色警灯不停闪烁，耀眼的灯光在车辆和路边的树上来回照射。两个身穿深蓝色半袖警服的警察一前一后站在路中央，冷冷地看着这辆白色雪佛兰轿车。

其中一名警察走到驾驶室旁，敲了敲车窗说：“请熄火下车拔下钥匙，然后出示身份证和驾驶证。”米丽亚并没有开车门，她将车窗摇下一半，笑嘻嘻地说：“警察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我们还要连夜赶着回家呢。”

这个警察棕色皮肤，身体强壮，看来也有印第安血统，警服前臂挂有盾形警徽和银色双箭头标志，左侧皮带上别着无线对讲机和钥匙，右侧则拴着枪套、弹匣套和手铐，看来是警察局的治安巡警。他冷笑一声，说：“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

米丽亚看了看柯林，说：“我们是万卡韦利卡人，白天来利马旅游，玩得太晚了，今晚想连夜赶回去。怎么，有问题吗？”

那警察看了看柯林，问：“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你呢？”

米丽亚：“他叫皮亚诺，是我丈夫。我叫克丽蒂。”

警察：“出示你的身份证件。”

米丽亚笑了：“我们只是想用一天的时间来利马玩玩，忘了带证件。亲爱的警察先生，你不会怀疑我们是坏人吧？”

这名警察一听他们没有证件，又见两人衣服脏破，心中立刻起了疑，板起脸说：“利马这几天发生多起凶杀案，我们正在盘查可疑人物。快下车，我要搜你们的身！”

米丽亚无奈只得和柯林下了车，两名警察用手电仔细搜了这辆车，没发现什么可疑东西，转回头又要搜身。米丽亚假装生气：“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能搜女人的身体？”

警察面无表情：“我们只是在执行公务，请你们配合一下！”

米丽亚心中狐疑，别说是普通凶杀案，就是两年前恐怖分子大肆捣乱时，警察也没有大半夜出来拦路巡查过。她一伸手：“搜身可以，但我要先看看你们的证件！”

这名警察笑着摇了摇头，和另外那名警察交换了眼色，摘下皮带上的警徽递给她。米丽亚拿过一看：黑色的对折皮夹，外嵌银色金属盾牌警徽，里面是警官证，上有照片和各种明细。

看了半天，米丽亚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妥，她眼珠一转，笑着问：“请问你们是哪个警局的探员？”这警察指了指皮带上挂着的警徽证件说：“我们是利马第四警察署的巡警。”

米丽亚假装恍然大悟，道：“原来是利马第四警察署！太巧了，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和你们卡特副警长共进的午餐。他也出来巡查了吗，他在哪儿？”

这警察微微一怔，随即笑了笑：“卡特副警长哪能出来巡查路口？你就别套近乎了，快把手举起来，我要搜身！”米丽亚把脸一沉：“你

们非要搜也没办法，但我得先给卡特副警长打个电话，让他们的下属今后对女士态度好点！”说完把手伸向牛仔裤口袋假装掏手机。

这警察脸色一变，连忙阻止：“卡特副警长现在已经睡觉，你就不要打扰他了，要打明天再打！”这时另一个警察解下手铐说：“你们没有带证件，按规定我要先将你们送交警察局例行检查，明天早上你们就可以回家。”

第十七章 隐修大主教（7）

说完这些，警察上来就要铐米丽亚。柯林再也忍不住了，上前伸手一挡：“警察先生，我们只是没有带证件而已，就算跟你们回警局，也不一定要用手铐吧？”

这名警察面无表情地说：“这是我们今天接到的新规定，情况特殊，但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们一根头发。”这名警察左手抓柯林的右臂，扬手铐就要铐他手腕。忽然米丽亚在身后一推柯林，闪电般地抓住警察手中的手铐往上一提，同时右掌由下至上猛击他的鼻梁，那警察一声闷哼，顿时鼻骨折断，断裂的鼻骨被顶进脑中刺入大脑，他连叫都来不及，身体“扑通”一声栽倒。

这事情发生也就两三秒钟，先前那个警察见状大惊，立刻去掏右侧皮带上的枪。米丽亚也没转身，顺势后踢一脚蹬他面门，这个警察显然有两下子，脑袋往后一仰躲了过去，右手已经将枪从枪套中拽了出来，抬手就要开火。米丽亚背对着他，耳边听到枪机保险拨动的声音，心中暗叫不好！

柯林见米丽亚转眼就将那名警察打倒，心中一惊，暗恨她不应该对警察下狠手，可现在看到另一个警察已经掏出手枪，他也没多想，扑上去猛地抓住枪身用力往上扳。这个警察抬左膝盖击在柯林小腹，柯林疼得大叫，感觉肠子似乎都断了，但双手仍然死死抓住枪没有松开，警察下意识地开了一枪。

砰！

巨大的枪声在寂静夜空显得十分震耳，这个警察抡左拳猛击柯林的右耳，但米丽亚已经冲了上来，她右手格挡警察的左拳，左腿猛踢他的下身。

警察见这名漂亮的小姐身手十分了得，也不敢大意，索性右手松开手枪，身体向后一撤，大声喝道：“你敢攻击警察！”

米丽亚嘿嘿冷笑着伸手到后腰去掏枪。这个警察飞身上前去掐她脖子，米丽亚一低头，警察左掌如刀正砍在她肩膀上，疼得米丽亚眼前一黑，不免叫出声来，肩膀似乎要断掉。

警察见一击得手，又抬腿去踢米丽亚面门，米丽亚不等他的脚抬起，左拳如风已经捣在他小肚子上。这一拳用了全力，打得警察身体弓曲。米丽亚想顺势用右掌击他的鼻梁，可警察已经有了提防，伸右手抓住了她胳膊用力往后扳，米丽亚大叫，肩关节似乎都快被拗断。

警察手掌回勾，捏住米丽亚后颈猛使劲，米丽亚只觉呼吸困难，她左臂伸出从这个警察腋下穿过，一把也掐住他的脖子，五指如鹰爪似的死命掐下，这个警察顿觉颈骨咯咯直响，可他右手又不敢松开，两人僵持在一起。旁边柯林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刻掏出后腰的手枪指着警察大声道：“快放手，不然我开枪了！”

可两人都抓着对方的致命处，那个警察心里知道自己要是松开手，米丽亚左指一用力，自己的颈骨必断，根本不敢松手。

米丽亚已经开始窒息，她费力地喊道：“柯……柯林，开枪……开枪打他！”

柯林紧张极了，握枪的双手直抖：“他是警察啊，我们别杀他行吗？”

米丽亚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他……是……假……”双眼向上翻，立时就要昏厥。柯林一惊，难道这两名警察都是西贝货？

只见那个警察右指已经抠进米丽亚的肉里，似乎要生生把她的喉咙捏断，柯林把心一横，手指扣动扳机，“砰”的一枪正中警察右肋。他立刻身体猛震，右手也松开了，米丽亚手指顺势用力一捏，“咔”地将他颈骨捏碎，这个警察软软瘫倒，再也不动了。

米丽亚扑通坐倒，柯林连忙上前扶起，她咳嗽了半天才缓过来，对柯林说：“我……我死了你会……会很高兴吗？”

柯林疑惑地说：“为什么这么问？”

米丽亚满眼哀怨地看着他：“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快点开枪……打死他？”

“他真的是假警察吗？”柯林还是不太敢相信。

米丽亚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总是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我做事很没有原则，是吗？”柯林连连摇头。米丽亚却说：“我从你的眼睛里已经看到了答案。好了，我不怪你，扶我起来吧。”

柯林把她扶起来，米丽亚无力地说：“你解开那两人的衣领，看看有什么东西。”柯林依言走到中枪那警察身边，俯身解开他的衣领，脖子上赫然露出一幅雄鹰图案的文身。

柯林失声道：“是雄鹰战士！”

“我早就知道他们不是警察！那个所谓的卡特副警长是我顺嘴胡说的，结果他们就露了馅。”米丽亚走到他身边，苦笑着，“其实我不希望是这个结果，我宁愿让你认为我杀的是真警察。”

柯林站起来扶着她问：“为什么？”

米丽亚说：“雄鹰战士几百年来从不用火器，可现在他们也破例了，刚才如果不是你帮忙，我可能早被他开枪打死了。雄鹰战士个个都是高手，现在又被允许使用火器，看来我俩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了！”

正说着，忽然听见横在路中的那辆警车里有对讲机说话声。米丽亚走到车旁，车门敞开着，车载对讲机红灯闪烁，米丽亚伸手将话筒摘下，拨动上面的按钮，只听里面说道：“雄鹰四号，雄鹰四号，捕食行动已开始了么？”话音是个女声，米丽亚觉得非常耳熟。她冷笑一声，再次拨动按钮说：“你的鹰已经死了，吉丽亚！”

“你是谁？”话筒那边的声音很惊讶。

米丽亚没回答，用力将对讲机连线拉断，扔进车里，回头对柯林说：“把他俩的尸体塞进警车，再把车推下河！”她取下两名假警察身

上的手枪和弹夹。南美各国警察的制式手枪多数都是美国 S&W 公司的 M6904 自动手枪，这枪外形漂亮，性能也绝非马可洛夫手枪所能比。

米丽亚把其中一把手枪和两只弹夹扔给柯林，说：“扔掉马可洛夫吧，这枪更好玩！”柯林接过枪，退出弹夹一数，能装 12 发子弹，于是把枪和弹夹插在皮带上，把马可洛夫手枪扔进警车。两人把假警察塞进警车，又费力地推下河，汽车冒着水泡慢慢沉入水底。

两人见四下静悄悄的无人注意，又钻进雪佛兰发动汽车。柯林问：“刚才对话机里是谁在说话？”米丽亚面无表情：“吉丽亚。”

柯林惊道：“你姐姐……吉丽亚？”米丽亚点点头。

柯林不解地问：“她是你亲姐姐，却为什么总要派人来杀你？”

米丽亚把嘴一撇：“很简单，因为我们阻碍了她和她丈夫的发财梦。”

柯林咬着牙：“真难相信她会是你的亲生姐姐，心这么狠毒！”

米丽亚笑了，笑声中带着苦楚：“更狠的还没有使出来呢！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吧。”

柯林打了个激灵，侧头看了看她，米丽亚却表情平淡，好像只是在和朋友聊天，而柯林却能感觉到她话中透出的一丝寒意。

汽车行驶不到二十分钟，柯林见米丽亚脸色苍白、神情痛苦，连忙问：“你怎么了，不舒服吗？”米丽亚猛踩停汽车，有气无力地说：“我脖子很疼，可能刚才被捏伤颈椎，你能帮我开车吗？”

柯林神色忸怩：“行倒是行，可是……我不会开车……”

这话等于没说，气得米丽亚差点昏倒，她无奈地说：“那我们只好在车里休息一夜了，不知道明天我的伤会不会好些。”

柯林满含歉意地说：“真不好意思，早知道我就去学开车了！要么你现在教我？”

米丽亚嗔怪道：“笨蛋，现学哪里来得及？”她把车开到路边的树林里锁严车门，柯林从车里找到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拧开给她喝了几口。米丽亚又伤又累又困，倚在柯林肩头渐渐睡去，不多时柯林也

睡着了。天慢慢放亮，柯林首先醒来，抬腕看表是五点三十分，侧头一看旁边的米丽亚，美丽的睫毛微微颤动，似乎还沉浸在甜梦中，那小巧的鼻子和俏丽的嘴唇格外诱人。现在正是清晨，也是人欲望最盛的时候，柯林禁不住心潮起伏，低头就去吻她的嘴。

忽然他大叫一声，大腿根被狠狠掐住，疼得眼泪差点流出来。一抬头，却见米丽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睁开眼睛，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柯林连忙求饶：“快……快放开我……疼死了！”

米丽亚笑了笑：“你刚才想做坏事吧？这是对你的惩罚！”说完慢慢松开掐他的手。

柯林疼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愤怒地说：“你……我不是还没有吻到吗？为什么这么用力……”

看着他狼狈的模样，米丽亚早已笑得直不起腰。柯林拿她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自认倒霉，心里却暗想：昨晚你还主动吻我，怎么今天说翻脸就翻脸呢？女人真是猜不透的动物。

第十八章 隐修大主教（8）

两人到车外呼吸了一会儿空气，米丽亚轻轻转动脖子，表情痛苦地说：“我的伤还没好，看来我们不能自己开车去库斯科了。前面不远就是万卡约，趁着现在路上没人，我们先开车到万卡约市内，找家旅馆休息几天，等我的伤稍好些再开车去库斯科。”

柯林问：“我们可以乘火车或长途汽车去库斯科吗？”

米丽亚摇摇头：“秘鲁地形复杂，很多城市之间没有铁路，坐长途汽车又不安全，很容易被人认出，尤其是你。所以说我们最好还是自己开车，沿着次级公路到库斯科是最安全的。”

上车后，米丽亚强撑着开车来到万卡约。万卡约在曼塔罗河河谷，是秘鲁胡宁省首府，历史悠久，风景秀丽。两人没敢把这辆抢来的车开进市区，将它停在外围公路边，然后找了一辆三轮摩托出租车来到市区内的繁华地带。今天刚好是周日，正值万卡约著名的周日市场，好几条街上都是各种商铺和摊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柯林被人群挤来挤去，要不是米丽亚紧紧抓着他的手，恐怕早被挤丢了。两人来

到市中心一家高档的旅游酒店，名叫阿雷帕度假酒店，门前有很大的喷泉广场，广场上停着不少高档汽车，不时有衣着时尚的男男女女出入。柯林看着这么高档的酒店，心里有点发虚，他悄悄拉了拉米丽亚的手，低声问：“换一家不行吗？这种地方很贵的！”米丽亚笑而不答，径自走进酒店大堂来到前台。

漂亮的前台小姐见这两人神色狼狈、衣服破旧，仍然礼貌地微笑着问：“早上好，请问两位有什么需要吗？”这时，旁边坐着的大堂主管看到米丽亚和柯林微微一愣，随即站起身走进前台，手拿一叠文件对前台小姐说：“帮我送到营业部经理办公室，这两位客人让我来接待。”

前台小姐不敢多问，接过文件起身走了。这位大堂主管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士，棕色皮肤，看长相好像是印欧混血，约莫 30 岁，穿一身考究的浅灰色西装，短短的头发刚打过啫喱水，脑后却留着一根辫子，很有点意大利球星罗伯特·巴乔的风范，嘴边留着一圈淡淡的胡子，显得十分英俊潇洒。他笑着对米丽亚说：“请问您需要什么样的房间？”米丽亚看着他，笑眯眯地说：“还和上次同样的。”

大堂主管递上一张表格，笑容可掬地问：“六楼 6204 号套房，先填表格。请问您用信用卡还是付现金？”米丽亚填过表格，笑着说：“我想付现金。”却并不掏钱。

大堂主管回答：“没问题，立刻就帮您办好。”说完把手伸进西装内，悄悄掏出一只信封压在表格下面。米丽亚见无人注意，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是厚厚一叠钞票，她随便抽出几张扔到台上，领了钥匙后两人走向电梯。大堂主管目送着两人离开，看着柯林时眼神颇为惊疑。

米丽亚拉着柯林走进电梯。柯林刚才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却是满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米丽亚早看出他的想法，只是微笑也不解释。

拿钥匙开门进来，这房间装饰得相当豪华舒适，两间大小相同的房间门对着门，落地窗拉着淡黄色的窗帘，宽大的床上铺着同样颜色

的床单。米丽亚疲倦地躺在大床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柯林这才问她：“刚才是怎么回事？那个大堂主管为什么会……会给你……”

米丽亚得意地笑了，侧身用手支着头说：“你很想知道吗？真的很想知道？”

柯林忽然说：“哦，我明白了，他是你的男朋友，对吧？”

“哈哈，你真是个笨南瓜！”米丽亚大笑，“如果他是我男朋友，那么看着你和我在酒店订一个房间会不生气？别瞎想了，他叫埃森，也是我们的族人，是本族最出色的雄鹰战士之一。”

柯林吓了一跳：“什么，雄鹰战士之一？他也是雄鹰战士？”

米丽亚笑着说：“看把你吓的，雄鹰战士可不都是坏人，我们族的雄鹰战士都是百里挑一的英雄。其实齐佩瓦族的雄鹰战士也都是好样的，只不过被卡拉诺玛给带坏了，他们的心变了颜色。”

正说着，外面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年轻的服务生，手里端着个大托盘，上面满是美味的食物。他将托盘放在桌上说：“埃森主管让我来看望两位，有什么需要吗？”

米丽亚说：“麻烦让他帮我请一位骨科医生，我的颈椎受了点伤，不太舒服。”服务生接过小费下楼去了。米丽亚站起来，用手摸了摸头颈，还是感觉很疼。柯林来到她身后，帮她轻轻揉捏脖子：“还很疼吗？”米丽亚轻轻靠在他胸前，闭上眼睛：“嗯，很难受，希望医生能快点来……”

桌上的托盘里有一大块全麦面包、半只烤鸡、一份香喷喷的炖牛肉和一瓶红酒，米丽亚和柯林都饿坏了，也不再客气，大吃起来。

饭后，米丽亚关严门窗，取出金属轴，轻轻把羊皮地图铺在桌上细看，柯林问：“这是你要找的那份地图吗？”“是的，这地图上绘制着通往黄金通道的详细路线和方位，印加人称之为黄金羊皮卷。”米丽亚高兴地说。柯林不置可否，打了个哈欠，说：“冒那么高风险，就为了找这么一张旧羊皮，到时候能不能找到黄金还不一定。”

米丽亚白了他一眼，又开始看地图，边看边自言自语：“下面这段铭文又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铭文？”柯林问。

“太阳的汗水……玛诺阿神使……黄金通道……圣枪……圣洁处女……黄金灵魂……”米丽亚似乎进入了幻境，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语。

柯林又问：“你到底在说什么？”

米丽亚回过神来，说：“这里有一段铭文，好像是说如果想找到黄金城，必须先取得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柯林知道不应该问，但还是忍不住张口。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米丽亚笑了，又指着地图下方的一个小图说，“很奇怪，你能看懂这是什么吗？”柯林凑上去，见羊皮地图左下角有一块地形图似的图案，上面还用红色线条画着一个圆形。他说：“这似乎是个地形图，很有点眼熟，让我想想……对了，这不是秘鲁东南部的纳斯卡平原吗？”

米丽亚点点头：“完全正确，只是在这地图上画出纳斯卡平原有什么用？上面的红色线条又是什么？”“我猜红色圆圈应该代表太阳，也许那个黄金城就在纳斯卡平原上？”柯林道。

米丽亚说：“那不可能，纳斯卡平原没有金矿。不过这段铭文写在平原地形图下方，肯定与纳斯卡有关。难道太阳神殿在纳斯卡……没道理啊……”她越想越头疼，实在理不出什么头绪，同时脖颈的伤处又在隐隐作痛，于是也不再想，将羊皮地图收在金属轴中，再交给柯林一些钱，让他到街上去买两套新衣服，包括内衣和鞋。

柯林拿了钱出酒店找了家大型商场，先给自己挑了件花格衬衫、浅色休闲裤子和一双皮鞋，然后又到女装部给米丽亚选衣服，好在女店员的高矮胖瘦和米丽亚很相似，于是就按她的身材给米丽亚买了一件白色真丝衫衣、一条牛仔裤和高跟皮鞋。当走到女式内衣店时，不觉开始犯难。

这家内衣店很新潮，几名漂亮的女店员只穿着性感的内衣在店里走来走去，简直就是活动肉弹。其中一名金发女郎见柯林走进来眼神犹豫不决，连忙迎上去问：“先生是想送给太太或女朋友一套漂亮的内衣吗？”柯林有点不好意思：“哦……不……是的。”

女郎笑了：“送女孩内衣没什么不好意思。她是什么尺码？”顿时把柯林问懵了，他挠了挠脑袋。女郎见状，用双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她身材很棒，穿着一件样式很暴露的黑色蕾丝吊带胸罩和黑色蕾丝高腰T字裤，柯林看得立刻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嗯……差不多……或者说……比你的还要大些……”

女郎咯咯娇笑：“你可真幸福，有这么性感的女朋友！”

柯林实在不习惯，赶紧付钱要了一套和女郎穿着的同样的内衣，逃跑似的出了内衣店。

回到酒店，乘电梯上楼时，柯林身后站着一个人。这人高大消瘦，双手拇指插在口袋里，手上戴着好几只夸张的银戒指，头戴一顶巴拿马帽，帽檐压得很低，只能看到这人下巴留着胡子，整个人不停地抖动，不知道是在跳舞还是刚触完电。

这人神情古怪，令柯林感觉很不舒服。回到房间时，见一名头发花白的白人大夫正在给米丽亚检查脖伤，那位英俊的大堂主管埃森也在旁边。柯林把一堆装衣服的口袋放在沙发上。

埃森笑着向他伸出手：“我叫埃森，是本酒店的大堂主管。听说我们的客人颈骨受了点伤，因此我找了本地最好的骨科大夫。”

柯林道了谢，这时那医生站起来对米丽亚说：“并没有骨折，但两块颈骨有些错位。我已经给你涂了药，平时不要让头颈部做太剧烈的活动，一个月左右就会复原。”米丽亚付过诊费送走医生。

埃森在窗前看着楼下的医生乘车离开，回头对米丽亚说：“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米丽亚笑了：“埃森，不用演戏了，他不是外人，说吧！”

埃森眼神充满疑惑，米丽亚见他还有点不相信柯林，就说：“他叫柯林，费尔南多的地形图就是他帮我弄来的，绝对是我们的恩人哦！”

这回埃森明白了，他激动地上前握住柯林的手：“原来你就是柯林先生，见到你太高兴了！”这次打招呼才是发自内心的。

米丽亚笑着说：“昨晚吉丽亚派出两名雄鹰战士来找我们的麻烦，还好解决掉了。你最近打探到什么消息？”埃森答道：“现在风声很不好。自从柯林先生抢了费尔南多的地形图后，卡拉诺玛就一直派人追寻你们的行踪，你们要千万小心。不过，在阿雷帕酒店，相信没有人能伤害到你们！”

“我当然非常相信你啦，古曼蒂的雄鹰战士，呵呵！”米丽亚甜甜笑着。

第十九章 隐修大主教（9）

埃森说：“你们就先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你们在酒店的安全我会派专人暗中保护，有什么动向我会立刻通知。”三人又闲聊几句后埃森告辞下楼。

米丽亚拿着柯林买的几件衣服进浴室洗澡，不多时，她换上新衣服走了出来。柯林不觉眼前一亮，只见米丽亚黑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披散，白色真丝衬衣非常合身，胸部丰满迷人，紧身牛仔裤很好地勾勒出臀部和大腿的优美曲线，新款的女式皮鞋鞋跟又细又高，衬得米丽亚的身材更加丰挺妩媚。

见柯林呆呆望着自己，米丽亚将换下来的一只旧皮鞋用力掷向他，柯林连忙侧头躲过。米丽亚嗔骂道：“你这个坏人！”

“我怎么了？”柯林陪着笑问。

米丽亚道：“你为什么给我买那么性感的内衣？”

柯林也有点尴尬：“没办法，我不好意思挑什么样式，那是女店员帮我选的，你要是不喜欢，一会儿我出去再买一套就是了。”

米丽亚摇摇头：“那倒不用，只是我从来没穿过这种样式的，有些不习惯。”

“怎么可能？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难道不喜欢性感内衣？”

米丽亚欲言又止，她在房间里转了几圈，高跟皮鞋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柯林赞道：“米丽亚，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

刚说完，米丽亚却抬脚脱掉新鞋，又将旧鞋穿上。柯林忙问：“怎么？尺寸是按你说的买的，不合脚吗？我去换一双！”

“不，很合脚。”米丽亚道，“只是我从没穿过这么高跟的鞋，走路太不习惯，而且也没法跑动，所以不能穿。”柯林惋惜地说：“真可惜，这双鞋真的太适合你了！”

米丽亚笑了：“算了，不说这些了。我有点累，想休息一下，你可以四处走走，但最好别离得太远。”说完她走进左侧房间关上门。

柯林当然也没什么心思出去闲逛，当晚两人分别在各自房间睡下。

一转眼十几天过去，米丽亚的颈伤已经大有好转。这天黄昏时分，天气比中午凉爽了许多，晚霞满天，似乎被染上了金黄色的染料，非常迷人。酒店三楼的露台上设有很多躺椅，不少客人都穿着花衬衫短裤在聊天，米丽亚和柯林的房间窗外就是宽大的阳台，两人各躺在一张躺椅上，看着西边天空中金黄色的云彩，真是惬意极了。这时，米丽亚身边的无线电话响了，她微微动了下身体，伸手费力地去摸电话，柯林怕她脖伤牵动，连忙支起上身接过电话：“喂，你是哪位？”

“您好，请问是米丽亚女士的房间吗？这里是阿雷帕酒店前台，刚刚有人送了一封信给米丽亚女士，就放在前台，请她到前台签收一下，谢谢！”听筒里传出甜甜的女声，听起来很舒服。

柯林道过谢挂断电话，对米丽亚说了情况。米丽亚边揉脖子边说：“难道是埃森通知我父亲，他给我们送来了指示？这个埃森，动作也太快了。”

柯林说：“能让他们把信送上来吗？”

米丽亚摇摇头：“大多数星级酒店的规矩是客人必须亲自到前台领取物品，以免发生顾客被物品伤害，而怀疑酒店服务生搞鬼的事情。”

“那我下去取行吗？你脖子的伤还没好。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代替你签收。”柯林道。

米丽亚冲他一笑：“去吧，楼下有埃森在，你完全可以代表我。”

出门后柯林走进电梯，又看见之前碰到的那戴巴拿马帽的瘦高个。这次他的帽檐抬得很高，露出了长相。只见这家伙有着一张干巴巴的脸，又方又瘦，就像在骷髅上蒙了一层皮肤，不知是营养不良还是长

期吸毒所致。这人双手插兜，下巴留着长短不齐的胡须，边嚼口香糖边咧嘴笑。柯林对他有点厌恶，便跨前半步站得远了点，把头转向电梯按键板，伸手按了一楼的按钮。

电梯按键板用不锈钢拉丝制成，上面隐约照出背后那瘦高个的身影，起初柯林没怎么注意，后来忽然看见那瘦高个转头直视自己后背，同时插在裤兜中的双手也慢慢取出来。

自从在加尔西亚旅馆遇到雄鹰战士之后，柯林经历了一系列从未遇过的奇险事件，他的神经也开始变得敏感和警觉，不由得全身绷紧，密切注视那瘦高个的去向。只见瘦高个左右看了看，右手中忽然多了件东西，隐约能看出是一把弯刀。突然瘦高个跨上一步，同时右手举刀去抹柯林后项。

柯林大骇，差点叫出声来，连忙低头缩颈，瘦高个抹了个空，用刀柄向下猛砸柯林后脑，柯林双手抱着头，刀柄砸在手背上，疼得他大叫一声。

柯林生于武术之乡沧州，那里人人都会几手拳脚，柯林身强体壮，自然也学了几手，虽然算不上什么武林高手，但太祖长拳之类的套路至少也练过上千遍了，而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派上用场。他也不回头，左手伸出反手去搂身后那瘦高个的左腿，同时用力向前拖。这一招叫揽虎尾，是中国拳术里以劣胜强的招数。

那瘦高个是美洲人，显然没遇到过中国功夫，外国人不习惯攻击下盘，这下可吃了亏，被柯林扳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不过他身手也不错，左手揪住柯林的头发用力猛揪，右手调转刀锋扎他脖子。

柯林疼得头皮发紧，一伸手拽掉瘦高个头上戴的巴拿马帽，也揪住他的头发，可还没等用力，却发觉手劲落空，一只头套抓在手里，原来那瘦高个竟是个秃子。柯林把头套扔在瘦高个脸上，身体急向左转，右拳猛捣在他左肋上。瘦高个虽然是美洲人，但他属于美洲人中的瘦肉型，身上没有几两肉护体，这下被柯林捣得肋骨差点断掉，他大叫一声，目露凶光，右手持刀反向身后去扎柯林的右耳。这瘦高个刀法不俗，看来专门练过用刀暗杀功夫。柯林不便躲避，只好伸出

右手握住他手腕，死死扳着不让刀扎过来。瘦高个左肘连击柯林太阳穴，柯林只得抬左臂去挡。就在这时，铃声响起，电梯已经到了一楼，门打开时正巧一对中年夫妇要进来，见里面两人真刀真拳打得正起劲儿，吓得连忙尖叫着跑开。

电梯旁有一个穿花格衬衫的壮汉，似乎正在等电梯，看到里面打得热闹，连忙冲上来照柯林后脑就是一拳。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柯林无奈只得松开瘦高个，猫着腰从两人中间钻出去夺路而逃。

瘦高个把嘴一咧，抬右臂就要将尖刀掷向柯林后心，就在这紧要关头，从侧面凌空冲出一人，他高高跃起，飞出左腿正踢在瘦高个面门上，直踢得瘦高个口喷鲜血，身体像门板似的栽倒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

柯林百忙中瞥见，飞腿踢中瘦高个的正是那个英俊的大堂主管埃森。埃森冲他使了个眼色，柯林连忙斜向跑出，那壮汉竟没把埃森当回事，仍然大步紧追，埃森截断他去路，伸手抓他肩膀，壮汉用力一挣，“哧”地把花衬衫撕开个大口。壮汉很愤怒，回头骂道：“混蛋，这是我新买的衬衫！”说完举拳就打埃森面门。

埃森听他满口纯正的南美口音，微微一笑，侧头躲过他的拳，右拳如风猛抡在他左肋，打得壮汉闷哼，略一弯腰，埃森快如闪电般抬左膝撞在他鼻子上，顿时鼻血长流。

壮汉大怒，狂吼着冲上去双拳乱打，也没了章法。埃森左右闪躲几下，看准空当一个勾拳由下至上揍在秃头下巴上，这壮汉刚好在张嘴大叫，同时伸出半截舌头，结果被这一拳打得两齿闭合，舌头顿时被咬断。

这下可要了命，壮汉口喷血沫，噎噎噎倒退几步，捂着嘴乱叫。埃森也不多说，右拳直捣面门，“咔”的一声打断了鼻骨。别看这壮汉身体壮如牛，比柯林还要大上一号，却像灯草似的扑通倒下，一动也不动。

埃森整了整身上笔挺的西装，问柯林：“米丽亚没事吧？她在哪儿？”

“她……她还在房间里，我下来到前台取信！”柯林气喘吁吁，惊魂未定。

埃森很疑惑：“到前台取信？什么信？”

柯林说：“噢，不是前台小姐打电话来说有一封给米丽亚的信吗？要我们下来签收。”

“什么？”埃森大惊，“不好，快回去找米丽亚！”

两人立即冲进电梯按了六楼的按键，埃森冲柯林怒道：“你怎么这么笨？为什么不保护在米丽亚身边？”柯林觉得很委屈：“我怎么知道会有事？”电梯到了六楼，埃森出电梯后直奔 6204 房间。

两人冲到房间推门而入，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米丽亚也没了踪影。埃森气得用力向茶几踢去，沉重的玻璃钢茶几腾空而起，在空中翻了几圈又落在地毯上，摔成一大片互相粘连的碎玻璃。

柯林见埃森如此发怒，也十分着急：“快出去四处找！”话未说完，埃森已经夺门而出。柯林手忙脚乱地去按电梯，埃森叫道：“从楼梯追！”

两人顺楼梯狂追而下，这楼梯间并不宽敞，因为客货电梯平时全天开放，所以很少有人爬楼梯。埃森和柯林跑到三楼时，发现安全通道门被关死，上面挂着“检修禁行”的牌子，无奈两人只好拐进三楼走廊，准备走另一侧的楼梯下去。

前面有个男人远远走过来，是个三四十岁的白种人，身穿笔挺西装，整洁考究，唇上留着绅士胡须。这男人和埃森打了个照面，同时右手伸向西装内怀。

埃森心中一动，连忙伸手示意柯林停住，两人紧盯着那男人的右手。

男人慢慢将右手掏出，手里多了一部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他打开翻盖接通，微笑着将手机贴在耳朵上：“亲爱的，难道你不再爱我了么？”边说着边与两人擦肩而过，同时掏出磁卡打开房门进了屋。

第二十章 库斯科（1）

他忽然觉得纳闷，为什么石像脑袋上还能长出头发来？却见那石像眼珠一动，哇哇怪叫几声，右手挥刀就砍柯林的脖子。

两人长吁口气，继续往前走。一个中年洗衣妇身穿酒店制服，推着一辆装满白色床单的洗衣车，从库房拐出来慢吞吞地走着。埃森寻人心切，侧身准备掠过宽大的手推车，忽然那洗衣妇左手一扬，几张白色大床单如渔网般向埃森头上罩去，顿时把他裹在床单中，同时洗衣妇右手快如闪电，从堆积如山的床单里抽出一把蝎式冲锋枪就朝埃森开火。柯林看得真切，他大惊失色，不假思索抬腿猛踹洗衣车。那洗衣妇没料到柯林有如此快的反应，身体被洗衣车撞得向后栽倒。哒哒哒！手中蝎式冲锋枪连喷火舌，子弹却尽数打在天花板上。就这么两秒的工夫，埃森已经闪掉床单，他飞起一脚踢中洗衣车，洗衣车翻身倒扣在洗衣妇身上，大堆床单将她埋在底下。

那洗衣妇正手忙脚乱地胡弄床单，埃森早已飞身跑出走廊，蹿进安全通道顺楼梯而下，柯林也没再管那妇人，紧随其后。当跑到二楼安全通道口时，突然通道门被人踢开，一人持手枪冲出，埃森也不闪避，顺势搂住那人拿枪的右臂用力抡出去，只听“哗啦”一声巨响，那人身体划了个半圈，猛地撞在安全门玻璃上，加厚玻璃被撞得粉碎，门框上的尖玻璃正插在那人咽喉，鲜血直喷。

两人冲到一楼。楼梯口与酒店后身的停车场相通，停车场紧邻酒店的露天餐厅，不少客人坐在支着遮阳伞的圆桌下喝酒聊天。雕花廊柱内停着很多豪华轿车，埃森眼尖，远远看见两个强壮男人扭着米丽亚正往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里硬塞。柯林叫道：“是米丽亚，就在那边，你快看！”

埃森答道：“我也看到了！”两人纵身跃过喷水池朝吉普车奔去。从车中钻出两个壮汉，均穿着花衬衣，手持蝎式冲锋枪，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一起朝埃森奔过去。

“小心闪避！”埃林头也不回地大声提醒柯林，对面那两个壮汉绕过几张圆桌，见埃森来势凶猛，抬起手中枪就扫射。哒哒哒！密集的

子弹打穿棕榈树和遮阳伞，酒店外墙的雕花玻璃也被打碎，两人连忙低头，子弹越过头顶，将远处几辆豪华轿车打得全是孔洞。游客们吓得大呼小叫，纷纷抱着脑袋躲在圆桌下。埃森藏在一棵棕榈树后，抄起旁边圆桌上的一瓶朗姆酒，透过树叶的缝隙用力扔过去。

那壮汉见酒瓶带着风飞来，也不躲闪，却伸出左手刷地将酒瓶接住，用嘴“啪”地将瓶盖咬开再吐掉，然后灌了几口酒，同时右手举枪向埃森扫射，顿时餐桌上的酒瓶、饮料和三明治四处飞溅，同时也打伤了好几名游客，惨叫声不绝于耳。

埃森右手从西装内怀掏出一把 S&W 公司的 M5904 手枪。他身为雄鹰战士，在与敌人交手时基本都遵守印第安人的规矩，几乎不使用火器，但此时情况紧急，也就顾不得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咔嚓”一声子弹上膛，抬手连开几枪。砰砰砰！那壮汉身体痉挛着倒地，手里还紧紧握着那瓶朗姆酒。

余下那个壮汉知道对方枪法极准，连忙躲在树后。这时后面的人已经将米丽亚塞进那辆军用吉普车，准备发动引擎开溜。埃森心中焦急，忽然瞥到柯林猫着腰，用圆桌和歪倒的遮阳伞做掩护，已经悄悄绕到那壮汉身后。埃森心中暗喜，假装从树后闪出半个身子，壮汉不知是计，举枪就射，忽然柯林猛扑上前，双掌如刀从后面偷袭，仍然是那招用滥了的“双峰贯耳”，打得壮汉脑袋嗡嗡作响，柯林再抡拳击在壮汉右肋，咔嚓一声打断对方两根肋骨。柯林满以为已经解决了，却不料这壮汉极其硬朗，他大叫一声，扔掉冲锋枪回头用力掐住柯林脖子，反把柯林掐得眼冒金星、满脸紫红，他飞腿踢中壮汉小腹，壮汉一声闷哼，双眼瞪得比牛还大，嘴里嗬嗬怪叫，手劲不松反紧。就在柯林无计可施之时，埃森飞身赶到，他高高跃起，右肘狠狠砸在壮汉头顶，这下似乎把头骨也打碎了，壮汉像被抽掉了筋，慢慢瘫倒。

军用吉普车发动引擎，后轮胎嘶叫着飞转，车尾喷出白色浓烟急驶而出，向酒店正门奔去。埃森几个起落斜冲到停车场右角，飞腿踢向一顶遮阳伞的伞杆，白色伞布倒在吉普车前挡风玻璃上，吉普车司机看不到前面的路，又不敢耽搁，只得凭感觉死踩油门朝前开。埃森

双手握枪连续开火，噗！吉普车后右轮胎被打瘪漏气，车身猛向右沉。司机大惊，顿时心中发慌，方向盘也没了准头，吉普车左摇右晃，歪着头“咣当”撞在一辆停在路边的崭新银灰色美洲虎汽车身上。

两名持枪者额头流着血，下车时身体还有点打晃，此时埃森已经冲到他们面前，抬手几下将两人打翻。这时米丽亚踢开后车门跳出来，嘴上封着胶条，双手还背在身后用牛筋捆着。吉普车司机见势不妙，钻出驾驶室落荒而逃，埃森见米丽亚没事，便也不追赶。随后跑来的柯林大喜，一把拉过米丽亚关切地问：“你没事吧？”

米丽亚连连摇头。柯林又问：“你受伤了吗？”米丽亚怒目而视，柯林急得大叫：“快说话呀！”埃森看着柯林：“我建议你先取下她嘴上的胶条。”

柯林这才回过神来，连忙伸手扯下她嘴上封着的胶条，埃森也为她解开牛筋。米丽亚当胸捶了柯林一拳：“你是故意看我笑话，对吗？”

“我……我不是故意的，是急昏了头……”柯林被打得直咳嗽。

米丽亚又笑了：“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笨南瓜！”

埃森侧头看了米丽亚一眼，说：“我们快离开这里，酒店也不安全了。你们跟我来！”

三人跑回到停车场，埃森跳上一辆浅黄色福特牌汽车：“快上车！”汽车绝尘而去。

在车上，埃森恨恨地骂道：“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引来这么多杀手！”

柯林问：“我们现在去哪儿？”

米丽亚说：“向东南经过特雷西塔，再到马丘比丘山。”

“去那里干什么？”柯林问道，米丽亚仍然笑而不语。

埃森侧头问：“米丽亚，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米丽亚笑着回答：“没什么，他不是个昏庸的人。”柯林不知何意，也不好问。

就这样，汽车驶离市区，朝东南方向一直来到万卡约城郊才停下。天已近黑，埃森跳下车来，把自己的手枪交给米丽亚：“你们开车走

吧，我还要向本族其他战士报信，以阻止敌人对你们俩的追击。后备箱有面包和水，还有几桶汽油，足够你们开到马丘比丘山。再见，米丽亚！印第安的雄鹰随时保护着你！”

米丽亚向他招了招手，埃森转身钻入路旁的树林里没了踪影。米丽亚问柯林：“你的枪带在身上了吗？”柯林摇摇头，米丽亚把埃森的手枪递给他，然后坐到驾驶室位置上启动汽车。

柯林问：“酒店里那些刺客都是你姐姐吉丽亚派来的吧？”

“不一定，”米丽亚回答，“除了吉丽亚，很多小部族也在盯着我们俩。另外还有西方探宝者，那些可恶的白人，也很有可能就是何塞的手下。”

“怎么会有那么多杀手找上我们？我们的行动一直很隐蔽啊！”柯林很不解。

米丽亚摇摇头：“我也很奇怪。我们到万卡约的行踪很隐蔽，怎么会被白人杀手盯上？”

柯林很沮丧：“那么，从这里到那个什么……比丘山有多远？”

“四百一十公里。”

“那我们要开夜车吗？”

“是的，现在是晚上七点钟，午夜之前我们要赶到马丘比丘，否则就来不及了。”米丽亚平静地道。柯林很疑惑：“怎么来不及了？如果要赶时间，为什么我们不早出发几天？”

米丽亚微微一笑：“你的问题可真多，快睡觉吧，一会儿我会叫醒你。”柯林满脑子疑惑，又不好再问。忽然他想到了什么，忍不住又问道：“米丽亚，我们在修道院地下墓穴里找到的羊皮地图就那么重要吗？”

第二十一章 库斯科（2）

米丽亚沉吟片刻，说：“这张地图全美洲的印第安族用了一百多年时间也没找到，可以说它就是印第安人的生命，如果被某个印第安人找到了，绝不能泄露给外族人，否则就要被施以挖心之刑。”

“什么？挖心？”柯林吓得浑身发冷，“这也太残忍了吧？算了，我不会再问。”

米丽亚又笑了：“亲爱的柯，你是我们全美洲印第安族的恩人。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恐怕我现在也拿不到那个可乐罐，就算被别人拿到，也不一定是我的族人。就算我拿到了，没有你这个吉人帮助，我在修道院里也找不到通往地下墓穴的入口和书房机关，所以我决定把秘密告诉你。”

柯林连连摆手：“别别别，我可不希望你被人挖了心！”

米丽亚边开车边道：“羊皮卷上绘着一副地图，那是一条很隐秘的路线，古印加人称之为黄金通道。是古代玛诺阿国从黄金山谷将黄金运送给印加帝国的神秘路线，并且标示出必须找到象征太阳神力量的黄金圣枪，用它来开启黄金通道的大门，才能顺利到达黄金山谷。”

“黄金圣枪？”柯林觉得很神奇，“那这圣枪又在哪里？你父亲有吗？”

“没有。地图上说，黄金圣枪被保存在印第安圣山安第斯山的某处，古印加帝国皇室禁地。那里有一座太阳神庙，只有进入那里才能找到圣枪。”米丽亚说。

柯林越听越玄：“这么说，我们现在就是去安第斯山了？”

米丽亚摇摇头：“不是。我们要先去马丘比丘山找一个人，然后才能去安第斯山。”

柯林还要问什么，却被米丽亚打断：“你知道这些已经够多了，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泄露天机。你快睡觉吧，一会儿到了地方我会叫醒你的。”

柯林心中疑团一大堆，但知道多问也没用，只好把头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迷迷糊糊中，他梦到自己回到了中国，还盖了座大房子。正式上梁那天，全沧州的人都来祝贺，满满当当地坐了一屋子，乐得柯林四处撒喜糖、倒茶水……

也不知过了多久，柯林被颠簸的汽车震醒。他揉揉眼睛，见天色黑沉沉的，抬腕看看表，晚上十一点二十分。米丽亚将车停在坡前，从后备箱里取出两只手电筒，递给柯林一只：“下车吧，我们到了。”

下车后柯林左右打量，见附近都是起伏的山峦，高高低低的山峰矗立于暮色中，脚下是一个大山坳，山坳周围则全是山峰。此时圆月当空，照得四下里一片清亮，空旷的原野到处都是虫子的鸣叫声，杂乱无章地响个没完。米丽亚抬头望着月亮说：“后天才是月圆之夜，如果不是今天出了意外，也不用这么着急，走吧！”

柯林跟在她身后朝山坳中走去。坳底杂草丛生，有的甚至比人还高，柯林在杂草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每迈一步都有无数昆虫惊飞跳跃。柯林知道南美热带的昆虫很多都有毒，于是小心翼翼地躲避，不让昆虫飞到自己身上。这么一分心，却找不到米丽亚了，她不得不经常出言提醒他自己的位置。

两人爬到山坳对面，前面一壁山峰挡住了路，放眼看去根本没有路，山壁上全是杂草和树木。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柯林问。

米丽亚笑了：“这条路我爬了十年，不会错的。来吧，现在我们要学猴子了！”

柯林疑惑地问：“你说什么？为什么要学猴子？”

“因为我们要爬山！”说完，米丽亚纵身跳上一块大岩石，双手扒在头顶的石缝边缘，轻轻一撑，左腿抬高踩在另一块岩石上，身体借力跳到高处。柯林看傻了：“这……这我怎么上得去？”

米丽亚指挥道：“我来教你，照我说的做！”柯林按照她的指示先跳到岩石上，然后双臂力撑将身体升起，再用一条腿蹬住高处的石缝，借着力量爬到高处。幸好柯林生于武术之乡，从小就开始习武锻炼，身体柔韧性比正常人强得多，在米丽亚的帮助下终于也上来了。

就这样，两人在山中的杂草里爬上跳下，钻洞跃沟，有时前面几乎被堵死，而米丽亚却总能神奇地找到小路通过，她对这里的熟悉程度就像手心的掌纹。不到一小时的工夫，柯林的双手就全磨破了，脸和胳膊也都被锋利的、不知名的长条叶子割伤，还有两次差点从高处掉下去，多亏米丽亚及时抓住他。

爬上一处高坡后，柯林咧着嘴擦了擦脸边磨破的皮，看着身上被大蚊子叮出的几十个红肿包，喘着粗气说：“我不想再爬了！我们究竟要爬到什么时候？”

话音刚落，忽听山壁上的树叶扑簌簌一阵轻响，有个又凉又滑的东西爬上柯林右臂。柯林侧头看去，竟是一条绿色的、手指粗的蛇！

他生平最怕蛇，吓得差点小便失禁，连忙大叫起来，动都不会动。米丽亚先是一惊，走上来仔细看了看他胳膊上的那条蛇，上前捏住蛇尾把蛇取了下来。柯林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乱抖，双眼发直：“我被蛇咬了，被蛇咬了！”“好了，别再装样子了！”米丽亚将蛇在柯林面前抖来抖去，“这是美洲黑蛇的幼蛇，属于无毒蛇，年龄还不到半年，蛇牙都没长齐，又怎么会咬人？不信你看！”

柯林魂都快吓飞了，哪里还敢看，他爬起来就跑，米丽亚在后面哈哈大笑。

柯林跑了几步又站住，生怕从哪儿再蹿出什么东西来。米丽亚走上前去，笑嘻嘻地拨开面前的杂草，指了指斜下方：“笨南瓜，你看前面是什么？”

爬了大半天山，柯林双眼也算适应了黑暗中的光线，放眼望去，前面似乎是一大片起伏的坡地，其中似乎还有些建筑存在，但实在看不清楚。米丽亚已经开始快步跳下山坡，柯林连忙紧跟其后，边跑边问：“米丽亚，刚才那些左拐右绕的山路，你似乎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是怎么记住的？”

米丽亚说：“这条路我在黑暗中走过几百遍，记不住才是怪事！”

柯林正疑惑间，两人已经下到坡底，这时柯林才看清前面有一大片残破的遗迹建筑。这些建筑似乎是由砖土和大块岩石构成，依坡势

而建，纵横连绵、阶梯相通，有如一个巨大的迷宫，看不出来当年做什么用途。整体呈半圆的扇形分布，似乎围绕着一个圆心而建，面积足有几万平方米，但仍然看不到全貌。

米丽亚对这里好像很熟，她快步跑进遗迹群里，顺着建筑之间的土道向山顶爬去，柯林在后跟着，不时回头回脑地看。这遗迹中的很多建筑都是依山势而建，全由巨大的阶梯组成，每个阶梯足有一米多高，爬起来很费力气。米丽亚身手矫健，腰身非常柔软，看来并不是头一次爬这种地方。柯林却喘着粗气：“我看那边也有路，咱们能不能走另一边？”

“那条路不通向我们要去的地方，快爬吧！”米丽亚脚下丝毫不停，转眼已经翻过阶梯建筑，来到山坡另一面。柯林把手电筒咬在嘴里，气喘吁吁地爬过来，只见远处平地之上有个巨大的方形石砌底座，呈四方平顶梯形，上面依次叠加，每层形状相同但逐渐缩小呈阶梯状，整体看上去很像埃及金字塔，但外表又没那么光滑，是典型的古代南美风格。塔顶端是一座庙状建筑，四四方方，活像一颗巨大的印章。

建筑顶端有个人形浮雕图案，夜幕下看不清是什么，柯林问：“那人形浮雕是什么意思？”

“玛玛古里亚，月亮女神，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那儿了。”米丽亚指着那座金字塔建筑说道。

柯林问：“那塔顶是什么地方？是庙吗？”

米丽亚笑了：“是的，那就是印加帝国的月亮神庙。”

“月亮神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就是当年古印加帝国用来祭祀月亮神的庙宇。”

“哦，”柯林点点头，随后又笑笑，“我们去那里不是要祭祀月亮吧？”

第二十二章 库斯科（3）

米丽亚边走边说：“猜对了。”柯林很意外，不知她到底是什么用意。两人继续朝神庙走去，经过一片石墙时，柯林伸手摸了摸，触手冰冷坚实，全都由大块方石垒成，之间并无灰泥填充，但却严丝合缝，足见当初建筑水平之高。柯林刚要说话，忽然眼角瞥见一个黑影闪过，他连忙侧头喝问：“谁？”

米丽亚问道：“怎么了？”

柯林道：“我好像看到有个影子从墙边消失了！”

米丽亚也警觉起来，两人掏出手枪，米丽亚迈过矮墙四处看了看，什么也没有，于是对柯林说：“也许是山魈吧？”柯林心中充满疑惑，回头回脑地跟在米丽亚身后走。

再转过几个弯，那座建在金字塔上的月亮神庙已然近在眼前。这里是一大片平坦的碎石地面，神庙孤零零的很是显眼，在月光照射下发出清冷之色。庙前的空地上立着两排石人雕像，这些雕像外形奇特，个个身材矮小，突目大嘴，表情狰狞，这些人像都立在一条正对着金字塔基座正中的碎石宽道边上，好像两排忠实的守卫者。柯林边走边欣赏这些石像，不时摸摸这个，看看那个：“这些石像的表情怎么都这么吓人？”

“那是为了表现神的威严和权力，让臣民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感，它们都是神庙的守护者。”米丽亚说，“很久以前世界一片黑暗，也没有人类，创世之神维拉科查用泥土创造出人类第一批祖先，又教他们如何生活和建造这些神庙。可很多人对创世之神不太尊敬，甚至到神庙里对神发泄生活的不满，创世神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都变成石像，让他们永远在这里守护神庙。”

“创世之神是谁？维拉科查？可据我所知，美洲人说上帝才是万物之主啊！”柯林道。

米丽亚面露不屑之色：“那是可恶的白人的说法，他们在几百年前就拿这种说法来蒙骗美洲先民。我们印第安人只信仰维拉科查，不认识什么耶稣基督！”

“呵呵，原来是这样。其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比如我们中国人就只信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那是什么东西？”

柯林挠了挠头皮，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神应该不是个东西，因为他是神，所以你说的那个维拉科查也不是东西。”

米丽亚有点生气：“你在怀疑印第安人的信仰吗？”

“不不不，我没怀疑，只是有点不相信。”柯林答道，米丽亚瞪了他一眼，觉得和他说这些是对牛弹琴，顾自向前走去。柯林笑着欣赏眼前的金字塔和神庙，虽然距神庙还有一百余米远，却能感觉到它的宏伟高大，估计至少有八九十米高，整体全由巨大的石块砌成。

柯林不由得又发问：“这神庙有多少年历史了？”

“八百多年吧，它和印加帝国的历史同样久远。”米丽亚回答。

柯林感叹道：“他们真厉害，能建造出这么雄伟的神庙来！”

“可惜南美人的历史进程太慢，还没等发展到工业阶段，可恶的西班牙人就带着满脑子的黄金梦来了，他们毫不留情地破坏了南美文明！”米丽亚咬牙切齿地说道，显然对欧洲人十分仇视。

“其实欧洲人带来了先进的工业技术，使美洲的发展速度加快，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米丽亚大怒：“难道你觉得西班牙人来掠夺我们的财富是正确的吗？”

柯林连连摇手：“不不不，当然不是，我是说……”话还没说完，米丽亚早已扭头走远。他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在后面慢慢地跟着，假装欣赏旁边的石像。见身边有个石像雕得非常逼真，脸上表情严肃，右手握着一把前端呈半圆形、金闪闪的利刀。柯林上前摸了摸那人像的脑袋，用手电筒仔细照着，自言自语道：“古印加人的手可真巧，这雕像连头发都和真人一样，身上还穿着衣服。咦，不对……”

他忽然觉得纳闷，为什么石像脑袋上还能长出头发来，却见那石像眼珠一动，哇哇怪叫几声，右手挥刀就砍柯林的脖子。

柯林魂都吓散了，大叫着后退几步躲开这一刀，算是保住了脑袋。那怪人身材矮小，动作却灵活似猿猴，跳过来挥着个 T 形刀，连续向柯林夹头夹脑地猛砍，边砍还边发出鸟鸣般的叫声。柯林吓得冷汗直冒，大声呼救：“米丽亚！”怪人步步紧逼，柯林无处可退，只好从腰间掏出手枪射击。“当”的一声响，子弹打在怪人手中的 T 形刀上弹出火花。柯林连开三枪，都被对方巧妙地用刀挡开。

怪人大叫一声，挥刀搂头就砍，枪声又响了，子弹打在那怪人脚跟旁边的石地上，激得石屑乱飞。怪人回头见米丽亚就站在背后不远处，他知道双拳难敌四手，身体一闪躲在石像后。米丽亚持枪冲上去查看，那怪人却好像土拨鼠钻地洞似的，完全没了踪影。

柯林惊魂未定，问道：“这、这是什么东西？”

米丽亚左右看了看：“我也不清楚。这里怎么可能会有敌人？一路上并没人跟踪我们！”

“会不会是敌人早就埋伏在这里了？”

“不可能！”米丽亚肯定地说，“月亮神庙属于印加帝国古圣地，政府禁止游人踏足，平时极其偏僻，而且经常有狼出没，很少有人到这里来。”

柯林说：“那就奇怪了。这里太不安全了，我看咱们还是离开吧！”

“那怎么行？我们要去的是月亮神庙，快走吧。”米丽亚打了个手势，快步向前走。柯林连忙追赶上去：“等等我！”

待两人走远后，几尊石像背后的石板慢慢转动，从空心的石像肚子里闪出几条黑影，手持利刃慢慢向两人摸去。米丽亚和柯林来到金字塔基座下，塔正中有阶梯直通神庙，两人抬脚踏上阶梯，一直朝头顶的神庙爬去。走了几十级台阶，忽然风声飒然，柯林连忙缩头，刷刷两声，左右各有一柄圆头利刀贴着他头皮划过。柯林大惊，身体一歪差点从阶梯上滚下去。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另有两名黑衣怪人手持利刀冲上来，柯林举枪刚要瞄准，“当”的一声，身边一柄利刀挥过砍在枪管上，火花四溅，柯林只觉虎口麻木，手枪也掉落在地。他大喝

一声，挥拳击向那人面门，怪人侧身躲过，呼喝着举刀乱劈，柯林左右支拙，转身逃跑，几名黑衣人紧追而上。

这些黑衣怪人身材都很矮小，但动作却敏捷得如同猴子，满头黑发凌乱地披散着，夜色中除了手上锋利的刀刃在月光下发出闪闪寒光，就是这些人精光四射的眼珠了。柯林在石像群中来回躲避，脚下经常被散乱的石块绊倒，而那些人似乎都是夜视眼，在黑暗中行动自如，追得柯林没办法。耳边不断传来米丽亚的娇喝之声，知道她也在和那些黑衣怪人搏斗，不由得大叫道：“米丽亚，快来帮帮我，这些家伙很难缠！”

砰砰砰！前方有几声枪响传来，随即又是子弹打在金属上的当当声，声音密集如豆，看来米丽亚也没打中这帮家伙，子弹全被他们手中的利刀挡住。柯林紧急中瞥眼见米丽亚正迅速朝金字塔顶端奔去，六七名黑衣人如同幽灵般紧追不舍。

他叫道：“你们想干什么？有话好说，快住手！”这些人根本不听他的，也不回答，似乎个个都是哑巴，只管没命地追赶柯林，似乎上辈子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柯林用力掷出手电筒，手电筒光柱打着转砸在一人脑袋上，铝合金手电筒将那人打得怪叫一声，差点跪在地上，其他人继续狂追。柯林边跑边从地上捡起石头乱扔，众黑衣怪人仍旧挺刀抵挡。忽然柯林脚下踩到一块圆石，他身子一歪栽了个狗啃屎，一名怪人见有便宜可捡，纵身跃起大叫着举刀劈下。紧急时刻，柯林在地上横着打了几个滚，那人一刀砍在石头上，火星乱冒，柯林趁机使了招“兔子蹬鹰”，一脚踹在他脸上，那人闷哼一声趴在地上。柯林左手在地上一撑，起身后右脚用力踏在他的利刀上，黑衣怪人双手紧握刀柄，咬着牙向外拽，可柯林死死踩住刀身不放。柯林骂道：“你砍得很过瘾是吧？”伸手就是一拳。

这一拳正揍在怪人侧脸，打得他七荤八素，紧握刀柄的手也松开了，柯林连忙捡起刀。这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钢刀，刀前端的形状很奇怪，不是尖头而是半圆形，有点像鲁智深用的方便铲，刀身的血槽中嵌着金线，刀柄竟然也是用黄金制成的。

那怪人见刀被他抢走，眼睛立刻瞪得几乎要冒出火来，仿佛被抢的不是刀，而是自己的老婆。柯林站在原地耍了几个刀花，道：“别欺负我没有武器，今晚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正宗的中国六合刀法！”

刚说完，那黑衣人就像疯了似的猛冲过来，柯林挥刀迎敌，怪人似乎很怕这把刀，也不敢靠近他，只是不住地呼呼喘气。柯林笑了：“你小子也就这些能耐！”怪人愤怒地看着他，忽然连续高喊：“阿卡里玛，阿里玛，阿卡里玛！”

第二十三章 库斯科（4）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是西班牙语吗？”柯林疑惑地问道。忽然又从四下里围过来十几个黑衣人，都盯着那人。那人手指着柯林，又说道：“阿鲁卡塔尼杜米吐，塔尼杜米！”

这些黑衣人脸色都变得铁青，同时举起手中的镀金圆头利刀，一齐大叫：“阿里玛，塔里撒！阿里玛，塔里撒！”柯林看到这么多持刀的黑衣人，偷眼朝金字塔那边看去，米丽亚早已不见踪影，他心中暗骂米丽亚居然自己先跑了，真不够义气。他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肯定打不过他们，干脆豁出去冒个险，于是把刀柄倒转，远远抛给对方。那人下意识地伸手接过，脸上露出疑惑之色。柯林双手一摊，笑道：“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希望你们弄清楚再动手。”

这些黑衣人互相看了看，忽然同时大喝，持刀朝柯林冲去。柯林暗叫不妙，回头要跑时却发现这是个死胡同。他纵身跃起扒住墙头，刚要拧腰翻过去，双脚却已经被人抓住使劲往下拉，顿时摔了个仰面朝天，十几名黑衣人同时举刀朝他头顶砍下。柯林紧闭双眼大叫，心想完了！这辈子还没娶上老婆，就又要重新投胎了！

过了半晌没什么动静，柯林只觉得脖子上凉飕飕的，但脑袋似乎还在，因为自己还在喘气。慢慢睁开眼睛，只见十几把钢刀横七竖八地架在自己脖子上，一群黑衣怪人怒目而视，却再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柯林还在纳闷，十几把钢刀同时收起，被抢刀的那黑衣人上前一把揪住他衣领拉起来，推推搡搡地押着他朝神庙外走去。

柯林边挣扎边大声说：“你们把米丽亚弄到哪里去了？”

黑衣人根本不理他，径直押着他来到一尊石人像前。这尊人像离金字塔基座最近，也是最大的一尊，足有五米来高。怪人们掏出粗绳索将柯林从上到下牢牢捆在石像上。柯林极力扭动身体：“放开我！你们这群矮家伙，想干什么？”捆好柯林之后，一名黑衣怪人站到石像近前，伸手在石像上啪啪地拍起来，边拍边念着什么咒语似的话。其他人也都凑上来，共同围着石像不停拍击。柯林疑惑地问：“你们在搞什么鬼？”

话音刚落，就听“空隆”一声巨响，石像似乎正在下沉。柯林吓得一惊，还以为要地震，众多黑衣怪人都高呼起来，好像很高兴。又是轧轧连声，石像连同底座的一大块方形石板同时沉入地下，柯林和那些黑衣怪人也都跟着下去。柯林心怦怦乱跳，眼见地面慢慢上升，抬头朝上望去，头顶上四方形的暗蓝色天空越来越小，但毕竟还有月光照进来。忽然眼前一黑，似乎有东西封住了出口，黑暗彻底笼罩四周。不多时，石像停止下降，面前出现几十个跳动的小亮点，好像萤火虫的屁股。

一名黑衣怪人掏出火种，点燃了插在墙边的一支火把，其他人如法炮制，纷纷在石像周围点着了一圈圆形火把，将石像围在正中。这下四周亮如白昼，柯林也看清了这里的景象，只见这里是个巨大的地下石室，几面墙壁上雕刻得满满的都是人像，这些雕像姿态各异、表情夸张，在跳动的火光中似乎也在不断变换着表情。

石室前方是条长长的隧道，那些萤火虫屁股就是插在隧道两旁的火把。柯林正对面也有一尊巨大石像，石像上同样绑着一名男子，金发碧眼，应该是个白种人，三十几岁的年纪，赤裸着上身，满脸疲惫，衣裤破烂不堪，看来被绑在这里不是一两天了。

两尊石像中间有一口六角形的黄金井，井口立着一只纯金打造的巨人手臂，金光耀眼，手掌虚握，在火把光亮下反射出乌金流光。不知为何，整只黄金手臂慢慢散发出蒸腾热气，好像被烤熟了似的。

一名黑衣人走上前去，慢慢举起手中的黄金 T 形刀，横着将刀身嵌进巨人手掌的心里。旁边十几名黑衣怪人在黄金手臂旁围成一圈，纷纷低声念诵着什么。

柯林对面绑着的那个白人男子悠悠醒转，费力地睁眼看看四周，舔了舔干枯的嘴唇。正在柯林疑惑之时，忽然看到黄金手掌中嵌着的那柄黄金 T 形刀竟开始慢慢发光，同时柯林也感到石室中越来越热，好像面前有个正在加热的锅炉。十几名黑衣人同时高声念道：“阿里玛，塔里撒，阿里玛……”越念越快，声调也逐渐变高。那柄 T 形刀越来越亮，最后金中带红，竟似将要融化一般，刀身被一团红光包裹，就像个小火球，刀身发出噼噼轻响，不停地向外蹦着火星。在众黑衣怪人近乎癫狂的咒语下，那黑衣人伸手握住刀柄将 T 形刀抽了出来，光和热映得他身上的黑衣似乎变成了红袍。黑衣人慢慢走向那名白人，T 形刀发着红光将热浪转移到对面，柯林立时感觉热度小了很多。那名白人瞪大眼睛，疲惫中明显露出几分恐惧之色。黑衣人来到白人面前站住，只走了这么十几步，热浪却已经烤得他热汗直淌，火星也飞溅在脸上，但黑衣人毫不在意，他眼中发出异样的光芒，先伸出左手在白人那赤裸的胸膛上抹了抹，随后嘿嘿怪笑几声。T 形刀的高温热浪几乎要将白人的头发给烤焦，他不得不眯起眼睛，生怕火星跳进眼睛里；同时身上的皮肤也被映成红色，白人极力想躲避这股热浪，可身体捆得死死的，根本无法动弹半分。

黑衣人高举 T 形刀，口中大呼：“阿库塔拉米撒，阿鲁杜米意塔！杜米意塔！”说完右臂回缩，将刀头对准白人的心脏部位慢慢往前伸。

白人用英语惊恐地大叫：“啊……放开我，你们这群混蛋，快放开我……啊！”突然，杀猪般的惨叫响起，白色浓烟伴着一股焦臭味自白人胸前扬起。T 形刀已经接触到他胸前的皮肤，白人疼得扯嗓子大叫，身体像通了高压电似的剧烈颤抖挣扎，但都是徒劳的，黑衣怪人手上的动作丝毫不停，T 形刀继续前送，已经被烧得通红的 T 形刀就像热刀子切黄油，毫不费力地捅进肉体中。

白烟冒得更浓了，焦臭味闻之欲呕，白人的惨叫已经不像人声，还夹杂着众黑衣怪人有节奏的、歇斯底里的连续呼喊，更显恐怖。柯林看在眼里，吓得满脸冒汗，魂都快飞了。只见那黑衣人手腕变向，通红的 T 形刀在可怜的白人左胸切出个三角口，随后把左手探进去，将心脏掏了出来。

布满血管的心脏在黑衣怪人手中仍怦怦跳动，众黑衣人齐声高呼。奇怪的是那白人竟然还没死，他浑身颤抖，满脸汗水，喘着粗气瞪着面前黑衣怪人手中那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心脏，又低头看看左胸的伤口，惊恐中带着一丝疑惑。黑衣怪人握着跳动的心脏走到黄金巨人手臂前，把心脏放进巨人手掌中。顿时焦烟四起，转眼间那颗心脏已经被烤熟，随后“腾”的一声火苗腾起，心脏燃烧起来。

这时那白人突然全身起火，他再次大声惨叫，但叫声坚持了不到半分钟就悄无声息，火苗渐渐变小，一具形如焦炭的尸体呈现在眼前。

黑衣怪人左手一举，众黑衣人立刻停止喊叫，全都冷冷地注视着柯林。黑衣怪人又慢慢向柯林走去，柯林大叫：“你别过来，我们有话好商量。我认识米丽亚，她是印第安族长的女儿，她父亲叫古曼蒂！”

那黑衣怪人充耳不闻，继续向柯林靠近。火光映红了柯林的脸，他满脸是汗，急得直说胡话：“你们是印第安人吗？难道你们没听过古曼蒂和米丽亚吗？我是他们的朋友。我不是白人，我是亚洲人，咱们都是黑头发，不信你看！”黑衣怪人站定身子，左手“哧”地撕破柯林的衬衫，露出结实的胸膛，再将 T 形刀横举。那些黑衣人如同得了将令一般，又都念诵起咒语来。柯林气喘如牛，浑身流汗，眼睛盯着耀眼的刀身慢慢向自己左胸靠近，吓得大骂：“你这个混蛋，快离我远点，否则我做鬼也要缠着你，让你生孩子没屁眼！”他抬腿想踢，可全身被绑得像粽子，连脚趾都抬不起来。

众黑衣人的叫声越来越响，几乎掩盖了柯林那惊恐的大喊大叫。通红的刀刃距柯林胸部已不到一公分，噼啪几声细响，柯林前额的头发竟然烧焦打卷，同时强大的热度已经开始灼伤皮肤，柯林疼得扯脖子直喊。

突然，“当”的一声脆响，在狂喊声中显得异常清晰，众黑衣人不约而同地停止呼喝。那持刀的黑衣怪人回头一看，黄金巨臂上不知什么时候钉着一把飞刀，刀柄也是黄金打就，雕刻着精美的团状花纹。

这黑衣怪人脸色大变，连忙后退几步，其他人也都低声惊呼，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远处隐约传来细细碎碎的脚步声。黑衣人顿时警觉起来，纷纷涌到隧道口举起 T 形刀严阵以待，那手持通红 T 形刀的黑衣怪人也跑了过去。不多时就见有两人渐渐走近，前面的人高大强壮，后面还跟着一个纤细身影。那人刚走到隧道口，就听见“当啷当啷”几声，所有的黑衣人全部扔掉手中利刀伏倒在地，一动也不敢动。

这人走进石室，柯林看得更清楚了。这是个强壮的中年男人，头上戴着五色鹰羽冠，黑发编成粗辫垂于脑后，身披黑黄相间的长袍，腰系金丝带，前胸敞露，现出一身虬结的肌肉和古铜色皮肤，全身上下凡是裸露的皮肤都刺着密密麻麻的青色花纹图案，看上去令人浑身不舒服。这人长鼻方口，面沉似水，一双眼睛精光四射，如鹰眼般扫视四周，左脸颊一条长长的疤痕直通耳际，更显阴沉。

他看了看这些黑衣怪人，又瞧瞧被绑的柯林，还没开口说话，从他身后绕出一人快步跑到柯林身边。柯林失声道：“米丽亚，是你！”

米丽亚迅速解开捆住柯林的粗绳，问：“你没事吧？”

“我……我还好。”柯林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再晚来半分钟，我这条命就上天了！”

第二十四章 库斯科（5）

“笨南瓜！谁叫你那么快就被人抓住？”米丽亚骂道，眼神中却含着笑意。柯林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刚要说话，米丽亚却朝他使个眼色，示意他先别说话。

那强壮中年男人右手倒提着一把巨大的 T 形钢刀，刀柄和吞口均是黄金的，镂着精致的花纹，刀身寒光如水。他走到柯林面前，用那双鹰眼看了看柯林，柯林忽然感到浑身不舒服。

“你就是柯林？”中年男人用拉丁语问道，嗓音十分低沉。

柯林虽然不认识这个人，但他不傻，早听米丽亚说她父亲是印第安部族的首领，而这个男人怎么看都不像普通人，于是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十分客气地答道：“是的，古曼蒂先生。”

“嗯？”中年男人显然有些意外，“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米丽亚微笑着走到中年男人身旁，说：“父亲，他不是傻瓜，就算不是美洲人也听过你的威名。”有道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句话虽然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在南美洲照样适用。这中年男人“哼”了声：“不用奉承我，除非是你自己和他说的。”嘴上虽这么说，脸上的神色显然缓和了几分。古曼蒂转身离开，米丽亚连忙拉着柯林在后面跟着，顺手从黄金巨臂上拔下那柄飞刀，收在皮带中。

三人离开石室向隧道前方走去，那十几名黑衣人始终跪在地上，好像被施了定身法，连头都没敢抬。隧道又宽又长，两边每隔十米插着一支青铜火灯盏，里面燃着石油。柯林惊魂未定，不停地用衬衫下摆擦汗，不时还回头看看，似乎怕那些黑衣人还会举着烧得通红的 T 形刀追上来。隧道两侧的石壁上刻着很多人像，好似某种宗教礼仪的画面，米丽亚平时风风火火，此刻却老实地跟在古曼蒂身后，别说和柯林说笑，就连目光都很少游离他处，柯林觉得很奇怪，但也不敢多问。

走了几百米，前面豁然开朗，出现一座宽大的圆形石厅，周围火炬密布，照得石厅极为明亮。地面全是雕刻着图案的石板，地面上有个巨大圆洞，几乎占整个石厅三分之二的宽度，黑黝黝的不知有多深，

一块宽两米多的条石从厅口直直延伸到圆洞中心，尽头处是一张石制坐椅，坐椅就这样孤零零地悬在圆洞之上。

石厅左右各站着三名印第安人，这六人有高有矮，面无表情，同样身穿长袍、头戴羽冠，区别只是头上戴的羽冠颜色只有黄、白、红三种，而古曼蒂戴的羽冠有五种颜色。

古曼蒂慢慢踏上条石，走到条石尽头的石制坐椅上坐下。柯林仔细看着那根条石，很担心它会从中断裂，古曼蒂连人带石椅一块掉进下面的洞里去。

可古曼蒂显然没有柯林这种担心，他稳稳地在坐椅中坐定，从怀中取出米丽亚的那个金属轴，拧开后倒出羊皮地图，双手展开仔细看起来，边看边念。

他用的是一种很古怪的语言，虽然柯林听不懂，但从其他六名印第安人的表情可以猜得出，地图上肯定有什么惊人的秘密。

米丽亚站在柯林身边，小声为他翻译：“我父亲说的是古印加语，大意是：太阳流下的汗水滴落在神河怀抱，因提神将它赐给自己的儿子。玛诺阿王乃是神使，他会把这神圣之物交于太阳之子，后者将用因提手中的圣枪指出黄金通道。黄金圣枪安放于安第斯巨神的左腿中，在弯月以西、雄鹰脊背之上就是太阳之子的休息地。如果你能在九月某天的最后一刻捆住太阳，就能拥有被圣洁处女们守护着的圣枪，带走她们的黄金灵魂，才可接近太阳之子。”

柯林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念完之后，古曼蒂抬起头对米丽亚说了一句话，米丽亚回了几句。这种语言柯林知道，他在秘鲁听过几次，虽然不懂内容，但从发音能分辨出是印第安语。两人交谈之后，古曼蒂哈哈大笑，站起来说了一句话，那六名印第安人同时振臂高呼，米丽亚也露出欣喜的笑容。

古曼蒂向米丽亚招了招手，米丽亚走上条石来到坐椅前单腿跪下，古曼蒂从腰间摘下一柄精致的黄金匕首递给她，米丽亚欣喜异常，连忙双手接过。

古曼蒂点点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柯林，用手一指说了句话，同时做了个手砍的动作。米丽亚脸色大变，立刻回复几句，语调焦急而又坚定，像否定又像在解释。古曼蒂“哼”了声，立刻沉下脸，眼睛像利箭似的在米丽亚脸上来回扫视。米丽亚显然有点害怕，后退几步连连辩解，古曼蒂也不理会，将羊皮地图收进金属轴后离开坐椅，径直从米丽亚身边走过，出石厅离去。

柯林见古曼蒂走远，这才松了口气，笑着对米丽亚说：“你父亲还真威严。对了米丽亚，我都快渴死了，你这儿有水喝吗？”

米丽亚默不作声，旁边有两名印第安人走过来，一左一右挽住柯林的胳膊。柯林摆着架子说：“我说朋友，对待客人要有礼貌，现在我是你们印第安族人的恩人，懂了吗？”

左边那个印第安人先搜出柯林身上的手枪，再用西班牙语对他说：“没问题，月圆时分我们会用杜米刀砍掉你的脑袋。”

“什么？”柯林大惊，“砍谁的脑袋？我没听错吧？”转头望着米丽亚。米丽亚将脸扭到一边，眼中泛出泪花。柯林大声道：“到底怎么回事？米丽亚，你说话啊！”

又上来两名印第安人，四人扭着柯林就朝外走，柯林极力挣扎，但根本无济于事，在隧道中左拐右拐，又爬了几处阶梯，来到一堵墙前面。墙上嵌着六个大铁环，四人用一根粗索顺序穿进铁环中，将柯林牢牢捆住，有人在墙上什么地方按了一下，“哗”的一声，柯林身后的墙壁忽然像商场旋转门一样转了180度。柯林只觉冷风袭面，低头一看，脚下是百米高的石台，这才发现自己被绑的地方竟是金字塔顶那座月亮神庙的后墙！

神庙地势很高，至少也有八十米，柯林向下望去，他不由得双腿发软，还感到一阵阵头晕。这个旋转机关设置得极为巧妙，神庙前斜后直，而石台紧贴着后墙，柯林的脚尖甚至都露在石台之外，如果没有绳索捆着，恐怕早就掉下去了。夜风呼呼地刮着，月亮半掩在乌云中，隐隐露出半圆。柯林打了几个喷嚏，大喊道：“放开我！米丽亚，你在哪里？”

喊叫声在空旷的山谷中远远传开，半天过后才有回音传来。柯林急得够戗，又连喊数声，可惜没人答应，柯林扯开喉咙叫了半天，别说人，连老鼠也没见到。他喊得累了，呼呼喘着粗气，忽听有“扑棱”响动，一只猫头鹰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竟然落在柯林头顶上。柯林气得大骂：“你也敢欺负我？快闪开！不然我清炖了你！”猫头鹰扭转脑袋，先理了理背上的羽毛，然后竟开始啄起柯林的脑门来，柯林疼得左右扭头，猫头鹰甚是灵活，锲而不舍地连续啄他。柯林急中生智，张嘴学起狗叫：“汪，汪汪汪！”

他在河北沧州老家就养过一只叫大黑的狼狗，大黑性情凶烈，看家护院是把好手，柯林没别的办法，干脆学起大黑那低沉凶狠的叫声来。没想到歪打正着，那只猫头鹰也许以前被狗咬过，突然听到狗叫声，顿时吓得扑棱棱几声就飞走了。

柯林哭笑不得，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绳索，几乎有手腕粗细，左右挪动身体，发现根本无法磨到绳索。正在焦急时，忽然听见脚下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努力向下看去，却见有个黑色人影正顺着神庙那陡峭的外墙向上攀爬。这是谁？柯林心中疑惑。只见那人影在凹凸不平的石墙上爬得很费力，有好几次甚至差点滑落下去，当人影渐渐近了些时，刚好天空中乌云移走，露出皎洁的月亮。借着月光，柯林清楚地看到那人影腰间似乎别着金色的短刀，他顿时心中一凛：这个人是不是刽子手，是在月圆的时候砍我脑袋来的？

他吓得浑身冷汗直冒，呼哧呼哧地扭动身体，想找个角度把绳索磨断，还没等他折腾出名堂来，那人影已经距离他不到二十米了。从纤秀的身影看去，似乎很眼熟，忽然，柯林惊呼一声：“米丽亚！”

米丽亚远远向他做了个“嘘”的动作，手脚加快速度继续向上爬。柯林立刻担心起来，压低声音说：“米丽亚，小心脚下！”米丽亚没理他，不到十分钟就爬到柯林身边。柯林几乎看傻了，心怦怦直跳，米丽亚紧贴石墙，如履薄冰地站在不到二十公分宽的石台边上，腾出右手抽出腰间那柄父亲赐给她的黄金匕首，开始去割柯林身上的绳索。

第二十五章 库斯科（6）

柯林道：“米丽亚，这么高的神庙，你就……就这么爬上来了？”

“这有什么？再高的神庙我也爬过。”米丽亚平静地说。柯林担心地说：“你可要站稳了，这神庙这么高，石台又窄，你可千万别掉下去……”

米丽亚不耐烦地打断道：“你再这么多废话，我就真要掉下去了！”柯林知趣地闭上嘴。米丽亚手上动作不停，锋利的刀刃转眼间就将绳索割断，随即将粗绳从大铁环中抽出。绳索这一松，柯林立刻站立不稳，往下一看，顿时头晕目眩，手舞足蹈地就要掉下去，米丽亚伸出右臂拦在他身前，柯林连忙扶住她手臂。米丽亚低声道：“别往下看！”柯林连忙闭上双眼。米丽亚将匕首插回腰间，说：“身体贴着墙，慢慢向右移动，快！”

“我……我不敢动！”柯林两腿抽筋，紧紧闭着眼睛道。

米丽亚气得要死：“没用的男人！你再不动作快点，被雄鹰战士发现我们就都完了！”

柯林无奈，只得紧贴石墙，双脚横过来慢慢向右蹭，还好有米丽亚扶着，大约移动了两米，米丽亚伸手在头顶墙壁处一按，再用力推面前的石墙，就听“哗”的一声，原先捆绑柯林的石壁又旋转了几十度，露出里面的空间。米丽亚连忙闪身进去，柯林听见里面“嘭嘭”声响，紧接着几声闷哼，似乎有人扑通倒地，随即有人绕过石门另一侧将柯林拉了进去，正是米丽亚。

借着神庙内的灯盏，柯林看见两名印第安人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他有点心惊：“米丽亚，你……你是偷偷来解救我的？”

“当然，你以为是我父亲发善心要放你出去吗？”说完米丽亚转身就走，柯林在后紧跟着。

两人七拐八转地在隧道中穿行，偶尔会听到有人低声说话，米丽亚就会带着柯林避开，而走另一条路。隧道越来越窄，左弯右绕，有的地方甚至矮到必须弯腰前行。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身后传来隐隐约约的人声，柯林脸上变色：“不好！米丽亚，有人跟来了！”

米丽亚弯腰加快速度疾走，柯林勉强跟上她的脚步。身后的声音忽高忽低、似远似近，隐隐听出言语中带着愤怒之意，柯林脚下半步也不敢停，生怕稍慢一步，就会被人揪住后心抓回去。

走着走着，米丽亚忽然停下了，柯林险些撞到她身上，刚要问话，却发现面前是堵死的，只有一个高不足两米的石洞！这下柯林急了：“米丽亚，你怎么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就见米丽亚伸手扒住石洞边缘一撑，纵身跳上去来到石洞外侧，哗的一声，这里居然也有个暗门。柯林连忙随后纵上来，从石门钻出去就到了外面，再回头一看，不由得惊奇不已，原来这石门就在神庙金字塔前空地的一尊石像后背上！

柯林道：“没想到我们居然能从石像的肚子里钻出来，太神奇了！”米丽亚没时间听他感慨，连忙推回石门，左右看了看，从遗迹墙角找出一根石条来，柯林连忙过去帮她扛到石像后背，先在地上用脚尖挖了个小浅坑，再用石条死死抵住石像背后的石门。

刚把石条顶好，就听见石像肚子里隐约传出嘭嘭闷响，米丽亚哼笑了声：“我们的动作真及时，不然又要多费力气。好了，快走吧！”

两人趁着夜色急忙朝山坡跑去。柯林被这么一吓，早忘了来时的路，幸好米丽亚对这里很熟，她带着柯林爬上跃下，顺原路朝停汽车的方向而去。身后远处从金字塔方向传来纷乱的呼喝声，显然是有人追了上来。米丽亚道：“他们追过来了，快跑！”

柯林气喘吁吁地跟在米丽亚身后飞速狂奔，耳听得后面嗖嗖声不断传来，柯林正纳闷是什么声音，忽然“啪”的一声脆响，一支白羽箭射在柯林身旁的岩石墙壁上，打着转远远弹了出去，吓得他一缩头。紧接着啪啪声四起，十几支箭没头没脑地乱射而来。

“蹲下身，别把头露出墙外！”米丽亚低声喝道，柯林哪还用她告诉，早蹲得比武大郎还低，手扶着墙壁蹲行。两人左绕右绕，头顶箭羽不时掠过，柯林心有余悸地说：“还好不是毒箭，否则打死我也不敢动！”“你怎么知道不是毒箭？”米丽亚冷冷地说，“那都是涂过红剑蛙液的毒箭！”

柯林顿时吓得站住了：“什么，真是毒箭？怎么可能？你父亲怎么可能用毒箭射你？”

米丽亚回手揪住柯林的衣领用力一拉，让他继续前进。她脚下不停，边走边冷笑着说：“怎么不可能？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要杀你吗？”

没等柯林回答，米丽亚接着说：“因为我把羊皮地图中‘黄金通道’和‘圣枪’的秘密都告诉了你，父亲怕你泄露天机，于是起了杀机要将你处死。我趁他们在研究地图时偷偷跑出来解救你，被他们发现。在我们印第安人看来，背叛自己的种族是第一大罪名，甚至比杀人更遭人唾弃，所以父亲才对我们痛下杀手。”

柯林顿时语塞。两人气喘吁吁地跑下山谷，米丽亚径直朝平原方向跑去。柯林忙问：“为什么不走刚才的山路？这样他们就只好追了！”

米丽亚道：“不行，山路绕远，走它是为了避开大路上父亲的守卫。现在父亲肯定派人从大路去拦截我们的车，所以必须走这条最近的路！”

两人在岩石间闪避前进，身后的箭羽带着风声飞来，啪啪地射在岩石上折断。柯林似乎已经忘记了害怕，只知道紧跟着米丽亚飞奔，米丽亚知道后面的人离得远，射箭也没什么准头，因此也无须有目的地躲闪，只靠灵敏的耳朵从风声判断箭羽射来的方位，随时调整线路以求最大限度地避开。

运气还算不错，两人跑了十几分钟，柯林远远看到那辆醒目的黄色福特静静停在山坡上。他非常高兴：“这么快就到了？太好了！”

米丽亚叫道：“快进到汽车里去，快！”

两人朝汽车一路飞奔，柯林百忙中抽空回头，见月色中十几名头顶羽毛的人影边跑边拉弓放箭，嗖嗖地射个不停，似乎一心要把两人置于死地。正跑着，忽然一支箭带着劲风“噗”地刺中柯林右臂，鲜红色的箭头穿透衣袖而出，柯林吓得魂都飞了，大叫一声栽倒。

米丽亚也是一惊，连忙回身弯腰扶着他朝汽车跑去。身后的人大声呼喝起来，似乎也发觉到柯林中箭了，于是追得更起劲儿。柯林面

如土色，在米丽亚的搀扶下终于跑到汽车旁，米丽亚先拉开右侧车门，自己弯腰钻进去，再把柯林硬拽进来，也顾不上关右侧的车门，连忙拧钥匙发动引擎。

福特屁股后面冒出浓烟，车轮随着引擎的嘶叫飞速旋转。这时十几名印第安人也爬上山谷追了过来，后面几人更是连发数箭，尖利的精钢箭簇穿透车窗停在玻璃中。一名印第安人跑得最快，甚至已经来到驾驶室车门前，伸手就去拉车门。米丽亚沉着冷静，她猛向右打方向盘，车身顿时在原地转了九十度，把那印第安人刮倒在地。后面又有人蜂拥而至，米丽亚左脚压住离合器，右手把挡杆推至最高的五挡，右脚再将油门踏板踩到底，两个后轮原地飞速狂转起来，随着车身慢慢旋转，后轮将地面上的泥土和碎石急速甩出，这些碎石就像用几百把弹弓同时射出的石子，夹头夹脑地飞向车后方，引擎轰鸣声夹杂着碎石破空之声，就像起了一场小型沙暴。

十几名印第安人原以为这两人已经手到擒来，忽然迎面飞来无数碎石，顿时把几人面皮打破，有两人眼睛也被打瞎，双手捂着脸惨叫。其他人连忙转回身低头狂奔，别说追赶，连大气都没敢再喘。

米丽亚趁机抬左脚松开离合器踏板，汽车冒着白烟飞驰离去。

一口气驶出十几公里，汽车终于拐到一条小路上。附近十分荒凉，米丽亚从倒车镜看见后面没人追赶，这才慢慢将车停下。她不停地深呼吸，甚至不敢侧头看身边的柯林。

她慢慢转过头，见柯林仍然斜靠在座椅上一动不动，右臂衬衫破口里还穿着那支毒箭，精钢箭头上涂着鲜红的毒汁，红得令人心悸。米丽亚轻轻扳过他的肩膀，柯林双眼紧闭，身体也僵直着。米丽亚颤抖着伸出手，想查看他的伤口，但却不敢面对结果。

第二十六章 库斯科（7）

她太了解剑蛙了。这种红色的南美剑蛙身体比硬币还小，而其皮肤分泌液中所含的毒液却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神经毒剂，远远超过加勒比海蛇毒，千分之五克毒液就能毒死两头大象。把一滴毒液混入五千倍的清水里，毒水的颜色仍然可以保持鲜血般红艳。印第安人将这种毒水涂在箭簇上，只要触碰到人体的血管，五分钟内必死；除了红剑蛙眼睛里的晶状液之外，根本无药可医。

米丽亚看着脸色惨白的柯林，知道他肯定是凶多吉少，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悲声念诵：“创造万物的真神，

为什么这样捉弄你的子民？

把你赐给我的人又复夺走，

只留下一颗孤单、冰冷的心！”

她越哭越伤心，双手捂着脸，眼泪顺手指不停流下来。

柯林慢慢转过头来，见米丽亚哭得伤心，伸出去的手又慢慢缩回来。考虑再三，还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米丽亚，你也别太难过了。”

米丽亚吓了一大跳，她“啊”地跳起来，脑袋重重撞到车顶，猛回头看去，却见柯林正在用手揉着脖子。“你……你是人还是鬼？”米丽亚身子靠后，表情惊恐地问。

柯林咧着嘴道：“我当然是人！”

米丽亚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她一把拽过柯林，小心翼翼地将那根箭杆从柯林右臂的衬衫中慢慢拉出来，这才发现原来这支毒箭已是强弩之末，刚巧只穿透了柯林的两层衬衣布料，根本没刮到皮肤，更别提中毒了。正当米丽亚惊讶不已时，柯林又表情痛苦地说：“米丽亚，我现在浑身无力，口干舌燥，看来是真中毒了。米丽亚，你快救救我，我……我可能就要死了……”

啪！米丽亚重重地给了他一记耳光，打得柯林精神了许多：“你怎么打我？”

“打的就是你！”米丽亚将毒箭从车窗远远扔出去，骂道，“你这个骗子，毒箭根本没刺破你的皮肤，为什么装死骗我？”

柯林却显得很委屈：“刚才我以为自己中箭了，摔了一跤后头还有点晕，而且浑身无力，想在车上休息一会儿，并没有说我被刺中了啊！”

米丽亚大怒，举拳又要打。柯林用双臂护住面门，边躲闪边大叫：“打人是犯法的，你不能这样！”“那你骗我不该打吗？”米丽亚怒气未消。

柯林解释说：“我真不是故意的。不过，刚才你念的那四句诗还真好听，就是听不懂什么意思，是你们印第安的诗歌吗？”

米丽亚表情忸怩，支吾道：“嗯……就算是吧，说了你也不懂！”

柯林又问：“你刚才哭了吗？怎么流泪了？”

“没有，是被风吹迷了眼睛！”米丽亚转身摇上车窗，顺使用袖子擦干脸上的眼泪。

柯林长吁口气：“刚才还真险，差点就成了瓮中之鳖。现在该怎么办？不光被敌人盯上，就连你父亲也要杀我们，真正是腹背受敌了！”

米丽亚下车从后备箱提出一塑料桶汽油将油箱补满，柯林则取出面包和水，两人胡乱吃饱了，上车后米丽亚发动引擎开动汽车，沿着小路缓缓向北驶去。柯林问她要去哪儿，米丽亚说：“没别的办法，现在我成了齐布查·穆斯卡族的叛徒，但父亲念在我找回地图有功，估计也不会对我们紧追不放，可我和父亲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除非我能找到那杆开启黄金通道的圣枪交给他，也许还有缓和的机会。”

“什么，找到那杆圣枪？那不是还要深入安第斯山吗？”柯林差点跳起来，“为了找这个羊皮地图，你和我几乎死了好几次。你把地图交给你父亲古曼蒂，他非但没有感谢之心，反而还要杀我们，现在你居然又想着去找什么黄金圣枪？我看你真是发疯了！”

米丽亚笑了：“你说得对，我是发了疯。因为我是印第安人，我的生命就是要注定为自己的种族尽每一分力，不能有半点私欲，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柯林直摇头：“没有半点私欲？这简直无法理解！难道你就从没有过私人追求和理想吗？比如找个什么样的丈夫，或者建立一个家庭，起码希望给自己添些金首饰、买件漂亮衣服什么的？”

“没有，”米丽亚面无表情地回答，“从我懂事开始，父亲就给我找了很多老师，各种各样的老师。他们有的教我认字，学印第安语言、英语、法语、拉丁语和德语，有的教我物理化学天文学知识，有的教我开枪、骑马、格斗和野外生存术，就是没有人教我如何化妆和买漂亮衣服。”

柯林半晌才叹了口气：“难以想象！你父亲是想把你训练成一个机器人？一个得力助手而不是女儿？”米丽亚苦笑着回答：“也许是吧！但我能理解他。他是印第安族长，生来就担有重任。我既然生为族长的女儿，自然也是创造之神的旨意，这就是宿命，我必须听从神的安排！”

“印第安有那么多种族，他们族长的儿女也有义务去冒险，为什么偏偏要让你来完成这么困难的事？我很不理解！”柯林气愤难平。

米丽亚沉默半晌：“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你有两个脑袋、九条命吗？”

“那倒没有。”米丽亚道，“但我身上有一样特别的东西。全世界几千万印第安人，只有三个人拥有这种东西，其中包括我。”

柯林疑惑地问：“什么东西这么稀有？”

“血统。”米丽亚平静地说。

“血统？你的血统怎么了？”

米丽亚道：“我父亲古曼蒂是印加帝国皇帝的直系后代，虽然印加帝国被白人灭亡，但血脉还在，而我是他的女儿。”

“什么？”柯林猛地站起来，“也就是说，你和你姐姐吉丽亚是……是印加帝国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两名皇室后裔？”

“完全正确。”

柯林恍然大悟：“怪不得你和吉丽亚都在拼命寻找黄金城，原来是这样！”

米丽亚面色疲惫，却无比坚决地说：“就因为这个宿命，所以我必须付出全力来完成它，也因为有了这种血统，全世界的印第安人都在帮我。如果被吉丽亚抢先找到黄金之城，那将会是印第安种族的一场浩劫。她会用这些黄金饱足私欲、铲除异己，甚至会联合那些万恶的白人来杀戮同胞，所以就算我粉身碎骨也要阻止她，抢在她前面完成本族大业！”

第二十七章 库斯科（8）

听完这番话，柯林再无疑虑，他当即表示，会全力帮助米丽亚。米丽亚笑了，又道：“还记得你给我买的内衣吗？当时我说有些不习惯，因为我从没穿过那么漂亮的衣服，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寻找黄金地图上。现在你应该能理解了吧？”

柯林叹口气，慢慢点了点头：“我完全理解。不过米丽亚，你今天已经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又劳累了半天，我想咱们还是休息一下吧，明天继续前进怎么样？”

“不行。我父亲今晚肯定会派人继续搜索，要尽量远离这里，天亮后父亲找不到我们，就会暂时停止对我们的抓捕。毕竟他也怕白天耳目众多，如果被吉丽亚或何塞的人嗅到气味，就会对父亲的计划产生影响。”米丽亚揉揉隐隐作痛的颈椎说。

柯林问：“这么说，你还要开一夜的车？”

“很意外吗？这是我生活中常有的事。你睡觉吧，明天我会叫醒你的。”

柯林关切地看着她的脸，见米丽亚脸上略带悲戚，眉宇中还有些愁容，但嘴角却显出坚毅之色，不由得心生怜惜，可自己又不会开车，实在帮不上忙。他伸出双手，轻轻为米丽亚捏脖颈，米丽亚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柯林怀中。柯林恨恨地说：“我真笨，连开车都不会，等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一定要学会！”

米丽亚闭着眼睛笑了：“臭南瓜，现在才知道自己笨？没关系，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每个人会的东西都是神安排好的，等到你真正要用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教你。”

“也有道理，到时候就得麻烦你了。”

米丽亚把嘴一撅：“你这么笨，教不会怎么办？”

柯林嘿嘿笑道：“那就教一辈子吧，反正我们都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他这话说得很暧昧，米丽亚睁开美目狠狠瞪了他一眼，柯林立刻闭上嘴，老老实实按摩。米丽亚忍不住笑了，继续闭上眼睛享受。

捏了一会儿，米丽亚感觉好多了，她打起精神继续开车前进，柯林则把头靠在座椅上闭上眼，他也很累，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一阵嘈杂的声音将柯林从梦中吵醒，他睁开眼，发觉天已大亮。明媚的阳光下，身边有两名肥胖的老年妇女边走边聊天，头顶着大瓦罐笑着走过，旁边还有很多人扛着米袋子、酒桶或者大袋的面包块，似乎是个集市。再往前看，眼前一片白汽蒸腾，汽车前盖支得高高的，米丽亚不知去向。柯林抬腕看看表，早上八点整，连忙跳下车。这集市就建在一条大河岸边，河面汽艇来回穿梭，放眼望去，岸边全是小商贩搭起的各色帆布帐篷，叫卖声此起彼伏，人流熙熙攘攘，非常热闹。

柯林揉揉眼睛走到车前盖，见引擎旁的水箱几乎露了底，白汽呼呼冒个不停。他四下寻找米丽亚没找到，只好从后备箱找了只空塑料桶跑到河边灌满，回来咕嘟嘟地把水倒进水箱中。

他正灌着水，米丽亚和一个精神饱满的黑皮肤男青年边谈话边走过来。那男青年皮肤黝黑发亮，精壮干练，肩膀上还蹲着一只正在剥花生的小猴子。两人来到柯林身边，米丽亚问：“你在干什么？”

“你去哪儿了？这美国车就是结实，在山谷里颠簸了近两天，除了水箱快烧干之外，没出任何毛病，我来给水箱加点水！”柯林笑着回答。

米丽亚一把抢过塑料桶：“不用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汽车！”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在今夜渡过乌鲁班巴河，到对岸的安第斯山西脉去。”

柯林见米丽亚言语平缓，但神情坚决，显然主意不可更改，他“哼”了声，没好气地把塑料桶扔在地上。米丽亚知道他十分反对自己去安第斯山找黄金圣枪，所以也不多讲什么，转头对那男青年说：“我们几点出发比较合适？”

男青年右手抚摸着肩膀上小猴的背毛，笑着说：“下午三点左右吧，天黑之前船就会驶到河对岸。白天是海盗活动最少的时候，相对比较安全，那些该死的海盗只在夜晚出现。”

“什么？还有海盗？”柯林吓得头皮都立起来了。

男青年从口袋里摸出两颗花生抛给小猴子，小猴准确地接住花生，转眼间就剥开外壳，把果仁放进嘴里。男青年转头对柯林说：“怎么，有海盗很奇怪吗？看来你不是本地人。不过不用害怕，只要你不乘船到水面上，海盗是不会到陆地找麻烦的！”

“可我们偏偏是要渡河啊！”

“这个嘛……”男青年双手一摊，“那就没办法喽！”

柯林还要说什么，米丽亚笑着插话：“看把你吓成这副模样。康巴斯刚才对我说了，白天海盗很少出来活动，当地人要过河都选择在白天，很少会出危险的。”

男青年也微笑着点头。听她这么一说，柯林心里稍微平静了些，他道：“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干什么？”米丽亚看了看四周，说：“我有点累了，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好养足精神，而康巴斯也要帮我们弄些装备来，对吗？”

那叫康巴斯的黑人男青年笑着点了点头，随后向两人挥挥手转身离开，临走时那只猴子还回头朝柯林做了个鬼脸。柯林哭笑不得，看着康巴斯的身影隐没在拥挤的人群中，才对米丽亚说：“按常理来讲，白天视线清晰，那些海盗们怎么不在白天打劫，却选在晚上出没？”

两人向位于集市东南角的仅有的一家旅馆走去。米丽亚说：“白天经常有政府军的巡逻船只在河上行驶，海盗一旦遇上他们就会吃大亏。而那些运送贵重物品如毒品、假钞、军火和走私物的船主们做贼

心虚，怕被政府查到，只敢在晚上出航，所以也就成了海盗们劫掠的主要目标。”

“听说海盗们武器精良，根本就不怕政府？”柯林问。

“那是海上的大海盗，而这里是内陆河岸。那些人严格来说应该被称为‘私掠者’，英文叫做 **Privateer**，他们的船也多是一些武装民船，装备远不如那些出没在大风大浪中的海盗精良。但他们船小速快、机动性强，政府无暇顾及他们，民间船则对他们恨之入骨，却也无可奈何。”

柯林点了点头：“原来如此。那个康巴斯是什么人？看上去似乎不是印第安人，可靠吗？”

“他是黑人和印第安的混血，也是埃森的小时玩伴，我们的好朋友。他人非常精明，另外……”说到这里，米丽亚有点犹豫，“他还追求过我好几年，被我拒绝了，但仍然对我很好。”

“哦，是这样，我看那人也不错，干脆你就嫁给他算了！”柯林笑道。

米丽亚“哼”了声：“没完成本族大业之前，我是不可能考虑私情的，这你还不了解吗？”

说话间，两人已经来到这家旅馆，旅馆共分三层，每个房间的阳台上都用帆布搭成布篷。旅馆老板说只剩下三楼的一个单间了，无奈两人也只得住下。

这简陋的旅馆自然没有阿雷帕酒店那么豪华舒适，但还算整洁，米丽亚坐在床边，用手摸了摸脖子，表情有些不舒服。柯林坐在她身边：“米丽亚，你昨晚那么劳累，又开了大半夜的车，先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米丽亚摇摇头：“不用了，一会儿康巴斯会给我们带食物来。我现在脖伤未愈，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一个人实在无法对付，所以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

柯林想想也对。他拉开浴室门看了看，里面还算干净，转头笑嘻嘻地对米丽亚说：“你先洗个热水澡吧，我帮你看门！”

米丽亚低头看看身上，柯林前些天给她买的真丝衬衣和牛仔裤在爬山时被树枝石棱刮出一些细小的破口，衣服也有些脏，她脸上更红了，连忙走进浴室关上门。

第二十八章 库斯科（9）

柯林伸了个懒腰，站在阳台向外张望，下面集市里挤挤挨挨，鸡飞狗跳，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八月份正是南美最热的天气，屋内的空气似乎都要燃烧起来，柯林身上黏黏的全是汗水，他脱掉衬衫，从墙上简陋的镜子中看着自己。身上肌肉结实匀称，只是脸色有些疲倦，眉宇间还带着几分愁容，看到自己这副尊容，柯林立刻想起秘鲁政府对他的通缉令。

自己来秘鲁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不但薪水没讨来，反惹上不少官司麻烦，白白害死无辜的薇玛，连自己也被人追杀。柯林越想越气，他垂头丧气，一屁股坐在床上，耳中听到浴室里传出的哗哗水声，想起和米丽亚相遇至今的诸多遭遇，心情很复杂。

不多时，米丽亚洗好澡围着浴巾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洗过的衣服，在阳台找了几个衣架晾晒起来。现在天气极热，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到下午三点时衣服就能完全干透。看着白里透红、头发湿漉漉的米丽亚，柯林觉得此时的她才更有女人韵味，不由得心里升起一股异样的感觉，身体也有些发热。

米丽亚正值青春妙龄，看到柯林的神态立刻什么都明白了。她连忙转过身去，说：“你也快去洗个澡吧，身上臭死了！”

柯林稳了稳神，尴尬地笑笑后去洗澡了。米丽亚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着浴室门，忽然觉得空落落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那种感觉十分空虚无助。她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自己这二十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骑马、打枪、格斗、射箭、学习各种语言、野外生存、按父亲的命令杀白人……她的生活中似乎都是这些男人才做的事情，而对一个女人来说理所应当的东西她却极少拥有：化妆、换个发型、穿漂亮的衣服、与男人恋爱……这些好像离她很远很远，有时甚至认为，那些事与自己无关是天经地义，并没什么奇怪的。

她永远是同一种发型；买衣服从来不看款式，而只考虑是否适合行动；从没穿过高跟鞋，更别提柯林给她买的那种性感内衣了。

在阿雷帕酒店的浴室里，当她穿上内衣的瞬间，似乎从镜子里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连自己都觉得有些陌生，这是她吗？原来这种样式暴露的性感内衣是这么好看，自己以前从没发现。更主要的是，这内衣是一个男人给她买的，她甚至幻想，这舒服地裹着身体的内衣就仿佛柯林在紧紧抱着自己……想到这里，米丽亚身体有些发热，她紧闭双眼，朦胧中似乎听到柯林从浴室走出来慢慢坐在床边，双手开始抚摸她的手臂。米丽亚呼吸变得急促，猛睁开眼，屋内很安静，从浴室里传出冲水声和柯林的哼唱声。米丽亚脸红得像苹果，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就这样，她在胡思乱想中渐渐入睡。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被柯林摇醒，睁开眼后她连忙起身，问：“现在几点了？”

“两点四十分，康巴斯就在门外。你快换衣服，它们已经干透了，就在这儿。你休息得怎么样？”柯林指着床上的衣服说道。

看着床上的那件真丝衬衫、牛仔裤和那套黑色性感蕾丝内衣裤，米丽亚立刻又想起当时在阿雷帕酒店换衣服时的情景。她脸上一红，连忙抓起衣服说：“我感到好多了，这六个小时的睡眠，足够让我四十八小时不用再睡觉了！”说完她走进浴室换上衣服，被阳光晒得温热的干净衣服穿起来很舒服，换好衣服后米丽亚出来打开房门，康巴斯手里提着两只沉重的黑色大旅行袋走进来，把袋子放在床边。

米丽亚坐在床的另一侧，康巴斯肩上那只小猴调皮地跳到米丽亚腿上吃着花生。米丽亚笑着抱起小猴，对它说：“奥莱，你这个小家伙，今天吃了多少花生？”小猴把手里的花生递给米丽亚，似乎要请她吃一颗，米丽亚笑着摇摇头，伸手轻轻抚摸小猴的脑袋瓜。

康巴斯笑道：“米丽亚，看我给你带来是什么。”说完他哗地拉开旅行袋拉链，露出几只枪来。米丽亚伸手取出一支 AKS-74U 冲锋枪，拉了两下枪栓感觉还算灵活，再看袋子里还有两把 AKS-74U 冲锋枪、

三把 M6904 手枪和一些压满子弹的弹匣，再有就是军用匕首、罗盘和水平高度仪。第二只旅行袋里装着两大捆粗如手腕的藤索，看上去十分结实，另外还有两双登山靴、两把登山镐、军用水壶和面包、压缩饼干等食物。

她高兴地点点头：“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些。”当即和柯林脱掉鞋子，换上耐磨的登山皮靴。

见米丽亚很满意，康巴斯非常欣喜：“米丽亚，能为你效劳是我最快快乐的事。再仔细想想，还缺什么东西吗？”“不差了，这些装备足够用，谢谢你康巴斯。”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争取五点钟到达对岸的库西亚村。”康巴斯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

三人下楼来到河边，一艘柴油引擎的带篷中型汽船静静地停在岸边，那只小猴立刻跳到船篷上。米丽亚解开拴在岸边的缆绳，康巴斯和柯林则把旅行袋放在船舱里，然后康巴斯发动引擎，船离开河边，慢慢向对岸驶去。米丽亚和康巴斯站在船头聊天，康巴斯说：“到了河对岸继续朝北走就会到火烧谷，谷北面就是魔鬼之地，那里可不好玩。当然你们可以从格尔纳克村转向西北，绕过科迪勒拉山到达安第斯山北坡，多花四天时间而已。我相信你不会傻到要去走近路寻找魔鬼吧？哈哈！”说完大笑。

“不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米丽亚否定道，“早听说火烧谷以北是死亡之地，几百年来当地人都不敢闯入，但那条路会近很多，所以我还是决定穿谷而行。”

康巴斯立刻跳进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疯了吗？米丽亚，我不允许你这样冒险，绝对不行！”米丽亚笑着拍了拍康巴斯的胳膊，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我，但现在处境特殊，没有太多路让我选择，我只能这样。”

“真神在上，不知道你们能否逃过那个邪恶的魔鬼……”康巴斯面现忧虑之色。

柯林连忙问：“你说什么？什么邪恶的魔鬼？”

康巴斯笑着摇摇头：“没什么，没什么。”

米丽亚怕他再劝，便打个哈欠，说：“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一会儿。”说完转身钻进船舱。

舱里铺着厚厚的干草垫，米丽亚在旅馆睡觉的那几个小时，柯林一直坐在椅子上打盹，现在他躺在软软的草垫上伸着懒腰，感觉很舒服。米丽亚笑着问：“刚才真是委屈你了，我想，现在我应该为你做些什么呢？”她让柯林俯卧躺好，自己坐在柯林头部前面，伸出手去给他按摩后背。她从未给别人按摩过，因此动作很生硬。柯林道：“轻点儿米丽亚，你的手劲太重了，现在不是打仗，你要学会温柔……对，再轻点，嗯……就是这样……”康巴斯站在船舱外，气鼓鼓地啃着苹果，斜眼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心中浮起一股醋意。

小猴子在柯林后背上跳来跳去，半刻也不闲着，小脑袋随着米丽亚的按摩动作，也跟着一上一下地晃动，很是滑稽。康巴斯则无趣地坐在船舱外，看着渐渐西斜的太阳和河面来往的船只。他从挂在船舱外的一只皮口袋里掏出口琴，慢慢吹奏起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船已经驶到河中心。突然引擎声音变大，然后又间歇性作响。康巴斯脸上变色，连忙站起身向船尾跑去。还没等他来到引擎前，就听“突突突”一阵怪响，排气管冒出几股白烟，随后就安静了。“怎么回事？”米丽亚钻出船舱问道。

康巴斯紧张地打开机轮盖，用手电筒仔细照了半天，猛砸了引擎盖一拳：“该死，汽缸烧穿了！”米丽亚以为听错了：“你说什么？”

“这个……我再仔细看看！”康巴斯不敢怠慢，找出大号螺丝刀将引擎底座取下来一看，汽缸确实烧出一个手指粗的洞，周围的缸体呈现出暗红色。

康巴斯紧张地慢慢站起来，双手一摊说：“对不起米丽亚，汽缸真的被烧穿了。”

米丽亚大叫：“怎么会这样？难道你在出发之前没有检修过船吗？”

“船当然检修过，但我忘了检修引擎……”

这话把米丽亚气得差点昏倒。柯林走过来担心地问：“现在能修好吗？”

康巴斯迅速跑到船舱里，从铁箱子中取出微型电焊机和小块合金片，并指挥柯林打下手，两人开始修补汽缸。电焊弧光啪啪直闪，两人在紧张地修引擎，小猴子吓得躲到远处藏起来。米丽亚也帮不上什么忙，在甲板上来回直转圈。天慢慢暗下来了，河面上的船也渐渐减少，太阳西斜，红色的彩霞甚好看，但米丽亚显然无心欣赏，看看表已经六点，最多再有半小时，天就要黑了。

她来到康巴斯身边，急切地问：“怎么样了？还要多久？”

“刚补好一半。这合金很硬，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一发动就会再次烧坏！”康巴斯擦了擦额头的汗，说道。米丽亚说：“天黑后海盗就要出现，你能加快点速度吗？”

康巴斯回答：“亲爱的米丽亚，难道我不害怕那些魔鬼吗？我已经在努力了！”

米丽亚也不好再催促，只得坐在甲板上生闷气，那小猴跳到她肩上，两只小爪摆弄起米丽亚的长发来。康巴斯边修补汽缸，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柯林聊天：“听说你是从中国来的，是吗？”

“是的，我叫柯林，米丽亚说你是埃森的好朋友？”

“没错，我也是米丽亚的好朋友，你和她又是怎么认识的？”康巴斯问。

柯林挠挠脑袋，说：“我在利马被强盗打劫，要不是米丽亚相救，现在我早没命了。”

康巴斯放下防风帽看了看他，问道：“原来是这样。米丽亚是个好女人，想追求她的男人无数，但她都不动心，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柯林摇摇头。康巴斯接着说：“因为普通男人根本配不上她，除非是非常优秀的。”说完他饶有深意地看了柯林一眼，低下头继续焊汽缸，也不再说话。柯林知道他说这阴阳怪气的话的真正用意，只能一笑了之。太阳终于落山了，天色从昏黄转为深蓝，河面上几乎看不到一艘船，除了河浪拍打声，就只有偶尔掠过船舷的水鸟。借着一闪

一闪的弧光，米丽亚心乱如麻，后来她实在忍不住，刚要站起来问话，就听康巴斯高兴地大声道：“终于补好了！我的上帝！”

柯林举双臂欢呼，米丽亚也连忙跑过去：“真的补好了？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几个小时是没问题的，完全可以到达河对岸，我这就发动引擎。米丽亚，船舱的铁箱里有一架望远镜，你帮我看着河面上，如果发现黑色的三帆机动船，一定立刻告诉我！”康巴斯站起来，用力拉了几下连接油门的钢丝绳，引擎空转几下之后，终于欢快地发动起来，船身也跟着震颤。

第二十九章 蝰蛇之神（1）

少年无奈地摇摇头，仰头朝米丽亚头顶处笑着说：“那古，晚餐时间到了。”米丽亚下意识地抬头一看，顿时吓得浑身如坠冰窖。

康巴斯转动方向舵轮，汽船在罗盘的指示下继续行驶，米丽亚坐在船舷边，用望远镜观测河面上的动静。这时已是八点钟，天完全黑下来了，河面一片寂静，柯林紧张地说：“康巴斯，你是不是说过在这河上有海盗出没？”“是有海盗，但我想他们也不是每晚都出来吧，而且还被我们碰到。我们的运气那么差吗？哈哈！”米丽亚边看边说：“河面上很安静，什么船都没有。康巴斯说得对，海盗就算出动也不一定遇到我们，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到达河对岸。”

康巴斯笑着说：“我坚信有米丽亚在，我们的运气会好的！”

刚说完，从东北方的河面上隐隐传来一阵引擎声，三人同时一惊，康巴斯接过米丽亚手中的望远镜循声望去，夜色黑沉，河面上什么也看不见。柯林紧张地问：“这么晚了，还会有货船航行吗？”

米丽亚和康巴斯对视一眼，都没做声，只用望远镜密切注视着远方河面的动向。十分钟后，远远可见东北方有一艘船的影子，康巴斯举着望远镜说：“那不是三帆船，也许只是一艘载着违禁品的货船，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了。”“你能肯定吗？那些海盗拥有的都是三帆船？”柯林有点不放心。

“是的，绝大多数都是。”康巴斯道，随后他又笑了，“其实两年前我也想偷运点军火赚些钱，可惜第一次出海就被政府军剿获，要不是米丽亚帮我疏通关系，也许今天我还蹲在巴瓜格兰德的监狱里看星星呢！”米丽亚摸着肩膀上小猴子的后背，笑着说：“如果你真做了那种生意，我就不会再理你了。”

康巴斯擦了擦汗，道：“幸亏那时我被政府军剿获，否则就会失去米丽亚了！”

就在这时，一束白光远远射来，三人放眼望去，只见从东北方那艘船上有探照灯照过来。两船距离较远，光线到达这里时已经很弱，但那船上探照灯的光点仍然很明显，显然已经注意到康巴斯的船。

康巴斯显得有点紧张：“货船上一般不会有探照灯，这可有点不正常！”

米丽亚抢过望远镜仔细观看，约六百米远处的河面上有一艘长型机动汽船，此时正缓缓调转船头，在探照灯光束的指引下，向康巴斯这边全速驶来。

“是海盗！”米丽亚将望远镜扔给康巴斯，扭头跑向船舱，吓得小猴子跳到甲板上，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柯林头皮都要竖起来了：“真是海盗吗？”

康巴斯更紧张，弯腰抱起小猴说：“我也不确定，但海盗的船上都有探照灯，而且他们也真朝我们开过来了。对方的船快，我们无法躲避，快去拿武器！”

这时米丽亚已经把黑色旅行袋拎了出来，康巴斯将三支 AKS-74U 冲锋枪取出，每人分了一支，说道：“海盗每次出动至少会有六七人，我们不能硬碰，先坐在船舷边，把冲锋枪垫在身下，见机行事！”随后他又把那几支 M6904 手枪和军用匕首分给三人插在腰间，并用衬衣盖住。康巴斯从船舱里找出一件带帽子的外套给米丽亚穿上，再让她把帽子套在头上，低头坐在船舱里，另外两人坐在船舷边，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却十分紧张。

机船声渐渐近了，探照灯的光束也越来越亮，将整个汽船照得通亮。三人的心怦怦乱跳，柯林用手挡着刺眼的强光望去，见驶过来的是一艘黑色无帆机动船，船头立着卤素探照灯。船越开越近，隐约可见船头架着一挺重机枪，几个人影在船上来回走动，指指点点中夹杂着谈话声。

康巴斯低声咒骂：“确实是海盗！这些该下地狱的家伙！”

柯林从没遇到过海盗，紧张害怕之余，不免想抬头看看真实的海盗究竟长什么样。康巴斯立刻低声道：“不要抬头！别看他们的眼睛。海盗最讨厌被掠者与自己对视，他们认为那是在向其挑衅，会立即杀了你！”柯林连忙垂下头，康巴斯也一动不动，双手紧紧抱着小猴子。那猴子似乎也看出气氛紧张，睁着圆圆的小眼睛，表情惊恐地四处张望。

黑色无帆船终于驶到康巴斯的船舱左侧，在船头控制探照灯的一名矮胖海盗将灯亮度降低，从船头照到船尾，仔细搜索这艘船上的每一件东西，一个强壮海盗把着重机枪，警觉地注视着船上的动静，船侧还站着一名身穿花衬衫、头包黑巾的高个子。这人又瘦又黑，满脸横肉，手腕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劳力士金表，肩挎 AK47 突击步枪，皮带中还插着手枪，神色傲慢至极。

那矮胖海盗把探照灯打在康巴斯身上，强烈的灯光晃得他立刻低头用手遮挡，另一名海盗大声道：“熄掉引擎，快点！”

康巴斯不敢违抗，站起来到船头将发动机关掉，又乖乖回来坐下。胖海盗又大声问：“你们是什么人？要去哪里？干什么去？”

“我……我叫康巴斯，在本地集市里做些小生意。今天表弟来看望我，我现在是把他送回家去的。”康巴斯战战兢兢地回答。

“康巴斯？”船上两名海盗互相看了看，都摇摇头，“没听说过，哪个是你表弟？哪里人？让他站起来！”康巴斯对柯林悄悄点了点头，柯林慢慢站起来。康巴斯陪着笑说：“我表弟是阿莱尔塔人，他……”矮胖海盗打断了他的话：“让他自己说，你给我闭嘴！”

柯林连忙道：“我叫费尔南多，是阿莱尔塔人，今天中午来看我表哥，下午他用船送我回河对岸。”那戴金表的高个海盗好像是这些人中的首领，他看了看柯林，眼睛里闪着凶光，问：“你们为什么晚上过河？快说！”

“我们本来是下午三点出发的，可半路汽缸被烧坏，修好引擎后天就黑了，所以才这么晚。”柯林知道慌乱是没用的，只好实话实说，同时尽量把语气放卑微些，生怕惹恼了对方。

戴金表的海盗眼力非常好，他看到在船舱的阴影中似乎还有一个人，于是用手指道：“那个人是谁？为什么躲起来？”

康巴斯连忙说：“哦，他是……他是我表弟的邻居，年纪还小，今年刚刚 20 岁。本来是到这边逛集市的，有点害怕，所以我让他在船舱里坐着。”

“让他出来！”戴金表的海盗言语非常冷酷，丝毫不给人留求情的余地。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还只是个孩子……”

另一名脸上有刀疤的强壮海盗端起手中冲锋枪对准康巴斯：“闭嘴，否则打烂你的脑袋！叫他走出来！”米丽亚知道躲不过去了，只好慢慢站起来，从船舱里走出。她穿着紧身牛仔裤，大腿和臀部的线条都明显能看出是女性。那刀疤脸立刻脸上放光，高声叫起来：“是个女人，是个女人！”

他这么一喊，五六名海盗都来了精神。海盗头子眼露异光，大声道：“你敢撒谎？不说是你弟弟吗？”刀疤脸立刻纵身跳到对面船的甲板上，大步来到米丽亚身边一把扯掉帽子，见居然是个印第安美女，顿时呆住了。那矮胖子立刻将探照灯打在米丽亚身上，叫道：“弗罗伦斯，快把她弄过来，我好几个月没碰女人了！”海盗头子用枪指着米丽亚：“你，到船上来！”

柯林和康巴斯同时一惊，康巴斯连忙哀求：“我们船上的财物全给你们，放过她吧！”

海盗头子举枪对准康巴斯胸膛，慢慢说：“别逼我把你打死！”说完一挥手，那刀疤脸立刻拉着米丽亚就往自己的船上带。

康巴斯和柯林对视一眼，同时慢慢坐回座位。他们俩很清楚，跟这些海盗求情是没半点用处的，而他们后背的毛毯下各藏着一把冲锋枪。米丽亚用力挣扎，大声喊叫：“你们放开我，放开我！”米丽亚脚下打滑，“啪”地摔了个仰面朝天，样子非常滑稽，几名海盗被逗得哈哈大笑。康巴斯知道米丽亚是在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他冲柯林悄悄使了个眼色，把手伸到后背去摸枪。

柯林会意，也悄悄伸手将冲锋枪抓在手里，心怦怦狂跳看着康巴斯。突然，康巴斯“呼”地端枪在手，哒哒哒！俄制 AKS-74U 冲锋枪喷出火舌，一连串子弹打得那刀疤脸猝不及防，身体乱扭着栽在甲板上。见康巴斯动了手，柯林也没犹豫，他马上抄起枪，目标是海盗船上那名握着重机枪的海盗，如果对方的重武器开火，自己这边的火力根本无法对付，所以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消灭他。那海盗做梦也没想到这船上的人居然有枪，他想调转机枪但已经来不及，身中数枪痉挛着倒下。柯林迅速平移枪口，又是一连串子弹打碎探照灯，同时将控制探照灯的胖海盗直接从船上打进河里。

那海盗头子毕竟反应过人一等，立刻端起 AK47 准备还击，米丽亚坐在地上从后腰摸出手枪，砰砰两枪打在海盗头子后背处。海盗头子扭着身体，手中的枪胡乱开火，一串点射打在康巴斯前胸，康巴斯闷哼一声，抛掉枪躺在甲板上。

第三十章 蝰蛇之神（2）

那小猴子见主人被海盗头子打倒，立刻尖叫着跳到海盗身上乱抓乱咬，但海盗头子早已毙命身亡。剩余一名海盗藏在船舱侧面，手持AK47连续开火还击。柯林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子弹也没了，他扔掉冲锋枪掏出手枪，举过头顶砰砰几枪盲射，但只打灭了对面船舱顶的马灯。那海盗死了所有同伴，顿时红了眼，大叫着冲出船舱，边胡乱扫射边纵身跳跃。身体还在半空中，就被米丽亚两枪打中腹部，由空中摔到甲板上，痛苦地呻吟着，柯林立刻跑过去连开数枪，将其彻底打死。

这场战斗只持续了二十秒左右，空气中还飘着枪口逸出的硝烟，五名海盗却都已毙命。柯林双手握枪，仔细在两船之间查看是否还有没死透的海盗。米丽亚跑到康巴斯身边，只见康巴斯躺在甲板上不住抽搐，胸口开花，血不停地从枪眼汩汩流出。

“康巴斯，康巴斯！”米丽亚含着眼泪抱起康巴斯大声呼唤，康巴斯边咳嗽边从嘴里吐出血沫，费力地挤出一丝笑容。这时，那小猴子不知从哪里跑出来，跳到康巴斯身上用力拉扯他的胳膊，似乎也知道康巴斯命在垂危。康巴斯伸手抚摸小猴子的脑袋，眼中流露出无限怜惜。

柯林在船舱里翻出药箱，取出止血绷带和药棉跑到康巴斯面前，准备给他包扎伤口。康巴斯颤抖着伸出沾满鲜血的手，紧紧抓住柯林手腕，流着泪喘息道：“不……不要浪费时间了，这是上天要夺走我的生命……你、你一定要照顾好米丽亚，她……她是个好女人，别再让她孤单……别再让她……受苦……”

话未说完，康巴斯就圆睁着眼睛不动了，米丽亚放声痛哭，柯林也难过得泪流满面。他慢慢合上康巴斯的眼皮，猛捶甲板骂道：“这群畜生不如的海盗！”

米丽亚哭了一阵被柯林劝住，他怕再遇到海盗的同伙，于是将海盗尸体全都扔进河里，再发动引擎，按照罗盘的指示继续向北驶去。

一路上米丽亚呆坐在甲板上，看着康巴斯渐渐冰冷的尸体，神情恍惚。小猴蹲在康巴斯身边一动也不动。柯林从船舱里拿出毛毯盖在尸体上，然后坐在米丽亚身边抱着她。米丽亚靠在他怀里，双眼无神地呆呆看着前方的夜空和河面。柯林劝道：“你也别太难过了，康巴斯是个好人，他救了我们俩的命，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他是因我而死的第十二个人。”米丽亚喃喃道。

柯林吃了一惊：“因你而死的第十二个人？他们……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都是因为我，”米丽亚说，“我为了找黄金城的线索四处冒险，而全族的人都在保护我，他们知道我是族长的女儿，不惜牺牲自己保全我的生命。这给了我很大压力，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很没用。如果不是他们，我早就死过十几次了。”

柯林长叹口气，侧头看了看旁边甲板上浑身是血的康巴斯，说：“这些人用鲜血换来你的安全，所以你就更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然他们的血就白流了。”

米丽亚含泪点点头，两人默默不语。

半个多小时后，船终于到达乌鲁班巴河北岸。米丽亚将两把M6904手枪和几只弹夹收在身上，说：“我们没法带走康巴斯的尸体，只能把他留在船上。明天一早会有人报警，康巴斯的家就住在附近，他的家人会来处理后事的。”柯林见那小猴子仍然守在康巴斯尸体边，于是走过去弯下腰想把它抱起来，不想这猴子龇起白森森的两排猴牙，伸爪就要挠柯林的脸，吓得柯林连忙后退几步。米丽亚说：“它是康巴斯从狼嘴里救出来的，死也不会离开康巴斯，我们不要管了，走吧。”

柯林叹息道：“畜生尚且知道守主报恩，人却不如畜生！”

米丽亚道：“这世界就是这样。”

夜已深了，前面是一片稀疏的村落，夜色中可见大片蜿蜒起伏的山峦就在村落以北。米丽亚指着那片山峦说：“这就是安第斯山北坡，我们要翻过这片山到达科迪勒拉山脉左山麓，从那里寻找线索，找到太阳神庙。”柯林将绳索、罗盘、毛毯和食品等物都装进黑色旅行袋。

两人不敢在村中过夜，怕有人路过河岸看到康巴斯的尸体说不清楚，于是悄悄穿过村子，翻过两道山梁，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以毛毯为被，挨过了这个夜晚。第二天刚蒙蒙亮，米丽亚就醒了。她叫醒柯林，然后来到灌木丛中摘下树叶，将叶片上沾着的露水仰头慢慢倒进嘴里。柯林收拾着毛毯，不解地说：“我们有军用水壶，你不必喝它！”

“露水是从天神餐桌酒杯中流出的美酒，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比任何神药都有效。”米丽亚边喝露水边回答。柯林做了个不屑的表情，继续收拾旅行袋。两人胡乱吃了些面包填饱肚子，走出树林向北而行。

路上并不孤单，经常会遇到在山间采集药草或砍柴的附近村民，米丽亚双眼如鹰，仔细辨认每一个路人，看是否有可疑人物夹杂其中。走了半天，村民越来越少，其中很多人看到他们俩径直朝北走去，都用疑惑的眼神回头看他们，似乎在看两个怪物。这令柯林浑身不自在，想问米丽亚，却见她目光坚毅，就没敢张口。

几名正在种菜的男女村民一边看着他俩，一边紧张地互相说着什么，随后收起锄头和竹筐急匆匆离开。柯林更加疑惑，同时心中泛起不祥之感，顿时想起了在船上时康巴斯所说的那些话。

直到下午一点多钟，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村民，柯林也累得两眼发花。越走四周绿色越少，到后来完全看不到植物，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石头，似乎空气都被烤焦了。放眼望去，贴近地面处的空气蒸腾，石头也变了形，地面全是沙土，让人感觉似乎到了中东的沙漠。

太阳在头顶毒辣辣地晒着，柯林手遮凉棚，感到头一阵阵发晕，喉咙也直冒烟，他取出军用水壶拧开盖子，喝了两小口水又放回去。米丽亚告诉他不要多喝，只能小口啜饮，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水。两人找了一块背阴的大石头坐下休息，米丽亚拿出一张纸展开，慢慢念道：“太阳流下的汗水滴落在神河怀抱，因提神将它赐给自己的儿子。玛诺阿王乃是神使，他会把这神圣之物交于太阳之子，后者将用因提手中的圣枪指出黄金通道。黄金圣枪安放于安第斯巨神的左腿中，

在弯月以西、雄鹰脊背之上就是太阳之子的休息地。如果你能在九月某天的最后一刻捆住太阳，就能拥有被圣洁处女们守护着的圣枪，带走她们的黄金灵魂，才可接近太阳之子。”

柯林啃着已经发干的面包问：“你在念什么？我似乎在哪里听到过。”

“是羊皮卷地图上的铭文，那天在月亮神庙我为你翻译过的。这段铭文很重要，我们能否找到圣枪，关键就在这段文字中。”

柯林接过纸片看了几遍，摇摇头道：“我怎么一句也看不懂？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米丽亚说：“汗水是指黄金，在印加传说中，黄金就是太阳流出的汗水。神河指亚马孙河，因提神就是太阳神，同时也是创世神维拉科查的儿子，印加帝国的守护神。太阳神的儿子就是印加皇帝，也就是说，只有南美的印加皇帝才有资格拥有和使用黄金。”

“那玛诺阿王是谁？哦……我记得你对我说过，似乎也是一个国王，他把黄金运给印加帝国的国王，对吧？”米丽亚笑了：“你还记得。是的，那个黄金谷就在玛诺阿国境内。而玛诺阿国一直是印加帝国的附属国，所以黄金谷中出产的黄金就全部被运到印加帝国了。铭文中将玛诺阿国王称为神使，就是这个意思。”

“那接下来的话又是什么意思？”

“太阳神手中的圣枪就是我们要找的黄金枪了，黄金通道就是通向黄金谷的路，至于安第斯巨神的左腿……我还没弄明白，也许到了山脚就有灵感。休息够了吗？我们出发吧，天黑之前一定要翻过科迪勒拉山。”柯林很有些不高兴：“米丽亚，自从我认识了你，就很少在屋子里睡觉，不是睡在树林中，就是汽车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晚又要在山石中睡觉了，是吗？”

米丽亚走过来，笑着搂住他的脖子：“亲爱的柯，我知道你受了不少苦，就算是为了我好吗？等我们找到黄金谷的那一天，我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好吗？”

“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那是什么？国王，还是世界首富？”柯林很是好奇，笑着问。

“现在先不告诉你——”米丽亚甜甜笑着，突然她双眼放光，闪电般探出手迅速向柯林脑后抓去。柯林吓了一跳，刚要问话，却见米丽亚右手握着一条和石头同样颜色的蛇，蛇的身体不停扭来扭去。柯林吓得汗毛倒竖，连忙掏出手枪对准蛇头：“米丽亚别动，让我打死它！”

米丽亚却把手臂一缩，将蛇远远扔到石头缝处。那蛇似乎无意伤人，灰溜溜地迅速爬走了。柯林长出了一口气，问：“我知道了，那肯定是一条无毒蛇。”

第三十一章 蝰蛇之神（3）

“这是剧毒的蝰蛇，无论人或猎豹，咬中即死。”米丽亚掏出手帕擦了擦手掌上的黏液，平静地说。柯林大惊：“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打死它？刚才它差点咬死我！”

米丽亚笑了：“它并不是想要咬你，否则你已经没命了。它只是从石头底下钻出来寻找水的，你没看到它头部凹陷，恐怕至少两天没有水喝了。”

柯林有点生气：“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两天没吃饭了，正要拿我做午餐？”

“我在南美野外生活了二十几年，这块大陆上的动物我都非常熟悉，你不相信我吗？”米丽亚仍然在微笑。柯林无言以对，气鼓鼓地提起地上的黑色旅行袋，有气无力地向前走去。米丽亚笑着摇了摇头，站起身在后面跟上。

转眼到了四点多，天气变得凉爽了些。柯林累得有点脱水，他说：“照这样走下去，到不了明天……明天早上，我就得渴死了！这附近怎么半……半棵草也没有？就像被火烧过似的。”

“你真聪明，这里被当地人称作‘火烧谷’，几百年来寸草不生，就算你把大批植物移到这里也照样死去，就像被火烧过一样。”

“什么？”柯林又惊又觉得有趣，“还真让我猜中了！那为什么偏偏这里寸草不生，是和土壤有关系吗？”米丽亚接过柯林手中的旅行袋：

“很多科学家都来这里考察过，但没什么结果。当地传说是蝰蛇之神将毒液洒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植物才无法生存。附近居民几百年来都像躲瘟疫似的远远避开此地。”说话间，地里钻出一只黑蝎子，它在沙地上爬过，留下一串浅浅的足印。

柯林指着蝎子说：“你看，这里没有植物却有蝎子，足以证明这里的土壤有毒。蝎子是不怕毒的，所以才能存活而其他动物不能。”

米丽亚点点头，笑道：“有道理，看来你和我在一起时间久了，人也变聪明了。”

柯林“哼”了声，有些害怕地说：“怪不得这附近根本没人，而且那些村民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们，这附近有很多蝰蛇吗？”

“如果我们没走错的话，过了火烧谷再往北，就是传说中的蝰蛇神殿，那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米丽亚冷笑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异样。

看着她的表情，柯林感觉米丽亚似乎有点与平常不同，他忙问：“这名字听上去就有点可怕，你去过吗？是个什么地方？”

米丽亚摇摇头：“那里是蛇神控制的领域，也是当地人眼中的禁地，被诅咒过的地方。以前康巴斯曾经给我讲过，说在两百多年前那里有个山谷，谷里有无数条蝰蛇，它们都被一个叫做蝰蛇之神的魔鬼所控制，凡是靠近蛇谷的人都只进不出，永远也找不到踪迹。几百年来只有精神错乱者才会向那里走，就算想自杀的人，也不会选择到那里去。但那里是通过安第斯山北脚的必经之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当然什么蛇神只是个传说，也许只是一些蝰蛇的聚集地而已。康巴斯给我们的装备中有驱蛇药，你不用担心，印第安的真神一定会保佑我们。”她虔诚地将右手平伸放在额头，再贴于胸前。

自从柯林认识米丽亚以来，从没见她害怕过什么，除了老鼠，而现在的米丽亚虽然一直在安慰柯林，但她自己显然已经流露出惧怕之色，柯林不由得心生畏惧，有些踟躇不前。米丽亚看看柯林的模样，“扑哧”一声笑了，她从旅行袋里翻出一个小玻璃瓶，打开橡胶瓶塞，

从里面倒出一些散发着刺鼻药味的半透明黏液，先抹在自己额头、手臂和小腿处，再给柯林也同样涂上。柯林捂着鼻子，差点被药味熏倒。

天色渐渐昏黄，两人取出旅行袋里的手电筒别在皮带中，以备急用。走着走着，忽然柯林用手指着前方的峡谷说：“你看，那是什么？”

米丽亚顺柯林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是一大片陡峭如削的石壁，中间是一条宽不足二十米的峡谷。峡谷口两侧各立着一尊石雕像，雕像是个蛇头豹身的怪物，双眼圆瞪，张口吐出长长的蛇信，四肢跪坐在石座上，前腿立起，似乎随时要择人而噬。

这两尊石像破旧不堪，不知在这里立了几百年。两人来到峡谷口，柯林看着那怪物嘴里吐出的蛇信，不由得感到浑身发冷，道：“这石像也是那个蝰蛇之神建立的吗？难道真有蛇神存在？”

“不是，这是当年信奉蛇神的村民修建的，目的是告诫陌生人这里就是蛇谷，蝰蛇之神的魔鬼领地。你看，峡谷对面就是安第斯山北脚——”

刚说到这里，忽然她浑身一震，失声叫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柯林正仔细眺望着峡谷正前方远处的两个山尖，被米丽亚吓了一跳，忙问：“明白什么了？”

“你看那两座山峰！”米丽亚手指前方，情绪非常激动，“那是安第斯山北麓的两座山峰，分别叫格鲁峰和亚林峰，当地人形容它是大山之神的双腿，而羊皮卷中的铭文也提到过‘黄金圣枪在安第斯巨神的左腿中’，当然说的就是这两座山峰的左峰，也就是格鲁峰了！”

柯林非常高兴，但立刻又有些担心：“可我们必须经过这道蛇神的峡谷，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有别的路，还用得着冒险到这里来？”米丽亚“哼”了声。柯林十分沮丧：“这么说我们又要冒险进去了？看来有九条命也不够用！”

米丽亚从旅行袋里取出两只手枪弹夹，边向里压满子弹，边毫不在意地说：“我已经和死神交手数次，如果他不想让我生存，就算喝水也会呛死，所以我不在乎。”

柯林斜目看着她，心中有些愤怒。米丽亚刚压好子弹，看到柯林的表情顿时明白了，她笑着拉过柯林的手：“亲爱的柯，我知道你在怪我。其实这都是命运之神的安排，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互相帮助脱离险境，你说是吗？”柯林不再说话，从她手里拿过一只弹夹插在皮带中，再把手枪上膛别在腰间，抽出强光手电，左手提起旅行袋。两人都默不作声，并肩走进峡谷中。

峡谷里同样寸草不生，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岩石，两侧峭壁林立，估计连猴子也爬不上去。米丽亚道：“我们必须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走出峡谷，否则到了夜晚我们就成了半个瞎子，而蛇夜间嗅觉最强，那样可就真没救了！”正说着，忽然柯林举手电向左侧照去：“你看那里！”

左面的一个碎石堆中插着一根标枪，标枪上挂着一具男性死尸，尸体早已被炎热的气温风干，只有焦黄的皮肤贴在骨骼上，但仍然可辨尸身穿着的红色衣袍和黑色牛皮靴。干尸头部眼眶深陷，嘴巴大张，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状极恐怖，头上戴着羽毛装饰，脖子上系着一串又尖又细的野狼牙齿。

米丽亚只看了一眼，就立刻道：“这是莫希干族战士！”她抽出匕首划开尸身上的红袍，用强光手电仔细在干尸胸前照着，隐约可见一只淡青色的巨鹰图案。柯林惊道：“是雄鹰战士吗？”

米丽亚笑了：“不是所有带鹰形刺青的都是雄鹰战士，他只是普通的印第安战士。你看他脚下！”柯林低头，见干尸脚下扔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长柄斧，他弯腰想捡起来细看，被米丽亚阻止：“别碰任何东西！这里的東西都有蛇毒，什么都不要碰。”

柯林吓得立刻缩回手。米丽亚从后腰抽出军用匕首，将吊着干尸的绳索割断，干尸软软堆滑下去。看着干尸，米丽亚自言自语：“什么人将标枪插在这里？又把莫希干族战士的尸身挂于此处？难道这就是所说的蛇神的报复……”“又是蛇神！那究竟是什么，魔鬼吗？”柯林声音直发颤。

“不知道，”米丽亚抽出手枪，警觉地说，“看来这里的主人并不好客，我们要多加小心。你在我后面走，小心注意背后的动静。”

两人一前一后，走了五六百米，途中发现上百具挂在标枪上的干尸，有印第安战士、普通土著村民，也有白人的尸体，从衣着来看，多半是从欧洲远途而来的白人探险者。除了这些干尸，峡谷中到处散落着骸骨，有人的，也有各种动物的，但人类居多，骨头颜色不一，有深灰色、土黄色和白色，表明他们的死亡时间从几百年到几年前不等。谷中腥臭弥漫，令人作呕，要不是柯林身上涂着刺鼻的驱蛇药，恐怕早就把胆汁都吐出来了，这时他才觉得这驱蛇药的味道简直赛过龙涎香。

柯林看得触目惊心，甚至连呼吸都忘了，额头也冒了汗，喉咙一阵阵发干，他拽过背着的军用水壶，拧开盖子咕嘟咕嘟灌了好几大口，这才稍微平静下来。

突然峡谷中从身后方向刮过一阵大风，米丽亚连忙道：“快贴在石壁上，找岩石做掩护！”柯林依言而行。大风刮过后，米丽亚慢慢起身：“我们处在低风口，身上的气味会被风带走，蛇的嗅觉极灵，它们会闻到新鲜人类的味道。”柯林吓得话都不会说了，就在这时，听见前方隐约传来低低的哭泣声。两人都吓了一跳，互相对视着，柯林小声道：“不是我听错了吧？这种恐怖的地方怎么会……”

第三十二章 蝰蛇之神（4）

米丽亚长年在南美丛林中生活，耳音锻炼得极其灵敏，她侧耳倾听，半晌后低声说：“是人类的哭泣声。快把手电关掉，不要发出响动，悄悄摸过去看看！”

两人贴着石壁慢慢前行，走了六十多米，看到前方一根标枪上挂着干尸，旁边五米左右蹲着个人，从背影看似乎还是个少年，身体瘦弱，此时还在不停地抽泣。周围立着几十条粗壮的蝰蛇，全都昂头立身，向那少年不停地吞吐血红色的蛇信。

“不好，那少年有难！”柯林低声道。米丽亚抬手示意他别出声，两人慢慢逼近，同时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几十条蛇把少年围在当中，

那少年似乎被吓呆了，也不知道躲避，只是蹲着哭泣。忽然有一条花纹蝮蛇猛抬头向少年咬去，柯林“啊”地叫出声来。那少年连忙回头，看到柯林和米丽亚两人，少年脸上又惊又喜，满是泪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眼神中充满渴望。

柯林忍不住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少年似乎没听懂，也不回答。米丽亚又改用印第安土著语问：“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

那少年慢慢站起来后退两步，脸上露出惊恐之色。他身体赤裸，只在下身围着一小块麻布，全身皮肤都是黑黝黝的，而且瘦骨嶙峋，锁骨高高突起，好像几年没吃过饱饭。群蛇见少年站起，围得更近了，少年且躲且退，但前后都有蛇，根本无路可逃。

米丽亚从旅行袋中取出一根照明燃烧弹，用力拉掉弹头上的铝盖，嚓——哧！照明弹前端喷出火花，她顺势一扔，把照明弹准确地扔到少年身前，顿时浓烟四起。动物大多怕烟和火，蛇类更甚，几十条蝮蛇纷纷躲避开来，生怕被烟熏着。那少年呆立不动，柯林气得跑上去拽他的胳膊，米丽亚刚要阻拦，那少年伸出右臂抓住柯林左手，已经跟着柯林跑了过来。

米丽亚三人退出几十米远，见蛇群只远远游动，并没有跟来，这才松了口气。她让柯林放开少年的手，转头继续用土著语问那少年：“你现在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少年惊魂未定，眼睛在两人脸上看了看，半天才说：“我叫阿基斯罗多，莫希干族人，来找我的父亲。”他说的居然是拉丁语，令米丽亚和柯林很感意外，他们原以为这少年并不懂西班牙语。“你父亲怎么会在这里？这个蛇谷不是当地人眼中的禁地吗？”柯林疑惑发问。

少年指着刚才那杆标枪上挂着的尸体，浑身发抖地说：“那就是我父亲，他把自己困在这蛇谷中，我想救他，想帮他摆脱痛苦，后来我做到了，可自己也没法出去。”

米丽亚目光如炬，上前两步盯着少年：“你说的都是真的吗？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来蛇谷？快说实话！”柯林有些不高兴：“米

丽亚，这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你不会把语气放轻松些吗？我们不能把所有人都当成你姐姐吉丽亚那种人吧？”

米丽亚浑身一震，想要说什么却没张口，只低低叹了口气。柯林对少年说：“你父亲为什么来这种地方，不知道这里是蝰蛇之神的领地吗？”

少年摇了摇头：“我没看到这谷里有别人。”

米丽亚看着那具挂在标枪上的干尸，那尸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灰袍，似乎并不是印第安战士。她想凑近看看，少年却尖声道：“别！别过去，那尸体上有蛇毒，碰到就会下地狱！”米丽亚连忙站住。柯林说：“那你快出谷吧。这一路上过来还算安全，只要你不继续往前走，就不会有危险。”

少年脸上露出笑容，握住柯林的手臂，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

柯林想了想，说：“我们是从乌鲁班巴河南岸来的，要去格鲁峰探险，所以必须经过这里。”

少年指着前方说：“前面有条岔路，可以直接通往我的家，我可以带你们走，有条小路能绕过蛇谷，通向格鲁峰脚下。”

“是吗？”柯林喜出望外，“那太好了，快带我们去吧！”说完拉着少年就走。

米丽亚高声喝道：“等等！”少年和柯林都站住，疑惑地看着她。米丽亚沉声道：“我在秘鲁生活了二十多年，怎么从没听当地人说起蛇谷还有岔路？”

少年笑了：“我在这里生活了两百多年，难道你比我更熟悉这里吗？”

柯林被逗笑了：“米丽亚，这少年毕竟是附近的正宗土著居民，肯定比你更熟悉地形，你就别再疑神疑鬼了，快走吧，你看天马上就要黑了。”

果然，抬头望去太阳早已西斜，暮色渐深，周围的景物也开始辨认不清。米丽亚想了想，也没别的办法，于是和柯林一前一后，夹着少年沿蛇谷慢慢前行。

路过那具挂在标枪上的少年父亲干尸时，米丽亚假装蹲下来系鞋带，顺便偷偷伸手撩起尸体的袍子，心中暗暗吃了一惊。但她立刻又恢复了神色，装成什么事都没有，慢吞吞地跟着少年向前走去。

走了不到一百米，三人便碰到几十条各种颜色和花纹的蝰蛇，柯林和少年都吓坏了，可是很奇怪，那些蛇只在石壁对面左右扭动爬行，却不进攻三人。米丽亚说：“看来我们身上的驱蛇药起了作用，可怜的康巴斯……”正说着，少年高声叫道：“就在那里，你们看！”几人放眼望去，果然山谷左前方有个小小的岔口。三人来到岔路口前，见这条小路碎石凌乱、左歪右扭，似乎是在匆忙中开拓出来的路。

踏进小路，走了两百余米，忽然迎面闻到一股淡淡的腥臭味。米丽亚捂鼻停住脚步：“这是什么味道？前面肯定有蛇！”

“前面有很多蛇，不过都是死的。我家有里很多驱蛇的灵药，那些蛇只要靠近就会死，所以我才敢在这里住。”少年说道。

柯林很惊讶：“你为什么把家安在蛇谷附近？”

少年边走边嘿嘿地笑：“这些蛇都是宝贝，它们的毒液很值钱，难道你不知道吗？”

米丽亚点点头：“你说得很对，蝰蛇的毒液每公斤就值十公斤黄金。可我想知道你的驱蛇灵药是什么？”“这是我的秘密，至少比你身上的雄黄、蒜液和狼毒血有效。”少年笑着说。

米丽亚很是吃惊，没想到这少年只凭气味就能说出他们身上驱蛇药的主要成分，不由得对这少年的身份更加迷惑。又行了不到百米，两人忽然发现前面居然是死路，谷尽头只有一个由岩石砌成的简陋房子。

“这就是你的家？可路又在哪儿呢？”柯林问。

“路就在这里呀！”少年向前走了几步，坐在石头房子前的一个石凳上，笑嘻嘻地说，“你们的脚下就是路，难道没发现？”

柯林再笨也发现了这少年有古怪，他沉着脸问：“小孩，别耍花样了，快说，路在哪里？”

少年渐渐收起笑容，说：“我并没有开玩笑，路就在这里，是你们自己选择的。”

米丽亚冷静地问：“你故意把我们引到你的领地，不会是想吃我们的肉吧？蝰蛇之神！”

此言一出，柯林大惊失色：“什么？蝰.....蝰蛇之神？他就是.....”

“哈哈哈哈哈！还是女人心细，这么快就知道我是蝰蛇之神。”少年发出一阵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老成的狂笑。柯林连忙扔下旅行袋，掏出手枪对准少年，但忽然觉得右半边身体又麻又酥，啪！手枪掉落地上，人也半跪在地，挣扎了几下居然没爬起来。

米丽亚一惊，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那少年趁抓着柯林右臂的机会下了蛇毒，令柯林肌肉麻痹。她冷冷地看着少年，说：“其实我只是猜测，没想到居然猜对了。你还骗我说那干尸是你的父亲，那具干尸我仔细查看过，至少死了几百年，怎么会是你的父亲？”

少年冷笑道：“什么蝰蛇之神，不过是那些愚昧无知的村民送给我的绰号罢了！不过我并没有骗你，那干尸确实是我父亲，当然他死在这谷中有两百三十年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个专门炼制蛇毒的巫师，知道这条山谷盛产蝰蛇，于是偷偷用蝰蛇毒液混合水浇在火烧谷的土壤中，使方圆几十公里寸草不生，让当地人误以为是蝰蛇之神显灵，也就没人敢闯进来了。他就带着我和母亲长年住在这荒无人烟的蛇谷中，整天只有大大小小的蝰蛇为伴。他炼制了无数种毒液，为了检验毒液的毒性，他把无意闯入蛇谷的人都活活毒死，并且挂在标枪上，造成蛇神发怒的假象。”“你父亲是怎么死的？而且你.....难道你活了两百多年未死？”柯林跪在地上，艰难地说出两句话。

第三十三章 蝮蛇之神（5）

少年点点头，慢慢站起来挥挥右手，道：“进入蛇谷的人越来越少，他找不到活人做实验，居然把毒用在我母亲身上！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她浑身皮肉都烂掉，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两百年了，我居然还记得……”米丽亚问道：“然后你就杀了你父亲，对吧？”

少年又点了点头，柯林更加吃惊。少年笑着说：“你真聪明，又猜对了。他还想用我做活标本，在我身上扎了五种毒液。那年我才13岁，我害怕极了，怕也像母亲那样死去，于是当晚我趁他熟睡时，随便偷出五种毒液，用针扎进他体内。他整整号叫了十天十夜才死去，但我觉得他死得并不痛苦，至少比我母亲死得舒服。”

“两百多年过去了，这些事你记得还这么清楚，看来记忆力不错！这也是蛇毒的功效吧？”米丽亚讥讽道。“当然不是，”少年又笑了。突然，从小路外爬进几百条蝮蛇，这些蛇大小不一，全都昂首吐信，虎视眈眈地盯着米丽亚和跪在地上的柯林，随时准备进攻。

米丽亚扶起柯林，说：“打起精神，快站起来！”

柯林只觉得双腿像被人抽干了血液似的，根本用不上力，他气喘如牛，脸憋得通红，却仍然无法站立。那少年不慌不忙，继续说：“我把父亲的尸体挂在标枪上，好天天看着他。几年过去，我发现自己一点也没长高、长大，开始还以为营养不良，于是我经常在深夜溜出去，到村子里偷些羊回来吃。十年过去了我还是这样，完全没有长大，那时我才知道是蛇毒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永远也不会长大，自然也不会衰老，只要不出意外，我就能永生不死。我把记得的所有事情都用石头刻在石壁上，以防止自己忘记，每隔十年我就会去读一遍。即使这样，两百多年后，我仍然经常感觉那些事似乎只是一场噩梦。”

少年说着无意间扬起左手，立刻有十几条蛇应声而上，显然是极听他的话。只听少年又道：“而且我还会熟练地用毒杀人。虽然如此，可惜的是我只能保持13岁的模样，论力气无法和成年人对抗，不免会吃亏。于是我只能留在这蛇谷里继续研究蛇毒，看是否有某种毒液

能让我继续生长。如果长时间没有外人闯进谷来，我就会深夜溜出谷去，抓些倒霉的人回来做实验。”

听完少年的讲述，米丽亚叹了口气：“原来两百年来传说中的蝰蛇之神居然是个外貌只有 13 岁，却已经活了两百多年的老头！这世界真是太有趣了。不过我有个疑问：虽然你可以永生，但身体也能抵抗子弹吗？”说完她迅速掏出手枪，对准少年的头部，“快把解药拿出来，不然我打烂你的脑袋！”

少年瞪了她半晌，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米丽亚扳开手枪机头：“再笑我就打死你！”

“你真漂亮！你叫什么名字？其实我有点喜欢你。”少年笑着说。

砰！子弹贴着少年头顶飞过，将石壁打出一个小洞，碎屑乱飞。“快说！不然下一枪就不会再偏了！”米丽亚冷眉说道。

少年无奈地摇摇头，仰头朝米丽亚头顶处笑着说：“那古，晚餐时间到了。”

米丽亚下意识抬头一看，顿时吓得浑身如坠冰窖。

一只头大如斗的巨型蝰蛇紧贴在石壁上，蛇头就在米丽亚头顶正上方，两只绿色的眼睛好似灯泡，从嘴里吐出长长的血红色蛇信，黏液还在慢慢往下垂，眼看就要垂到米丽亚脸上。

米丽亚大叫着跳开，那巨蛇似乎也吓了一跳，身体猛然上升几米，随后又缩回蛇头，紧接着闪电般探出，巨口大张，上下两排尖如铁刺的牙齿直奔米丽亚面门而来。

米丽亚身手敏捷，她来不及跑动，只得低头一个侧滚避开巨蛇的攻击，同时手枪开火，砰砰砰！三枪都打在巨蛇身体上。这条蝰蛇也不知道吃了什么食物，腰身比水桶还要粗上几倍，身上黏液极厚，不停地往下直流，子弹打在蛇身上只发出“噗噗”的声响，好似泥牛入海，丝毫没有杀伤力。

旁边的几百条蝰蛇好像是那巨蛇的手下，见老大出马，都知趣地退到谷角，老老实实在地观战。巨蛇似乎被米丽亚惹怒了，它卷过身体，横着扫向米丽亚，米丽亚娇喝一声，纵身高高跃起，双腿在蛇身上一

蹬想借力纵出去。没想到蛇身上非常滑腻，米丽亚脚下打滑，身体歪着摔倒在地，逗得那少年在旁边哈哈大笑，连连鼓掌。巨蛇再次连扫，米丽亚没法躲闪，几次被粗壮的蛇身击中肩膀和后背，疼得她倒吸冷气。

少年口中呼喝，指挥巨蛇继续攻击。米丽亚手枪也掉了，她想跑出这条小路，可看到柯林痛苦地躺在地上，又打消了逃跑的念头。见巨蛇又袭来，她伸手在石壁上一撑，轻巧地跳到蛇头后面，抬腿对准七寸位置猛踢一脚。世界上所有的蛇心脏都长在七寸处，蝥蛇也不例外。这巨蛇皮极厚，虽然被米丽亚的尖头皮鞋踢中了要害，但根本没伤到内脏，可蛇类的天性惧怕敌人攻击心脏部位，吓得巨蛇一阵抽搐痉挛，向石壁上方缩回身体。那少年气得怒目站起，伸手指着巨蛇，再指向米丽亚。巨蛇似乎很听少年的话，又张大巨口朝米丽亚俯冲下来。米丽亚想躲但来不及了，巨蛇拦腰将她咬住，但它显然没用全力，否则毒牙早穿透了她的身体。巨蛇力量极大，叼着米丽亚的身体向上升起，似乎在向少年讨好。

少年十分满意，笑着说：“千万别这么快就咬死她，否则就不好玩了！”

巨蛇很通人性，它把嘴一张，米丽亚从近十米高的空中摔落在地，幸亏她作战经验丰富，在落地之时四肢尽量先触地面，利用手腕和脚踝的关节缓冲了下坠力量，但仍然震得手脚发麻，右肋重重砸在地面，内脏似乎都被挤扁了。她趴在地上，抬头看了看柯林，却见他蜷缩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显然是中毒很深，已经没了知觉。她从小就受到严酷的特殊训练，无论何种环境下都没惧怕过，但此刻见柯林生死未卜，心里却十分焦急。巨蛇继续探下脑袋想叼住她，米丽亚假装摔昏，身体纹丝不动，巨蛇见敌人没了反应，倒不知该怎么做了，昂起脑袋看着少年，似乎在等待命令。少年见两人都没了动静，觉得很意外，甚至有些失落。他站起来走到米丽亚跟前，刚要伸手碰她，忽然米丽亚一骨碌爬起来，左手锁住少年手腕向后用力掰，少年疼得大叫。米丽

亚右手已将军用匕首抵在少年脖间，狠狠地道：“快拿解药出来，再让这该死的蛇滚蛋，不然我就结束你这两百多年的永生！快！”

这少年可能在谷中生活了几百年，很少与外界接触，哪知道人的狡猾？他气得大喊：“你骗我，你居然骗我！”“嘿嘿，我为什么不敢骗你？难道你刚才没骗我们吗？你说你父亲把自己困在这谷里，你想帮他解脱，后来你做到了！”米丽亚冷笑着。

“我可没有骗你。我父亲为了炼制蛇毒成天不出谷，就等于把自己困在谷里，我杀他就等于解脱了他，我当然做到了。”少年喘息着，“我的皮肤上涂有几百种蛇毒，你碰了我也会中毒，如果五分钟内没有解药，就会和那个男人一样！”

米丽亚右臂一紧：“那好办，两分钟内你不给我解药，我就划开你的喉管，结束你的生命！”

少年笑了：“杀了我，你和他也得死，你敢吗？”

米丽亚冷笑几声：“如果是别人，也许会被你吓倒，但在我身上不管用。我9岁就开始接受特种训练，什么样的人没杀过？十几年来早死过好几次了，收起你这套吧，快拿解药出来！”

少年侧眼看着她，露出不解之色。他身体被米丽亚紧紧抓着，后背贴在米丽亚身前，忽然感到一阵体温传来。他有两百多年没和人接触了，似乎已经忘掉了这种感觉，而现在又勾起当年的回忆，只是那些记忆片段太久远，脑海中仅存了一些无比模糊的东西。似乎在那时，父亲还经常拉着他的手去野外散步，母亲带他去集市买东西……少年闭上眼睛，忽然对蛇谷，对蝰蛇之神，对这里的一切产生了无比的厌恶。他睁开眼睛，笑着对米丽亚说：“带我出谷去吧，我会解开你的毒！”

“你是什么意思？想拖延时间吗？”米丽亚匕首紧逼在他脖颈，刀刃将皮肤划破，黑色的血顺脖子慢慢流下。少年说：“我没骗你。你知道这两百多年来，我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吗？”

话音刚落，忽然那巨蛇咝咝怪叫，张着大口从左侧闪电般袭向米丽亚。看样子这次巨蛇是一心想把米丽亚直接咬死，而米丽亚如果想

躲开巨蛇，就必须放开少年，但再想找机会寻解药，恐怕就没有时间了。

就在这时，那少年忽然用力一扭，将自己的身体面对巨蛇的大口，巨蛇哪来得及避开，两对长长的毒牙刺穿少年的身体，顿时黑血直喷。说来也怪，黑血喷溅到巨蛇嘴里后，巨蛇开始痛苦地吐出蛇信，蛇头一上一下地在地面来回直摔，最后高高昂起蛇头，再迅速落下，啪的一声大响，重重摔在地上，整个身体软软瘫倒，再也不动了。

第三十四章 蝰蛇之神（6）

米丽亚吓得赶快松开少年，少年扑通栽倒，黑色的血仍然从肚腹的洞中不停涌出，嘴里也吐出黑血。米丽亚连忙跑上去，俯身大声问：“解药在哪里？快说！”

少年身体抽搐着，咳嗽中伴着吐血，脸上却在笑。他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米丽亚气得举起右手的匕首，忽然发现右臂有些发麻，她知道蛇毒即将发作，于是大喊：“快拿解药出来，否则我立刻杀了你！”

这话其实等于没说，就算她不杀，少年也活不过五分钟，可少年继续道：“我……我的名字叫玛格利提，你呢？”米丽亚猜他肯定是神经错乱了，无奈地回答：“我叫米丽亚，快告诉我解药在哪里！”

少年笑了：“解药……就是……我的血……”

“什么？”米丽亚以为听错了，“你再说一遍，解药是什么？”

少年说：“我身上的黑色血液就是……所有蛇毒的解药……我不想做蝰蛇之神了，很想走出蛇谷……我想……让你带我出谷……带我去玩……”

少年把头一歪，嘴角淌着血死去。

见少年死了，米丽亚心急如焚。她觉得身体越来越空，好像血液都被抽光，已经不属于自己。她没时间多想，挣扎着爬到少年身边，探头舔了舔从他身上流出来的黑血，这血极苦极腥，米丽亚强忍着吞咽下去。

几分钟后，米丽亚觉得身上的中毒症状并未继续恶化，但仍然发麻，她就又喝了些黑血，十分钟后发麻症状开始减退，米丽亚大喜。忽然发现小谷中出现了上千条蝰蛇，这些蛇并没找米丽亚和柯林的麻烦，却直奔巨蛇尸体而去，挤挤挨挨地爬到蛇尸上大咬大啃，转眼间，巨蛇尸体上就聚了成千上万条蝰蛇，而且仍有无数条蛇从小谷外向巨蛇爬去。米丽亚又捧了些黑血喝下，然后跑到柯林身边，将手上的黑血喂他舔咽。柯林中毒颇深，喝过黑血之后，米丽亚将他背在身上，右手拎着旅行袋快步向小谷外逃去。

跑出小谷时，米丽亚不免回头看了一眼，见那巨蛇远远看去就是一条由无数蠕动着的小蛇组成的大蛇，而少年的尸体也被无数蝰蛇噬咬得露出骨头，吓得她加快脚步，转向左朝蛇谷北面跑去。

似乎附近的蝰蛇都聚来了，米丽亚壮着胆子在蛇群中间穿行，她背着柯林，右手还拎着沉重的大旅行袋，跑起来十分吃力。不过，这些蛇根本没打算理会她，全都争先恐后地向小谷爬去，好像小谷中有磁石吸引一般，而趴在米丽亚后背上的柯林看到有这么多蛇在地上迅速爬行，吓得差点又昏过去。

米丽亚终于跑出了蛇谷，对面仍然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柯林在她背上说：“放我下来，我好像……能动了！”双脚落地的柯林在米丽亚搀扶下勉强向北跑去，跑出三五公里后，借着月光居然看到前面出现了稀疏的草地，同时还有几处灌木。米丽亚欣喜地说：“太好了，我们出了蝰蛇谷的范围！”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怕那群发了疯的蝰蛇追上来，又跑了两公里远，直跑到一条小溪边的树林前，这才瘫软在草地上大口喘气。

两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休息了十多分钟才缓过神。柯林支起身体，感到两眼发花、四肢麻木，好像周围的树和岩石都在旋转，抬头看看天空，月亮似乎也在天上画着圈。米丽亚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喘气，对柯林说：“感觉好些了吗？”

“好、好多了……刚才是怎么回事？那些蛇不会……追来吧？”柯林没看到米丽亚和巨蛇的那一幕，问道。米丽亚把经过讲了一遍，说：

“不会的，那些蝥蛇不会跑出火烧谷的范围。火烧谷的土地含有毒液成分，其他动物不敢进入，同样道理，蝥蛇也不敢溜出那片区域，因为外面有老鹰、獾獾、浣熊、刺猬等天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柯林心下稍平，但又大惑不解：“我想不通，那少年把我们引到小谷中，就是为了当他的实验品，最后再喂那条大蛇，可为什么会挡着你，是不是怕巨蛇把我们咬死，他就没有玩具了？他在蛇谷活了两百多年也没见过几个人，肯定闷得要死。”

米丽亚心中很清楚那少年为什么会挡在自己身前，因为他喜欢上了自己，虽然这种喜欢有点出乎意料，也有点怪异。另外，她实在不知道是应该称那人叫少年还是叫老人，或者说他只是个怪物，是个身体 13 岁、心智却有 243 岁的怪物。两人翻了翻旅行袋，面包早已吃完，但还有几包压缩饼干和水，吃了少量的饼干，总算填饱肚子。柯林用力捶捶仍有些发麻的大腿，从旅行袋中取出两条毛毯铺在背风处的干燥地面上，躺下后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打着哈欠说：“又是一个露宿之夜，我真怀念睡在床上的感觉。宽大的床，厚厚的天鹅绒被，柔软舒服的枕头……唉。”“会有这么一天的。其实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每天晚上都能睡觉才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因为这说明你还活着。有个办法能让你睡得舒服些：你闭上眼睛，幻想自己睡在宽大的床、厚厚的天鹅绒被和柔软舒服的枕头上，就可以了。”

柯林依言闭上眼睛，不大一会儿，他沮丧地睁开眼睛：“这不管用，米丽亚。”

米丽亚咯咯娇笑起来：“笨南瓜！好了，前面不远处就是格鲁峰，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如果我们的运气仍然这么好，用不了一天，我们就能爬上格鲁峰，来到安第斯巨神的左腿上。快睡吧。”米丽亚把毛毯裹在身上，侧身睡去。夜越来越黑了，更深露重，虽然南美四季常温，夏天更是热得离谱，但科迪勒拉山脉海拔两千多米，白天很热，而晚上却很有些凉意。柯林被冻醒了，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毛毯已经散开，身上被夜风吹得冰凉。

柯林打了个呵欠，爬起身来见米丽亚蜷缩身体睡得很沉，先上前帮她裹了裹毛毯，然后走到远处岩石后面小便。他打着哈欠站在一棵树前，正专心地给这棵树浇水，忽听左侧一片树丛后叶子簌簌作响，他迷糊着侧头看去，似乎有黑影幢幢。柯林系上皮带，左歪右晃地走过去，树丛后是几块巨大的岩石，一些杂草在石上四处生长，随风摆动，并无其他动静，只有溪水静静地哗哗流淌，柯林苦笑着摇摇头，走回去准备接着睡。

“在看风景吗？”忽然冒出的一句话把柯林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却是米丽亚，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坐了起来，正在揉着眼睛。

他连忙回答：“没有，我去方便一下，是我吵醒你了吗？”

米丽亚摇摇头：“并不是你的原因。我在睡眠中如果有奇怪的响动就会立刻惊醒，刚才我听到有踩断地面干枯树枝的声音，起身看却是你。”

柯林感到很惊奇，回头看了看地面，并没发现有明显的树枝，不由得对米丽亚更加佩服，有这样一个女强人在身边，还真是无比安全。同时他也有点羞愧，自己一个大男人，居然处处都要靠女人保护，真是丢人。“睡吧，明天的太阳刚升起时，我们就必须要在去往格鲁峰的路上了。”米丽亚将身体裹在毛毯中，自顾睡去了。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远处树林中的雾气还未散尽。柯林正蹲在地上卷毛毯，夜晚的湿气使他有些关节疼，因此看上去无精打采。米丽亚心中很有些歉意，如果不是怕被人跟踪，他们完全可以燃上一堆篝火，可惜条件不允许。突然柯林大叫道：“蛇，有蛇追来了！”

“在哪里？”米丽亚箭步冲上去，果然看到树丛里有一条粗蛇，正探头探脑地四处张望，见到米丽亚两人，便扬起头示威。

米丽亚立刻抽出腰带中的军用匕首，笑道：“今天的早餐可以不用再吃压缩饼干了！”说完她猿身而上，左腕在蛇面前虚扬几下，那条蛇见有人挑衅，蛇头跟着米丽亚左手一上一下地移动，忽然张大嘴向米丽亚左手咬去，哪知米丽亚动作更快，她的左手本来就是个幌子，见蛇出动了连忙缩回，同时右手匕首闪电般划出一道弧线。嚓！锋利

无比的军用匕首竟将蛇头整个切下，蛇身在地上扭来扭去，似乎很不情愿，蛇头也大张着嘴微微蠕动。柯林已经看傻了，舌头伸出老长。米丽亚抬腿将蛇头远远踢开，这才拎着蛇尾转身过来，对柯林说：“帮我找一根直些的树枝，手指粗的就行，把树皮削干净，顺便再弄些枯枝来做烧柴。”

第三十五章 蝮蛇之神（7）

柯林不敢多问，连忙跑去干活。米丽亚又说：“记住，不要砍树的主干，要挑直些的枝子削，这样树就不会枯死。”

“丛林里有无数棵树，死一棵又有什么关系？”柯林不解地问。

米丽亚拎着蛇边朝河边走边说：“每一棵树都是生命，虽然它们不会动。这世界上有几十亿人，难道你会因为地球上有很多人而去随便杀掉一个吗？”

柯林对她的理论有些不解，嘴里嘟囔着：“树怎么能和人比？杀人是违法的，杀树又不违法……”说归说，但还是依言照办，不多时他就拿着一根削好皮的树枝回来了。米丽亚抓到的这条蛇足有手腕粗细，她先用匕首将蛇从中间剖开，剔出内脏并在溪水里洗净，然后剥去蛇皮。蛇血顺着米丽亚的手直流下来，最后蛇皮剥掉、血液放光，淡粉色的蛇身仍在慢慢蠕动，看得柯林胆战心惊，他后退几步，似乎怕那无头没皮的蛇仍会突然跳起来咬他一口。米丽亚用刀锋慢慢沿蛇肉轻轻刮着，柯林问：“这是在干什么？”

“蛇的皮下组织有很多细菌，我用刀把它们刮掉，吃起来就没事了，否则可能会感染病菌。”柯林“哦”了声，心想这些知识如果没有野外生存的经验，恐怕一辈子也学不到。

这时，米丽亚把蛇胆递给柯林，说：“把它吞下去。”

“不不不，我才不吃！这是什么东西？”柯林吓得连连退后。

米丽亚笑了：“这种蛇胆最补身体，你昨晚肯定是受了潮气，吃下它就会好的！”

柯林仍然拒绝：“我可不吃那东西，好像野人一样！”

米丽亚有些不满：“大男人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还说什么帮我寻找黄金城，算了吧！”

这番话把柯林激怒了，接过蛇胆一口吞下，那种新鲜强烈的苦味噎得他直翻白眼，好不容易咽下去，一阵剧烈的咳嗽加干呕，差点把刚吃掉的蛇胆又吐出来。

米丽亚笑得直不起腰来，连忙让他喝几口溪水压惊。柯林苦着脸架柴点火，米丽亚则用匕首把那根又直又粗的树枝前面削尖，将洗剥干净的蛇肉穿在树枝上架到火上烤。

柯林问：“没有调味料能吃吗？”

“那不是问题。”米丽亚从皮带中取出一个金属小圆盒，拧开后装上溪水晃了几晃，然后把水浇在蛇身上，反复几次。

柯林问：“盒里装的是盐吧？”

“是压缩盐晶体，在野外少不了它，这还是当年我的野外生存老师送给我的礼物。这小盐盒是纯银的，有十年了……”米丽亚把小盐盒放在眼前慢慢转动着，若有所思。

柯林刚从蝥蛇谷逃命出来，看到蛇就十分厌恶，他远远地坐在草地上，嘟囔着说：“打死我也不会吃那种肉，我宁愿去吃树皮和草根！”米丽亚心中暗笑，顾自翻转树枝，好让蛇肉熟得更均匀。不到十分钟，一阵肉香味飘过来，令人食欲大起。柯林吞了口馋涎，向米丽亚那边望了望，米丽亚朝他招手，柯林连忙摇头，故意把头转过去不看。肉香四溢，似乎到处都是蛇肉的香味，柯林肚子里咕咕乱叫，那肉香更是让他坐立不安，心中暗道：这是蛇肉吗？怎么会这么香？

这时，米丽亚拿着穿蛇肉的树枝走到他面前坐下，故意将熟蛇肉在他面前摆弄，然后用匕首割了一小块蛇肉吃着，脸上露出欣喜满足的笑，同时看着柯林，眼神中充满鼓励。柯林早饿得不行，他咬了咬牙，顾不上害怕和讨厌，操起匕首也割了块蛇肉，再慢慢放进嘴里。

说来也怪，蛇看上去凶恶讨厌，就连死蛇也那么令人害怕，而烧熟的蛇肉却喷香无比，甚至超过他这三十年来吃过的任何一种肉。

“怎么样？亲爱的柯，你现在是讨厌它呢，还是喜欢它多一点？”

柯林边吃边含糊不清地说：“烤熟之前讨厌，烤熟之后喜欢！”米丽亚咯咯娇笑。

这条蛇去了头也有一米多长，但碰到这两个好久没吃到肉的人，不多时就全被消灭。饱饱地吃完蛇肉，柯林只感浑身发热，连脸都是烧的，他说：“是不是蛇肉起反应了？我觉得像在烤火！”

“是蛇胆的功效，一枚蛇胆足可以让你在野外待上二十天而不会惧怕潮湿！”

柯林把两只军用水壶都装满干净清冽的溪水。收拾好行装后，米丽亚指着视线前开阔处的一片山峰说：“那左边的就是格鲁峰，六年前我来过一次，记得在山脚处有两条路径，左面的路好走些，我们走吧！”

格鲁峰看起来并不远，但却足足走了四个小时才来到山脚。“真是望山跑死马，这话一点不错！”柯林坐在一棵树下，脱下鞋揉着肿胀的脚掌说。

“你说什么？”米丽亚问。

柯林笑着解释：“是中国的一句俗话，就是说看着这座山近在眼前，可当你骑马来到山脚时，连马都快累死了。”米丽亚笑了：“说得真对。”她回头看了看刚才出发的那片树林，有些担忧地说：“我们这些天走得太快，灵魂都快跟不上了……”

“什么？谁的灵魂跟不上了？”柯林连忙回头看，生怕又出现什么怪物。

“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从阿雷帕酒店出发之后，一路上从没休息过，这样我们的灵魂就落下了。人没了灵魂，也就没有运气保佑，这是我担心的事。”

柯林哈哈笑了：“你太多心了吧？这些天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都是逢凶化吉，这说明我们运气极佳。米丽亚，你不要太迷信……”

“这不是迷信！”米丽亚厉声打断，显得很生气，“这些都是我们印第安族的古训和神谕，不许你胡说！”她强硬的态度吓得柯林一缩头：

“很抱歉，是我不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和信仰准则，我收回刚才的话。”

米丽亚收回怒色，轻轻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柯林挽着她的胳膊，两人开始走进格鲁山峰。

这座山峰看上去有两条入口，左面是偏僻小径，右面则是宽阔的山路，还有小溪伴随。柯林很希望走右面那条路，但米丽亚坚持走左面，她说几年前她和四名雄鹰战士进山追捕本族叛徒时，走的就是这条路，但他们没深入多远，就把那名叛徒抓住并就地正法了。

小径坎坷难行，柯林不时被碎石滑倒，手掌和肘部全磨出了血，幸好康巴斯为他们在旅行袋中准备了一些简易药帖。进山的入口处还有些植被和树木，而向山内走却毫无绿色，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浅灰色石壁。柯林问：“这里怎么和火烧谷相似？千万别再碰到什么蛇神了！”

“安第斯山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它的每座山峰都有不同的地貌特征。格鲁峰的特点就是这样，炎热、干燥、无绿色，只有蝎子和毒虫在这里出没。”

柯林连忙看了看脚下四周：“我讨厌蝎子和毒虫！”

米丽亚拽了他一把，冷冷地说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老鼠，米丽亚不惧怕任何东西，包括死亡。”就这样，两人走了几个小时，早就超出前几年米丽亚追捕叛徒时的路线了。有时前面根本没有路，米丽亚就取出旅行袋中的藤索，前端系上一种特制的金属爪钩，用力甩到岩石顶，然后双手拉着藤索，利用双脚撑在石壁上的力量缓缓爬到顶部。这是登山探险者最常用的方法，既安全又有效，但柯林从没试过，他十分担心那爪钩是否能牢固地抓住光滑的岩石，战战兢兢地不敢爬。

第三十六章 蝰蛇之神（8）

在米丽亚连鼓励带骂之下，柯林终于还是成功地爬了第一次。接下来就胆大多了，几次之后，柯林回过头来看身后那盘桓交错、根本看不到路线的山石，甚至不敢相信自已就是这么一路爬上来的，一种征服感油然而生。太阳越爬越高，在头顶正上方无情地晒着。山中也越来越热，热量无法散发出去，只在山中来回盘旋，光滑的岩石把耀眼的阳光反射开来，晃得人眼睛又酸又疼。柯林满脸是汗，眼泪直流，他把军用罗盘绑在手臂上，看了看面板上的显示，喘着气说：“现在是下午 1 点 20 分，环境温度是 49℃。”再把测物计探头贴在石壁上，大叫：“我的天，石壁的温度是 87℃，简直可以煎牛排！”

米丽亚笑笑：“你是不是在想，如果我们带来一些鸡蛋就好了？”说完她擦擦脸上的汗，取出军用水壶饮了一小口水。铝制水壶放在背包中，外面还包着一层隔温石棉，仍然被晒成了温水，但起码有水喝，否则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水是致命的，几个小时就会使人脱水休克。

面前出现断层，一座高大的峭壁挡住去路，峭壁下是深渊，只有贴着峭壁底部宽约四米的地面可供行走，两人贴着峭壁向前行进。柯林慢慢走到底部边缘，探出头向下张望，见底下岩石突兀，峻峭蜿蜒，深不见底，这要是掉下去，就算掉不到底，也会在四处探出的岩石上活活摔死。

就这样贴着山体往前走，绕过这座峭壁，面前一片开阔。柯林刚要长吁一口气，忽然他指着前面，声音颤抖：“我的天，那……那是什么？”

前面是一大片深不见底的椭圆形峡谷，谷底是万丈深渊，四周全是如刀削般的高大石壁，这些石壁至少有几百米高，几乎挡住太阳和天空，峡谷中央是天然形成的椭圆形矮峰，形状与外围的石壁相同，之间相隔十几米。紧贴外围石壁根部仅有窄窄一条小径紧贴山体，这些小径弯弯曲曲好似羊肠，随石壁角度而延伸，尽头处指向两块石壁中间，渐渐消失不见。强劲的山风在山谷中来回盘旋，掠过峭壁时发出呜呜声响，好似魔鬼的悲鸣。

米丽亚手遮凉棚看了看，脸色严峻起来：“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魔鬼的腰带了。”

“什么叫魔鬼的腰带？”看着这片令人惊心动魄的景象，柯林腿都吓软了。

米丽亚说：“格鲁峰内部千回百转，陡峭难行，如同魔鬼的领域，而远处那条狭窄的小径就像魔鬼身上的腰带又细又长，又像魔鬼的心思那样曲折险恶，行走者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山崖，连尸骨都不会找到。”

柯林又打了退堂鼓：“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如果有别的路径，我还会选择这条路吗？”米丽亚用漂亮的眼睛瞪了他一眼，继续向前走去。

转眼间来到了魔鬼腰带入口处，米丽亚取出一截长约两米的绳索，两端分别牢牢系在两人腰间，如果有一人不慎脚底打滑跌入山崖，另一个可以利用连接的绳索将对方拉上来，能起到保险绳的作用。然后又拿出两柄锋利的伸缩登山镐，两人分别握在左手，如遇紧急时刻可以用它来挂住石壁，置之死地而后生。旅行袋因为太过沉重，影响身体平衡，只好丢弃在入口处，只将压缩饼干和水壶背在身上，另外带上的就是手枪、绳索和罗盘等必需之物。“魔鬼的腰带”这个名称果然名不虚传，也不知道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开凿，这条小径宽约半米，刚好与一个成年人的肩膀同宽。米丽亚在前面领路，两人小心谨慎地踏上小径慢慢前行，他们都用右手扶着石壁，左手紧握登山镐，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按理说半米宽的距离足够行走，可左边不到十公分就是万丈悬崖，这样一来人就害怕得多，根本不敢走得太快。

柯林脚下战战兢兢，生怕一个不小心栽下去，这条命就升天了。天气本来就热，又高度紧张，柯林全身早已湿透，再加上山风劲吹，衣袖猎猎作响，汗水也不时迷住双眼，他用右手抹了把脸，汗水竟像淋雨般哗哗直流。忽然他左脚一滑，“啊”的一声身体歪斜，连忙用右手扶住石壁，左脚把几块石头踢下山崖，石块带着灰尘顺峭壁一路滚下去，十几秒钟仍未到达底部，可见悬崖之深。

“小心脚下，如果你要擦汗或是做别的事，一定要和我同时停住脚步，明白吗？”米丽亚严厉地喝道。柯林连连称是。又走了两百多步，柯林稍稍转头向左侧看了一眼，但见悬崖下面尖石林立，好像魔鬼的牙齿正待择人而噬，他忽然一阵眩晕。米丽亚感到保险绳绷紧，立刻停住脚步，回头道：“看着我的右腿，别向左看！”柯林闭上眼睛平复了一会儿，这才恢复过来。他睁开眼睛，见四周那高大的石壁仿佛魔鬼一样压过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声音颤抖地说：“我有点恐高，不能走了。”

刚说完，忽然右裤腿中钻进一个凉凉的东西，柯林低头一看，却见一条红白相间的细蛇从岩石缝中正向自己裤腿里努力地钻，吓得他连忙抬脚，想把那条蛇给抖出来。结果脚下一绊，身体顿时失去平衡，猛然向悬崖下跌去。啊！柯林大叫着挥舞左手的登山镐用力敲在石壁上，但悬崖下方的石壁太光滑，登山镐竟无处可挂。下坠力量极大，连接两人的保险绳绷得死紧，瞬间将米丽亚也拉倒在石径上。米丽亚左臂急挥，登山镐“咣”地牢牢钉入石壁缝隙中，同时右手死死扳住石径边缘，以保持柯林身体的悬挂姿势。

“米丽亚，快帮帮我，我要掉下去了！”柯林急得大叫。

米丽亚喊道：“用力将登山镐插进岩石里，再抓住我的右臂，把身体向上拉！”

柯林依言照做，扳着米丽亚的右臂，右腿上扬，拼命向小径上爬。小径宽只有半米，爬起来更为艰难，米丽亚整条右臂几乎承受着柯林的全部体重，她咬紧牙关，喘着粗气，右手五指死死抠着地面，鲜血顺指甲缝慢慢渗出。好在柯林从小练武，有些功底，他一沉丹田气，“嘿”地叫了声，借助右腿的蹬力令身体横向纵起，在空中翻了个身，仰面摔在小径上。米丽亚松了口气，这才放开右手，再把柯林扶起来。

这一幕太凶险，即使米丽亚艺高胆大，也吓得花容失色，跪在地上急促呼吸着。柯林喘着气说：“米丽亚，我想……我想我恐怕不能再走了，我要回去！”

“不能回去，我们还有未完成的使命！”米丽亚坚定地说。

“那只是你的使命！”柯林叫道，脸上表情因激动而变得扭曲，“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做这些事？为什么？”

米丽亚半晌没做声。过了一会儿，她平静地说：“你说得对，这的确只是我的事情，我没有资格让你同我一道冒险。我们往回走。现在我们把腰间的绳子移到身后同时回头，要慢慢的，不要着急。”

柯林双手颤抖着把保险绳扣移到背后，两人同时转回身，慢慢往回走。走到起始位置后，柯林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喘着气说：“我们休息一会儿，还是找别的路吧，那魔鬼的腰带太可怕了，我根本没法走。”

米丽亚没回答，默默地将绳索、一半压缩饼干和水壶放进旅行袋，递给柯林：“亲爱的柯，请原谅我不能和你一同回去。我必须走完这段路径，如果你现在就回去，我在每一处需要攀登的地方都用石块做了记号，相信你不会迷路。如果你还想我，就在这里等着我回来，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的话。”

她搂住柯林的脖子，给了他深深一吻，眼泪涌出眼眶，然后迅速转身，头也不回地向小径走去。

柯林双眼含泪，他大喊：“一定要走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找那黄金城？为什么不选择别的人生道路？”米丽亚站住脚步，似乎在想着什么，然后她回头说：“这是我的宿命，我没有选择的权力。”说完迈步踏上小径。她左手持着登山镐踏上小径，走了十几步后稍稍停了一下，似乎在留恋着什么，但随即又坚定地向前走去。看着她的背影，柯林心中十分矛盾，从认识米丽亚到现在的一幕幕在他脑海里迅速闪过……

第三十七章 蝰蛇之神（9）

“等等！”柯林大喊。

米丽亚迅速回头，眼含渴望地看着柯林。

“我和你一起去！你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柯林坚决地大声喊道。

米丽亚脸上露出笑容，大声道：“你说真的？不再反悔了吗？”

“当然不！中国男人说出做到！”柯林坚定地回答。米丽亚欣喜至极，她转回身出了小径，跑到柯林身边扑到他怀里，大声哭起来。柯林抱着她的肩膀，说：“也许这就是我俩的命运，如果真神庇护好人，我们就一定会平安回来！”米丽亚那美丽的眼睛闪着激动的泪，她慢慢伸出手，解开衬衣的扣子，露出里面柯林给她买的性感黑色蕾丝胸罩，饱满的乳房在胸罩里骄傲挺立。柯林看得呆了，这是他认识米丽亚以来，第一次看到她的身体。

他心跳加快：“米丽亚，你这、这是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除了自己的肉体。我无以回报，只能将它交给你占有，如果我们不能平安回来的话，也许你可以少些遗憾。当然，这得你不嫌我丑。”米丽亚妩媚地笑了，虽然笑容中带着一丝慌乱。

柯林呼吸急促，双手不听话地握住她的乳房，米丽亚闭上眼睛，喘着气。柯林的手停住了，又慢慢向下移动，轻轻将米丽亚的衬衣扣子系上。

米丽亚睁开眼睛，疑惑地看着他。柯林边系扣子边说：“米丽亚，我很喜欢你，可现在不是时候，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做。如果能平安回来，我们再……”

米丽亚羞涩地点点头，这时的她完全没了女英雄模样，成了十足的小女人。两人重整旗鼓，再次踏上魔鬼腰带之路。这次柯林的心情完全不同，他满怀希望，似乎浑身是劲，好像也不那么害怕了。

这条小径随山势而建，直线距离并不远，但因为弯弯曲曲，因此至少有几公里长。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小径尽头，这是两座小山峰之间的一片开阔地。米丽亚累得半死，连忙解开保险绳，一屁股坐

在地上直喘气，柯林却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仍然保持着在魔鬼小径中的姿势：左手紧握登山镐，右手伸出，眼睛死死盯着地面，浑身不停发抖。米丽亚站起来紧紧抱住柯林，不停地在他耳边安慰，柯林渐渐放松身体，他极度困倦，瘫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好像死去一样。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米丽亚怕夜长梦多，没办法只好推醒柯林，又喂了他一些水和饼干，这才慢慢恢复过来。“这段路程就像是一个噩梦！”柯林颤抖着说，回头看了看那条魔鬼小径，身体不由得仍然一阵阵痉挛。“确实很难想象，”米丽亚把东西都收进旅行袋，“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继续走吧。”

没完全清醒的柯林打了个哈欠，米丽亚掏出一个装着深红色粉末的小玻璃瓶扔给他：“闻一下它，会帮助你清醒！”

柯林迷迷糊糊打开瓶塞，下意识地嗅了几下，一阵奇特的、类似烟叶味道的气味直冲大脑，他顿时感到神清气爽，清醒了许多。

“这是什么味道？”柯林捧着瓶子嗅个没完，米丽亚劈手夺过瓶子：“足够了。这是龙涎香、古柯粉和顶级南美烟草制成的鼻烟，只需闻几下就能收效，多嗅会上瘾的！”

两人打起精神继续前行，已是下午，太阳仍然晒得厉害。忽然前面又出现一道横着的峡谷。宽六七十米，两边各有一座用木板拼成的吊桥，分别通往西和南，木板之间用粗藤相连，桥面用横木连成一片，每隔半米一根。整座吊桥颤颤巍巍地凌于悬崖之上，桥下就是悬崖，观之腿软。

柯林刚过完魔鬼腰带，一见这种危险的吊桥，头又大了好几圈：“怎么又是这种危险玩意儿？我们往该哪边去？”米丽亚思索半晌，掏出纸条自言自语地念着：“弯月以西、雄鹰脊背之上就是太阳之子的休息地。这句话是关键，弯月以西、弯月以西……究竟是什么呢？”

忽然，柯林回头指着身后大声道：“你看这里！”

“怎么了？”米丽亚不解地问。

柯林说：“看魔鬼腰带这里的形状，不就是弯月吗？”

米丽亚放眼仔细看去，见深渊四周石壁和中央的椭圆形矮峰刚好形成一轮弯月形状，不仔细看还真难发现。她激动极了，再仔细查看一圈，坚定地说：“我敢肯定，铭文中的‘弯月以西’说的就是这个弯月形峡谷！”“那我们应该走右边这条通往南面的吊桥！”柯林连忙取出罗盘，说道。

两人精神大振，似乎看到了无尽的希望。米丽亚仍然取出保险绳将两人连在一起，并告诉柯林走吊桥的诀窍就在于千万别向下看，一步步稳定地走，吊桥就会很容易通过。这回米丽亚在左、柯林在右，两人双手紧握，同时迈步上桥。柯林笑道：“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比保险绳还要保险十倍！”

米丽亚瞪了他一眼，笑了。桥面的横木呈圆形，也不知当初的设计者出于什么考虑，桥两侧的木条是方形，而脚下却是圆形，踩上去很不舒服，极易滑脱。

柯林边走边骂：“造桥的人就是个混蛋！难道他自己走起来很容易吗？这个该死的家伙！”正骂着，忽听“咔嚓”一声脆响，他右脚踩到的圆木突然断裂，木条翻滚着直线坠入悬崖，柯林身体顿时下沉。米丽亚早有准备，她右臂急伸，挎住柯林肩膀向上猛提，柯林左脚用劲，这才站直身体，吓得他心脏怦怦乱跳。

米丽亚道：“别往下看，抬头直视前方！这木桥有几百年了，虽然秘鲁很少下雨，但难免有虫蛀鸟啄，落脚时不要一味用力，先探探虚实再松劲！”

好在桥面的隔木比较紧密，再遇到朽裂的横木也能轻松跨过，半小时后两人终于走到桥对面。柯林魂都快吓掉了，他暗想如果以后能活着出山，这辈子决不再过桥。他说：“米丽亚，我的胆子已经被魔鬼腰带和这破桥给吓得麻木了，也许还能把我的恐高症治好。”

“那你应该好好谢我才对。”米丽亚取出水壶递给柯林，柯林摇了摇，最多只剩小半壶水了。他拧开盖子喝了两小口，再交还米丽亚，她没有喝，直接挂在腰间。两人又走了一段路，忽然米丽亚道：“你

看前面的这座山坡，中间突起，两边延伸，不正像一只巨大雄鹰的后背吗？”

柯林高兴地说：“还真像一只飞翔着的巨鹰。那铭文是怎么说的？”

“雄鹰脊背之上就是太阳之子的休息地，看来我们快到了！”两人加快速度跑上山坡，坡底是一片平坦之地，几处石壁中间一条小路拐向左侧。

从小路拐过去后，四面都是高大的石壁，中间沟壑曲折。两人在石壁之间穿越爬行，忽然在一处凹进去的山壁内看到一座高大的建筑物，柯林大叫：“那里是什么？你快看！”

两人从岩石间跑进去，见这竟是一座石砌神庙，整座神庙直接在凹陷的山壁中掏挖开凿而成，极其隐蔽。也不知当年的古人怎样找到这种地方的，估计就算乘飞机在空中俯瞰也找不到，因为根本没有角度可以观察。远远望去，神庙前用条石铺成宽约百米、长几十米的石道，道左右似乎还有两排跪着的人像。米丽亚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飞奔向神庙，柯林紧随其后：“等等我！”

两人来到石道前，见左右分布有两排跪着的人像，每隔四五米就有一尊，一直延伸到神庙门口。从服饰来看，这些跪像似乎都是年轻女性，衣着华丽讲究，双膝跪地，两手合在胸前仰头望向前方，似乎在膜拜什么。身上穿的衣服并未因日久而破损，黑色头发在脑后用金丝线束起，长长垂下，脸部干枯蜡黄，形同干尸，就像风干了的木乃伊，深陷的眼眶中嵌着两只圆形贝壳，看上去怪异无比，每个人额头都嵌着一颗圆形纯金珠子。

“这些跪像是神的圣洁处女，”米丽亚指着这些跪着的女木乃伊说，“我以前在库斯科的印加古皇宫遗迹中看到过她们的壁画。”

柯林看着这些人像，问道：“什么圣洁处女？”

米丽亚叹着气说：“她们也被称为太阳贞女，都是八百年以来的印加贵族女儿。那时的印加帝国有一种极为神秘的仪式，印加皇帝每隔十二年就要从贵族中挑选一名年轻漂亮的处女做祭品，用来敬献给山神纳瓦多·安帕托，只有这样才会给印加人民带来水和丰收。她们

被带到这里，先用奇查酒灌醉，再用杜米刀取出心脏，然后在全身都浇上一种由巫师特殊配制的柏油，将她们活活制成雕像。你看，这里共有二十八尊雕像，说明在三百多年间这种仪式从未间断过，直到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南美洲。”

“太残忍了！”柯林道，“用活的女孩做祭品又有什么用？真是迷信！”

米丽亚说：“在古印加帝国，人们并不觉得这些木乃伊是死人，却认为她们仍有生命，甚至还能继续生长，因此这些木乃伊也有‘活死人’之称。”

柯林打了个冷战，觉得很不可理喻，但也没再说什么。两人顺石道走到神庙台阶前，见这神庙原来就是在背后倚靠的巨大石壁中掏挖穿凿而成的，几十根殿柱一字排开，每根都有两人合抱粗，上面雕着无数人物浮雕。神庙高大威严，只是毫无生气，似乎几百年间从未有人来过。

第三十八章 蝰蛇之神（10）

米丽亚激动地迈步踏上神庙石阶，上面有很多裂痕，可见年代之久。神庙台阶正前方有个侧卧的人物石像，这人横躺在树皮之上，双腿屈起，头扭向前方，左手枕在脑后，右手托着一颗巨大、光滑的石球。

柯林前后围着这石像转了几圈，笑道：“这家伙是谁啊？真会享受，居然躺在这里！”

米丽亚走上前，伸手轻轻摸了摸那颗石球，发现石球可以慢慢转动，似乎有某种力量浮在石像的右手手心里。转了几下，看到石球上有个粗如手指的圆孔，穿过石球通出。柯林转了几下石球，叹道：“这东西太神奇了！石球和石像右手之间有不到一公分的距离，却看不到任何连接，更奇的是可以平滑地向任意角度转动而不掉落！难道是用磁铁在互相吸引？”他边摆弄边凑近查看，希望能找出答案。

米丽亚看了看这石人卧像，又迈上台阶向神庙内走去。柯林怕里面有什么埋伏，连忙掏出手枪跟进去。神庙内空荡荡的，地面刻着一

个巨大的圆形图案，圆圈外有无数条放射状条纹，圈内是一个人脸的形象，就算外行也能看出是太阳。

“太阳神因提，印加帝国的守护神，创世神之子。”米丽亚激动地道，“这里就是太阳神庙！”

太阳图案之后有个方形石座，石座上是一具四面都有脸的神像。这神像相貌奇特，圆眼突出，嘴张得很大，两颗犬牙向下伸出，单从表情来看，倒很有几分神似中国寺庙中供奉的怒目金刚。神像不但有四张脸，还有八条胳膊，八只手中分别托着一件金灿灿的金酒杯，杯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石制神像灰突突的，很多地方还有裂纹，而八只金酒杯却金光灿然，形成强烈反差，更显奇特。

“这是什么造型？看上去很奇特。”柯林问道。

米丽亚说：“他是四面神，印加战士心中的战神。他在战场上能看到四面八方的敌人，因此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柯林笑了笑：“有意思。可惜当年的印加战士第一次遇到西班牙殖民者时，连马匹都没见过，还以为是什么怪物，吓得抱头鼠窜，几千人的军队敌不过一百多人。”

米丽亚沉下脸色，想要发火，却又忍住了，可能觉得自己也有些理亏。两人围着石神像前后转了十几圈，上上下下地仔细观察，也没找出什么疑点。米丽亚跪在地上查看神像的方形底座是否有异，柯林看着那八只精美的纯金酒杯，忽然很想看看杯子里是否还有酒。虽然这念头很无聊，但他还是踏上底座，用手扶着神像肩膀，伸脖子向酒杯内望去。“你在干什么？不是想把那金酒杯拿下来据为己有吧？”米丽亚瞪着他道。

“当然不是，”柯林伸长脖子费力地回答，“我只是想看看……这杯里有没有美酒……”

米丽亚摇摇头，低下头继续查看底座。

金酒杯里当然没有任何液体，但柯林却有意外的发现：在金酒杯的底部都有一个半圆形凹陷的小坑，直径和五新索尔硬币差不多。更奇怪的是，小圆坑里还有几个凹陷的小圆点。

他感到很奇怪，又换了个地方看，八只酒杯都看了个遍，皆是如此。柯林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觉得很眼熟呢？似乎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你在嘟囔些什么？”米丽亚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走到柯林面前问。

柯林脑中思索，看着米丽亚刚要说话，忽然眼睛在她脖子上定住了，直勾勾地看。米丽亚低头，见自己胸前露出大片娇嫩的肌肤，原来刚才爬山时很热，于是她将衣领上的扣子解开了两颗。她看到柯林直勾勾地望着自己的胸脯，不由得大怒，一手捂住前胸，上前喝道：“看我不打扁你！”

她原本抬手想吓唬吓唬柯林，却见柯林大声道：“别动！”他走上几步，用手指着米丽亚胸前：“快给我看看！”“你……你要干什么？我们还有任务要完成，你不要……”米丽亚涨红着脸说。柯林又上前几步，米丽亚虽然并不怕他，但女人柔弱的天性仍然令她连连后退。

柯林伸出手抓向米丽亚胸前，她抬拳头就要打他，却见柯林一把抓住米丽亚胸前那条纯金项链，放在眼前来回细看，半晌后说：“能把它取下来吗？”

米丽亚不明就里，随口答道：“不行！我父亲告诉我绝不能摘下来，除非在非常时机，否则要受天神惩罚！”“天神不会惩罚你，”柯林笑道，“你可以把它取下来，因为时机已经到了！”

米丽亚很是惊异，一时说不出话来。柯林拉着她来到神像旁，踏在底座上，伸脖子向金酒杯里看去。米丽亚一看到杯底那个半圆形凹洞，立刻叫起来：“这是什么？”她抓起胸前的金项链，仔细看着上面挂着的那个纯金半圆吊坠，两下一对比，越看越吻合。

柯林笑着说：“还犹豫什么，动手吧。”

米丽亚思考几秒钟后，右手紧握半圆吊坠用力一拽，将上面连着的纯金小环挣脱，然后让弧面朝下，两根手指拈着吊坠，轻轻放在酒杯底的凹洞旁边，比了比大小，无论形状还是深浅度几乎都完全相同！

两人互视大笑。米丽亚拿起吊坠，看着它道：“原来我父亲十一年前把它送给我时所说的非常时机就是今天！”柯林急不可待地说：“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去，也许那根黄金圣枪就会自己跳出来呢！”

“当然不行！”米丽亚跳下神像，说道，“这四面神像有八条胳膊，而且握着完全相同的八只金酒杯，绝不能随便就放入某只酒杯，那样恐怕找不到黄金圣枪，也许还会带来厄运！”

柯林也觉得有道理，他说：“那可怎么办，总不能掷骰子碰运气吧？到底哪只酒杯是正确的呢？”米丽亚掏出纸条，轻轻念道：“如果你能在九月某天的最后一刻捆住太阳，就能拥有被圣洁处女们守护着的圣枪……捆住太阳……”

“捆住太阳就能找到圣枪，现在倒确实是九月份，可太阳要怎么捆住？这谜语太难猜了！”柯林走出神庙，抬头望了望太阳，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但太阳仍然耀眼，他擦擦看得发酸的眼睛说。

米丽亚也跟出来，说：“马丘比丘山上就有捆日石，但那只是一种比喻，只是起到显示时间的作用。在一个圆形石鼓上插入一根石柱，太阳光照在石鼓上，石柱的影子投射在石鼓中，就能显示刻度。”

“那和我们中国的日晷差不多，但那个东西似乎并不能捆住太阳吧？”柯林道。

米丽亚想了想，说：“这个石像显然不是那种捆日石，肯定有什么机关！”她在石像周围来回踱步，双手抱头苦苦思索着，不时坐在地上用手捶脑袋。

柯林经过了一系列紧张冒险之后，再也不想累着自己了，于是他靠坐在那石像的腿上，右手摆弄着会转动的石球玩耍。在他转动石球时，无意中将横穿石球的那个圆孔对准了太阳，阳光穿过圆孔，在地面投出一个小亮点，但转瞬即逝，石球转到其他角度时，亮点又消失了。

柯林只顾着转石球玩，根本没注意到这些，米丽亚却大叫：“不要动！”

第三十九章 埋骨神庙（1）

吉丽亚被掐得脸色发紫，好半天才把脖子上的那条断臂扯下来，连连咳嗽一阵。见丈夫吃了亏，连忙抽出腰间手枪“砰砰”开火，木乃伊身体踉跄，晃了几晃又扑上来。

柯林吓得愣住了，连忙松开手：“怎么，我给弄坏了吗？”

米丽亚走上前去，像柯林那样摆弄着石球，当再次把圆孔对准太阳的方向时，阳光又透过圆孔在地面投出亮点。她抬头看了看太阳，再抬头看，神庙里那尊神像正对着殿外的这尊卧像。米丽亚叫道：“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就是它！”

这时的柯林似乎也懂了什么，他快步跑进神庙，站在四面神像前指着金酒杯，大声说：“我们要让日落时的最后一缕阳光穿过石球上的圆孔，光线打在哪只酒杯上，那个酒杯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对吗？”

米丽亚用力地点点头，手腕上的表显示已是下午4点50分，她望向太阳，西方落日正在准备沉入地平线，但仍然完整。神庙对面是一面巨大的山壁，山壁底部不知被谁凿穿出一个圆洞，米丽亚指着圆洞说：“你看，等太阳降到地平线处时，光线就会穿过那石壁上的圆洞，然后才能被石球捕捉到。”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柯林疑惑地问，“直接把那石壁炸掉不就行了，或者换个角度、挑一个开阔之地，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捕捉到阳光，那该多好！”

米丽亚笑了：“古代没有炸药。而且，最主要的原因是修建这神庙的人不想让别人容易地找到神庙，因为神庙对面有山体遮挡。这样一来，无论是从外面或者空中都无法直接观察到神庙，除非一步一步穿过魔鬼腰带和弯月索桥，这样才能站在它面前！”

柯林赞叹地说：“简直太神奇了！难道几百年前的古人就已经预料到，后人有可能会乘飞机或热气球在空中寻找太阳神庙？”

“也许吧，别忘了，真神是无所不能的！”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到日落的最后一刻就行了？”

“是的。亲爱的柯，这是你的功劳，如果不是你提醒我，也许我在日落之前也不会想到去看看那酒杯里面有什么！”米丽亚笑着搂住柯林，两人热吻起来。

啪、啪、啪！

突然从石壁外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掌声，只听有人大笑道：“确实是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感激他！”两人迅速分开身体，同时掏出手枪，米丽亚喝道：“什么人？”

从石壁后转出十几个人来，为首两人一个是高大强壮的棕色男人，另一个女人身材、长相和米丽亚非常相似，只是眉宇间有一丝煞气。后面十几人均是印第安人，个个身强体壮，肩上挎着 AKS-74U 冲锋枪，背后还扛着一架蝙蝠翅膀似的大型黑色尼龙翼。柯林脱口而出：“吉丽亚！是你！”

这女人就是当初在利马城普利博医院欲杀柯林的那个冒牌护士，米丽亚的亲姐姐——吉丽亚。

米丽亚举枪对准吉丽亚，对面十几个人则纷纷举起手中的 AKS-74U 冲锋枪。为首那个强壮的印第安男人满脸横肉，眼神似鹰，黑色的长发编成粗辫垂在双肩，冷冷地说：“不想被打成筛子，就把枪放下！”

“卡拉诺玛，我们有四年多没见了把？”米丽亚笑着说，“你真敢打死齐布查族长的女儿、部族领袖的唯一继承人吗？”柯林在旁边心中一惊，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米丽亚的亲姐夫，也是吉丽亚的丈夫。

卡拉诺玛讥笑道：“穆斯卡族领袖的唯一继承人？印第安部族从未有过女性领袖，现在没有，以后同样不会！”话音刚落，他身后三人立刻将冲锋枪准星对着米丽亚，用余光注视着卡拉诺玛，只待他一声令下，就会同时开火。米丽亚“哼”了声：“印第安的雄鹰战士居然也学会了用枪，看来你这个族长是一定要改变齐佩瓦族的面貌，决心向欧洲白人看齐了？”她将左手藏在身后，手心里捏着那枚半圆形纯金吊坠，怕让对方搜了去，略一思索，悄悄将吊坠扔在地上，并用脚跟轻轻踢进沙土里。

卡拉诺玛脸上一变，随即哈哈大笑：“印第安人不会改变血统，但某些时候，为了达到复兴本族大业的目的，使用一些先进的武器并没有什么不妥。你说是吗，吉丽亚？”

“说得很对！”吉丽亚脸上带笑，慢慢向米丽亚走过来。

柯林问：“你们是怎么跟来的？我们在穿过魔鬼腰带时，并没看到有人走上小径啊。”

吉丽亚笑道：“我们有滑翔翼帮忙，自然不用像你们这样辛苦！”旁边十几个人都笑起来，都将手中的滑翔翼放在地上。

“你从阿雷帕酒店就一直跟踪我们吗？”米丽亚怒声道。

吉丽亚来到她身边，先夺过她的手枪，然后说：“阿雷帕酒店？没有。我们只是在马丘比丘山附近设好埋伏，以逸待劳，只等你找到黄金地图到马丘比丘山去找父亲。后来见你从月亮神庙上救下这个男人，再一路向格鲁峰行进，我就猜想你一定已经得到了黄金地图，准备开始行动了。是吗？”

“无可奉告，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事，你应该了解我！”米丽亚态度非常坚决。

吉丽亚笑了：“我当然很了解你，你的性格一向如此。”说完她用手在米丽亚脸庞、胸前轻轻抚摸了一下，说：“真可惜这么漂亮性感，却比男人还要心狠。”米丽亚厌恶地躲开。吉丽亚转到米丽亚背后，用力将她推向前几步，弯腰从沙土中将那枚纯金吊坠捡了起来。米丽亚恨得牙根发痒，暗自后悔不应该扔掉吊坠，她低估了姐姐的能力，吉丽亚比狐狸还要狡猾十倍。

“好精美的东西！”吉丽亚吹去吊坠上的灰尘，赞叹道，“可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亲爱的妹妹，你能告诉姐姐吗？”

米丽亚冷冷地说：“我想你是认错人了，我没有姐姐。”

“不要这么任性，就算你恨我，我是你姐姐这也是铁的事实。”她在米丽亚肩头轻轻一拍，随后走向神庙门前的卧像旁，伸手转了几下石球，再回头看看石壁上的那个圆洞，也感到很神奇。

卡拉诺玛命人缴下柯林的枪，然后分别搜身，从米丽亚口袋里搜出了那张写着羊皮地图铭文的纸条，再将两人押到神庙前。卡拉诺玛来到吉丽亚身边把纸条递给她，吉丽亚仔细读了几遍，脸上露出笑容：“这是从哪里搞来的谜语？”米丽亚后悔至极，其实她早将这段铭文熟记在心，只是没料到会被人跟踪，结果现在给别人捡了现成。吉丽亚道：“我知道你是不会告诉我的，但从刚才你们的对话中，我已经能够猜出七成了。”

她和两名手下走进神庙内，看到地面上的浮雕图案。吉丽亚说：“果然被我猜中。有资格使用因提神形象的地方，也只有一种可能。”

其中一人问：“您是说太阳神因提吗？夫人，这雕像怎么长着四张脸？”

“可能是个怪胎，或者生下来就是畸形。”另一人接口道。

吉丽亚骂道：“闭嘴，两个笨蛋！这是四面神，古印加传说中的战神，这里就是当年印加帝国最神圣的地方——太阳神庙！”

两人被骂得一缩头，不再出声了。吉丽亚登上石底座，看到金酒杯里的凹洞后恍然大悟，再抬头看看神庙外的那尊石卧像和对面的石壁，她满心欢喜，跑出来对卡拉诺玛说：“亲爱的，我找到开启机关的方法了，你看！”她拿着纸条说：“如果你能在九月某天的最后一刻捆住太阳，就能拥有被圣洁处女们守护着的圣枪。现在正是九月，某天的最后一刻就是说太阳落山的最后时分。所谓捆住太阳就是让太阳落山的最后一缕阳光从石壁的圆洞中射入，再穿过石卧像右手石球中的直孔，最后阳光就会打在四面神像所握八只金酒杯的其中一只。”

“圣洁处女是什么意思？难道这里还有活人把守？”卡拉诺玛问。

吉丽亚笑了：“当然没有，这地方已有几百年没人来了。看到这些跪着的木乃伊女孩了吗？她们就是圣洁处女，也就是古印加人所说的‘活死人’。几百年前她们被选中作为神的祭品，灌醉后被活活制成木乃伊，死人是不能活过来的，不用怕。”

“我明白了，到时候我们就用这个金吊坠放入酒杯，开启机关！”卡拉诺玛嘿嘿笑起来，随后又看了看米丽亚和柯林，眼露凶光，“这样一来，他们俩也就没什么用处了，干脆杀掉算了！”

看押两人的三名印第安人立刻从大腿外侧的枪套中掏出手枪，指着米丽亚和柯林的太阳穴。吉丽亚想了想，最后叹口气说：“米丽亚，这些年来你一直和我作对，根本没把我当成你的姐姐。本来看在父亲的面上，我不想杀你，可寻找黄金城的路还很长，我不希望在这条路上有太多障碍。”

说完向那三人使了个眼色，这几人似乎急不可待，将两人推前几步，举枪对准后脑。米丽亚厉声道：“你背叛本族，已经是大罪加身，现在还敢杀死本族同胞，真神会惩罚你的，穆斯卡族人也不会放过你！”

第四十章 埋骨神庙（2）

“哈哈！”吉丽亚仰头大笑，“别用这些来骗自己了。什么是真神？黄金就是真神！”

柯林身后那人笑着扳开手枪机头：“你这个倒霉的中国人，闲着没事来南美凑什么热闹？结果白白把命送掉，对不起了！”

柯林额头冒汗，见米丽亚长叹一声，紧闭双眼待死，忽然他大声道：“吉丽亚，就算你能开启捆日石机关，又知道如何找到黄金圣枪吗？就算你找到圣枪，又知道黄金通道的详细内容吗？”

卡拉诺玛本来要迈步走进神庙，听到这些话连忙站住，回头快步走到柯林面前，揪住他衣领问：“你怎么会了解黄金通道的秘密？快说！”

柯林很讨厌这个人，可还没等他说话，吉丽亚已走上来喝问：“是不是米丽亚看过黄金地图的内容？”“你自己想吧，我想，有些话不用说得太过直接。”柯林嘿嘿笑着回答。

吉丽亚走到米丽亚面前，问：“妹妹，你真的看过黄金地图吗？”

米丽亚狠狠瞪了柯林一眼，对吉丽亚说：“这与你无关！想杀我就快些动手！”

听她这么说，吉丽亚更加怀疑，她一摆手：“都把枪放下！”几名手下连忙收起枪，生怕不小心走了火。吉丽亚装出一副笑容，说：“妹妹，找到黄金城对我们印第安族都有好处，何必分哪个部族呢？所以你还是说实话吧。”

“当然有区别，”米丽亚冷冷地回答，“我寻找黄金城是为了复兴印第安族的大业，而你们是为了享乐和私欲！鬼知道你和那些欧洲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协议，别拿我和你们这些人相比，这会令我感到恶心！”卡拉诺玛走到米丽亚面前，恶狠狠地说：“别以为我不敢杀你，如果不是看在黄金地图的分儿上，我早送你去见上帝了！”

米丽亚讥讽地说：“我记得印第安人只信真神，什么时候改信上帝了？”

卡拉诺玛顿时语塞，刚要发作，吉丽亚打断道：“别浪费时间了，先开启神庙机关再说。到时候让他们去打头阵，那时就算他们知道机关却故意不说，大不了等于自杀，我们既可省子弹，又有炮灰替死鬼。”

“你真聪明，看来我娶对了人，哈哈！”卡拉诺玛大笑起来。

米丽亚狠狠瞪了吉丽亚一眼，她却并不在意，抬腕看看表说：“再有不到半个小时就是日落时刻，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六名持枪者命令米丽亚和柯林坐在神庙旁的石阶上，并将其前后围住。柯林心中疑惑，不禁低声问：“米丽亚，从普利博医院开始，你姐姐就想抢可乐罐里的地图，难道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她盯上？”

“印第安战士无处不在，我们很难逃出他们的嗅觉范围。”米丽亚面无表情地说。

柯林心里很郁闷：“我们真要带他们去找黄金圣枪吗？就算找得到，他们恐怕也不会放我们走吧。”米丽亚“哼”了声，斜眼看了看面前那三个正在聊天的印第安持枪男人，压低声音道：“先别害怕，到时候见机行事，注意看我的眼色。”

柯林悄悄点了点头。

除了六名看管米丽亚和柯林的印第安人外，其他七八人都在神庙外的小范围内散步。当然，没有卡拉诺玛的命令，他们也不敢走得太

远。几个人拎着枪百无聊赖，看到神道两旁跪着的女木乃伊，就评头论足一番，后来觉得累了，就把身体靠在女木乃伊后背上聊起天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太阳越落越低，天色也从亮白转为金黄，高大的山壁和神庙似乎都被涂上了一层薄薄的金粉。吉丽亚等人不由得赞叹起来。忽然她低呼一声：“就要日落了！”说完跑到石卧像处准备转动石球，卡拉诺玛则跑进神庙，密切注视着四面神像。其他人远远避开石卧像和对面山壁之间的区域，生怕挡到阳光，误了族长的大事。太阳光先是被那面高大的山壁挡住，等慢慢落到石壁下方的圆洞处时，一束阳光从圆洞里穿出，刚好打在卧像的石球上。说来也怪，这束光线不粗不细，恰巧被石球遮住。吉丽亚连忙转动石球，将石球中的圆孔对准这束光线，一条细细的金黄色光柱由石球直射进神庙大门内的四面神像。

就听神庙内的卡拉诺玛高声叫道：“看到了，我看到了！”

吉丽亚双手松开石球，见石球角度已经固定，她迅速跑进神庙，果见那条细细的光柱刚好落在四面神像右首第二条胳膊握着的金酒杯中。金酒杯本来就金灿灿的，现在被金黄色的阳光一照，更是通体发光，耀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将原本阴暗的神庙照得明亮宏伟。

还没等吉丽亚说话，外面的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光柱随即消失，在金酒杯上停留的时间仅有寥寥数秒，真可谓稍纵即逝，同时神庙内也恢复了原先的阴暗。

吉丽亚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连忙从卡拉诺玛手里接过那个半圆形纯金吊坠，轻轻放进那只金酒杯底部的凹洞中。吊坠底部有几个突出的小圆点，因此无法完全与凹洞平齐。吉丽亚慢慢转动吊坠，半圈过后，吊坠忽然一沉，与酒杯底部完全贴合，严丝合缝，几乎看不到有什么痕迹。

卡拉诺玛道：“大家散开！”吉丽亚警觉地跳下神像底座，其他几人都分散退开，盯着四面神像和神庙内的动静。神庙外的几个家伙听到殿内的骚动，刚想进去凑个热闹，却被另外两人阻止：“别走开，把这两个人看住！”那几人没敢动，继续靠在跪像背后站着。

神庙内半晌无声。卡拉诺玛有点沉不住气了：“怎么回事？吉丽亚，这方法似乎不起作用！”

吉丽亚也觉得奇怪，她谨慎地走到四面神像前，刚要说话，忽然脚下一动，地面上那个巨大的太阳图案竟然开始慢慢转动起来。众人大惊，吉丽亚向后一纵跳到太阳图案圈外，耳中听得轧轧连声，圆形的太阳图案缓缓下降，露出一个黑沉沉的圆洞，细细的灰尘慢慢从洞内逸出来。

“太好了，我就知道不会白费力气！”卡拉诺玛大喜，两名手下取出强光手电上前照射，见那圆形石板已经与圆洞底部的石板地面平行，里面似乎是个多边形石厅。

外面那几个靠着跪像休息的家伙还在聊天，其中一人觉得屁股后面的女木乃伊好像动了动，他以为是身体滑动，也没在意。忽然他“哎呀”一声，身体失去重心向后直仰，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等他爬起来抬头一看，顿时吓呆了：那原本跪着的木乃伊人像正在慢慢直起腰，竟然全部复活！

那人吓得顾不上其他，举起 AKS-74U 冲锋枪就开火，子弹打在木乃伊身上如中朽木，丝毫没反应。他高声呼叫：“阿鲁克，快看这是怎么回事！”

那叫阿鲁克的人也吓呆了，只顾着看这尊人像，完全没注意到他身后那尊女木乃伊也在缓缓站起，同时伸出双手从背后掐住他的脖子。阿鲁克一惊，连忙缩颈低头，但还是晚了，木乃伊牢牢锁住他脖子不松手。旁边两人回过神来，连忙齐开火，子弹打得木乃伊身上衣服碎片四处乱飞，但木乃伊丝毫未松手，反而越收越紧，阿鲁克被掐得满脸通红，手中冲锋枪胡乱开火，打得对面的石壁碎石四溅。

殿内的卡拉诺玛和吉丽亚听到外面的枪声连忙跑出来，眼前的场景顿时把他们吓得一愣：神道两旁的跪像女木乃伊正在以各种姿势纷纷站起，同时开始向这些人发起进攻。

神庙前的空地上顿时炸了锅，十几人大声呼喝着对抗这些几百年前的女木乃伊，有的开枪射击，有的用匕首刺，还有的人猝不及防，

被女木乃伊掐住脖子动弹不得。她们动作敏捷，完全不似人们想象中的木乃伊那样缓慢笨重。吉丽亚回过神来，刚要大声下命令，忽然眼前一花，一具女木乃伊已经来到面前，伸手就去掐她脖子。吉丽亚杀人无数，但也没见过木乃伊复活，吓得她魂飞魄散，稍一愣神就被女木乃伊掐住了脖子。她飞起右腿，猛踢在木乃伊小腹，这一腿情急之下用上全力，木乃伊被踢得双腿离地，但两臂仍然死死掐住吉丽亚不松开。吉丽亚大骇，想要呼救却已经叫不出声，这时卡拉诺玛抽出腰间的锯齿匕首，大喝一声挥刀就砍。

“嚓”的一声轻响，女木乃伊左臂齐根而断，卡拉诺玛飞起右腿将它踢倒在地。这木乃伊从地上爬起来，挥舞仅有的右臂继续进攻，卡拉诺玛上前举刀迎敌，木乃伊伸右手猛抓住他的匕首用力一拧，卡拉诺玛竟握不住刀柄，匕首被夺了过去。好在这木乃伊似乎对刀不感兴趣，把匕首扔在地上，上前挥右拳就打，卡拉诺玛侧头躲过，抡起右拳照那木乃伊脸上就是两拳。他身材魁梧，比柯林要强壮两圈，拳头比饭碗还粗，两拳下去，那木乃伊头骨碎裂，“咔咔”的骨折声清晰可闻，但对方毫不疼痛，回拳相敬，打得卡拉诺玛两眼发黑、嘴角流血，脑子里似乎有蜜蜂乱飞。吉丽亚被掐得脸色发紫，好半天才把脖子上的那条断臂扯下来，连连咳嗽一阵。见丈夫吃了亏，连忙抽出腰间手枪“砰砰”开火，木乃伊身体踉跄，晃了几晃又扑上来。

“这些家伙太难缠了！怎么办？”吉丽亚边后退边大叫。

卡拉诺玛打架是内行，论智谋却远不如吉丽亚，他疲于对付这些疯狂的、刀枪不入的女木乃伊，哪还有心思想什么对策？只得应道：“我也不知道，给我开枪打烂这些木乃伊！”

几名印第安战士持枪齐开火，一时间火舌喷吐不定，在黄昏之下忽明忽暗，可子弹只能暂时性地让这些女木乃伊后退，却阻止不了它们的再次进攻。那个叫阿鲁克的人早已被活活掐死，尸体软软瘫倒，这木乃伊扔下阿鲁克又向另一人冲来。这人手中冲锋枪打光了子弹，正在边后退边换弹夹，被那木乃伊猛地抱住脑袋，惨叫声中，那人的头竟被硬生生拽断，鲜血从脖子中喷出老高，尸身慢慢歪倒。

第四十一章 埋骨神庙（3）

旁边的几名印第安战士虽都身经百战，杀戮场面也见得极多，但都是人杀人，却哪里见过木乃伊杀人的？都吓得胆战心惊、后背发凉。一人高喊道：“族长，我们支撑不住了，怎么办？退到神庙里去吗？”刚说完，后背就吃了某木乃伊一拳，打得他口吐鲜血，连枪也扔掉了。

卡拉诺玛根本没时间回答，因为他同时被两名女木乃伊缠住，丝毫脱不开身，其中一具木乃伊已经被他的匕首削掉两只手，但那木乃伊依然战斗力十足，只是没了手掌无法掐敌人脖子，于是就挥舞着两根光秃秃的胳膊，夹头夹脑朝卡拉诺玛脸上、身上乱打。

柯林和米丽亚也吓傻了，见所有人都在对付这些复活了的圣洁处女战士，刚想趁乱逃出山谷，两个女木乃伊却已经如影随形似的追上来。为首の木乃伊抬手就是一拳，这女木乃伊力气相当大，打得柯林血流满面，鼻骨几乎都要断了。他强忍剧痛后退几步，趁对方迅速跟上时，柯林脚尖踮地，凌空使了招“魁星踢斗”，一脚正踢在那女木乃伊脸上。柯林身体健壮，又很练过几年北派功夫，这一脚少说也有两百斤力道，直踢得那女木乃伊颈椎断裂，脑袋竟然向后仰了大半圈，变成脸面朝后，但它似乎仍然无碍，继续上前进攻柯林，样子十分恐怖。

柯林吓得半死，哪见过这种不怕死的对手？心理上就先输了半截，刚要逃走，那木乃伊却根本不给机会，上前抓住柯林的脖子死掐。

米丽亚娇喝一声，结结实实地踢了那木乃伊几脚，可对方根本不理睬，似乎一心要把柯林先掐死再说。柯林用力去掰木乃伊的胳膊，但就像蜻蜓撼铁树根本没用，他被掐得喘不上气，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米丽亚，快……快从铭文中找办法……”

“我一直在想，可实在破解不了那谜语！”打斗中，米丽亚的脑海里一直在回想铭文中那几句话，但没什么头绪，她边抵挡几具木乃伊的疯狂进攻，边答道。

柯林又费力地问：“铭文是怎么……说的？”说完这句话后，他差点续不上气，眼前一阵发黑。

“带走她们的黄金灵魂，才可接近太阳之子！黄金灵魂是什么？”米丽亚说。

柯林被掐得一阵阵昏厥，就在这半昏半醒之际，脑子里忽然一片清明，那句铭文也在眼前清晰无比：带走她们的黄金灵魂，才可接近太阳之子。

黄金灵魂？柯林大脑急速旋转，忽然他想起这些女木乃伊战士额头上都有一颗纯金圆珠，不由心中一动：黄金灵魂？

他已经说不出话，只得用左手费力地指了指自己的额头，然后就昏迷过去。

米丽亚一拍脑门，顿时大悟，她身形一转，避开几具木乃伊，迅速转到那掐着柯林的木乃伊身后。这木乃伊脑袋被柯林踢翻，从背后仍然能看到它那张干枯蜡黄的脸，当然是倒着的，看起来相当恐怖。米丽亚见柯林已经被掐得伸出舌头，她不敢犹豫，一把揪住木乃伊头顶那颗黄金珠子，用力向外拔。

说来也怪，那木乃伊似乎对这个动作很在意，立刻松开柯林就要转身，米丽亚从小受过严酷训练，双手力气丝毫不比男人小，几根手指更是如同铁钳，转眼间就把那颗黄金珠子给拽了下来，那木乃伊额头露出一个细细的黑洞。再看这黄金珠子，上面连着一根细长的黄金尖刺，整体看上去倒有些像钉子，只是钉帽不是平的，而是圆形的。那木乃伊刚转过身来想进攻米丽亚，却从额头的黑洞中哧哧地冒出一股白烟，紧接着身体摇晃了几下，在“咔嚓咔嚓”的声响中，这具木乃伊瞬间四分五裂，变成了一堆枯骨加烂衣服。

柯林死里逃生，躺在地上眼前一片漆黑，半晌才慢慢恢复。米丽亚知道如果不把这个方法告诉别人，单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抵挡这么多木乃伊的进攻，稍有不慎就会命丧当场，于是她大喊：“快把木乃伊额头上的黄金长钉拔掉，那是它们的灵魂，快！”

这些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听米丽亚这样说，哪还有时间考虑是对是错，连忙依言行事。卡拉诺玛趁一具木乃伊掐人的机会，从背后抱住它的头，伸手用力将黄金珠拽了出来，那木乃伊额头冒出白烟，

随即稀里哗啦地散成一堆。卡拉诺玛大喜，其他人也都如法炮制，两三人一组，配合着对付这些木乃伊。真是一物降一物，这些看似刀枪不入的木乃伊女战士几分钟之内就“死”光了，深沉夜幕中只见遍地干尸残骸和被木乃伊杀死的尸体。吉丽亚惊魂未定，看着剩下不到十名手下互相搀扶着慢慢向她靠拢，心中怒火腾起。她快步来到米丽亚面前，抬手就要打她耳光。米丽亚哪能让她打到？伸手格挡，喝问：“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吉丽亚骂道，“你这个臭丫头，想借刀杀人是吗？”

米丽亚就知道她会这么问，冷笑一声：“你真可笑！我要是真想借刀杀人，为什么还告诉你制敌方法？我完全可以趁乱逃回绳索桥去，让你们互相残杀！看来你是被黄金的光泽耀瞎了双眼，脑子也给烧坏了！”

吉丽亚顿时语塞，刚要再骂，卡拉诺玛上前阻拦：“够了，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快集结人手，别忘了我们不是来旅游的！”

吉丽亚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开始清点人数。卡拉诺玛带来的十五名得力手下死了五个，还剩十人，其中三人受了轻伤，情况还不算太糟。大家都给冲锋枪换上新弹夹挎在肩上，吉丽亚捡起多余的两只强光电筒扔给柯林和米丽亚，再让四名没受伤的手下用枪押着他们两人在前面打头阵，大家打起精神，相继迈入神庙内。

为图方便，众人都把强光电筒固定在冲锋枪顶部的导轨上，十几道光柱照射下，四面神静静而立，神像前的圆形黑洞仍然存在。吉丽亚站在圆洞边缘，用电筒向下照了照，见下面是个六角形石厅，那块太阳形圆石板与石厅地面平齐。卡拉诺玛一推柯林：“愣着干什么？快跳下去！”

柯林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你倒知道怕死，亏你身为印第安族长，也不怕你的族人瞧不起你！”他知道打头阵是难免的了，于是抓住一切机会挑拨其与手下的关系，不管能否成功，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当然他的想法是徒劳的，卡拉诺玛带来的这些人

都是他精心挑选的死党，随便哪个人都只比他更狡猾、更阴险。其中一人喝道：“废什么话？快下去，否则打死你！”

柯林无奈，只得先用电筒照了照圆洞的深度，然后纵身跳下去。这圆洞仅有不到三米高，落地后触脚坚实，看来也没什么危险。米丽亚随后跳下来，两人用强光电筒四下一照，见这六面石厅是用六块长方形石板拼成，每块石板上都刻着人物浮雕，这些人物的形象很古怪，鹰头人身，全身赤裸，右手握着长矛，左手持盾，腰间围着一块布条。“又是雄鹰战士吗？”柯林问道。

米丽亚笑了笑：“连你都认识了，准确地说应该是鹰头神，他是四面战神的得力部下，雄鹰战士就是为了纪念他而训练的。”

柯林看了半天，问：“可这里似乎并没有门，我们该往哪儿走？”

上面的人都伸长脖子朝下面看，卡拉诺玛大声道：“你们在干什么？下面有路吗？”

“想知道就自己下来看！”柯林没好气地回答。

吉丽亚怒道：“少废话，不然我开枪打死你！”

“把金酒杯里的黄金吊坠取出来，笨蛋！”米丽亚骂道。

卡拉诺玛火冒三丈，刚要发怒，却被吉丽亚拦住了。她蹬上四面神像，将金酒杯中的那个吊坠用手指抠着凹槽转了半圈，吊坠“咔”的一声自动弹出。随后听见脚下的石板发出轻响，米丽亚面前那两块长方形石板自动向左右滑动，露出一个黑黝黝的石砌通道。

上面又跳下来四个家伙，齐用强光电筒向通道内照射，见里面是一条长长的通道。这四人将柯林和米丽亚强行推进通道里，说：“在前面带路，别耍花样，否则小心脑袋！”

两人无奈，只得边观察边缓缓前行，卡拉诺玛和吉丽亚等人也相继跳下，远远跟在两人后面慢慢走着。通道两旁有很多一米来高的凹洞，呈竖长方形，深约一米，放眼望去大概有上百个之多，每个凹洞中都坐着一具干尸。这些干尸的衣服都差不多烂光了，身上灰尘满布、蛛网飘飘，从干枯的五官相貌来判断，有老有小，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

“难道这里是古印加人的集体墓地？”柯林偷偷回头看看身后，低声问道。

米丽亚说：“当然不是，这里是太阳神庙，也是印加帝国最神圣的地方，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死在这里的。”走了有两百余米，前方又出现一座六面石厅，每面都有一个石门，每扇石门的门楣上方都刻着一个图案，有卷尾猴、蜥蜴等动物，也有烛台、车轮等物体，另外还有牧羊人这样的人像。这些图案线条简单，但形象十分直观，只是不知何意，而且每个图案中都嵌着一个杯口粗的小石柱，似乎可以按下去。

第四十二章 埋骨神庙（4）

后面的人马见前面并无危险，也都陆续走进六面石厅。吉丽亚看着这些石门上的雕刻，疑惑地说：“这些线条很眼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都是纳斯卡平原上的图案嘛，我从小就看过。”一名手下随口答道。

“哦！”卡拉诺玛恍然大悟道，“说的没错，是纳斯卡线条！半年前我还乘飞机从纳斯卡平原上空飞过，没想到这里也有！”

吉丽亚说：“现在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呢？”大家都没了主意。

另一名手下说：“这图案中的石柱是什么机关吧？是不是可以按下去试试？”

卡拉诺玛谨慎地说道：“让米丽亚来按，我们退到通道中去！”

吉丽亚皮笑肉不笑地说：“好妹妹，就麻烦你帮我们试一下这个机关。我们先离远些，免得打扰了你们！”说完大家都远远退回通道中去了。

“这些家伙真他妈无耻！”柯林道，“现在怎么办？不按下去他们肯定会发怒。说实话，我也确实不想死。”“没出息的男人！”米丽亚笑骂，随即压低声音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从四面神像跳下来之后，这里的一切不会有任何危险，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怕。”

柯林惊道：“你、你怎么知道？”

米丽亚说：“能开启捆日石的只有我，因为我身上的纯金吊坠是唯一的开关，而那个吊坠只有印加帝国直系后代才拥有。”

“我明白了！能开启捆日石机关的人只能是印加帝国皇帝的直系后代，所以这地下也根本不需要什么杀人机关，对吗？”

“呵呵，就是这个意思，你也懂了。”米丽亚笑道。

从通道外隐隐传来卡拉诺玛的喊声：“磨蹭什么？快去按机关！”

柯林大声回应：“好了，你们过来吧！”说完他随便找了个石门，伸手用力按下石柱，果然毫无反应。这时卡拉诺玛带人缩头缩脑地走过来，米丽亚鄙夷地说：“一群不如女人的胆小鬼！”说完两人入门而去，卡拉诺玛强忍怒气在后面跟着。

走了几十米，又是一座六面石厅，柯林照旧按下其中一扇石门上的石柱，继续前行。就这样走了几段路，每隔几十米就会有一座六面石厅，仍然是六扇石门，所有的六面石厅完全一样，如果不是门楣上的图案不同，大家甚至怀疑是不是在兜圈子、走回头路。再换别的方向走也仍然如此。说来也怪，每个石厅的六个图案绝不重复，走了六七个石厅，总共三四十个图案，而且内容越来越丰富。

又继续走了一会儿，卡拉诺玛喊住众人：“我现在已经没有方向感了，我们究竟要走多久？”

吉丽亚命令一名手下退回原路，去看上一个六面石厅的石柱机关有何变化。不一会儿那人回来报信，说刚才被柯林按下去的石柱又弹了出来。

“看来这些石柱就是解开这地下迷宫的关键，可惜我们不知道方法，只能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再走得远些，恐怕我们连回来的路也找不到了。”

众人一听都恐慌起来，大家开始分析情况，纷纷说出自己的看法，但多半都是一些馊主意。在这些人七嘴八舌争论的时候，米丽亚心里却异常兴奋，因为她在黄金地图上看到有纳斯卡平原的地形图，她深知当初绘制黄金地图的人肯定不会无故将纳斯卡平原绘在地图上，一定有什么特殊用意。她脑海中浮现出在阿雷帕酒店的情景，在那张羊

皮绘制的黄金地图中，纳斯卡平原上用红色线条画着一个大圆圈，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应该就是……那边卡拉诺玛等人商量了半天也没什么结果。吉丽亚忽然想起刚才在神庙之前柯林说过的话，她对柯林道：“你们肯定知道这里的秘密，快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免得性命不保！”

米丽亚笑了：“现在才想起来问？不过也不算晚。但这里机关重重，你们最好小心留意，否则别怪我没提醒。现在开始走吧！”说完她大步向前走去。吉丽亚气得要死，恨不得活活掐死这个妹妹，但心中也很高兴，毕竟她愿意带路，于是一摆手，众人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两人顺通道向前走，来到六面石厅后，米丽亚四下看看，高兴地低声说：“我们的运气一向这么好，快去按那个蜘蛛图案！”柯林连忙上前按下蜘蛛形图案中的石柱，米丽亚立刻拉着柯林走进这扇门。

后面的人远远跟着。两人来到下一个六面石厅，米丽亚略一思索，道：“蜂鸟！”

柯林马上将蜂鸟图案中的石柱按下，两人走进这扇石门，快速向前而去。卡拉诺玛开始怕有诈，只是远远跟着，后来见两人越走越快，心中不免起疑，刚要开口问，却见米丽亚在前面站住身体，回头大声道：“怕死的胆小鬼们，动作快点！”说完扭头就走。

吉丽亚气得说不出话来，但戒心却稍稍放松了些，仍远远跟着，不敢靠得太近。

接下来的三个六面石厅中，柯林按照米丽亚的指挥，依次按下蜻蜓、水牛和独轮车图案中的石柱，而且米丽亚脚下速度加快，几乎小跑起来。柯林不傻，知道她是在找机会甩掉这些人，也紧紧跟在她身后，半步不敢落下。卡拉诺玛等人心急如焚，既不敢跟得太近，又怕离远了被两人逃掉，非常矛盾。跟了一段路之后，两人的身影已经越来越远，拐过弯只能看到两人的背影一闪而过，到后来几乎看不见人，只能用石门上方的石柱来判断两人的路线。吉丽亚大喊：“你们速度慢点，别想溜！”

两人根本没理会，越跑越快，最后完全没了影。卡拉诺玛把手一挥：“快追上去！”几名手下飞身冲出紧追。“眼镜蛇、羽毛、手掌、食人鱼、巨鹰……”米丽亚和柯林一路狂奔，每到一座六面石厅按下石柱后，她都会提前告诉柯林下一个图案是什么，并且在脑海里反复确认。身后传来几人的呼喝声，电筒光柱交叉摇晃，显然有人在疯狂追赶。柯林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米丽亚却毫不理会，只全神贯注地在口中念着：“巨鹰！老鼠！五个同心圆！快点，只剩下三个了！”

柯林又惊又喜，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知道这些图案的排列顺序，它们又有何用处？当然现在不是问的时候，他只需服从命令，按下相应的石柱即可。终于，最后一个图案——五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也被按下，两人走进石门急跑，跑过石砌通道后来到下一座六面石厅。米丽亚停下脚步喘着气回头看，从通道外传来杂乱的呼喊声：“就在前面，快点，就要抓到了！”

喊声越来越近，杂乱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几束电筒光柱映得通道中忽明忽暗，显然是有人在急跑。柯林心中焦急，说道：“米丽亚，他们快追上来了，现在怎么办？”

话音刚落，就听隆隆声响，进来的那扇石门忽然被一块从上面落下的石板牢牢堵住！石板周围灰尘四起。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就听石板外面被人踢得嘭嘭作响，同时隐隐传出卡拉诺玛气急败坏的骂声：“快把石门打开，你们这两个混蛋！”

两人来到石门之前，柯林低头看到石板底下压着一块黑色、仿佛布料似的东西，他低头想拽出来，却被石板牢牢压住。再看石板上面雕刻着一个长着四个头、八条胳膊的强壮男人，八只手中分持长矛、短剑、圆盾和弓箭等武器，脚踩九条盘踞着的巨蛇，十分英武。

“这也是四面神吧？”柯林问。

“是的。那九条蛇是印加传说中创世神的敌人九命蝰蛇，被四面神杀死在安第斯山顶，同时他自己也中毒死了，所以他的神像安放在太阳神庙中。”米丽亚答道。外面的人仍然在用力踢门，同时还传来

低闷的枪声，看来卡拉诺玛无计可施，想用枪把石板打穿，这自然是徒劳的。

这副图案是用凹刻线条雕在石板上的，只有圆盾呈浮雕状突起，上面刻着精美的花纹，盾牌边缘似乎还有缝隙。米丽亚向缝隙吹气，将缝隙中的灰尘吹开后看得更清楚了，这盾牌明显与石板并非一体，而是在石板上挖出圆形缺口，然后将盾牌嵌入石板中的。柯林道：“这盾牌肯定有什么机关！”

米丽亚将手贴在盾牌上，用力慢慢往下按去，只听“咔”的一声，盾牌果然向内凹陷，随即自动向右旋转了半圈，最后停住不动。正在两人发呆之时，忽然整个石厅震动起来，从地下传出闷雷似的、有节奏的齿轮声，石厅也在横向移动。柯林和米丽亚脚下不稳，险些歪倒，连忙伸手扶住墙壁。

几十声响动过后，石厅停住不动了，说来也怪，卡拉诺玛那些人的咒骂声和踢门声也消失了。柯林站稳脚步，问：“这是怎么回事？”刚说完，那块雕刻着四面神大战蝰蛇的石板又开始缓缓上升。两人大惊，立刻冲进左侧一扇石门里躲起来，同时关闭电筒，支起耳朵倾听外面的声音。

几分钟过去了，黑暗中的石厅寂静无声，似乎外面的人都凭空消失了。米丽亚悄悄躲在石门边，探出半个头向右侧看去，她耳音极灵敏，尤其在这寂静的石室中，却居然听不到有任何人的呼吸声。米丽亚心中起疑：如果外面那些人故意不出声，以引自己上钩的话，不可能半点呼吸声都听不到，那些印第安战士恐怕还没练到可以屏息这么久的水平。

第四十三章 埋骨神庙（5）

米丽亚悄悄走出来，打开电筒向那扇雕花门外斜斜照去，外面空旷无人。她正疑惑间，猛然发现外面并不是原先的石砌通道，而变成了一个更为巨大的石厅！

她慢慢走到雕花石门边，用电筒四下照看：外面的场景确实变了，这是一个圆形的宽阔大厅，在光柱照耀下，有些东西反射出金灿灿的光芒。

“进来吧，这里没危险了！”米丽亚迈步走出石门，对尚在发呆的柯林说。

柯林急得大叫：“快回来，小心他们有埋伏！”

米丽亚扑哧笑出声来：“笨南瓜，难道还没看出刚才那六面石厅已经旋转了角度，我们现在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柯林将信将疑地跟着走进来，果然，外面似乎换了一个世界。“真不可思议，我还以为时空扭曲，我们回到过去了呢！那卡拉诺玛和你姐姐他们在哪儿？”

米丽亚说：“他们还在另一个方向踢门呢。相信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准备回家。”

两人心下稍平，这才想起查看这个圆形石厅来。光线照处，见厅中有十几尊纯金人像端坐在多边形石墩上。这些金人的个头与真人仿佛，栩栩如生，它们围成一个大圈，全都面向圆心，圆心处则是个多边形石柱。还有一个巨大的黄金太阳神雕像浮于厅顶的石板中，圆圈中的人脸似笑非笑，表情十分有趣，周围的光芒延伸出很长。柯林慢慢走到一尊金人坐像旁边，伸手谨慎地敲了敲，发出“当当”的脆响，看来中间是空的。米丽亚用电筒逐个看了看这十几尊金人，他们的衣服装饰十分华丽，长袍上绘制有太阳、星辰和几何花纹等图案，双肩是美洲虎头状吞口甲，腕系雕花手镯，长发披垂于脑后，颈戴美洲虎牙项圈，头上戴着精美无比的环形金冠，两根长长的羽毛贴在额头正中，两手各持一根权杖，威武至极。

“这些金像都是谁？”柯林边走边问。

米丽亚自言自语：“这种服饰分明是印加帝国皇帝的装扮啊！十几尊金像围成环形，上面有太阳神纯金浮雕，他的汗水滴落而下，变成黄金赐给太阳之子……”

她又抬起头，看着头顶上那巨大的纯金太阳神浮雕像，忽然失声惊呼：“真神保佑！这里是埋骨之殿，这些金像是历代印加皇帝的遗体！”

“埋骨之殿是什么意思？印加皇帝的遗体又在哪儿？我没看到这里有人啊的遗体！”柯林发问。

米丽亚激动地说：“埋骨之殿是印加帝国最隐秘的所在，它是印加皇帝灵魂的安放之所。每个印加皇帝死后就会被各酋长和贵族送到这里，先对尸体作防腐处理，让他们坐在十二角石上，再用专门制作的纯金外壳包起来。你看，这些金人中间有一道细缝，就是当初合拢之时的证明。”

柯林仔细一看，果然，每尊金人中央均有一道由上至下的缝隙，看来确实是用两块纯金外壳左右合在一起，巧妙地将尸体包在中间。他数了一下，共有十三尊金像。

米丽亚走到这些皇帝遗骸的纯金坐像前，跪伏在地，虔诚地双手平伸而出，掌心向上，口中轻轻念着什么。柯林没敢打扰，知道这些人都是几百年前强大的印加帝国皇帝们，也是米丽亚的祖先，虽然现在都成了一具具包在金壳中的干尸，但当年他们可都是威风八面、统领世界上面积最大帝国的皇帝，于是也恭恭敬敬地对着纯金坐像深深鞠了一躬。米丽亚慢慢站起身，仔细辨认着纯金坐像，用电筒照着说：“这个羽冠最高的人就是印加帝国开国皇帝——伟大的曼可喀巴科，这是第二代皇帝辛奇洛卡，这是第三代皇帝略克尤潘基，第四代皇帝马塔喀马科，第五代卡帕克尤潘基……”

她如数家珍般地叫出每位皇帝的名字，直到第十三尊金人坐像：“这是阿塔华尔帕，印加末代皇帝，被殖民者头子皮萨罗处死了……咦，这是什么？”

柯林上前观看，只见在阿塔华尔帕金身坐像脚下靠坐着一具尸骨，这尸骨身上的肌肉已经烂得只剩白骨，但头上的黑色长发依然完好，身上穿的衣服已经发黑，但仍然能看出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女性长袍，上面镶嵌着红宝石、祖母绿等珍贵之物，在强光电筒照射下反射出光芒。

米丽亚快步来到尸骨旁，蹲下身仔细查看。柯林说：“这应该是个很有些身份的女人吧？你看她的衣服和头饰！”“这件衣服和我母亲当年穿的一样，除了颜色灰暗、衣料腐朽之外，几乎完全相同……”米丽亚面露疑惑之色。柯林在见识过不少奇境冒险之后，也学会了联想和大胆猜测，他看着米丽亚，面露惊讶之色。米丽亚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啐道：“你不要乱猜，我的母亲六年前得风寒去世，遗体就葬在库斯科！”

柯林一缩头，又忍不住说：“照这样说，这个女人也应该是个印第安族长的妻子，我这么说总有些道理吧？”“不是有些道理，我确定她就是某位族长之妻，”米丽亚点点头，“从骨头颜色和衣服腐朽程度来看，至少有一百年了。这就奇怪了，埋骨之殿是极其神圣、极其神秘之地，除了皇帝下葬之外，就只有寻找黄金圣枪的人才会来到这里。这位族长的妻子怎么会死在这儿？”

柯林道：“会不会是殡葬而死的？听说古代印加贵族都有让身边亲人陪葬的习惯。”

“不可能，殡葬者必须受防腐处理。你还记得我们从太阳神庙机关下来时，通道两边那些凹洞里的干尸吗？那才是历代皇帝的殡葬者，有皇帝的妻妾、酋长、大臣和朋友等人。”

柯林跳了起来：“不是吧？连朋友也不放过？”

米丽亚笑着说：“你懂什么？当年的印加皇帝就是太阳神的儿子，能成为皇帝的殉葬者乃是无上荣誉，他们都抢着做呢！”

“真是一群精神病。要是我打死也不干，没什么荣誉比活着更好了！”柯林嘟囔着。米丽亚见尸骨左手捂着肚子，她好奇地拨开手骨，赫然发现一个刀柄！两人互视一眼，柯林伸手将刀柄拔出。这是一把

精巧的短柄匕首，刀身精光四射，只在前端有一些深红色的污渍，时间的流逝似乎并未能影响其锋利，显然出自能工巧匠之手。“是谋杀！这女人是被杀死在这里的！”柯林叫道。

米丽亚沉默不语，忽然她发现尸骨的右手里似乎握着什么物件，只是灰尘满布，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她轻轻掰断指骨，将那东西拿出来，却是一块金属怀表，表链只有一半，似乎被人拉断。她吹掉怀表上的灰尘，再在衣服上用力擦了擦，怀表的表面立刻光可鉴人，显然是块高档的贵重表。

米丽亚轻轻按动怀表上方的圆形小钮，“咔”的一声表壳弹起，里面的表盘居然光洁如新，一百多年的灰尘似乎并未能进入表盘内，可见表壳密封之良好。在电筒光线照射下，可见表壳上盖内部刻着几行细细的小字：ToMarcLover

Stephenie

March261902

米丽亚看着这些字，自言自语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从英文看，好像是送给某人的礼物……可这又是一只什么样的怀表？”米丽亚看到在表盘12点位置上有一个标志图案，但她商品方面的知识相当匮乏，不认识这是什么牌子。柯林将匕首插在靴筒中，凑上去一看，当即说道：“嘿，这可是一块顶级名表，大名鼎鼎的瓦什隆·康斯坦丁！”“什么牌子？”这回轮到米丽亚没底气了。

柯林总算找到卖弄的机会：“康斯坦丁表是世界排名第二位的顶级名表，在亚洲又被称作江诗丹顿，是原产瑞士日内瓦的几百年老品牌。普通人是绝对买不起的，而且产量极少，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你看这个十字形商标，原本是一种用来固定手表机件的工具，为了表示这种表全由手工制作，于是便用这个图案作为商标。又因为其形状很像欧洲骑士团的徽章，因此又称此表的商标为‘马耳他十字’。”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难道你也有一块这种表？”米丽亚半信半疑地问。

柯林脸上一红，咳嗽几声说：“我当然没有，只是我比较喜欢手表，平时经常看一些有关的资料而已。”米丽亚说：“你敢肯定这就是什么康斯坦丁牌子吗？”

“当然肯定！你看，这表盘内不光印有标志，而且下面还有英文字母 VACHERONCONSTANTIN，绝对错不了！”柯林斩钉截铁地道。

米丽亚露出欣喜的笑容，甜甜笑了：“亲爱的柯，我们俩如此默契，我越来越相信有真神保佑我们。你把这块表收好，千万别弄丢了。”柯林得意极了，接过怀表收进牛仔裤口袋中，并扣紧口袋上的按扣，以防不慎滑出。收好怀表后，两人又有了新的疑问，这种欧洲产的手表怎么会在这具身处理骨之殿的女性枯骨手中？而且表链还是断的。柯林说：“这女人显然是和另外的人共同进来的，不知什么原因她被对方用匕首杀死，然后这女人扯掉了对方的怀表，最后死在这里。”

米丽亚赞许地说：“和我的推断完全相同。亲爱的，你有没有觉得和我在一起，你变得更聪明了？”“没觉得，”柯林假装痴呆，“似乎还越来越笨了。”

米丽亚脸上羞红，轻轻地说：“听人说，恋爱中的人才会变笨。”柯林从没听她说过这样温柔的话，不觉痴了，呆呆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米丽亚立刻转变脸色，严肃道：“这里是太阳神庙的尽头，可黄金圣枪又在哪里？”两人四下看了看，见十三尊金像中摆着那个多角石。米丽亚走进由金像组成的圆圈中，仔细看了看这个多角石，说：“这是哈图姆鲁米约克，俗称十二角石，是印加人最先进的计算工具。”

第四十四章 埋骨神庙（6）

柯林上前细看，见这是个十二边形的石柱，高约一米半，分为十几层，每层的每一边都雕刻着横横竖竖的条纹，条纹上还有间隔不等的圆点。柯林觉得有些眼熟，说：“这些东西好像在圣法兰西斯修道院的地下墓穴里见过，就是关押卢米埃尔大主教的那间囚室的墙上。”

“是的，是另一种结绳文字。不同的是，这种平行式结绳记法比囚室墙壁上那种放射形记法更先进，同时也更难记。你看这十二角石共有十几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每层都可以转动。”米丽亚用双手扳住十二角石的两侧用力旋转，果然，不用费多大力气，最上面的那层就开始转动了，“这种平行式结绳法难不住我，难点就在于它们有多种组合，我要找出正确的文字组合才能打开机关。”

说完，米丽亚开始仔细观察每层十二角石上的结绳文字，同时在脑子里暗暗记忆，柯林则用强光电筒帮忙照亮，也没有再和她说话，以免打扰其思路。

不到十分钟，米丽亚就笑了：“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亲爱的，你来猜猜看，正确的文字组合内容是什么？”柯林急不可耐：“不要让我猜了好吗？好吧，我猜是那羊皮地图上写着的铭文，什么太阳流下的汗水那一大段。”米丽亚给了他一个吻：“哈哈，又被你猜中了！”

柯林惊讶地说：“什么？我又蒙对了？”米丽亚笑而不语，站起来开始旋转十二角石，小心地把每层石板向正确的方位移动，这有点像玩魔方，只是比魔方稍累一些，毕竟这些石板都有些重量。

当米丽亚把最下面的石板层旋转完毕，忽然听到轻响，十二角石的每一层开始自动旋转起来，两人连忙后退几步。就见从十二角石中央的圆洞里慢慢探出一根金灿灿的金属棍来，刚探出不到两尺长，又开始慢慢向下缩回。米丽亚哪里肯干？闪电般冲上前去，伸手抓住那根金棍用力向上拽，只听“锵”的一声，金棍应声而出。

与此同时，伴随着“轧轧”声响，那块雕有四面神杀九命蝥蛇的石板又开始缓缓下降。米丽亚大惊，叫道：“快跑出去，快！”两人立刻用最快速度冲向石门。跑到石门处时，石板已经下降到一半位置，高

度只到腰处。米丽亚迅速蹲下身弹跳出石门，柯林也学米丽亚的样子使了招“蛤蟆跳井”，后脑碰在石门底边，疼得柯林眼睛发花，米丽亚顺势伸手将他拉出来。就在石门即将落底时，柯林又看到那块黑色的布料，他想也没想，顺手将布料抓在手中。“砰”的一声石门牢牢关闭，接着那低闷的齿轮咬合声又响起来，六面石厅又开始颤动旋转，几十声过后停下，石板开始“轧轧”上扬。两人连忙又躲到其他石门里去。

石板开启了，米丽亚仔细倾听，仍然听不到任何声响。她低声说：“外面没有人，可能又换了角度。我们悄悄出去，注意脚步要轻，千万别出声，只管跟着我走就行了！”两人蹑手蹑脚地走出来，这回外面变回了一条石砌通道，走到下一座六面石厅，两人发现一扇石门上刻有眼镜蛇图案。米丽亚大为吃惊，怎么转到这里来了？从眼镜蛇到五个同心圆图案，这中间足足隔着七座六面石厅，可现在居然直接跳到这儿来了！

两人正疑惑间，忽听那扇门楣上刻着眼镜蛇图案的通道内隐隐传来说话声，柯林立刻伸手握住米丽亚的胳膊。米丽亚当然早也听到，她使了个眼色，两人随便找了个石门跑进去，关闭强光电筒，迅速拐到下一道石门旁躲起来。声音越来越近，十几个人杂乱的脚步声传来，就听卡拉诺玛骂道：“这该死的迷宫！现在我们还要怎么走？”又听吉丽亚说：“让我看看……向右走，跟我来！”

“你能确定是条路吗？”卡拉诺玛几乎是吼着说。

吉丽亚也很生气：“我只能凭记忆来走，不然换你来领路试试？”

卡拉诺玛气得呼呼直喘，却无法回答。吉丽亚说：“快走吧！运气好的话，我们就能碰上那个贱人！”“到时候我一定会撕烂她！”在卡拉诺玛的咒骂声中，一行人纷纷朝右面通道跑去，声音越来越远。米丽亚捏了捏柯林手腕，两人悄悄溜出来，又走进卡拉诺玛他们刚刚走过的眼镜蛇石门内，然后是独轮车、水牛、蜻蜓、蜂鸟和蜘蛛。一路上有时会隐约听到从其他通道传来的说话声，两人加快速度，很快便将那些声音甩到脑后，最后终于来到刻有鹰头神的六面石板厅内。

柯林觉得凉风扑面，终于来到了出口，他高兴极了。米丽亚蹲在地上让柯林踩着她的双肩，然后再慢慢站起，柯林双手扒住上沿用力撑起身子，左脚上攀，身体顺势爬上来。然后他跑到神庙外面，此时明月当空，照得四下一片清亮，地面上只有那些女木乃伊的遗骸和几具印第安战士的尸体，呼呼的风在山谷中来回盘旋。柯林找到自己的旅行袋取出绳索，再将米丽亚拉上来，两人一路跑出去。米丽亚先从印第安战士尸体上捡起两把 AKS-74U 冲锋枪，向吊桥处跑去时，又看到地上放着卡拉诺玛等人所用的那十几架滑翔翼，连忙拿起两架。

柯林从没用过这种东西，问：“这东西怎么用？可以随便飞吗？”

米丽亚说：“当然不能随便飞。这种滑翔翼在理想的风向下能平行飞行至少百米，但要掌握好角度、风向和起飞动作。现在来不及详细教你，我们先把剩下这些滑翔翼全都扔到吊桥下面去，快点！”

两人立即动手把余下的十几架滑翔翼尽数抛下山崖。米丽亚举起一架滑翔翼，让柯林分别抓住固定手柄，再将左右两翅膀下的保险带紧紧缠在他手臂上，然后米丽亚自己举起另一架，由柯林腾出手来，将保险带在手臂上绑好。米丽亚远远地站在吊桥对面，说：“先快步助跑，最好是顺风而行，如果不顺风，斜向的风也可以，但千万不能顶风飞行，好在这山谷里不缺风。在你奔跑的过程中，滑翔翼的翅膀就可以有些升力，你会感到身体变轻了些。当你跑到起飞处时双脚要尽力上蹬，让身体跳得越高越好。同时注意：如果遇到斜风，就必须让双臂向侧面上扬，让两翼迎着风吹来的方向倾斜，这样能获得更大的升力，运气好的话，就能越飞越高；如果是顺风，那就让翅膀向前上扬，也能上升。但你是第一次用，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山崖，希望真神保佑我们。”

听完米丽亚的话，柯林心里一阵紧张，他还想多问一些飞行要领，米丽亚却已经开始助跑。她边跑边说：“现在是西北风向，起飞的时候将翅膀向右上扬就能上升。记住：起飞后用双臂来控制翅膀的方向。看好我的姿势！”她快速向吊桥跑去，步子迈得很大，快到吊桥边时双腿用力一蹬，身体高高跃起，同时整个滑翔翼向右倾斜，如同一只

大鹰从吊桥上方斜着掠过，身体高过吊桥三米左右，在空中划了个弧形，很快就飞到了吊桥对面的平地上。她将翅膀下压，身体开始稳稳下落，最终双脚落起，助跑一段距离后停住。

柯林看得呆了，米丽亚扬起手叫道：“该你了，注意助跑时步子要大，起跑要高，翅膀向右斜！”柯林走到米丽亚起跑的位置，心怦怦跳个不停。好在今晚月色甚好，能见度较高。正在他脑中回放米丽亚滑行动作时，身后隐隐传来杂乱的呼喊声。柯林心中一震，没想到卡拉诺玛等人这么快就找到了出口！

米丽亚当然也听到了声音，她焦急地说：“快，快飞过来！”

柯林没时间再犹豫了，脚下发力开始大步助跑。滑翔翼的尼龙翅膀依靠空气浮力抵消了一定的重力，将柯林身体稍微带离地面，感觉就像在月球表面行走。快到吊桥边时柯林双腿用力一蹬，身体离地而飞，他紧张得甚至忘了害怕，忽然身体开始向下滑，米丽亚大叫：“把翅膀向左斜，迎风上升！”

此时柯林的双脚已经碰到吊桥边栏，他在边栏的绳索上一蹬，身体又跃起，同时双臂用劲向右倾斜，让翅膀迎着斜风的方向。果然，滑翔翼慢慢往上升，柯林把心稳下来，操纵翼翅向米丽亚处慢慢转弯。

突然身后有人大喊：“在那儿，就在那儿！”顿时枪声大作，柯林心中大惊，下意识回头望去，见从石壁处跑出两三个人，分别手持冲锋枪连续开火。

噗噗！尼龙翼膀被子弹打穿几个孔。米丽亚叫道：“稳住，稳住方向！”同时举枪向吊桥对面的人还击。“啊！”柯林忽然低叫起来，右臂被一颗子弹击中，身体也不由自主歪向左侧，滑翔翼顿时乱了方向，竟向悬崖底一头直栽下去。

“柯林！快飞上来！”米丽亚几个点射，将对面那两人打翻在地，又冲出两人，仍然被米丽亚精准的枪法打死，剩下的人不敢再冲上来，暂时被压制住。柯林强忍臂伤，努力将滑翔翼翅膀抬高，黑色尼龙翅膀划着弧线向上扬起，与地面刚好平行。当他飞到悬崖边时，米丽亚跑过去伸手抓住尼龙翼膀，总算将柯林拖了出来。

两人开始朝魔鬼腰带处跑去，身后枪声大作、火舌不断，夹杂着卡拉诺玛的咒骂声和吉丽亚的指挥声。米丽亚边开枪边后退，终于冒着枪林弹雨拐过了石壁。

“这下好了，没有滑翔翼的帮助，他们想穿过吊桥相当困难。”米丽亚解开柯林右臂上的保险带，查看他的伤口。子弹从后面斜着打进上臂肌肉中，好在没伤到骨头。她撕下衬衫半只袖子，拧成布条紧紧绑在柯林伤口上方，以减缓失血速度。

柯林咬牙忍着，问：“那魔鬼的腰带……我们要怎么过去？还用飞吗？”

米丽亚点点头：“我们没太多时间耽搁，必须用滑翔翼飞过去！”

“可我现在手臂有伤，恐怕控制不了尼龙翼！”

第四十五章 埋骨神庙（7）

米丽亚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因为是逆风，听不太清楚，只能隐约听到那些人似乎正在卡拉诺玛的催促下爬过绳索桥，似乎还有人踩到破碎的圆木跌入悬崖，惨叫声传出很远。她扶起柯林，说：“他们开始过桥了，我们快走！”柯林站起身时眼前发黑，他连连摆手：“不行，米丽亚，你先飞过去吧，我慢慢从小径上走，你用枪掩护我就行。我可不想掉下悬崖，到时候连尸首都找不到！”

“我不可能抛下你独自逃生，除非你抛下我！”米丽亚解下柯林身上的滑翔翼说道。她语调平静，没有半点犹豫，但身体并没动，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她在等风，等强劲的北风。山谷里当然不会缺劲风，忽然从吊桥那边传来的声音变得清楚了，显然风向变成了北风。米丽亚立刻蹲下让柯林从后面抱住自己，双腿夹在自己腰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松手！”说完她背着柯林大步跑起来。

滑翔翼是按一个人的体重设计的，现在载着两人，升力明显不足，好在此时北风强劲，尼龙翼在强风之下猎猎作响。奔至悬崖边时，米丽亚娇喝一声双腿用力蹬地，滑翔翼带着两个人飞起来。

米丽亚将翼翅向前倾斜，北风更加强了，滑翔翼开始向上升，慢慢掠过魔鬼腰带的弯月形山谷。柯林向下望去，见万丈悬崖深如魔鬼巨口，吓得他连忙闭上眼睛，心想：听天由命吧！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买五百美元的彩票！脚步声近，几个手脚麻利的人居然爬过绳索吊桥来到悬崖边，看到两人共乘一架滑翔翼正向对面飞去，连忙举枪开火，乱枪声中，滑翔翼在弯月峡谷上空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稳稳飞越魔鬼腰带，来到对面的平坦地面。米丽亚双脚落地，继续快跑几步，身影隐没在岩石背后，对面仍然枪声大作，但已经无济于事。没有滑翔翼帮助，黑夜之下根本没人敢从魔鬼腰带的小径上行走，吉丽亚站在悬崖旁大声咒骂，卡拉诺玛更是疯狂扫射，以发泄胸中的愤怒。

六天后，马丘比丘山月亮神庙。

神庙两侧靠墙站着八名强壮的羽冠战士，均腰佩长刀利斧，一脸严肃。古曼蒂看着手中的一根金色金属棍，自言自语地道：“这就是圣枪，开启黄金通道的黄金圣枪……为什么只有下半截？上面的枪尖部分在哪儿？”这根金属棍由纯金制成，上面刻着精致的图案，有四面神、鹰头神和弓箭之神的形象。前端中空，仔细向内看，可见里面有齿轮之类的机件，只是不知作何用处，尾部嵌着黄金圆球，末端还镶着一颗光滑的哥伦比亚绿宝石，看上去精美无比。暖暖的阳光从神庙十几扇石窗照射进来，其中一束阳光刚好投在纯金棍上，发出耀目的光芒，似乎神庙内也被罩上一层金色。

“父亲，我们从那具女性尸骨身上还发现了这两样东西。”米丽亚把那柄匕首和怀表拿了出来。

古曼蒂接过匕首，惊呼：“这是印第安部族首领才有的美洲虎牙刀，怎么会在埋骨之殿出现？”

米丽亚道：“虎牙刀是什么？”

古曼蒂欲言又止，眼神阴晴不定。米丽亚说：“这把刀直接造成了那具女尸身上的致命伤，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

“不可能！”古曼蒂断然否定，“除了印加皇帝下葬和寻找黄金城的线索，平时严禁任何人进入埋骨之殿！”他在明亮的神庙里走来走去，思索着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脸上阴晴不定，似乎想起了什么事。米丽亚见父亲的表情，就知道肯定有什么内情。她快速帮柯林缠好纱布和绷带，笑着说：“包好了，这下你死不了啦！”

柯林笑道：“这点小伤还不至于死吧？除非你在心里这么希望。”米丽亚微微一笑，没说话。

古曼蒂看着两人交谈时的微妙神态，心里非常反感，脸上露出不悦之色。

米丽亚问道：“父亲，难道通向埋骨之殿还另有路径吗？”

古曼蒂忽然转身，道：“有一件事，是该对你说的的时候了。二十一年前，我父亲被白人杀害的前夜曾对我说过，安第斯山顶的埋骨之殿有个秘密暗道，是为了方便印加皇帝下葬的快速入口，但必须拥有开启机关的十二角石才能进入。但那个十二角石早在 1896 年就丢失了，当时本族族长——也是我的四世祖父还因为弄丢了本族重要圣物而被迫自杀，同时他的妻子——也是我的四世祖母失踪了。”

“有这种事？”米丽亚惊道，“父亲，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

古曼蒂略带尴尬地说：“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且这件事一直是个悬案，所以也不便透露给你。”米丽亚又问：“详细的经过是怎样的？”

古曼蒂看了看柯林，问：“这个家伙懂印第安语吗？”

“他半句印第安语也不会，你放心。”米丽亚说，“而且他这一路上帮了我不少忙，如果没有他，我也许根本不能活着回到这里。”

古曼蒂点点头。他一挥手，神庙里的六名印第安战士全都退了出去，整个神庙中只剩下三个人，这才慢慢说道：“他是穆斯卡族第四十代首领，为人聪明勇武，全族的人都很尊敬他，除了他的妻子。据我太祖父讲，他母亲是我四世祖父从美洲虎口中救出来的，她父亲为了报恩，就将女儿嫁给了我四世祖父，但他们俩并无感情，而且经常吵架。”米丽亚静静地听着，半句口也不敢插。

古曼蒂继续说道：“有一天，从欧洲来了个白人探险家，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也许那个家伙用的假名，也许故意隐去了真名。总之他遇到了我四世祖母，她爱上了那个探险家，忽然有一天她下落不明，似乎从这个世界消失了。随后四世祖父发现由自己保管的圣物十二角石不见了，当然他妻子的嫌疑最大，但根本找不到人。一年之后寻找未果，四世祖父迫于压力在库斯科神殿前自杀，同时把族长之位传给了我太祖父。他在生前曾经把象征族长权力威严的美洲虎牙刀交给妻子保管，两人失踪之后，那柄刀自然也就没了下落。”

听了他的讲述，米丽亚惊得合不上嘴。柯林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脸上一片茫然。米丽亚惊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印第安女人怎么可能爱上白人？”

“这也是她始终遭人唾弃的原因。异族人是信不过的，不管是白人还是亚洲人！”古曼蒂说完，狠狠瞪着柯林。柯林不解其意，只能看着米丽亚，米丽亚笑着翻译成拉丁语给他听。

柯林正色说道：“古曼蒂先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经人类学家考证，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从亚洲移民而来的黄种人，大约在两万年前，一些亚洲人通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才有了你们印第安人。你看，我们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也许当年咱们的祖先还是同一个人呢，说不定你在亚洲的祖先也姓柯……”

“我的祖先怎么可能姓柯？再胡说我就把你绑起来！”古曼蒂气得七窍生烟，米丽亚连忙上前打圆场，好容易才把父亲劝住。柯林一缩头，躲在米丽亚身后暗自窃笑。

米丽亚岔开话题：“我想，那白人肯定是故意找机会接近她，并引诱她爱上自己，然后两人私奔出逃。那白人让她带领自己前往安第斯山的格鲁峰，用十二角石开启了太阳神殿中的机关……”

古曼蒂打断了她的话：“太阳神殿的位置非常隐蔽，没有你们从修道院地下墓穴找到的黄金地图，没有上面铭文的指引，她怎么可能知道太阳神殿就藏在格鲁峰的峡谷深处？”

这话顿时把米丽亚问住了，她想了半天，觉得确实也无法解释。

可随后古曼蒂又道：“但事实也似乎确实如此。这把虎牙刀世界上仅有一把，也只在我们的穆斯卡族各代首领之间相传，外人是不可可能的。凭这一点推断，那具女性尸骨应该就是那个女人。”

米丽亚知道父亲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四世祖母，但却不直呼其名，可见古曼蒂对背叛本族者之恨。古曼蒂又拿起那块怀表，开壳后看着内盖刻着的文字，皱眉问：“米丽亚，这怀表是怎么回事？”

“这块怀表也是从那具女尸指骨中找到的，表链已经断裂，另外一截没找到。据我分析，那个所谓的白人探险家很可能是打着探险旗号的文物骗子，在 20 世纪初，西方这种人太多了。”米丽亚说。

第四十六章 埋骨神庙（8）

古曼蒂点点头：“继续说下去。”

米丽亚又道：“那白人骗子肯定对印加帝国的历史非常了解，或许就是冲着黄金城来的。他用各种方法哄骗，得到了我五世祖母的感情，使她连虎牙刀也送给了对方。两人共同潜入埋骨之殿，结果那白人露出真面目想抢走黄金圣枪。五世祖母警醒过来，全力阻止，白人用这柄刀杀死了她，并抓住黄金圣枪，结果在忙乱之中他只把枪尖部分拔掉，余下的枪身部分又缩回十二角石中。五世祖母在死之前抓住他的怀表并扯断，白人逃走了，而这怀表就被她死死握在手里，直至死去。”

她从柯林手中拿过那片破旧的黑色布料交给古曼蒂：“这是柯林从埋骨之殿石门下找到的。从布料的质地来看，似乎是男人衣服，慌乱中被扯坏夹在石门下的。”

古曼蒂接过一看，这布料的颜色已经不是纯黑，而是一种又灰又暗的腐朽颜色，手指轻轻一捻，纤维就开始分离。他从怀里掏出火柴点燃，靠近布料，布料立刻燃烧起来，飘出一股细细的黑灰色烟。他闭上眼睛，仔细嗅着烟的味道，再用手捻捻烟灰，说：“这是法兰绒纤维，里面夹有少部分灯芯绒成分，既耐磨又美观，20 世纪的欧洲男人外出时都喜欢穿这种布料的衣服。”

米丽亚欣喜地说：“父亲，您真厉害，这都可以判断得出？”

“我去过欧洲不止一次，当然了解这些东西。”古曼蒂说，“可这块怀表……你认识是什么牌子吗？”米丽亚面露尴尬之色：“父亲，我和你一样，对这些欧洲的奢侈品没什么了解。从英文字义来看，应该是个名叫斯蒂芬妮的女人送给一个名为马克的男人的礼物，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白人探险家。另外从 Lover 这个单词来看，两人之间应该是恋人关系，赠送时间是 1903 年 3 月 26 日。”

古曼蒂道：“看来事情的脉络基本清晰，这个叫马克的白人骗子进入埋骨之殿，并偷走黄金圣枪的上半部分。但我们对这个马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圣枪上半部分藏在什么地方，光凭两个英文人名怎么能找到线索？这太难了！”米丽亚转头对柯林说：“柯，你把这只怀表的情况对我父亲讲讲吧！”

柯林点点头，把江诗丹顿表的来历简单说了一遍。古曼蒂疑惑地问：“这个家伙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他对手表比较喜欢，所以了解这些高级品牌手表的来历。”米丽亚答道。

古曼蒂“哦”了声，冷冷看着米丽亚说：“你背叛本族，私自放走异族敌人，本来要处杜米刀剖心之刑，但念在你取回黄金枪杆有功，就免去你的死刑。好在我没有看错人，没把纯金吊坠传给吉丽亚，否则……好了，不提了！但这个中国人知道我们本族重大秘密，为保守秘密，必须将他处死。这回我要立即执行，免得再有人去救他。”他语调冰冷，没有丝毫感情，似乎要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猫狗。米丽亚立刻跳起来：“父亲！你……你怎么能这样？他为我们立下这么多功劳，难道我们回报他的就是夺取他的生命吗？”

古曼蒂叹了口气：“孩子，我知道他对我们有功，但黄金城对我们印第安族太重要了！一旦被他泄露出去，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就会全部白费。我不能允许这种可能性存在，更不能对不起本族的列位祖先，因此必须杀死他！”柯林听不懂印第安语，自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从两人表情上能看出肯定又出了事。米丽亚退后几步说：“父亲，我想知道，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寻找黄金城，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古曼蒂大怒，说道，“难道你劳累过度，竟然忘了我们族的大业？寻找黄金城，得到祖先的黄金资源，然后复兴印第安族，使我们不再受白人的压迫和歧视，这些还用我教你吗？”

米丽亚眼含着泪，大声道：“如果我们连有恩于己的好人都要灭口杀掉，就算整个世界的黄金都属于印第安人，那又有什么用？我们就算称霸整个世界，又有什么用？我们连起码的做人都不配！”

“你说什么？”古曼蒂勃然大怒，“立了一点小功就敢来教训我？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来人！”

四名强壮的印第安战士应声而入。古曼蒂一摆手，这四人上前牢牢抓住柯林。柯林虽然之前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却已经完全明白了，他对古曼蒂大怒道：“这就是你一个印第安族长的所作所为？几百年前有上千万印第安人被白人杀戮，你们觉得不公平，认为是正义受到欺压。现在看到你我才知道，也许当年白人对你们做的事是对的！”古曼蒂怒发冲冠，从腰间刷地抽出一把杜米钢刀，走到柯林面前，用拉丁语说：“我要把你劈成两半，你相信吗？不知好歹的中国人！”

柯林并没害怕，却冷笑着说：“当然相信！但无所谓。为了帮你们找到黄金地图和圣枪，我已经从死亡线上走过好几回了，现在身上枪伤还没好，你就准备杀掉我了！”

这句话把古曼蒂噎得差点休克，他深吸几口气，眼睛圆瞪，好像要把柯林生吞活剥。柯林也不回避，脸上带着讥笑看着对方。古曼蒂鼻中“哼”了一声，说：“先打他五十藤条，看他还敢不敢顶撞我！”

四名印第安战士齐声回应，推推搡搡就把柯林往外推。米丽亚闪身拦在神庙门口不让，四名战士停下来，看着古曼蒂。古曼蒂喝道：“看什么？让她躲开！”

米丽亚也不示弱，大声道：“印第安的战士从来不对无辜人施以暴力，你们难道忘了吗？”

这回四个印第安战士可犯了难，他们深知这两个人都不好惹，自然谁也不想得罪，左右为难地在两人之间愣着。古曼蒂气得几步上前，对米丽亚喝道：“给我滚开！”

米丽亚也不说话，只是瞪着父亲，好像铁了心一般。古曼蒂当然不想在手下面前丢了身份，他一伸手抓住米丽亚的胳膊，刚要用力拽，就听柯林说：“你想知道那块怀表的主人是谁吗？”

古曼蒂和米丽亚都停住动作，同时慢慢回头看着柯林，虽然两人表情不同，但看着柯林的眼神里却有着同样的东西——怀疑。

柯林嘿嘿笑了：“首先声明，并不是我贪生怕死，这完全是为了帮助米丽亚，与你——古曼蒂先生毫无关系！”古曼蒂慢慢松开抓着米丽亚的手，疑惑地看了看米丽亚。米丽亚快步来到柯林面前，抱住他的肩膀急切地说：“你还知道关于怀表的什么事吗？快说出来！”

柯林知道她是怕自己被处死或者受刑，因此极力要求自己多说些线索，也许父亲会因此而放过他。于是他慢悠悠地说：“想找出怀表的主人并非什么难事，但我想，即使我说出线索，你们的族长古曼蒂先生也照样会要了我的命，因为他这个人喜欢利用完别人就杀掉。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说呢？早晚都是会死的。”

这句话又让古曼蒂火冒三丈，但看在线索的分儿上，他并没有动怒。米丽亚见父亲居然没生气，说明他已经开始重视柯林，连忙说道：“你不要这么说。我父亲身为一族之长、印加王室后裔，哪里会做背信弃义的事？他只是怕你会泄露本族机密。你也知道，黄金城对我们印第安族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我知道，米丽亚。”柯林平静地说，“我完全相信你。就算你父亲仍然要杀我，我也会对你说。”他看了看身边四名壮汉，古曼蒂一使眼色，四名壮汉知趣地退出神庙。

柯林清了清嗓子，道：“你们不了解这些名贵手表厂商的习惯。那些瑞士、德国和英国的表厂为了标榜自身手表的奢华价值，都会严格控制产量，一般每年只产几千只，并会在每块手表售出时，用一张类似人类降生时所用的出生证明来登记拥有者的详细资料，以体现该品牌手表的高贵和与众不同。”

“哦，是这样？”古曼蒂和米丽亚都感到十分惊奇。

古曼蒂有点不相信，随即问道：“只是手表而已，有必要这么隆重吗？你小子是不是在骗我？”

柯林轻蔑地笑了：“论当族长，我不如你；论手表的来历知识，你应该叫我老师！你知道一块顶级的手表要制造多长时间吗？”

“十几天，几个月，至多不超过半年！”古曼蒂想了想，说道。

“哈哈！”柯林大笑道，“半年时间连设计都不够！在 1865 年，印度一名城邦主向瑞士百达翡丽表厂定做了一块 18K 金月相手表，从设计到最后交货足足用了十三年！交货时那位城邦主早就在一次战乱中全家都被杀，他的领地也被别人占领，没办法，最后表厂只好把这块表交给这位城邦主唯一在世的远亲——一个穷困潦倒的粮贩子。”两人像听传奇故事般静静听着柯林的讲述，几乎合不拢嘴。米丽亚忍不住问：“那个什么百达翡丽，是很贵重的手表吗？”

“是世界公认的手表第一品牌，第二就是你手上的这个江诗丹顿了。”柯林道。

“原来是这样！”古曼蒂很惊奇，连忙拿过那块怀表翻来覆去地看，并问道，“照你的说法，这块江诗丹顿牌的怀表，也应该有它的出生证明了？”

柯林点点头：“绝对会有！年代越早的表，其出生证明就越详细，因为那个时候能买得起奢华表的人不多，而且也不是什么人都卖，拥有者非王即后，最差也是名门望族、学术专家，比如大音乐家、大文豪什么的。”米丽亚问：“那我们要怎么才能知道它的拥有者是谁？这真叫人头疼！”

柯林笑了：“这些名表的出生证明都有两份，一份归拥有者所有，另一份被表厂专门设置的档案库收藏，几百年不会有变动。两位聪明人，现在应该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吧？”

两人对视半晌，慢慢点点头，又同时转过头，异口同声地对柯林说：“江诗丹顿表厂在哪里？”

一个月后。

米丽亚和柯林紧挨着坐在瑞士日内瓦 SaintOuates 小镇旅馆的沙发上，共同看着一张纸片。这是米丽亚昨晚从江诗丹顿表厂档案室偷出来的复写资料，只见上面写着：Cal.17900524

定制怀表，1902 年 4 月设计，1903 年 2 月出厂，全 18K 铂金手工制，全历大四针带月相，双飞返计时，蓝宝石透明后盖，镀铑机芯，杠杆平衡擒纵，宝玑游丝，18K 铂金夹板，日内瓦条纹打磨，蓝钢螺丝，36 颗红宝石轴承，18K 黄金轴承座。

主设计师、制表师：泰迪·格林菲尔德

调校师：雅克·兰达姆

定制者：不列颠王国，约克郡，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

取表者：托尼·亨伯利尔

价格：26000 英镑

柯林边看边高兴地说：“没错，这就是该表的一切详细资料！可这个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又要去哪里找？”“如果资料无误的话，她的家应该在英国约克郡，我们去那里打听消息吧！”米丽亚收起资料，回答道。

第四十七章 马耳他十字（1）

薇兹双眼如丝，胸脯一起一伏，慢慢说：“你就是在侵犯我，现在我就要你来侵犯我……”她拉开胸前长裙系着的丝带扣子，饱满的乳房立刻从胸衣中跳出一大半，看得柯林喉咙发干，两眼发直。薇兹抓起他的手按在自己乳房上，口中喃喃道：“抱我进卧室去，仆人们都被我赶走了……”

英国没有加入申根协议，因此从瑞士申请英国签证还颇费了些时间。但凭着“美洲印第安人组织委员会正式观察员”的身份，两人还是申请到了 30 天的签证期，并在入境处换了些英镑。

在利兹机场下飞机，到出入境处仍然被工作人员反复询问，英国人对印第安人的印象似乎比瑞士人还要坏，仿佛生来就讨厌这个古老的美洲种族。

由利兹向北，途经哈罗盖特市和达灵顿市，这里全是大片的农田和森林，偶尔可见在密林中矗立着古老的欧式城堡。这些城堡有的高大雄伟，有的矮小普通，大多建在河流附近，将河水当作天然的大门屏障。

两人来到达灵顿西南一个叫 Filey 的小镇，照例先找了家旅馆住下。这个小镇比日内瓦的 Saint-Omer 镇要偏僻得多，而且人烟稀少。虽然附近绿林成荫，大片大片的森林令人心胸舒旷，但此地经济不甚发达，游人也少有光顾，因此除了当地耕作的农民，基本没有外来者，而米丽亚和柯林这两个棕黄皮肤的人便格外显眼。

吃过晚饭，米丽亚开始向胖老板娘打听“斯蒂芬妮·亨伯利尔”这个名字，可在镇上住了二十年的老板娘根本没听过。两人只得走出旅馆，在小镇上慢慢闲逛。镇上居民从两人身边经过时都会多看上几眼，也许因为本地人很少看到棕色皮肤的家伙。在石块铺成的道路两旁，一间竖有啤酒杯图案的木板屋吸引了米丽亚的注意，她知道这是一间酒馆，便对柯林使了个眼色，两人推门而入。

一阵乱糟糟的喧闹声扑面而来，里面果然是家小酒馆，光线不算太亮，却显得更有气氛。此时是晚上七点多钟，酒馆里坐了不少前来消遣的小镇居民，其中不乏喝得鼻头通红的酒鬼，边喝酒边肆无忌惮地咧嘴大笑。两人在狭小的空间中挤来挤去，好容易挤到最里面的木制长条吧台前，各自找了个圆木板椅子坐下。

酒馆老板是个留着红八字胡的中年壮汉，圆脸上全是肉，胖得几乎看不到脖子，两只小眼睛像老鼠般转来转去。他拿出两只木制酒杯，朝两人面前慢慢一放，眯着眼睛在米丽亚和柯林脸上打量一番，笑中带着疑惑：“亚洲来的？还是澳洲来的？”

“都错了，美洲来的，南美洲。”米丽亚尽量装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

老板笑了：“南美洲来的……印第安人？没说错吧？哈哈！”

米丽亚笑着点点头。

“那么，南美洲来的印第安朋友，想来点什么？啤酒还是麦芽酒？”老板说。

“麦芽酒吧！”米丽亚豪爽地说道。

老板打了两杯麦芽酒过来，说：“这位先生好像不太爱说话！”

米丽亚和柯林同时举杯喝了一口。米丽亚说：“他不会讲英语。”

“哦，”老板慢慢点着头，“是来旅游的吗？”

这时两个醉醺醺的家伙歪着身体路过，米丽亚边给他们让路，边说：“不是，我们是来找一个人的。你听说过斯蒂芬妮·亨伯利尔这个名字吗？”

“斯蒂芬妮·亨伯利尔？没听说过。”老板一面忙着给别人添酒，一面说，“在 Filey 镇似乎没有姓亨伯利尔的人。你说的这个人是要干什么的？”

米丽亚说：“好像是个贵族，这附近有姓亨伯利尔的贵族吗？”

那老板还没回答，旁边一个半醒半醉的酒鬼接了话：“姓亨伯利尔的贵族……这附近只有西北那座城堡里的人能称得上是贵族，据说那城堡的主人……就姓亨伯利尔！”说完仰头灌了一大口酒，又连续打了几个酒嗝。米丽亚听了非常高兴。那老板又问：“你说的那个什么斯蒂芬妮·亨伯利尔是个什么样的人？多大年纪？”“嗯……我说的是百多年前的人，似乎是个子爵夫人。”米丽亚回答。

“什么？百多年前的人？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那样的人应该去墓地找才对，哈哈哈！”老板大笑起来，旁边几名酒客也都跟着大笑。

随后老板又大声道：“想找姓亨伯利尔的贵族很容易，我们这里就有一个！佛鲁、佛鲁，快带这两位从南美来的贵客去你们家的贵族墓地看看！”周围人笑得更厉害，几个酒客将木酒杯用力在桌子上有节奏地敲着，以示起哄。柯林循大家视线看去，在角落里坐着一个男子，大约 30 岁，一头凌乱的深棕色卷发，脸色黝黑，不知道是脏还是肤色如此，穿一件破旧的咔叽布衬衫，面前摆着几个空酒杯，脸色红彤彤的，显然已经喝了不少。他面带怒色，抬头狠狠扫了几眼那些起哄的家伙，眼中似乎要冒出火，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米丽亚和柯林互视一眼，柯林刚要上前去问，却被米丽亚拦住。众人仍然哄笑不止，那男人胸口一起一伏，气得站起来拔腿就走。老板大声叫住他：“喂，别忘了付账！还有前几次的，总共 60 镑！”

这人沉着脸伸手向怀中掏去，却半天也没掏出什么来，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老板似乎也没指望他给钱，笑着讥讽道：“贵族连 60 镑也没有，有机会去那个城堡找你的贵族亲戚，借几万镑来喝酒吧！”酒馆里笑开了花，似乎都在拿这男子寻开心，以驱赶一天的疲劳。

男子又羞又怒，紧咬牙关快步向门外走去。就在这时，米丽亚掏出一张百镑面值的钞票扔给酒馆老板，说道：“我为他付这 60 镑的酒钱！”

酒馆里顿时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这两位，似乎在看什么怪物。老板呆了：“你说什么，为佛鲁……付这 60 镑的酒账？我没听错吧？”

“对，快找钱吧，还有什么疑问吗？”米丽亚微笑着说。

60 英镑在这种偏僻小镇不算小数目，那男子伸手刚要推开酒馆的木门又停住，回头看着米丽亚和柯林，脸上写满疑惑。酒馆老板边摇头边找零钱，嘴里还嘟囔着：“真是疯了，居然有人给他付账！”

米丽亚回头看着那男子，眼神中充满友善。那男子稍微迟疑了一下，推开门大步离开，咳嗽声远远传来。柯林喝了一大口酒，接过老板找给的 40 英镑，又扔给老板 5 英镑小费。米丽亚问：“那人是谁？”

“佛鲁·亚当斯！从小就是个孤儿，给贵族看了几年墓地，就说自己是亨伯利尔家族的后代，哈哈哈！”老板笑着说。米丽亚点点头，向柯林一使眼色，两人离开吧台，转身走出门去。

酒馆里议论纷纷，都说自己喝了几十年酒，怎么没有佛鲁这种好运气。

两人出酒馆后天色已完全黑了，那男子却不知去向。柯林不懂英语，问道：“刚才你们在说什么？”“没时间讲给你听，快去找那个男人！”米丽亚道。

柯林左右看了看：“奇怪，这男人怎么动作这么快？一转眼就不见了。”

“他还没走远，肯定就在这附近，”米丽亚低声道，“向那边走。”

两人转向右边，朝小镇路口走去。刚来到一个拐角，米丽亚就闻到酒气了，她故意猛冲上前，随即撤步后退，就见一个人影突然窜出来，却扑了个空，身体一歪差点跌倒。米丽亚抬手抓住这人左手腕，用力一抡，将他的身体摔在墙上，柯林抬右膝死死顶住他的后腰脊处。这人虽然身体强壮，但腰眼是全身受力之源，顿时全身酸软无力，双手在墙上乱扒乱抓，口中叫道：“放开我，你们这群混蛋！”边说边又在咳嗽。

米丽亚低声喝道：“为什么偷袭我们？”

“因为你让我在酒馆里当众出丑！”这人咬着牙，恨恨道。

第四十八章 马耳他十字（2）

米丽亚示意柯林放开他，这人迅速转过身来，警觉地看着两人，谨慎地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为我付账？”

“一个付不起账的酒鬼每天被酒馆老板奚落，自然不是什么好事，我只是不喜欢看到而已，没别的意思。”这人听了显得很意外。米丽亚又问：“你和亨伯利尔家族有关系吗？”

“没有！滚远点，讨厌的美洲人！”说完他吐着酒气，歪歪斜斜地跑出镇子，向西北方向去了。

米丽亚并没有阻拦。柯林说：“那人是谁？”

米丽亚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柯林连忙道：“这个叫佛鲁的男子肯定和亨伯利尔家族有关系，我们悄悄跟上去！”两人远远看着那男子消失在夜幕中，便偷偷朝西北方向追去。

天虽然很黑，但米丽亚眼力极佳，始终见那男子酒醉的身影在前方视线范围内晃动，偶尔传来他低沉的咳嗽声。周围全是荒地，前方是一大片黑沉沉的树林，一座城堡在暮色中孤单矗立，显得很突兀。柯林低声问：“那城堡就是酒馆里那些酒客所说的吧？”

“应该是，酒馆老板说这附近只有一座城堡。”

“那个佛鲁不会是去城堡了吧？”

米丽亚摇摇头：“说不好。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他与这座城堡和亨伯利尔家族究竟有什么关系……咦，那个男人呢？”

两人光顾着说话，却发现那个佛鲁不见了，连忙加快脚步追赶。前方是一片稀疏的树林，隐约可见在树丛之中立着一排铁栅栏。走近细看，这排铁栅栏十分古旧，但雕刻精细，显然是有些身份的东西，而佛鲁却没了踪影。柯林警觉地说：“那家伙很可能又藏在什么地方了，我们得小心点。”

两人掏出手电筒，顺着铁栅栏向前摸去，行了几百米，前面出现一道栅栏门，门上方横着镶嵌一排中世纪旧体英文字母：

GraveyardOfTheHumberlireClan

柯林低声问：“这一串字母写的是什麼？”

“亨伯利尔家族墓地。”米丽亚回答，“我们进去看看，说不定就能找到斯蒂芬妮·亨伯利尔的墓碑。”说完，她走上前轻轻去推那铁栅栏门，吱呀，门应声而开，声音在静谧的黑夜里显得十分刺耳。门缝刚好容一人侧身而入，两人便悄悄闪身进去。偌大的墓地空旷无人，在弯月光照下，一棵棵枯树如同死去的武士，枯树之间是一座座方形坟墓，墓后面立着高低不同的墓碑。偶尔有乌鸦从枯枝上扑棱棱地飞跃而下，在墓碑之间落脚歇息，还呀呀地叫几声。柯林不禁打了个寒战，道：“这墓地还真可怕，我觉得浑身的血都被冰冻了！”

两人举着手电筒，在墓地中来回搜寻。一座座坟墓就像沉睡千年的僵尸，静静地躺在地面，夜雾很重，浅白色的雾气在坟墓之间慢慢飘动，仿佛从坟墓中飘出的幽灵。米丽亚用手电筒仔细照着每座坟墓，说：“你看，这些墓志上的墓主人全都有亨伯利尔。”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斯蒂芬妮·亨伯利尔。”柯林说。

米丽亚道：“欧洲人的家族墓葬习惯是从右至左、从旧到新，夫妻配偶则紧挨在一处，儿女在父母墓的朝大门一方。那斯蒂芬妮·亨伯利尔是一百多年前的人，估计在前面偏左的位置。”

两人继续向墓地深处走去。柯林紧张地四下张望，似乎身后随时会跳出鬼怪来，他指着树枝说：“那里有只猫头鹰在盯着我们看呢！”

“你认识那只猫头鹰吗？”米丽亚问。

柯林感到很可笑：“我怎么可能认识一只猫头鹰？”

“既然不认识，它看着你又有什么关系？你又没做亏心事！”米丽亚冷冷地说道。

柯林撇撇嘴，不再说话了。忽然米丽亚低叫道：“在这里，你来看！”柯林连忙跑过去一看，果然看到一座陈旧的方形坟墓，十字架形的墓碑上刻着几行字：

ChrisStephenieHumberlireViscountessTheWifeofLordHallHumberli
reViscountYorkshireAugust051854-March161919“这上写的是什么？”
柯林问道。米丽亚用手电筒照着，同时逐行翻译给他：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

霍尔·亨伯利尔子爵之妻

生于 1854 年 8 月 5 日，卒于 1919 年 3 月 16 日

柯林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名称和头衔都完全相同！”米丽亚说：“应该没错。这里是英国封建时期的约克郡领地，而且这里只有居住在城堡里的贵族姓亨伯利尔。”话刚说完，就听柯林大喊一声：“是谁？”

米丽亚迅速转头，在一棵巨大的树后有衣角闪过，她立刻抬手电筒照去，见有个人影迅速躲在一座墓碑后面。米丽亚向柯林打了个手势，两人都从靴筒里拔出匕首，一左一右慢慢朝那墓碑包抄而去。等快要来到墓碑近前时，突然一个黑影蹿出来，拿着手枪低沉地道：“把刀放下！”

这人身处阴暗角落，看不清相貌，但光凭声音，米丽亚立刻听出这人就是酒馆里受辱的佛鲁。两人无奈，只得慢慢将匕首扔在脚下。佛鲁“哼”了声，问：“你们这两个混蛋，一直跟到这里，到底想干什么？”

米丽亚笑着说：“我们只是迷路了，顺便到这座墓地看看，难道不行吗？”

“这是亨伯利尔家族的私人墓地，外人不允许进入。而且，又有什么可看的？”这人走上两步，昏暗的月光透过树枝照在他脸上，果然就是佛鲁。

米丽亚反问：“刚才在酒馆外，你说自己和这个家族并无关系，也是外人，那你又在这里干什么？”佛鲁顿时语塞，随即又用枪口对着米丽亚，问道：“少废话，现在是我在问你！快说，你们为什么找亨伯利尔家族，为什么打听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

柯林悄悄将手移到身后，在他的后腰皮带处有一把精致的短刀。他在家乡沧州练过飞刀，在五米以内的距离，可以准确地插中对方心口。米丽亚笑了：“你又不是亨伯利尔家族的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佛鲁举枪对准米丽亚胸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

“你手里拿的是‘二战’时期旧式勃朗宁手枪，射出一颗子弹之后，必须手动上膛才能打第二发，所以你在短时间内最多只能打死我们当中的一个，另外一个你怎么对付？”米丽亚丝毫不害怕，因为她很清楚，面前这个人并没想要打死谁的想法。

果然佛鲁笑了，随后放下手臂抱在胸前：“你这个棕皮肤的女人还真厉害！说吧，找亨伯利尔家族的人到底有什么事？”

米丽亚隐隐觉得这个人肯定与亨伯利尔家族有着什么微妙的关系，但显然并不十分和谐，干脆开诚布公。于是她从怀中掏出怀表抛给佛鲁，说道：“我们是秘鲁国家文物保护局的警探，在秘鲁打死了一名白人文物贩子，从他身上搜出这块怀表，想必是这人家传的，于是来英国调查这人的身份。”

佛鲁接过表，将信将疑地弹开上盖看了看刻的字，说：“从文字上看，应该是一个叫斯蒂芬妮的女人送给一个叫马克的男人。世界上叫斯蒂芬妮的人很多，你如何确定她就是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

“我们调查过这家制表工厂，是在瑞士日内瓦的一家有 300 年历史的表厂。从 1840 年起每块售出的表都有购买者的资料，资料上显

示这表是在 1903 年被英国约克郡一名叫斯蒂芬妮·亨伯利尔的子爵夫人买下的，取表者叫托尼·亨伯利尔。”米丽亚回答。

佛鲁一愣，看着米丽亚的眼中充满惊奇，随即哼笑了声，恨恨地说道：“这些贵族们的钱都是用来送给情人的，衣冠禽兽！”

米丽亚从他的话中似乎听出了什么，笑着说：“这块怀表很昂贵，如果你能帮我们找到她的家人，或许我可以考虑把它送给你，足够你喝一辈子酒的！”

“一块怀表能值多少钱？”佛鲁不屑地说，“几百镑？一千镑？”

米丽亚仰天大笑：“这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顶级名表，至少值几十万美元！”

佛鲁呆住了，重新把怀表放在眼前仔细看着，眼中放光，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米丽亚道：“怎么样？我知道你与亨伯利尔家族肯定有关系，成交吗？”

佛鲁咳嗽几声，轻轻抚摸着这块怀表，又慢慢合上表盖，忽然甩手抛给米丽亚。

第四十九章 马耳他十字（3）

“怎么，怀疑我骗你吗？”米丽亚很意外。

佛鲁摇摇头：“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不会要的，更何况亨伯利尔家族的东西更令我生厌！如果不是我刚生下来时受冻得了肺病，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每天泡在酒馆里，被那些喝醉了酒的混蛋们当做笑柄！”他神情悲愤地说。米丽亚不由得对这个酒鬼佛鲁刮目相看，说道：“这么说你是不想帮我们了，那我也不好勉强。既然调查不出结果，我们也无法结案，这怀表就送给你吧，算是留作纪念。”

她心里很清楚，从对话中能看出，佛鲁是一个很有些志气的穷人，而且对那个家族十分痛恨，就冲这一点，他绝对会提供些什么。

“怀表的事以后再说。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份吗？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佛鲁将手枪收起来，对两人说，“跟我走吧，我的家就在墓地边上。”随后转身就走。两人互视一眼，捡起地上的匕首插回靴筒，在他后面跟着。走出墓地铁栅栏，小树林中有一座孤零零的木屋，看

上去应该是守墓人的住所。佛鲁似乎看出米丽亚眼中的疑惑，笑道：“九年前给这墓地守墓的老头死啦，于是我得到了这份差事，每月 20 英镑，勉强够喝酒的。”说着他来到木屋门前，伸手推开破旧的门走进去。

拧亮昏暗的煤油灯，两人才看清屋里的摆设。一张破旧的木床，破木桌旁摆着一把随时可能塌掉的椅子，靠木板墙放着陈旧的老式煤炉，墙上挂着马灯和一杆猎枪，屋角堆着一些马铃薯。整个屋子最显眼的地方就是地上到处散落的酒瓶，发霉的气味充斥鼻端。

佛鲁用力扑了扑木床上的灰尘，对两人说：“干净了，你们坐吧，嘿嘿！”

柯林走到床边坐下，米丽亚则站在木桌旁。佛鲁一屁股坐在那张椅子上，椅子发出嘎嘎的声音，他又道：“我这里只有酒，没有水……哦，现在连酒也没有了。”

米丽亚说：“我们不渴，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之前你的家在哪儿？”

“家？我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家！”佛鲁刚抓起桌上的酒瓶，又用力蹬了下去，“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米丽亚说：“佛鲁·亚当斯，对吗？”

佛鲁咳嗽几声，抬头看着她，嘿嘿笑着说：“你错了，我不叫佛鲁·亚当斯。我的名字是：佛鲁·亚当斯·亨伯利尔！”

虽然米丽亚已经能猜出几分事实，但佛鲁亲口说出，还是觉得又惊又喜，连忙问：“究竟怎么回事？能告诉我真相吗？”

佛鲁拿起桌上脏得不成样的酒瓶，透过煤油灯光看了看，勉强可以看出还有一点点酒，于是仰头灌了一小口，叹了口气，说：“你说对了，我身上流着亨伯利尔家族的血液，但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听起来似乎很矛盾，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承认我的身份。我的母亲名叫莱妮·亨伯利尔，是格林伍德·亨伯利尔子爵的独生女，她就住在附近那座孤零零的城堡里，也是城堡的主人。三十五年前，当时只有 20 岁的母亲和一个风流成性的有妇之夫有了私情，并怀孕偷偷地生下一个男婴。当时她已经被父母做主，准备嫁给本地的一位富商，于是她

悄悄把这个男婴送给 Filey 镇的一个铁匠，谎称是她无人照料的侄子。一年后，莱妮·亨伯利尔同富商结婚，并在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孩，取名薇兹。因为母亲是独女，于是她世袭了亨伯利尔家族的爵位，夫妻二人仍然在城堡中居住。知道内情的人除了母亲之外，就只有当初送男婴到铁匠家的一个男仆，连那个穷铁匠都不知道男婴是谁。在这三十几年里，她只托那男仆偷偷给那男孩送过几次钱，然后就没了消息。”

说到这儿佛鲁喝了口酒。米丽亚插话道：“那个私生的男婴就是你吧？”

佛鲁点点头，继续讲道：“对，那就是我。时间到了七年前，那个男仆因为偷东西被那富商打了一顿并赶出城堡，他怀恨在心，就把母亲生我的事讲了出去。这事传得很远，几乎整个北约克郡都知道了，当然母亲不会承认，但影响却很坏，那些喜欢传舌的人是不管真假的，他们只喜欢听新闻，然后再夸大其词地讲给更多人听。母亲的丈夫——那个富商震怒，听人说甚至还要杀了我母亲，结果却在几天后气得心脏病突发死掉了。就这样，母亲成了城堡的唯一主人，那年我 28 岁，我那个同母异父的妹妹薇兹 26 岁。”

“你那个叫薇兹的妹妹见过你吗？”

佛鲁说：“见过。起初她也认为是谣言，于是派人来找我，当我把一件东西出示给她看时，她才相信我就是她的哥哥。”

米丽亚连忙问：“什么东西？”佛鲁没回答，从手指上取下一枚指环放在木桌上。米丽亚走过去拿起指环，很脏，上面满是污泥和灰尘，米丽亚用力擦了擦，露出指环本身精光四射的白色质地。

“是铂金的？”米丽亚十分惊讶。这枚铂金指环很厚重，至少也能卖几千英镑。

佛鲁笑了：“你的眼力很好啊！这是我母亲在遗弃我时，放在我身上的唯一信物，你看那上面的字和徽章。”米丽亚仔细观看指环的内圈，果然刻有一圈细细的字母“FuruAdamsHumberlire”，对面一侧还刻着一个小小的图案，凑近了看，是一只手持三股叉的雄狮，叉尖

上还挑着一条大鱼，看来这就是亨伯利尔家族的徽章了。佛鲁继续说道：“她知道我的身份后，就接济了我一些钱。不到一年，她的丈夫因为飞机失事去世，她也成了寡妇。嘿嘿，不知道这个可恶的家族是不是有什么遗传基因，一连五代女主人都是寡妇。”

米丽亚笑了笑：“只是巧合而已，哪有寡妇也会遗传的！然后呢？”

“后来我妹妹薇兹派人来镇上买蔬菜和肉，并偷偷告诉我可以扮成脚夫，借送菜的机会溜进城堡。要知道，那个城堡就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坟墓，她的生活虽然衣食无缺，但却既枯燥又苦闷，于是我经常去城堡陪她聊天、说话。我曾提出想见母亲，我要当面质问她为何遗弃了我，又不闻不问，让我过着痛苦的生活。可薇兹却不同意，她说母亲六年前生了奇怪的重病，长年卧病在床，也不见任何人，只有她自己可以按时进去照顾饮食起居，其他人一概不准进入她的房间。我很奇怪，又偷偷问了城堡内的其他人，他们也都说已经有六年没见过子爵夫人了。”

米丽亚也很奇怪，她把指环放在桌上，说：“是什么样的重病，有这么厉害？”

“我不知道，”佛鲁说，“妹妹也说不清楚，反正这几年中我根本没有机会见她。”

听完佛鲁的讲述，米丽亚再翻译给柯林。两人商量了一会儿，米丽亚问佛鲁：“你和你妹妹薇兹的感情怎么样？”佛鲁说：“还算不错。她在城堡里没什么值得信任的人，所以她很相信我。”

米丽亚笑了：“那就好。你下次再去城堡大约会在什么时候？”

佛鲁说：“嗯……五天左右吧。城堡里的人每星期都要来镇上采购新鲜蔬菜和肉蛋，我都是扮作脚夫进去的，每次有 5 英镑的报酬。”

“这样就好！下次再去城堡时，你帮我打听一下关于你的太祖母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的事，最好能打听到她在城堡里还有什么遗物。如果你能出于好奇的借口，找回一些她在 1903 年左右的信件，那就最好了！”米丽亚说。“试试看吧。但我有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帮你做这些事？”佛鲁醉眼蒙眬，咳嗽几声说道。

米丽亚说：“我们帮你见到你的母亲莱妮·亨伯利尔夫人，怎么样？”

佛鲁顿时把身体坐直，问：“你凭什么做到？”

米丽亚笑了笑：“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当然主动权在你手里，我不勉强。”佛鲁从破椅子上站起来，来回地踱步，转了足有五分钟，忽然转身说：“下次去城堡时，你让他和我一起，我可以把他带进城堡！”他指了指柯林。这话正中米丽亚下怀，她连忙答应：“好，我们成交！”

五天后。

佛鲁把鸡蛋、牛肉和腌肉装在一架木制独轮车里，柯林则推着一车蔬菜和面包，城堡里的男仆付过菜钱，随后同两人离开小镇，一起向城堡方向走去。

那男仆边走边和佛鲁闲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好像不是白人？”

“哦，他老家在南美，来镇上探望亲戚的。平时没什么事干，斯蒂夫就顺便让他来和我运东西，顺便赚几个酒钱。”佛鲁嘿嘿笑道。

男仆“哦”了一声，看了看柯林，笑着说：“身体倒是挺强壮的。这些南美人，居然把钱赚到英国来了！”柯林听不懂他们说的英语，但从那男仆的眼神能看出来，似乎对自己还算友好。不过也无所谓，听佛鲁说，他妹妹薇兹和母亲莱妮受过良好的教育，都会说法语和西班牙语，因此其他人也不用理会。

三人边说边走，约三十分钟后，远远看到那座青灰色的城堡矗立于树林之外。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在树林中弥漫飘动，城堡看上去就像几百年前的古旧幽灵，与世隔绝的老古董。几个穿长袖白色衬衫的男仆在城堡门口打扫地面的落叶。男仆带领佛鲁和柯林来到城堡后面，这里有个稍小些的后门，但也是铁制的厚重大门。男仆将手指伸进铁门旁边的一个小铁环轻轻拉动，不多时铁门上的一个小门被打开，现出一张肥肥的中年男人的脸。

“是我，巴金斯，东西买回来了！”男仆说道。

隆隆声中铁门被打开了，那胖男仆说：“今天怎么多了一个人？”

第五十章 马耳他十字（4）

男仆笑了：“他是到镇上探亲的，斯蒂夫让他帮佛鲁运蔬菜，不过也好，免得我受苦了！”柯林和佛鲁把独轮车推进来，铁门里面是个长方形的广场，两人顺着碎石路面将小车推到杂物间门外，再一样一样地搬进去放好。这时一个胖胖的厨师模样的人走过来，随手抓一棵圆白菜抛了两下：“嗯，今天的蔬菜还算新鲜。”说完晃着肥胖的身躯走了。干完活后，佛鲁拍了拍手，问那男仆：“先生，下次要什么蔬菜和肉？”

男仆说：“还是老规矩，我带你去见薇兹夫人，她会把要求当面告诉你。来吧！”

佛鲁说：“好，让他也一道去吧。他想在镇上做牛肉生意，价钱比斯蒂夫还要便宜，而且回扣也更多！”他压低声音，表情神秘秘的。

这男仆一听，顿时两眼放光：“那好啊！可夫人不会生气吧？她很少见陌生人的。”

“当然不会！以后他就是城堡的牛肉供应商了，怎么算是陌生人呢？夫人绝对不会生气，包在我身上！”佛鲁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男仆同意了，于是带着他俩从杂物间侧门穿出来到厨房，这厨房又宽又大，只是很冷清，看来在这座城堡里也没几个人住。

顺着厨房外的长条走廊向前走就是餐厅，宽大的长条餐桌十分豪华，上面摆满了高高低低的银质餐具，上面是漂亮的吊灯，桌两旁有几十把红木雕花靠椅，每张椅子前都铺着洁白的餐巾，只是空荡荡的毫无生气。从餐厅侧门走出去，是一间摆满各种雕塑和壁画的房间，柯林左右看着这些壁画，大多是欧洲中世纪风情人物画或者圣经故事。虽然柯林不太懂欣赏，但仍能看出这些壁画和雕塑都极为精美，肯定价值不菲。

再走出去就来到一间非常大的客厅。客厅里装饰豪华无比，地面铺着厚厚的、织满花草图案的波斯地毯，靠墙是漂亮的壁炉，壁炉两

旁嵌着青铜裸体人像，人像双手托举纯银灯台，大厅角落摆着一具雕像，银色盔甲，手持长矛，十分威武，墙上还贴着双刀组成的十字。两幅大型油画镶在天花板之下。客厅中央是一张方型红木桌，上面摆着精美的瓷盘和盛开的鲜花，两侧各有一具裸女雕像手举纯银烛台。通向二楼的两架红木楼梯旁也摆着大朵鲜花，旁边墙壁上挂着镀金镜框，也是雕刻精细。

红木桌旁放着几只宽大的棕色真皮沙发，右侧还摆着一架意大利产的三角钢琴，曲谱翻开放在架上，看来经常有人弹。柯林看傻了，像乡下人进城一般左顾右盼，看个没完。佛鲁悄悄拽了拽他的衣袖，两人紧走几步，跟着男仆拐上了右侧的楼梯。

楼梯两侧的深绿色壁纸上也挂着很多幅画，有人物、风景和静物，不知道值不值钱。上了二楼，放眼全是深红色的地板、墙壁和房间门，三人在长长的走廊上拐了几道弯，通过一间明亮的、四面都是玻璃的大厅来到另一条走廊的楼梯处，这里有一名中年女仆静静地贴墙站着。柯林心想：她每天就在这冷冷清清的走廊边站岗？也真够枯燥的。女仆向男仆微微鞠了个躬，三人再顺楼梯拾级而上来到三楼。这里的房间门显然不同，每扇门上都雕刻着不同的浮雕花纹。走了五十余米，经过了十几扇门，柯林心中暗道，这栋城堡到底有多少间房子？又有多少人住呢？走着走着，耳边隐隐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钢琴声，终于男仆在一扇门前停下，钢琴声似乎就是从里面发出的。门口站着一名女仆，只是年轻漂亮得多，而且身材健美，个头比柯林还高，紧身白色胸衣被高耸的乳房撑得鼓鼓的，柯林只看了两眼，就连忙移开眼睛，生怕被人说成是流氓。女仆对男仆说：“佛鲁先生来了，他是谁？”“哦，这是镇上新来的牛肉商人，价钱很便宜，下次我准备和他合作。现在让他和佛鲁一道进去见夫人，看下周夫人有什么特别嘱咐的东西要送。”男仆笑着回答，同时伸手摸了摸女仆的脸。

女仆“啪”地打落他的手，脸上似笑非笑看着柯林，直看得柯林浑身不自在。女仆问：“你叫什么名字？”柯林不懂英语，佛鲁连忙说：“他是南美人，只会西班牙语，叫柯林。”

“柯林先生，以后你会常来吗？”女仆笑着问。

佛鲁说：“他会常来的，我们可以进去了吗？”女仆坏笑着拧开房门，钢琴声顿时变大，两人先后走进去，女仆又将门关好。

这是一间宽大的卧室，对面墙角摆着一架钢琴，一名穿酒红色真丝连衣裙的年轻女人坐在钢琴前，正入神地弹着。柯林不懂欣赏，自然也不知道弹的什么曲子，贵妇背对着他，看不到长相。佛鲁走到贵妇身边，她停止了弹琴，伸出右手，佛鲁握住轻轻吻了一下，随后又低声说了几句话，贵妇回了几句，语调中似乎很不高兴，佛鲁连忙低语几句，贵妇没再说什么。

佛鲁走回来朝柯林打个手势，柯林掏出身上的怀表交给他，佛鲁弹开怀表的上盖再交给贵妇。贵妇接过怀表，佛鲁又说了几句话，并取出一张纸给她看。

过了一会儿，贵妇低语几句，佛鲁走回来对柯林使个眼色，就转身退出房间，屋里只剩贵妇和柯林两人。贵妇斜靠在钢琴架上，翻来覆去看着手中的怀表，忽然转过身来，用西班牙语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

“我从南美秘鲁来，我的名字叫柯林，尊贵的夫人。”柯林摘下头上的草帽，微微一欠身，谦卑地回道。贵妇点点头，说：“你想要多少钱？”

柯林微微一笑，回答：“夫人，我并不是为钱而来。”

“那你想要什么？”贵妇语调平淡，没有任何感情。

柯林说：“只要能找出这个叫马克的人，怀表就可以送给夫人。”

贵妇哼笑了声：“这算是要挟吗？”

柯林也笑了笑，说：“夫人，这块怀表论艺术价值，至少也值几万英镑。如果夫人不愿意帮我的忙，那我愿将它以本身的价值卖给夫人，就算您又多了一件收藏品。”

听到柯林这么说，贵妇觉得有点意外，扶着琴架站起来。她比柯林还要高一点，身材丰腴圆润，做工考究的低胸连衣裙包裹不住她那呼之欲出的丰满双峰，腰身和臀部的完美曲线恰到好处地包裹在长裙

中。这时柯林才看清她的长相，只见这贵妇三十几岁，皮肤白嫩细腻，容貌美丽，只是眼神落寞，似乎郁郁寡欢。贵妇慢慢走到酒柜前，拿起一瓶 1960 年的威士忌，在两只水晶高脚杯中分别倒了些酒，自己端着其中一杯坐下，对柯林说：“请喝点酒吧，南美来的先生。”

柯林道过谢，到酒柜前端起杯喝了一口，果然是品质非常好的威士忌。贵妇说道：“我叫薇兹·亨伯利尔，年轻时也曾经去过南美，在圣保罗学院修过两年西班牙语。怎么样，说得还算流利吗？”

“当然，”柯林连忙恭维道，“您的西班牙语说得非常好！另外，您为什么说是‘年轻时曾经去过’呢？现在的您同样年轻漂亮。”

薇兹嘴角上翘，优雅地笑了，柯林总算从她脸上看到了一丝阳光。想起这几天米丽亚教给他的几种方法，于是说：“夫人，您最近似乎不太开心，有什么烦心事吗？”

听到他这么问，薇兹立刻收起笑容，脸上罩了一层严霜，沉着脸道：“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牛肉供应商应该提的问题吧？”

柯林连忙干咳几声，口中道着歉：“对不起夫人，是我多嘴了。那么，您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我的要求？”薇兹从做工考究的红木雕花椅子上站起来，红色真丝长裙如云般滑落脚边，她走到墙壁前，出神地注视着墙上挂的一幅油画。画中是一名气度不凡的中年贵妇，坐在金色的雕花椅中，旁边桌上放着几本书，整体色调温和、着色细腻，呈现出一种午后慵懒的意境。

“这就是我的五世祖母——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也就是你要找的人。”薇兹淡淡地说。柯林十分意外，他看着画上的贵妇，只“哦”了一声，不知道说什么好。

薇兹看了半晌，慢慢转回身，拿起酒杯说：“从佛鲁给我的资料上来看，当年我的五世祖母从瑞士定做了这块昂贵的怀表，送给一个叫马克的男人。这种事无论对我们这种家族还是平民来说，都不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恐怕我无法相信，也不愿意为你提供什么帮助。”

柯林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沮丧地说：“您说得对，薇兹夫人。这么说，我今天是白来了？”

“也许——不完全是。”薇兹忽然抬起头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

看到薇兹的神态，柯林不由得一愣，希望之火又开始点燃，他连忙问道：“您的意思是……”

薇兹左右看了看，盯着柯林的眼睛，压低声音说：“我能把你看作是一个可靠的人吗？”

“这个……我觉得您完全可以信任我。”柯林不知其意，“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做到，愿意无条件为夫人效劳。”他也把声音压得很低，生怕别人听到。

第五十一章 马耳他十字（5）

薇兹那美丽的大眼睛直盯着柯林，似乎要看穿他的心思，柯林一阵不自在，连忙把头转开。薇兹沉吟了半晌，对柯林说：“你到外面拿些整块的牛腿来，用袋子装好，然后再回到这里。对仆人，你就说我要带一些食材给母亲，她最近胃口好了些，要吃新鲜牛肉。”薇兹叫过女仆吩咐一番，然后回身坐到钢琴前，继续弹奏曲子。

柯林和女仆连忙开门退出。女仆对男仆说了情况，两人感到很意外，但也不敢多问，男仆陪同柯林又回到城堡后院的杂物间。男仆心中有许多疑团，但仍然手脚麻利地从车上挑了几条最新鲜的牛前腿装在麻袋中，柯林将麻袋扛在肩上，跟着男仆顺原路回去。

“夫人真是奇怪。这六年中她不让我们任何人进入莱妮夫人的房间，说她重病在身，不想见外人，今天却为什么要准备牛肉给莱妮夫人挑选？”来到走廊拐角处时，那年轻女仆迎了上来，男仆边走边对女仆嘟囔。女仆也觉得很新鲜，说道：“看来是莱妮夫人的病有了起色。这太好了！”

说着话，三人已经来到薇兹的房门前。女仆敲门后，薇兹走了出来，对二仆人说：“我母亲的病最近开始有所好转，不再那么惧怕生人了，而且想吃一些新鲜的牛肉。我带柯林先生去母亲房间给她挑选一下，你们不要跟着我。”两人连连点头，柯林就跟在薇兹后面，一前一后朝走廊拐弯处而去。

拐过走廊，那里的光线很暗，柯林仔细辨认才看到有两扇门。薇兹掏出钥匙打开右侧的那扇门，对柯林说：“请进。”柯林连忙扛着麻袋走进去。这是一间宽大的客厅，装饰豪华舒适，迎面扑来一股浓郁的酒香味，仿佛有人在房间里打翻了几只大酒桶。

薇兹把房间关上，再用钥匙反锁，然后又快步走到左侧的一扇门前，用钥匙打开房门，只露出一条细缝，对柯林说：“快进来。”

柯林闪身进了屋，这似乎是个起居室，室内酒味更浓，差点把柯林熏醉，墙角放着三只圆肚大酒桶。薇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她关上房门并锁好，然后对柯林说：“打开袋子，把里面的牛腿拿出来。”

柯林依言而做。薇兹又走到酒桶前，打开右边那只酒桶的圆木盖子，指着桶内说：“把牛腿从黑色塑料袋中取出来，再把桶里面的东西装进去封好。”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柯林心中疑惑，上前挽起袖子，把胳膊伸到酒桶里来回摸，直到酒液浸到上臂，才摸到一截什么动物的肢体。他心里暗想：难道这位莱妮夫人平时喜欢吃用酒腌过的肉？慢慢把东西捞出来，见用撕破的白色织物裹得严严实实，看不清包的是什么东西。

又捞出三块这样的东西，有长有短，他把这些东西分别装进黑色塑料袋，再塞回麻袋中。薇兹说：“把这几条牛腿放到冰箱里，然后你就可以回去了。”

“就这么简单？”柯林难以置信地问。

薇兹道：“是的，但有些事情你要记住：第一，这些东西你不能私自查看；第二，回去之后就把东西捆在石头上沉到河底；第三，这些事你必须在夜间悄悄完成，不能与任何人提起——包括佛鲁。如果有一条无法做到，不但你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自己也会有大麻烦。”

柯林连连点头，心里却直打鼓，深知这事绝不简单。薇兹说道：“我原本可以让佛鲁来做这些事，可他喜欢喝酒，根本无法保守秘密。也许我是疯了，竟然相信一个陌生人——希望上帝会保佑我。”

两人退出房间，薇兹仍然把两道房门都锁牢，然后回到自己的居室。一男一女两仆站在门口等着，见夫人回来，连忙问道：“莱妮夫人的病好些了吗？”

“好多了，至少愿意见陌生者，尤其是看上去不很讨厌的年轻人。”薇兹笑着说，“但她的胃口不太好，带来的牛肉她不喜欢，让柯林先生运回去吧。德尔，给二十英镑路费，送他们出去吧。”说完她转身走进房间关上门。三人朝走廊拐角处走去。“这么说，莱妮夫人的病真的要好起来了？”年轻女仆高兴地说。

男仆撇了撇嘴：“那又怎么样？只不过又多了一个主人而已。”

女仆又道：“好大的酒味！看来莱妮夫人还是那么喜欢威士忌，连卧室里也要放上几大桶酒！难道不怕被熏醉吗？”

“也许这有助于病情的恢复。”男仆随口答道。

来到走廊拐角处，女仆停下不再前行。男仆趁柯林不注意，伸手摸了一下年轻女仆那浑圆的屁股，女仆狠狠瞪了他一眼，嘴角却带着春意。

柯林在男仆的引导下又回到城堡后门的杂物间，他记着薇兹告诫他的话，把肩上的麻袋放进手推车中，再把其余几块牛腿盖在上面。男仆取出 20 英镑钞票交给佛鲁，佛鲁将其中五英镑塞给男仆，同柯林推起小车出了城堡后门，朝小镇方向走去。

离城堡越来越远，佛鲁停下手推车，忍不住急切地问：“你见到我母亲了吗？见到了吗？”

“没有，”柯林摇摇头，“薇兹只是带我进了你母亲居室的客厅，我拿出一块牛腿放在起居室的桌子上，然后就退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让我进来把牛腿取走，说她母亲不喜欢，我就回来了。”

佛鲁感到很奇怪：“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居然几年连床都起不来？”

柯林心里怦怦乱跳，心想为了探听到怀表的事，也只好对佛鲁隐瞒真相，于是便假装不知情。两人一路上又扯了些别的话题，不知不觉已经回到镇上。米丽亚早远远地在镇口的小河边等候，上前笑着问道：“怎么样？薇兹夫人没有留二位吃大餐吗？”

柯林假装沮丧地说：“别说大餐，我连一口水也没喝到，都快要渴死了！”

佛鲁却很高兴：“你们还真厉害，薇兹居然带着他去了我母亲的房间！可惜没能见到她。”

米丽亚相当意外，刚要问什么，却见柯林眼神中似乎藏着一丝狡黠，她很敏感，立刻不再问了。佛鲁兴奋地说：“不知道下次还会有不会有新的进展！”

“等待吧，也许阳光已经来临，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米丽亚笑笑。

入夜后，柯林对米丽亚仔细说了这一切，米丽亚感到非同寻常，两人连忙下楼，到旅馆后院找到那辆装有牛肉和蛋菜的手推车，这些食物都是佛鲁从镇上农民手中买来的。后院空无一人，趁着月色，柯林从一大堆牛腿中找到了那只麻袋，取出四个黑色塑料袋来，米丽亚则负责把风。当柯林小心翼翼地把裹着的白色织物一层层解开后，不由得“啊”地失声惊叫：里面包着的赫然是一只人的手臂！

米丽亚也吓得倒退几步，花容失色。柯林连忙将胳膊扔在地上，脸都吓白了。两人的心怦怦狂跳，看着地上的这只手臂，整体呈浅黄色，在酒液中浸泡得浮肿，从皮下脂肪堆积情况来看，似乎是一只女人的手臂，但也不排除是发胀所致。柯林颤声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半晌米丽亚才缓过神来，她颤抖着拿起另外三个裹着织物的东西慢慢打开，两人又吓得浑身冰凉——里面分别是一只手臂和两条大腿。

“难道是我的幻觉吗？”柯林感到有点血压升高。

米丽亚左右看看无人，走近断肢处蹲下，用塑料袋包着手将一截手臂夹起来仔细端详。柯林恶心得几乎要吐，想出言阻止米丽亚，却

说不出话来，胃里一阵翻腾，他深吸几口气，才不至于呕吐。米丽亚看了半天，又用手指隔着塑料袋戳了几下，这才把断肢放下，摇了摇头。

她拿过黑色塑料袋把这些断肢装进去，再紧紧扎上袋口，对柯林说：“不要慌，先把这些东西找个角落埋起来！”两人在院角找了把铁锹，来到镇外把麻袋埋在一棵大橡树底下。

回到房间，米丽亚来回踱步，苦苦思考着所发生的一切，柯林则躺在沙发里，单手托着下巴，两眼无神地看着从窗外洒到地板上的月光。忽然米丽亚停下脚步，说：“肯定与莱妮夫人有关，但现在还不能证实，只能等待过几天佛鲁的妹妹再召唤你们进入城堡，才有可能出现转机。这件事不要泄露给任何人，包括佛鲁在内。”说完递给他一支手枪。柯林接过枪放在沙发上，揉了揉跳动发胀的太阳穴，似乎很不舒服。

六天后。

第五十二章 马耳他十字（6）

“怎么是你自己？佛鲁那家伙到哪儿去了？”男仆对推着小木轮车的柯林道。

柯林放下小推车，笑着说：“佛鲁肚子不太舒服，在家休息呢，今天我替他来运食物。”

男仆“哼”了声：“你们这些南美人可真会找机会，看来以后佛鲁又没什么钱赚了。”

他又带柯林从后院的杂物间穿到前厅，边走边说：“夫人这几天心情很好，看来是莱妮夫人病情的好转为大家带来了好心情。你说话的时候尽量注意些，别惹夫人生气。”柯林连连点头，来到城堡三楼薇兹住所，那年轻女仆走过来将柯林带到房门前并打开，柯林走了进去。

薇兹正坐在钢琴前面，手里拿着那块怀表发呆。她今天换了一身月白色的及地长裙，剪裁合体，曲线窈窕。见柯林进来，她将怀表放

在钢琴上，指了指酒柜上的半杯威士忌，说：“请先喝杯酒吧，柯林先生。”

柯林不敢违抗，端起酒杯闻到酒的气味时，立刻想起昨天那泡在酒桶中的断肢，顿时差点呕吐。他怕薇兹发现自己偷偷拆开过塑料袋，连忙强自忍住，只啜了一小口酒就放下。薇兹看着墙上的油画，慢慢把杯中酒全部喝完，这才站起来：“跟我来。”

两人走出房间，薇兹对女仆说：“我的五世祖母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的遗物放在哪个房间？”女仆一愣，想了半天才回答：“嗯……好像是放在……放在楼上右侧走廊第四个房间里吧，据老管家说，那个房间就是当年斯蒂芬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的起居室。”

“哦，”薇兹点点头，“去找老管家把钥匙取来，另外再带一只烛台来。”

女仆不敢多问，连忙下楼去了。薇兹带着柯林拐过楼梯上到四楼，这里似乎长年无人打扫，死气沉沉的。来到第四间房门前，红木门上雕刻着精美的玫瑰枝纹，只是灰尘满布，也不知多少年没打开过了。这时脚步声响起，女仆带着钥匙赶上来，薇兹接过钥匙和烛台，对女仆说：“下去吧，别让人打扰我。”

看着女仆退去，薇兹将钥匙插进纯铜钥匙孔转动门锁，年久生锈的门锁发出吱吱的声音，门开了，里面一片漆黑。“这个房间至少有五十年没人开过了，当年安装电灯的时候也忽略了这里，因为不会有人在这里居住。”柯林掏出打火机点燃烛台上的三根蜡烛，终于看清了房间里的摆设。

房间内陈设古朴，还保留着典型的 20 世纪初期欧洲贵族风格。薇兹反手锁好门，说：“这里就是我五世祖母住过的房间，不知道你想得到什么？”

柯林环视四周，说：“最好能找到一些您五世祖母子爵夫人当年与那个马克来往的信函，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查出这个人的身份。当然，我知道这很不礼貌，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薇兹点点头，让柯林举着烛台，她走到嵌着圆型铜框玻璃的梳妆台前，拉开抽屉翻了翻，里面装的都是一些金银首饰。再四下看看，见墙角有两个雕着花纹的大箱子，于是走过去对柯林说：“我拿着烛台，你把它们打开瞧瞧。”“这样会不会不太礼貌？我是说，如果里面有些比较隐私的东西……”柯林有点不好意思。

薇兹倒觉得没什么：“不用管那么多。一百多年前的东西了，能有什么价值？打开吧。”柯林也就不再客气，接过薇兹手中的一串钥匙，挨个试了试，终于打开了箱子，双手掀开沉重的箱盖，里面传出一阵淡淡的熏衣草香味。在蜡烛光照下，见箱内都是一些做工考究的衣裙。薇兹把烛台交给柯林，翻了翻这些衣物，并没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再把整只胳膊伸到箱子内部来回摸了摸，说：“我好像摸到了一些纸片，把衣服都掏出来！”柯林二话没说，把箱子里所有的衣服都翻出来扔在地毯上，箱子里露出一札信函似的东西，薇兹连忙伸手去拿。箱子很高，薇兹要伸长胳膊才能勉强触到箱底，她踮起脚，但手指距离那叠信函仍有一小段距离，薇兹深吸一口气，终于抓到了那叠信纸。她很高兴，想要撤回身体，但小腹紧紧卡在箱口不能动弹，身体也无法移动。

她脸颊涨得通红，气都喘不匀了，连试几次也没能解脱。柯林问：“夫人，您怎么了？”

“我……我想我的身子被卡住了！”薇兹无奈，只好说出实情。

柯林连忙放下烛台，想伸手去抓薇兹的胳膊。薇兹红着脸说：“没用的，我的小腹卡在箱子口，动不了……”这可怎么办？柯林也慌了手脚。他把心一横，总不能这么耗下去吧！于是上前从身后一把抱住薇兹的腰身，双臂用力，将薇兹抱了起来，离开箱子后退一步再轻轻地放在地上。

薇兹自从六年前丈夫去世后就再也没碰过男人，而现在被柯林抱住，强烈地感受到从对方身上传来的男子气息，这几乎令薇兹有些眩晕，她身子一晃似乎要摔倒，柯林连忙扶住她。薇兹回过神来，“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眼神中带着怒气。

柯林知道刚才的行为很失礼，连忙鞠躬道歉。薇兹胸口一起一伏，脸色潮红，幸好房间内光线较暗看不见。薇兹气鼓鼓地把信函扔在桌上，转身摔门离去。

“她怎么自己走了？”听到脚步声下楼而去，柯林感到很意外。他来到桌边一看，见这是一叠厚厚的信札，用粉色丝带捆着，大概有上百封信左右。解开丝带，信封大小各异，颜色也不同，上面写着不同笔迹的署名。柯林不太懂英文，但至少认得一些英文字母，他大略翻看了一会儿，发现其中有二十几封信上的署名处居然都写着“YourMarc”的字样。

柯林心念一动。他没念过大学，只在高中学过三年英文，虽然十几年过去，所学的大多数都已还给英语老师，但很多常用单词还是记得的，这两个单词是“你的 Marc”的意思，名字刚好和怀表上刻的人名相吻合。他抽出其中一封信内的信纸展开，全是漂亮的斜体英文，柯林当然看不懂，就把信纸塞回信封。柯林将这二十几封信都挑出来，藏进上衣口袋里，然后把剩下的信封仍然用丝带捆好放回箱子，再把那些衣服胡乱塞回去用钥匙锁好。

柯林举着烛台走出房间下到三楼，朝薇兹的房间走去，走廊里静悄悄的，那年轻女仆也不知跑哪儿去了。柯林来到薇兹房间门口，见房门开了一道细缝，他轻轻敲了几下，无人应声，便壮着胆子轻轻推门而入。

薇兹站在酒柜前，背对着房门。柯林关上门，把钥匙轻轻放在酒柜上，小声说：“夫人，我不会说英语，那些信也看不懂，就又放回原处了。打扰您真抱歉，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忽然薇兹迅速转身，搂住柯林的脖子热吻起来。柯林顿时呆住了，完全没想到她会有如此举动，大脑里飞速旋转，知道此刻要做的就是冷静，尽量不要拒绝。薇兹慢慢离开柯林的脸，只见她呼吸急促，脸色潮红。柯林结结巴巴地说：“夫……夫人，您没事吧？”

薇兹轻笑一声，道：“除了我丈夫，你是第一个敢碰我的男人，你知道吗？”

“这个……我真的很抱歉，我请求您的原谅和宽恕。”柯林没摸清她的用意，所以说话仍然很谨慎。薇兹妩媚地笑了：“你这个从南美来的、大胆的牛肉商人居然敢侵犯一名继承子爵爵位的已婚夫人，在英国法律中，这是要被抓进大牢的！”

柯林尴尬一笑，说：“我想我应该不是有意侵犯，最多只是冒犯而已，把侵犯这个字用在我身上，似乎有点太残忍了。”

薇兹双眼如丝，胸脯一起一伏，慢慢说：“你就是在侵犯我，现在我就要你来侵犯我……”她拉开胸前长裙系着的丝带扣子，饱满的乳房立刻从胸衣中跳出一大半，看得柯林喉咙发干，两眼发直。薇兹抓起他的手按在自己乳房上，口中喃喃道：“抱我进卧室去，仆人们都被我赶走了……”

柯林心里极其复杂，他想了想，还是伸手抱起薇兹走向卧室房门，大脑中仍在思索脱身之计。忽然他心生一计，假装听到了什么声音，说道：“外面有脚步声，是不是仆人回来了？”

薇兹连忙推开柯林站直身体，手脚慌乱地系上胸前的带子。柯林跑到门前装作倾听外面的动静，拉开一条小缝看了看，却发现那名男仆人此刻正站在门外偷听！

柯林一愣，男仆人也傻了眼，眼珠转了几转，悄悄对柯林摆了摆手，脸上作出哀求的神色，似乎希望柯林不要声张。柯林没出声，那男仆后退几步，转回身蹑手蹑脚地向走廊尽头走去。柯林慢慢关上门，薇兹轻声问：“外面有人吗？”

“没什么动静，也许是我听错了。”柯林故作平静地回答。这样一来，薇兹的满腔情欲也消退了，她来到酒柜前倒了杯酒，一饮而尽。

柯林说：“夫人，我想我该走了。”

薇兹双手扶在酒柜桌上，背对着他，微微点了点头。柯林如蒙大赦，连忙拉开房门出去，这时听得薇兹说道：“看完之后把信烧掉。”

柯林顿时愣了，难道她早就知道自己偷偷把信藏在身上？也没敢回答，带上房门下楼而去。那男仆就站在拐角外的走廊边，见柯林走来，满脸堆笑地迎上来，热情地把柯林送出城堡大门。

米丽亚站在将身体陷于沙发中的柯林面前，笑吟吟地看着他。柯林一脸无奈地大口吃着夹香肠的馅饼，似乎要把所有的不快都发泄在馅饼上。

“怎么样，对这种具有成熟魅力的贵族女人感兴趣吗，亲爱的柯林先生？”米丽亚揶揄道。

柯林喝下一口橘子汁，把手一摆：“完全没兴趣！那个女人只是几年没碰男人，寂寞空虚而已，我可不想做这种城堡贵妇的情夫！对了，从那些信里能看出什么线索吗？”

米丽亚从床上拿起几封信，说：“这些信的内容很重要。你知道这个叫马克的人是谁吗？”

“是谁？”柯林直起身子，“我认识他吗？”

米丽亚道：“你们中国人应该对他很熟悉的，因为这个人曾经从中国偷走很多文物。”

柯林问：“难道他当年参加过英法联军？”

“那倒不是，不过也没什么区别。这个人是著名的西亚文物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的全名是马克·奥里尔·斯坦因。”米丽亚回答。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很熟悉的一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柯林若有所思地念道，忽然大叫起来，“是不是从敦煌藏经洞偷走大批文物的那个斯坦因？”

第五十三章 马耳他十字（7）

米丽亚正色道：“完全正确，就是他。你来看这封信的内容。”她从一封信中抽出信纸，展开后翻译道：“我亲爱的斯蒂芬妮，年龄在你我之间似乎没能造成任何隔膜，相反却令我为你的风姿和气质深深吸引，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恋，这种爱恋是纯洁高尚的，即使它被很多世俗眼光所不容……”

念到这里米丽亚笑了：“每封信前面都是这种很肉麻的情话，我看还是跳过去，挑重要的内容说吧。”于是她继续翻译道：

“作为一名立志为考古这项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奋斗终生的人来说，探险对我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你一样。

两个月后我准备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之旅，主要目的地是中国西部的一些古国遗址，如尼雅、和田、楼兰和敦煌这些地方。第一次中亚探险时，我在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长城一带发现很多佛教古迹，却因为资金不足而未能继续下去，我不想第二次仍然带有这种遗憾。当然，如果你能对我进行一些资助的话，那将是再好不过了……”柯林笑了：“这家伙是不是要向对方借钱？”

米丽亚说：“是的。他为了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不惜勾引比他大八岁的斯蒂芬妮子爵夫人。这些信上都没有日期和地址，显然是由专人取送到城堡里的，很可能就是那个遗孀的心腹仆人。”

“你怎么知道斯蒂芬妮比斯坦因大八岁？是猜的吗？”柯林很惊奇。

“当然不是。”米丽亚道，“斯坦因生于 1862 年，而在亨伯利尔家族墓地中的斯蒂芬妮墓碑上刻得很清楚，她出生于 1854 年，这就很容易知道了。”

柯林赞叹地说：“米丽亚，你的记忆力真好，我早就忘记了那墓碑上刻的年份。”

米丽亚又拿起另外一封信，抽出来念道：

“我亲爱的芬妮，非常感谢你资助我的 5000 英镑，这足够我完成第二次中亚旅行。吝啬的英国政府完全指望不上，他们给我的钱还没有印度政府给的多，最多只够路费和吃饭。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那些官僚终于批准了我辞去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的职务，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另外很喜欢你送给我的怀表，这有助于我准确地掌握时间。听说这块表很昂贵，希望以后不要再送给我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它是无私的、纯洁的……”柯林再也受不了，连忙打断道：“不要再念了，我很想呕吐！”

米丽亚笑着说：“这就受不了啦？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呢！”

“没想到这个大名鼎鼎的斯坦因居然为了凑足探险资金，竟然去勾引比自己大近十岁的寡妇！”柯林愤愤地说。米丽亚“哼”了声：“他

不但会勾引寡妇，还到了南美勾引印第安族长的妻子，只为能潜入印加皇帝的埋骨之殿寻找宝物！”

“无耻之徒！这种人竟然被欧洲人当成英雄式的专家供奉！——看来这块表无疑是斯蒂芬妮送给斯坦因的表情之物，可似乎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柯林喝了口橘子汁压压惊，看着手中的怀表，说道。

米丽亚道：“别急，另一封中还有。”她再拿起一封信，念道：

“亲爱的芬妮，谢谢你的引见。比埃尔爵士很热情，他希望我能把带回来的有价值的文物继续存放在他的博物馆里，而且专门为我开辟了一个房间，名字就叫“斯坦因密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我把两年前在南美找到的一件无价之宝存放在密室里，那件闪着金光的东西对我很重要，只是南美环境比中亚更复杂、更恶劣，否则我的发现会让全世界为之疯狂……”

柯林急迫地问：“那个‘闪着金光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是圣枪尖？”

米丽亚打开床上的一个木盒，从中取出圣枪枪身，轻轻抚摸着上面精美的雕刻，点点头说：“肯定是它！史料记载中斯坦因从未去过南美，真不知道这只狡猾的狐狸是怎么踏上秘鲁土地的！”

“那这个比埃尔爵士又是谁？他的博物馆又在哪儿？”

米丽亚道：“所谓斯坦因密室是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中的一个隐秘房间，专门用来存放斯坦因从各个国家偷挖骗取来的文物。至于这个比埃尔爵士，我昨天打电话求证过，就是1889—1906年在任的大英博物馆馆长——克劳德·比埃尔爵士。”

“太好了！”柯林跳起来说，“看来答案已经有了。下一步该怎么办？马上离开小镇去伦敦吗？”米丽亚用丝绸将圣枪枪身包裹好，说：“是的，明天就起程去伦敦！”正说着，忽然有人砰砰地敲门。柯林迅速将圣枪枪身放进木盒，扣上盖子塞到沙发下面，米丽亚则把所有信件放进桌子的抽屉里，这才走过去打开房门，却是佛鲁。

“你们答应我的事还没有做呢，是不是想食言？”佛鲁怒气冲冲地看着两人。

米丽亚笑了：“城堡里的人不来镇上采购食物，我们哪有机会进入城堡？佛鲁先生，我看你是有些昏头了吧？”佛鲁脸上仍然带着怒气，说：“那么，前天你去城堡究竟有没有什么进展？”

米丽亚翻译给柯林听，他把双手一摊：“暂时还没有，这种事情急是没有用的，希望你能再耐心些。等下次再去城堡时，我会尽量找机会办到。”

“不用等了，我们今晚就去！”佛鲁沉着脸，低声道。

两人全愣住了：“什么，今天晚上？你疯了吗？”

夜风阵阵，树枝在风吹动下不停地摇晃，乌鸦和猫头鹰在上面停留一会儿便又扑棱棱地飞走。惨白的月光照在地上，远远可见树林中的亨伯利尔墓地，而城堡就在前方的河对岸。

米丽亚边走边说：“佛鲁先生，我想我们这样去城堡有些鲁莽。现在是深夜，你没有任何理由进入城堡去见你妹妹薇兹！”

佛鲁黑着脸，肩上扛着一只大布袋，迈着坚实的脚步向城堡走去，也不回答她的话。柯林低声对米丽亚说：“他不是想硬闯进城堡吧？你问问他想出一个好的借口没有，光凭那块牛肋排恐怕不管用！”

“随他去吧，如果情况不妙，我们俩就先跑掉，让他自己一个人留下表演！”米丽亚不以为然。

说话间三人已经来到城堡后门，佛鲁伸手拉动大门边上的小铜环，一连拉了几十下，也不见有人回应。米丽亚四下看了看，周围黑沉沉的静谧无声。她说：“佛鲁先生，里面的人肯定都已经睡下了，不会有人来开门，我们还是走吧！”

话刚说完，就听见铁门里隐隐传来脚步声。有人走到门前，随后铁门上的小窗被打开，一个人打着呵欠问：“是谁在敲门？”

“巴金斯先生，是我，佛鲁。一个小时前薇兹夫人打电话到镇上，说莱妮老夫人要吃新鲜牛排，让我马上送牛肋排过来。这是我们特地新宰杀的小牛肋排，连夜给夫人送来。”佛鲁声音低沉。

门开了，借着月光，见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身穿睡衣站着，睡眼惺忪地发着牢骚：“这个时候还送什么牛肋排？老夫人几年没出过房间，今晚却要吃牛排？真是笑话！”

三人走进后门，佛鲁在肥男仆的带领下把牛肋排放在厨房，又说道：“薇兹夫人说要我到她的房间去一下，她要亲自给我赏钱，以表达谢意。”

肥男仆打着呵欠说：“不用麻烦了，你的赏钱下次再来领。我现在只想继续做那个被你打断的好梦，你们快回去吧！”说完他转身就要去关城堡后门。

突然有一支冰凉的手枪顶在他后腰上，肥男仆连忙回头，见佛鲁手里握着一把勃朗宁手枪，脸上毫无表情。肥男仆顿时清醒了一大半，结结巴巴地说：“佛鲁，你……你要干什么？别开这种玩笑！”

“巴金斯先生，莱妮夫人要吃新鲜牛排，请你带我到薇兹夫人的房间去，谢谢！”佛鲁的音调同手上的手枪一样冰冷。肥男仆再也不敢多说什么，连忙战战兢兢地在前面带路，一行人从厨房侧门出来，一路左拐右转，终于来到三楼内侧走廊薇兹的房间。

仆人们都已睡下，走廊里死气沉沉，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音。肥男仆来到房门前，浑身颤抖着说：“佛……佛鲁先生，按规矩，男仆人是不可以随便敲女主人房门的，我是不是可以去把瑞贝卡叫起来……”

佛鲁用力把枪顶在他后腰上的赘肉里，恶狠狠地说：“不用麻烦瑞贝卡了，巴金斯先生。快去敲门！”肥男仆无奈，只得抬起瑟瑟发抖的胖手胡乱敲了几下房门，半晌才听到回应：“是谁？”

“夫人，我……我是巴金斯。佛鲁先生说特地给您送来刚刚宰杀的牛肋排，是特地给莱妮夫人做牛排用的。”男仆声音中明显夹带着恐惧与紧张。

屋内传出一声疑惑的问话：“什么？”

门开了，薇兹穿一身深红色真丝睡衣裤站在门内，头发凌乱地看着肥男仆，眼神中带着愠怒：“瑞贝卡到哪里去了？”

“夫……夫人，佛鲁先生说你要亲自见他……”话还没说完，佛鲁一把将他推到屋内，闪身进去，米丽亚和柯林也随后跟进来。

薇兹很惊讶，尤其是看到他手中的枪之后：“佛鲁，你这是要干什么？你疯了吗？”

佛鲁道：“薇兹，今晚我是特地来见母亲的！”

“她……她生了重病，不愿见陌生人，我想你是知道的。”薇兹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

佛鲁冷笑几声，道：“什么样的重病几年不出卧室半步？我倒很想知道。快带我去母亲的卧室！现在！”

第五十四章 马耳他十字（8）

薇兹还要解释什么，佛鲁把手枪对准她的胸口，于是没敢再说什么。她看着柯林和米丽亚，点点头说：“原来你们就是为了这件事。好吧，我已经隐瞒了六年，也忍受了六年，是时候解脱这一切了。”她走进内室取出一串钥匙，出房间径直朝右侧拐角处慢慢走去。

其他几人连忙跟在后面。拐过走廊来到紧靠墙角的那扇门前，用钥匙打开门，进屋按亮水晶吊灯，回头说：“各位，请进吧。”

房间内有一股很浓的酒味。薇兹再用钥匙打开起居室房门走进去，推开卧室门将吊灯打开，对佛鲁说：“母亲就在里面，你进来吧！”佛鲁看了她一眼，快步走进卧室。

卧室内的雕花大床四周垂着天鹅绒幔帐。佛鲁心脏怦怦直跳，急切地想见到自己从没见过的生母，因此快步上前，伸手挑开幔帐。

“啊！”佛鲁倒退几步，惊得脸上的肌肉都扭曲起来。

宽大的床上铺着厚厚的蚕丝被，上面躺着一个中年妇人，蓬乱的深黄色长发散落枕边，脸色憔悴，双眼紧闭，似乎正在熟睡中。妇人身上穿着做工考究的白色睡衣睡裤，袖子和裤腿抻得很长，分别牢牢系在大床四角的镀金雕花杆上。从被勒得细细的衣袖和裤腿来看，这中年妇人显然已经没有了四肢，身体则被固定在睡衣睡裤里，看上去十分怪异恐怖。

随后走进来的米丽亚、柯林和那肥男仆也看到了这一幕，都惊得说不出话来。佛鲁惊恐道：“这是……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薇兹走过来，看着床上的中年妇人说道，“你不是一直想见她吗？我可以现在就把她叫醒。”

说完她走上前抓住中年妇人的头发轻轻晃了几下。妇人头脑一颤，恍惚地睁开眼睛，看到薇兹后张了张嘴，却没说什么。

“我把你的私生子带来了，这就是佛鲁。”薇兹指了指身边的佛鲁。

中年妇人一惊，连忙睁大眼睛瞪着佛鲁，张着嘴说不出话。佛鲁惊魂未定，大声道：“薇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究竟是谁？”

薇兹“哼”了声，脸上露出愤恨之色：“我已经说过了，她就是我们的母亲——莱妮·亨伯利尔子爵夫人！”“她就是我母亲？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她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佛鲁几乎是吼道。

那中年妇人努力想把上身仰起，但被绑在床角的袖子和裤腿固定得死死的，根本起不来。她费力地张开嘴似乎想说话，但只见嘴唇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半点声音。

佛鲁眼睛发红，看着床上这个没了四肢的怪妇人，完全说不出话来。薇兹慢慢走到椅子边坐下，说：“让我来告诉你原因吧！如果你还有清醒的头脑来倾听我的话。”中年妇人侧头看着薇兹，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她挣扎着张大嘴，却只能发出一串没有任何意义的“啞啞”声。

薇兹笑了：“母亲，你当然恨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也肯定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这六年中我没对你讲过一句话，那是因为我恨透了你。七年前你私生佛鲁的事情被那个受诅咒的霍德尔传了出去，整个北约克郡都知道了这件事。父亲因此大发雷霆，甚至想杀了你，而你却在他的酒中偷偷放入几片阿司匹林，父亲有严重的过敏性哮喘，阿司匹林会加重病情，结果他哮喘发作，当晚就死了。你以为做得很隐蔽，却不知道已经被我发现。当然我没有声张，毕竟这是件丑事。”

中年妇人和佛鲁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薇兹继续道：“也许在我们这种所谓的贵族家庭里，丑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我丈夫的死，却和你有直接关系！”

中年妇人喘着粗气，眼睛里充满疑惑之色。

薇兹说：“你的私生子丑事闹得满城风雨，要知道，罗格也是名门望族出身，这让他名誉和生意都受到严重影响。无奈之下，他只好乘飞机回西班牙家乡，想去散散心。结果偏巧那架飞机失事坠入大海，我丈夫死了。虽然飞机失事不是你的错，但如果不是你的丑事败露，我的丈夫罗格也不会死！这一切都是你，都是你种下的恶果！”她越说越生气，坐在椅子上狠狠瞪着中年妇人，浑身也开始颤抖。中年妇人眼睛几乎要瞪出眼眶，嘴唇却紧紧咬着。

薇兹哈哈大笑，笑声中却满是悲伤和痛楚：“我和罗格从大学时就相识，感情比爱琴海还要深，却断送在你手里。我恨你！我本想把你杀死，但那显然不能消除我对你的怨恨，于是我先用毒药弄哑你的喉咙，再用刀砍掉你的手脚，泡在装威士忌的酒桶里。你喜欢喝威士忌，我就让你的四肢整日品尝美味的陈年美酒，怎么样？”

中年妇人眼角流出泪水，佛鲁则听得浑身发抖，头皮发麻。

薇兹道：“我对外谎称你得了重病，不让任何人进这个房间，一日三餐都由我亲自送给你吃。我是怕饿死你，你要是死了，就无法体验到生不如死的痛苦，那样我的罗格也就白死了。”

中年妇人紧闭双眼，浑浊的泪水不停往下流，身体也不住地颤抖。

“你……你这个魔鬼般的女人，怎么能对我的母亲这样？”佛鲁忍不住大叫起来。

薇兹苦笑一声：“佛鲁，我亲爱的哥哥，也许你不理解我居然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变成这样。当我得知自己的母亲竟然在婚前就和别的男人有了私情，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非常耻辱；后来自己最爱的丈夫又因此死去，我对她的恨达到了顶点。到现在我也认为我做得对，她应该体会到这种痛苦，这样才算公平。对吗，母亲？”

她居然轻言细语地问躺在床上已经痛苦不堪的母亲莱妮。佛鲁呼呼地喘着气：“不能，不能再这样了，这一切都够了！母亲不应该再

受这种折磨，我要放开她！”说完他上去就要解开系在床杆上的睡衣袖子。

“你别碰！”薇兹尖叫着扑上来，“你不能放开她！我要让她永远被这种身体上的痛苦所折磨，来补偿她给我带来的心灵创伤！”

佛鲁大骂道：“你这个疯子！我不能容忍你这样，你滚开！”薇兹像疯了一样，上前死死抓住佛鲁的手不放开。佛鲁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打得薇兹嘴角流血，但她却毫不退缩，双手向佛鲁眼睛抓去。肥男仆护主心切，连忙准备上前去劝。

砰！不知什么时候，佛鲁用那支勃朗宁手枪朝薇兹开了一枪，薇兹猛地痉挛，胸前绽放出一朵红花，身体摇晃着倒在地上，双腿抽动几下就再也不动了，眼睛却依然大睁着。

那肥男仆很是聪明，以前早就听过关于佛鲁身世的传闻，但总是半信半疑，现在看到这一切后他全相信了。于是眼珠一转，立刻上前伸手扶起老莱妮，高声说：“夫人，薇兹夫人把您变成这样，还要杀你，佛鲁先生出于救人和自卫把薇兹夫人打死，我和这两位南美来的朋友，还有城堡里的所有人都是可以作证。佛鲁先生现在是您唯一的骨肉，他应该成为城堡的新主人！佛鲁·亚当斯也应该称作佛鲁·亚当斯·亨伯利尔！”

莱妮慢慢点点头，满是皱纹的脸上竟露出一丝微笑。柯林和米丽亚对视着，似乎还没从这怪异的事件中回过神来。肥男仆又对佛鲁说：“佛鲁老爷，请允许我明天打电话给加西亚律师，他会办妥关于您身世和继承权的所有事宜！”佛鲁呆立着，仿佛身在梦中。

“看来这些有钱人过得并不比穷人更快乐。”柯林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坐椅上，手里捏着那块怀表，闭着眼睛说。火车上乘客稀少，正值下午，大多数都吃过了午饭，昏昏欲睡。

米丽亚喝了口橘子汁：“我对这种寄生虫式的贵族向来没有什么好感。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顺利地进入那个斯坦因密室。”

柯林捏了捏米丽亚的手，笑道：“中国有句俗语‘办法总比困难多’，相信现在没什么困难可以难得倒我们。”米丽亚也笑了，将头靠在柯林肩膀，闭上眼睛开始打盹。

伦敦市有十几个火车站，遍布全城每个角落，真可谓四通八达。列车到达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出站后外面阴雨绵绵，天空也是灰蒙蒙的，路面被雨水洗得发亮，几辆老式马车响着铃铛，伴着清脆的马蹄声急匆匆跑过。柯林从站口处领了一把免费的黑色大雨伞，抬腕看看表，已是下午五点钟，两人急忙叫来一辆出租车，朝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罗素广场驶去。

火车站离新牛津大街很近，十分钟后汽车已经停在大英博物馆门口。高大的希腊神庙式建筑配上精美的人物浮雕，显得既威严又雄伟。两人撑着伞朝台阶走去，博物馆大门只见有人出，却很少有人进入。进了大门，入口处摆着一个很大的铁箱，上面立着一块牌子，上写：

本博物馆长年免费参观，但为保证博物馆正常运营，以便对馆内珍贵文物更有效地进行保护，希望您每次参观时都能主动捐出 3 英镑或者 5 欧元，非常感谢！

大英博物馆馆长：科恩·鲍威尔

米丽亚将内容翻译给柯林，柯林无奈地笑了，从口袋里掏出 3 英镑的硬币准备投进箱内。旁边坐着一名约 50 岁的男管理员，留着典型的英国式大胡子，笑着对二人说：“闭馆时间是下午 5 点半，现在是 5 点 10 分，如果你们不想浪费这 3 英镑硬币，最好明天早上 8 点半钟再来。”

米丽亚笑着说：“没关系，我们只找想看的東西，很快的！”说完拿过柯林手中的硬币投进箱中。

第五十五章 圣枪的另一半（1）

柯林立刻发问：“鲍威尔先生，你这是干什么？”鲍威尔并未回答，用手指不知在什么地方一按，就听“咔嚓”声响，他的小腿居然向左右打开，里面只有一根金属轴！

“别生气，亲爱的。”米丽亚劝道，“这只不过是我们付给这些人用来保管文物的钱，终究还是会还给我们的。虽然这里没有多少印第安文物，但到了我们印第安族崛起的那一天，全世界都将不敢小看我们，印第安人会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到那个时候，我保证会帮助你们中国讨回这些文物！”

柯林笑了，心里却不是滋味，就算能够找到黄金城，印第安人真会如她所说的那样，真正跻身世界强国之林？两人在馆内信步走了一会儿，就听广播喇叭开始提醒游客，十分钟后将闭馆，请游客抓紧时间离开，欢迎下次光临。几名腰别警棍和对讲机的保安也开始劝说游客离馆。

米丽亚找到一名女工作人员，掏出名片对她说：“你好，我们是秘鲁国家文物保护局的，特地从南美赶到英国，想去贵馆的斯坦因密室参观一下，您可以为我们引见一下馆长科恩·鲍威尔先生吗？”

这名女工作人员 40 岁左右，但容貌秀丽、风姿绰约，她接过名片看了几眼，说：“很抱歉，馆长事务繁多，恐怕抽不出时间，而且斯坦因密室并不对外开放。不过您可以留下联系电话和参观理由，我们会上报给馆长办公室。如果馆长有兴趣，我们会打电话和您约时间商量此事。”

“哼，他还挺会摆架子，以为我们在求他吗？”米丽亚不满地道。

女工作人员笑了：“很抱歉没能让您如愿。但恕我直言，事实就是如此，难道您不是来找馆长要求见面的吗？”米丽亚说：“或许是，或许不是。您应该知道鲍威尔馆长的电话吧？请您立刻打电话给他，并转达我的一句话：我们是为圣枪而来。”

女工作人员愣住了：“圣枪？什么是圣枪？”

“这不是你要问的问题，如果你不想丢掉现在这份工作，就请现在打个电话给他。”米丽亚非常自信地说道。工作人员有点慌乱，她思索片刻，说：“好吧，请二位稍等。”说完转身上楼而去。

柯林见她走远，连忙问道：“她干什么去了？不会英语真麻烦，完全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米丽亚笑着对他说了经过，柯林说：“这管用吗？也许那个什么鲍威尔馆长根本对圣枪的事不知情。”“如果他真不知情，我们也就没必要找他，只能从别处打开缺口。”两人找了条长椅坐下。柯林见大厅旁有贩卖食品的窗口，不由得肚子咕咕直叫，走过去买了两个汉堡和两杯热咖啡。卖食品的姑娘笑着对他说快闭馆了，柯林也听不懂，只好陪着笑胡乱点头。

汉堡刚吃了几口，就见那名女工作人员从楼上快步走下，客气地对米丽亚说：“请两位跟我来。”两人连忙放下吃了一半的汉堡，尾随工作人员上楼。一直来到三楼，这里是中亚馆的所在地，穿过中国馆和日本馆，来到一扇金属门前，门上嵌着写有“**No admittance except on business**”的小牌。工作人员拿着挂在胸前的磁卡在门边扫了一下，“嘟”的一声绿灯亮起，工作人员推门而入，两人紧跟其后。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一扇玻璃上写着“**Curator Office**”字样的门前。

女工作人员敲过门，里面传出一声“**Come in**”，她打开门对米丽亚说：“两位请进，馆长就在里面。”随后转身离开。

两人走进来，见这是一间宽大的办公室，装饰风格威严厚重，墙上挂满各种风格的油画，办公桌旁立着英国国旗和一尊全铜盔甲人像。一个身穿白衬衫、大约 60 岁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带微笑，抬起右手做了个请的姿势，说道：“两位请坐。”

米丽亚用西班牙语问：“您会说西班牙语吗？”

“当然，我掌握六种语言。”这人也用西班牙语回答。柯林很高兴，他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听不懂的语言。这人又道：“我是科恩·鲍威尔，伦敦大英博物馆现任总馆长，不知两位是……”

米丽亚说：“我叫米丽亚，这位是柯林先生，我们是秘鲁国家文物保护局的特派员。听说贵馆的斯坦因密室中有很多珍贵文物，于是特地不远万里来到英国，想一睹文物的尊容。”

鲍威尔馆长哈哈大笑：“米丽亚小姐说话真风趣，您知道斯坦因密室从不对外开放吗？每年有资格参观它的人不超过十个，而且必须拥有知名高等学院教授头衔才会被考虑邀请，不知道如此年轻的两位特派员是哪所大学的教授？”米丽亚看了看柯林，柯林笑着说：“我们当然不是大学教授，也非著名专家学者，但此次来访，我们特地带来了一样东西，也许鲍威尔先生会有些兴趣。”

“哦，是什么东西呢？”鲍威尔馆长端起咖啡杯，饶有兴致地问。

“您听说过黄金通道吗？”米丽亚说。

鲍威尔猛地一震，刚刚端起的咖啡杯险些脱手：“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

“黄金通道、圣枪、玛诺阿国……”柯林平缓地逐个念出这些单词，好像要将对方催眠。

鲍威尔端咖啡杯的右手开始微微颤抖，停在半空不动，脸上表情极为复杂。忽然他眼珠一转，又笑了：“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也许是我老了，理解能力也有点变差……”他话还没说完，柯林伸手入怀，一个金灿灿的东西露出衣襟不到半英尺。

就是这露出不到半英尺的东西，却让鲍威尔顿时双眼发直。他不由得站起身来：“这……这是……”柯林也站起来慢慢走到办公桌前，又将这东西多露出半英尺。鲍威尔死死盯着这根雕刻精美的纯金棍体，看着尾端镶嵌的那颗比乒乓球还大的绿宝石，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嘴也合不上了。他下意识地伸出左手，想要去抓这根金棍，柯林却迅速将金棍收回怀中。

米丽亚也站起来，闭着眼睛在空中闻了闻，说：“啊，好香的咖啡，很久没喝到了，有我们的份儿吗？”“哦哦，当然有！现在已经闭馆，我也该下班了。如果二位有兴致，可以到我的家里做客，我的女佣煮咖啡的手艺非常不错！”鲍威尔说道。

柯林笑着说：“我们不想打扰您的家人，还是请我们到斯坦因密室去看看吧！”

鲍威尔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你们想看的东西并不在斯坦因密室！”

两人都呆住了，柯林连忙问：“那在什么地方？”

鲍威尔快步走到衣架前，取下西装外套边穿边说：“下班时候到了，我这个人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下班后绝不谈公事。两位如果想喝上等的咖啡，就请到我家里去，否则我就不远送了，两位请便！”

说完他顾自走出办公室，两人连忙随后出来。鲍威尔用钥匙锁好房门，三人顺楼梯下去，从侧门来到博物馆后院。这里停着几辆汽车，其中一辆莲花牌轿车旁站着个头戴鸭舌帽、司机打扮的男子，见鲍威尔出来，连忙扔掉手中的烟蒂将后车门打开。

鲍威尔极有绅士风度地让米丽亚坐在最安全的驾驶座位后面，自己则坐在副驾驶上，柯林坐在米丽亚右边。司机见多了两个陌生人，有点拿不准主意，对鲍威尔说：“馆长先生，您今天有客人，还去贝克街那家餐馆吗？”“不，这是我的两位好朋友，我们回家去！”鲍威尔回答道。

司机点点头，启动汽车拐了个弯，从后院侧门驶离大罗素广场，朝西南方向而去。

一路上没人说话，大约三十分钟后，逐渐由市区驶到市郊。为保护自然生态，伦敦城郊外有大片未被使用的树林和荒地，市政府故意让这些荒地闲置，以让市民有更多的安静空间和活动范围。路边有很多私家别墅，房前屋后草地围绕，显然这种地方最适合有钱人居住。

汽车沿路边岔路拐进一条小道，小道尽头是一座占地面积宽大的三层别墅，古朴稳重的建筑风格显现出别墅主人怀旧平和的心态与爱好。莲花汽车在别墅前的停车场停下，司机下来先为鲍威尔打开车门，又去给米丽亚开门，随后转身去了别墅后院。

两人在鲍威尔带领下从别墅正门进去，这别墅虽然从设施上无法与亨伯利尔在约克郡的城堡相比，但却更有家的感觉，而且极为宽敞，

对个人家庭来说，甚至宽敞得有些浪费，可称真正意义上的豪宅。来到宽敞的客厅，一名身材细长的女仆走上前接过鲍威尔脱下的外衣挂在衣架上，问道：“先生，两位客人要留下来吃晚饭吗？”“当然！”鲍威尔笑道，“难道让客人看着我吃东西吗？我的吃相可不怎么好看，哈哈！”米丽亚也笑了。女仆端上咖啡壶，倒了三杯咖啡，然后下去安排晚餐。三人坐在宽大柔软的真皮沙发中，开始品尝咖啡。

第五十六章 圣枪的另一半（2）

米丽亚喝了一小口，说：“十月份采摘的哥伦比亚咖啡豆，味道确实不错！”

鲍威尔很惊讶：“看来米丽亚小姐对咖啡很有研究！”

米丽亚笑言：“研究谈不上，我出生于南美，原产于南美的大多数生物我都有些了解。”

三人闲谈了一会儿，其间鲍威尔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后不久，女仆就走过来晚餐已经准备好。鲍威尔带两人来到餐厅，见餐桌上摆着大大小小近十几道菜。鲍威尔说：“不知道是否合二位的口味。本人比较喜欢俄国菜，因此今天请允许我自作主张，请两位品尝一下我特地从俄国聘请来的厨师的手艺。”

觥筹交错，俄国菜果然美味可口，金枪鱼子酱、俄国红汤、基辅沙拉、焖牛肉和伏特加，全都是正宗的俄式原料和制法。柯林和米丽亚都没吃过俄国菜，这回算是饱了口福。

席间，米丽亚问起鲍威尔的家人，鲍威尔说：“我的妻子和孩子到伯明翰旅游，要半个月后才回来。”米丽亚“哦”了声，又问：“鲍威尔先生，您拥有这么宽敞的别墅和众多仆人，恐怕不全是靠馆长这个薪水不多的职位吧？”

鲍威尔脸上闪过一丝微妙神情，随即又笑了，说：“您说得很对。事实上，那份薪水几乎不够让我的三个孩子读完大学。我的最大爱好是收藏古董，这才让我请得起俄国厨师。”

饭后仆人又端来上等的玫瑰花茶，随后鲍威尔邀请两人到他的私人收藏室参观，以示诚意。上到二楼后，见这里有条很宽的长方形走

廊，周围一圈全是雕花红木栏杆，四面墙壁都有房间，总共有十多个。东侧有一条长走廊，三人顺走廊来到尽头，又是一扇特制的钢制厚防火门，装有指纹识别屏幕，再配合密码锁盘和声控开关，可谓万无一失。走进收藏室，见这里至少有两百平方米，一排排特制的钢架上摆放着各国的文物和古董，有泰国观音、柬埔寨金佛、埃及象形文石板、中国青花瓷、敦煌手抄古经卷和印度金怀表，每件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柯林看着一卷平铺在架上的古经卷，卷首右侧用汉字写着“达摩大师《息诤论》”，红色楷体字，左侧是密密麻麻的黑色小字，十分工整，卷间还绘有佛像，栩栩如生。经卷旁挂着一个白色卡片小签，签上用钢笔写有“No.5619”字样。

鲍威尔笑着说：“这里共有一千零四十件文物，都是我毕生的心血，每件都非常罕见！”

两人脸上赔笑附和着，心里都很清楚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相信多半不是从拍卖行上买到的。这时，收藏室里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问：“什么事？”

过了几秒钟，他的眼睛从两人身上扫过，回答道：“哦，工人们回来了，那就让他们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准备开始干活吧！”

挂断电话，鲍威尔对二人说：“后院的游泳池一直在渗水，今天非要这些工人修好不可，否则我一分钱工钱也不会付！”

柯林笑了。三人在沙发中坐下，鲍威尔对柯林说：“柯林先生，我们都是聪明人，不用再兜圈子。这间收藏室隔音又安全，任何人也不会听到我们今天的谈话。我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那件东西吗？”

柯林看了看米丽亚，米丽亚微一点头，柯林从怀中取出圣枪枪身，轻轻平放在沙发前面的红木矮桌上。鲍威尔颤抖着伸出双手，慢慢捧起圣枪，仔细欣赏起来。金光灿灿的纯金枪身，通体雕刻着古印加人所崇拜的众神形象，尾端嵌着一颗硕大的绿宝石，宝石中间似有流光闪动，令人神往。枪身中空，里面隐约可见一些精密的齿轮构件，不知做何用处。鲍威尔仔细辨认枪身刻的图案，嘴里喃喃说道：“创世神、太阳神、月神、动物之神、四面战神、鹰头神、弓箭之神，这是

印加帝国十二神中的七个，完全正确！形象和排列都对……我的天，我以为今生再也看不到这东西了！”米丽亚和柯林对视一眼，什么也没说，只静观其变。

鲍威尔用手轻轻摩挲着纯金枪身，眼神中流露出爱怜之色，好像摸的不是一根金棍，而是他私生子的脸蛋，那冰凉的黄金也似乎有了生命。米丽亚伸出右手：“看完了吗？”

听到她的话，鲍威尔抬起头，仿佛刚从梦中醒来，连忙把圣枪枪身还给米丽亚。收回圣枪后，柯林问：“鲍威尔先生认识这件东西吗？”

鲍威尔没回答，他嘴唇微微发抖，眼中竟流出泪水，连忙拿起手绢去擦。他站起身，弯下腰将右腿裤管高高挽起到膝盖，露出毛茸茸的小腿来。米丽亚连忙转过头去，脸上发红。

柯林立刻发问：“鲍威尔先生，你这是干什么？”鲍威尔并未回答，用手指不知在什么地方一按，就听“咔嚓”声响，他的小腿居然向左右打开，里面只有一根金属轴！

两人大惊，万没想到这鲍威尔的右腿竟是假肢。鲍威尔把右手从两片假肢壳的缝隙之间伸进去，握住那根金属轴使劲一掰，将金属轴取出来。再旋开轴头，轴头向下，一样东西从里面滑出，鲍威尔左手灵活地抓住这个东西，二人定睛看去，却是一根金灿灿的枪头。枪尖前端锋利无比，枪身也刻满精美的图案。

鲍威尔把金属轴再放回假肢中，合上假肢外壳，放下裤管，对柯林伸出手：“把枪身给我！”

柯林当然不给，米丽亚却使了个眼色，让柯林依言而行，柯林疑惑地从怀中拿出枪身，慢慢交给鲍威尔。他把枪身接过来，看了看接头处的卡榫，把枪头末端对准枪身前端一插，两截黄金枪上刻的图案完全吻合。这时忽听“锵”的一声，似乎卡住了什么机关，再将枪头向右旋转，又是“咔嚓”声响起，枪尖忽然自动伸长数寸，枪尖上露出一圈细细的圆孔，一根长约三英尺的纯金圣枪出现在眼前。

就在三个人要发声赞叹时，枪尖开始通体发出红光，仿佛受热一般，同时从那排圆孔中渗出一些细小的金红色液体。鲍威尔连忙平置

枪身，哧哧几声，这些金红色液体全都滴落在红木矮桌上，冒出缕缕轻烟，木桌居然被烧出一个个小洞！

“快转回枪身！”米丽亚大声道。鲍威尔连忙把枪头朝反方向旋转半圈，说来也怪，刚冒了一半的金红色液体又缩了回去，枪尖也渐渐变暗，最后又变成金黄色。滴落在桌上的金红色液体也慢慢凝固，变成一颗颗纯金圆粒。鲍威尔颤声道：“这真是……真是太神奇了！就是印加帝国用来开启黄金通道的圣枪！”

米丽亚大惊，他怎么会知道黄金通道的秘密？鲍威尔爱不释手地抚摸着圣枪，似乎完全沉浸其中。柯林心中涌出一股不祥之兆，他对米丽亚使了个眼色。米丽亚笑道：“鲍威尔先生，让我也欣赏一下吧！”

不想鲍威尔却神经质似的缩回手，脸上全是警戒神色。米丽亚心里一跳，仍然陪着笑说：“怎么？鲍威尔先生不想把枪身还给我们吗？”

鲍威尔一怔，随后又嘿嘿笑了，把圣枪递给米丽亚，说：“当然不会，我又不是强盗！对了，两位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秘鲁国家文物保护局的，就是为了追回这件原本属于秘鲁人民的文物！”柯林看出这鲍威尔并非出自诚意，于是干脆摊牌，把话说开。

果然，鲍威尔脸上阴晴不定。他低声笑了几下，说：“身为世界上最大博物馆的馆长，我当然极力赞成把文物归还给原属国，虽然这枪尖是我花费巨资从一位收藏家手中买来的。当年斯坦因先生行遍南美，找到很多关于古印加帝国的珍贵线索，还留了拓片，可惜没能保存下来。”

米丽亚忙问：“什么内容的拓片？”

鲍威尔说：“当时我还没出生，所以我无法得知准确的消息，但据说是在亚马孙雨林深处，一处极隐蔽的石雕像背后拓下来的，似乎是一幅什么地图。”

两人互相对视一眼，没说什么。鲍威尔又说：“好吧，圣枪还给你们。我也有点累了，你们走吧，我的司机会把两位送到你们下榻的酒店！”

米丽亚和柯林非常意外，对方居然这么痛快就答应把圣枪尖送给自己。鲍威尔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分机号码后说：“客人要回家了，让司机把客人送回家。”然后来到金属门前，按动电钮把门打开，做了个请的手势。三人出了收藏室，鲍威尔关上厚重的金属门，对两人说：“真不好意思，我要用数字密码来锁住这道门，两位请先下楼，我马上就来。”柯林和米丽亚也没多想，顺着长长的走廊向前走。

来到二楼的长方形走廊时，柯林回头一看，问道：“鲍威尔先生人呢？”米丽亚低声说：“我已经看到他又钻进收藏室。这里肯定有埋伏，先别出声。”

柯林警觉地左右查看，别墅里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在，柯林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这时走廊对面有扇门慢慢打开，走出一个人来，却是那名戴鸭舌帽的司机。司机满脸堆着笑说：“要回去了吗？我送你们吧，你们住在哪里？”

“我们住在西贝克街……”柯林的话还没说完，突然这司机闪电般掏出手枪就射，砰砰砰！米丽亚早有准备，她猛推柯林，两人连忙伏身躲在栏杆下的木板中。司机见偷袭失手，于是朝木板横着连续开枪。两人趴在地上分别向两端移动身体，只听米丽亚惨叫一声，吓得柯林连忙扭头，却见她并没中枪，柯林立刻会意，在那司机又开了两枪之后也发出闷哼，然后故意让身体重重倒在地板上，随后不出声了。

司机射光了一整匣子弹，退出弹夹又装上新的，虽然听到两人的惨叫声，但他并没贸然上前，而是先朝着柯林出声的方向慢慢走去。一步、两步、三步……他蹑手蹑脚地移动，却不知另一端的米丽亚却像壁虎般悄无声息地辨别着司机的脚步声，同时在地板上迅速移动身体，不多时已经转到司机身后拐角处。

那司机就快走到柯林藏身的地方，柯林大气也没敢喘，眼看着米丽亚移动消失，心中暗自祈祷她能得手。米丽亚悄悄从口袋里摸出一

枚硬币，高高抛向司机头顶，硬币无声地越过他的脑袋，叮当几声打在对面房门上，司机神经绷得紧紧的，连忙朝房门连开三枪。

米丽亚趁机飞身而上，司机觉得脑后有风声，刚要回头，米丽亚一脚重重踢在他太阳穴上，司机顿时手枪脱手，从二楼栏杆直跌到楼下，摔得口鼻流血，昏死过去。

“快下楼！”两人顺楼梯刚要下去，又是一扇门打开，哒哒哒！一阵猛烈的扫射打得栏杆上木屑乱飞。米丽亚鱼跃扑倒抓起地上的手枪，看准时机抬手回击，子弹击穿那扇木门，将半躲在门后的开枪者打得身体乱扭，栽倒在地板上。柯林立刻跑过去弯腰捡起地上的 MP5 冲锋枪，忽听“咣当”几声，几扇房门同时打开，随即枪声大作，数条火舌同时喷出。柯林连忙躲在门后，密集的子弹尽数向柯林藏身之处招呼，柯林吓得大叫，连忙一头钻进屋内，木制房门已经被子弹打得崩离析，破烂不堪。

因为两面都有敌人，米丽亚左右支绌，只能匍匐在地面寻隙还击，几支冲锋枪的火力把她压制得抬不起头来。柯林吓得心脏狂跳，耳边听见外面有人边开枪边叫：“Go, go, killher!”紧接着脚步声杂乱，显然那些杀手已经朝米丽亚藏身处包围过去。柯林心急如焚，他肾上腺素迅速分泌，一股热流冲上大脑，来到门框边，透过被打得百孔千疮的木门缝隙向外偷望，只见几名身穿黑衣的家伙均手持冲锋枪，警惕地向长方形走廊对面移动，却没人注意他这边。

第五十七章 圣枪的另一半（3）

难道这些人以为刚才那阵乱枪已经把自己打死了？柯林深吸一口气，双手紧紧握住枪，突然闪身出来，瞄准这几名黑衣人就开火。

两人当即被打得直跌出去，柯林冲出来端枪横扫，余下几个家伙抱头躲闪。这时米丽亚看准时机抬枪“砰砰”又打倒一人，她脚下不停，跑到一具尸体前捡起冲锋枪怒射，最后三名黑衣人连忙钻进房间。

米丽亚冲柯林做了个手势，两人分别躲在走廊拐角左右，都不做声，静静地守株待兔。

五分钟之后，从房间内传出低低的说话声，有人慢慢走出来，极细的脚步声渐渐逼近走廊外侧。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即将来到拐角处，瞥眼看到躲着的米丽亚大惊，立刻调转枪口开火，米丽亚却已矮身冲上去，左手抓住对方的冲锋枪向上用力扭，右手持枪扫射余下的两人。

后面两人精神高度紧张，见有人冲出来，他们来不及思索，同时端枪射击，却忘了米丽亚躲在那人身后，结果子弹把这个倒霉的肉盾打成筛子。柯林适时冲出来，用蹲姿将两人拦腰打翻在地。

尚有余温的弹壳在地板上弹来跳去，柯林喘着气，额头渗汗，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青色硝烟。米丽亚见再无活人，这才出了口气。

“去找鲍威尔算账！”柯林恨恨地道。两人来到收藏室外的金属门前，这门非常厚重，子弹是打不透的。米丽亚低声说：“我们没时间浪费在这儿了。这只老狐狸肯定会再打电话叫帮手来，那时就不好脱身了，我们快走！”两人一先一后下了楼，刚要向客厅跑去，柯林无意中向后看了一眼，忽然见鲍威尔从拐角处走出来，正要举枪射击。他猛地将米丽亚推开，端冲锋枪刚要瞄准，鲍威尔的枪已经响了，柯林大叫一声，左肩膀后侧中枪。鲍威尔还要开枪，米丽亚早已单手持MP5回击，一个点射准确地打在鲍威尔胸口，他的胸前绽出几朵红花，身体一阵抽搐，踉跄地退靠在墙上，慢慢瘫坐在地，睁着眼睛咽了气。

米丽亚抛掉冲锋枪抱住柯林，见子弹打在他后背左肩胛骨根部，鲜血汩汩涌出，看来情况不太妙。柯林疼得脸上汗珠直冒，紧咬着牙，眼前一阵阵发黑，几次差点昏倒。米丽亚先让他靠在墙边，大声道：

“忍着点，我们这就离开！”她上楼从司机的尸体上找出汽车钥匙，再下楼架着柯林出了大门，直奔院子里停的那辆莲花轿车，先把柯林塞进副驾驶座，随后上车启动引擎，用最快速度驶出别墅大院拐上公路，朝市区急驰而去。

秘鲁驻英国大使奎尔多先生手里拿着黄金圣枪，赞叹道：“这真是一件精美绝伦的文物！”

米丽亚擦着柯林头上的汗，答道：“这件宝物原放置于印加帝国的太阳神庙中，20世纪就被著名的文物大盗斯坦因偷了去，今天才回到秘鲁人民手中！”

“这些万恶的白人就知道偷盗！属于印第安人民的东西，最终还是拿回来的，你做得很好！”奎尔多大使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件事我会帮你们处理。至于外交方面无须担心，我会立刻通知本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施压。那个馆长肯定不干净，否则家里怎会藏有那么多各国文物和一批持枪武装分子？我们会好好利用媒体舆论抓住这一点大造声势，相信英国人不会为了这么一根金棍和秘鲁政府纠缠不清！”

米丽亚非常感动，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只有在本国大使馆中才能感受到祖国的力量。这时，一名官员从外面走进来，对奎尔多说：“大使先生，伦敦警察局副局长史密斯就在门外，想和您见面。”

奎尔多不屑一顾地说：“先不用管他，你快去给伦敦各大报纸和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立刻赶到那个叫鲍威尔的大英博物馆馆长家中，就说那里发生了离奇命案，让他们快去采访，再把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透露给他们！英国广播公司、天空电视网、《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镜报》、《星期日邮报》……逐个打电话，总之记者越多越好，快去！”

“是！”这名官员立刻转身离开。奎尔多笑着对米丽亚说：“政府最怕媒体了，报社记者们的速度可比警察快得多，他们都有保时捷汽车。相信英国政府的官员们无法对公众解释那些武装分子和大量文物的来头，哈哈哈！你们放心吧，这里很安全，我们有最好的医生和设施，

柯林先生很快就会康复，到时候我亲自护送你们回国！”《秘鲁人报》头版头条新闻：

英国政府向秘鲁政府及秘鲁驻英国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强烈谴责秘鲁大使奎尔多包庇杀害大英博物馆馆长科恩·鲍威尔，并抢走其收藏文物的两名印第安裔凶犯。

《秘鲁商报》头版头条新闻：

英国《星期日邮报》、《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记者纷纷于第一时间披露大英博物馆馆长科恩·鲍威尔被杀真相：据悉，该馆馆长科恩·鲍威尔涉嫌私吞大英博物馆珍贵文物，并与暴力团伙牵连。被抢文物是 20 世纪著名探险考古学家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于秘鲁古印加遗迹中盗取的，大英博物馆官方发言人立刻作出回应，称以上说法均为捏造。另有传闻说，两名随秘鲁驻英国大使乘飞机回国的印第安人均为古印加帝国王室后裔。

古曼蒂双手各拿着一份报纸，看看这个，又读读那个。忽然他冷笑一声，将两份报纸高高抛到空中，还未等报纸落下，他闪电般地抽出腰间的巨大杜米钢刀，刷刷连挥，只见白光闪动，报纸如同满天蝴蝶慢慢飘落。灼热的太阳高高照耀，马丘比丘山月亮神庙前站着百名高大的印第安男子，个个身强体壮、精力十足，均身穿露肩灰袍，露出古铜色的结实肌肉。他们表情冷峻，每个人脖子上都刺着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显然都是雄鹰战士，大家的眼睛都紧紧盯着古曼蒂。米丽亚和柯林站在队伍最左边，紧挨着米丽亚的是埃森。

只见古曼蒂慢慢走到这些人前面的空地上，鹰般的眼睛逐个扫视大家，随后高声说道：“印第安的雄鹰们，伟大的印第安族复兴的时刻就要到了！”

“噉！噉！噉！”一百名雄鹰战士齐声振臂高呼，呼声响彻云霄。在古曼蒂与众战士之间摆放着一尊造型奇特的石雕像：一个强壮男人宽鼻阔目，怪异的胡须从嘴角向下延伸，在下巴处形成山羊胡，两端再弯曲向上，和鬓角相连接。此人双臂交叉胸前，长袍下摆处的衣角变形成无数条蛇，蛇头朝各个方向扬起，令人望而生畏。

古曼蒂走到雕像前，伸出左臂，右手抽出一柄纯金匕首，在左臂手腕处割开血管，顿时鲜血涌出，他翻转手腕，血液直落在一条蛇的头上，这条蛇成了血蛇。随后其他雄鹰战士也都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用匕首割破自己的手腕，再把鲜血滴在其他蛇头上。

所有人都滴过血之后，米丽亚和柯林才走上前来，用同样的方式将血滴在蛇头之上。

“你们都是印第安战士中的雄鹰，精英中的精英，你们忠诚、勇敢，以一当百。创世神给予你们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有机会见证印第安族的伟大复兴时刻！”古曼蒂慢慢踱着步，高声道，“刚才，我们都把自己的灵魂混同鲜血献给了创世神，现在我们就要按照真神的指示，去神河怀抱寻找太阳神留给我们的黄金！”

众雄鹰战士都异常兴奋，均为自己能被选中担当此重任而自豪非常。

古曼蒂继续朗声道：“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在丛林中长大的猎手，你们杀过豹、屠过虎，视毒蛇如蚂蚁，视蚂蚁如泥土。但这次不同，与即将开始的旅程相比，你们以前的经历只能算是散步，现在我们就要深入亚马孙神河的腹地，去面对无数平生从未遇到的危险！在这段路程当中，你们不准退缩，不许背叛，也不得擅自离开队伍。齐布查·穆斯卡族只有战死的勇士，没有退缩的懦夫，如果哪个人胆敢违抗蛇血之祭，任何印第安人都有权杀死他，他的灵魂也不会升天，只会在地狱的入口处徘徊，永受蛇噬之苦！”

没有人说话，所有人的表情都没变，全部笔直地站着，如同一尊尊石像。

古曼蒂取出羊皮地图，展开后对大家说：“按照黄金羊皮卷上的方位图，当年为伟大的印加帝国运送黄金的玛诺阿国，就在现在的马瑙斯城附近，由该城进入亚马孙河向东，从水路就可以找到黄金之门。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命令你们分头前往马瑙斯城，你们这一百人分成五十组，每组两人，以不同的方向离开库斯科，你们可以走路、坐汽

车、坐船，但不许乘飞机，走出一千公里之后再折向马瑙斯城会合。我已经在内格罗河岸订好十艘大型汽船，到时候大家一同出发！”

众人又是一阵欢呼。米丽亚走上几步，对古曼蒂说：“父亲，可以让大家分头出发了，我和柯林要最先到达马瑙斯城，检查船只和装备情况。”

“记住，路上不要引人注目。”古曼蒂点点头，沉着脸道，“如果坏了大事，我同样不会放过你们！”米丽亚和柯林找了一条最近的直路，径向东北方向出发。由于南美洲地形太复杂，因此很多地方都无法修建铁路，巴西全境也只有东部沿海地区有火车通行，其他地区只能走公路或直接步行。不过铁路少也有好处，南美各国的出入境手续均比较简单，普通百姓乘长途汽车由公路出入境，只需在边境检查处填上一份表格即可，但前提是要有合法证件，而且不能有不良记录，尤其是贩毒前科。

两人凭着“美洲印第安人组织委员会观察员”的身份，很容易就从公路经过马努，来到了巴西境内的里奥布朗库市，再经博卡、拉布里亚，至卡斯塔尼亚尔城，最后顺马代带河公路直达马瑙斯城。马瑙斯城位于亚马孙河主干中段的北岸，经济相当发达，距市区 80 公里以外就是热带雨林，南面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浮动码头，可乘船直下亚马孙河。这一路有上千公里，两人日夜兼程，很多公路又崎岖难行，第三天下午才到达目的地。两人来到市区南面的内格罗河岸边，坐了超过 50 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再兼气温近 40℃，柯林感到头昏乏力，浑身难受。米丽亚笑着说：“这点苦都受不了，等进了亚马孙雨林，你才知道什么是世界上最复杂、最恐怖的环境。”

柯林吓得浑身发抖：“米丽亚，你可别吓唬我，我的家人还等着我回去娶媳妇呢！”

第五十八章 圣枪的另一半（4）

“哈哈，你这个胆小鬼，就知道找女人！”笑过之后，米丽亚又正色道，“亚马孙丛林地形复杂，在出发之前，我要先对你进行培训，要让你在短时间内学会一些必要的丛林生存和作战经验。当然时间远远不够，不过总比没教过好。”

柯林头都大了，真想找块豆腐碰死。米丽亚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对柯林说：“走吧，我们去码头，船和装备已经到了。”

两人乘出租三轮摩托车来到码头，这里的浮动码头极其繁荣，站在码头边放眼望去，但见汽笛声声，船只穿梭于河上，人们各自忙碌着。米丽亚手搭凉棚，寻到第九十六号码头边，见这里静静停着十艘涂成白色的大型汽船，其他码头都热热闹闹，唯独这里冷冷清清没人，只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站在木板上玩弹珠。

米丽亚看了看表，走上去问那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因扎。”男孩头也没抬地回答。

“小因扎，你怎么在这里玩？”

男孩抬起头，眼睛左右乱转，放着精明的光：“这是我的家，你是谁？”

米丽亚连忙说：“是斯路德让我来接货的！”

男孩把几颗弹珠抄在手里，站起身说：“你就是米丽亚？我已经等你半个小时了，跟我来！”说完向码头那十艘船走去。

米丽亚和柯林心中疑惑，跟在他后面来到码头踏板处，男孩跳到第一艘船上，走进船舱。船舱里放着上下双层共十张木板床，显得很拥挤。男孩走到最外面的床铺旁，弯下腰费力地去推，憋了半天劲儿也没推开。他抬起头，很不高兴地说：“喂，过来帮个忙！难道你们这两个大人忍心看着我一个小孩推这么沉的床？”

柯林连忙上前帮忙，床移开后露出下面的一个方形木板，男孩拉起木板，指着下面的船夹层仓库说：“东西都在里面，你们抓紧时间清点一下吧，十艘船之间有铁链连着，清点完了告诉我一声。我还有别的事，下午我还有好几批货要送呢！”男孩说完径自出船去了。

两人面面相觑，都忍不住笑起来。柯林叹了口气：“这世界真是变化太快了，连小孩都能做大生意！”米丽亚钻进仓库，旁边挂着手电筒，里面堆着一只只大木箱。仓库内空间狭小，米丽亚只能弯着腰，用手电筒照着开始清点装备。十艘船挨个查看，每艘船的底部仓库都有三四只箱子，经查有以下装备：柯尔特 M4A1 突击步枪、S&W 公司 M5904 自动手枪、配套弹药、夜视瞄准镜和战术手电筒、砍刀及军用匕首、特制弓箭、防水野战服、特制防滑皮靴、水下呼吸器、压缩食品、多效驱虫剂、防水折叠帐篷、多用绳索、辅助攀绳器、高爆手雷、烟幕弹、信号弹、电击枪、卫星电话、GPS 定位仪、医药箱、ZIPPO 打火机、高效矿石滤水器、夜光照明弹、冷荧光棒、野外餐具和压缩调味料、军用背囊、无线对讲耳机、红外夜视望远镜、军用指南针、强光电筒、卫星地图、军用汽油、便携照明灯、维生素丸、生理盐片、压缩饼干……米丽亚将每样装备都拿出来检查一番，见扳机灵活，弹药全新，刀具锋利，制服精良，帐篷结实。一些电子产品也都是比较先进的，望远镜是德国进口的，而指南针、匕首、背囊和皮靴等装备上都挂着“**For F.R.B Special Force**”的标签，显然是正宗的巴西军队专用品。

柯林在旁边帮忙检查东西，他说：“雄鹰战士不是只用冷兵器吗？你们怎么还采购了枪支？”

“进丛林行动没有枪不行。为了寻找黄金城复兴印第安大业，也只好打破祖先的规矩，只是我很担心他们用枪的水平。”米丽亚答道。

柯林笑了笑说：“在这点上你姐姐吉丽亚就做得很好，齐佩瓦族早就开始训练雄鹰战士用枪了！”米丽亚“哼”了声，没再理他。两人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将仓库中的装备和每艘船的引擎全部检查完毕，米丽亚满意地钻出仓库跳上码头，天色已近黄昏，码头上仍然热闹忙碌。米丽亚笑着对一脸不耐烦的小男孩因扎说：“东西没问题，你可以解放了。”

“那就好，钱货两清，我走了！”小男孩说完就灵活地跳到一艘小型汽船上，发动引擎“突突突”的调转船头开走。

米丽亚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向古曼蒂汇报情况，之后对柯林说：“从今天起，我俩就要在船上过夜了。本族的百名雄鹰战士要绕远路往这里赶，至少也得十天后才能到齐。”

“太好了，总算能好好休息几天！”柯林高兴地说。

“别想得太美，”米丽亚往船舱中走，说道，“这段时间我要教你丛林生存经验，你一定要认真学习，否则到时候一个细微的闪失就可能丢掉性命。我可不希望你死掉，所以你得给我用心去学，听到了吗？”

柯林早已麻木，连连点头：“我现在最想做的是填饱肚子，可以吗？”

米丽亚道：“你进船舱休息，我去买些吃的回来。记住不要乱跑，这十条船之间有铁链连接，丢不了的。”她话还没说完，柯林已经钻进船舱，躺在床上打起呼噜来。

这几天米丽亚就躲在船舱里，教授柯林关于丛林探险和作战的一些基本知识，由浅入深，尽可能让他快速掌握，柯林囫圇吞枣地学了几天。第六天时，从库斯科出发的第一批雄鹰战士到了，虽然只有两个人，但也足够让大家高兴了一阵子。

就这样，每天都有几批人到达马瑙斯城。米丽亚按照事先约定的方案，每凑齐十个人便登上一艘汽船驶出码头，以防引起别人注意。船上设队长和副队长各一名，全权指挥其他成员，队长则直接受古曼蒂和米丽亚的领导；埃森作为全族第一雄鹰战士，可以在古曼蒂和米丽亚无法行使权力的时候接替指挥。

到了第十四天，已有九十六人陆续到达会合点，码头边只剩下最后一艘汽船了。这天中午时分，米丽亚、柯林正在和这六名雄鹰战士在船舱里玩扑克牌，古曼蒂与埃森终于到了，几人连忙站起来，柯林悄悄把桌上的扑克牌藏了起来。看着埃森换上了一身卡其布衣服，米丽亚打趣道：“亲爱的埃森，你要离开舒适的阿雷帕酒店，跟着我们去丛林受罪了！”

埃森笑了笑，说：“不要认为我在酒店里衣着光鲜就是在享受，我每天都要跟踪大量客人，以防有坏人混进酒店找我们的麻烦，还要保护住进来的雄鹰战士和重要人物，比如说你和这位柯林先生。”

“那时候的确要感谢你的帮助，不然我和米丽亚就有大麻烦了！”柯林真诚地和他握了握手。米丽亚把卫星电话递给埃森，让他利用内部频道分别给九艘船的队长下命令。电话确认其他船只一切正常之后，古曼蒂命令最后一艘船正式出发，向内格罗河东岸驶去。

古曼蒂下到船舱里查看过装备后，对米丽亚说：“这些装备花费有近百万美元，为了筹这笔钱，我卖掉了马丘比丘山遗迹内和族中所有的金饰品。这次的旅行很有可能是单程的，虽然我准备了充足的回程燃料。”“你是害怕我们失败回不来吗？”米丽亚问。

“当然不怕，”古曼蒂答道，“寻找黄金城的机会绝无仅有，而且我坚信不会失败，虽然我知道亚马孙雨林深处意味着什么。这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改变我复兴印第安族大业的信念！”

米丽亚沉吟不语，心中不知道该喜还是悲。

由于每艘船上都装有 GPS 跟踪器，因此从微型显示屏上可以清楚看到其他九艘船的方位和距离，不到两个小时，十艘船便在水面上会师了。古曼蒂一声令下，船队浩浩荡荡离开内格罗河流域，向东面亚马孙河主干流进发。亚马孙河，世界最大的河。

它的流量和流域最大，支流最多，河流长度也是第一，占世界径流总量的两成，比尼罗河、长江和密西西比河加起来还大好几倍。

这里的热带雨林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方，这里是人类的地狱，动植物的天堂，冒险家的坟墓。再强壮的人在这里也只不过是一粒细沙，根本微不足道，大自然会像骆驼踩蚂蚁般轻易地夺去任何人的生命，不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强壮还是瘦弱，高贵或者卑微。

河岸两侧全是浓密的丛林，除了深绿色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太阳在头顶无情地照着，柯林汗流不止，可这些雄鹰战士却似乎并没感觉到热，也不怎么出汗。古曼蒂的船行驶在最前方，此时他和埃森正坐在船头的小木桌旁。桌上放着 GPS 显示器和一张地图，显示器上的

图像是从马瑙斯到大西洋入海口方圆六百公里以内的卫星遥感地图，河流、森林和陆地一览无余；那张地图就是黄金羊皮卷，埃森边对照地图，边用手写笔在 GPS 显示器触摸屏上的卫星地图中标出相应的行动路线，米丽亚蹲在旁边仔细地看，柯林则左顾右盼。

“按羊皮卷的路线图指示，从内格罗河与亚马孙河交汇处一直向东，在马瑙斯城与奥比杜斯峡谷之间会有一条通往南面的支流，大约一百公里之后再折向西南，黄金通道就在西南方向的某个点上。”埃森边输入路线边说。一名队员问：“那有没有具体些的坐标或者标示物之类的东西？”

“没有。”埃森回答，“这幅地图是几百年前绘制的，当时的人们并没有遥感技术，所以这些线路也仅能提供大概方位，也许并不准确。在热带雨林这种复杂的地形里，相差几公里就有可能永远找不到目标，我们要做好艰苦搜索的心理准备。”

古曼蒂“哼”了声，说：“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艰苦又算什么！”

埃森道：“亚马孙河道支流众多，很多支流被隐藏在茂密的丛林中，就算卫星也拍不到，因此我们只能在白天行船，晚上必须留在河面原处休息，以防迷路浪费燃料。”古曼蒂命令埃森把这条规定用无线对讲机通知其他船，大家统一行动，不得擅自做主，违者处死。

第五十九章 圣枪的另一半（5）

这时已经是六点多钟，河面宽阔，仍然有很多货船来往穿梭。米丽亚道：“从卫星地图上看，从这里到达支流的河面都很开阔，我们晚上也可以行船。”

“在到达支流之前可以，但必须安排两人值岗。”埃森边绘制地标图边说。古曼蒂点了点头，埃森丛林生存经验丰富，而且十分精明能干，很多事情几乎不需要古曼蒂操心。

船尾负责警戒的队员举着望远镜巡视河面，看是否有可疑的船在后面跟踪。放眼望去，十几公里范围内并无可疑船只出没，河面上来往的船也渐渐稀少，傍晚时分，就只剩下古曼蒂这十艘大型汽船在水上航行了。大家取出仓库中的速食品开始吃饭，这些东西都是专门为

野外生存特制的，味道很一般，但体积小，营养丰富而全面。天渐渐黑下来，亚马孙河上没有灯塔，因此每艘船都将船头的探灯打开。为了安全起见，所有船都在距河岸边五十米左右的范围内前进，夜色笼罩中，远远可见黑沉沉的河水和深蓝色的天幕。空中繁星点点，耳边除了河水流动声，就是岸上树林中各种昆虫杂乱的鸣叫声。这些昆虫利用河面上漂浮的树叶、枯枝和倒掉的树干为落脚点，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探灯附近更聚集着大量飞虫，它们围着灯光不知疲倦地上下翻飞，很多比蜻蜓还大的蚊子开始出现，并四处叮人，大家连忙取出驱虫药涂在身上。

此时已是九月中旬，南美洲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气候，夜晚的气温也都在 35℃ 以上，但至少比白天的四十多度舒服得多。即使如此，船舱内挤了十个人，其闷热度可想而知，柯林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侧头看了看大家都在熟睡，于是翻身下了行军床走出船舱。

船头两名队员正在嚼着牛肉干聊天，见柯林走过来，立刻都不说话了，只用眼睛死死看着他。柯林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心里知道这些印第安人根本不相信他这个异族人，想必他们都知道自己和米丽亚的关系，恐怕对他还会有那么一点点敌意。因此，柯林也不去惹他们，只掏出一包香烟，坐在船舷处边吸烟边看天上的星星。

他本不太会吸烟，到了南美后才抽得多些，一怕打瞌睡；二可以熏蚊子，而现在吸烟则只是用来打发时间。“喂，柯林先生，听说圣法兰西斯修道院的地形图是你从费尔南多手里偷来的，真有这么厉害？”一名雄鹰战士带着讽刺的口吻问他。

柯林很不高兴，但仍然笑着回答：“不是偷，只是无意中拿错了。”

“哦，不是偷，”另一名队员哈哈笑道，“只是没告诉对方而借用一下而已，哈哈！”两人都大笑起来。柯林霍地站起来，刚要说话，却见米丽亚从船舱中钻出，对他说：“大半夜不睡觉，出来看星星吗？”两名队员立刻闭上嘴，都转过头去注视前方，老实地值起岗来。柯林指着天上的北斗星说：“你看它们多亮、多美啊！”

米丽亚扶着船栏杆仰头望去，叹道：“这个世界上唯一永恒不变的，也许只有天上的星星了。”

忽然柯林想起了什么，问道：“这次行动你父亲挑了一百名雄鹰战士，有必要这么多人吗？”

“当然有必要。”米丽亚扔了块牛肉干到嘴里，“你觉得一百人的队伍很大？对亚马孙来说，很多时候人还不如蚊子活得久，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土生土长的丛林专家。”

柯林越听心越凉，很后悔参加这次行动，但同时也深知古曼蒂是不可能放他走的。他又问：“值班是轮流的吧？什么时候轮到我？”

米丽亚说：“不需要你值班。这些人都是雄鹰战士，受过严格的特殊训练，听觉和视觉比普通人发达得多，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了。”

柯林长吁了口气，正在这时，忽然一阵凉风横卷过来，还没等他说话，一些雨滴已经打在脸上。

“要下雨了！”米丽亚拉着柯林进了船舱，两名值班队员取出雨披穿在身上，仍然站在船头值岗。亚马孙的雨来得非常快，转眼之间已是大雨倾盆，雨点噼噼啪啪打在船棚上，外面全是水帘和白雾，什么都看不见。古曼蒂被雨声惊醒，他走到舱门向外看了看，说：“雨中辨不清方向，通知其他船停止前进，原地休息直到天亮。”米丽亚连忙用对讲机通知下去，十艘船都熄掉引擎，静静地漂在河面上等待雨停。

这种地方下雨的唯一好处就是凉快，船舱内的空气也凉爽了很多。“雨季就是这样，来得快，去得慢，这场雨起码要下一整夜。”米丽亚说。

柯林问：“亚马孙的雨季是几月份？”

米丽亚笑了：“在亚马孙，十二个月都是雨季！”说完她转身爬到自己的床铺上开始休息。柯林甚感无趣，也只好上床睡觉。

不知睡了多久，有人用力拍着柯林身边的床板，他立刻被震醒，睁开眼见一名队员正盯着他，天已大亮，他连忙翻身下床。抬腕看看

表已经是 7 点，走出船舱，外面晴朗无比，天空中飞翔着很多不知名的鸟，大大小小的货船来往穿梭。埃森将地图铺在桌上，对古曼蒂说：“按现在的速度，下午 4 点左右就会到达地图上的支流点，我们将顺着 S 形支流一直朝东南方向走，行驶到河道尽头再上岸。”

古曼蒂不置可否，米丽亚从仓库中取出一些牛肉罐头和压缩玉米饼，大家就着凉水吃了个饱。下午 3 点多时，果然河面上出现了一条分支，宽度大概 30 米。说来也怪，这条分支仿佛是画家随手涂鸦而成，居然呈连续不断的 S 形，从卫星地图上看得更加明显，其弧度圆润对称，好像是人工故意开凿出的一样，大自然还真是有趣至极。

“后面有人跟踪吗？”埃森问道。

尾船负责警戒的队员说：“10 公里范围内没有任何人或船只靠近我们，很安全。”

古曼蒂这才把心彻底放下，他将手一挥，船队驶入 S 形河道。这条河道是死胡同，所以没有任何船只驶进来。船队左拐右拐，到了晚上还没到尽头。停船休息时，埃森指挥大家把船都停靠在岸边，用粗绳连在大树上，以防止船只漂走。柯林和米丽亚负责领头船的捆绑工作。虽然在秘鲁生活了大半年，但繁忙的工作令他连看电影的时间都很难挤出，更别提郊外旅游了，因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正式踏进南美热带雨林。

“把脚步放轻，很多蛇和蜥蜴都把身体藏在落叶下面行走，你会踩到它们的。”米丽亚平静地边结绳边说。这话把柯林吓了一跳，他连忙停住脚步，似乎脚底下就踩着一条蛇似的。他想起出发前米丽亚曾经培训过他这些内容，可真进了雨林中，那些囫囵吞枣的知识根本记不起来。

两人共同把粗壮结实的绳索分别系在两棵大树上，闷热的天气令柯林很快就出了一身汗，他擦着脑门说：“我们为什么非要穿长裤和高腰的皮靴？这不是要活活把人热死嘛！”

米丽亚笑了：“热死总比被虫子咬死要好些。当然，如果你不赞成这种说法可以把鞋脱掉，也可以把裤腿挽起来。”

柯林自然没脱鞋，但嘴里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总觉得她的话有些严重，虫子又不是老虎，怎么会把人咬死？次日中午时分，前面的河道越来越窄，倾倒的大树横七竖八地斜立在河面上，上面落着五颜六色的鸟，看到有船过来，扑棱棱地四散飞去。好在船身够大，大家开足马力将横在河面上的树干撞开，直到前面被浓密的树林挡住去路，再也无法行驶。

“大家将船上的装备都装在背囊里，准备上岸步行！”古曼蒂一声令下，百名雄鹰战士纷纷开始动手，将船舱底部仓库中的所有装备都搬到甲板上，再取出几十个军用背囊，把装备物资分别装进去。几十只箱子的装备不算少，好在人手众多，平均下来只有六十多人背着行囊，其他三十几人则轻装前进，负责队伍的保卫和瞭望工作。队伍中有五人精通医术，可以充当队医，除了印第安人特有的草药外，还带了不少西医制剂。所有人都换上特制野战服和黑色防滑靴，全身都涂上驱蚊药水，但在丛林里还是尽量不要穿短袖衣服，少暴露皮肤，以免受到蚊虫叮咬。这种野战服和帐篷的材料是一样的，都用美国杜邦材料制成，吸透性极强，能快速将人体的汗液吸收并蒸发出去，以免湿衣服贴在身上，会将人体的热量带走而生病。

岸边的树长得很怪异，从外面几乎看不到树干，而全是粗细不一的树藤，这些树藤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里，根部堆积着碎石，藤蔓则被浓密的叶子包围着。亚马孙雨林不同于其他地方，这里人迹罕至，危机四伏，鬼知道都藏着些什么东西，因此必须小心谨慎。百人队伍共分为四组，呈蛇形纵向前进。每组最前面的人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手拿砍刀、身背弓箭，负责探路和开道；后面几人手持 **M4A1** 冲锋枪掩护，他们与后面的人拉开二十余米距离，可以保证大队伍不出意外；中间的大队伍背着背囊行进，另有五、六人持枪走在最后，防止敌人从背后偷袭。

这样的队形安排是最科学、最有利的，能最大限度保证安全。埃森手持 **GPS** 定位仪，和五个人走在前面充当开路先锋，古曼蒂、米丽亚和柯林紧随其后，这三人是重要人物，自然不用背东西，古曼蒂

和米丽亚只带着弓箭、匕首和一把手枪，柯林则分配到一支 M4A1 冲锋枪、一把 M5904 手枪和一柄军用匕首。

第六十章 圣枪的另一半（6）

米丽亚边走边告诫柯林：“在平坦处行走时，可以尽量把步子迈大些，这样可以节省步伐。如果感觉踩到软软的东西，就要马上收脚后退。丛林中生物虽多，但除了昆虫，大多数是不会主动找你麻烦的，除非你离它们很近，让它们误以为你要攻击它。”

听她这么一说，柯林更不敢走路了，生怕踩到哪路神仙咬自己一口，但后面的队员们都像逛花园般闲庭信步地迈着步，他心想前面有人开过路了，自己还怕什么？

到处都是又粗又高的树，树冠之间紧密相连，完全遮住阳光，只有少量透过树冠之间的缝隙一缕一缕地照进来。幽暗的光线令人感觉恍似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是植物的天堂、绿色的迷宫，阳光照射在植物上将露水蒸发，雾气在丛林弥漫缭绕，经久不散。耳边不停地响着各种鸟的叫声，有远有近，时高时低，“吱吱、咕咕、嘎嘎嘎、啾啾……”好像鸟类生物的大合唱。脚下是厚厚的落叶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杂草，一些藤蔓横七竖八地生长，经常将人的小腿缠住，柯林不得不尽量抬高双腿走路。

树上不时有近半米长的蜈蚣爬上爬下，地面的落叶里也有东西窜来窜去，柯林躲得远远的，浑身发毛，仿佛这些毒虫随时都会长出翅膀飞到自己身上。就这样，近百人的队伍在丛林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丛林里又闷又热，空气中混合着泥土、树脂和腥气的味道，令人感觉很怪异。不多时柯林身上就出了一身透汗，简直就像在蒸桑拿，他气喘胸闷，很不舒服。当队伍从两片灌木丛之间走过时，柯林忽然感觉下脚处附近似乎有什么动静，低头一看，竟见一条黑色斑纹的粗蛇窜了出来。他吓得“啊”地连忙后退几步，撞到后面的一名雄鹰战士，只见那条蛇头部呈三角形，高高扬起瞪着柯林，一动不动。

身后那被撞的队员不满地说：“有什么可怕的？绕过去就是了。”

可两边都是灌木丛，朝哪边绕啊？柯林为难地想。这时那队员等得不耐烦了，迈步上前，只稍稍向右移了两步，就径直走过去了。柯林心想难道这就叫绕？和没绕有什么区别？但别人能过去，他也不好意思停留，只得依样画葫芦，也向右侧了几步，眼睛紧盯着那条蛇，小腿哆嗦着逃过去。那条蛇果然没什么反应，一扭头慢慢钻进灌木丛中不见了。到了中午，大家全都原地休息吃东西。柯林靠坐在一棵树上，闲来无事，便伸出手去摸树皮，一只蚂蚁顺势爬到他手上，他想起米丽亚说过的话，连忙将蚂蚁甩到地上的杂草中。这只小蚂蚁翻了个身，刚要爬走，这时一只树皮色的螳螂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用带有锯齿的长足将那只蚂蚁准确地钉在地面上，随即吞进嘴里吃掉。

柯林摇了摇头，笑着说：“你不要怪我，我也是怕被你咬到。”

“别靠在树上，小心毒虫爬进身体！”米丽亚警告道。柯林这才想起之前她对自己进行的丛林培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靠在树上，很多毒虫如蜈蚣、蜘蛛和蚂蚁都藏身于树皮缝隙里，可以轻易爬到人身上。柯林连忙换个地方坐好。

屁股刚坐稳，他忽然看到正前方远处似乎有个黑白相间的东西一闪而过，虽然看不清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是自己人，因为大家穿的野战服都是草绿伪装色。他连忙对身边的米丽亚低声道：“你快看，前面有动静！”却不想米丽亚动都没动，只闭上眼睛休息，说：“不用慌，那是一只獾。”

“獾？什么獾？”柯林问。

米丽亚喝了一小口水说：“是南美洲特有的动物，长得有点像猪，但胆子很小，肉很好吃。”

柯林疑惑地说：“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獾？你又没看到！”

“是的，但我能闻到。”米丽亚闭着眼睛平静地道。

柯林很惊讶，将信将疑地看着她，米丽亚睁开一只眼睛看了看柯林，笑笑又闭上了。

一名负责探路的雄鹰战士像猴子般迅速爬上一棵高大粗壮的树顶，坐在树枝上举望远镜向东南方向眺望。古曼蒂走到树下，问道：“前面有路吗？”

那雄鹰战士举着望远镜大声回答：“族长，很奇怪，前面漆黑一片，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古曼蒂和其他人都大觉意外，埃森抬头向树上大声道：“怎么会这样？不是你眼花了吧？”

那人刚要回答，古曼蒂沉着脸大声道：“如果你再不把望远镜盖子摘下来，我就让你在这树顶上待一辈子！”这人一愣，拿下望远镜仔细看，果然是物镜上的圆形塑料盖没取下来，难怪看不到东西！众人在树下哈哈大笑，这人脸红得像猴子屁股，连忙摘下盖子认真观察起来。

经过观察，前面仍然没有明显的路径，放眼望去只有大片浓密的植物和树冠，看来只能自己开辟道路了。休息结束后大家继续前进，高低不平的地面全被植物叶子覆盖，路越来越难走，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路”可行。古曼蒂命令将队伍分成四组，每组分别由三名队员手持大砍刀披荆斩棘地开路，队伍行进速度明显变慢。

好不容易走到树林边缘，这里是一片开阔地，前面是浅浅的绿色河流，水面漂着大量绿苔，还有很多绿色的圆形大叶，直径约两米，周围还有十公分左右的矮边，活像个大盘子。生活在南美的印第安人都熟悉这东西，这是亚马孙河流域特有的植物——大王莲。

忽然前面的探路者高声叫道：“这里有几具尸骨！”

埃森跑过去一看，河边的淤泥中散落着几堆骨头，颜色深黄发灰，看来死了有些时候了。米丽亚蹲下看了看，说：“是人的尸骨。”埃森抽出军用匕首将几根骨头挑开，发现有两块髌骨，说：“是两个成年男人，但看不出年龄。”他再用匕首将一根大腿骨从中间切开，骨头已经有些发脆了。米丽亚捡起半根断骨，说：“从截面来看，至少死了有十年。”

“只有十年吗？”一名雄鹰战士发出质疑，“这骨头又黄又黑，我看几百年都有了。”

米丽亚笑了，站起来拍拍手：“亚马孙不像城市，这里每年都会下近百场雨，土壤流失速度很快，如果是几百年前的骨头，早就被雨水冲得无影无踪了。”

柯林问：“能不能找到衣服或物件之类的东西，来判断死者的身份？”

古曼蒂“哼”了声：“多半是和我们一样的探险者。能来到这里，也算不容易了，但最终还是送了命。”说话间，一名雄鹰战士用匕首从泥土中挑起一些腐烂衣物，看过之后说：“好像是尼龙纤维衣服。”然后又发现有一根金属项链，连忙挑起来在水坑中涮了涮。这是一根带有耶稣十字架的银项链，表面已经氧化发黑，看不出别的线索。

“从表面判断，这是两名欧洲或北美探险者，成年男性，因受伤或生病死在这里。”埃森下了结论。古曼蒂不置可否，众人怕染上病毒，都远远地避开尸骨继续前进。

走着走着，脚下的路开始变得潮湿泥泞、水坑密布，这是一片沼泽地。忽然前面出现一大片奇异的植物，这些植物整体呈圆形，直径约有三米，中间是金黄色的花蕊似的东西，四周全是一根根长约一米的白色叶片，叶片宽如皮带，看上去就像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十分漂亮。最前面的人立即停下脚步，右臂紧握拳头抬起，其他人也连忙停住，都像泥塑般不动了。

古曼蒂大声道：“是日轮花，大家小心，绕道前进！”声音中明显带有几丝慌乱和恐惧。柯林很奇怪，仔细看了看那些静立不动的植物，心想古曼蒂这样强势的人居然会害怕一种植物？但见其他队员害怕更甚，他们都用手捏着脖子上戴的护身符，口中喃喃自语，不知在说些什么，脸上表情十分恐惧。这时一名负责探路的队员说：“族长，前面都是大片的日轮花，无法绕开，只能在中间穿行！”

所有人都沉默了，过了半晌米丽亚才说话：“父亲，这是我们必须经受的考验，走吧，我来打头阵！”“你别乱动，守好自己的位置！”

古曼蒂立刻否决，并命令几名战士持冲锋枪走在探路者后面进行警戒。几名探路战士手持大砍刀，开始从众多的日轮花之间小心翼翼地穿过。

这附近有大片的日轮花，花与花之间有两米左右的宽度，说也奇怪，这些花就像人工栽培的一般，所有花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没有太远也没有太近的。众人都穿着特制的防滑皮靴，即使如此，踏在泥泞不堪的水坑里仍然很滑，这些泥都是几十上百年的草木腐烂后形成的，又黏又软，就像踩在皮糖上一样。

第六十一章 圣枪的另一半（7）

众人如临大敌般慢慢在花间穿行，忽然柯林听见身后有“扑哧”声响起，回头一看，有个队员踩到一个空水泡，身子一歪就要摔倒，柯林连忙跨上半步伸手去拉，但还是晚了，那人“啊”的一声栽倒在泥坑里，肩膀压在一株日轮花叶片上。

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柯林刚要弯腰去扶，米丽亚大声尖叫：“别碰他！”

柯林还没反应过来，就见那株日轮花的叶片迅速卷起缠住这人的肩膀和脖子，同时快速向花蕊中央拽去。柯林吃惊不小，怎么这植物会动？又听这人大叫道：“快、快拉我一下！”

但却没有人动，柯林忍不住急走几步去抓他伸出的右臂，忽然眼前一花，从花蕊中迅捷无比地爬出无数黑球，转眼间就爬得那名战士满身满脸。柯林仔细一看，顿时吓得浑身冰凉：竟是一只只拳头大的蜘蛛！

这名队员顿时大声惨叫，日轮花的所有叶片都从不同方向弯曲过来拉他的身体，距离最近的两名队员见状，连忙举冲锋枪同时向日轮花猛烈射击。

哒哒哒！哒哒哒！日轮花的花蕊“噗噗”向外直喷黄色浆水，但转眼间那人就被拉到花蕊中，叶片纷纷回拢朝上包起来，变成了一个白色的大灯笼，那些黑色蜘蛛也纷纷爬进花蕊内。三人手持大砍刀上前就要去砍花体，古曼蒂大喝：“都不许动！”

三人愣住了，眼看着大灯笼左摇右晃，显然是里面的人在拼命挣扎。过了不到半分钟，摇晃渐渐停止，叶片收得更紧了，大灯笼变成一个白色圆球。

所有人都呆呆地望着这个大圆球，柯林的心脏怦怦乱跳，呼呼直喘粗气，真想用冲锋枪把它打烂。米丽亚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捏捏他满是冷汗的右掌，低声说：“这些日轮花里面藏着成百上千只剧毒的黑寡妇蜘蛛，如果把花打烂，蜘蛛就会四处乱爬。这里到处都是日轮花，我们行动不便，难免不被蜘蛛攻击。”

柯林默默点点头，心里很不好受。古曼蒂摘下项上的一条白骨项链，高高举起又放在额头，低声说了几句印第安语，其他队员也都低头念诵同样的话，包括米丽亚在内。随后大家又继续前进，这回众人更加小心，走得都极慢，尽量避开泥坑和水泡，终于安全走出了这片日轮花海。

众人都长吁了口气。埃森擦擦头上的汗水，看了看 GPS 定位仪，说：“继续向前直行，如果没有其他干扰的话。”“这里有大片日轮花，任何动物都会远离这一带，包括毒蛇和蚂蚁，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放心地走吧，尽量多走些路程。”米丽亚道。大家加快脚步行进，果然一路上平安无险。天渐渐黑下来，到六点半钟时遇到一大片粗壮的树林，古曼蒂立即下令原地宿营。

近百人的队伍在丛林中宿营可不容易，大家把背囊中的折叠帐篷取出来，先用砍刀在树干距离地面一米的高度上砍出一个个斜口，把帐篷四角连接的绳索缠在每株树的斜口中固定住，然后绷紧篷底，再上去几个人踩着篷底把篷顶也依法缠好，一个可容六七人睡觉的大帐篷就支好了。这种帐篷能防雨，离地的高度足可以免受蛇虫袭击，面料上布满半透明小圆孔，这种封闭又透气的设计会让任何毒虫都无法钻进来伤人。

几个人找了两块空地，清理掉杂草后挖了个坑，劈了些树枝架成三堆篝火，以防大型动物来袭，并在每堆篝火旁安排两人值守，每四小时轮换，这样更加万无一失，就算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六名持枪的

队员也会首先开火。柯林去树林中砍柴时，发现地上长有很多五颜六色的蘑菇，而且散发着一股清香，顿时食欲大起，肚子也忍不住咕咕叫起来。他走到蘑菇旁边，发现这些蘑菇形状各异、高矮不同，肥嘟嘟的十分可爱，连忙采下一大堆带了回去。“这些是有毒的，不能吃。”米丽亚和埃森东挑西拣，把那些外形漂亮、颜色鲜艳的蘑菇都扔掉，不长时间，一大堆蘑菇就只剩下四五棵，而且全是灰秃秃的丑蘑菇。

柯林拿起一颗白色的肥蘑菇，叹息道：“都说越漂亮的蘑菇越不能吃，看来是真的。”

米丽亚笑了：“也不全对。在亚马孙有一千多种菌类植物，有的蘑菇看上去外表很普通，而毒性却令你无法想象，比如大头菌。”

埃森看着柯林疑惑的表情，补充道：“大头菌是一种极其普通的蘑菇，黑色菌伞上长着很多白芝麻似的小点。如果人误食了它，里面的一种细菌就会随血管流到大脑，令红细胞不断发生突变，白细胞也会胀大，最后血管爆裂，把人的脑袋活活撑开，死状惨不忍睹。”

柯林吓得半身冰凉，连忙把剩下的几棵蘑菇远远地抛掉，米丽亚和埃森对视一眼，同时哈哈大笑。就这样昼行夜宿，转眼六天过去。亚马孙的烈日似乎比毒虫猛兽更厉害，不多时就会把皮肤晒得红肿起泡。埃森命令大家在脸、手、脖子等必须裸露的皮肤上涂抹防晒油，并戴上宽大的圆边帽，可以最低限度保证不被晒伤。从卫星地图上看，队伍已经越来越深入大片的原始森林中，这里没有任何地标，从地图上也只能看到大片浓密的深绿色，就算是探险家也不太可能到这里来，因为这里完全没有路，离河道也非常远，很容易迷失方向。晚上宿营也是个问题，并不是每个晚上都能碰到大片树林，那就只能在地面上扎帐篷，好在这些帐篷是质量最好的，如果不用刀割，一般的毒蛇和昆虫很难穿过帐篷的面料。

热带雨林中的树木被阳光暴晒，大量的热量被蒸发到空气中，因此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下一场大雨。在雨中行进更艰苦，四周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脚下湿滑无比，队伍只能互相扶着，依靠指南针慢慢前进，没多久队员们就都变成了泥人。

这日下了一整天的雨，到傍晚时稍微小了些，再被浓密的树冠挡住一半，落到地面只是淅淅沥沥的。队伍驻扎在一片树林中，好在雨不算大，还不足以浇灭篝火。众人被雨淋了一整天，又饿又困，将衣服烤干后吃了些压缩食品，就都钻进帐篷睡觉了，只留六个人在外面值夜。

柯林不像印第安人抵抗力这么强，身体被湿气侵袭，骨节酸痛、头昏胸闷，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米丽亚用体温计给他量了一下，有些低烧，她找出几片阿司匹林让他服下。睡在帐篷里的柯林耳边听着雨声，脑中半梦半醒地出现很多幻觉，不知不觉间沉沉睡去。

当古曼蒂睁开眼睛时，帐篷外的天色已经蒙蒙放亮。他拉开帐篷拉链跳到外面，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到处湿漉漉的，前面的篝火也已被雨水浇成湿炭，却不见了值岗的人。他十分气愤，难道这些人昨夜在换岗时直接钻进帐篷里睡觉，忘了叫醒替班的人出来？

他刚要大声叫那人的名字，忽然发现在火堆旁扔着两支 M4A1 冲锋枪，再看其他两堆篝火也是一样。古曼蒂心中一沉，这些雄鹰战士都受过严格训练，绝不会在换岗时连枪都忘了收。这时身后响起双脚落地的声音，回头一看是埃森。“值岗的人哪里去了？怎么枪还在？”警觉的埃森立刻发现不对头。

这时其他人也纷纷钻出帐篷，古曼蒂沉着脸说：“先清查人数，看看他们在不在！”十名队长立刻点名，发现这六名值岗的队员并不在队伍中，他们都失踪了。

柯林问：“他们会不会是看到了什么东西，追出去之后迷了路，回不来了？”

米丽亚说：“不会的，他们都受过训练，绝不会六个人一起出去追东西却把枪扔下！”大家立刻开始寻找足迹，地面全是泥土和湿草，没看到有脚印，看来全被雨水给冲刷掉了。找了半天，米丽亚终于在一个小水坑里发现一些浅红色的雨水，她用指尖沾些雨水用舌尖舔了舔，感到有一丝丝腥甜味。

她转头对古曼蒂说：“这里有血迹！他们应该是遭到了袭击！”十几名队员闻言连忙都操起枪，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只有血迹却没有足印，难道从空气中蒸发了？”古曼蒂自言自语道。

柯林低声说：“人不见了，但枪支还在，如果是人干的，肯定会袭击我们这些睡觉的人，会不会是当地的土著人或者野人所为？”

米丽亚表情严峻：“从没听说亚马孙森林有野人，也许是野兽！”

埃森摇摇头说：“不可能！野兽不可能同时袭击六名值守战士吧？而且不发出半点响动？就算有下雨声掩盖，也不可能丝毫听不到，除非是人为！”

“别瞎猜了！”古曼蒂下令，“大家快收拾好装备，以警戒队形出发。先检查周围地形有没有可疑的踪迹，快行动！”军令如山，所有队员立刻动手将帐篷拆下折叠，打包装在背包里，二十人持枪在附近的丛林中仔细搜索一圈，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看来昨晚的雨把一切踪迹都冲没了。

“此地不可久留，我们仍然按原路线行进，一路上仔细查看线索！”埃森说道，队伍立刻整装出发。这些雄鹰战士个个身经百战，大多数都从死亡线上走过几次，对他们来说死亡并不可怕，但一下失踪了六名同伴，还是会让人感到一丝恐惧。

大雨之后的亚马孙被炎热的太阳晒着，丛林中雾气更重，空气湿闷难受，柯林仍然有些发低烧，头重脚轻，感觉难受极了。丛林里到处都是鸟叫，每走十几米远就会有几只藏在树丛里、被惊动的飞鸟大叫着飞走。柯林走过一棵长得歪歪扭扭的大树旁时，树冠里突然飞出两只大鸟，柯林吓得差点摔倒，恨恨地骂道：“这该死的鸟，这该死的鬼地方，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旁边一名队员看到柯林的狼狈相，讽刺道：“你要是想回去，现在也来得及，只可惜米丽亚不能送你！”米丽亚狠狠瞪了这人一眼：“少说风凉话，小心鸟屎掉进嘴里！”这队员一缩头，不再说话。

队伍在浓密的树林中缓缓行进，地面上高高低低的植物叶子经常缠住脚腕，宽大的芭蕉叶也不时挡住视线。走着走着，柯林感觉小腿有些疼，低头看到裤腿处被刮得横七竖八的全是口子，幸亏这制服是杜邦特殊材料做的，不然恐怕早就刮烂了。

“是剃刀草，会把你腿上的肉刮烂，小心点！”有个队员告诫道，柯林连连点头，仔细看那些草，但却发现有哪株草长得像剃刀。

正走着，他又看见前方很多人在经过一株灌木植物时，顺手从上面摘下一些东西塞进嘴里吃，边吃还边往衣服口袋中塞，连米丽亚也是一样。等柯林走近了仔细看，见是一串串火红色的球形果实，红色外壳裂开后，里面露出白色圆球，上面还有一块黑点，活像几百双眼珠聚在一起，从高处朝下瞪着你。

第六十二章 圣枪的另一半（8）

柯林吓了一跳。米丽亚边摘果子边说：“多摘些放在身上。这是神果，吃了会提神醒脑，精力充沛。”柯林听说也不犹豫，连忙揪下一颗丢进嘴里大嚼。味道很怪，又甜又酸，似乎还有点咖啡的味道，总之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但并不难吃。柯林见大家都在采摘，也不客气，大把大把地揪下这些神果塞进口袋。附近的这些神果树还真不少，几乎所有人的口袋都塞满了，大家像吃零食一样嚼着果子，脸上却神色沉重，显然同伴失踪的恐惧仍然笼罩在心头。雨后的丛林有大量昆虫出来觅食，树干上、灌木丛中、宽大的叶片上都爬满各种节肢动物，有蜘蛛、蜈蚣、蝎子和螳螂。亚马孙的蝎子全是深红色的，有人走近它，尾部就会翘起，准备随时用毒针进攻敌人；蜈蚣更是有人的手臂那么长，浑身油黑发亮，一有动静就将脑袋和前爪抬高，两只胡须左右乱晃，似乎在探听什么消息，令人看了头皮发麻。柯林很怕这些虫子，米丽亚对他说：“毒虫最喜欢把窝安在树干上的枯洞里，只要离这些树远一点儿，就会避免被咬到。”柯林连连点头。说来也奇怪，看到这些毒虫之后浑身打寒战，似乎也不感觉那么热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柯林忽然发觉头既不疼也不晕，浑身也不再酸痛，而是精神百倍，十分舒坦。他高兴地说：“米丽亚，这东西真是神果，比西药还管用！”

米丽亚刚要回答，听队伍最前面的探路者大声道：“前方五十米处有河流！”

“感谢真神，终于看到河了，”一名队员说，“真想马上就跳到河里！”

这是一条不平静的支流，呈碧绿色，河面漂浮着很多枯树，水并不算干净。这条河大约有三十米宽，也许是因为刚下了一天雨的缘故，河水较深，必须得游着过去。这些人自幼都是在河边玩大的，个个水性比鸭子还要好，柯林小时候也经常去水塘、小河游泳，于是大家开始游泳渡河。

在过河之前，埃森让人用刀砍下几根细长的树枝，树枝细端扎上丝线，再把肉干系在丝线末端抛进水里，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柯林悄悄问：“他们这是在钓鱼吗？”

米丽亚说：“当然不是，他们在试探水中是否有东西。”

“什么东西？鲨鱼？”柯林不解地问。

“这种小河不会有鲨鱼，但世界上比鲨鱼更可怕的鱼多得是。”

柯林还想再问，想想又忍住了。过了十几分钟，树枝并无动静，埃森这才下令大家开始渡河，队伍分成十批，慢慢游向河对岸。

一转眼八批人都游过去了，最后两批干脆并到一处共同渡河。正在河面划水时，突然一名队员感到大腿剧痛，像是被一把尖刀刺中，他大叫着伸手去抓，握到一个粗如手腕的硬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身边的人连忙问：“怎么了？”

“有东西刺中了我……啊！”他又是一声惨叫，后背也被尖物狠狠扎入，差点昏死过去。一名队员一头扎进河里，想从水中看出端倪，朦胧中他看见几根又细又长像长棍似的东西在水中舞动，但河水并不十分清澈，看不清是什么。正在犹豫间，忽然右臂一疼，一根细长物刺了进来，他忍住疼痛，立刻从大腿外侧抽出军用刀猛砍过去。谁知那长棍十分坚硬，一刀下去居然没砍断，这名队员心知遇上了难缠的

家伙，连忙用嘴咬住刀，抓住那长棍忍痛用力向外拔，“噗”！鲜血喷涌。他双腿连蹬浮出水面，大叫：“河里有东西袭击我们！”

已经上了岸的人早看在眼里，古曼蒂喝道：“发生了什么事？”说着抓过背后的 M4A1 冲锋枪，一拉扳机向河面瞄准。

埃森抓起开路用的大砍刀，高声道：“快下河救人！”十几名队员齐举砍刀扑通扑通跳进河里，这时众人从河面翻腾的水花中隐约可见几条黑色并长着绒毛的节肢长腿露出水面，晃了几下又缩了回去。埃森游至河中央，扶住一名肩膀受伤的战士向前游。突然哗啦声响起，一只巨大的螯爪从水花中探出，埃森大喝一声，右手大砍刀闪电般斜劈过去，他臂力强大，这柄砍刀又异常锋利，就听“咔”地轻响，砍刀竟然牢牢嵌在螯爪中间，可见其外壳之坚硬。

第六十三章 亚马孙（1）

这是个高大强壮的土著人，浑身皮肤晒得黝黑，脸上用白垩粉画着条纹，横眉立目，掀鼻厚唇，长相非常凶恶丑陋。胸口用白粉画着一个弯月图案，身体几乎全裸，只在腰间围着一块粗麻布，赤裸双脚，如果不是左胸前那高高耸立的乳房，根本看不出这居然是个女人，右胸前只有一块碗口大的疤，却没有右乳。

河中顿时翻腾起来，那螯爪左右乱摇，埃森握不住砍刀脱了手，螯爪带着砍刀缩回水里。又是哗啦一声，他身后又有一只螯爪探出，前端巨大的爪钳好似铡刀，向埃森的脖子夹过去。

“啊！”岸上的柯林不禁惊叫出声，却听“砰砰砰”几声枪响，古曼蒂举枪开了火，在五倍红点瞄准镜的帮助下，子弹准确地射在螯爪上，那只螯爪猛地一震，迅速缩了回去。

岸上枪法好的队员纷纷举枪射击，河面上水花四溅，白浪翻腾。水花中除了几名战士忽上忽下的身影，就是不时探出水面的硬爪，这些螯爪在冲锋枪攻击之下频频中弹，但因为场面太乱，几颗子弹还是不可避免地打到自己人身上，顿时惨叫声和咒骂声四起。旁边观战的米丽亚感到很意外，这些雄鹰战士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用枪的？怎么连自己都不知道？

人的水性再好也不如动物，就见一只巨大的螯爪猛地夹住一名队员的脖子，可怜那人连叫都没叫出来，“咔”的一声，鲜血直喷而出，脑袋就像用剪刀去剪一根细木棍，当时就被夹断了，尸体喷着血慢慢沉入河里，染红了大片河水。这时有几名队员在同伴的帮助下好容易爬到岸边，忽见几只长长的硬爪也跟着上了岸，岸上的人又惊又怒，连忙拥上去抓住那几条长腿，用力向岸上拉。

这下大家算是看清其真面目了，包括柯林在内的所有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螃蟹！螃蟹壳约有圆桌面大小，那八条长腿每根都至少有三米长，把螃蟹身体高高支起，最前端的两只螯爪更是大得惊人，活像工厂里的机械手臂，前面两只小圆眼睛也有篮球那么大，灵活地左右乱转。这只大螃蟹被众人围攻，挥舞着巨螯向一名战士夹去，他连忙缩头，脑袋躲过手臂却没躲开，螯爪内侧尖锐的锯齿锋利无比，那人手臂应声而落，惨叫着栽倒在草地上。

古曼蒂愤怒无比，他摘下背后的特制尼龙长弓，抽出一支包着塑料头的箭杆搭在弦上，右手将塑料头扯掉，露出涂成红色的精钢箭头，拉开弦“啪”的一箭，正射进大螃蟹张着的大嘴里。大螃蟹连连后退，左歪右晃，两只圆眼睛痉挛地颤抖，不到几十秒钟，终于支撑不住一头倒在地上死了。

柯林端冲锋枪朝一只螃蟹连连射击，可他心慌意乱，子弹全打在坚硬的蟹壳上，虽然打出了一个圆洞，但对方显然并没感觉有多疼。子弹打光了，正在柯林手忙脚乱更换弹匣时，这只大螃蟹抬长腿朝柯林头顶直插下来，柯林大叫着扔掉枪，低头打了几个滚才勉强躲开，那尖腿“砰”的一声深深插在草地上，虽然没刺中柯林，但也刮在他前臂上，划出一道深深的血沟。那螃蟹连拔几次，也没能把插在草地上的长腿拔出来，柯林忍住剧痛掏出手枪向螃蟹的嘴里连连射击，那螃蟹吐出一串水泡，柯林运足力气，将腰抵在地上，右腿使了招“兔子蹬鹰”猛力向那条尖腿踹去。这招是他从小就特别练过的，又下了死力，一腿正蹬在螃蟹腿的关节处，就听“咔嚓”声响起，硬把这条腿从关节处踹断。螃蟹失去重心，身体一歪，举起左侧的大螯爪朝柯林肚

子插去，没等柯林反应过来，一支箭射在螃蟹嘴里，这螃蟹身体直抽搐，不多时就伸直了所有的腿，倒在地上再也不动。

米丽亚跑过去将柯林扶起，他换上新的弹夹，边用手枪射击远处的螃蟹边大声道：“这些螃蟹平时都吃什么？怎么这么大？”

“这是杀人蟹，大家快退到丛林里去，用树作掩护！”米丽亚高喊着下命令，大家连忙向树林中跑去。这时又有几只巨蟹爬上岸来，最前面的螃蟹非常迅速地横爬上来，右螯如闪电般探出，“噗”地插进一名队员后背，竟从前胸捅出。巨蟹仿佛在炫耀力量，高挥螯爪左右挥舞着，那队员身体穿在螯爪上，鲜血四处飞扬，手中握着的冲锋枪仍在胡乱开火。

“该死的螃蟹！”埃森一箭射出，正中螃蟹口内，这螃蟹像触电了似的歪倒，再也不动了。雄鹰战士大多身手敏捷，在岸上才显出优势来，众螃蟹试图爬进树林中，当然不太可能。战士们在巨蟹的长螯之间左闪右跳，利用大树作掩体，同时用冲锋枪、手枪和弓箭轮番进攻。米丽亚和埃森两人连环放箭，每只箭都准确地射中巨蟹的嘴里或者眼珠上。说也奇怪，这些巨大凶狠的螃蟹只要中箭，不出半分钟就会痉挛着死去，肯定是箭头上涂了红剑蛙剧毒。其他人借着树林的掩护，手中冲锋枪怒吼，打得这些螃蟹眼睛稀烂、肚腹淌水，十几分钟后，再没有能动弹的螃蟹了。大家躲在树林中观察了一会儿，这才敢走出来。

看着河岸边横七竖八的这些螃蟹尸体，大家都惊得合不上嘴，粗略一数，竟有二十七只巨蟹被打死或毒死。其中还夹杂着死去和重伤的队员，有的掉了脑袋，有的没了手臂，还有的穿透胸肺不停吐血，更倒霉的人肚皮被划开，肠子流得到处都是，呻吟声四起，场面惨烈至极。

两名队员操起大砍刀，朝一只螃蟹的大腿用力砍去，大骂道：“这些该死的螃蟹，我把你们砍成肉泥！”古曼蒂沉着脸命令大家抢救伤员，把轻伤和重伤者分成两组，移到干净的草地上。

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三个人，显然是在河中被螃蟹杀掉了，另有轻伤七人、重伤四人。队伍中的医生打开医药箱，找出当地的止血灵药为轻伤者止血，另有几人站在重伤者面前，开始低头念诵着什么。

柯林也在轻伤之列，幸好没伤到骨头，涂上止血药后基本没什么危险，但他心中有一种不祥之感，这些重伤的人要怎么处理？在没有手术条件的丛林中，恐怕也只能用帐篷做担架抬着他们前进了。

正想着时，却见古曼蒂摘下一支箭杆，取下塑料包头，走到一名重伤者身边跪下，将涂得鲜红的钢制箭头放在这人嘴唇边。这人失去了右臂，血都快流光了，他颤抖着举起左臂，用手紧紧握住古曼蒂的左手，勉强张开嘴，用舌尖舔了舔箭头。

柯林大惊，惊恐地看着米丽亚，米丽亚低着头眼中噙泪，肩膀直抖。这时那名重伤的队员突然开始抽搐，双腿如筛糠般抖了几下便不再动，古曼蒂扯断他脖子上的兽骨项链，远远地抛入河水中。

他依法炮制，剩下三名重伤者全都舔了红剑蛙毒自杀。众队员脸色凝重，看着这些平时一起出生入死的同伴一个个死去，心如刀割。古曼蒂站起来，大声念诵道：“他们的灵魂已经追随真神而去，也会保佑我们平安健康。他们是真正的勇士，死在战场上是雄鹰战士最大的荣耀！”

众雄鹰战士高举右臂齐声大吼，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

大家折了些树枝盖在死者身上，这时轻伤者的血也止住了，剩下的人各自整理装备，继续向前行进。柯林暗自后怕，不禁摸了摸胳膊上的绷带，心想幸亏自己只是轻伤，否则是不是也要像他们一样，只能用红剑蛙的毒自杀？

继续走了两个小时的路，时间已近中午，前面的杂草越来越高，根本没有路，横七竖八的藤蔓到处都是，草丛中经常有东西突然窜过，让大家的神经不时一紧。闷热难当，所有人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脸上的汗水流个不停。几乎所有人的水壶都空了，走在队伍前面的一名队员举着水壶，壶嘴朝下用力倒了半天，半滴水也没有。他舔了舔

干枯的嘴唇，喘着粗气说：“埃森，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一会儿再走？没有水喝，又不停出汗，我们会脱水休克的！”

第六十四章 亚马孙（2）

埃森也是大汗淋漓，他看了古曼蒂一眼，得到默许后命令大家原地休息半小时，补充些食品，顺便派出六个人带上罗盘和武器，在附近区域寻找水源。

柯林坐在地上，抬头看看天空，浓密的树冠几乎完全遮住太阳光，但同时也无法散发热气，整个丛林等于是一个扣着盖子的大蒸锅，人在其中自然苦不堪言。他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对米丽亚说：“我觉得无法喘气，这样下去会不会被活活闷死？”

米丽亚也是神情委顿，她强打精神说：“如果能找到水源就好了，可以帮助身体降温，不然再这样下去，身体大量出汗脱水，很容易导致休克。”

柯林握着轻飘的水壶晃了晃，只发出轻微的水声，看来快要见底了。倒转壶底，几滴宝贵的水洒在舌头上。他舔了舔嘴唇，看到身后有一棵大树，也没多想，挪屁股将后背靠在树上。

他侧目看去，见左侧树干上爬着一只形状奇特的昆虫，这虫子有点像春天城市里树上生的毛虫，但中间的毛刺呈蓝色，而两端的毛刺又长又多，几根主刺上又生着很多支刺，活像插了几根松树枝，身体两侧还有两条白线。这虫子一扭一扭地朝柯林耳朵处爬来，柯林哪里见过这种奇怪虫子？吓得连忙直起腰躲开。

就在这时，从树中传出“咔咔”的声响，仿佛什么东西正在断裂，同时感觉到地面隐隐震动。柯林刚要回头看，米丽亚却迅速将他拽起来，大声道：“快躲开，这树要倒了！”两人侧向跃出，就见柯林刚才靠着的那棵大树从根部发出连续的“咔咔”声，声响低沉发闷，树身慢慢折断，并从断裂处逸出股股灰尘和白烟，随即树身开始倾倒。“快散开！”有人大喊道，正在休息的人全都爬起来四散躲避，大树越倒越快，轰的一声砸在对面一棵粗树上，那棵树也被砸得折断，又撞在另外两棵树上。只见树冠晃动，巨响连绵不绝，由近及远，过了半晌

仍然由丛林深处传出，不到两分钟工夫，附近居然被砸倒近百棵大树，就像被开辟出了一个广场，强烈的阳光照射进来，光柱中灰尘飘动，落叶纷飞。

在亚马孙丛林里，很多树都被蚂蚁或蛀虫吃得根腐基烂，外表看上去粗壮威武，其实外强中干，一遇到外力撞击就会折断，同时连锁撞倒无数棵树。

“有没有人受伤？”古曼蒂那低沉的声音传了出来。

几分钟之后，埃森上前说：“族长，有两人躲避时腿缠到树藤，被树干砸断了大腿和脊椎。”随后有人把这两名伤员抬了过来，断腿的还好些，那被砸断脊柱的队员脸上全是豆大的汗珠，身体不住地痉挛抽搐，但却紧咬牙关，一声也没叫出来。

“给巴尔处理一下断骨，然后做一副拐杖，让他自己回去找汽船。”古曼蒂来到近前，查看过伤势后说道，随后又走到断腰那人身前。那人颤抖着伸出手，对古曼蒂说：“族……族长，我不想死，你要救救我……”一名队医走上前，仔细查看他的伤势，再抽出匕首，用刀尖刺他脚心，微微有些反应。队医站起来说：“亚德罗的脊椎第七节粉碎性骨裂，虽然里面的脊髓没有完全断开，但身体没法动弹，我们现在也没有条件医治。”古曼蒂点点头，慢慢从背后抽出一支箭杆，那人立刻大叫：“族长，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我妻子还怀着孩子，我要活着回去！”他努力支起上身，但下身却丝毫不能动。

“亚德罗，身为雄鹰战士，你忘记在创世神面前发的誓了吗？”古曼蒂将箭杆前端的塑料套扯下，把涂得鲜红的钢箭头放在他面前，“我们这次身负重任，不允许任何力量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受重伤也是神的旨意，但你已经为印第安族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所有人都会记住你的名字。亚德罗，勇敢一点，像个雄鹰战士！”

这叫亚德罗的人泪流满面，他看了看站在周围的众队员，说：“兄弟们，帮我照顾丽蒂和孩子啊！”众人都默默点头。亚德罗流着眼泪抬起头，伸舌舔了舔箭尖，然后颓然躺下，慢慢闭上眼睛，神情十分痛苦。不到半分钟，他突然身体抽搐，抖了几下就不再动了。

众人拔了很多杂草把亚德罗的尸体盖住，又有人用树枝作夹板，把巴尔的断腿固定好，再用砍刀削了两根拐杖，连同罗盘一块儿交给他。敷过药之后，巴尔满头是汗地抱着拐杖靠在一棵树上喘息，古曼蒂下令十分钟之后队伍出发。刚发完命令，负责找水的几个人回来了，高兴地说：“族长，东南方向大约六百米处有一条小溪，溪水比较浅，但水质还不错，用过滤器处理之后就能直接喝了！我让斯蒂巴在河边守着，咱们快去吧！”

这个消息多少让人感到高兴些，古曼蒂立刻下令队伍向水源处出发，只留下巴尔一人，他仍然靠在树上，眼巴巴地望着队伍整理行装出发。柯林问米丽亚：“他怎么办？我们不带上他吗？”

“当然不。他行动不便，如再遇到什么危险，我们根本无暇顾及，所以只能让他自己回汽船处待命。”埃森回答道。

柯林顿时急了，大声说起来：“可他现在根本没办法独立行走！我们已经在丛林里走了这么多天，全凭 GPS 定位才不至于迷路，而他只靠罗盘又怎么可能找到汽船？路上遇到危险还不是一样白白送死？”

埃森无奈地道：“没办法，我们不能为了照顾他耽误队伍的行动。这次出发前我们定下了死规定，谁负了重伤就只能自生自灭，这是真神的旨意，谁也不能违抗。”

“什么狗屁规定？！难道你们连兄弟朋友也可以扔下不管？”柯林大声道，脖子上青筋突起，“受了重伤就抛下，这与亲手杀死自己的朋友有什么区别？”

巴尔忍着痛，拄着拐杖对柯林说：“柯林先生，请你不要这么说。是我自己不小心受的伤，不能耽误大家去寻找黄金城，我自己会照顾自己！”

古曼蒂冷冷地看着柯林没说话。埃森拍了拍柯林肩膀：“我们也是出于无奈，这次丛林之行任务艰巨，我们所有的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对于寻找黄金城来说，我们个人的生命完全微不足道。”

柯林咬着牙说：“连自己的兄弟朋友都可以牺牲，就算你们找到黄金城又有什么用？”

古曼蒂跨步上前，一把揪住柯林的衣领，怒道：“小子！牺牲少数人造福多数人，这道理你应该明白，在南美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就算你受了重伤，我一样会把你扔下，你最好给我小心点！”他将柯林推得后退几步，转身大步走开。

柯林愤愤地看着古曼蒂离开的背影，抬手整了整凌乱的衣领。这时米丽亚走到古曼蒂面前，说：“父亲，巴尔只是一只脚有伤，另外一条腿是好的，他可以用双拐走路，跟上队伍完全没问题。如果把他留在丛林中，就等于看着他死，我希望还是……”

“别说了，有我在，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古曼蒂根本不听她的话，径直走开了。

米丽亚气得胸口发闷。埃森来到米丽亚身边，低声说：“别计较这些了，快走吧。”说完随古曼蒂而去。众人都背上装备，开始向水源处进发。几个人走到巴尔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默默走开。埃森拿出自己的佩枪递给巴尔，低声说了句：“愿真神保佑你。”然后转身走了。

巴尔望着大家渐渐走远的背影，流着泪低头看看手上这支 M5904 手枪，颤抖着一拉套筒将子弹上膛，慢慢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砰！

已然走远的众人听到身后传来的枪声，不由得全停下脚步，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停顿几秒钟后又都继续向前走。

来到这条小溪边，果然溪水很浅，在亚马孙丛林中能遇到如此清澈的溪水真是幸运。回来报信的那人高兴地捧起水说：“族长你看，这水很不错！”突然他收起笑容，四下看了看：“咦，斯蒂巴哪儿去了？斯蒂巴！”“这种时候居然还乱跑，找回来！”古曼蒂低沉声音命令道。那人弯下腰，仔细在溪边观察脚印，发现有一排浅浅的足印沿溪水上游而去，他连忙叫上另外一人沿足迹追去，寻找那个叫斯蒂巴的队员。

其他人早就按捺不住，纷纷上前捧起溪水向脸上泼，总算驱走了身上抑郁的热浪，另有人拿出矿石滤水器开始过滤溪水，并灌到大家的军用水壶中。

第六十五章 亚马孙（3）

不多时两人折回来，焦急地报告：“族长，地形太复杂，足印在丛林中就消失了，没能找到斯蒂巴。会不会是顺着溪水走迷路了？”

埃森生气道：“让他守在溪水旁边也会迷路？难道怕这溪水跑了吗？”说完他从怀中掏出一只形状奇怪的哨子，放在嘴边吹起来。哨子发出类似鸟鸣的声音，低沉抑扬，音调十分怪异，众人期待着斯蒂巴能听到声音并予以回应，但过了半晌仍无动静。

那探路的人有些慌了，说：“斯蒂巴身上也有鹰哨，他听到哨声应该会鸣哨回应的，可为什么没动静？会不会出事了？”

大家又都紧张起来。柯林问：“现在怎么办？”

米丽亚想了想，说：“先带上水，然后队伍沿足印方向前进，寻找斯蒂巴！”众人立刻加快速度喝够水，然后将水壶灌满，再顺溪边进入丛林寻找失踪的斯蒂巴。

果然，足印在丛林中极难辨认，埃森弯着腰，像猎犬般嗅着空气中的气味，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身来摇摇头，指着地上的几摊美洲豹粪便说：“这里有干扰，我嗅不到他的气味。”

古曼蒂迈上几步，四下看了看，右手持弓弦指向左前方说：“继续进发。子弹上膛，小心前进！”队伍都警觉起来，负责保卫的队员端着 M4A1 冲锋枪，小心翼翼地保护队伍慢慢向前移动，柯林也拽动枪机，与米丽亚并肩走在古曼蒂身后。走了两百余米，忽然见前面的人左拳高举，低呼道：“大家隐蔽！”

所有人立刻伏下身体，持枪者躲在树后，只露出半边脑袋，眼睛透过冲锋枪上的瞄准镜死死盯着前方，呼吸也变得急促。柯林伏在米丽亚身后的杂草丛中，小声问：“有什么动静？”

那人低声回道：“前面约一百米处的树上有人！”柯林吃了一惊，连忙抓起冲锋枪，眯起左眼利用瞄准镜观察。果然，在一株粗壮的大

树上似乎抱着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人，这人静静地攀在树上不动，不知在等待什么，只是多半边身体被树挡住，看不清楚。

“埃森从右侧绕过去，鲁比从左面包抄，看看那人的衣服是什么族的，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得了古曼蒂的命令，悄悄移动身形，以杂草为掩护，分别从两侧向那株树绕去。

埃森斜着绕出近百米，拐了大半圈才绕到正面，再向前移动几十米，举枪从瞄准镜中看去，顿时吓得一惊：那树上的哪是什么穿红衣服的人，却是一具剥了皮、被标枪钉在树上的干尸！远远望去干瘪枯瘦，不知在树上挂了很久。他四下观察了一会儿，见并没有什么动静，便扬了扬手，示意大家可以过来，其他人这才敢站起身，呈扇形向那棵树围去。来到树前时，四周腥臭味弥漫，无数苍蝇在干尸周围嗡嗡飞舞，大家都捂着鼻子，被这场景惊得头皮发麻，感到一阵阵反胃，米丽亚更是差点呕吐出来。古曼蒂皱了皱眉，说：“是谁干的？”

埃森站在树下仔细看了看，这具干尸被一杆涂有白色条纹的标枪从咽喉深深插在树干上，浑身血肉模糊，五官更是无法辨认，全身的皮被剥得干干净净，只有脚上穿着一双灰色高靿儿皮鞋，看样式应该是越野靴。从干尸的腐烂程度看，挂在树上至少有几个月了。

“还好不是。”埃森吁了口气道。古曼蒂看了他一眼，立刻明白了他这句话的意思。前几天宿营时失踪了六个队员，刚才斯蒂巴也不见了，但这具干尸穿的鞋并不是队伍配发的黑色防滑靴，说明死者并非雄鹰战士，自然也不是斯蒂巴。

一名队员用枪瞄准那杆标枪，说：“族长，要不要放下来仔细检查一下？”

古曼蒂摇摇头：“放下来也没用，尸体身上除了靴子连半块布也没有，根本不可能查出身份。”

米丽亚取出棕榈油精涂在上唇，手仍然捂着鼻子，在树下转了几圈，抬头看着那杆粗壮的标枪，心中充满疑惑。她走到古曼蒂身旁，说道：“父亲，我觉得这块区域不安全，我看咱们还是远离这里吧，从几公里以外绕过去再继续前进！”

“为什么？”古曼蒂问，“这样会多耗费时间！”

米丽亚答道：“父亲，你还记得小时候我爷爷给我们讲的阿瓦加族的传说吗？崇拜白色的弯月。那杆标枪上的白色条纹我仔细看过，就是一个拉长的弯月形图案，所以我怀疑……”

古曼蒂打断道：“什么阿瓦加族，那些都是老辈人胡扯出来的故事，不用相信。亚马孙丛林里有很多原始部族，他们只对不友善的外来人下毒手，我们都是印第安人，就算遇到他们也没什么。埃森，通知大家提高警惕，继续前进！”米丽亚还要说什么，古曼蒂不耐烦地把手一挥，示意队伍继续向前方进发。

柯林悄悄拉了一下米丽亚的衣襟，问道：“阿瓦加族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传说中的古老母系部族，”米丽亚无奈地摇摇头，显得忧心忡忡，“她们身强力壮、勇猛好斗，居住在亚马孙河深处，几百年与世隔绝。不知为什么，这个部族里女人生的孩子中女婴占绝大多数，她们以为这是上天的神谕，是真神指示她们要以女人为领导主体，因此就将族中的男人——无论父亲、丈夫还是儿子全部杀掉，只留女人。她们每年定期与附近其他部族的男人聚会交配，生下的仍然大多数是女婴，而极少数的男婴则扔到深谷中摔死。”柯林吓了一跳：“还有这样的部族？真够残忍的！女人也这么凶悍？”

米丽亚喝了口水，接着说：“虽是女人，却丝毫不比男人弱。她们喜欢战斗，尤其擅长使用标枪和射箭，兵器上涂有剑蛙毒，和敌人作战时从不留活口，亚马孙河流域的土著人称之为‘亚马孙女战士’。但这些只是传闻，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她们的样子。”

柯林问：“难道她们都藏起来不见人？”

“不是，见过她们的人都死了。”米丽亚道。

柯林不寒而栗，下意识地左右看了看，生怕有什么女战士会突然由丛林中跳出来，给他一箭。

米丽亚叹了口气，说：“真神保佑，希望那些只是传闻而已。”

队伍又走了几公里，忽然探路者报告，在几棵树上又发现了几具同样被钉在树干上的剥皮干尸，这些挂着干尸的树呈扇状分布，并且

无一例外地全部面朝西北方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家立刻高度警觉，都端枪在手，忽然一名队员大叫起来：“斯蒂巴，是斯蒂巴！”

大家循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最远处一棵树上有个人吊着，身上衣服还在，也是被标枪插入咽喉钉在树上，五官流血，赫然就是斯蒂巴，但已经死了。

那先前探路的人大叫一声，向那棵树飞奔过去，埃森在后面高喊：“尤卡坦，快回来，回来！”话刚说完，一支利箭从树林里闪电般飞出，“嘭”地射在尤卡坦左脖颈处，从脖子右侧直贯出来，尤卡坦连叫都没叫出来，又向前踉跄跑了几步才栽倒。

“有敌人进攻，散开卧倒，开火！”埃森大声下令，所有持枪队员四散躲开，迅速伏倒，并向发出箭的位置连连开枪，子弹把灌木打得噼噼啪啪纷纷折断。四周丛林中“嗖嗖”飞出十几只标枪，箭矢也像流星般不停地射出来。米丽亚大叫道：“敌人在前面十一点钟和两点钟位置，快躲到树后！”队员们边躲避边猛烈开枪还击，隐约听到从对面丛林中传出几声闷哼，似乎对方也有人被子弹打中。

古曼蒂喊道：“散开，几人一组进丛林隐蔽！”几十名队员纷纷钻进林中。柯林和米丽亚、埃森三人为一组，刚跑进树林，突然杂草响动，一个人影冲到柯林身后怪叫着举刀就砍。柯林大骇，忙回头举冲锋枪格挡。对方锋利的钢刀砍在枪身上，“当”的一声，震得柯林双手虎口隐隐作痛，他飞起右腿踹向对方小腹，对方敏捷地向后跳开。在这一瞬间，柯林看清了对方的模样。这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土著人，浑身皮肤晒得黝黑，脸上用白垩粉画着条纹，横眉立目，掀鼻厚唇，长相非常凶恶丑陋。胸口用白粉画着一个弯月图案，身体几乎全裸，只在腰间围着一块粗麻布，赤裸双脚，如果不是左胸前那高高耸立的乳房，根本看不出这居然是个女人，右胸前只有一块碗口大的疤，却没有右乳。

第六十六章 亚马孙（4）

柯林举枪刚要开火，树丛中又钻出一个举着弓箭、只有左乳没有右乳的土著女人，抬手就是一箭。柯林吓得连忙低头，利箭刷地掠过柯林头皮，“铎”的一声远远钉在背后的树干上。那土著女人迅速从身后兽皮囊中再抽出一支箭杆，搭在用豹筋制成的弓弦上刚要拉弓，米丽亚娇喝一声冲上前，纵身跳到半空飞起一脚，正踢在那土著女人的太阳穴上。土著女人被踢得口吐鲜血倒在杂草里，扭了几扭就不动了。突然草丛中又跳出一个土著女人，手持标枪猛向米丽亚后背刺去。米丽亚刚刚落地，顺势一个前滚躲开，两个土著女人各持刀枪，同时上前夹攻米丽亚。柯林举枪几次瞄准，却因为三人动作太快而不敢开枪。埃森抽出军用匕首冲上去，举刀向一土著女人后背猛插。

那土著女人听到后面有声，也不回头，手中标枪向后猛抡，埃森早看到她标枪末端涂成鲜红，知道是红色剑蛙剧毒，中人必死，连忙后撤躲开。另一个拿刀的土著女人上前就砍，埃森侧身闪过，左腿飞出踢在她右手腕处，这土著女人手掌一松，刀掉在地上，埃森不等她捡刀，上前匕首直刺对方前胸，土著女人也不躲避，伸出双手去抓埃森手腕。谁知这却是埃森的虚招，他以右腿为轴，迅速转到对方侧面，闪电般挥出匕首扎进土著女人脖颈，土著女人双手乱挥，埃森拔刀出来，血从她脖子上喷出老高，女人慢慢倒地。

另一个持标枪的土著女人见同伴死掉，气得哇哇怪叫，扔下米丽亚朝埃森扑来，埃森没时间和她浪费，一枪击中对方额头，把她打翻在草丛中。

众人开始了和土著女战士的激斗。有个土著女战士远远地掷出标枪，从一名队员头皮上掠过，直擦出一道血沟，那战士叫着跪倒在地，鲜血流得满脸都是。旁边一人开枪将那女战士打死，大声问：“你怎么样，乌查？”那队员捂着流血的头皮，眼睛也被血糊得睁不开，说：“我没事，死不了……”刚说完，突然他浑身颤抖，就像被人当胸打了一拳，跪在地上身体慢慢扑倒，扭了几扭后不动了。

柯林手枪子弹打光，刚要去掏弹夹，一名女战士挺标枪冲上来，柯林急忙抽出军用匕首，但对方的标枪长逾两米，柯林根本无法靠近。眼见标枪刺向自己咽喉，他伸左手抓住枪杆，见前端削得尖尖的枪头涂得鲜红，知道这又是那种红剑蛙毒，吓得手脚直抖，说什么也不敢松开。

女战士几次拽标枪不成，飞起一脚踢他裆部，柯林又气又笑，心想土著女人也知道专挑男人致命的地方打。他右手匕首猛砍，将标枪从中砍断，枪头握在自己手里，女战士手中只剩下半截枪杆。对方稍稍一怔，却丝毫不退缩，仍然大叫着扑上来，柯林被气势吓倒，转身就逃，谁知女战士动作极快，转眼间已经追上他，手中半截枪杆飞越过柯林头顶，双手猛地扼在他喉咙上用力死勒。

柯林被勒得喉咙几乎要断了，他伸手要抓对方头发，女战士头部后仰不让他抓到。柯林双眼金星直冒，左手用力将半截枪头向后扎，划破了她左肋处皮肤。

女战士连声大叫，她很清楚枪头上毒液的厉害，毒液已经进入体内，自己最多半分钟后肯定死亡，她手上继续用劲，想要活活勒死柯林。柯林一张脸涨成了紫茄子，双手乱抓乱挠，就在意识渐渐模糊时，忽然感到勒在喉咙上的手越来越松，最后两人同时后仰摔在地上。柯林侧滚跳开，跪在地上咳嗽了半天，回头再看那女战士，双手仍然保持着掐脖子的姿势，双眼圆瞪，却已经毒发死了。

两个土著女战士正在追赶一名队员，经过一具队员尸体时，有个女战士顺手捡起死尸身旁的冲锋枪，左看右看。那被追赶的人打光了一匣子弹，正手忙脚乱地卸下空弹夹，一看此情景吓得魂飞天外，暗想这下可完了。但这土著女战士显然不认识枪是什么东西，看了看之后又扔在草地上，继续举起标枪朝他冲过去。这人总算松了口气，但也没时间换新弹夹，只好以冲锋枪当盾牌抵挡，两名女战士像遇到杀父仇人似的，发疯地进攻。这人渐渐抵挡不住，一不留神脚下打滑摔倒，一名女战士疾跑上前高高跃起，下落时标枪用力插在这人胸口。

这人高声惨呼，土著女战士一边怪叫，一边拔出标枪再插，鲜血飞溅而出喷了她满头满脸。

古曼蒂沉着脸，手持那把巨大的镶金杜米刀，每当土著女战士挺标枪刺来时，他挥动杜米刀砍断标枪，随后抢上一步出手，不是砍掉对方头颅，就是把女战士从肩膀直接劈成两半。他的刀又大又沉，锋利无比，转眼间就杀死了五六名土著女战士。对方见这人异常厉害，知道他肯定是领头者，于是都躲在丛林中向他射毒箭。众队员连忙上前为族长做挡箭牌，纷纷中箭倒地。

埃森见双方拉开了距离，连忙下令扔手雷，几名队员早从背包中取出高爆手雷，远远抛进丛林。这种手雷是最先进的美制手雷，整体呈浅灰色的圆柱状，将前端旋转两周后便会发出滴滴声响，在十秒钟内抛出去即可。轰——轰！

巨大的冲击力将几棵大树拦腰折断，躲在丛林里的几名土著女战士也被炸得飞上半空，断臂断腿挂在树枝上。这些女战士长年住在原始森林中，哪里见过手雷这东西？还以为是上天发怒打雷，连忙呼哨几声，纷纷钻进树丛深处逃得无影无踪。

大家连忙换弹夹拉枪机，警觉地四处张望，生怕这些凶悍的女战士再放冷箭，或张牙舞爪地挺标枪扑出来。十几分钟过后，并没有女战士再出来骚扰，看来确实是逃远了。

古曼蒂下令十人警戒。埃森迅速清点人数，这回倒没有受伤的，因为凡是中箭或中枪受伤的队员都无一例外地被毒死，算尤卡坦在内共死了八个人，其中四人只受了轻伤，但同样毒发毙命。米丽亚走到一名土著女战士尸体旁蹲下仔细查看，这女人体格健壮，皮肤黝黑，胸前用白粉画着弯月形图案，硕大的左乳丰满下垂，右乳处只有光秃秃的一块疤痕，似乎被人为切掉了。再看其他女战士的尸体，都是同样被切去右边乳房。

“这就是亚马孙的阿瓦加族女战士，”米丽亚站起身，朝古曼蒂大声道，“她们残忍好斗，切除右边乳房是为了利于投掷标枪和拉弓弦！”

她们崇拜白色的弯月，用毒箭和标枪杀死任何经过她们领地的人！如果我们绕开这里，就不会无谓地牺牲这些兄弟的性命！”

古曼蒂自知理亏，便没说什么，只是吩咐大家收拾装备，并让埃森利用 GPS 定位仪找出一条绕开土著女战士领地的路线，但也不要太绕远。

米丽亚仍然怒火上冒，她快步走到古曼蒂面前：“父亲，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劝告？从小到大你只会发号施令，却从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古曼蒂狠狠地瞪着她，强压火气不发作。

“你看看这些死去的兄弟，他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是来完成伟大的任务的，而不是来做你一意孤行的牺牲品！”米丽亚大声说。

“你给我闭嘴！”古曼蒂终于按捺不住，狠狠地打了米丽亚一记耳光。

这记耳光打得极重，米丽亚身体歪了一下差点摔倒，嘴角也渗出血丝。柯林连忙上前扶住她，小声道：“算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就别再说了！”

米丽亚擦了擦嘴角的血，冷笑着说：“父亲，这就是你的解释。当然我已经习惯了，也许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看来我真不该多嘴！”

古曼蒂大怒，还要动手再打，埃森连忙上前劝开。古曼蒂指着米丽亚道：“别以为你是我的女儿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说过的话就是命令，如果你再敢对抗，就砍断你的双腿，让你留在这里喂蝎子！”

古曼蒂说完转身走了。柯林对米丽亚说：“你父亲也是为了让队伍少走些路程，你就别怪他了，走吧。”米丽亚慢慢走着，低头不语。一名队员说：“看来鲁柯姆他们六人也是被这些该死的亚马孙女战士杀死的，之前我还以为是丛林中的恶鬼把他们的魂给勾走了。听说那些鬼都是以前在丛林中迷路、最后被野兽吃掉的路人，它们只在晚上出没，专门吸活人的精血……”

“别说了，怪吓人的！”另一名队员打断道，“这亚马孙丛林每年不知道有多少探险者和寻宝者死在里面，要是这样说，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够它们分的！”

米丽亚心情烦躁，大叫道：“别说了，你们两个笨——”突然她停住嘴，眼睛直勾勾地望向前方。那两名队员吓了一跳，连忙顺她眼神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只蓝色的大蝴蝶在远处灌木丛中翩翩飞舞，煞是好看。十多人也都看到了这只漂亮的蓝色蝴蝶，他们立刻停住脚步，都呆呆地看着它，似乎被施了定身法。

那只蝴蝶慢慢飞上树梢，落在一根枝条上，两只宽大的翅膀优雅地一张一合。在太阳光照耀之下，蝴蝶的翅膀不断变换颜色，从蓝到紫，由橙到绿，仿佛彩虹般美丽无比。

一名队员呆呆地看着，口中喃喃道：“海伦娜女神！是海伦娜女神！”

所有人都围拢过来，包括古曼蒂和埃森。埃森举起望远镜看去，欣喜地说：“族长，真的是海伦娜女神，你快看啊！”好几名雄鹰战士跪在地上，朝蝴蝶的方向伏身膜拜。

第六十七章 亚马孙（5）

古曼蒂拿过望远镜看了看，点头道：“没想到竟能遇见海伦娜女神蝶！我们一定有真神保佑。埃森，你说对吗？”埃森连连点头。这时那只蝴蝶又飞起来，向前方翩翩飞去，众队员都在后面跟着一路跑过去。蝴蝶越飞越高，穿过一小片树林就不见了，队员们连忙纷纷钻入树林，似乎生怕看不到了。

“都给我回来，你们这群笨蛋！”古曼蒂大骂，但已经有二十几人追了上去，埃森连忙下令去追，余下的人也越过树林去找人。

穿过这片高矮不等的树林之后，忽然大家眼前一花，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无数蓝色蝴蝶在透过树叶洒下的阳光中上下飞舞。这些蝴蝶都有巴掌大小，翅膀在光线照射下变换着各种颜色，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仿佛进入了七彩的神话世界。

埃森惊呆了，他慢慢走向前，一直走进蝴蝶丛中，那些蓝蝶好像有灵性似的，开始围在他身体四周飞舞不停，埃森的身体完全被蝴蝶掩盖，变成了一个蓝色人。所有人都被这奇异的景象震惊，都欢呼着跑进草地。蝴蝶越聚越多，只要伸出手就有上百只蝴蝶落在手臂上，

众人都认为这是真神对人类的眷顾和恩宠，不少人跪倒在蝶群中，大声用印第安语念诵着什么。

柯林和米丽亚也冲进蝴蝶群中，无数蝴蝶落在他们头上、身上甚至脸上，米丽亚开心地大笑：“这么多海伦娜女神蝶！以前我只是在秘鲁博物馆看到过一只标本，现在居然有这么多，哈哈！”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而古曼蒂却毫无兴趣，虽然这些比黄金还珍贵的海伦娜女神蝶每只标本的价格达到7万美元以上，但他并不以为然。这并不是他的目的，除了找到黄金城，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他动心。看到手下人在蝴蝶群中又蹦又跳，好像过年一样，他气往上撞，大声道：“全都滚出来！”

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根本没人听他的，古曼蒂更气了，他刚要再次大叫，忽然所有的蝴蝶都改变飞翔的方向，全部朝一个地方飞去。众人都有点奇怪，抬头一看，远处有一只两米多高的巨型海伦娜蝴蝶静静地落在一棵粗大的树干上。这只巨型蝴蝶头朝上，两只翅膀都有门帘那么宽，上面满是漂亮的蓝色荧粉，中间一条白色纹理从上至下贯通整个翅膀，白色条纹旁还有橙、黄、绿、紫等色的小圆点，说是小圆点，却也有拳头那么大。

大家都愣住了，这是蝴蝶吗？有谁见过比大象还高的蝴蝶？简直就是蝴蝶成仙！可这只巨型蝴蝶只静静地停在树干上，翅膀微微扇动，旁边无数只小女神蝶围在它身边不停飞舞，但却没有一只敢停留在巨型蝴蝶一米以内。这是一只海伦娜女神蝶之王。

看着这奇异的景象，所有人都忘了说话，甚至忘了呼吸，大家全都呆呆地站着、看着，每个人心中都充满敬畏和喜悦。这种海伦娜女神蝶是南美洲传说中的神蝶，数量极其稀少，比大熊猫还要珍贵得多，只有深入热带丛林腹地的人才可遇到。它是创世神女儿的化身，是印第安种族守护女神的象征，虽然近百年来也没几个人见过，但女神蝶仍然为所有印第安人所敬仰。

埃森慢慢走到巨型女神蝶面前五六米处跪下，双臂平伸伏在草地上，这是印第安人至高无上的礼节，用以表示最崇高的崇拜之情。其他队员包括米丽亚也都朝巨型女神蝶跪了下来，一时间静寂无声。

古曼蒂看着这些平日里最忠诚听话的战士现在却在朝一只变异的大蝴蝶跪拜，他怒火上撞，拔出大腿外侧皮制枪套中的手枪，一拉套筒将子弹上膛，高声道：“都给我站起来，继续前进！”

没人应声，众人仍然跪在地上膜拜，一动也不动。柯林看了看古曼蒂，把双手一摊，做了个无奈的表情，古曼蒂咬了咬牙，慢慢举起手枪。

砰砰砰！他连开三枪，准确地打在巨型女神蝶后背正中央，巨型女神蝶的两只巨型翅膀剧烈地颤动起来，从枪眼中流出一些蓝色液体，随后两只翅膀慢慢歪向下方，身体也从树干上掉下来，仰面朝天落在草地上，扑腾了几下翅膀便不动了。

大家都被枪声吓得一颤，回头看着拿枪的古曼蒂，再看看被打死的巨型女神蝶，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无数的女神蝶见巨型蝶已死，顿时乱飞乱撞起来，有些甚至直接撞到树干上掉落地面，大多数蝴蝶都四散飞走，不多时就全不见了，只剩下那只死的巨型女神蝶静静地躺在草地上。

埃森马上站起来，跑到巨型女神蝶跟前，见它那六只细爪伸得直直的，口器吐出老长，显然已经死透。埃森眼泪流出，转身对古曼蒂大叫：“族长，你为什么要打死我们的保护神？为什么？”

古曼蒂垂下持枪的手，枪口还在向外逸着淡淡青烟，面无表情地回答：“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不要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你们不听命令，所以只好打死它。”

“可它是……它是我们印第安人的保护神啊！百年难得一见的女神蝶，而且还这么大！你打死它，真神一定会发怒的，上天会降罪给我们的！”埃森急得大叫。

古曼蒂上前几步猛地揪住埃森的衣领：“怎么，连你也不听我的命令了吗？只不过是一只变异的巨型蝴蝶，和真神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找的是黄金城，不是蝴蝶！快命令他们收拾装备，给我上路！”

埃森望着古曼蒂，似乎有些不认识这个很熟悉的族长，他回头看了看，几十名队员都围在巨型女神蝶旁边，显得非常伤心，米丽亚也依在柯林怀中流着眼泪。埃森稳了稳激动的情绪，走到众人跟前说：“好了，大家快整理自己的装备，我们要前进了！”

几名队员流着泪冲上去抓住埃森，大声质问：“为什么要打死女神蝶之王？为什么要这样做？”

“又不是我打死的，问我有什么用？”埃森也是满腹怒火，没好气地回答，“别问了。再过一会儿天就要黑了，大家快整理装备，我们要趁天黑前找到树林宿营！”

众人虽然伤心愤怒，但还是默默地执行命令，全都背上装备穿过这片空地，继续向正南方走去。

走了半个多小时，从左前方传来流水的哗哗声，同时空气中隐隐有一股新鲜的潮气。

“前面肯定有大河！”柯林高兴地说。大家加快脚步，果然，穿出灌木丛后豁然开朗，一道长长的峡谷横在眼前，两侧郁郁葱葱，树林茂密，谷中到处溪水潺潺，几十米外峡谷最高处的水流更是像瀑布般急落而下，撞击在下方的河水中发出巨响，激起大片白色水雾，一道彩虹在水雾中若隐若现，十分漂亮。水花远远逸来，附近的空气也变得很是清凉，就像安装了天然空调。在亚马孙雨林居然也有这样凉快的地方，众队员高兴得忘了刚才的不愉快，都卸下装备大叫着奔向瀑布，想洗个天然淋浴。

“那瀑布的河里不会有什么生物吧？”柯林担心地说道。因为水流声音太大，他不得不扯着嗓子说话。“不会的！瀑布附近水流很急，普通生物都会惧怕被高处的水流卷进而击伤身体，所以不用担心附近有什么东西。”埃森大声回答。古曼蒂也扯开衣领露出胸膛，享受着由清凉空气带来的舒适。

米丽亚来到河边，伸手捞了些清凉的水舔了几下，没什么异味，只是舌尖似乎感觉有点怪怪的。再用滤水器装满水，看到仪器底部的液晶显示屏显示出“PH5.7”的字样，她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站起身道：“我明白了！”古曼蒂、埃森和柯林几乎同时发问：“明白什么？”

米丽亚指着显示屏上的数字说：“你们看，这里的水呈酸性，PH值更是达到了5.7左右，科学证明，水质偏酸可导致生女孩概率增加，所以那些阿瓦加族女战士们生的后代大多是女婴！”

“原来是这样。”柯林看着滤水器上的显示数字，恍然大悟，“怪不得她们生的女孩比男孩多，可惜她们还以为是上天的神谕，竟然把族中的男人都杀死，还把生出来的男婴扔到山谷里，真是太无知了！”

古曼蒂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我们印第安人大多数都是土著，哪像你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有知识？你是在笑话我们吧？”

“不是不是！”柯林连连摆手，“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古曼蒂先生，你误会了。”古曼蒂“哼”了声不再理他，顾自取出军用水壶在滤水器下面灌水。

埃森抬腕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六点，他连忙走到瀑布旁，招呼大家快穿好衣服，带上行装赶路。队员们都热坏了，全在河水中淋浴，根本不愿上岸。埃森无奈只得跳进河里，像猎犬赶羊似的，一个个伸手将他们揪回来。

第六十八章 亚马孙（6）

忽然看到峡谷顶部似乎有个影子在杂草中闪过，随后就不见了，埃森心中一动，心想也许是美洲虎或野猪一类的野兽，因为这峡谷又高又陡，人很难上得去。好容易将所有人全赶上岸，这时一组探路的队员回来对古曼蒂说：“在瀑布右面拐弯处发现一个山坳，光秃秃的全是岩石，植被稀少。这里又有瀑布，动物都害怕巨大的声响，一般不会靠近，那里应该比较安全，建议在山坳宿营。”

古曼蒂看了看埃森和米丽亚，见两人都没意见，于是下令宿营。另一组探路者回来报告，说沿着峡谷向河的下游走两公里左右，有一

条汇集而成的大河，用丝线捆上肉干扔进河里试探，发现河中有大量鱼类，可以考虑用携带的伸缩钢叉捉一些回来充当食物，以节省粮食。

有了前几天过河时遇到巨型螃蟹的前车之鉴，古曼蒂勉强表示同意，但他命令其中四名队员带上高压电击枪。这种电击枪内置高效硅电池，可以在瞬间施放出四千伏的高压电流，能击倒世界上任何动物，除了鲸。同时他警告道：“不到危险时刻，不要在水下使用这种枪，因为水能导电，在五米范围内，传导到自己身上的电流至少也有一千伏，到时候鱼没捉成，你们自己就要喂鱼了！”

几名队员纷纷点头，但心里也有些害怕，其中一人说：“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假如有，河里也不会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鱼类，恐怕早被吃光了。”

古曼蒂心想也有道理，于是就挥手让他们去了。

不到一个小时，众人刚在山坳里支好帐篷，这些渔夫就回来了，意外的是他们居然抱了两条大鱼回来，个个脸上兴高采烈，比中了彩票大奖还高兴。

“是海象鱼？真是这东西？”队伍中有人叫了起来。

埃森和米丽亚走上前，见这几条大鱼浑身银白色，长近两米，鳞片内隐隐可见鲜红的鱼肉，头尖眼黑，被两个人牢牢抱着，不时抽动几下。

柯林伸手摸了摸，说：“海象鱼是什么鱼？看上去似乎很好吃。”

米丽亚笑着说：“是我们亚马孙流域的特产，鱼肉非常好吃，但它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动物，一般情况下，吃它是违法行为。”

“不让吃？那不是白捉了吗？”柯林问。

众人全都哄笑起来。柯林十分疑惑，埃森笑着说：“在亚马孙以外的地方，吃它是违法的；但在亚马孙里面，除了人，我们吃什么都行！”

柯林这才明白，尴尬地挠挠脑袋笑了。人多办事快，早有人用砍刀削了几十根粗树枝支成架子，再把不锈钢餐锅架在火堆上，把海象鱼切成块，一部分用河水煮，另一部分则直接在火上烤熟，不多时就

鱼香四溢。这些雄鹰战士都是野餐高手，这些天一直在吃压缩食品，好容易换了食物，个个都像闻了腥的猫，可惜鱼少人多，每人只能分到一块烤鱼肉和小半餐盒鱼汤，主食还得吃压缩饼干。

吃过饭后，古曼蒂问前面有没有路，探路者说大河拦住了向南面去的道路，但河面不算太宽，可以用爆破的方法将一棵大树架在河面上做桥。说干就干，埃森命人在丛林里挑了一棵又高又粗的树，将手雷浅浅埋在树根旁引爆，把树齐根炸断，然后再把树抬到河边架起来，刚好形成一座独木桥，虽然样子简单，但至少可以不用游泳过河了。天渐渐黑下来，奇怪的是，山坳外面的那道瀑布水流居然越来越小，到晚上九点的时候几乎完全停止。“那种间歇瀑布世界上恐怕不会超过十处，亚马孙真是个奇妙的地方。”躺在帐篷里的米丽亚将头露在外面，看着山坳口处燃起的两堆熊熊篝火，和旁边走来走去、负责守卫的四名雄鹰战士，喃喃地说道。

柯林的帐篷和她的紧挨着，他俯身在帐篷里趴着，也把脑袋露在外面，下巴枕在右臂上，左手握着斯坦因丢在埋骨之殿的怀表发呆。这块江诗丹顿怀表在地下睡了一百多年，现在却依然走得十分有力，齿轮发出有节奏的咔咔声，铂金表壳在皎洁的月光下反映出柔和的光来。

米丽亚侧头看了看他，笑着说：“怎么总是看着那块怀表？舍不得英国城堡的那个漂亮女子爵？”“别再取笑我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她现在早已被埋进亨伯利尔的家族墓地里，就是不知道佛鲁现在怎么样。”柯林叹了口气，说道。

米丽亚翻身仰面朝天，双手枕在头下，说：“还是关心一下自己吧！找不到黄金城，我们也走不出这片丛林。”她看着天空中的繁星，又说：“你看，这些星星多美，在亚马孙的夜晚总是能看到更多星星，因为这里的空气毫无污染，可是人心却很容易被污染。”

柯林说：“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也许几十年后，我们现在躺的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城市了。”“绝对不行！我不允许任何人把亚马孙变成他们赚钱的机器！”米丽亚坚决地说，“如果某个利欲熏心的

家伙敢下这个决策，不管他是总统还是国王，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砍掉他的脑袋！”

这些话把柯林吓得吐了吐舌头，他看着远处篝火旁的几名雄鹰战士慢慢走出山坳之外，笑着说：“你连一棵树都不舍得杀死，却怎么会下手杀无辜的人呢？我才不信！”

米丽亚面无表情地说：“这种人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他的罪行远比杀人更重，对这种人，我是绝不会手软的！”柯林笑了笑没说什么，他把怀表放在眼前仔细欣赏着，做工精美的怀表令他爱不释手。他心里想，这些金属的机器可以上百年不变，而人却早已化成了灰。

他在迷迷糊糊中睡了一会儿又醒来，如此反复几次，怎么也睡不实。天还没放亮，忽然他发现远处篝火堆旁边负责守夜的四名雄鹰战士都不见了，左右一看，并没发现有替换的队员。柯林爬出来想方便一下，米丽亚立刻就醒了。柯林说：“米丽亚，那四位守夜的队员怎么不见了？集体上厕所吗？”

米丽亚一愣，看看前面的篝火，果然四人全无踪影，不知去了哪里。她一骨碌从帐篷里钻出来，抓起手枪快步走向前去。心想这些人都是父亲一手训练出来的，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敢违抗命令和制度，现在换岗时间还没到，他们不可能同时去上厕所。

柯林也掏出手枪紧随其后。两人拐过山坳，来到白天瀑布的位置，这时的瀑布已经完全没了水流，下面的河水平静地流淌着，四外全是浓密的植物和岩石，根本没有那四名队员的影子。柯林张嘴刚要呼叫，却被米丽亚捂住嘴，她打了个悄声的手势，两人贴着峡谷边慢慢向前走，米丽亚右手持枪，左手抽出一柄短短的匕首，警觉地听着动静。柯林跟在她后面，想起前些天晚上宿营时莫名失踪的六名队员，心中怦怦乱跳起来。忽然米丽亚蹲下来，柯林连忙也放低身体，米丽亚悄悄用手指了指前面，柯林顺方向仔细看，除了一小片灌木丛之外，什么也没有。米丽亚贴近他耳朵，用最低的声音说：“那灌木丛里藏着东西，你慢慢走过去，不要朝里面看。别怕，有我掩护你。”即使这

么说，柯林也觉得腿肚子有点发软，他顺着峡谷石壁的方向缓慢行走，米丽亚隔着二十米左右的距离悄悄跟上。

就在柯林刚刚走过那一小片灌木丛时，视力极佳的米丽亚看到从灌木丛中慢慢探出一支细细的黑色管状物体，这支细管随着柯林的脚步随时调整方向。突然黑色细管停住了，米丽亚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她对这种吹管毒箭太熟悉了。嗖！

米丽亚手中的匕首在月亮照耀下划出一道白光，迅如闪电般飞向那支黑色细管，就听“啊”的一声闷哼，紧接着有人栽倒在灌木丛里，发出沉重的声响。随后米丽亚迅速伏在地上，右手的 M5904 手枪横向连续开火，朝灌木丛猛烈射击。柯林也转身开枪，这时灌木丛里也吐出几条火舌，柯林连忙趴下。虽然对方在暗处，但他们看不到外面的人，当然也不会想到外面的人会趴在地上，因此互射一阵之后，米丽亚和柯林毫发无伤，树丛里却又死了几个。枪声惊醒了宿营的所有人，古曼蒂和埃森首先抓起 M4A1 跳出来，埃森刚跑出山坳，就看到灌木丛里的火舌，两人二话不说端枪就射。M4A1 冲锋枪强大的火力压制得藏在树丛中的人根本无法还击，这时从头顶又传来密集的枪声，声音锐利清脆，和 M4A1 的枪声有些差别。

埃森见多识广，立刻听出那是德国 H&K 公司制造的 G36C 自动步枪的声音。G36 系列枪支性能优秀、做工精良，比 M4A1 还要贵，多装备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特种部队和特工，如美国海豹部队，德国 GSG9 边防大队、KSK 特种部队和美加两国的 SWAT 特警，是现代枪支中的贵族。

第六十九章 亚马孙（7）

众雄鹰战士也都持枪跑过来，埃森下令队员们向峡谷上方开火，枪与弓箭同时使用，两股火力开始了激烈的对攻。下面地势开阔，又有月光照亮，古曼蒂的人吃了大亏，不时有人被居高临下的子弹打死或打伤，纷纷倒地，同时嗖嗖连声，上面又向下射出十几支利箭，中箭者不到半分钟就毒发身亡了。

古曼蒂冒死捡起一支箭杆仔细查看，发现这居然是只有印第安人才会制造的铁树箭杆，箭头还涂着剑蛙毒汁。这下他疑惑了：如果敌人是印第安部族，不可能用得起欧洲制造的 G36C 枪，可欧洲人又不会拥有印第安人的剑蛙毒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埃森命令队员用高爆手雷还击。几支手雷发出滴滴声响，被远远抛上峡谷的灌木丛中。四声巨响过后，几具被炸得残缺不全的尸体随着纷乱的树枝从峡谷上面摔下来。

一名队员旋开手雷的保险盖，滴滴声响起，他刚要用力抛上峡谷，却不想胸口连中几枪，抽搐着倒地身亡，手雷也滚到一边，手雷上的红色指示灯急促闪烁，滴滴声越响越快，说明手雷即将在三秒钟内爆炸。

“快躲开！”旁边的雄鹰战士们都吓得立刻四下分散，但峡谷内方圆不足几十米，又无掩体可躲，看来死伤是在所难免了。

这时，只见一名雄鹰战士大叫着飞身扑上去，用身体死死压住滴滴作响的手雷。

轰！一声闷响，这名雄鹰战士的身体被炸得血肉横飞，几乎没有完整部分。他用自己的肉体缓冲了手雷巨大的威力，再加上旁边的队友全都趴在地上，结果除了两三人受轻伤之外，并没有太大损失。

“阿布拉——阿布拉！”埃森悲声大喊，他眼前发黑，差点倒在地上。这名叫阿布拉的队员是他的亲表弟，情同手足，现在看到表弟用血肉之躯挡住手雷，救了同伴的性命，自己却落得死无全尸的下场，他气得双眼发红，端起 M4A1，透过红外线夜视瞄准镜连连扣动扳机。

躲在峡谷上方的人纷纷中枪，惨叫着从高高的峡谷上方跌落而下。

这些人从服饰和相貌上看，有的是印第安人，而有的金发碧眼，却是地道的白种人，古曼蒂大惑不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砰砰砰！随着几声低沉的枪响，三名队员应声倒地。米丽亚大声喊道：“右侧峡谷上方有狙击手！快躲到峡谷东面去！”

几人躲在峡谷底部的一个凹洞内，埃森斜指着峡谷上方的一片石壁说：“你看，那块石壁中有一个碗口大小的圆洞，狙击手就是通过这个圆洞在向我们射击。但那个洞太小，只能看清大概的位置，子弹和弓箭都很难打中他，怎么办？”

米丽亚拽出长弓搭上箭，身体紧贴洞壁，将头悄悄探出洞外，瞄准后朝那名仍在开枪的狙击手射去。啪！

箭杆准确地射进峡谷顶端那个石壁上的圆洞中，接着隐隐传来箭杆的折断声，显然是打到洞壁上，那狙击手必定是精心挑选了这个绝佳的易守难攻之处。

米丽亚骂道：“该死的家伙！”

“可以抛手雷上去炸死他！”柯林忽然说。

埃森摇了摇头：“峡谷太高，而且也没人能把手雷准确地抛进那个圆洞里，只会撞到石壁弹开，那石壁很坚固，根本伤不了躲在后面的人。”

三人正在焦急中，柯林看到埃森腰上挂着的一颗高爆手雷，忽然心中一动，想起腿带上有用来固定军用匕首的橡皮筋，连忙抽出匕首把橡皮筋取下来，对埃森说：“用这个把手雷捆在箭杆上，再射出去！”

米丽亚和埃森面面相觑，都在考虑这个办法是否可行。这时狙击枪声再次响起，又有两名队员惨叫着倒地。“没时间考虑了，快试试！”柯林上前摘下埃森腰间的手雷，将橡皮筋挽了两个套，再从米丽亚身后抽出一支箭杆，用橡皮筋把手雷紧紧扎在箭杆前端，位置尽量靠前，以保证箭杆的重量平衡。

米丽亚接过箭杆掂了掂，交给埃森说：“你力量大，还是你来吧！”

埃森接过弓和箭，搭上之后尽量拉满弓弦。米丽亚握住手雷，说：“瞄准点要偏上一些，因为箭杆重量增加，射出去后会有下降。准备好了没？”

埃森咬着牙绷紧弓弦，瞄准目标后说：“好了！”

米丽亚迅速拧动手雷上盖，滴滴声随即响起，这种手雷的延时有十秒钟，米丽亚看着手表秒针跳了六次后，立刻大声道：“射！”

嗖！埃森手指一松，箭如流星般飞向峡谷顶端，划出一道接近平直的抛物线后，准确地射入那石壁的圆洞里。那个躲在石壁后的狙击手正杀得痛快，突然看到又有一支箭射了进来。这圆洞是之前精心挖好的，四壁起伏不平，就是为了防备弓箭进攻。狙击手身子侧了侧，刚要暗笑，却见箭杆上捆着一个发出滴滴声响的白色圆筒，还一闪一闪地亮着红灯。

这狙击手曾在军队服役多年，对这些军火非常熟悉，立刻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紧张得汗毛竖起，连忙扔下枪伸手抓起手雷，用力从箭杆上拽下来就要朝外面抛。

轰——手雷恰好在他手中爆炸，半秒钟过后，这名优秀的狙击手就变成了几十块新鲜碎肉。

“不！乌尔诺玛！”峡谷顶传来人的呼叫声。这声呼叫很多人都听到了，都感觉非常意外，因为这个人的声音很熟悉，就连柯林似乎也在哪里听到过，但一时想不起来。

古曼蒂脸色大变，但没说什么。激战仍在继续，古曼蒂的队员知道己方地形不利，所以全都藏在峡谷的凹洞内，利用夜视瞄准镜射击。而对方损失了狙击手，一时间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埃森等人继续如法炮制，用柯林发明的弓箭捆手雷的方法，把一颗颗手雷准确送到峡谷顶端的敌人藏身之地，有的甚至直接在敌人堆里爆炸，杀伤力极强。更有几名队员把燃烧磷弹用弓箭射到峡谷顶，引燃了大片灌木丛，谷顶顿时火光四起。

这些埋伏在峡谷顶端的人都是由一条极其隐蔽的小径爬上来的，这条小径曲折狭窄，非常难行。现在着了大火，都争先恐后地挤在小

径入口处想爬下去，可火势越来越大，小径难以通过太多人，有的人见无法下谷，生怕被活活烧死，情急之下直接从谷顶跳了下去，惨叫声中，不是摔死就是跌得骨折。

折腾了半天，谷顶渐渐没有了声音，似乎敌人已经全部从峡谷顶撤退了。古曼蒂连忙命人警戒，密切注视敌人的进攻路线。不多时，几名队员回来报告说有人正从大河对面过来，在慢慢向这边靠近。古曼蒂连忙集结所有队员全部赶到河岸边，果然，夜色中隐约看到人影幢幢，晃动着朝独木桥这边走来。

“难道真的是他？”米丽亚忍不住低声道。

埃森咬牙切齿地说：“我们的行动这么隐秘，居然也被他跟踪到了，真是个混蛋！”

柯林插口道：“敌人到底是谁？”

埃森没理他，米丽亚刚要说话，却听对面有人大声喊道：“齐布查·穆斯卡的雄鹰、尊敬的古曼蒂族长，你还好吗？”

此言一出，柯林立刻听出这个人就是刚才在峡谷顶端说出那句“不！乌尔诺玛”的人。当一个高大强壮的身影出现在河对岸独木桥旁时，柯林脱口而出：“是卡拉诺玛！”

对面的人哈哈大笑：“原来柯林先生也在，我以为只有我们的队伍里才有外国人，看来你们也一样。”随后有十几名全副武装的印第安人跟着卡拉诺玛走出来，在河岸边站定。

“你错了，我们完全不同！”古曼蒂沉着脸，从丛林后站起身来，“柯林先生是找到黄金城地图的人，也是我们印第安族的恩人，而你身后那些欧洲人是谁？看来你的恩人比我们要多。”众人哄笑起来。

卡拉诺玛脸现愤怒，但又改为冷笑：“挖苦的话还是少说些吧！既然你很想知道，那我就介绍给你认识一下。”东方的天空已渐渐泛起鱼肚白，山坳那片间歇瀑布的水流又渐渐增大，好像大雨时的屋檐。一名欧洲人像散步似的走过来，从树林中也陆续走出几十名雇佣军打扮的欧洲人，都穿着绿色迷彩野战服。古曼蒂、米丽亚和埃森等人都不认识这人是谁，只看见这人大约 40 岁，皮肤白细，一看就是养尊

处优惯了。他戴着白色手套，淡黄色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同样身穿野战服，脚蹬丛林靴，但在腰间系着一条宽牛皮腰带，插着手枪和匕首，左胸还别着一个纯银胸针，显得颇为与众不同。

这人笑吟吟地双手交叉放在身前，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在这种野外的场合用绅士礼节介绍一下自己。我，路易斯·何塞·皮萨罗，西班牙何塞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何塞船业集团董事会主席，非常高兴在亚马孙丛林能与古曼蒂先生和米丽亚小姐、柯林先生见面，荣幸之至。”

说完他右手横在身前，上身微欠，行了一个欧洲绅士最常用的礼节，给人感觉似乎并不是在野外丛林，而是在某个盛大的贵族酒会上。

他的彬彬有礼却引起了对面所有人的震惊。古曼蒂非常意外，完全没想到此人竟是当年南美殖民者首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后代！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又怎么和卡拉诺玛混在一起？

第七十章 亚马孙（8）

古曼蒂、米丽亚和埃森对这个名字太熟悉了，虽然之前从未见过此人，但几乎将这个名字牢牢地烙在脑海里。当初那个携带修道院地形图的费尔南多就是路易斯·何塞·皮萨罗的亲表哥，最后死在卡拉诺玛派出的雄鹰战士刀下，奇怪的是他居然和杀掉自己表哥的人合作，一块对付齐布查族，这实在太令人费解了！很多人都知道卡拉诺玛正在偷偷与欧洲人合作寻找黄金城，却万没想到这个合伙人居然是何塞！

这时吉丽亚从旁边走过来，笑着说：“相信各位都听说过何塞先生的大名，他就是我们的合伙人，一起寻找黄金城来的。古曼蒂，希望我们可以放下以前的仇隙，共同寻找和开发黄金城，你觉得怎么样？”

古曼蒂身后的雄鹰战士脸上都露出复杂的神色，有鄙夷、愤怒、疑惑，而更多的是仇恨。米丽亚走上几步，用低沉的声音说：“卡拉诺玛，你竟然和残杀印第安族人的凶手的后代合作，还算是印第安人吗？”

“臭丫头，这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如果真想这么做，就等你父亲把族长位置真正传给你的时候再说！”卡拉诺玛恶狠狠地说道。

米丽亚一字一顿地说：“在这里任何人都有指责你的资格！只要他是印第安人，但你除外！”

卡拉诺玛火冒三丈，下意识地伸手到腰间摸手枪，米丽亚动作更快，她右手闪电般地从背后抽出一支箭，迅速地搭在弓上拉弦瞄准：“敢动我就射死你！”卡拉诺玛顿时不动了，他非常清楚这个族长女儿的身手，吉丽亚曾在他面前说过几百次，米丽亚仅凭一把锋利的匕首，就在秘鲁平原杀死过两只成年美洲豹，而且都是公的。卡拉诺玛身边几人连忙同时端枪对准米丽亚，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

这时何塞慢慢走上前，伸手将卡拉诺玛旁边人手中的枪轻轻压下，口中说道：“不不不，我不喜欢用枪对着别人，这样是很不礼貌的。卡拉诺玛先生，你要尝试改掉这个坏毛病。”卡拉诺玛愣住了，疑惑地看着何塞。何塞笑吟吟地对米丽亚摊开双手：“亲爱的米丽亚小姐，你能感觉到我的诚意，相信你不会用箭对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吧？”

米丽亚没说话，只是慢慢放下手中的弓箭，冷冷地看着他。吉丽亚对古曼蒂说：“父亲，您最近还好吗？”“哼，我死不了！”古曼蒂毫不客气。吉丽亚碰了个钉子，转过头去不再说话。

埃森对何塞冷笑一声，道：“别假惺惺地装好人了！你们在夜里偷偷杀掉我们的哨兵，又在峡谷上面偷袭，难道这就是你的诚意？”

何塞笑了：“那些行为都是卡拉诺玛先生的主意，我这个人向来反对偷袭。你说对吗，吉丽亚小姐？”吉丽亚走出来，脸上的表情不太自然。米丽亚一看到她，立刻紧咬牙齿，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吉丽亚也用愤恨的眼神看着妹妹，显然对之前在安第斯山埋骨之殿争夺黄金圣枪的事仍然怀恨在心。她看到站在米丽亚身边的柯林，冷冷地说：“原来你还没死！”

“哈哈，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柯林嬉皮笑脸地打着招呼。他知道现在双方剑拔弩张，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于是特意用调侃的语气缓和气氛，同时还可以起到打击对方的作用。“吉丽亚女士和卡拉诺

玛先生不愧是一族之长，天那么黑，又没有滑行翼，你们居然也能从魔鬼腰带走出来，而且没缺胳膊不少腿，本人非常敬佩！”他用西班牙语将中国俗话生硬地直译出来，听上去既滑稽又可笑，很多雄鹰战士虽然听不太懂，但很清楚是在故意气吉丽亚，全都大声哄笑。

吉丽亚恨不得冲上去把柯林撕成碎片，何塞却微笑着对柯林说：“您就是柯林先生！我早听说过您的大名。您曾在利马偷走了费尔南多携带的修道院地形图，随后这个可怜人就被雄鹰战士杀死了，因为他没找到那个藏着地形图的可乐罐。我曾经几次作过假设：如果当初雄鹰战士搜到可乐罐，会不会放过费尔南多我这个可怜的表哥呢？”这番话的用意很明显，但何塞说话时的语调非常平缓，似乎只是在和老朋友聊天叙旧。柯林心中一动，回想起当时在加尔西亚旅馆的情景，便说：“何塞先生，首先声明我并没有偷那个可乐罐，完全是误会造成的。至于你表哥的死，我深表遗憾，但就算凶手找到可乐罐，估计也不会放过你表哥。”

何塞笑了几声，道：“您说得对极了！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请不用在意。”

柯林怕他再在这件事上纠缠不清，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问道：“十多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宿营时失踪了六个人，还有刚才不见了的四名队员，想必都是你们暗中搞的鬼吧？”

卡拉诺玛接口说：“那四名守夜的人是我们干掉的，但你说什么宿营时失踪了六个警卫人员，这不关我们的事。”“别再撒谎了！既然做了，为什么不敢承认？”米丽亚喝道。

卡拉诺玛冷笑着说：“做了肯定会承认，但这种事并没发生——我们前天才找到你们的行踪，线报透露给我们的情报没错，但这里地形太复杂，我还以为找不到目标了。如果某天晚上你们宿营时被我们撞到，难道我们会傻到只杀掉警卫，却不对你们睡觉的帐篷进行偷袭，白白浪费这个大好机会吗？”

这话把所有人都问住了。他说得没错，夜晚偷袭是最好的时机，像卡拉诺玛这样心狠手辣的人没有理由不这样做。这就奇怪了，那天晚上无故失踪的六名队员哪儿去了？难道从地球上蒸发掉了？

何塞以为对方在开玩笑，又说道：“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正事吧！”他又回头对卡拉诺玛说：“族长先生，您是否可以授予我在此为双方调停的资格？”

“当然可以，何塞先生。”卡拉诺玛连忙陪着笑脸回答，与刚才的满脸怒气截然不同，但满脸的横肉笑起来却更让人感到不舒服，“如果您能亲自对他们说清来意，那是再好不过了！”

何塞微笑着说：“那太好了，谢谢你。”然后又回头对古曼蒂说：“亲爱的古曼蒂先生，也许我可以解释你心中的疑惑。我作为一名欧洲人，来到南美亚马孙当然不是旅游，而是为了帮助你们寻找黄金城。”

古曼蒂立刻打断他：“像你这样的富翁不在欧洲开着游艇好好享受，却不远万里来到亚马孙丛林，还说帮助我们寻找黄金城。我看你是过惯了富人生活，特地来受罪的吧？”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何塞丝毫不生气，他摊开双手问道。

米丽亚冷笑着说：“不知道何塞先生是否患有健忘症或者别的什么病，难道你忘了你的祖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曾经带领一批军队来到南美大陆，大肆抢掠我们的资源，杀害我们的土著居民？黄金城属于印加人，属于印第安族人，也属于全南美人民，但不管属于谁，也轮不到欧洲人，尤其是不用你这个杀害我们祖先、掠夺我们资源的凶手的后代来帮忙！这就是我父亲说你做梦的原因。不知你对我的解释满意吗？”

何塞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愤怒，但又立刻消失。他笑了几声，说：“不愧是古曼蒂的女儿，比传闻中还要厉害！如果不是在这丛林里，我会特地为您举行一场盛大的晚宴舞会，以表示对您的倾慕之情。”

“我不会跳舞，我只需学会如何杀人就行了！”米丽亚毫不客气地回答。

“哦，NO、NO、NO。”何塞伸出右手食指晃了几下，“这么漂亮的女士不应该说这样的话，那会破坏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柯林说：“何塞先生，这里不是你的私人别墅，有什么话还是痛痛快快地说完吧，天都快亮了！”何塞似乎刚回过神来：“哦，对不起，是我跑题了。我想先问古曼蒂先生一个问题行吗？”古曼蒂哼了声，道：“有什么话就说，少绕弯子！”

何塞慢慢从独木桥上迈步过来，古曼蒂身后十几名雄鹰战士全端起 M4A1 对准何塞，均在想如果这时候大家同时开火，就算十个何塞也得被打成蜂窝，难道他完全没有防备？

忽然，从对面树丛里射出几束淡淡的、若有若无的红色线条，分别瞄在古曼蒂、米丽亚、埃森和柯林四人额头正中，明显是从狙击枪上的激光瞄准镜发出的。何塞闲庭信步般地边走边说：“古曼蒂先生，请看管好你的手下。这次我从欧洲请到了几名从特种部队退役的狙击教官，他们每人都能在三秒钟之内击中七个移动目标。我可不希望两败俱伤。”雄鹰战士闻言，又悄悄地把枪放下。柯林见一束红光停在自己脑门上，连忙向右移动身体，可那条红光却如影随形，始终停留在他额头上。何塞越过独木桥后首先来到米丽亚面前，微笑着伸出右手，掌心横向朝上，做了个类似邀请跳舞的手势。

第七十一章 亚马孙（9）

米丽亚知道他要干什么，心中十分厌恶，但不知为何，看到何塞如此彬彬有礼的动作，觉得拒绝也不太适合，只好伸出右手，掌心向下放在何塞手中。

何塞轻轻握住米丽亚的手抬起，低头轻轻吻了一下她的手背又慢慢放下，动作又轻又稳，十足欧洲绅士的做派。随后他又走到埃森和柯林面前分别握了握手，古曼蒂只冷眼看着他，并没伸手去握。但何塞也不生气，他转身走了几步再转回来，面对古曼蒂说：“古曼蒂先生，首先我想问您的问题是：您找黄金城是为了什么？”

“你说为什么？”古曼蒂冷冷地说，“是为了复兴伟大的印第安族，为了让贫穷的印第安人民不再受苦，懂了吗？”其他雄鹰战士也都大声附和。

何塞笑着抬双手做了个向下压的动作，意即让大家安静，随后又问：“那为什么找到黄金城就能让贫穷的人不再受苦呢？”

古曼蒂有些生气，道：“难道你不知道黄金的价值，还是故意装糊涂？”

何塞哈哈大笑：“我当然知道黄金的价值，否则我来这里干什么？”

“那你还问这种废话？”柯林忍不住说道。

何塞说：“黄金是地球上的一种稀有金属，目前它的价格是每盎司一千两百美元。而所谓的黄金城其实就是地球上最巨大的一个天然金矿，它的储藏量以古代文献和地质考察为准的话，至少有 20 万吨，就算全是含金量极高的矿脉，折合成矿石也有近 30 万吨。而现今全世界正在流通的黄金不超过 14 万吨，等你们把这些黄金全部运出亚马孙时，就真能达到刚才所说的目标吗？”

“为什么不能？难道这些黄金还愁卖不出去吗？”埃森问道。

何塞哈哈大笑：“埃森先生，你想得太幼稚了！黄金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储藏量，如果地球上黄金的拥有量忽然在几夜之间多出两倍，其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

柯林忙问：“是什么？黄金购买量大增？”

“不，你错了。”何塞右手食指轻摇，“恰恰相反，是黄金的交易量大大降低。物以稀而贵，果真那样，黄金将渐渐变得比白银还便宜，因此很快被取消等值货币流通资格，并被挤出金融市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全都清运出地下金库，取而代之的是铂金或者钯、铑之类的金属。私人拥有者们会争先恐后地摘掉金项链、金耳环，甚至连嘴里的金牙都要用钳子拔下来卖掉，昂贵的 K 金劳力士再也无人问津，而炒卖纸黄金的人也会跟着大量抛售，黄金价格会比中国股市跌得更惨，用不了几年，它就会变成和铜铁一样的普通金属。估计五年以后，各位家中的马桶、给猫吃饭用的饭盆很可能都由黄金制成。古曼蒂先生，到了那个时候，你只不过拥有 30 万吨铁矿，也许还不如铁矿值钱，因为黄金是软金属，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不能造船的龙骨和铁轨。最可怜的是你那几千万印第安人民，恐怕每人平均还分不到 100 美元……”

“别说了，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古曼蒂大声打断他的话，“谁会听你的鬼话？少在这里妖言惑众！”何塞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精致的纯银烟盒，打开后取出一支雪茄点燃，吐了个淡青色的烟圈：“我从纽伦堡商学院获得了工商和金融管理双博士学位，从 24 岁到现在，我只用了 20 年时间就使何塞船业集团的市值翻了 7 倍。股神巴菲特两年前来我家做客时，曾说我的经济头脑比我父亲——人称欧洲第二船王的老何塞灵活 100 倍，这件事尽人皆知。当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我想超过他 50 倍还是没问题的。在金融方面，这个地球上比我更精通的人不会超过 50 人。”他这番话说完，所有人都没应声，虽然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不懂金融，但何塞的话句句在理，谁都知道黄金、钻石这类东西对人的生活并无太大作用，之所以贵，全因数量稀少。古曼蒂同样对金融一窍不通，但他并不笨，六年前他曾请教过几名在美国纽约华尔街任职的印第安人，他们也提出过同样的假设，并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件事并非杞人忧天，比如 1851 年在澳洲墨尔本发现大量金矿之后的十年内，全球黄金价格就跌了近一半。

古曼蒂的担心从未停止过，但复兴本族的巨大动力令他根本无暇去想这些负面后果，而现在被金融业巨头何塞这么一说，他虽然仍是将信将疑，但在对方强大而有力的雄辩之下完全乱了阵脚，心头一阵慌乱。

忽然米丽亚说道：“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又来亚马孙干什么？难道凭你个人的力量就能左右全球黄金市场？”“哈哈！”何塞大笑起来，“米丽亚小姐问得非常好，我承认我没有能力去左右黄金市场，但我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改变刚才我所说的假设，避免让贬值现象发生。”

“什么方法？”古曼蒂下意识张口就问。

何塞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让黄金资源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全球黄金人均拥有量。等发现了黄金城后，我会把何塞船业集团分布在全球的货轮全部调集到内格罗河，把所有黄金运到欧洲，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精炼基地。然后我成立一个跨国金融贸易集团，与客户结算货款时一律用黄金而不是美元，黄金会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大量涌入金融市场，适量、持久的增加黄金产量只会刺激人们消费，而逐年增长的人口也会分担人均占有量。以 20 万吨黄金为例，用不了 10 年，这些黄金就会全部融入市场，而用黄金换来的货物资源又可以高价卖出，就算到时候市场出现意外，金价跌了五成，我们的总获利也不会少于 6 万亿美元。6 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古曼蒂先生，您知道吗？”古曼蒂完全无法回答，只得听对方继续说下去。何塞似乎看出他根本答不上来，于是又道：“这些钱差不多相当于 2009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换句话说，那时您就拥有了半个美国。”

所有人都惊得合不拢嘴，古曼蒂更是沉默不语。米丽亚眼珠一转，又说：“你说得这么热闹，世界上财团富翁有的是，我们随便找哪一个不行，却非要与你合作？”

何塞笑了：“亲爱的米丽亚小姐，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首先要考虑的是，几十万吨金矿石要想从亚马孙丛林深处运到外河岸，需要多少人力？这个工程恐怕不会比建造金字塔小。最重要的是，在巴

西境内找到的黄金矿脉，当然要由巴西政府接管，我们是没有权力私自运出境的，这就需要人为制造一种假象。”

“什么假象？”古曼蒂问道。

何塞说：“早在十二年前，我就着手将我在西班牙的资金重心逐渐转移到南美洲，共在七个国家投资兴建了九家企业，其中有橡胶厂、采矿厂、造船公司、钢铁厂和建筑公司。目的就是为了日后找到黄金城时，就可以在附近以修建新厂为名建立一个劳动密集型大企业，然后再把九家企业所有的员工全都集中到新厂，并且在原始森林中修筑一条直通主河道的铁路。我们通过铁路把黄金运到河岸边，再用货轮运到欧洲进行冶炼，这是我目前能想出的最好办法。除了我之外，再无一人有这样长远的打算和实力。所以，我亲爱的米丽亚小姐，你们没有别的选择。试想当你们找到黄金城后，从惊喜到感叹，再到失望，因为你们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将这些金灿灿的东西运出亚马孙热带雨林，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古曼蒂冷笑几声，说：“你说的这些我早调查得一清二楚，原来你的真正目的是这样！真是小看了您这位经商天才！”

“您过奖了，何塞不胜荣幸。”何塞又微微鞠了个躬，显得十分谦虚。

柯林问：“你是怎么跟踪我们到这里的？难道你有千里眼？”

“这个问题，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向各位解释的，现在我们的首要问题是达成一致，柯林先生。”何塞道。米丽亚双手抱在胸前，无所谓地说：“我们要是不想跟你合作呢？你想怎么样？”

何塞露出一个惋惜又无奈的表情，摊摊手说：“黄金城的诱惑我们都无法抵抗，现在任何一方都不会甘愿退出竞争。其实我们双方都出了不少力，你们找到黄金羊皮卷，而我则提供修道院地形图，两者缺一不可。同时为表诚意，我也会拿出一件珍贵的东西。”

他说着伸手入怀，埃森和米丽亚立刻紧张地摸枪，却见何塞从怀里取出一本非常破旧的小册子，封面似乎是用羊皮缝制而成。何塞说：“我的先祖——伟大的统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当年在探险过程中，将

所遇到的有价值的事件都记录在这本羊皮册上。事实上，他当年到过的地方比我们现在更加深入，也更加危险，里面的某些记载我每次看过之后都会不寒而栗，甚至几次要打消寻找黄金城的念头。”

大家都没做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何塞又道：“但既然我有了这个打算，而且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筹备，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因此我花高价组织了这样一支军队。正如各位所见，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来自欧美各个特种部队，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用身怀绝技来形容他们再合适不过。双方可以合作寻找黄金城，你们的羊皮卷加上我的羊皮册，找到黄金后大家五五分成。之后，我们再着手用这些资金把那些濒临破产却仍在苦苦支撑的小国买下来，如欧洲的拉脱维亚、冰岛、爱尔兰、希腊，亚洲的朝鲜、蒙古、越南，南美洲的苏里南、玻利维亚，非洲的加蓬、刚果和利比里亚等国。我们在这些穷国大力发展旅游业、赌博业和色情业，让它们以最快的速度富起来。到时候您可以把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移民到这些国家，他们全都会跻身中产阶级，人人开奔驰、住别墅，过上富足的生活，建造属于自己的人间天堂，这样不是更好吗？”他这番乌托邦式的描述令大家动容，就连古曼蒂的眼神也没刚才那么坚定了，柯林想了半天，似乎还真想不出比何塞所说的更好的方法。何塞继续道：“如果古曼蒂先生一意孤行，置印第安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而非要动武，恐怕双方都会吃亏，弄得两败俱伤，这是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古曼蒂先生，相信你是个聪明人。今天我们就在这河两岸休息一天，明天再给我答复吧——我有耐心等待。”

古曼蒂深吸了几口气，刚要开口，米丽亚却破口大骂：“何塞，你少假惺惺装好人！当初你们为了掠夺我们的资源，杀死多少印第安人？现在倒想来谈合作？我清楚地告诉你：黄金城是属于所有印第安人民的，你这个欧洲人还是滚回家去吧！我们死也不会跟你合作！”

“你给我闭嘴！”古曼蒂转头喝道。米丽亚惊得愣住了，还以为他说错了对象，这句话似乎应该对何塞说，而不是自己。

柯林疑惑地看着古曼蒂。古曼蒂用眼睛扫了扫他俩，冷冷地说：“这里只有我才有决策权，你们最好少说话！”米丽亚胸脯起伏，气得说不出话来。古曼蒂勉强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对何塞道：“明天再见。”

第七十二章 亚马孙（10）

何塞优雅地行了个礼，转身又从独木桥走到河对岸，向河岸边的峡谷拐去，那几十名白人雇佣军紧跟着护送他。卡拉诺玛皮笑肉不笑地朝古曼蒂摆摆手，拉着吉丽亚连同十几名印第安随从也离开了。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看着古曼蒂在山坳角落和埃森不停地交谈，旁边远远站着几名雄鹰战士严密警戒，米丽亚那紧锁的眉头忽然舒展开来。

柯林拿着一块压缩饼干，边咬边问：“明白什么了？”

米丽亚压低声音说：“我明白了父亲的用意。他是想先假装答应下来，然后半夜或明天一早派人偷袭何塞，将他们一网打尽！”

“真的？那太好了！”柯林恍然大悟，看来还是女儿了解父亲，也难怪早晨对话时古曼蒂面对何塞的态度那么反常。他用手遮挡着晴空中的太阳，再侧头看看似响雷般的瀑布，水汽一阵阵飘到皮肤上，气温倒是十分清凉舒适，但炎炎烈日却仍然将皮肤晒得火辣辣地疼。

转眼到了晚上，等天色完全黑下来，米丽亚先派人到河岸边树林中藏起来，密切注视何塞和卡拉诺玛等人的动向，另一方面安排雄鹰战士们整理装备、检查弹药，做好进攻准备。

正在大家紧锣密鼓地准备时，古曼蒂和埃森走了过来。古曼蒂把脸一沉：“你们要干什么？”

米丽亚将一只弹夹塞进 M4A1 冲锋枪里，用力一敲，道：“父亲，难道你的设想不是今晚偷袭何塞的队伍吗？”“谁告诉你我要偷袭何塞的队伍？”古曼蒂紧紧盯着米丽亚。

米丽亚愣住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古曼蒂用鹰眼般的眼睛扫了扫四周，低沉声音说：“都给我卸下装备，准备睡觉！”

“难道……”米丽亚结结巴巴地说，“难道你不是在开玩笑？你明天想怎样答复何塞？”

古曼蒂“哼”了声：“那是我的事，不用你们多操心，快去睡觉吧！”说完和埃森转身走向自己的帐篷。米丽亚想要叫住埃森问个究竟，但古曼蒂和他靠得太近，自从进入丛林之后，埃森就成了古曼蒂的贴身护卫，根本没有机会单独问他，也只好作罢。

她用力将枪摔在草地上，又狠狠地将脚边的一块石头踢飞，气得呼呼直喘，柯林上前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却被她一把甩开，独自走了。柯林碰了一鼻子灰，无奈地摊摊手，自己回帐篷睡觉去了。

次日上午七点钟，柯林刚睁开眼睛，就看到米丽亚靠坐在峡谷边，用匕首一下一下地削着树干，将一根长直的树干削成了标枪。她眼中藏着怒火，似乎要用这标枪扎进某个人的体内，以发泄胸中的愤怒。这时古曼蒂接到队员报告，说何塞已经在独木桥头等候，他点了点头，同埃森一道率领所有雄鹰战士来到河边。

河对岸放着一把欧洲中世纪风格的红木靠椅，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何塞端坐椅中，悠闲自在地抽着雪茄，旁边有人捧着一部带扬声器的高级 CD 机，正播放着优美的钢琴曲。何塞闭着眼睛，左手微微扬起，随着悠扬的乐曲声在空中慢慢摆动，显然正沉醉其中。何塞身边还有人替他打着遮阳伞，看上去派头十足，在这炎炎烈日、莽莽丛林中，却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何塞先生，清晨听贝多芬的《月光曲》，恐怕不太合适吧？”埃森站在独木桥前道。

何塞睁开眼睛，见河对岸古曼蒂等人全都到齐了，连忙欠身从椅中起来，摆手示意手下人将 CD 机关掉，然后微笑着对古曼蒂说：“对不起，让各位久等了。我很喜欢听音乐，这个毛病即使在丛林中也改不掉，真是不好意思。请大家移步到这边谈吧，我们已经为各位准备了牛排，还有上等的波尔多葡萄酒。”

古曼蒂带领手下从独木桥上走过来。柯林瞥眼看到米丽亚呼吸加重，似乎又要发火，连忙道：“何塞先生，这可不是在西班牙，这种笑话并不可笑，还是少开为好！”

何塞一摆手，立刻有人抬了一张伸缩式折叠方桌和几张折叠椅过来。这种桌椅是军队野外作战时专用的，可以用来绘制图纸、测绘以及用于做紧急工作，所有部件全由精密的压杆金属板构成，缩在一起只有杂志大小，全部展开后就是两米见方的四腿桌和六十公分高的椅子，十分方便。

第七十三章 何塞（1）

“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差了，不过我带来了先进的便携硅电池式冷藏柜，可以用来存放我从欧洲带来的上等牛肉和红酒。”何塞笑道，“请四位就座，我们先用些早餐。”

只见旁边有几名欧洲雇佣军从火堆上端起还在冒烟的平底锅，上面放着几大块滋滋作响的肥牛排，另外几人端着放有煎蛋的平底锅，又在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并取出七个杯子和几只餐盘。古曼蒂等人十分惊讶，这个何塞居然把这些享乐的东西带到亚马孙丛林里了？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居然有心情吃牛排、喝红酒，还摆这么大排场？真是怪人！“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差了，不过我带来了先进的便携硅电池式冷藏柜，可以用来存放我从欧洲带来的上等牛肉和红酒。”何塞笑道，“请四位就座，我们先用些早餐。”

古曼蒂也不客气，坐在何塞对面的座位上，随后埃森、米丽亚和柯林也都坐下。这时，卡拉诺玛和吉丽亚施施然地走过来，脸上带着古怪的笑容坐在方桌旁，双方的手下分别聚在方桌两侧，冷眼看着对方的人。旁边随从分别在每人面前的餐盘里放了一块刚刚煎好的牛排，牛排上撒了很多黑胡椒粉，香气四溢，显然煎牛排的人是个好厨师。古曼蒂等人这些日子在雨林中日行夜宿，吃的是压缩饼干，喝的是过滤河水，偶尔吃一顿烤鱼，却也没尝到什么鲜味，现在面前放着香喷喷的煎牛排，不由得暗吞馋涎，但还要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卡拉诺玛没等何塞说话，便操起刀叉，边切牛排边说：“天天吃压缩饼干，今天总算换食谱了！”说着就将切下的大块牛排塞进嘴里。

看着卡拉诺玛那副难看的吃相，何塞眼中不禁露出鄙夷之色。吉丽亚连忙瞪了丈夫一眼，卡拉诺玛刚要把一大块牛肉往嘴里塞，抬头看看何塞，用力将肉块吞进嘴里，低头继续大嚼。

何塞用白毛巾包着酒瓶，起身给古曼蒂倒了半杯红酒，随后又给其他人一一倒上，然后立刻命人把酒瓶放回冷藏柜。

“能在亚马孙这种地方吃牛排和红酒，也算是上帝赐予的福分，让我们先碰杯庆祝一下吧！”何塞端杯站起来，笑着对众人说。

除米丽亚之外，其他五人都端着酒杯站起身，古曼蒂瞪了一眼米丽亚，米丽亚仍然呆呆地坐在椅中，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柯林刚站起来，看到米丽亚没动，连忙又坐回椅中。何塞并没在意，分别和四人碰过杯，饮过酒后又都坐下。何塞做了个请的手势：“请各位先品尝一下牛排，现在的热度刚刚好，只是不知道七成熟牛排是否合大家胃口。”古曼蒂和埃森客气了几句，动刀叉吃起牛排。

那边卡拉诺玛却几乎快把牛排吃光了，见米丽亚和柯林并不进餐，大声问：“喂，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吃？”“吃不吃关你什么事？我们今天吃过早餐了，不可以吗？”柯林也不示弱。卡拉诺玛虽然身材高大强壮，但柯林生在武术之乡，自幼练武，而且他从小食量就大，身高接近一米八五，看上去不比卡拉诺玛差多少，所以也不怕他。卡拉诺玛大怒，他用力一拍桌子站起来，震得杯里的红酒直晃，差点洒出来。何塞面带愠色：“卡拉诺玛先生，我这张桌子是西班牙特种部队专用的，如果拍坏了，你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给我修好！”卡拉诺玛似乎对何塞很有些忌惮，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想发作又不敢，把牙咬得咯咯作响，想了想之后，只好强压怒火坐下。

何塞带着歉意对米丽亚和柯林说：“这是我的疏忽。如果我能提前半个小时做好早餐，两位就可以品尝到我精心准备的牛排了。”

米丽亚根本没看他，只在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卡拉诺玛吃完自己的牛排，见米丽亚和柯林根本无意吃东西，便举起叉子扎在柯林面前的那块牛排上：“反正你也不吃，留着浪费，不如我替你吃吧！”

柯林怒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吃？我留着中午再吃不行吗？”说话间，卡拉诺玛已经吃掉半块牛排了。何塞微笑着对柯林说：“柯林先生不要生气，等我们找到黄金城后，我邀请您到西班牙我的私人别墅品尝全欧洲最上等的牛排。”然后又转头对古曼蒂道：“尊敬的古曼蒂先生，不知道经过昨天的考虑，您是否同意我提出的建议？”“是的，我同意你的提议。我们可以合作，一同努力找到黄金城，然后五五分成！”古曼蒂点点头，放下酒杯说道。

此言一出，不但米丽亚脸色大变，连她身后那些雄鹰战士也都吃惊不小，人群中一阵骚动，很多人都不相信族长居然说出这种话，难道是自己听错了？

“这太好了！”何塞连忙站起身，“相信身为一族之长的古曼蒂先生不会食言，那就让我们碰杯庆祝吧！”古曼蒂站起来同何塞碰了杯。

米丽亚猛地站起身，大声道：“父亲，你……你这是疯了吗？怎么能同意这种事？”

古曼蒂看了她一眼，说：“这里由我做主，你就不用操心了！”

米丽亚流下泪水，眼中却要喷出火来，她直直地瞪了古曼蒂半晌，突然站起身飞起一脚将方桌踢翻，桌上的牛排、酒杯和餐盘四处乱飞。几人猝不及防，连忙起身躲避，卡拉诺玛最倒霉，半块牛排直接贴到脸上，黑胡椒粉钻进眼睛里，不住地流泪。他大声叫骂着要打死米丽亚，吉丽亚连忙去找水给他冲洗。

米丽亚头也不回地大步掠过独木桥而去。一些与她素有交情的雄鹰战士也想跟着，古曼蒂大喝：“都给我回来，谁敢跟着她，就给我自己滚出亚马孙！”那些雄鹰战士无奈，只得又折回来。

柯林不管那么多，迅速跑过桥去找米丽亚。卡拉诺玛边洗眼睛边骂：“臭娘儿们，幸亏你跑得快，否则我撕碎了你！”

何塞摇了摇头：“原来古曼蒂先生还没有和你的女儿达成共识，这可不好。”

“不用管她，这里我是族长，我说的话就是命令！”古曼蒂傲慢地说。

何塞笑道：“那就好。为表示诚意，我现在把我的祖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亲手写下的日记供你参阅。”说完，他伸手入怀，掏出那本破旧的羊皮册子交给古曼蒂。古曼蒂接过厚厚的册子翻开，里面每页都由硝过的薄羊皮制成，否则经过几百年恐怕早翻烂了。

上面有用西班牙文手写的文字，中间夹杂着一些奇怪图案，他大略翻看了几页，见上面绘着毒蛇、巨蟒，手持标枪和吹箭管、面目狰狞的土著人，还有蝙蝠、鳄鱼和巨型蚂蚁等图，图下面大多附有文字。

古曼蒂仔细看了看内容，其中很多地方记载着当年老皮萨罗的探险队曾在丛林深处某地找到过一些黄金和珠宝等物，另外还有一些路标之类的石刻遗迹。但这些毫无野外生存经验的人显然不属于这里——热带雨林的疾病和毒虫无情地击败了他们，在只剩十几人的情况下，老皮萨罗见无法继续前进，只得顺原路返回。等他们终于逃出亚马孙丛林时，就只剩三个人还活着，如果再晚出来十天，这三个人也会成为广袤无际的亚马孙丛林中的树肥。

古曼蒂翻到某页时，眼睛忽然一亮，见这页上画着一个石雕人像，人物高大威武，留着怪异的八字胡须，身穿长袍，下摆随风飘扬，衣襟尽头幻化成无数条蛇，正是古印加神话中的创世真神维拉科查。人像前面还有一个稍小些的站立人像，此人长发结辫，手持权杖，身穿长袍。页面下方还标着几行歪歪扭扭的拉丁文字：进入雨林第十五天。此雕像为印加创世神维拉科查，也是玛诺阿国崇拜之真神，小雕像疑为玛诺阿国酋长。据此推测，这条路是对的，黄金谷应就在前方。

再往后翻，写着一些雕像附近的地形特征，有什么植被、几条沼泽、经常出没什么野兽等。不过这些特征对几百年后的人来说很可笑，因为完全没用——时间早已将这些地貌特征清洗得干干净净了。但石

雕像是不会消失的，所以那些对遗迹的记载仍然十分珍贵。何塞肯将这个羊皮册子交出来，显然很有些诚意。

第七十四章 何塞（2）

“这些资料很有用，何塞先生。”古曼蒂说道。

何塞见古曼蒂对它有兴趣，连忙说：“我已经表示了我的诚意，你可不可以把黄金圣枪让我欣赏一下？当然我只是看看，不会起任何占有的念头。”

古曼蒂犹豫了片刻，从怀中掏出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布包，慢慢伸出手递给何塞。何塞抓住布包，觉得古曼蒂似乎不太愿意放手，但最终还是松开交给了何塞。何塞一层层展开布包，眼前金光灿然，两根雕刻着极为精细的花纹的黄金棍展现出来，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何塞颤抖着拿起枪尖，见上面刻着各种人像图案，他这些年对印加文化研究颇深，一看就知道是古印加神话传说中最神圣的“十二众神”。这十二位神祇的形象后世流传极少，当年西班牙人侵略印加帝国时，几乎将这个国家所有的文化根基全部毁掉，包括用结绳文字记载的历史，因此也没几个人知道“十二众神”都是谁、长什么样。他将枪尖插在枪前端的卡槽上，对准后左右旋动，随着“咔嗒”声响，两截枪身浑然连接，组成了一根近百公分长的黄金圣枪。何塞再转动枪柄，又是一声响，枪尖伸出数寸，同时从枪尖附近的一排小细孔中渗出金红色液体小珠，顺着枪身慢慢滚落。何塞连忙平置枪身，液体小珠掉在草地上，发出哧哧的声音，草丛中升起几股轻烟。周围众人无不称奇。这些人除了印第安人就是欧洲人，大都听说过黄金圣枪的故事，知道它是开启黄金城通道的钥匙，但都没见过黄金圣枪究竟是丑是俊，今天看到这黄金圣枪竟如此神奇，居然能渗出融化了的黄金液珠，纷纷发出感叹声。

何塞更是激动得双手颤抖。古曼蒂怕他把黄金圣枪吞到肚子里，连忙上前夺过并分成两截，用布包缠好收进怀里。“终于看到真正的黄金圣枪了，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个传说！”何塞高兴得连

连大笑，“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有谁会相信它居然能将黄金瞬间熔化成液体？”

古曼蒂嘿嘿笑了：“何塞先生，这回我们都表示了诚意，现在要做的就是共同努力，利用我们手中的资源一起寻找通往黄金城的遗迹和路径。”

“您说得非常正确！”何塞欣喜地说，“既然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今天就好好制订一下计划，免得浪费时间和精力，毕竟这亚马孙丛林不是城市，处处都有危险存在。”古曼蒂点点头，命令所有队员原地休息，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走动，同时让埃森暗中盯着米丽亚和柯林，不许两人弄出乱子来，他则与何塞、卡拉诺玛和吉丽亚四个人开始研究行动计划。

何塞共带了五十名欧洲雇佣军，其中有三人是法国马赛医学院的生物医学家，精通各种外伤治疗和生物特性；卡拉诺玛也有四十多名齐佩瓦族雄鹰战士，也都是精挑细选的高手。从进雨林到遇上古曼蒂，这一百人中有十几人被虫蛇、猛兽和疟疾夺去了生命，现在再加上古曼蒂的人马，差不多有一百四十人，可谓庞大精锐的探险队伍。米丽亚站在山崖前，双眼直视远处的密林，眼里有一种复杂的神情。她一动不动好像雕塑，柯林几次想上前劝导，见她这副样子却又不敢。

埃森慢慢走了过来，他微笑着上前拍了一下米丽亚的肩膀。米丽亚转过身直瞪着埃森，似乎要把他活吞进肚子里，埃森不由得后退几步。柯林也被她吓着了：“米丽亚，你……你没事吧？”

米丽亚似乎没听见，她慢慢朝埃森走过去。埃森边退边说：“米丽亚，你听我解释，事情是这样的……”突然米丽亚伸手掐住埃森的脖子用力收紧，埃森没防备，顿时被她掐得喘不过气来。柯林连忙上前劝拉：“快放开手，你在干什么？”

可米丽亚像疯了似的，好像一心要把埃森掐死。埃森吃力地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你别当真，族长是在……在骗何塞……”

米丽亚停住了，急问：“你说什么？”

埃森指了指她的手，示意先放开自己。米丽亚顺势将埃森推出几步，埃森这才解放了脖子。他顺了几口气，左右看看无人偷听，低声说：“你误会了，族长的意思是先假装同意合作，目的是稳住何塞等人。那些欧洲人的丛林经验没有我们这些印第安人丰富，一路上肯定是他们吃亏多，到时候我们再趁机将其一网打尽！”

“什么，你没有骗我？”米丽亚不敢相信。

埃森笑着整了整衣领：“你觉得我会骗你吗？”

米丽亚脸上渐渐露出笑容，自言自语地说：“就知道是这样，我早就猜出来了，哈哈！”柯林和埃森看着她的模样，不觉都哈哈大笑起来。

灌木凌乱，杂草丛生，闷热的气温加上湿滑的地面，道路越来越难走，轻装前进的人还好些，只是苦了那些背着沉重装备的人。这些人虽然大多是退役军人，受过严格的负重训练，但在亚马孙雨林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空气湿度长时间超过人体耐受范围，就算神仙也禁不住，何况这些凡人。

队伍中负责携带装备的队员们都汗流浃背，脸上好像被水泼过似的，个个气喘如牛。他们拄着粗树干削成的拐杖，一步一滑地行走在草丛中，眼前发黑，浑身酸疼，简直像是在地狱里行走。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无一例外，都在不住地咒骂何塞、古曼蒂或卡拉诺玛这些行动组织者。

几名身体强壮的欧洲人背着沉重的大号背囊，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丛林和岩石间穿行，觉得胸闷气短，眼前也一阵阵发黑。他们背的东西和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何塞所说的那种便携硅电池式冷藏柜，这种冷藏柜连同里面装的牛肉等物，总重约 30 公斤。按理说，对职业军人来讲，负重 30 公斤行军并不是什么难事，但雨林处处湿滑，地势凹凸不平，再加上空气闷热难当，而且何塞手下这些人大都是欧洲人，大多数从没到过亚马孙丛林，对这里的恶劣情况估计不足，在亚马孙的这些天早就耗尽了体力，如果有人这时能高喊一声“原地休息”，相信这些人会立刻躺在地上，用鞭子抽也不会再爬起来。

当然这只是幻想，因为每天只有中午和晚上才会有休息的机会。一名法国籍雇佣军抬腕看了看表，时针指向下午六点多，离宿营时间还有五十分钟。天色刚开始发黄，他却几乎要崩溃——三天前被剃刀草刮伤了小腹，伤口在持续湿热的环境下已经开始溃烂、扩散并发炎，甚至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但他不敢透露出去，因为卡拉诺玛在进入亚马孙之前对何塞说得很清楚，如果队伍里有人感染病毒、生病或受重伤就必须将其抛下，以免耽误行程。“队长，给我点水喝吧，我的水壶已经空了。”这法国人可怜巴巴地对前面的一名黑人说。

那个强壮的黑人回头冷笑几声：“早晨我们每个人都在瀑布那儿灌满了水，怎么偏偏你的水壶是空的？”法国人干咽几下口水，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我今天感到很渴，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喝得快了一些。”黑人“哼”了一声：“这种鬼地方会有人觉得舒服吗？坚持一下吧，找到下一处水源就好了！”

“我们要走到什么时候？”法国人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艰难地喘着气说，“这亚马孙丛林不是到处都有瀑布的，我怕等不到能喝到水的时候了。”

黑人听了后哈哈大笑：“没关系，我会负责把你埋在大树下当肥料！”法国人听了更加失望，只好打起精神继续向前走。

几棵粗大的树上垂下很多浅灰色条状物，上面满是疙瘩。一名印第安人高声叫道：“大家小心，那东西是毒蜂窝！千万别碰到！”

大家都紧张起来，知道亚马孙的毒蜂可不是好惹的，连忙绕开树林朝一片灌木丛走去。这片灌木丛几乎全由高大纷乱的长叶子组成，根本没有路，在最前开道的人手持砍刀，将灌木和长叶砍断，开辟出一条简陋的道路来。沼泽地旁有一小片灌木丛，长长的翠绿色叶子伸出两米多高。一名欧洲队员经过灌木丛边时，发现叶片上趴着一只仅有啤酒瓶盖大小的青蛙，这青蛙皮肤五颜六色，大眼睛一鼓一鼓的十分可爱。这欧洲队员不由得停下脚步，微笑着伸出手指，轻轻摸了那小青蛙后背，说：“这只青蛙太奇妙了，居然这么小！”

“别碰它，那是毒剑蛙！”埃森大叫道。

那队员吓了一跳，连忙缩手后退，那小青蛙受到惊吓，转身跳入灌木丛中不见了。埃森上前抓起那欧洲队员的手掌，见他手指肚上一片漆黑，而且慢慢向上蔓延。

那队员颤抖着问：“这……这是什么毒？”

埃森看了看他，忽然抽出匕首手起刀落，从指根处将这根手指削掉。

“啊——”那队员立刻惨叫起来。旁边几名欧洲人立刻举枪对准他，喝道：“你想干什么？混蛋！”“你们才是混蛋！”卡拉诺玛走过来，拉开那队员的手臂，看了看皮肤并无异常，说道：“如果再晚半分钟，你丢掉的就不是手指，而且是手臂了！”

何塞害怕地问：“这小青蛙有如此大的毒性？”

吉丽亚笑了：“剑蛙是世界上最毒的动物，这种神经毒素比加勒比海蛇还要毒，而且越小的剑蛙其毒性越强。我们印第安人的毒箭上涂的就是剑蛙毒，通常一支毒箭射进人体将人毒死后，拔出来还能继续使用，至少可以连续毒杀五十人。”

卡拉诺玛也道：“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你只是皮肤碰到，而不是伤口接触。否则，这种神经毒素会在零点几秒内通过神经元传导破坏神经中枢系统，到了那时，就算把你的四肢都砍断也没用！”

那队员虽然疼痛，但耳朵还好用，听到这话后吓得魂都没了，暗自庆幸自己命大。卡拉诺玛高声道：“亚马孙丛林的任何生物，在没得到允许时，任何人也不许触摸！否则后果自负！”

大家都学乖了，给那名队员包扎好伤口后继续前进。忽然从前面草丛深处发出一声大吼，声音响亮震耳，所有人都吓得后退几步。一名满头金发的荷兰人早已草木皆兵，他惊恐地大叫：“是美洲虎，是美洲虎！”说完转头就跑。这些欧洲人大都没来过南美洲丛林，在跟踪古曼蒂的十几天内，有三人被河水中的凯门鳄活活吃掉，两人被美洲虎袭击，四人被毒蜘蛛咬过，还有一个倒霉的俄罗斯人被蟒蛇缠死。他们大多曾在欧洲作过战，从不怕面对千军万马，但却从没遇到过这些可怕的生物，现在听到有人高喊“美洲虎”，全都吓得抱头逃跑。

第七十五章 何塞（3）

“都回来，那不是美洲虎！”卡拉诺玛高声喝道。

一个刚要跑的日本人战战兢兢地问：“不是美洲虎是什么？那声音比美洲虎还要响亮！我可不想当它们的食物！”“蠢货，那是吼猴的叫声！”吉丽亚厉声说。

何塞被几个保镖围在当中，他神色惊慌地问：“吼猴是什么东西？”

卡拉诺玛说：“吼猴是只在亚马孙才有的一种猴子，它们叫声奇大，会模仿猛兽的叫声，专门用来吓退天敌的！”何塞将信将疑：“你这么肯定？”卡拉诺玛不再多说，直接带着两名印第安队员大踏步冲进树丛中。不到两分钟，忽然窜出几只体型庞大的黑脸猴子，一边大声吼叫，一边逃进灌木丛里不见了踪影。

这下大家才放了心，都陆续跑回来。几名欧洲人嘟囔着发牢骚：“该死的亚马孙，我怎么会到这种魔鬼都不愿待的地方来！”

“你们还不是为了金子？”吉丽亚冷冷地说，“想发财就少发牢骚！”

那欧洲人又热又累，正愁没处发火，立刻大怒道：“你这臭女人说什么？”说着就要上前示威。

卡拉诺玛怒目而视，何塞伸手按住那欧洲人的前胸，说：“退后，退后！吉丽亚小姐说得有道理，我们是为了黄金才来这里的。如果想度假，我会选择去开普敦或巴厘岛，而不是这个连水都喝不到的亚马孙。”

何塞的话显然很有分量，那欧洲人尽管满脸怒气，却不得不强压怒火退到后面。古曼蒂等人在旁边看着，脸上表情各异。何塞又笑着说：“各位今后只需看古曼蒂先生就可以了，你们看，他们的队伍毫不惊慌。在这种雨林地带，我们欧洲人的经验远远比不上印第安人。”

古曼蒂与埃森、米丽亚等人也没说话，顾自向前继续行进。何塞使了个眼色，卡拉诺玛一挥手，命令队伍跟着前进。

好容易穿出这片树林，来到一大片开阔地。没有茂密的树冠遮掩，空气明显清新了很多，很多人都双腿发软瘫倒在地，大口呼吸着新鲜

空气。卡拉诺玛手搭凉棚放眼望去，似乎看到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岩石，这时探路者跑回来报告，说前面发现一些人工雕刻过的东西。

卡拉诺玛连忙带人过去看，只见在一片相对平坦的地方立着七八根石柱，一些猴子在石柱间爬上窜下，正玩得高兴。这些石柱呈圆形，由十几个圆柱体连接组成，每个圆柱体高四十多公分，上面雕刻着一张咧嘴圆眼的人脸。整根石柱上共有十几个表情各异的人脸，有的大笑，有的愤怒，还有的惊恐万分。石柱不知是什么人雕刻的，放在这里又做什么用，中间的一根石柱明显比其他几根粗很多，柱顶均镶着一颗没了下颌骨的骷髅，看上去十分诡异。这时古曼蒂等人也来到近前，大家围着这些石柱仔细看。何塞激动地取出老皮萨罗遗留下来的那本羊皮册子，翻到某一页对古曼蒂说：“古曼蒂先生，你看，这页上的图案绘的就是这些石柱！”

古曼蒂接过羊皮册，卡拉诺玛和吉丽亚也凑过来看。见这页上画着几根石柱，形状和位置与现在所见的一样，并且下面标注有文字：

据印加人向导称，此石柱为印加罪恶之柱，印加人会在战争中杀死战俘并割掉头颅，将鲜血浇在石柱上，将其灵魂锁入其中。石柱镇守的区域夜间必有战俘灵魂出没，用来把守通向黄金之国的道路，不知是否可信。幸好现在是上午，我们会趁天黑之前远离这里。

再看下面还有几行字：

进入雨林第三十四天，终于找到第二条线索，但已被病菌和野兽夺走一半队员的生命，不知能否坚持到最后。这页图案在羊皮册比较靠前的位置，也是第一幅图画。从文字内容来看，当年老皮萨罗进入亚马孙雨林的第三十四天才找到这些石柱，却已经死伤过半。而古曼蒂等人只用了十几天时间，损失二十多人，看来黄金羊皮卷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古曼蒂、何塞和卡拉诺玛三人不由得对视一眼，又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色。吉丽亚急道：“我们最好快点离开这里，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天就会黑，到时候找不到宿营地就麻烦了！”

何塞说：“我并不是个迷信的人，但在亚马孙这种鬼地方，还是少惹麻烦的好。请两位族长先生立即下令，命令队伍用最快速度前进！”

两人分别下了令，何塞也命令所有欧洲籍队员加速行军。柯林边走边回头看，石柱顶镶嵌的那颗人头骨正睁着两只黑洞洞的眼眶，似乎在望着这些人。

三十分钟后，天色渐渐暗了，队伍来到一片树林，地面的杂草有几尺高，长得很茂盛，看来并无野兽踩踏，但也看不到什么昆虫，四周静得出奇，只是茂密的树叶让空气不太流通，四周有些闷热。何塞派出的两名队员四处搜寻一番后，回来报告：“附近都是白酒草、驱蚊草、马鞭草和剃刀草。再往西约两百米处有一大片平坦的草地，里面有很多灌木和植物，几乎看不见蚊虫，可以直接在地面用帐篷宿营。”

驱蚊草可以驱赶昆虫，而剃刀草茂盛的地方野兽极少出没（怕刮伤身体），所以真是个宿营的好地方。三名首领一声令下，一百多人的队伍展开帐篷宿营。古曼蒂好心地让何塞的人马在西面草地宿营，这些欧洲人自然很乐意，因为开阔的草地比树林中凉快得多。

卡拉诺玛来到草地上，见除了灌木丛之外，还长有一些从未见过的奇特植物。

这些植物外形都很怪，有的高达两米，中间一根五颜六色的花蕊散发出清香，四周有几片硕大细长的叶子包着主干；有的就是个巨大的绿南瓜，外面还长着茸毛，圆嘟嘟的很可爱；有的则像一只巨大的喇叭，喇叭底下连着一根细茎，根部则鼓起一大一小两个圆球，活像个葫芦。何塞手下的欧洲队员哪里见过这些植物？都三三两两地围着参观，不时还用手摸摸这个、捅捅那个。一阵微风吹来，草地间地势开阔，众人都感到一股舒适的凉意。

卡拉诺玛和吉丽亚虽然没有深入亚马孙雨林的经验，很多奇特物种也没见过，但他们对这些生平未见的植物有些警觉。吉丽亚向何塞建议，最好和古曼蒂的队员换个地方扎营，我们住树林，让他们到这

草地上来。何塞还没说话，手下的欧洲军人却先出言反对：“树林里那么热，我们会生病的。这片草地多凉快，我们不换！”

何塞也同意这个观点，吉丽亚无奈，只得命令自己的手下在草地外围扎帐篷，尽量离那些奇怪的植物远一点。趁卡拉诺玛去远处寻找水源，其他人又在忙碌的工夫，何塞对吉丽亚眨了眨眼睛，眼神中充满暧昧之意。吉丽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去支帐篷。

不长时间后，树林里和草地上就挤满了各式帐篷。三伙人马各挑选五人警戒，连树上也安排有瞭望哨，可以隐约地看到远处那几根石柱。

夜渐渐深了，古曼蒂站在树林高处的一块巨石上，看着大家支起帐篷，又想起十几天前雨夜宿营时失踪的六个队员，不由得向卡拉诺玛怒目而视。卡拉诺玛不知道他为什么瞪自己，也不甘示弱地回瞪，古曼蒂更加生气，恨不得举起杜米大刀把他劈成两半。

何塞长年混迹于商场，知道古曼蒂心里在想什么，上前微笑着说：“古曼蒂先生，前天晚上我们的交战中都死了不少人，请你不要再耿耿于怀了。而你说那天晚上失踪了六名队员，那件事我们的确不知情。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如果我在这件事上说了谎，就惩罚我永远找不到黄金城，也无法走出这片丛林。”

这应该算是最毒的誓了，古曼蒂又多了几分相信，但他怎么也想不通，那六名队员究竟到哪里去了？晚餐照例是压缩饼干，另有专人负责为何塞煎制牛排，整支队伍中只有他的晚餐是牛排、面包和红酒。古曼蒂和埃森受邀与何塞同桌共吃牛排，别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三个吃，而自己却只能吃这种又硬又咸的压缩饼干，其心情可想而知。

卡拉诺玛和吉丽亚远远地坐在帐篷旁，悻悻地啃着压缩饼干，看着远处三个吃牛排的家伙，心里暗自生气。休息的队员自发地分成两队，左面是何塞的多国部队和齐佩瓦族人，右面则是古曼蒂的队员，双方隔着六七米，无聊地摆弄着手枪或匕首，同时斜眼看着对方的人。何塞的队员们用的都是德国 H&K 公司制造的 G36C 自动步枪，并装有红点瞄准镜和红外激光发射器，在昏暗的光线下，这些欧洲人熟练

地拆开枪身，一面用黄油擦拭零件，一面对古曼蒂的队员指指点点，同时有说有笑。

古曼蒂的队员看出这些欧洲白人并不友善，便也操起 M4A1 冲锋枪擦起来。对面的欧洲人笑得更厉害，其中一名白人故意脱下鞋，用两个脚趾夹着拆下来的激光发射器对准前方，一束淡淡的红光刚好打在一名雄鹰战士额头。这个举动激怒了那名雄鹰战士，他刷地抽出一支涂有剑蛙毒的箭杆，随时准备搭在弓弦上。

对面那欧洲人知道毒箭的厉害，吐了吐舌头，连忙抬起手笑着说：“别激动，印第安朋友，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不要当真嘛！”

那雄鹰战士强压怒火，慢慢将箭杆放回箭筒，再拿起手枪，用细树枝包上软布擦起枪管来。

入夜，草丛中万籁俱寂，亚马孙的夜晚一向虫鸣不断，这里的寂静倒让人有些不太习惯，看来驱蚊草很有效果。只是树林中夜间的气温仍然有三十几度，让人呼吸不畅。

第七十六章 何塞（4）

睡在外面草地上的欧洲队员就舒服多了，因为这里几乎没有蚊虫，他们也没钻进帐篷，把篷布在地上一铺就在上面躺着。很多人对那些奇怪的植物很有兴趣，直接睡在附近，有人还摸着毛茸茸的绿南瓜进入梦乡。夜渐渐深了，天上的星星开始乱眨眼，探险队员们也都睡着了。

沉沉夜色中，有些东西开始了活动。先是那根两米多高的花蕊，周围的长叶子慢慢散开，在旁边一个睡着的乌克兰人脸上扫过，叶片末端满是黏液，将那乌克兰人整张脸都封住了。那人憋醒了，觉得脸上凉飕飕的，好像洒了很多胶水，连忙伸手去抹，不想两只手也被牢牢地粘在脸上，他想大声呼救，黏液倒灌进嘴里，把舌头和牙都固定得死死的。这人惊恐至极，眼睛睁不开，只能用脚使劲蹬草地，试图给同伴报警，但又有几片叶子移过来卷住他的双腿，竟把整个人竖了起来。随后五六片长叶把他抱进花蕊中央，所有的叶片同时收拢，又恢复了刚才的形状，除了少个人之外，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只巨大的绿色喇叭状植物也开始动了，原先一直垂着的喇叭口忽然缓慢地抬起，像长了眼睛似的对准旁边一个熟睡的欧洲人探去。直径有圆桌面大小的喇叭口整个罩在那人脸上，同时逸出一股强烈的硫酸味道，那人像触电般剧烈痉挛，只几秒钟就不动了。喇叭口慢慢地抬起，那人也被带得“坐”起来，然后喇叭口一伸一缩，把那个人慢慢地吞进喇叭口内。

毛茸茸的绿南瓜自然不甘寂寞，瓜体忽然裂开，露出里面满满的白色黏液。黏液中左突右鼓，探出一根长长的尖刺，这尖刺好似雷达一样，晃到摸着南瓜睡觉的那个人头部，突然闪电般刺出，准确地插进那人头顶。那可怜的家伙连叫都没叫出声，体如筛糠般抖着，鲜血连同脑浆顺尖刺流进南瓜腹内。十几分钟后，那人的脑浆和全身血液全部被抽光，尖刺拔出来，晃晃悠悠地缩了回去，最后南瓜外皮缓缓合拢。

负责警戒的警卫人员在树林和草地之间走来走去，一名警卫刚走到树下，觉得心里慌慌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背后窥探自己。他左右查找，却什么都没发现，忽然他抬头向上看，迎面一根黑糊糊的藤条紧紧缠上他的脖子，随后迅速用力向上拽。那警卫大骇，手中下意识扣动了扳机。

哒哒哒！耀眼的火舌伴着枪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十分突兀，惊醒了很多正在呼呼大睡的人。众人纷纷爬起来，抓过枪支拧亮手电筒，左顾右盼，互相询问出了什么事。

众人都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原先睡得整整齐齐的人忽然少了很多，那些绿南瓜附近的人全都圆瞪双眼死去，头顶正中被刺穿一个洞；而好几名警戒人员被藤条吊死在树干上，一荡一荡地甚是吓人。

“有鬼啊，幽灵，死神出来了！”很多欧洲人惊恐地大叫，他们以为是惹恼了亚马孙丛林中的鬼魂。古曼蒂的人也都从帐篷里钻出来，埃森迅速清点人数，发现有三个警卫被吊在树上，连忙指挥队员用匕首将藤条割断，只有一人鼻息尚存，另外两人舌头伸出老长，早已死去多时。

所有人都在古曼蒂和卡拉诺玛的指挥下聚集在草地边缘，埃森告知众人这些奇怪的物种全是食人植物，不能再靠近了。何塞见折了不少人马，气得大怒，命令手下人猛烈开火，将这些植物打得稀烂，从里面滑出不少带血的白骨，腥气弥漫，很是可怖。

这附近是不能再扎营了，虽然才半夜三点钟，队伍也只好收拾起装备，趁着夜色继续向南行进。

清点人数，三方共死了十九名队员，可谓损失惨重，而且多数是何塞的手下，这时何塞才开始后悔昨晚没听吉丽亚的话。队伍走了不到一公里，见附近全是大片的草地和岩石，只有几棵枯树，连灌木都极少，相对比较安全，古曼蒂建议此地可以宿营，队伍又惊又累，连忙支开帐篷继续睡觉。

几名警卫人员爬上枯树，检查了一下树上并无危险，这才稳了稳心神。渐渐地，队伍又都安静下来，只有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次第响起。

弯月当空，照得四下里一片清亮。在树上蹲守的警戒人员都是卡拉诺玛手下的雄鹰战士，他们本不该睡觉，但经过一整天的辛苦行军和惊吓，都已经累得几乎忘了自己姓什么，眼皮越来越沉，有人开始头一点一点地打瞌睡。几阵微风吹来，舒适的环境让人觉得更困倦，渐渐都打起盹来。

夜越来越深，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鸟开始鸣叫，远近高低不同，在寂静的月夜显得更加瘆人。凉风掠过树梢，一名藏在树上的警卫醒了，他感到有股尿意，也懒得下树，便拉开裤子尿起来。借着朦胧的月色，似乎看到远方那片石柱群中影影绰绰的有东西晃动。

他原以为是迷了眼睛，用力眨了眨后再睁大去看，确实有黑影在石柱群中移动，而且肯定不是树影。这人吃了一惊，尿也憋住了，连忙举起望远镜。从镜筒中见有几个细长的影子如鬼魅般时隐时现，缓缓向这边靠近。这人大为吃惊，难道这就是印加人所说的罪恶之柱中的战俘灵魂？他不敢怠慢，连忙低声呼哨，向地面的警戒人员报信。附近的两名警戒人员也都倚着大树睡着了，根本没听到他的示警。他

想大声呼叫，却又怕是自己看花了眼，于是悄悄溜下树来，端起枪，猫着腰向石柱群方向走去。

刚走了百余米，忽然听到杂草丛中一阵轻响，转头看去，几簇长草左右乱晃，似乎里面藏着什么东西。这人的心怦怦乱跳，端起枪瞄准目标，蹑手蹑脚地走近。

那丛杂草却不再动了，这人很是纳闷，心想可能是豪猪之类的小动物吧。正想着，突然“哧”的一声轻响，紧接着颈下一痛，这人大惊，后退几步抬手去摸，竟是一根极细的钢箭。他张嘴大叫：“有埋……”

“伏”字还没说出口，就觉得浑身像被抽了筋，眼前一黑栽进草丛里。

靠在树下的警卫立刻惊醒，借着月光刚好看到前方有一个人影慢慢倒下，再抬头见树上已经没了人。他大惊失色，立刻噉起口高声呼哨，忽然“嗖嗖”几声轻响，从杂草丛中射出几道白光，其中一道正打在脸上，这人惊呼出来，端枪“哒哒哒”就是一个点射。

清脆的枪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十分突兀，不远处的另几名警戒人员都被惊醒了。两人端着枪跑过来，见有人躺在树下，手脚抽搐，连忙过去蹲下查看，并大喊：“马格利蒂，马格利蒂，快醒醒！”这人右脸颊插着一根钢针，口鼻连耳朵都开始流血，显然已经不行了。这名警戒人员急忙环顾四周，见杂草丛中簌簌乱响，于是大喊：“有情况，有敌人偷袭！”

刚才的枪声已经把很多人惊醒，帐篷拉开，几十人抓起枪陆续跑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刚要问，又听得四周响起无数的哧哧声，紧接着惊叫声四起，几名队员身中钢箭，十几秒钟后就毒发身亡。

所有人都不知所措，也没看清敌人到底藏在哪里，只得举枪向草丛中乱射乱打。卡拉诺玛弯着腰躲避毒箭，但四下里毒箭多如牛毛，根本不知往哪里躲，情急之下伸手抓过一名穆斯卡族战士挡在身前。那战士大怒，刚要开口咒骂，却冷不防被毒箭射中眼睛，立刻捂脸惨叫起来，不多时就死了。古曼蒂和埃森同时大叫：“是吹管毒箭，都躲到帐篷内侧去！”

众人像没头苍蝇般乱跑，这时才清醒过来，纷纷跑进帐篷内侧躲起来。杂草丛中安静片刻，突然伴随着怪叫跳出几十条黑影来。这些人全身赤裸，皮肤黝黑，身上用白垩粉画着各种图案，鼻旁还镶着两根弯曲的白骨，远远看去活像水牛鼻子上的环圈，显然是当地的土著人。他们腰间都挂着一串小木棍似的东西，右手持木制吹箭筒，左手握着标枪，哇哇怪叫着向帐篷跑来，边跑边鼓着腮帮，奋力大吹毒箭。

“是当地土人！大家注意！”埃森大声喊道，同时举枪开火，几个点射下去，打死了几名冲在最前面的土人。这些土人显然经过吹管训练，毒箭又急又快，就像射箭一样。虽然在冲锋枪扫射下死伤不少，但仍然冲进帐篷区域几十人，他们无须瞄准，只要把脸面向敌人再使劲一吹，毒箭便会准确无误地击中目标。这种毒箭不像开枪那样会暴露出火光和弹道，它们又细又小，根本无法躲避。混战中双方互有死伤，只是那些土人挨了子弹不一定死，而中了毒箭的探险队员却见血封喉、必死无疑。

土人们在吹毒箭的间隙也纷纷将手中的标枪掷出去，他们显然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投出的标枪又远又直，丝毫不逊于奥运会标枪运动员。柯林和米丽亚各持 M4A1 冲锋枪，在毒箭雨中四处躲避，他们深知这东西哪怕擦破点皮也会见上帝，因此不敢露头，只在帐篷后面缩着身体。

这些欧洲队员全是从各国特种部队退役下来的好手，平生执行过无数次危险任务，比如从冰冷的海底潜进东欧的海上钻井平台解救人质，深入戒备森严的别墅暗杀反动组织头目等，面对的都是训练有素、杀人如麻的家伙，和这些土人相比显然厉害得多，但这些土著人抱着不要命的态度疯狂进攻，完全不顾自己的性命，令人非常头疼。白人们端起枪，将身体隐藏在帐篷的阴影中，利用 G36C 上的红点瞄准镜频频开火。他们枪法精湛，而且只用单发点射，基本上每枪必中，土著人纷纷扑倒。不多时，土人们便开始渐渐后撤，吹毒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卡拉诺玛大叫：“那些土人没有毒箭了，大家快进攻，把他们全都杀死！”

几十名队员冲出掩体，在端枪扫射的同时也开始和敌人肉搏，这些土人只会吹毒箭、投标枪，一和这些受过特种兵训练的大兵们近身相搏，就立刻败下阵来。雇佣军招招致命，击鼻梁骨、匕首割喉、扭颈骨，打得土人节节败退，最后干脆掉头钻进杂草丛中四散溃逃。

古曼蒂知道这些土人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还会暗中继续跟踪探险队，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施偷袭，于是立刻下令埃森和米丽亚迅速带人追击。何塞一直躲在帐篷内不敢出来，直到听说土人们退败了，才敢探出头来，命令二十名欧洲队员跟随古曼蒂的人协助追击。

那些土人四散逃跑，放眼望去，杂草中到处都有人影晃动，也不知道该朝哪边追。古曼蒂看了看，眼珠一转，对柯林和另外两名欧洲人说：“你们去西北方向追！”

三人互相看了看，只得奉命追去，柯林回头见米丽亚刚要跟着过来，却被古曼蒂指派到另一方向。大队伍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个人都把冲锋枪上的战术手电拧亮，只见几组光束摇曳在草丛中，互相之间越离越远。柯林和两名欧洲队员在草丛中搜索，这两人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土耳其人。此时月亮被乌云遮挡，而枪上的强光战术手电发出刺目的光，光柱到处，把每根草都照得清清楚楚，杂草丛里传出细细碎碎的声响，似乎到处都有人藏着。那俄罗斯人神情紧张，用生硬的西班牙语对土耳其人说：“扎伊德，这些可恶的土著人躲在暗处，那毒箭又很难躲，我们要怎么找？”

那土耳其人扎伊德紧张地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干脆也躲在草丛里，这样就不会暴露在明处。”柯林也觉得有道理，于是三人都半蹲在草丛中，枪口对准前方，慢慢向前移动身体。

第七十七章 何塞（5）

杂草有一米多高，又是夜晚，人在草中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想静下来听听声音，四周都是风吹草动的声响，根本分辨不出哪里有敌人。

也不知走了多少米，柯林双脚都蹲得快要麻木了，想站起来又怕被毒箭偷袭，忽然想起那两个同伙此刻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放眼看去却找不到两人。柯林怕被土人发现，又不敢出声呼喊，仔细想了想，把右手拇、食二指搭环放在口中，低声吹了两声口哨，这是队中的联络暗号，但没人回应。他又吹两次，忽然从右前方低低传来几声回哨，音调略有不同，但显然是同一音符。柯林心中暗喜，连忙朝那方向移去。

走了几十米后，柯林再发口哨，这下回音又跑到了左前侧，距离大概有一百米。柯林心中有气，暗想你们俩难道脑子有问题，为什么不在原地等我？又行进了百余米，再次吹口哨时，却没人回应。柯林心中打鼓，正在纳闷时，忽然身边不远处响起口哨声，他连忙循声而去，口哨连续响起，并越来越近，最后声音仅从面前半米处传出，只是被杂草挡着，看不到人。

柯林低声说：“喂，是我，快出来吧！”

对面并无动静。柯林左右拨开杂草，一个浑身黑炭般的土人的脸正和柯林打了个照面，这土人左手持吹管毒箭，右手小指放在嘴里，正瞪着铃铛似的眼睛吹口哨。看到柯林后，他把右手指拿出来，朝他嘿嘿一笑。柯林也咧嘴傻笑几声，立刻回过神来，马上抬起枪口。不想那土人动作更快，左手迅速将吹箭管放在嘴里就吹。柯林暗叫不好，我要完了！

那土人“噗噗”连吹几下，却不见有毒箭射出来，土人急了，伸手就去腰间摸备用的毒箭。柯林吓出一身冷汗，气得怒火上撞，端枪就要开火，不料旁边突然又冲出一名土人，整个身体死死压在柯林身上，同时哇啦哇啦一阵大叫，说着听不懂的土著语言。先前那名土人扔掉吹箭管，上前去抢柯林的枪，柯林死不放手，但又出来了一名土人，

三人合力按住柯林的手脚。柯林情急中扣动扳机，“哒哒哒”一个点射，枪口冒出的火舌点燃了杂草。

土人吓了一跳，但立刻回过神来，枪终于被抢走，柯林气得抽出右手，猛挥拳捣在一名土人脸上，那人眼冒金星，差点晕倒。挣扎中柯林才看清，原来这些土人腰间挂的不是什么小木棍，而是一根根人的手指！

剩下两个土人显然动了怒，其中一人倒转枪柄用力砸柯林的脑袋，砸得柯林顿时昏厥。三名土人把柯林高高举起，平抬过头顶，迅速向树林深处跑去。

一阵乱哄哄的声音把柯林吵醒，还没睁眼，先感觉强烈的光线透过眼皮呈现出亮粉色。柯林身体并没动，因为之前米丽亚曾教过他，在被俘或遭到绑架时如被打昏，醒来后尽量不要动而应继续装睡，可以起到麻痹敌人的作用。柯林仔细地听四周的动静，除了树上蝉那没完没了的叫声之外，就是杂七杂八的土著语言，似乎还有人在身边跑来跑去。他微微动了一下四肢，感觉自己坐在地上，而且双手被反剪在身后捆得很牢，双脚倒是自由，但身后似乎连着什么东西，左右悄悄晃动身体，感觉后背有个粗糙的圆柱物，应该是被捆在树干上。

他把眼睛微微睁开一条极细的缝，看到很多又瘦又细的黑泥腿跑来跑去，好像在运送什么东西。正在纳闷时，却听见右边有人大声骂：“该死的土著人，快放开我！”生硬的西班牙语，正是那俄罗斯队员的声音。柯林一惊，原来这家伙也被抓了。

正想时，左侧又响起那土耳其人扎伊德的叫声：“放开我，否则我会杀光你们这群野蛮鬼！”

怎么这传说中的特种兵还敌不过原始丛林里的土著人？柯林心中沮丧，看来这个三人小组昨晚被土著人全窝端了，真是丢人到了极点。

柯林想看得更清楚些，便把眼睛睁得大了点。忽然有个土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把脸凑近柯林的脑袋，伸手“啪啪”来回拍他的脸，他用力很大，感觉不是在拍，而更像打耳光。柯林没办法再装昏，只得

睁开眼睛。太阳在头顶炎热地照着，刺得柯林眼睛发酸。他开始打量四周：这是个简陋的村庄，几十座歪歪斜斜的茅草屋稀疏地立在草丛中，有的屋门前还挂着两米多长的大鱼。此时正值中午，几十名土著妇女高兴地抱着瓦罐和大锅向一片空地跑去，后面跟着很多欢呼雀跃的小孩。同被抓的两名队员一左一右，也被坐捆在树上，后背上还绑着用杂草扎成的、外形像风筝的东西。

见柯林醒了，几名土人快步上前解开捆在树上的绳子，把他从地上揪起来，另有人跑到一座草房里去似乎在报信。不多时，从草房中走出几个土人，为首的身材非常高大，壮得像头水牛，头上插着几十根羽毛，鼻中也插着弯曲的白骨，阔嘴掀鼻，环眼大耳，皮肤黑一块青一块，丑陋得好像小时候被开水烫过，令人过目难忘。

这人的打扮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只是手中多了一根粗壮的木杖，杖头嵌着一颗人头骨。他在几名土人的簇拥下慢慢走到柯林面前，面无表情，冷冷地上下打量他，那神情似乎在看一头猪。柯林心想这家伙大概就是土人的首领了，不知道他会对自己怎么样，见对方正打量着自己，便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土人首领见柯林笑了，伸出左手捏住柯林的嘴角用力朝旁边扯，露出嘴里的牙。柯林疼得向后躲，却差点摔了跤，侧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后背也捆着一个用杂草扎成的风筝，不知派什么用场。两个土人抓着柯林肩膀不许他动，土人首领把木杖一挥，大声道：“乌里巴喀，阿拉鲁！”

几名土人立刻推搡着柯林和另外两人一起往前走，上百个土著男女在后面浩浩荡荡地跟着，那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边走边不停地大骂，可土著人根本不理，当然他们也听不懂。

柯林踉踉跄跄地走着，忍不住侧头大声问那俄罗斯人：“喂，你怎么也被抓起来了？”

“我怎么知道？”俄罗斯人又气又恨地说，“昨晚在草丛里闻到一股烟味就昏倒了。他妈的，这群该死的土著猪猡！”

旁边的土人上前狠狠用标枪打了俄罗斯人脑袋一下，喝道：“嘎哈玛！”意思让他闭嘴。俄罗斯人双手被用油浸过的藤蔓捆得很牢，怎么挣也挣不开，只得回头怒目而视。那土人又用标枪打他，俄罗斯人大怒，抬腿把那土人踢翻在地。

几名土人刷地举起标枪，同时对准俄罗斯人的面门，逼得他不敢再有动作，只好转过身去继续走。三人在土人的推搡下在草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不多时来到一座山崖边，崖壁用白垩粉绘着一些壁画，这些壁画线条粗犷简单，不知何时绘成。从崖壁走过时，柯林出于好奇和疑惑，留心看了这些壁画。

第一幅壁画的图案是天上飘着一只巨大的风筝，下面有很多涂成黑色的人在跪拜；再看下一幅，那只巨大风筝落在地上，下面压着很多黑人；第三幅，从风筝上下来几个人，这些人都有巨大的、像蜻蜓般的眼睛，脑后留着长发，右手平举，手掌中喷出火焰，对面有几名黑人倒下；

最后一幅是大眼睛人身中标枪倒下，黑人们将其中两人砍掉手脚，放在大锅里煮，周围还有很多黑人在跳舞。这壁画什么意思？柯林心中正在疑惑，土人们大声呼喝，将三人向崖顶方向推去。这里绿草茂盛，中间有一条简单开辟出来的石路，高低不平，很难走。扎伊德喘着粗气问：“这些土著鬼听得懂西班牙语吗？”

“肯定不懂，他们长年居住在雨林深处，只会简单的内部土著语言。”柯林道。

扎伊德吁了口气：“那就好——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土著鬼到底想干什么？”

柯林左右看了看，几十名强壮的土著男人虎视眈眈地守在周围，脸上表情严肃，后面跟着的那几百人个个笑逐颜开，但却没跟着上山崖，很是奇怪，便说：“我也猜不透，但肯定不会对我们有利。得想办法逃走！”“怎么逃？”俄罗斯人恨恨地说，“这藤蔓是用油泡过的，非常结实，除非用锋利金属割断，否则一百年也挣不开！”

正说话间，众人已经来到悬崖顶部。这里地势平坦，杂草丛生，不时有野兔在草中蹿来跳去。俄罗斯人慌了：“这些家伙不是想把我们从小山崖上推下去摔死吧？”

柯林也害怕了，大脑急转，正在想办法时，突然听扎伊德大声道：“看那里是什么？”

俄罗斯人和柯林向右前方看去，见悬崖边的乱草丛中竟然停着一架破旧的飞机残骸！

这飞机半掩在杂草里，只露出一半躯壳，但从外形来判断，明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斗机，前端呈圆柱形，螺旋桨只剩下一根，歪歪扭扭地连在中轴上，机身的油漆早已在长年风化和雨水冲刷中剥落殆尽，露出里面锈红色的铁皮。再向右走了几百米，看到那飞机的后半截机体因断裂而不知去向，只有两扇机翼尚存，从机身断裂处能看到里面残存的座椅和部件。

第七十八章 何塞（6）

这些土人看到飞机残骸，立刻都跪在地上下拜，嘴里还念念有词，不知嘟囔些什么。俄罗斯人疑惑地问：“这架破飞机是从哪里来的？好像是二战时美军的雷电式战斗机！”

“是 P-47 雷电战斗机，20 世纪 30 年代生产。怎么会落在这里？”扎伊德也很纳闷。

柯林脚下打滑，差点摔了一跤。他说：“可能是几十年前坠毁在这悬崖上的，真够幸运，当时居然没爆炸！”“也许是油箱和弹药库都空了，否则机腹着地，肯定会发生爆炸。”扎伊德看来是这方面的行家。俄罗斯人焦急地说：“我们不要研究这架古董飞机了，快想想怎么逃跑！”

柯林急得额头冒汗，道：“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

正在三人焦急时，地面上出现一排由岩石组成的横线，距离那架飞机残骸约五十米，土人们在横线前全都停住脚步，不再向前走。土著首领一举手中木杖，几个土人用力将那俄罗斯人向前推，同时口中大呼大喝，似乎要他向前继续走。

俄罗斯人不明白，问：“你们要干什么？”

所有的土人都用手指向远处那架破飞机，示意他上去，这时三人才看到，在机身侧面有个用树干和藤蔓编成的简易梯子，直接通向飞机顶部。

扎伊德警惕地对俄罗斯人说：“卡其诺夫，这些土著鬼似乎是要你从那梯子爬到机顶去！”

“为什么要我这么做？”名叫卡其诺夫的俄罗斯人大惑不解。

柯林和扎伊德都摇了摇头，十几名土著壮汉再次举起标枪，不耐烦地催促俄罗斯人爬上飞机。俄罗斯人苦笑着说：“他们不是要我把飞机开走吧？”

扎伊德叹了口气：“没办法，现在只能听他们的。你还是照办吧，否则这些家伙肯定会杀了你！”俄罗斯人无奈，只好慢慢地朝那飞机走去。来到残骸前回头望去，那几十个土人眼睛像老鹰似的盯着他，口中不断呼喝，举着标枪作势欲投，奇怪的是却没人敢越过横线半步。卡其诺夫用力挣了挣背后的绳索，勒得手腕生疼，根本无法挣脱，只好慢慢地踩着树梯向上爬。

这架飞机刚好落在悬崖边缘，卡其诺夫爬到飞机顶部，踩着嘎嘎作响的铁板来到悬崖边向下张望，见这悬崖足有一百多米，掉下去必死无疑。他回过头来，刚要大声询问柯林，忽然那些土著人扔下标枪跪拜在地，高举双手，同时高声大叫：“阿拉鲁卡斯吐巴，阿拉鲁纳尼塔，纳尼塔！”

柯林和扎伊德面面相觑，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些土著人投降了，在表示友好吗？

土著人叫了一阵忽然停下，同时弯腰捡起标枪，用力朝卡其诺夫掷去。柯林大惊，刚要出言阻止，但已经晚了，十几杆标枪呼啸着飞向站在飞机残骸上的卡其诺夫。他大惊失色，侧身躲过几支标枪，寻找落脚点想往下跳，可飞机顶部实在太狭窄，转身不方便，双手又被捆着，就听“噗噗”几声，卡其诺夫后背和肋下同时被标枪插中，他大

叫一声，踉踉跄跄地跌下飞机，一头从悬崖顶直栽下去，惨叫声从崖下远远传上来。

柯林和扎伊德大喊：“卡其诺夫！”

土著人高声欢呼，这时听到悬崖下面隐隐传来女人的说话声，纷纷乱乱，似乎有很多人正在围拢过来。那土人首领脸上露出微笑，随后挥动木杖，几名土人又开始推搡柯林，让他爬上飞机。柯林急得满脸都是汗，对扎伊德大声说：“我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得想个办法！”

扎伊德也很焦急，他用力挣动双手，无奈地说：“双手被捆得这么牢，没办法动手啊！”

几名土著人把柯林推出岩石排成的横线外，同时举起标枪，威胁他爬上飞机。柯林实在没办法，不依从就会被扎成刺猬，可爬上飞机也难免一死。他很奇怪，这些土著人如果想杀人，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怪异的方法？难道是某种特殊的仪式？

柯林突然想起自己身后背着的那个草扎风筝，再结合刚才看到的壁画，大脑急转，顿时恍然大悟：这架残存的飞机残骸是二战时期美军的战机，在经过南美上空时不知什么原因而坠毁在悬崖上。这些土著人几百年都生活在丛林中，与世隔绝，认为从远处飞来的战斗机是神灵下凡，于是都跑到崖顶观看，同时跪在地上膜拜，结果那架飞机坠毁在崖上，直接压死了很多人。土著人发怒了，却又见从飞机上走下几个人。壁画上绘制的大眼睛和脑后的长发，其实是飞行员戴的护目镜和飞行员头盔。手中喷火就是手枪射出的子弹，当时飞行员可能害怕这些土著人会攻击自己，所以开枪打死了几个，此举把土人惹恼，他们一拥而上，杀死了这些他们认为拥有神奇力量的美军飞行员，然后分尸吃掉。这个大胆而又合理的猜测，令柯林不寒而栗。他在南美生活的大半年中，早听当地人讲过亚马孙丛林食人族的故事。这些食人族认为，吃掉别人的肉，就会拥有被吃者身上的优点。所以面前这些土人争抢着吃掉这些从天上“飞下来的神仙”就不意外了，他们是希望得到神仙身上的优点，而这架“飞行器”土人们又敬而远之，不敢靠

得太近，所以只会在横线外大喊大叫。以后他们每当抓到活人时，就会在其后背捆上草扎的飞机模型，然后逼迫这些倒霉的人从飞机残骸上跳下去，以模拟当年飞机降落时的场景，然后再吃掉他们。

这种滑稽的仪式一代代传下来，几十年仍然沿用着，这回轮到了柯林等人。他还在乱想时，土人们已经把柯林用力推出去，并在后面举标枪威胁。柯林知道早晚是死，只好慢慢向飞机残骸走去。来到残骸近前时，抬腿刚要上飞机，却瞥到半截机身内的破烂座椅和一些机件，他脑筋一转，突然把头一低，迅速改变方向钻进机舱残骸中。那些土人大惊，全都喊叫起来，神情异常愤怒。土人首领高举木杖一挥，十几名土人纷纷将手中标枪掷向飞机。当当几声响，标枪呼啸着插在飞机外皮上，铁制枪尖嵌进铁板露出半截枪头，离柯林的脑袋不到三十公分，吓得他冷汗直冒，连忙往里躲了躲。

机舱里破败不堪，到处都蒙着厚厚的灰尘，看上去一片灰色。柯林先坐在地上，用双脚把捆在后背上的草飞机踩掉，再尽量屈起双脚，手忙脚乱地把双手从背后移到前面，然后四处寻找锋利之物好割断手上的藤蔓。耳中听得外面呼声震天，可那些土人就是不敢跨过岩石组成的横线追过来，看来几十年前飞行员手中的手枪把他们吓得不轻，可能有人立下死规定，谁也不许靠近飞机残骸半步，这倒给了柯林喘息的机会。

终于，柯林从残骸边缘找到一块突出的铁板，他连忙把双手架在铁板上快速来回刮擦。几十年风吹雨打之下，铁片已经锈得发脆，但性能优良的飞机钢材仍然能保持硬度。柯林边磨边回头向外看，透过机身铁皮的缝隙，可以看到外面的土著人骚乱不已。忽然他想起扎伊德还被捆着，连忙朝外面大喊：“喂，扎伊德，快跑过来，快！”外面的土著人正在跺脚咒骂，将手中的标枪连环掷出。扎伊德见场面混乱，趁机侧卧在地上，用脚背把背后的纸飞机抽掉，然后纵身一跃，双腿从捆着的手中跨过。这时他听到柯林的呼唤，连忙朝飞机处飞跑。

一名土著人发现扎伊德要跑，大怒，举起标枪就刺。扎伊德侧身躲过，腾空飞起一脚踢在土著人太阳穴上，那土著人顿时头骨破碎死

亡。另两名土人各举标枪冲上来，扎伊德使出土耳其特种兵搏击术中的致命招数，双腿连环飞踢，又把两个土人踢得骨断筋折。

几个土人在远处飞标枪向他掷去，扎伊德一个侧滚躲开，他无心恋战，转身朝飞机残骸处飞奔而去。后面又有标枪接二连三地嗖嗖飞至，扎伊德双手被绑，无法掌握奔跑中的平衡，不小心被石头绊倒，等爬起来时，两支标枪相继刺中屁股。

扎伊德大声惨叫，屁股上插着标枪，狼狈地跑进机舱。

柯林正在满头大汗地磨着手上的藤蔓，看到扎伊德冲进来，后面还挂着标枪，忍不住笑了：“朋友，你这是什么造型？”

“别他妈开玩笑，那群土著人马上就会冲过来杀了我们！”扎伊德气急败坏地说。

柯林手上不停，说：“不会的。那群家伙把这飞机当成天外来客，他们不敢越过那道横线！”

扎伊德有些不相信：“你怎么知道？”

嚓！柯林手上的藤蔓终于被割断，他欣喜得大叫起来，连忙去拔扎伊德屁股上的标枪，扎伊德却说：“先别管它，让我把手上的藤蔓割断！”柯林也不管他，跑到机舱尽头查看情况。那几十名土著人手持标枪，仍然纠缠不清，似乎在商量是否要越过横线抓人。柯林不敢怠慢，又转头寻找自卫工具。这里破烂不堪，柯林伸手去扶机舱座椅，不想“哗啦”一声，整个座椅枯朽倒塌在尘土中。

第七十九章 何塞（7）

扎伊德边磨绳边喘着粗气问：“你在找什么？找金子吗？”

“我要看看这里有什么能防身的东西！”柯林边找边回答。

“前面仪表盘下有个 T 字形扳手，你试着把它拉出来，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扎伊德指挥道。柯林依言摸索，抹去仪表盘下面的灰尘时，果然看到有个 T 字形的扳手，伸手一拉露出个小抽屉，里面放着一块怀表、几根铅笔，另外居然还有一支手枪！

柯林欣喜若狂，连忙抓起枪跑回来说：“这里有支手枪！”

扎伊德还没磨断绳子，他伸双手接过头枪，说：“美制 M1911 式手枪，我的上帝，居然锈成这样……”他按动弹匣卡榫，弹匣丝毫没动，再用力甩了几下，弹匣才从枪身里掉出来落在地上。柯林连忙捡起来一看，子弹压得满满的，只是已经没了黄铜色，而变成了暗红，看来是长期氧化的结果。

“这枪还能用吗？”柯林担忧地问。

扎伊德拉开套筒，从抛壳窗向里看了看撞针和复进簧，说：“机舱里的储物箱是特殊的密封设计，可防潮防水，但几十年的温度变化仍然让机件生了锈，能不能击发，就只能碰运气了！”正说着，忽听一阵吵闹声越来越近。柯林回头一看，大叫：“不好，那群土著人冲过来了！”

“你不是说他们不敢过来吗？”扎伊德吓得魂都要飞了，两眼瞪得比牛眼还大，使出吃奶的速度，发疯般地割绳索。柯林把弹匣塞进枪身，一拉套筒将子弹上膛，举枪探出机舱壁的裂缝，瞄准跑在最前面的一个土著人，手指缓缓扣紧扳机，猛地勾下去。

砰！手枪向后震动，震得柯林虎口发麻。这支 M1911 的火力果然强大，最前面那土著人应声而倒，左胸鲜血直流。后面的土著人吓得全愣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手枪这种武器，互相看了几十秒钟，又继续向前逼近。柯林想起石壁上的壁画，把心一横，跑出机舱平伸右臂，把枪口对准土著人。土著人见柯林居然敢跑出来，气得哇哇怪叫，几

个人挺起标枪就要投。柯林再次开火，砰！又一名土著人小腹中弹，慢慢向前走了几步，倒在地上，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咽了气。

其他人全傻了眼，呆呆地看着首领不敢动。那首领似乎联想到了壁画的某些内容，吓得双手直颤，举着木杖大叫：“纳尼塔，纳尼塔！”

柯林原不想再杀人，但他知道如首领不除，这些土著人不可能放过自己，于是狠下心来，对准首领的额头开了一枪。

砰！不足二十米的距离，子弹准确地贯入那土著首领的额头正中，鲜血直喷，土著首领仰面摔倒，圆睁双眼，张着大嘴死了。

其他土著人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土著首领尸体，又互相瞧了瞧，忽然全部跪下，对着柯林拜伏在地，浑身发抖，嘴里还念念有词。柯林心中暗喜，这些土著人竟又把自己当成了天外来客！他连忙回头大喊：“快出来，这些土著人屈服了，我们快跑！”

扎伊德已磨断绳索，正在拔屁股上的标枪，几支标枪插得又深又准，幸好枪头没毒，不然早就归天了。他瘸着腿走出来，见土著人全都跪在地上，场面颇为壮观，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没时间解释，反正现在他们连头都不敢抬，我们快下山崖逃跑，否则一会儿他们回过神来，就跑不掉了！”两人也不多说，夺路向山崖下跑去。

到了山崖下方拐过一道弯，看到很多土著妇女正蹲在地上忙着什么，她们见柯林和扎伊德跑下来，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等两人走近看清楚，不由得都弯腰呕吐起来：卡其诺夫的尸体已经被土著妇女扒光衣服，用砍刀肢解成了数块，有两个人还在一下一下地剁着卡其诺夫的右大腿，那里只剩些筋连着，鲜血流得满地，腥气冲鼻。柯林怒发冲冠，举枪打死几名土著妇女，其他人吓得大叫，连忙扔掉手上的东西，转眼间跑得精光。柯林转头不敢再看，忽然发现石壁外侧有一堆白骨，旁边还放着很多衣服，衣服的样式和颜色很眼熟。他走近一看，赫然发现这就是队伍刚进亚马孙丛林时，夜晚宿营失踪的那六个人的尸骨！

柯林恍然大悟，怪不得那晚六个人神秘失踪，看来是被食人族的成员无意中撞上，他们肯定暗中偷袭杀死了六名警卫，再把尸体偷偷运走吃掉。

扎伊德心有余悸，抬头看了看悬崖顶，说：“我们快离开这里，一旦那些土著鬼清醒过来，我们就跑不掉了！”两人夺路而逃。就在这时，忽听从悬崖顶传来呼喝之声，回头一看，悬崖顶上的杂草边缘露出十几个土著人的脑袋，他们指指点点，似乎已经发觉上了当，其中两个土著人后退几步，刷地将标枪远远掷下来。

那标枪带着劲风呼啸而至，扎伊德大叫：“快躲开！”柯林连忙跑到大树后，标枪准确地插在柯林刚站过的地方，枪杆颤巍巍地抖动。

柯林躲在树后举枪瞄准，可距离太远，大约有百米，他实在没把握，握枪的手也直打晃。扎伊德捂着屁股上前抢过手枪：“让我来！”柯林退到后面，扎伊德双手持枪贴在树干上，瞄了十几秒后果断开枪，啪！

柯林听着声音不对，又见扎伊德捂着脸惨叫，大为吃惊，上前一看，只见那支 M1911 手枪套筒断裂，枪管也掉了出来。原来这把枪在潮湿环境中存放了几十年，镀镍合金枪管发生脆性变化，强度降低，无法承受子弹出膛时的高膛压，结果炸膛了。柯林连忙问：“你怎么样？伤到哪里了？给我看看！”

扎伊德颤抖着放开右手，柯林见他右眼睑下方被枪管碎片击出一个洞，血流如注，那块枪管碎片还冒着烟。柯林伸手捏住破片，道：“忍着点，我帮你拔出来！”

“嘿——”扎伊德疼得脸上肌肉抽搐，牙关紧咬，低沉的叫声从牙缝里钻出来。粘着火药的枪管碎片拔出来了，扎伊德脸上的肌肉被烧得吱吱直响。

这时悬崖上已经没了人影，柯林暗叫不好，知道土著人肯定跑下悬崖来寻仇，连忙拔起身边的标枪做拐杖说：“我们快跑，那群土著人追过来了！”说完架着屁股流血、脸上也流血的扎伊德向树林中奔去。

他们专挑杂草茂盛的地方跑，身后渐渐传来土著人的呼喝声。两人弯下腰藏身在草丛里行进，扎伊德忍着痛小声说：“我们要呈 Z 字形路线前进，这样后面的人就找不到我们的踪迹！”

两人前进几十米，横着走几十米后再向前行，如此反复，可也奇怪，后面土著人的喊声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柯林疑惑地回头看了看，发现杂草中沾着滴滴血迹，立刻低叫起来：“扎伊德，是你屁股上流的血把土著人引来的！”“那怎么办？你是不是建议我把屁股扔掉再跑？”扎伊德无奈地看着他道。

柯林没办法，脱掉身上的衬衫，将两只袖子系在扎伊德腰间，把衣襟从他裆下穿过去，再于小腹处和袖子连在一起，远远看去活像一条花短裤，这样的好处是不会再把血流在草丛里。果然有效，茂盛的杂草让那些土著人离得越来越远，最后只能顺风听到依稀的喊声。

扎伊德欣喜地说：“我们终于逃离这群土著鬼了！”

柯林也很高兴，拄着标枪架着扎伊德努力向前走。刚转过一片树林，却见对面开阔地上站着几十名土著人，有男有女，个个横眉冷目，手里都拎着标枪或砍刀，就连长相丑陋的土著妇女也拿着木棒或铁叉。柯林不由得惊呼出声，连忙拉着扎伊德往回走，身后土著人大喊着冲了上来，柯林叫道：“怎么办？我们逃不掉了！”

“你……你自己快逃吧，我走不出去了！”扎伊德绝望地大叫。

柯林怒道：“我怎么可能撇下同伴？他妈的，和他们拼了！”他举起标枪，大吼一声：“哪个不要命的来送死？看我一枪扎死他！”

这些土著人都停下脚步，愣了几秒钟，突然全大喊起来，用最快的速度冲向柯林。柯林嘴上硬撑，双腿也发软，为了转移目标，他故意向东南方向狂奔，以免让土著人注意到躺在地上的扎伊德而对他不不利。土著人队伍果然中了计，几十人都向他追过去，把扎伊德晾在一旁。

柯林有大半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又饿又渴，眼前一阵阵发黑。他身后有一名身材健壮的土著妇女紧追不舍，这妇女手举大砍刀，离柯林只有不到十步远的距离。

看到那把挥舞着的砍刀，柯林魂都吓飞了，脑海中立刻浮现卡其诺夫被肢解的惨相，立即撒开腿狂奔。土著妇女奔跑迅速极快，在大树间穿梭跳跃好似猿猴，转眼间已经追出树林，离柯林后背不足一米时，她大叫着举刀就砍。砰！土著妇女脑门正中被打开了一个洞，血喷如注，踉跄着又跑了好几步才跌在地上死了。柯林跑得心脏差点跳出喉咙，回头见此情景，一时间愣住了。这时又有几个土人冲上来，枪声再次响起，土著人纷纷倒地，开枪者似乎是个神枪手，每次枪响都会有一名土著人被打死，所中之处皆为要害。

剩下的土著人也不是傻子，见同伴不明不白地就这么死了，吓得纷纷逃窜，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柯林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眼前发黑，就像被人抽了筋，胸口说不出地难受。身后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勉强回头看去，蒙眬中见十几名雄鹰战士和欧洲雇佣军向自己跑来，跑在最前面的就是米丽亚。她来到柯林身边扶起他，问道：“笨南瓜，你没事吧？”柯林咳嗽几声，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死不了，你们快去救扎……扎伊德……”突然他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到了。

柯林再次醒来时已经是晚上，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空中点点的繁星。再左右看看，发觉自己躺在一顶帐篷里，脑袋露在外头，米丽亚和埃森则坐在身边，正在用关切的眼神看着他。柯林刚要开口，却先闻到一股炖肉的香味，肚子不觉咕咕乱叫起来。

第八十章 何塞（8）

埃森笑了：“这家伙看来饿坏了，我猜他现在能吞下一整头牛！”

“快吃吧。”米丽亚微笑着端过一碗肉汤递给柯林，“算你运气好，今天我们打到了两只獾。”

柯林感激地笑了笑，接过肉汤，见炖得又酥又烂，香气四溢，汤面上还浮着几块瘦肉，他口水都快出来了。张嘴刚要喝，突然想起白天卡其诺夫被肢解的场面，估计现在也早被那些食人族给炖成了肉汤，顿时胃里一阵翻腾，扭头就要呕吐。

“怎么回事，还没吃就撑着了？”埃森打趣道。

旁边一名荷兰人笑着说：“他是怀孕了吧？哈哈！”

柯林瞪了他一眼：“你才怀孕了！我是想起了那群食人族杀死卡其诺夫的惨相，有点……有点恶心。”那荷兰人气得大骂道：“这群被诅咒的食人族，土著原始鬼！为什么喜欢吃人肉？”

米丽亚关切地说：“别想那些事了，你一天没吃东西，快把这肉汤喝掉。”

柯林接过汤喝了几口，问：“扎伊德怎么样？”

“刚给他的屁股止了血，但失血过多，我们又没有输血工具，而且天气闷热，现在伤口有些感染症状，不太乐观。”埃森道。

柯林叹了口气：“能保住命就好！”

埃森说：“昨晚和土著人的战斗，我方又死了二十多人，探险队还剩八十六人。”

人是铁饭是钢，这句中国俗语是真理。两碗肉汤下肚，柯林就有了精神。他想从地上坐起来，米丽亚强把他按住，要他继续休息，到明天再起身，柯林只好依言躺下，闭上眼休息。

夜越来越深，队伍开始准备睡觉，何塞手下的欧洲军团也都陆续离开，一路上双方虽然相安无事，但睡觉的时候仍然自觉地分成两部分，中间隔着几十米远。埃森和米丽亚在十几米外的一棵大树下聊天，柯林把耳朵伸得老长，隐约听到他们的谈论，说何塞的人马在这次营救行动中表现出色，和印第安人配合得很好云云。他迷迷糊糊地听着，

转头打了个哈欠，看到树下的埃森双手背在身后说：“米丽亚，我有些机密事情要和你商量，半个小时后我们去湖边的峡谷谈谈，怎么样？”

“什么机密？”米丽亚笑了，“弄得这样神秘！”

埃森说：“反正有事就是了。我先去吃点东西，现在是 9 点 27 分，10 点整我来找你，好吗？”米丽亚道：“好吧，到时候你来找我，我们一起去。”

埃森笑着说：“那就说定了！”说这句话的同时，埃森背在身后的右手忽然伸出食指，做了个很奇怪的手势，指向东南方向，随即又恢复原状。

这手势米丽亚自然是看不到的，而十几米外的柯林却心生疑窦，他揉揉眼睛，暗想这是什么意思？若说是无意识动作却又不像。扭头向埃森身后看去，发现远处何塞阵营中的队员基本都在忙碌着整理衣服装备，只有一人刚刚转身往回走，正是吉丽亚！

埃森说完话转身要离开，柯林连忙扭过头去装睡，耳中听得埃森的脚步声远了，才敢睁开眼睛。米丽亚也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柯林却越想越觉得蹊跷，他坐起来，把刚才看到的情景又在脑中回放一遍，总觉得埃森那个背后动作有所指。

米丽亚到自己的帐篷中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在亚马孙丛林里，淡水是很缺少的东西，但附近有个小湖，明天一早就可以把衣服拿去清洗。这种机会可不多，半个多月的探险行程中，大家的衣服只洗过一次，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满身汗味。她坐到柯林身边，笑吟吟地看着他。

“看什么？我脸上有虫子吗？”柯林随口说道。

米丽亚笑了：“幸好你没被那些食人族吃掉，不然我还要去中国告诉你的家人，那可是趟不讨好的苦差事！”“也许是我的命大吧，让你失望了！”柯林笑着伸了个懒腰，从帐篷中爬出来坐到她身边，小声说道，“米丽亚，你一会儿要和埃森去湖边吗？”

米丽亚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看到了。”柯林见四下无人，示意米丽亚凑过来，低声把刚才看到的事说了一遍。米丽亚眉头微皱，没说什么。

柯林又说：“一会儿你和埃森去小湖边时，我在后面悄悄跟着。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也可以帮上忙。”不想米丽亚却摇摇头：“不行！埃森从小在丛林里受过特殊训练，能听到跟踪者的脚步声。”

“那怎么办？”柯林焦急地问。

米丽亚说：“你可以提前到湖边去。那个小湖我们在中午时去取过水，要经过一条峡谷，如果真有人埋伏，也只能在那峡谷处。你现在就去谷边高处的草丛里藏好，然后在藏身处对面的正下方斜放两根树枝作为记号。对了，精神恢复了吗？”

柯林点点头：“早就没事了。我没受什么伤，只是饿得难受，刚才的两碗肉汤已经给我充满了能量！”米丽亚笑着站起身，悄悄从帐篷里抽出一把 M4A1，检查过瞄准镜和弹夹后交给柯林，嘱咐他趁夜色立刻到峡谷去潜伏，并告知详细路线和方向。柯林接过枪挎在背上，将帐篷拉链拉好，见没人注意他俩，先假装散步走到离宿营地百余米的地方，然后把腰一低，借着夜色和树丛的掩护，悄悄向东南方向摸去。

穿过这片浓密的树林后，离营地越来越远，前面出现一条幽静宽阔的峡谷，隐隐传来水流声，看来穿过峡谷就是米丽亚所说的那个湖了。柯林首先找到两根粗树枝立在路边，再跑到对面抓住藤蔓向上爬，灌木丛茂盛浓密，既陡峭又湿滑，好几次柯林差点摔下来。爬了三十几米终于登上谷顶，柯林找了个稳妥的藏身之处，把 M4A1 枪架在一棵矮树上，先将子弹上膛，然后蹲在灌木丛中静静等待。

二十分钟后，借着月光，透过密密的灌木丛可见两个人影从来路缓缓而行，两人走得很慢，边走边交谈着什么。虽然只能看出黑色轮廓，但借助红外夜视瞄准镜，柯林还是能从五官辨认出是埃森和米丽亚。米丽亚一面走，一面装作无意地向路边看，等走到柯林放置树枝的地方，米丽亚停住脚步，抬眼向柯林藏身之处看了一眼，然后又开始同埃森交谈。

柯林通过瞄准镜仔细观察两人的举动，虽然听不到说什么，但从神态和下意识的小动作，仍能猜出两人的态度。开始两人平和地聊着，渐渐米丽亚情绪有些激动，脸上肌肉紧绷，沉默了许久才说几句话，而埃森则双手乱舞，似乎努力想说服米丽亚。

又过了一会儿，米丽亚伸手用力推了埃森一下，转身要走，埃森闪身拦住她继续说教。米丽亚后退两步，伸手对准埃森，似乎非常愤怒，埃森却哈哈大笑，神色有些异样。

柯林有些奇怪，两人会因为什么事吵成这样？正想着，忽然眼角发现对面峡谷高处的灌木丛中有个细小的光点一闪而过。柯林立刻紧张起来，这种光点出现在丛林中是很不正常的，夜间树木不会反光，只有金属物或玻璃才能。他连忙把瞄准镜移到光点处，把瞄准镜放大倍率调到最高，在夜视仪的帮助下，终于发现灌木丛中有个人影静静伏着。这人也携着一支带瞄准镜的步枪，刚才柯林看到的闪光，就是那人抬枪瞄准下面的两个人时，被瞄准镜玻璃反射出的月光。只见这人歪头看向瞄准镜，不知在瞄准谁。

柯林心中异常紧张，这个隐藏着的枪手是谁？难道埃森邀米丽亚到这里谈话竟另有图谋？峡谷下方的米丽亚很是生气，几次抽身欲走，但埃森始终挡着不让她离开。柯林不再盯着下面两人，而是将瞄准镜的十字线对准峡谷对面那个隐藏枪手。这枪手显然要下手了，只见他左手极缓慢地拉动枪机，这是怕被人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然后再次伏下头，身体一动不动，似乎随时都会开枪。

就在这时，埃森忽然不再为难米丽亚，他向旁边退了几步，把路让出来。柯林把心提到嗓子眼，他很清楚这是埃森对上面枪手发出的信号，是可以下手的意思。他来不及犹豫，手指猛扣扳机。

砰！

子弹击中了那名枪手，对面树丛中隐隐传出低哼，随即树叶一阵乱晃，枪手不见了。

巨大的枪声把埃森和米丽亚都吓了一跳，埃森下意识地抬头，向柯林藏身的方向看去。米丽亚很清楚是谁开的枪，她大叫一声：“埃

森，你这个无耻叛徒！”冲上前抬手就是一拳，直击埃森的太阳穴，竟是下了杀手。埃森敏捷地躲过，他知道上面埋伏着米丽亚的枪手，不敢恋战，转身就逃。柯林枪口随着埃森的动作移动，可对方太快，他又不是专业狙击手，很难捕捉到目标。米丽亚几步冲上前挡在埃森面前，飞起一脚直踢他小腹。埃森目露凶光，后退半步后抓住米丽亚脚腕，同时用力向上抬，右腿猛踢她下阴。

这也是凶狠致命的招数，显然埃森并不想解释什么，而是一心想尽快把米丽亚杀死。米丽亚从未和埃森正面交过手，心知他是本族第一雄鹰战士，先就胆怯了几分，见对方使出杀招，她左腿离地前踢，但还是晚了半步，埃森的右腿只比她快了几分之一秒。

第八十一章 何塞（9）

砰！枪声再次响了，埃森肩膀被子弹击中，猛地一个趔趄差点摔倒，飞起的右腿也像被抽了筋，半路变了方向。可米丽亚的腿并没停，她狠狠一脚踢在埃森小腹，埃森发出痛苦的闷哼。柯林再扣扳机，这一枪打中埃森前胸，他像被重锤击中似的，倒在地上。

米丽亚喘息着，看着躺在地上抽搐的埃森，她眼泪直流，大喊道：“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米丽亚……”埃森连连咳嗽，嘴里吐出一串串血泡，“请你原谅我。如果不是吉丽亚用我家人的性命相威胁，我就算自杀，也绝不会做背叛本族的事……我不会……”话未说完，头一歪断了气。

这时柯林费力地从峡谷上方溜下来，跑到米丽亚身边，看着刚刚死去的埃森，也猜出了几分情况。米丽亚掩面大哭，为本族失去最优秀的雄鹰战士而心痛。

柯林劝了半天，米丽亚才止住悲声。她抬头看看峡谷高处，说：“是什么人埋伏在那儿？”

柯林道：“看不清性别，伏在树林里只露出半个头。对方显然没料到我就埋伏在对面，否则不会被我打中。”“打死了吗？”

“应该没有，我看到枪手转身逃走了，可能只是受伤。要不要爬上去看看？”

米丽亚摇摇头：“没必要了，枪手不会留下东西给我们辨认。”她抽出匕首，蹲下来翻过埃森的身体，撕开他的衣领，将后项文身处皮肤血淋淋地剥下。

柯林把一块刺有雄鹰图案的皮肤放在大岩石上，旁边躺着埃森的尸体。古曼蒂十分惊愕，其他几名队员也都瞠目结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是想除掉我，这很清楚，因为只有我阻止你与何塞他们结盟。”米丽亚面无表情地说。

古曼蒂慢慢走上前，颤抖着拿起这块皮肤，眼中喷出愤怒的光来。埃森是穆斯卡族第一雄鹰战士，也是古曼蒂的御用助手，他精明能干，身手又好，古曼蒂视如心腹，可现在却被人剥掉雄鹰战士的象征——雄鹰文身，人也成了一具冰冷的死尸。

“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敢骗我，我同样会杀了你们！”古曼蒂恶狠狠地说道。

米丽亚冷笑着说：“难道我会杀死本族最优秀的雄鹰战士，来阻止你与何塞之间的合作？”

此言有理，古曼蒂怎么也想不出她有其他杀埃森的理由。柯林说：“刚才我和几个人去了峡谷上面，发现昨晚对方枪手埋伏的地方有一些血迹，看来那枪手已被我打伤。至于是不是三方队伍里的人，就不得而知了。”古曼蒂深吸一口气，沉默不语。过了半晌，他吩咐将埃森的尸体就地掩埋，并且不许声张。

从小峡谷回到营地，何塞派人来通知说就要出发了，古曼蒂才下令队伍继续前进。

密林深处仍然崎岖难行，到处都是数不清的植物，遮天蔽日地看不见阳光。行进中，柯林看到有两人搀扶着扎伊德艰难地行走，便上前打听，才知道扎伊德屁股上的伤口在炎热潮湿的环境下已经感染化脓，并有腐烂的迹象。队伍中虽然有队医，也用了消炎药，但伤口不知感染了什么细菌，两处标枪伤呈墨绿色，又痒又痛，令扎伊德痛苦万分。柯林心里暗暗担忧，如果再这样下去，就算扎伊德不病死，迟

早也会被何塞抛弃，让其自生自灭。正想着，听到何塞对古曼蒂说：“埃森先生去哪里了，怎么没看到他？”

“他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古曼蒂冷冷地说。

“什么？”何塞显得很惊讶，“难道这里还有另一条近路？”

米丽亚接口道：“是的，地图上标得很清楚，所以让埃森去探探路。”

何塞点了点头：“那太好了，如果有近路，我们也不用多费时间。”这时忽听有人向他报告：“前方又发现一处遗迹！”

队伍立刻停下来，古曼蒂与何塞等人上前查看，果然看到杂草丛中有一座石人雕像，高大威武，五官怪异，还留着长长的八字胡，身上的长袍下摆随风飘扬，衣襟尽头幻化成无数条蛇，正是古印加神话中的创世真神维拉科查的形象。人像前立着一个小型站立人像，长发结辫，右手持权杖，身穿长袍，左手托着一块光滑的金砖。

何塞连忙掏出老皮萨罗的羊皮日记，翻开某页，高兴地对古曼蒂说：“就是它，你看，这页画的就是它们，上面有记载的！”

古曼蒂看后点了点头，说：“大的是维拉科查真神，小的是玛诺阿国王。”米丽亚和柯林转到雕像背后，见后面刻着很多线条和圆点，下面还有一幅地图。

柯林说：“又是结绳文字！”

“连你也知道了，有进步！”米丽亚笑道。古曼蒂蹲下来解读这些结绳文字，米丽亚也在旁边默念：太阳的儿子长眠于圣山之腹，索取太阳汗水的人们，请牢记伟大皇帝们的长眠之所，通往黄金之城的道路即在眼前。皇帝忠诚的外衣会为你指路，它无眼而能视，不食却永生。

米丽亚和古曼蒂互相看了看，再看那幅地图，觉得很眼熟。

“怎么会是这个？”古曼蒂大为意外。柯林和米丽亚也记得，这地图就是他们从利马修道院地下暗室中取得的黄金羊皮卷，两幅图完全一样，毫无二致。

何塞上前问道：“有什么不妥吗，先生们？”

古曼蒂心想也没必要向他隐瞒什么，毕竟黄金圣枪已经找到，这幅地图等于作废，便把事实告诉他，同时把刚才的结绳文字翻译给他听，但隐瞒了最后两句话。何塞听后非常激动：“通往黄金之城的道路即在眼前？看来我们离黄金城越来越近了。上帝保佑，伟大的目标即将实现！”其他人也纷纷振臂高呼，似乎金砖就在眼前。

忽然柯林踩到一个硬硬的东西，似乎不像石头，他弯腰抽出匕首挖土，竟然挖出一柄带鞘的匕首，锈迹斑斑。米丽亚接过匕首，拔下外面的皮鞘，匕首的利刃灰暗无光，但仍然没有生锈。刀身上刻着一行细细的英文，米丽亚仔细辨认，好像是“M.A.Stein”。

米丽亚边读出这串英文，边问：“这英文是什么意思？”

“是马克·奥里尔·斯坦因，”何塞说道，他慢慢走过来，“看来伟大的考古学家斯坦因先生也到过这里。真奇怪，为什么历史上从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柯林吃了一惊，恍然大悟：“怪不得那个鲍威尔馆长说在斯坦因密室中有当年斯坦因在亚马孙丛林里弄到的拓片，是从石砌雕像背后拓印下来的，这印证了鲍威尔馆长的话。怎么斯坦因这个强盗也到过这里？难怪他知道印加帝国黄金圣枪的所在地！”

米丽亚点点头，何塞则大为不悦：“柯林先生，请不要侮辱欧洲伟大的专家们！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这些都是伟人，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努力，很多遗迹只能永远藏于地下，你知道吗？”

“收起你那一套吧！”柯林不以为然，“将别国文物据为己有也算辛勤工作？那全世界的小偷和盗贼也是伟人了！”

周围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何塞脸上闪过一丝愤怒之色，但稍纵即逝。卡拉诺玛骂道：“你这个中国人懂什么？何塞先生的学识胜你十倍，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

柯林冷笑：“学识再丰又有什么用？强盗再有学问还是强盗！”

卡拉诺玛大怒，上前就要动手，被吉丽亚拦住。米丽亚见她脸色有些苍白，似乎生了场病，心中便有些疑惑。米丽亚和古曼蒂心中均在思索“皇帝忠诚的外衣会为你指路，它无眼而能视，不食却永生”

这几句话，这些人中只有他们父女能看懂结绳文字，但两人即使想破头，也猜不出其中的含义。

第八十二章 远古黄金球（1）

后面的一名队员见状连忙冲上来，伸手抓住何塞背后的衣服，硬将他拽了回来，问道：“老板，怎么了？”“下……下面……”何塞额头冒汗，指着前面说不出话。

再次明确了方向，三支队伍打起精神，继续向南行进。很多人得了疟疾，好几个低烧不退，成天头晕眼花，即使用奎宁也无法治愈。当初古曼蒂的队员都采集了很多瓜拉纳果，每天吃上几颗，奇怪的是，古曼蒂的人很少得病，最多患个小感冒，而何塞手下的欧洲军团却疾病连连。他们甚至十分害怕被草叶刮伤胳膊，因为即使这样的小伤口，在潮湿的丛林里也会迅速感染发炎，甚至发臭。

那土耳其人扎伊德屁股上的伤越来越恶化，连路都走不了，而且浑身发热，人却在打冷战，明显是得了疟疾。队医给他注射过两支复方盐酸奎宁液，但仍不见好转，队医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

何塞看着队员一个接一个地染病，他自己也似乎有点头晕，焦急地问队医：“奎宁不是治疟疾的灵药吗？听说就产自南美，怎么不管用了？”

“没办法，现在全球的疟原虫都对奎宁有了抗药性，效果并不明显。”队医把手一摊，无奈地说，随后他又对何塞低语几句。

何塞脸上变色，连忙命人将扎伊德放在地上，盖上几件衣服，就不再管他，队伍继续前进，而把扎伊德扔在丛林里。

一连下了几天的暴雨，队员们无处躲藏，只得支起帐篷挡雨。好不容易挨到雨停，却到处湿滑无比，空气闷热难当，更要命的是，因为体力消耗过大，饮食量加大，队伍中已经基本没有任何食物了，包括何塞的牛排。当何塞接过仅剩不多的一小块压缩饼干时，显得很不高兴：“我怎么能吃这种东西？这与我的身份不符！”“凑合着吃吧！”米丽亚讽刺道，“这里不是巴厘岛，有东西吃已经很不错了。看看你的手下，他们都饿着肚子呢！”

何塞左右看了看，果然，三十几名白人队员都眼巴巴地看着他手中的饼干直吞口水，便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古曼蒂的队伍也没了食物，几名雄鹰战士四处搜索一圈，只带回来几个棕榈坚果和五六只活青蛙。被倒提着的大青蛙两腿不停地蹬来蹬去，似乎很不情愿。米丽亚上前看了看，显然这些东西无法满足几十人的队伍，但也总比没有强，于是用树枝架起火堆，把青蛙烤熟后切成几十小块，每人分到一块青蛙肉和坚果瓢。

到了下午情况越发糟糕，不但全队都断了粮，而且水也开始缺乏，有些人又累又饿，已经开始间歇性休克。道路泥泞湿滑，而且在高温烘烤之下，空气中的湿气变成蒸汽，闷热难当，似乎随时都会窒息。汗水不停地冒，大家都感到头昏脑涨，无比难受。

印第安籍队员还好些，他们长年在炎热的南美大陆生存，而欧洲人不行，柯林也是一样，他们眼前发黑，呼吸堵塞，胸口发闷，嗓子渴得厉害。水早就喝没了，虽然空气潮湿，但并不能当水喝，而不停出汗又会让人大量脱水。一名波兰队员扔掉背包，仰天大吼：“这是什么鬼地方？我们早晚会被这该死的丛林蒸熟！”

何塞也热得要死，他用湿毛巾不停地擦着脸，口中喃喃地说道：“这里不属于人类，没有人能在这里生活……”“当然！”古曼蒂说道，“亚马孙是动植物的天堂，人类的地狱！如果不是为了黄金城，我们也不会闯进这里来！”

何塞和古曼蒂一商量，下令挑了个空气相对通畅些的地方休息二十分钟，顺便在附近寻找水源。

所有人都像瘫痪似的坐在地上。柯林移过军用水壶，感觉很轻，一晃，完全听不到水声，拧开壶盖仰头对头嘴倾倒，除了空气，什么也没倒出来。他长叹一声，颓然地看着前面望不到边际的植物。

他旁边坐着一个英国人，这人以前在北非服过兵役，受过专业的耐渴训练，水壶里存了大半壶清水。他喝了几口后，见柯林渴成这副德行，就笑着把水壶递给他。

柯林十分感动，他原以为这些何塞从四面八方找来的八国联军不过是些亡命之徒，眼睛里除了钱什么都没有，没想到这人这么大方。他接过水壶喝了一大口，舍不得立刻咽下，仰头慢慢让水流进喉咙，享受那种清凉的感觉。“我叫格林伍德，你是日本人吗？”这英国人拧上壶盖说。

“不，中国人。”柯林回答，“我叫柯林，是米丽亚的男朋友。”这话有些大言不惭，但古曼蒂和米丽亚都在远处，反正他们也听不见。

格林伍德哈哈一笑：“是真的？就是那个印第安族长的女儿？那你可找对了人，说不定等我们找到黄金城之后你就是美国总统了，哈哈！”

柯林也笑了，问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格林伍德把头靠在树上，闭着眼睛说：“我在北非当过七年特种伞兵，四年前从英国皇家兵团退役。三个月前我的旧上司中尉找到我，说有个大雇主想找些受过特种兵训练的人来，而且先付了一万美元定金。我很高兴，因为退役后我只能在保安公司做些保卫工作，生活无趣，又难以养活四个孩子，所以就答应了。后来集训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大雇主就是赫赫有名的西班牙船王何塞先生。”

“哦，是这样。”柯林说，“希望真能找到黄金城，这样就能让你的四个孩子过得好些。”

格林伍德点点头：“我也这么想，但愿如此。”

二十分钟转眼就到了，队伍在弥漫的蒸汽中继续行进，但速度越来越慢，刚才的休息已经让大家的前进欲望彻底消失了。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座小山，高十几米。队伍中备有多用绳索和金属爪钩，大家把爪钩扣在绳索末端，用力甩上小山，抓钩牢牢卡在岩石缝中，再取出辅助攀绳器开始攀爬。

这种辅助攀绳器是俄罗斯特种部队发明的，专门在多山地区行军使用，它由精钢制成，看上去就是两副钢制手套，牢牢固定在手腕上就可以用来攀绳。当手指向内握紧时，手套中央的几组齿轮就会牢牢夹住绳索，可以帮助人在爬绳时向上提力；而手指平伸，齿轮又会自

动张开，以便继续向上抓。这对体力和臂力都不算好的人来说是个福音，攀绳变得容易多了。

众人陆续攀上小山，而何塞就是不肯使用攀绳器，众人只好把绳索系在他腰间，一起将他拉上来。雨后的丛林，各种毒虫纷纷出洞觅食，众人扶着石壁行走时，经常会有蜈蚣、蚰蜒和很多叫不出名的虫子爬到手掌甚至手臂上，被咬到的地方立刻红肿发黑，痛痒难当。

忽听有人大叫，那英国人格林伍德被一条长二十公分的蜈蚣咬到手腕。不到半小时，整条手臂就黑得发亮，他又痒又疼，瘫倒在地，连站直都很困难。

第八十三章 远古黄金球（2）

看着黑色素渐渐上行，无奈之下，卡拉诺玛推开人群，刷地抽出砍刀，将格林伍德的手臂齐根切掉。众人纷纷惊呼，格林伍德更是疼得长声惨叫，断口喷出大量黑血，像墨汁一样。何塞吓得心惊肉跳，问：“这可怎么办？”

“看来是不行了，就算毒性没进到体内，流血过多也会要了他的命。”吉丽亚摇摇头，掏出手枪递给何塞，然后走开了。

何塞知道她的意思，他将枪交给另外一个人，说：“海内斯，你来帮格林伍德解脱吧。”

那叫海内斯的法国人面露难色，支吾半天也不愿动手。有谁愿意背上杀掉同伙的恶名呢？何塞微笑着举起枪对准他的脑袋，说：“你不动手，我就打死你。”

众人大惊，没料到何塞会有这种举动。柯林连忙说：“何塞先生，队里没有止血药吗？最好能留住格林伍德的性命！”

“柯林先生，格林伍德是我的人，最不希望看到他死的人是我。可你也应该清楚，在这种环境下，没了手臂的人是很难继续行动的，而且我们没有止血器械，他必将失血过多而死。”

柯林蹲到格林伍德身边，看着他在草丛里来回打滚，不由得泪水直流。格林伍德左手紧紧抓着柯林的脚腕，不停地哀号，鲜血仍在喷涌。

“可以先给他止血吗？难道就这样让他痛苦地死掉？”柯林大叫。

何塞面无表情：“柯林先生，我不想浪费宝贵的药品，请你让开。”海内斯接过何塞递来的手枪，走到格林伍德面前，抬手对准他的胸膛，闭上眼睛开了一枪。

砰！格林伍德前胸中枪，他大叫一声，双腿抽搐几下，双眼圆睁而死，左手却死死抓着柯林的脚腕。海内斯浑身颤抖，闭着眼睛不敢看。何塞走过去接过手枪，抛还给五米以外的吉丽亚。

吉丽亚连忙侧过身，用单手接过手枪，插回腿侧的皮制枪套中。

柯林心中难受，虽然他和格林伍德没什么交情，但一番谈话后觉得，他们并非恶人，都是普普通通的父亲和丈夫，不由得眼睛一阵阵发酸。

忽然，他想起了什么：“扎伊德呢？怎么没看到扎伊德？”

何塞心虚，故意把脸转过去假装喝水。柯林心中猜出几分，对何塞怒目而视。米丽亚冷笑道：“对何塞先生来说，他要的只是健康人。伤员在他眼里，恐怕还不如一条狗管用！”

“你给我闭嘴！”何塞扔掉水壶，冲米丽亚恶狠狠地说道，“少在我面前装出一副高尚的样子！你们印第安人还不是一样？”

米丽亚无话可说，这的确是事实——古曼蒂也对同伴做过同样的事。众人都不再言语。现在所有人都领教了毒虫的厉害，不敢再用手去扶石壁，而是紧紧抓着前面队员的手臂连成一串，战战兢兢地行走。

石壁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天然洞穴，最大不超过脸盆大小，小的仅能放进拳头，不时从洞穴中飞出一些鸟来。卡拉诺玛告诫众人，经过这些洞穴时要格外小心，因为谁也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柯林很快就又渴了，他费力地吞咽着，对米丽亚说：“我觉得很难受，很……不舒服，你还有水吗？我只喝一口。”

米丽亚立刻拧开自己身上的军用水壶盖，把壶嘴凑在他嘴边。柯林喝了一大口，米丽亚示意他多喝些，柯林知道她的水也不多，于是摇摇手拒绝了，但米丽亚坚持要他再喝一口。

走着走着，队伍前面一阵骚动。卡拉诺玛早就热得心烦，他大骂道：“吵什么？都给我把嘴闭上！”这时前面的人传过话来，说前面发现一个天然的大洞穴，里面清凉无比，十分舒爽，很多队员都进去避暑了。卡拉诺玛听后高兴得要死，连忙穿过人群向前挤，米丽亚和柯林听说消息后，也都好奇地上前去看。

这洞穴确实很奇妙，宽和高都有三米多，洞壁长满杂草和苔藓，而且洞内温度较低，最多也就是 20℃，和外面那四十几度的高温形成强烈对比，人走进去感觉几乎到了天堂，虽然谁也不知道天堂什么样。不过，洞内温度虽低，却有一股氨气味道，但根本没人在乎，比起高温来，有点异味算什么。

几十名队员相继挤进去，外面的人还在往里挤，最初进去的人不得不再向洞穴深处走。这洞似乎很深，近百人争先恐后地全进了洞穴，仍然没看到尽头。一些好奇者走到更深处，发现地上有很多又软又稀的东西，像某种动物的粪便，踩得鞋底全是这种东西。

大多数欧洲人都靠坐在洞壁上，闭着眼睛享受这清凉的舒适，仿佛做梦一般。何塞欣喜地四下张望，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凉快的地方？”

而所有的印第安人却都面带惊慌神色，他们知道这股氨气味和满地的粪便意味着什么。古曼蒂阻止手下队员进洞太深，而那些欧洲人却嫌洞口太挤，全都跑到深处去乘凉。

卡拉诺玛心存疑虑，他对这种气味有些熟悉，小时候的某些记忆仍然能回想起来。而米丽亚却越来越惊慌，想起不久前看到的那三句话：皇帝忠诚的外衣会为你指路，它无眼却能视，不食却永生。忽然，她想起一种动物，便低声对本族队员说：“大家小心，会飞的狼就要出来了！”

穆斯卡族的印第安人都听得懂这句话，那是米丽亚给蝙蝠起的绰号，小时候米丽亚的母亲就是这样教她的，因此本族人都知道这个典故。他们神色大变，纷纷向洞口处移动。没过几分钟，忽听洞穴深处一阵大乱，还夹杂着人的叫喊声。卡拉诺玛立刻问：“怎么回事？”

刚说完，十几名队员像疯了似的向外狂奔，边跑边叫：“有蝙蝠，吸血蝙蝠，快跑！”

众人一听，吓得头皮发麻，开始蜂拥而出，无数人挤成一堆，跌倒的便被后来者踩在脚下。这时就见无数黑糊糊的蝙蝠从洞内扑扇着翅膀飞出来，这些蝙蝠和猫头鹰差不多大，血红色的眼睛像两只小灯泡，鼻子像被拍扁了的猪鼻，两只尖耳朵使得它们的脸看上去像猴。落在洞壁上的蝙蝠会用收起的两翅快速行走，同时发出“啪啪”的声音，两颗又细又尖的上牙齧着，落在人后背和肩膀上就咬。

“啊——”所有人都惊叫起来，争抢着向外跑。这种蝙蝠已经高度特化，它们什么东西也不吃，却只对血液有着狂热的嗜好。被咬的人疼得大叫，连忙伸手抓、用刀砍，甚至还有人开枪乱扫，蝙蝠没打死几个，却打伤了几名同伴。古曼蒂高声指挥：“不许开枪，快冲出洞去！”但场面已经失控，根本没人听他的话。

柯林手臂上也落了一只吸血蝙蝠，这蝙蝠大张着嘴，粉色的上牙床露出尖牙，猛刺进柯林臂内，然后再把脑袋一甩，横着撕开肌肉。柯林疼得大叫，伸手把刚要吸血的蝙蝠从手臂上硬生生扯下，用力甩到洞壁上摔昏。疼痛之余，他猛然想起蝙蝠视力很差，只能靠嘴巴收发超声波来辨别方向，对米丽亚大声说：“快把你的 GPS 定位仪拿出来！”“要定位仪有什么用？”米丽亚边挤人群，边从背包里将定位仪取出扔给柯林。柯林边跑边打开定位仪电源，将按键调到微波选项，加大电平功率并调节波长，定位仪的小型扬声器中发出尖锐的噪声来。柯林把电平放到 MAX（最大）选项，再继续调节波长，尖锐噪声渐渐变小，直至消失。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柯林周围的很多蝙蝠开始互相乱撞，有几只干脆收起翅膀掉在地上，直接被乱跑的人群踩死。柯林高举 GPS 定位仪，更多蝙蝠像喝醉酒了似的乱飞乱撞，无暇对人类发动攻击，而探险队员们再也无心乘凉，全都冲出洞穴。穆斯卡族人在米丽亚的暗示下早就移动到洞口附近，因此几乎都成功逃出，而那些不知厉害的欧洲人大都挤到洞穴深处，很多人被成百上千的蝙蝠活活咬死，中间

部分全是卡拉诺玛的人，虽然被蝙蝠咬得不多，但后面的欧洲人疯狂向外挤，倒被踩死了好几个。

那些蝙蝠并没有跟出洞穴，它们是夜行动物，眼睛严重退化，虽然接近于瞎子，但也对光线非常敏感。逃出洞穴的人生怕再被袭击，全都没命地逃跑，说来也怪，平时走得比蜗牛还慢的队伍，在大惊之下却能一口气跑出几公里。

第八十四章 远古黄金球（3）

直跑到一片开阔的树林中，再也跑不动了，心脏差点从嘴里蹦出来，回头看看蝙蝠并没追来，这才瘫倒在地，个个气喘如牛。柯林不住地大声咳嗽，差点把胆汁都吐了出来。

何塞更惨，他年已四十有余，又是欧洲巨富，平日里养尊处优，哪里跑过这种马拉松赛？直累得他血压升高，脸色发白，胸口一阵窒息，眼看着只有出气而没有进气。队中的医生连忙为他做掌压按摩，再打强心剂，折腾半天何塞才缓醒过来。刚才这阵狂跑虽然有两个人架着，也差点把他活活累死，这可比在西班牙别墅外的森林中听着鸟鸣慢跑辛苦多了。

队医救活何塞之后，又去给被蝙蝠咬伤的队员止血。柯林咧着嘴对队医说：“不会传染上什么病毒吧？”“这种吸血蝙蝠是南美亚马孙特有的物种，体内携带多种病菌，比老鼠还要多。如果不及时注射抗生素，后果连我也说不好。”队医为柯林简单处理过伤口后，开始注射抗生素。

这片树林长着很多高大的枞树，树叶稀少，如果不是地面长满高高的杂草，至少能看出半公里远。众人休息了二十多分钟，把身上仅剩的最后一点水也全部喝光了。

柯林问米丽亚，为什么知道洞里有吸血蝙蝠。如果不是她提醒本族队员们悄悄移到洞口，恐怕会死伤更多。米丽亚笑答：“不久前我们找到的创世神雕像背后刻有铭文：通往黄金之城的道路即在眼前，皇帝忠诚的外衣会为你指路，它无眼而能视，不食却永生。古印加帝国的皇帝曾经接受玛诺阿国国王敬献的一件礼物，那是用吸血蝙蝠的

皮制成的大氅，而只有吸血蝙蝠才称得上‘无眼能视，不食永生’这两句话，所以我就感觉不妙。”

“这么说，黄金之城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柯林很高兴。

米丽亚点点头，神色间却有一丝忧虑。

众人都渴得全身脱水，古曼蒂也觉得眼前发黑，他喃喃地说道：“再找不到食物和水，我们就走不出五公里。”米丽亚忽然抽出匕首，“铎”地插在树干上。众人一看，刀尖上扎着一只拳头大的黑色蜘蛛，毛茸茸的很可怕。她道：“没有食物，就只能遇到什么吃什么了，比如这只狼蛛！”

“不，不！”一名欧洲人惊恐地说，“我宁愿去死，也不吃这种恶心丑陋的东西！”

米丽亚冷笑着说：“没关系。再过几个小时，也许你会为了争夺吃这只狼蛛而打破头。”

突然，远处响起一阵急促的枪声，其间还夹杂着低沉的嗥叫。众人纷纷站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何塞连忙命人去探个究竟，几名队员端着枪循声而去。不多时枪声大作，古曼蒂吩咐道：“大家注意警戒，拿起武器！”刚说完，“哗”的一声巨响，草丛中猛跳出一头黑色的大野猪，嘴里獠牙伸出老长，身上滴着血，吭哧吭哧地向米丽亚所站的方位飞跑过去。

米丽亚立刻抽出匕首，那野猪似乎发怒了，低着头将獠牙平伸向前，对准米丽亚直冲过去。柯林大叫道：“米丽亚快躲开！”

米丽亚双腿稳稳站立，紧盯着野猪不动。待野猪距自己只有两米远时，她突然闪到一侧，野猪来不及刹车，直冲出去，米丽亚闪电般将匕首准确地插在野猪后项部位。那头野猪嗥叫一声，身体左歪右晃，又跑出十几米才轰然跌倒，再也爬不起来了。

众人高声欢呼，一是赞叹米丽亚那如同斗牛士般的身手；二是大家有肉吃了——这头野猪至少有上百公斤重！五堆篝火燃起，被肢解的大块野猪肉在火上翻烤，渗出的油脂滴在火中哧哧直响，香味扑鼻。队员们眼睛都绿了，每人端着餐盆，可怜巴巴地等着吃肉。肉终于熟

了，每人分到约一斤熟猪肉，连猪内脏都被瓜分得一点不剩。吃饱后的人们愈加感到干渴，极度的疲劳又令众人瘫倒在地，站不起来。古曼蒂站起身，大声说道：“都起来吧，我们要在天黑之前找到水源，继续前进！”

很多欧洲队员立刻表示不满，一名塞尔维亚雇佣兵出言道：“你凭什么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只听从何塞先生的指挥！”

古曼蒂冷笑一声：“随你的便，反正我的人现在就要走。你们要是觉得没休息够，就在这里过夜吧！不过如果你们遇上森蚺和美洲虎，可别忘了向你们的神——上帝好好祈祷！”

何塞脸色刚有些缓和，很想再休息一会儿，但听古曼蒂这么一说，连忙问吉丽亚：“这附近会有很多森蚺和美洲虎吗？森蚺是什么？”

吉丽亚道：“美洲虎喜欢在开阔的树林中出没，杂草能为它们提供天然的隐蔽，以便对猎物发动突然袭击。森蚺是世界上最大的蟒蛇，它们最喜欢藏在枫树上，因为枫树皮和森蚺皮肤的花纹很像，难以分辨。”

何塞脸上变色，他可不想再遇到什么生物，于是连忙下令队伍立刻出发。

队员们开始整理装备，很多人把背包丢在了刚才的蝙蝠洞内，只好拎着枪轻装前进。一个身材略胖的家伙扶着大树刚站直身体，忽然感觉背后有个凉丝丝的东西贴着自己的脖子，回头看去，只见一个蛇头吐着信子，正在舔他的脸。胖子大骇，刚要退后大叫，那粗如水桶的蛇身已经闪电般地缠在他脖子上。胖子张大嘴却怎么也叫不出声，脸憋得通红发紫，双手死命地抓住蟒蛇，试图将它从脖子上扯掉。

但蟒蛇身上全是滑腻的黏液，人手根本无法抓住。这条蟒蛇显然很聪明，它悄无声息地从脖子处慢慢向下移动身体，从胸到腰把胖子缠成了麻花。再利用有力的尾部将胖子身体提离地面，准备往树上运送，而不发出任何响动。胖子手脚乱舞，枪也掉在地上，眼前渐渐发黑，心想自己的命算是完了。这时，旁边的队员终于看到了他，连忙大叫：“蟒蛇，一条大蟒蛇缠住了比利亚！”

几个人立刻冲上来，抬枪就要打，卡拉诺玛出言阻止：“别开枪，这样会连人一起打死的，也会引来美洲虎！”“那怎么办？”何塞跑到树前，看着这条巨大的蟒蛇将比利亚慢慢地提到树上，吓得浑身冰凉。卡拉诺玛刷地抽出匕首咬在嘴里，像猿猴般爬上树，右手取下匕首就要朝蟒蛇的身上扎。

忽然，那巨蟒身体一松，比利亚软软地从蟒蛇盘绕着的体内滑落，掉在地上。下面的人立即把比利亚拖走，实施人工呼吸抢救。卡拉诺玛心中疑惑，蟒蛇一旦缠住猎物，在没受到攻击时轻易不会放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它也怕匕首？

那正是一条森蚺，世界上最大的蟒蛇，能轻易吞掉豹子，可现在这条森蚺却一反刚才的霸王气度，在草地上迅速向西游走，姿势更像是在逃跑。几名欧洲队员头皮发麻，抬枪就要打，却听远处传来扑簌扑簌的声音，一只成年美洲虎竟从草丛中冲出，迎面跑了过来！

众人都吓得惊呼，更有人立刻抬枪开火，哒哒哒！美洲虎跑得很快，在草丛中左蹿右跳，不多时已经来到何塞面前不足十米的区域。何塞吓得说不出话来，身边两名欧洲保镖立即把他拽到一旁，举枪对准美洲虎就射，不想那只美洲虎根本没理他们，转眼间就从何塞等人身边掠过，继续向前跑去。

不光欧洲队员，连卡拉诺玛和古曼蒂等人都看傻了：难道这只美洲虎的脑子有问题？见到人居然不扑不咬。要知道美洲虎性情凶猛，在美洲大陆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从没惧怕过其他生物，尤其痛恨人类，基本上看到人就会进攻。在南美洲，每年都有几百人被美洲虎咬死或吃掉。

可现在这只美洲虎却很反常，连经验丰富的米丽亚也很疑惑。柯林刚要问什么，忽听远处草丛中一阵乱响，两头黑色野猪一前一后跑出来，边跑还边吭哧吭哧地喘着气。古曼蒂头脑清醒，感到似乎有什么不对劲儿，连忙大声道：“所有人都散开，避开这条线！”

队员们左右避开，让两只野猪跑了过去，随后树上传来吱吱的叫声，几只长尾猴用长臂抓着树枝，一荡一荡地在大树间穿梭而过，转

眼就不见了踪影。紧接着又是各种形状的飞鸟、刺猬、野兔、野鹿、獾、蛇……无数平时看不见的动物此时却争先恐后地跑出来，如避难般地惊慌而逃，好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所有的动物都朝同一个方向逃窜，不知道在躲避着什么。天上群鸟乱飞，几乎把阳光遮蔽，很多飞鸟慌不择路，甚至撞到人的头上，落到草丛中后迅速调整姿态，扑扑翅膀继续飞走。一时间，飞鸟急鸣，虎豹乱吼。

古曼蒂暗叫不好，连忙叫人爬到一棵最高的树上去观察。那人带上望远镜，手脚并用，迅速爬上一棵足有十几米高的枫树举镜观看。不到十秒钟，那人握望远镜的手开始颤抖，突然他放下望远镜，声嘶力竭地大叫：“是行军蚁，行军蚁！”

印第安人听到“行军蚁”三个字，全都吓得魂飞魄散。卡拉诺玛连忙吹响哨子，高喊：“大家快跑，跟着动物逃走的方向跑！”

那些欧洲人没听过什么叫行军蚁，心想不就是蚂蚁吗，至于吓成这副德行？何塞上前欲向古曼蒂询问，却见古曼蒂脸色发白，早已跟着大批印第安队员向西面跑去。何塞虽然没有经验，但他并不傻，知道肯定遇上了最可怕的敌人，连忙下令快跑。

第八十五章 远古黄金球（4）

大部队又开始逃命，不到三分钟，就听身后传来一阵怪异的声响，那是无数蚂蚁在草丛中爬过的声音。有的人边跑边回头看，见身后五十米远处有一大片蠕动着褐色，缓慢地向前推进，所到之处长草倒伏，无论岩石还是枯树，全被这些蠕动物覆盖。

一棵枫树的枝杈上有个鹰筑的巢，里面有几只幼鹰，还没长毛，没有行动能力，只能张着大嘴直叫，两只老鹰在树上方来回盘旋悲鸣，焦急却又无可奈何。说来也怪，那些褐色的蚂蚁似乎能闻到哪里有食物，经过鹰巢的蚂蚁迅速顺树干向上爬，转眼间就来到鹰巢里，蚁群从树干左侧爬上，再从右侧爬走，散开时鹰巢里的几只幼鹰却变成了几小堆白骨。

蚁群越爬越快，离大家也越来越近，那些队员开始心生恐惧。忽然，看到一只年迈体弱的美洲虎也在吃力地逃跑，边跑边喘，开始还

能和队员们保持同一速度，但它越跑越慢，队员们眼看着那美洲虎落入蚁群中。无数褐色蚂蚁爬上虎背，只见一大团褐色在蚁群里左右挣扎，渐渐停止。几分钟后蚁群左右散开，地上只余一堆美洲虎的白骨。

队员们把这情景从头看到尾，吓得魂都没了，很多人边跑边向蚁群开枪，子弹打得蚂蚁四处飞溅，但根本无法阻止行军蚁的前进。几个跑得慢的人被岩石绊倒，再爬起来时已经来不及，蚁群毫不留情地压过他们的身体，不到半分钟，这些人身上就爬满了蚂蚁，哀号中但见几个褐色大团在蚁群里翻腾，几分钟后就不再动了。

其他人吓得屁滚尿流，都没命似的疯跑。有两个家伙耍起小聪明，找了两棵大树迅速爬上去。

印第安人连忙大叫：“快下来，不能上树！”

两人这才知道走错路了，急得满头是汗，从树上朝下面看时，蚁群已经压过来，再下树已来不及。更可怕的是很多蚂蚁正顺着树干向上爬，两人吓得尿都快出来了，连忙爬到树顶，可树终究有尽头，两人被身下的蚂蚁逼得走投无路，大叫着跳下去，一头栽在蚁群中，惨叫过后，两人也化成两堆白骨。

“我们要……要跑到什么时候？”一名欧洲人带着哭腔大喊。

卡拉诺玛说：“要找到一条大河，行军蚁过河很慢，这样才有可能避开它们！”

何塞被四个身强力壮的欧洲人架起来凌空而行，但他仍然吓得够戗，问：“如果附近没有河怎么办？”古曼蒂回答：“那就只能喂蚂蚁！”何塞眼前一黑，差点昏过去。

老天保佑，前方竟然真的出现了一条大河，水流湍急，空气中泛着潮气。印第安队员欣喜地大叫，连忙向大河的方向跑去，那些蚂蚁在后面紧追不舍。来到河边，队员们争先恐后地跳下河去，泅渡到对岸。还好河不是很深，而且流得很快，蚂蚁很难冲过来。很多队员瘫倒在岸边，觉得自己又重生了一次。

大批蚂蚁来到河边，先头部队直接扎入河中，立刻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剩下的蚂蚁向后退了退。忽然在蚁群中出现几个褐色大团，

一名欧洲人举着望远镜看去，说：“我的上帝！这些蚂蚁自己抱成了团！”正说着，这些蚁团开始向河水里滚，到了河里居然能漂在河面上，可水流太急，大蚁团越冲越小，最后一个浪头把蚁团拍进河里。其他蚂蚁见无计可施，只好各自爬上树，在树杈中央筑起一个个临时蚁巢。不多时，地面的蚂蚁越来越少，树上却蚁巢累累，蔚为壮观。

探险队员们都呼呼喘气，有的人跑得直咳嗽。其中一名队员咳着咳着，忽然低声哭起来：“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我不想死！”

他这一哭，很多人都黯然神伤，觉得自己加入这趟寻宝之行真是太愚蠢了。卡拉诺玛从地上爬起来，大骂道：“哭个屁，亏你们还是男人！都给我爬起来。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如果晚上水流变慢，那神仙也救不了我们！”一名队员忍无可忍，站起来举冲锋枪对准卡拉诺玛，大吼道：“少命令我们！我们不是你的奴隶！”大家都愣住了。卡拉诺玛慢慢走上两步，那队员就是卡拉诺玛手下的雄鹰战士，他拿枪的手在颤抖，说道：“你别……别过来，否则我要开枪了！”

吉丽亚快步上前，喝道：“依祖拉，你想打死族长吗？”那人满脸是汗，手抖得更厉害了，枪却没有放下的意思。吉丽亚又大声喝道：“你在干什么？难道你敢向族长开枪？”

依祖拉听她话中有话，不由得看了她一眼。就在这一愣神的工夫，卡拉诺玛迅速闪身来到依祖拉侧面，左手夺过他的枪，右手抽出匕首从他脖子间掠过。

依祖拉只觉脖颈发凉，一股血线直喷出来。他捂着脖子后退几步，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卡拉诺玛，身体慢慢栽倒，鲜血还在不停地流。

卡拉诺玛长出了口气，怒目瞪着吉丽亚。旁边两名队员冲上来，对卡拉诺玛大叫：“族长，你为什么杀死自己的同胞？”

“他想背叛我，难道不该杀掉吗？”卡拉诺玛在衣服上擦干匕首上的血迹，慢慢说。

那队员怒道：“雄鹰战士从未死在自己人手上！”

卡拉诺玛伸手猛地扼住他的脖子，说：“现在不同了！谁再敢违抗我的命令，我照样杀死他！”再用力一推，那队员连退几步，身体靠在树上，又怒又悲，气得说不出话来。

“快起来，用滤水器装水，然后再前进。你们这群蠢货！”喝骂声中，队员们取出滤水器，把河水过滤干净后分发给众人，随后大家开始整理行装，继续向前进发。

下午五点半钟，前面出现一大片起伏的群山，一眼望不到头，疲惫不堪的队员拖着装备向前面一片树林走去，准备在这里安营扎寨。古曼蒂和卡拉诺玛照例派出几人四下探路，看附近是否有危险。不多时探报回来，说东南方向有一条巨大的山谷，谷口有人工雕刻的石门，要两位族长快去看看。

两人闻言立时来了精神，队伍调转方向朝山谷而去。

这条山谷很是隐蔽，居然藏在一片高近百米的山壁之中，谷口左右各有一根粗如圆桌的石柱，柱上刻着精美的花纹图案，好像是门神。石柱后面则是由大块巨石砌成的、好像城门似的建筑，把谷口牢牢封住，但城门中留有一个三米多高、两米宽的门洞，可容人轻易进出。窄小的门洞和高大的城门形成鲜明对比，也许是为了易守难攻的考虑，才建成这样的吧。

何塞连忙取出羊皮日记，翻到最后一页也没看到相似的记载，心下疑惑。米丽亚说：“你的祖先老皮萨罗根本没到达这里，当然找不到记录！”

何塞恍然大悟，心下十分高兴。古曼蒂走到柱前，见上面刻着一个长有无数只手的强壮男人，身边有很多人围着跳舞。古曼蒂激动地说：“这就是玛诺阿国的入口！真神保佑，我们终于找到了！”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卡拉诺玛和吉丽亚连忙追问。

米丽亚也很高兴，她说：“玛诺阿国是当年印加帝国的黄金源头，也就是说，印加帝国所有的黄金都产自这个小国。”

“太好了！”卡拉诺玛乐得跳起来，“这么说我们已经找到黄金城啦？哈哈哈！”他差点没笑死。米丽亚白了他一眼：“别高兴得太早，这才能刚找到入口，黄金城不是那么容易被你发现的！”

卡拉诺玛也不生气，现在他脑子里已经装满黄金。古曼蒂派出敢死队进入城门内探路，不多时回来报告，说里面是个狭长的峡谷，两公里远处被另一个巨大的石砌墙拦住，并无其他危险。

第八十六章 远古黄金球（5）

古曼蒂先清点人数，探险队还有六十八人，包括十二名伤员。与何塞商量了一下，大部队全部进入城门。里面果然是个峡谷，左右全是陡峭的石壁，什么动物也不可能在这里偷袭，而且城门不宽。卡拉诺玛命人到外面去拔大量的杂草，准备再搬来数十块大石头把门洞堵住，用杂草把石块之间的缝隙堵严。这样就算行军蚁再追过来，也只能钻进少数，很好消灭。

两侧的石壁上开凿着很多凹陷的长洞，每个洞内都雕着一个人或动物，形象各异，栩栩如生。有的羊头驼身，有的马头骆体，雕像颜色陈旧，裂缝中还长满杂草，不知已有多少年历史。

“这些都是雕的什么东西？基因突变的结果吗？哈哈！”一名欧洲人笑道。

古曼蒂斜着瞪了他一眼：“这些都是古印第安人崇拜的神兽和精灵！”

队伍在峡谷中边走边欣赏这些雕像，一路上竟有几百个之多，可谓工程浩大。走了近两公里，面前出现一堵高大的石墙，将峡谷的路堵得严严实实。

“快看，是四面神！”吉丽亚脱口而出。

石墙上刻着一个高大的八臂巨人，头大如斗，五官夸张，突目大嘴，身高足有二十多米，八条手臂呈放射状伸出，每只手掌中都握着不同的兵器，有大刀、长剑、长枪、弓和短刀等。这八件兵器全由纯金打就，平嵌在石墙上，耀目的金色镶于灰突突的石墙中，看上去异常醒目。

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对四面神再熟悉不过，它是印加族的守护神，战无不胜。印加裔队员纷纷跪下，向石墙中的四面神下拜，就连古曼蒂和卡拉诺玛也屈膝拜倒。

几名欧洲队员走上前，伸手轻轻拍着石墙，似乎没什么机关可寻。这石墙该怎么通过呢？难道是条死路？外面拔草的人抱着一捆捆杂草从门洞进进出出，忽听脚下一阵颤动，轧轧声响起，好像有什么齿轮在地下开始运转。抱杂草的人大叫：“要地震了！”放下草就向外跑。

峡谷里的人刚一回头，就看到城门的门洞上方落下一面石墙，将门洞牢牢封死，众人被困在峡谷中，前后无路可走。

“怎么回事？大家小心四周，注意警戒！”古曼蒂警惕地说道，队员们纷纷端起枪，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动向。何塞吓得胆战心惊，他被四名保镖围在中间，但仍浑身发抖。

咔啦——咔啦——

四周响起一阵阵巨石断裂的响动，卡拉诺玛紧张地问：“这是什么声音？从哪里传出来的？”

忽然一名队员手指那面石墙，颤声喊道：“那人动了，那个人在动！”

“什么？人在哪里？”卡拉诺玛将子弹上膛，警觉地左右看着。

那队员道：“是石墙中的巨人在动，那个四面神！”

众人转头看去，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全呆住了：石墙中的石屑顺着四面神图案边缘纷纷掉落，八条巨大的手臂正在抖动，其中两条甚至已经从墙面内挣出来，宛如活了一般。手臂挣得越快，石屑就掉得越多。

所有人都吓傻了，仿佛身在梦中，一时间只顾着观看，完全忘了动作。何塞声音发颤地说：“我的上帝！这是……这是什么？是机器人吗？”

“不，是魔鬼，魔鬼复活了！”两个金发欧洲人吓得魂飞魄散。

还是古曼蒂最先反应过来，他大吼一声：“大家快后退！”这一声吼将队员们从梦中唤醒，纷纷向石头城门处退去。

轰隆声中，石墙中的四面神已然挣脱禁锢，整个身体全部脱离墙体，石墙中留下一个八臂人形的空洞。这四面巨人果然有四张脸，除正面的一张外，左右和脑后居然也各有一张脸，只是这四张脸表情各异，好像是不同的四个人。巨型四面神八条手臂分别紧握武器，抬起石柱长腿，一步步向前走去。每迈出一步，地面就会发出地震般的震颤。探险队员们都退到城门处，门洞已被封死，无处可逃，只得举起枪朝四面神猛烈开火。子弹打在四面神身上，石屑飞溅，四面神也不躲避，右侧第二条手臂慢慢扬起，再用力挥动，手掌中握着的一柄巨大金剑“嗖”地脱手飞出，在空中打着转向队员们袭来。

众人边喊边躲，不由得乱成一团。金剑转眼间飞至，锋利的剑刃从几名队员身上划过，就像刀切豆腐，瞬间将两人活活削成两半，鲜血内脏流了满地，金剑最后“锵”的一声嵌在城门上，剑身发出嗡嗡声响，震得人头晕目眩，心脏难受。

“队形分开，这石人动作慢，转身不易，分成两部分散开！”古曼蒂大声指挥道。

四面神伸臂张开手掌，那嵌在城门上的黄金长剑开始颤动，似乎有人控制，突然从石墙脱出，像被施了魔法般又飞回石人手里。

众人都看傻了，卡拉诺玛连忙召唤本族队员冒死朝四面神身后冲去，有的贴着峡谷石壁走，胆大些的则直接从四面神两腿中间跑过。四面神虽是石人，却似乎同样生着眼睛，它有条手臂握着一杆黄金长枪，横扫过去，又把几人扫翻在地，这几人顿时腿断筋折，躺在地上呻吟不已。

有十几个人成功绕到四面神背后，举枪就打。四面神脑后的那张脸早已发现背后有人，也不转身，左右几条手臂各持武器进攻。它腹背受敌却毫无惧色，八条手臂竟然从前后两面同时进攻。

米丽亚见这石人如此凶悍，忽然想了个办法，她对柯林大声说：“你吸引它用手臂攻击，我要跳上它的胳膊！”柯林刚躲过一次攻击，黄金大刀几乎贴着他的脑袋挥过，害怕地说：“太危险了，不行！”

“笨南瓜，没时间考虑了，快行动！”米丽亚骂道。

柯林无奈，只得端枪向石人左臂连连射击，那四面神果然上当，身体稍稍低下，一条手臂朝柯林猛抡。柯林大惊，眼看着无法跳过，只好平身躺在地上，勉强躲过这次攻击。

米丽亚看准时机，趁四面神忙于进攻，一纵身敏捷地跳到这条手臂上。石人直起身体，手臂上挥，米丽亚脚下不停，从石人的手臂上一直跑到肩膀处，双手一扒，跳到石人颈部。

石人似乎发怒了，它左右晃动身躯，想把米丽亚甩下来。米丽亚努力掌握平衡，石人左晃，她向右跑，石人右晃，她就向左面倾斜，同时抓过背后的冲锋枪，对准石人左侧那张脸猛烈开火。

子弹打光，她迅速从腰间抽出新弹夹换上，继续射击，就听“啪啪”一阵乱响，石人左侧的脸被打得面目全非。说来也怪，石人似乎再也看不到左侧的米丽亚，有些犹豫不决。下面的人也努力掩护，子弹不停地向石人倾泻。这时就听哗哗声响起，石人的脑袋开始转动，原先在右边的脸竟然转到左侧，依然对着米丽亚。

米丽亚惊呆了，没想到四面神还有这么一手！她再换上新弹夹想继续射击，这时石人一只手握着黄金短刀朝她直插过来，米丽亚无处躲避，只好把牙一咬，从石人肩膀上跳了下去。

这四面神身高足有二十米，众人齐声惊呼，柯林和古曼蒂更是急得大叫：“不！米丽亚！”

米丽亚向下跳时，本已做好牺牲准备，但无巧不成书，那四面神正挥动着一条手臂向前攻击，刚好从米丽亚身下经过，米丽亚双手一攀，稳稳地落在手臂上。但她站立不稳，顺着手臂一口气滚下去，这条手臂握着一张黄金弓，米丽亚下落时伸手抓住弓弦，这根黄金弓弦弹力极强，被米丽亚身体的重量坠得向下弯，这时的米丽亚双脚距离地面已不到五米。她松开双手，稳稳地落在地上，竟然毫发无损。

所有人都高声欢呼，米丽亚的心也怦怦地跳个不停，刚才真是太险了，这死里逃生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那四面神显然愤怒了，八条手臂来回乱挥，巨型的黄金刀剑不停地劈在峡谷两侧的石壁上，火

花四溅。何塞抱着头，在五六名欧洲人保护下疲于逃命，边跑边乱喊：“快……快把那石怪人打死，快！”

其他队员向石人猛烈开火，心里却十分讨厌何塞，这个家伙除了发号施令和抱头鼠窜之外，好像什么都不会。

第八十七章 远古黄金球（6）

几个雄鹰战士且战且退，退到石墙附近时，忽然看到墙上还残留着石人挣脱出来时的空洞，最低处距地面仅有两米不到。一人连忙从背包里取出多用绳索，系上金属爪钩抛进空洞内牢牢钩住，然后攀绳而上，翻身跃了过去。其他人恍然大悟，刚才怎么没看到这个地方？连忙争抢着去攀登绳索。石人有两条腿，那空洞也一样，两侧分别被扔上抓钩，陆续送人过去。

四面神后面的脸已经看到有人逃跑，它立刻迈大步追上来，手起刀落，将两根绳索全部砍断。已经翻墙过去的人透过空洞向石人开火，石人大怒，发疯了似的堵住石墙，挥舞八件黄金武器不停向墙面砍去，长刀阔剑将石墙砍得横七竖八尽是裂口。

没翻过墙的探险队员只好远远退开，看着那石人疯狂向石墙进攻。渐渐地，墙上出现了很多道裂缝，墙体也开始颤动，石块碎屑扑簌簌地往下掉落。

突然，那四面神用力挥刀砍在石墙上，随着“咔咔”响动，墙中横着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纹，细细的灰烟从裂纹中逸出，一块巨大的墙体慢慢向前倾斜。

“这墙要塌了，大家快退后！”已经过去的队员连忙后退，生怕被倒塌的墙体砸到，那非成肉饼不可。只见那块巨大的墙体正在向前倾斜，而石人浑然未觉，仍在一刀一刀地砍墙，墙体越斜越快，迎头砸在四面神头顶。轰隆——轰！

巨大的石墙将四面神砸得后仰摔倒在地，好似地震一般，灰尘扬起老高。石人的身体摔得七零八落，几条手臂滚落身边，脑袋更是骨碌碌地滚向城门，一直滚到卡拉诺玛的脚下。

卡拉诺玛上前狠狠踢了一脚，却又疼得抱着脚直跳。石墙对面的人齐声欢呼，共同庆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十几名被四面神打得骨折的队员只好留在原地，余下的人连忙翻过摇摇欲坠的石墙。面前仍然是一道峡谷，再向前走道路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环形山坳，四壁陡峭，高几十米，石壁上相隔不远凿有四间石砌神殿。神殿外观全部相同，呈方形，两侧有几根圆柱，柱脚被雕成一个人形，这人屈腿伸臂，脑后有着圆形的光圈。神殿中央是一道石门，上面刻着太阳光芒似的放射状线条，中心是一个圆圈，圆圈中间镶嵌着一个八角形纯金小盒，盒上刻满线条和圆点。四十几名队员站在迷宫和神殿前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不知道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何塞却很激动，他张开双臂大叫：“这肯定是个谜语，古玛诺阿国的人是要我们来猜谜语！”

古曼蒂走到其中一间神殿前，伸手摸了摸石门上嵌着的八角形金盒，说：“这个金盒可以转动，但我们要选择一间正确的神殿才能顺利开启，否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个环形山坳的地面全由烧制过的坚土砌成，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坚土中有一个巨大的圆形迷宫，迷宫由人工挖掘的浅沟构成，千回百转，令人眼花。迷宫中心嵌着一块八角形的金盘，金盘与迷宫之间只有一条路相连，这条路通进金盘内后分成四条支路，分别遥遥指向四座神殿。

米丽亚和柯林踩着这些人工挖出来的细沟，迈步走进地面上的那个巨大迷宫来到中心，蹲下看那个金盘。柯林说：“你看这金盘内的四条支路，刚好指向这四座神殿，它应该是一个路标！”

“没错，从外表来看，似乎灌进去一些水就能得出结果。”米丽亚道。

柯林却摇了摇头：“绝没这么简单！这东西看上去任何人都会以为是用水来指示方向的，但古玛诺阿人会这么傻吗？一定有特殊的方式！”

“那会是什么方式？笨南瓜今天似乎变聪明了！”米丽亚笑道。

两人正在研究着，何塞远远地对吉丽亚使了个眼色。她顿时会意，假装信步走进迷宫中，来到米丽亚身后。她见两人专心致志地研究那个金盘，心中暗喜，悄悄抽出匕首，手腕一抖，猛向米丽亚后背飞去！

当！米丽亚和柯林连忙回头看，一支箭插在左侧的地面上，另有一柄匕首在地上翻滚尚未停住，而吉丽亚愣愣地站在身后。两人疑惑地看着手持弓箭的古曼蒂，只见他面沉似水，一双眼睛似鹰般盯着吉丽亚。

“吉丽亚，你想干什么？”古曼蒂愤怒地看着这个严重背叛自己的女儿。

吉丽亚吞吞吐吐地解释：“我只是……只是想……”忽然她眼中冒光，对柯林说：“我只是想杀了这个臭小子！如果不是他偷去费尔南多的可乐罐，又不停地纠缠米丽亚，米丽亚也不会对我有这么大的仇恨！这一切全是他的错！”柯林一愣，接着怒道：“吉丽亚，你少血口喷人！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明明是你想抢走可乐罐，私下与白人勾结，想把黄金偷运出国！”

众人听到吵架声，都围过来看热闹。卡拉诺玛走上来，冷笑着说：“什么叫偷运？我们是光明正大地运，那黄金地图你不也是偷来的吗？大家都一样，谁先得到就归谁！”

米丽亚道：“姐姐，从我和柯林到阿雷帕酒店开始，就被人一直紧紧地盯着，我早猜出有内鬼，但却不知道竟然是我最信任的埃森！你绑架了埃森的家人，逼迫埃森在小湖旁的峡谷对我下杀手，想除去障碍，你和埃森是不是受了他的背后指使？竟会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手！”

吉丽亚愣了，自从她七年前嫁给卡拉诺玛、背叛本族以后，米丽亚就再也没叫过她姐姐，可今天却突然出口，这令她十分意外。刚才她是想杀掉米丽亚，因为她很清楚，米丽亚是穆斯卡族族长唯一的血统继承者和武功最强者，甚至在古曼蒂之上，杀掉她就等于打败了半个穆斯卡族。于是她连忙道：“我什么时候串通埃森谋杀你？何塞先生也没有指使过我，你不要乱说！”

米丽亚哈哈大笑，看着卡拉诺玛。

卡拉诺玛脸色铁青，对自己的老婆说：“你与何塞之间有什么约定？或者还有什么关系？”

“没……没有，真的没有什么，我发誓！”吉丽亚知道说走了嘴，连忙掩饰。

卡拉诺玛嘿嘿一笑：“我早就怀疑你心里有鬼，只是没找到那个人是谁，原来就是我们的合伙人何塞先生！”何塞自然不会承认：“不要误会，族长先生。我是白人，怎会与这个印第安女人有什么关系？那太荒谬了！”吉丽亚再也抑制不住愤怒，大骂道：“何塞，你少装好人！印第安女人怎么了？当初你这个自诩高贵的白人还不是整夜都睡在我身上？又是谁跪在我面前，哀求我去找黄金羊皮卷？又是谁承诺会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人群中一阵骚动，议论纷纷。

何塞神色尴尬，干脆一推到底：“族长先生，你的女人疯了，快制止她吧，不要让人看笑话！”

卡拉诺玛“哼”了声，转身走开，竟没理会他们。

米丽亚和柯林都看着吉丽亚，脸上似笑非笑。吉丽亚绝望了，她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不由得恼羞成怒，突然又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闪身向柯林刺去。

柯林连忙躲闪，可他忘了自己还在迷宫中，地面上全是沟沟坎坎，脚下站立不稳就要摔倒。吉丽亚心中暗喜，匕首插向柯林心口，米丽亚哪能让她得逞？飞腿向她手臂踢去，吉丽亚只好缩手去躲，忽听她“啊”地叫了一声，脸上肌肉牵动，好像受了伤，缩手的动作也慢了半拍。

米丽亚的脚半路变招，“啪”的一声踢在她右侧肩胛骨上，吉丽亚惨叫一声跪倒在地，脸色煞白。众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一脚速度并不快，也没用多大力量，可吉丽亚却像受了重伤，半天没站起来，衣服上慢慢渗出血迹。

古曼蒂早就猜出几分，但仍没开口。柯林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扔到吉丽亚面前：“这东西你应该认识吧？”那是一块人皮，上面有雄

鹰图案的文身，围观的印第安人全都发出惊呼，因为这是雄鹰战士才有资格使用的图案。吉丽亚脸色大变，一时说不出话来。柯林笑着说：“吉丽亚女士，你的枪伤还好吗？可惜我枪法不行，否则你现在也不能站在这里了，所以你还要感谢我。”

“原来是你开的枪，你这个可恶的亚洲人！”吉丽亚恶狠狠地说道。

柯林沉着脸说：“背叛自己的种族，勾结曾经侵略自己国家、杀害自己同胞的坏人，还要暗害亲妹妹！你才真正称得上‘可恶’二字！现在是偿还债务的时候了！”

吉丽亚捡起身边的匕首，慢慢站起来，笑着对米丽亚说：“妹妹，这个男人说得对，我们之间的债和仇都该还了。这里只有你有资格向我讨债，来吧！”

米丽亚也抽出匕首，万没想到两个同胞姐妹为了争夺黄金城的秘密，明争暗斗了七年，今天居然会在距黄金城仅一步之遥的地方生死决斗，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

她对吉丽亚说：“你后背有伤，我不想占这个便宜。我惯用右手，但现在只用左手，右手与双脚不用，如果你杀死就算我倒霉。姐姐，你先动手吧！”

“那你就别怪我无情了！”吉丽亚说完迅速上前，抬手当胸就刺。米丽亚左手倒提匕首侧身躲过，吉丽亚闪电般又挥了几刀。

第八十八章 远古黄金球（7）

柯林害怕米丽亚吃亏，抽出匕首就要帮忙，米丽亚喝道：“你别管，让开，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听了她的话，柯林只得知趣地退开。乘米丽亚说话分心之际，吉丽亚目露凶光，乘机抽身猛划向米丽亚后脑。米丽亚眼看躲闪不及，高声大喝，身体急转将满头长发扬起，卷住吉丽亚的匕首。那匕首何等锋利，被浓密的头发搅住之后，吉丽亚手腕急翻，“咔”的一声轻响，黑发满天飞舞，米丽亚的头发只剩下一半。

吉丽亚稍一愣神，米丽亚左手急挥，匕首在空中划了半个圈，将吉丽亚持刀的手掌齐腕切断！

断了手掌的吉丽亚惨声大叫，匕首连同手掌一齐落地，她紧握着手臂连连后退。米丽亚再次出刀，匕首划断吉丽亚的颈动脉血管，鲜血狂飙而出，足有一米多高，她伸手捂着脖子，血仍然从指缝间不停涌出来。

“姐姐，你已经用鲜血洗刷了自己的罪恶，安息吧！”米丽亚扔掉匕首看着她。

吉丽亚大口喘着气，身体慢慢软倒，手脚抽搐了一会儿之后，没了声息。米丽亚和所有印第安人目睹了这一切，全都垂下头，低声念诵着印第安咒语。

古曼蒂闭上眼睛，长叹了口气。卡拉诺玛则怒瞪何塞，何塞掏出手绢假装擦汗，谁也不看。

吉丽亚死了，脖子和手腕的伤口却还在不停地流血，鲜血顺着地面迷宫的沟壑流动，神奇的是，这股鲜血在经过分岔路口的时候，竟能自动选择其中某条路线，就这样一路流下去。所有队员都被这景象惊呆了，纷纷拥上去看。鲜血越流越少，但仍然坚持流到迷宫中心的金盘内，金盘内有四个岔路，鲜血在岔路起始位置越积越多，形成了一个红色的血球。这血球越变越大，终于被挤破，全部流向左面第二条岔路。

柯林指着金盘大声道：“答案出来了，就是这座神殿！”米丽亚快步来到这座神殿前，伸手紧握住石门上的八角金盒开始转动。

咔咔咔——金盒发出有节奏的齿轮啮合声，转了一周后便停住不动，石门也没什么反应。

“怎么回事？是不是选错神殿了？”何塞问道，同时悄悄向后溜，生怕出现什么要命的机关。柯林疑惑地伸手一推，石门居然应声而开，从里面透出几束耀目的金光来。

柯林和米丽亚大喜，连忙将石门完全推开，前面是一条用方砖砌成的甬道，甬道两侧雕着无数人物和动物图案，甬道尽头金光耀眼，但看不清有什么东西。

古曼蒂和卡拉诺玛双眼放光，连忙命几人上前打头阵。几名敢死队员早就做好牺牲准备，他们各持枪支走进甬道，一切安全，直到甬道尽头，几个人激动得回头大喊：“快来啊，你们快看！”

声音远远从甬道传过来，变成了嗡嗡的低吟。古曼蒂、何塞和卡拉诺玛立刻一挥手，所有人跑进甬道中。甬道有六十多米长，尽头处豁然开朗。人们陆续走出甬道，全都呆立在当地，说不出话来。

这里是一座巨大的神殿，殿高足有五十余米，殿顶刻着内有人脸的圆形图案，显然就是太阳神。太阳神周围光芒万丈，一条条线条呈旋涡状放射，光芒间分布着十三个圆形洞口，阳光通过圆洞洒进殿内，地面上立着十三尊人物坐像，坐像围成环形，上方的十三条光柱刚好打在一尊坐像的头顶，坐像中央是创世神维拉科查。人们慢慢走进殿内，温暖的阳光把所有人身上都染了一层金色。

这神殿完全是用纯金砌成的，是一座黄金神殿。

所有人都傻了，他们眼睛发直，脸上闪耀着金色的光泽，连眼珠似乎都被镀了金。

亚洲人性格内敛，不像欧美人那么容易激动，所以柯林第一个回过神来。他喃喃地说：“这都是纯金的吗？还是铜的？”

“这……这是印加帝国的十三代皇帝，你们看啊！”米丽亚也大声道。所有的印第安人，包括古曼蒂和卡拉诺玛全部跪在地上，向十三代皇帝金像磕头行礼。

何塞和欧洲队员们走到神殿对面，见巨大光滑的金砖墙上有一扇同样高大的方形金门，上面雕刻着威武的四面战神。战神八只手中握着七件兵器，只有一只手是空的，这只手高举前伸，手掌呈握姿，中间有个长条形的通透凹槽，阳光从槽外射进来，下面有一只凶恶的美洲虎，扬着头虎口大张。

古曼蒂和米丽亚等人也走了过来，有人贴在黄金门上，透过凹槽向外看，阳光太耀眼，依稀看到外面似乎是山谷。米丽亚盯着这扇金门看了一会儿，她若有所思，大声说道：“太阳流下的汗水滴落在神河怀抱，因提神将它赐给自己的儿子。玛诺阿王乃是神使，他会把这神圣之物交于太阳之子，后者将用因提手中的圣枪指出黄金通道。黄金圣枪安放于安第斯巨神的左腿中，在弯月以西、雄鹰脊背之上就是太阳之子的休息地。如果你能在九月某天的最后一刻捆住太阳，就能拥有被圣洁处女们守护着的圣枪，带走她们的黄金灵魂，才可接近太阳之子。”

“对！后者将用因提手中的圣枪指出黄金通道，这支黄金圣枪就是打开金门的钥匙！”古曼蒂激动地说。何塞急不可待地问：“要怎样才能打开？”

古曼蒂掏出怀中的布包，一层层地解开，露出里面的黄金圣枪。他走到金门前，右手握着圣枪对准四面战神手中的空槽，这凹槽无论长度和宽度都与黄金圣枪基本一致，古曼蒂把圣枪嵌进凹槽中，再用力推进去。咔！圣枪忽然向内移动，紧接着枪身自动旋转进来，枪头慢慢渗出耀眼的金色液体，枪身越转越快，金色液体也越流越多，全都滴在下面的美洲虎眼睛里。

过了几分钟，美洲虎全身发出金红色光芒，越来越亮，把整个神殿都照亮了。众人不由得后退几步，死盯着美洲虎，一动也不敢动。

忽然，那只美洲虎全身开始熔化，形成一股金色岩浆，所到之处火星四溅，热气弥漫。

“快后退，小心被烫到！”古曼蒂大叫。队员们都退得远远的，看着那只美洲虎完全化成金水，金水顺墙流下来，漏进地面的无数孔洞里消失不见。黄金门上露出一个美洲虎形状的空洞，不停地向外逸着轻烟，明亮的阳光从洞外照射进来。

半晌之后，不知道是谁发出一声大吼：“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人群中欢声雷动。米丽亚走到空洞前，伸手摸摸金门，仍然很烫手，她回头说道：“要小心穿过，不然会被烫伤！”

她一马当先，小心翼翼地迈步越过空洞，虽然没被烫伤，但高温仍将她的头发烤出一股焦糊味。后面的人早已等不及了，陆续迈过去。

神殿外是宽阔而巨大的环形山谷，一个由铁板构成的巨大平台与殿门相连，平台两侧由两副铁绞盘和铰链组成了一架升降梯。这架升降梯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光绞盘就有十多米高，上面的绞杠像横了一棵大树，铰链上每节铁环都像圆桌那么大，小树般粗细，真不知道这两副绞盘要多少人才能够推动。

探险队员们走出殿门站在平台上，放眼望去，周围全是陡峭的山谷石壁，谷顶郁郁葱葱全是植物，但很难爬上去。一名队员气愤地说：“这……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黄金之城在哪里，黄金又在哪儿？”

何塞心中疑惑，慢慢走到平台尽头，刚要迈步踏上地面，忽然金光耀眼，他顿觉头晕目眩，身体前后摇晃，大叫着就要栽下去。

后面的一名队员见状连忙冲上来，伸手抓住何塞背后的衣服，硬将他拽了回来，问道：“老板，你怎么了？”“下……下面……”何塞额头冒汗，指着前面说不出话。

那队员脚踏在平台边缘向外一看，也吓得魂飞魄散——原来这平台并非贴着地面而建，而是悬于环形山谷之上。山谷足有百余米深，呈标准的圆形，谷底嵌着一颗硕大无朋的黄金球，好像这山谷就是被这颗巨大的黄金球从天而降砸出来的。黄金球表面凹凸不平，而且已经被竖着剖开大约三分之一，剖面裸露出的并不是岩石，而是一块块

纯度极高的金矿石。无论从表面还是剖面来看，都发出那种黄金特有的色泽，在阳光照射下反出耀眼的金光。

山谷四壁呈梯田状，均匀分布着一圈圈向下旋转的阶梯，人可以顺阶梯直达谷底。再仔细向谷底看去，那颗黄金球体旁堆满了金矿石，有的放在一边，有的被采挖出来放在铁制轮板车上，车前端连着铁链。铁制平台下面延伸出长长的铁链直到地面，和一块方形铁板相连。

这是个天然的黄金矿坑，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但阳光仍然照耀在谷里，反射出大片金色的光芒，映得人双眼发花，看东西似乎也开始变形。

突然一名欧洲人大叫：“黄金啊，这么多黄金，我们终于找到了！”

人群中欢声雷动，有些人甚至流下眼泪。诚然，在亚马孙丛林中行进了半个多月，一路上危险重重，九死一生，能活下来的人已经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现在却忽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传说中的黄金城，大量黄金就在面前，都觉得有些无法接受。

欢呼过后，有人开始顺着山谷石壁上的螺旋状阶梯向谷底跑去。何塞、古曼蒂、卡拉诺玛、米丽亚和柯林都站在平台边上，看着谷底这颗巨大的黄金球，一瞬间全都明白了黄金城的起源。

第八十九章 远古黄金球（8）

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南美黄金城，其实就是几千万年前从地球外层空间坠落到南美大陆上的一块金属陨石，这陨石直径达几公里，而且碰巧它的组成部分几乎全是黄金。以直径来看，这么大的一颗黄金陨石砸在地球上，产生的能量至少有几千亿吨 TNT 当量，足以造成全球性灾难，说不定六千五百万年前的恐龙灭绝也与它有直接的关系。不管怎么样，反正在一千年前，南美印第安人偶然发现了这颗深藏在亚马孙丛林中的黄金陨石，他们以为这是上天的恩赐，于是修建开采平台，开始采挖黄金。玛雅帝国、玛诺阿国、印加帝国……几乎所有的南美古国都从这上天的恩赐中得到过黄金。虽然这颗黄金陨石硕大无朋，但群体力量是可怕的，几百年无休止的开采，竟也将陨石挖掉了三分之一。

“这是上帝赐给我的黄金，是上帝的杰作啊！”何塞高举双手，激动得流出眼泪。

其他人都很反感他的说法，很明显，何塞说出了内心的潜台词，也暴露出他的野心。古曼蒂右手扶着巨大的铁绞盘，左手指向下面，兴奋地对其他人说：“你们看，这就是几百年前玛诺阿国采掘金矿的方式：他们先用人手开凿出一块块金矿石，然后用铁链套在金块上拉倒，并放在轮板车上，再用铁链拉到地面的方形铁板中，最后用大量强壮工人在平台上扳动铁绞盘，将一块块金矿石拉上来。”

几人看得心惊肉跳，同时也为几百年前落后的印地第安人竟能建造出如此宏大规模的采矿场而感到惊讶不已。何塞叹道：“真没想到，印加帝国那么多精美宏大的建筑和雕像所用的黄金，居然都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采出来的，真是叹为观止！”

“说得没错，我为印第安人能创造出如此杰作而自豪！”古曼蒂骄傲地说，他斜眼看了看米丽亚，米丽亚却是泪流满面。

她从生下来就被刻意培养成一名战士而不是女人，忙忙碌碌二十几年，还不是为了这一刻的辉煌！柯林抱着她的肩膀，米丽亚终于忍不住，搂住柯林大哭起来。

卡拉诺玛吓了一跳，不满地说：“找到黄金城应该高兴，你哭什么？”说完他也跑下阶梯去了。

余下四人沿阶梯慢慢地走向谷底，这山谷极大极深，足足走了几千级阶梯才通到谷底。站在谷底，脚下没有碎石，而全是碎金块，所到之处皆是黄金。柯林弯腰抓起一把碎块，沉甸甸的感觉告诉他，这确实是真正的黄金，纯度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比世界现今任何金矿都要纯上几十倍。

所有人都来到谷底，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心跳得越来越快，似乎要冲出嗓子眼。

何塞忽然掏出手枪，对准古曼蒂的头，笑着说：“族长先生，非常感谢你，现在你也该回家了！”其他欧洲队员和卡拉诺玛的人也都举起手中的枪支，将古曼蒂的人包围在中间。

“何塞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古曼蒂似乎并不意外，冷冷地问。

何塞哈哈大笑：“古曼蒂先生，我一直认为你是个聪明人，可现在我错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你为我找到了黄金城，我当然很感谢你，但我不希望有人瓜分这些黄金，所以，我想你们都应该去死。”

“你的确错了，错在不应该用枪指着我们，看看你和卡拉诺玛的脸吧！”古曼蒂笑着说。

何塞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因为他看到卡拉诺玛额头上有一个小小的红点，从卡拉诺玛看着自己的眼神，他猜出自己的脸上也应该有同样的东西。卡拉诺玛抬头一看，见米丽亚和柯林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爬上谷顶，远远地用 M4A1 瞄准自己。

卡拉诺玛骂道：“可恶的穆斯卡族人！”

古曼蒂收起笑容，怒道：“可恶的是你们！我早就预料到你们是想利用我。你们以为我这几十年的族长是白做的吗？别忘了，我才是印加帝国唯一的血统继承人，这里的所有黄金都是我的！命令他们把枪放下！”何塞脸上的肌肉颤动，他知道如果己方缴械投降，古曼蒂多半会立刻杀了自己。正在犹豫时，忽然旁边传来一阵男人的哭声，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欧洲队员坐在地上，双手各捧着一大块金矿石，兀自号啕不已。

何塞为了转移注意力，连忙跑过去用力踢了他一脚：“该死的东西，哭什么？你的父亲死了吗？”这人哭着说：“这么多黄金啊……这全都是我的黄金吗？我现在是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何塞气得笑了：“你当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之王！”

“这些黄金都是我的，谁也不许和我抢！都是我的，我是世界之王……”这人边嘟囔，边将手里的金矿石向背包里用力塞去。他的背包太小，矿石塞不进去，但他仍然在努力地塞着。

他的行为感染了众人，越来越多的人慢慢放下手中的枪，开始跑到矿石边，抓起金块向背包里、衣兜里甚至怀里塞去。何塞大骂道：“你们这群笨蛋，都给我住手！罗辛斯基、克劳德，快让他们停下！”

两人连忙上前阻止，可根本没人听他们的话，两人劝了一会儿，竟也搬起金块向怀里塞去。除了欧洲队员外，很多印第安雄鹰战士也开始发疯似的争抢金矿石，场面开始失控。

“快阻止他们！不然会出大乱子！”古曼蒂还算清醒，他向何塞和卡拉玛大声吼道。卡拉诺玛连忙同何塞上前控制局面，但人们越来越疯狂，有的还为了争夺一块矿石大打出手，甚至端枪对峙。

砰！砰砰！卡拉诺玛向天鸣枪，想让人们镇定下来，可他犯了个大错，此时很多人都已经神经高度紧张，误以为对方开枪私吞，于是纷纷扣动扳机！

挨枪的人痉挛着倒地，杀人的人继续射击，没开枪的人掏枪开火，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血泊中。活着的人杀红了眼，他们不再去争抢金矿石，而是继续射杀看到的所有人。他们都是射击高手，枪响处必定有人倒下。“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何塞知道队员们是宝贵的，没有他们，就算找到黄金谷，凭少数人也没法运出去，没有队员的保护，他甚至没法活着回家。可这些人已经疯了，他们红着眼互相残杀，根本无法阻止。古曼蒂喘着粗气，喃喃地说：“我是印加帝国皇族后裔，我才是这所有黄金的合法拥有者！你们这些争夺黄金的家伙全部是我的敌人，都应该去下地狱！”

米丽亚和柯林透过瞄准镜，远远看到众人乱成一团，连忙从矿石山上跳下来，跑到古曼蒂跟前劝解：“父亲，你怎么了？快清醒一下！”

古曼蒂突然双手扼住米丽亚的脖子，红着眼睛大吼：“你也敢和我抢黄金吗？看我杀了你！”

柯林见古曼蒂五官狰狞，形同野兽，连忙上前抓住他的胳膊：“你疯了吗？她是你的女儿，你快放开她！”古曼蒂闪电般地抬手打在柯林面门，柯林毫无防备，顿时鼻梁骨被打断。古曼蒂再侧出一拳击在柯林太阳穴上，柯林只觉眼前漆黑一片，脑中嗡嗡作响，嗓子发甜，“哇”地吐出两大口鲜血。

米丽亚趁机缩头退后，她知道父亲已经处于半疯狂状态，连忙喝道：“父亲，快住手！”古曼蒂“喘喘”地喘气，伸手去掏腰间的手枪。

在古曼蒂身后躲藏着卡拉诺玛，一直在注视三人的举动，看到古曼蒂父女反目，他心中暗喜，悄悄掏出手枪在背后瞄准古曼蒂。米丽亚微一侧头，瞥眼发现了父亲身后的卡拉诺玛，她迅速抽出手枪举起。

砰！砰！砰！

三支枪几乎同时响起。

古曼蒂的子弹打在米丽亚身上；米丽亚的子弹击中卡拉诺玛额头；柯林则把古曼蒂的脖颈横着打穿，血从脖子两侧喷出。古曼蒂回头看见倒在地上的卡拉诺玛，这才知道米丽亚掏枪是要给自己解围，但已经晚了，他身体一歪，慢慢倒在地上没了呼吸。

“米丽亚！”柯林跑过去抱起米丽亚，她小腹左侧中弹，鲜血汨汨而流。柯林顾不上自己的伤，立刻冲到人群中，冒着横飞的子弹从背包里翻出医药箱，找到止血药为米丽亚涂上，但血流立即将药粉冲开。

柯林流着泪大叫：“米丽亚，你坚持一下，坚持一下！”他手忙脚乱地撕下衣襟，横着缠在米丽亚腰间，再用手涂上止血药按压住伤口，以帮助止血。

米丽亚边咳嗽边吐血沫，吃力地说：“别……别管我，去阻止……内讧……小心何塞……”忽然她的脸上现出惊恐之色，柯林刚要回头，一支枪管已经抵在脑后。

“真是完美的结局！”身后传出何塞的笑声，“古曼蒂死了，卡拉诺玛死了，米丽亚小姐又身受重伤，现在我只需轻轻扣动扳机，柯林先生也会升天，看来这些黄金最终还是属于我何塞所有！”

柯林慢慢侧头，见何塞握着一把手枪指着自己的头，脸上满是得意之色。柯林沮丧地垂下头，这趟寻宝之旅也算到了尽头，他看了看怀中的米丽亚，见她脸色惨白、嘴角留血，想起当初遇见她的情景，这一切都像是做了一场梦……何塞笑着说：“柯林先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只要我能做到，就尽力帮你完成，真的。”

“何塞，就算杀了这里的所有人，你能走出这片丛林吗？”柯林声音颤抖地说。

何塞恶狠狠地道：“这些无须你操心，去死吧！”

忽然，米丽亚身体动了动，嘴角一张一合，似乎要说什么。柯林回头看了看何塞，俯下身将耳朵凑到她嘴边。何塞饶有兴趣地看着，似乎并不急着杀掉这两人，但枪口随着柯林的行动而移动，丝毫不离他的脑袋。

第九十章 远古黄金球（9）

米丽亚声音如蚊子般道：“我右侧腰部……有枪……我装死……你……避开枪口……找机会……”说完，她把头一歪，大睁着眼睛不动了。

柯林呆住了，大声喊道：“米丽亚，米丽亚！”

何塞叹了口气：“人总是要死的，何必这么伤心呢？很快你就会见到她了。”柯林痛哭不已，抱在她背后的手悄悄下移，果然摸到她腰间有一把手枪，连忙抽出来握紧，并藏在小腹之下。

他哭着对何塞说：“让我先为她送行吧，然后你再打死我！”

何塞“哼”了声没说话，枪口仍然指着柯林的头。柯林跪在地上，对着米丽亚的身体拜了三拜。拜前两次时，何塞的枪口一直随着他的头上下移动，到第三拜时，何塞懒得再动，只等柯林抬起头时就开枪。

柯林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握枪的左手压在小腹之下，枪口凭感觉对准何塞。当然这样很危险，因为有可能伤到自己，但他已别无选择。

砰砰！

何塞到死也不知道，击中自己肋下的那颗子弹是从哪里飞来的。他手中的枪下意识地开了火，子弹打在地面激起无数金矿石屑，随后倒退几步栽在地上，扭了几扭就不动了。

柯林咬着牙直起腰，低头看看被子弹打穿的衬衣和灼伤的皮肤——他运气不错，子弹仅擦着他的肚皮飞出，而没将他的肠子打穿。他抛掉手枪抱起米丽亚，只见米丽亚圆睁的眼睛忽然紧闭，再次睁开时，脸上带着一丝笑意。“米丽亚，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米丽亚微微点头，在柯林的搀扶下勉强站起身来，听见附近枪声大作，并伴随着呼喝惨叫之声，知道那些人还在自相残杀，于是焦急地说：“快……快去阻止我的族人……”

柯林点点头，扶着米丽亚靠在一大块金矿石上，自己则跑过去劝阻众人。两名穆斯卡族战士正为争夺一块金矿石而大打出手，满脸都是鲜血，十分可怖，却仍然在瞪着眼睛纠缠。柯林上前试图分开两人，同时大声说道：“快放开，你们两个笨蛋。这里有这么多金矿石，一辈子也花不完，为什么偏做这种蠢事？”

两人互相看了看，脸上的血都淌到眼睛上，其中一人迟疑片刻，忽然扔下矿石，大吼道：“你要抢我们的黄金！”朝柯林猛扑过去。

“我没有抢黄金，我没有……”柯林话还没说完，便被那人死死地扼住脖子。他眼前发黑，感到一阵阵昏厥，双手在地上乱抓乱摸，终于摸到一块拳头大的金块，用力朝那人头上砸去。那人被砸得发出闷哼，顿时昏死过去。柯林挣扎着站起来，见另外一人早已抱着金矿石跑远，随后又被流弹打倒在地。

柯林喘着粗气，眼前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尸体，有欧洲人的，也有印第安人的，受伤的人躺在地上不住地呻吟。几十名队员像角斗士般地拼死相斗，有的用矿石砸，有的用枪打，没有枪的就用匕首刺，一个个相继倒下，再也爬不起来……

柯林彻底失望了。他知道这些人面对巨大的财富早已发疯，根本无药可救，于是也无心劝阻，跑回米丽亚身边，抱起她冲上山谷四壁的阶梯，向谷顶平台跑去。这阶梯极长，柯林累得眼前发黑，胸口一阵烦闷，脑子里不停地鸣叫，刚才被古曼蒂打得不轻，要不是他身强力壮，那一掌足以要了他的命。

两名欧洲人看到柯林向谷顶跑去，毫不犹豫地端起枪朝他射击。这些人已经杀红了眼，似乎并非完全为了黄金，而是陷入一种疯癫状态。柯林加快速度沿级而上，子弹嗖嗖地在头顶掠过，不时有子弹打在谷壁上弹开，两名队员端着枪在后面紧追不舍。

柯林大骂：“你们这群疯子，难道真要赶尽杀绝吗？”脚下加速奔跑，累得气喘如牛。

“我们找到了黄金城，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米丽亚用微弱的声音说。

柯林边喘着粗气，边回答：“黄金能买来一切，却……却也能使人发疯！米丽亚，黄金救不了……你的族人，更救不了印第安！”

米丽亚如同胸口挨了一记重锤，张口吐出鲜血。

柯林靠在谷壁上歇了好几次，终于登上铰链平台，却也累得站不起来。这时身后喊声渐近，看来是那两人追上来了。柯林放下米丽亚，掏出手枪趴在铁板平台上，枪口对准阶梯方向，准备来个以逸待劳——这些家伙都处于半疯状态，反应很迟钝，自己沉着面对，应该不难对付。

两人说来就来了，柯林连开三枪，把冲在前面那人打得身体一歪，从高高的山谷阶梯上直栽下去，十秒钟后才摔到地面，成了肉饼。另外那个居然没昏头，把脑袋一缩躲了起来，偶尔双手持枪举过头顶来几下盲射。那边柯林紧张对峙，这边的米丽亚扶着黄金神殿的高墙，看着还嵌在墙上的黄金圣枪和那个美洲虎形状的空洞，再从平台上朝下望去：深谷之下，还没死的十几个人仍在发疯般地厮打，有的人身上插着匕首，却还怀抱着金矿石砸向对方，有的身中数枪，在地上爬向面前的金矿，身后拖出长长的血迹……米丽亚绝望地闭上双眼，泪水不住流出。古曼蒂死了，吉丽亚、埃森死了，这些该死或不该死的人都成了冤鬼，最初近两百人的探险队现在只剩这几个人，他们是无法活着走出亚马孙丛林的。想到这里，米丽亚慢慢支撑着来到黄金圣枪之前，把手伸进长条凹槽内用力拧动圣枪。

咔！嘎嘎——

黄金圣枪发出轻响，并开始朝相反的方向旋转，从枪尖中渗出金色液体，不断地向下滴，液体越来越多，最后简直是在向外冒，灼热的熔液从黄金墙底向上，渐渐地，把美洲虎形状的空洞填补起来。米丽

亚抽出圣枪，竖着倚在空洞内，看着熔液将空洞渐渐淹没，最后把黄金之门完全封死。

米丽亚面如死灰，颓然坐倒，大口喘着气。

那名持枪欧洲人子弹打光，正在手忙脚乱地换弹夹，柯林听到抽弹匣的声响，连忙爬起来冲上去，那欧洲人刚抬头，被柯林一顿乱枪打死，尸体顺阶梯滚下山谷。

他长出一口气，回头去找米丽亚，见她正靠在黄金墙前喘气。柯林刚要说话，突然发现那扇巨大黄金门上的空洞竟然消失了！

柯林连忙跑到黄金门前，只见那美洲虎形状的空洞上不知什么时候又被补上了一层厚厚的黄金熔液，与黄金门牢牢熔成一体。伸手去摸仍有温度，看来是刚刚凝固不久。柯林吓坏了，连忙从地上抓过一支冲锋枪，用枪托猛砸凝固的位置。

尚未完全凝固的黄金门被枪托砸出一个个小坑，但光凭枪托的力量，根本无法把黄金门砸开。柯林狂叫：“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他又大叫着砸了几百下，叫声越来越哑、越来越小，最后全身虚脱，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边喘还边嘶哑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坐在地上的米丽亚看到这一切，轻轻对柯林说：“柯，是我把黄金之门封上的。”

“什么？”柯林红着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你封上的？黄金圣枪在哪里？”

米丽亚苦笑着说：“圣枪已经被我熔铸在黄金墙内，就是创世神下凡，也无法将它取出来。”

柯林急了，朝米丽亚大吼：“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疯了吗？”

米丽亚边咳嗽边苦笑：“是的，我们都疯了。你看看下面的人，他们不也一样疯了？还记得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吗？黄金救不了穆斯卡族，更救不了印第安人。就算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放在我们面前，也只会让更多的人发疯，所以我要永远将它封住！”

听了她的话，柯林呆立半天没说话。突然他双手抱头，绝望地大叫：“我们出不去了！我们全都出不去了！”米丽亚支起身体走过来，紧紧抱着他哭泣。

许久之后，米丽亚才轻轻吐声：“柯，你……恨我吗？”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柯林泪流满脸，说不出话来，此时的他说不出是什么心情。其实他也很清楚，光凭他和米丽亚两人，绝对不可能活着出去，何况米丽亚身上有伤，但这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仍然令他觉得要发狂。

米丽亚又道：“柯，我这一辈子都在为寻找黄金城而奋斗、奔波，现在看到复兴无望，我心如死灰。我的生命就像坏了眼睛的人看世界，毫无色彩可言，但真神让你走进了我的世界，认识你是我最大的快乐。亲爱的柯，我爱你！”她搂着柯林的脖子热吻。柯林流着泪回吻她，心中又酸又甜。

两人坐在平台上休息了一会儿，柯林渐渐平静了下来，走到平台上朝下看，才发现所有人的都死了，没一个幸存者。他再次抱起米丽亚下到谷底。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到处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谷里没有白天那种耀眼的金光，月亮渐渐爬上天空照在金矿上，反射出一种毫无生气的、冷冰冰的金光。

米丽亚小腹上的伤口终于止了血，但她也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柯林找到剩有半壶水的军用水壶，时不时地往米丽亚嘴里送些水。米丽亚额头很烫，显然正在发低烧，柯林翻出医药箱，借着月光找出几小瓶抗生素，用一次性注射针头为米丽亚治疗。然后，他紧紧把米丽亚抱在怀里，沉沉睡去。

第九十一章 远古黄金球（10）

次日一早，耀眼的阳光将柯林晒醒，怀里的米丽亚仍然昏迷，但额头已经不再发烫。柯林把她放在阴凉处，四处寻找食物和水。谷里只剩下死人，有四十几个，柯林挨个去翻装备，只找出几块压缩饼干，又凑了几壶清水，除此之外，再没有能充饥的东西了。天气炎热，尸体很容易发臭，柯林将这些尸体全都拖到山谷西南侧的一个小矿坑里，再把所有的装备和枪支聚集在一处，过几天食物耗尽，恐怕就得用这些武器自杀了。想到这儿，柯林心中一阵发酸。转眼间过了数天，压缩饼干只剩两块，仅够吃一天的，水也快没了。米丽亚腹伤刚愈，需要多喝水，柯林便尽量把水省下，多给她喝一些。

这天中午，柯林又到装备堆里翻东西，可半点食物也没找到，却远远从小矿坑方向飘来一股淡淡的腐败味道，显然是那几十具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他叹了口气，捡起一把手枪带回来放在身边，心中做好了自杀准备。他坐在米丽亚身边，正在给她喂清水，忽听从谷顶上传出一阵吱吱的叫声，柯林抬头看去，见高高的山谷顶上有几只猴子在灌木丛中钻来跳去。那灌木丛处于山谷峭壁顶端，距离最近的阶梯也有二三十米，四周全是光滑的石头，根本没办法爬上去。

虽然柯林知道已经被困死在谷中，但他并不像米丽亚那么悲观。事实上，以米丽亚坚强的个性应该是最不悲观的，可她身上肩负的东西太多，而且她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交给了复兴印第安族的事业，似乎就是为黄金城而生，现在见复国无路，她才比任何人都更加绝望。

而柯林不同，他热爱生活，不愿意就这样被困死在谷里。于是他站起来，先把背包里的多用绳索全翻出来结成长长的一条，再登上阶梯用力向谷顶甩去，可距离太远，一连几次都没成功。柯林眼珠一转，再下去找出弓箭，把绳头系在箭杆末端，再将一个金属爪钩系在绳头附近。柯林背着成捆的绳索跑到阶梯边，仰头看着那丛灌木，将箭杆搭在弦上奋力拉满，再向灌木丛上方射出。

嗖！箭杆带着绳索飞出，但由于力量不够，打在石壁上弹开，柯林跑到谷底将箭捡回来继续射，终于在第四次时把箭送进灌木丛。他

十分高兴，在下面用力拉拽绳索，看是否钩到什么东西，绳索很紧，看来是金属爪钩起了作用。柯林大喜，这下有机会翻出谷去了，至于谷外是峭壁还是平坦的草地，那就看自己的命运了。

他把情况对米丽亚说了，米丽亚摇摇头，说什么也不肯出去，但她看到柯林眼中的强烈求生欲望，知道他是不会放弃机会的，于是让他自己逃命。柯林哪里同意？他强行将米丽亚抱起来背在身后，再用绳索把两人牢牢捆住，最后套上辅助攀绳器，开始爬绳索。

如果没有这个辅助攀绳器，就算柯林再强壮，也无法在背着一个人的情况下攀上谷顶。当柯林努力爬到谷顶时，已经累得浑身发抖，完全依靠一股信念才到达目的地。他瘫倒在灌木丛里，看着下面深不可测的黄金谷，眼前一阵阵发晕，连忙站起来去寻找出路。

当他沿着陡峭的谷顶搜索一圈后，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这是个百余米深的圆锥形山谷，谷外群山环绕、密林莽莽，丛林中有条蜿蜒的大河，山谷南侧是一大片不知有多深的沼泽湖，看上去全是深灰色的泥沼，跳下去也是个死。柯林仰天大吼，向天空宣泄着自己的愤怒。

米丽亚却很淡然，她早已抱着求死的心，自然不太在意。柯林颓然坐在草地上垂着头，心中万念俱灰。米丽亚问：“柯，你带枪了吗？”

“没有，我忘了！”柯林沮丧地说。

米丽亚慢慢走到绳索爪钩前，从泥土中摘下爪钩，把绳索远远抛下。柯林听到声音，转头一看，大惊道：“你这又是干什么？”

“柯，反正也要死了，我不想在谷底被活活饿死，不如我们投进沼泽，结束生命吧！”米丽亚头发凌乱，脸色惨白。

柯林几乎是大吼着说：“为什么？死法还有不同吗？”他虽然没死过，但知道在沼泽泥中淹死的滋味肯定不会好受。

“你不懂的，柯。”米丽亚淡淡地说，“死有很多种方法，但饿死是最痛苦的。你是中国人，应该清楚元朝历史吧？成吉思汗将战火一直烧到阿拉伯国家。有个国家的统治者哈里发很贪财，他几乎将全国的金银财宝都据为己有，全部藏于一座高大宏伟的塔内。蒙古军队打到

时，他躲进塔里避难，成吉思汗下令将塔围住，十天之后再打开塔门，发现那个哈里发早就饿死了，而肚子却撑得老大，嘴里也塞满珍珠和宝石，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柯林皱着眉想了想，说：“难道是那个国王最后饿疯了，想吃珠宝充饥？”

米丽亚答道：“是的。别忘了，谷里还有几十具尸体，到时候恐怕你会打它们的主意！”

“不可能！”柯林立刻叫起来，“就算被饿死，我也不可能去吃人吧？更何况腐烂的尸体！我宁愿立刻自杀！”米丽亚惨然一笑：“你根本无法想象，人在巨大的饥饿面前意志力是多么薄弱，所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如果多撑几天能让你活着出去，我宁愿将自己的肉给你吃，可惜我们根本出不去。亲爱的柯，也许你会说我自私，我承认已经很绝望了，但就是希望你能陪伴着我。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觉得我没有白来这个世界一趟，哪怕能和你多待一天，也会觉得十分幸福！”

柯林流下眼泪，紧紧抱着米丽亚，说不出话来。

黄昏已近，太阳西斜，金色的余晖照在山谷中，金灿灿的很舒服。两人互相搀扶着，沿谷顶走到沼泽湖上方。米丽亚拥着柯林：“亲爱的，你后悔吗？如果时间能够重来，你是否会独自离开这里？”

柯林摇了摇头，笑着说：“如果要离开，我一定会带着你；如果你不走，我也不会偷生，反正我自己也无法走出丛林。”

米丽亚甜甜地笑着，慢慢解开外衣，露出里面的黑色蕾丝文胸，那还是柯林当初在内衣店为她选的。柯林也笑了，伸手握住她那丰满的双乳，轻轻吻着她的嘴唇，许久才分开。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去拥抱这神奇的亚马孙吧！笨南瓜，如果还有来世，我会不顾一切地和你在一起，任何力量也不能把我们分开！”米丽亚动情地说。

柯林点点头。两人闭上双眼，紧紧抱着，纵身跃入深深的沼泽湖中。

尾声

“你看到了吗？”

“你们听到了吗？”

“这就是宇宙的真谛。”

“我选择了你们向世人揭晓……”

空旷的草地上有一座石砌的、巨大的圆形祭坛，地面雕刻着无数图案，上面有奇特的飞行器、无数头插羽毛的人和很多天体星象图。祭坛中央有个黄金圆柱，柱上嵌着一颗水晶头骨，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五颜六色、流动不定的光芒。

一个声音不知从何而来，清晰地钻进浑身污泥的柯林和米丽亚耳朵里，不，准确地说是心里，因为这声音不是听到的，而是感觉到的。

“闭上眼睛，去感受吧！”

那声音再次响起。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身不由己地走向那颗水晶头骨，缓缓伸出手按在头骨上。

顿时，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入柯林和米丽亚体内，他俩浑身颤抖，闭着的眼睛似乎看到无数画面急速闪过：利马的街道、修道院、地下墓穴，库斯科，太阳神庙，瑞士小镇，英国古堡，大英博物馆，亚马孙丛林，吸血蝙蝠，行军蚁，巨蟒，食人族，黄金陨石……这些画面一个接一个地放映，又仿佛被某种力量逐个删掉，柯林和米丽亚只觉身体越来越轻，似乎要离开地面飞上云端，飞出地球，来到漆黑无垠的外太空……不知过了多久。

柯林慢慢睁开眼睛，见自己坐在一片茂密的草地上，身边长着很多肥嘟嘟的蘑菇，周围绿树成荫、鸟鸣虫叫，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很是舒服。他刚要爬起来，却看到旁边坐着一个漂亮姑娘，棕色皮肤，身材极好，乌黑的头发断了半截，身上全是干涸的污泥，此时也正呆呆地看着自己。

柯林刚要询问，却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脑子里，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姑娘，可又完全不认识。

“这……这是什么地方？”柯林忍不住自言自语。

“我也想这么问。——你又是谁？”那姑娘也说话了，眼睛里闪着迷茫的神色。

柯林站起来，看看自己身上：“谁把我弄到这里来了？薇玛呢？薇玛！薇——玛！”他放开喉咙大喊，惊起几只飞鸟，但并无人回答。

他记得很清楚，前一天晚上加尔西亚旅馆里发生命案，调查后他和薇玛同住一室，风流了一夜。现在却到了这里，这是为什么？

那姑娘也支起身体，警觉地左右看看，空旷的草地上并没有人。这时从左小腹隐隐传来一阵微痛感，她低头看去，见肚脐左侧有个圆形的伤口，似乎是枪伤，但已经愈合得很好，从外观看至少是两个月前的了。她摸着那伤口，心中很是疑惑，似乎隐隐记得自己曾在十几天前受过伤，可又像是昨晚做的一个梦，细节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柯林问：“怎么，你受伤了？严重吗？”

姑娘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再摇了摇头，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坐在草地上，抱着头思考了一会儿，抬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柯林，你是……”

姑娘道：“我叫米丽亚，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你。”

柯林挠挠脑袋：“我也有这种感觉，可又完全想不起来。我身上的这些污泥是从哪儿来的？对了，你有没有去过秘鲁首都利马的利贝尓电气公司？”

米丽亚摇摇头。看着她紧锁的眉头，柯林问：“你受伤了？记得是什么人把你劫持到这里来的吗？”“不记得，我只记得晚上在利马的贫民区过夜，因为我在跟踪……”她说到这儿欲言又止，她是在跟踪一名和她同样的印第安人。

柯林疑惑地问：“可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米丽亚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秘鲁和玻利维亚的边境丛林……”刚说完，远远从树林外传来一阵动物的嗥叫声，柯林吓得跳起来，不知道往哪边跑。

米丽亚一把拽住他：“快跑进丛林里，那是美洲虎在追捕猎物！”

看着这个姑娘镇静的神态，柯林大脑里突然闪出几个记忆片段，仿佛之前和她在哪里见过面，好像还有过交往。他伸手搂住米丽亚的腰身，没想到她转身一个耳光抽在柯林脸上：“手脚放干净些！我可不是那种弱女子，如果不是因为有你，美洲虎我也敢杀！好了，快跑吧！”

柯林委屈地捂着脸，叹着气跟随她向右前方跑去，跑进了茫茫丛林中……第一部完

[END]